
周劍雲主編

鞠
部
叢
刊
上編

1934



新劇家汪優游之化妝裝



蕭天呆



張嘯天

125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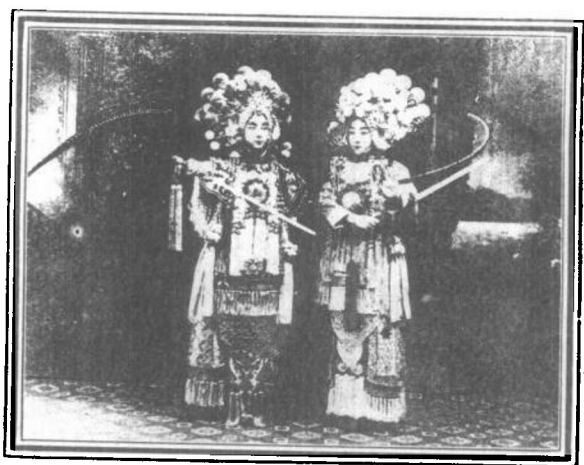
啓民社員鳳倩影



羅玉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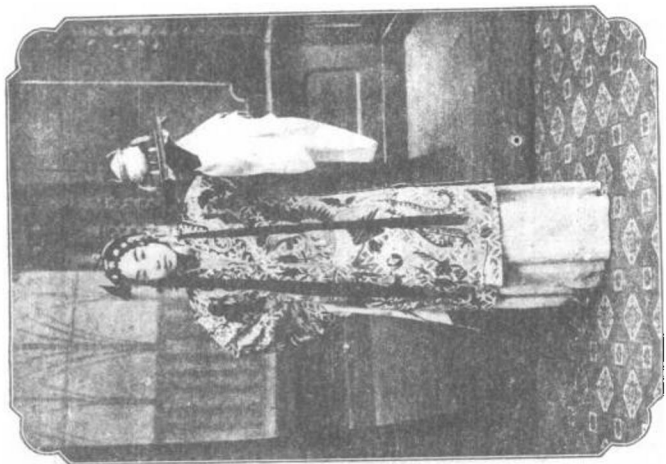
高梨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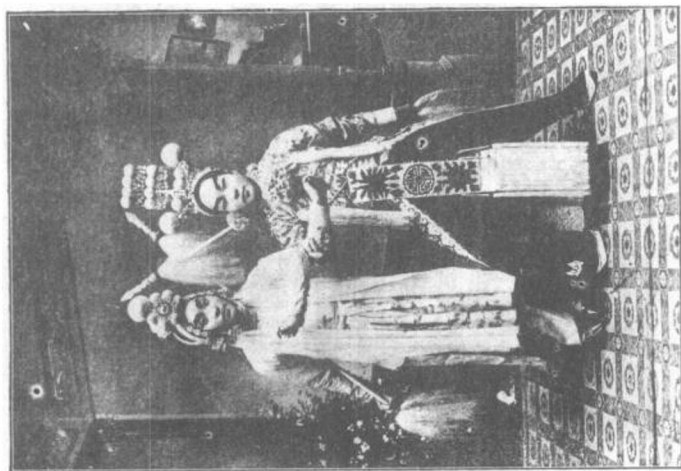
關 江 樊 之 友 菊 富 友 竹 富



鏈 大 八 之 峰 雲 杜



關蒲戰之忱素白



關覽虹之翠金小



梅 半 徐 家 劇 新



魂 劍 邵 家 劇 新



史海嘯蘇寄生之梅花落



新劇家樊迪民之旗幟



梅 殘 陶



曼牛人惡之尊我吳



人 天 夏



蘇 石 痴



劉 藝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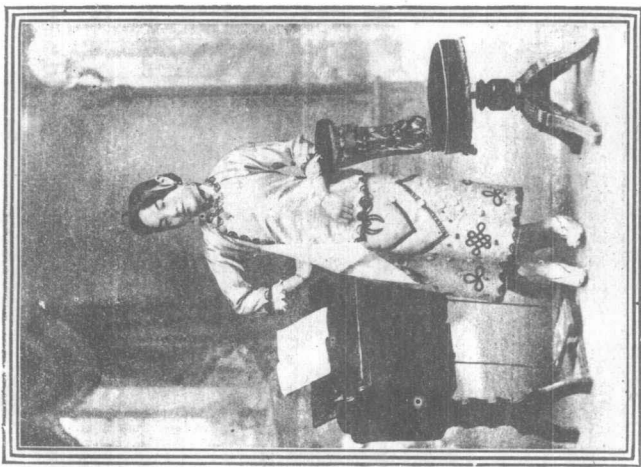
勞 無 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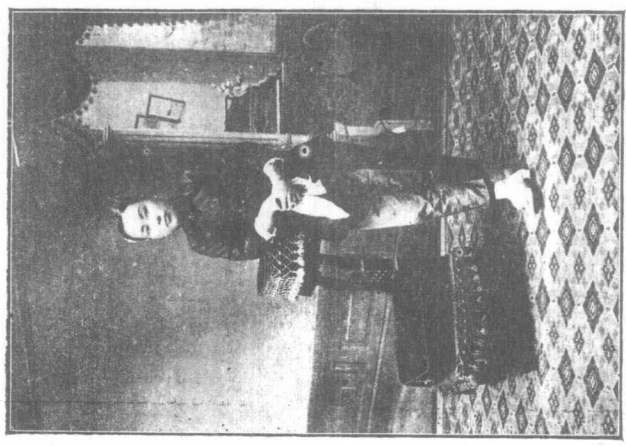
新 劇 家 朱 旭 東



陸 子 美



碧雲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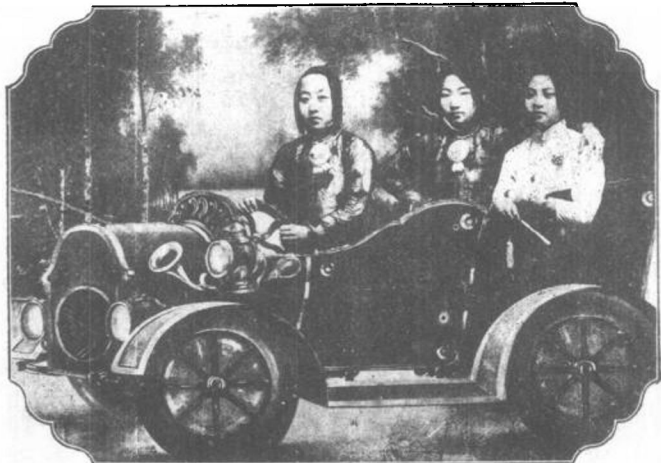
陳家班主陳長庚



峰 玉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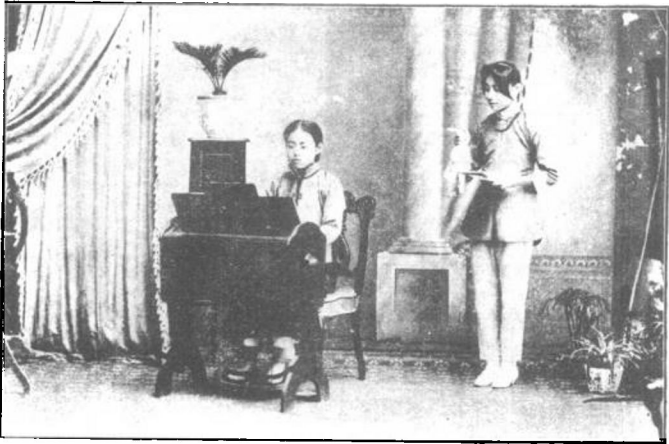
艷 文 張



影 合 紅 月 小 紅 桂 小 秋 桂 孫



吾天錢家劇新女 影合競天蕭佛痴李家劇新女



碑淚血之影桐謝英文葉家劇新女



大鼓名家
劉寶全



大鼓名家
白雲鵬



陸菊芬之孟姜女



坤角武生金春笙



十年前之王克琴



草上飛之諸仙鎮



粉菊之花盜仙草



金桂芬之李陵碑



趙紫雲之茂州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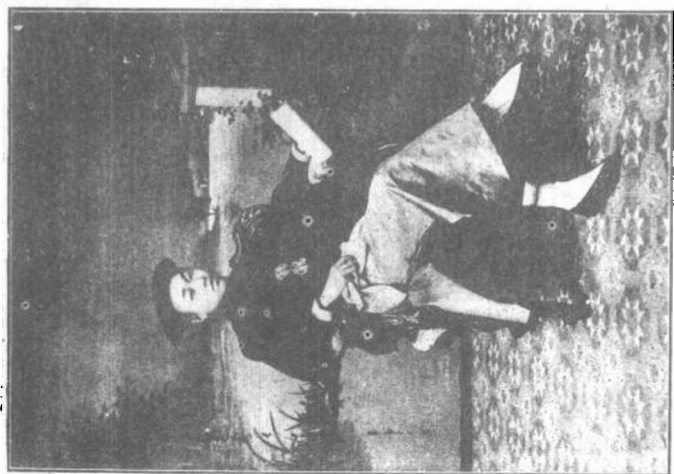
馬御盜之春蘭露



鳳 金 筱



高 俊 卿



李 桂 芬

本書據交通圖書館1918年版影印

劇學論壇

張蔭梅題





戲劇改良論

(劍雲)

吾國戲劇萌芽於春秋組織於隋唐興於宋光大於元盛於明複雜於清春秋講諫之士有衣冠登場以諷刺時政者隋有康衢劇唐有梨園教坊之設宋有華林戲元有昇平樂明有南北曲清有崑亂之分（崑指崑曲亂彈指皮黃皮黃即京戲源於徽漢調參以中州韻）此外復有弋陽腔梆子腔粵有廣調越有紹調滇有滇班戲甬有串客戲推之各省莫不有其自成風氣之戲餘若灤州影河南颶紐絲調鼓兒詞半梆戲落子戲花鼓戲彈詞平話灘簧等雖戲之組織未備然不能不認其為戲之雛形迨於今日而有純粹白話之新戲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孔子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司馬遷曰雅頌之音和而民正鄭衛之音動而心淫關漢卿曰演劇須士夫自爲之英之莎士比亞以戲曲興歐洲之文化法之摹理厄拉錫蘭以戲曲輔其國之教育西國人士非高冠禮服不入劇場吾國士夫亦言戲之功效不在贊門講舍下從可知戲曲一道關乎一國之政教風俗至深且巨質之古今中外無有否認者也自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夏部落野蠻之習驕奢淫逸之行挾以俱來著優伶如變童狎嫖侮弄等於青樓尚笑之流所演亦淫殺神怪之劇居多倡優緣幸同稱不恥於士夫之口身價於是乎一落千丈故今日而欲恢復優伶身價當尊重人格如何而使其知人格之可重莫妙於辦半

看○有○蘇○州○人○中○之○小○花○面○近○來○新○排○宏○碧○綠○中○之○鮑○自○安○昔○用○之○按○摺○扇○為○大○衣○箱○中○之○物○惟○把○子○箱○(即○旗○把○箱)及○內○包○箱○亦○備○

(喜神)

二○個○即○木○刻○之○小○孩○備○為○演○劇○之○用○又○名○二○師○兄○如○長○板○城○八○義○圖○等○戲○紅○衣○綠○褲○之○嬰○孩○皆○以○此○代○另○有○大○師○兄○一○個○僅○法○場○換○子○用○之○班○中○規○矩○演○員○在○台○上○可○隨○意○玩○弄○此○外○取○放○時○不○准○開○口○並○不○准○以○面○向○天○否○則○班○中○必○肇○事○端○此○等○迷○信○甚○屬○可○笑○

(富貴衣)

一○件○為○大○衣○箱○中○之○領○袖○行○頭○點○箱○時○必○自○此○衣○姑○此○衣○乃○黑○色○之○破○褶○子○俗○名○海○青○又○名○道○袍○上○綴○雜○色○小○塊○綢○布○形○容○衣○服○之○破○敝○化○耶○乞○兒○用○之○因○其○後○來○結○果○定○必○騰○達○故○名○富○貴○衣○如○魚○鱗○劍○之○伍○子○胥○鴻○鸞○禧○之○莫○稽○彩○樓○配○之○薛○平○貴○狀○元○譜○之○陳○大○官○皆○是○

(加官蟒)

一○件○此○袍○為○特○製○之○蟒○袍○服○之○可○以○變○換○顏○色○又○名○翻○袍○前○徵○班○老○同○慶○某○角○以○善○服○此○袍○得○名○因○翻○動○時○可○使○觀○者○不○見○痕○迹○上○海○法○租○界○共○舞○臺○亦○有○此○袍○惜○翻○者○不○得○法○以○致○未○能○生○色○此○袍○僅○跳○加○官○之○加○官○及○天○官○賜○福○之○天○官○可○用○

(蟒袍)

班○中○但○呼○為○蟒○長○身○大○袖○滿○綉○龍○紋○及○雲○彩○花○朵○帝○皇○將○相○極○品○朝○臣○皆○適○用○之○顏○色○就○劇○中○人○身○分○支○配○男○為○男○蟒○女○為○女○蟒○凡○紫○靠○(即○着○甲)者○同○時○加○穿○蟒○袍○必○左○手○單○穿○袖○內○右○手○露○出○蟒○外○謂○之○披○蟒○着○蟒○時○必○加○玉○帶○惟○迤○邐○之○程○順○不○用○玉○帶○代○以○絲○縲○各○色○用○法○詳○舉○於○後○

大紅蟒一件劉備曹操等用之

綠蟒一件關公等服之

黃蟒一件黃忠及玉皇等服之

白蟒一件厲瑜趙雲岳飛等服之

黑蟒一件張飛包公尉遲恭等用之

戲劇之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又元人分配脚色，咸有深意存其中。曰正末，當場男子能指事也；曰副末，昔謂之蒼髯者，能擊賊者也；曰狙狙，狐屬好淫，後譌為旦；曰狐妝官者，也後譌為孤，曰靚傅粉墨，供笑諂之義也；後譌為淨，曰猴妓之通稱也；猴亦狐屬，能食虎腦，以喻少年愛色者，如虎之愛猴，非殺其身不止也。由是以觀，是古人之於戲劇，非僅借以怡耳而憚目也。將以資勸懲，動觀感，遊流既久，愈變而愈失其真。昔之所謂雜劇，寔假而為西皮二黃矣。寔假而為弋陽秦腔矣。於古人名作，其下焉者，讀之而不解其上焉者，則以是為娛悅之具，無敢公然張大之者。於是而戲劇一途，乃為雅士所不道也。而世之觀劇者，不得不以婦人孺子及細民占其多數。是三種類者，其腦海中皆空洞無物，而忽焉以淫褻劫殺神仙鬼怪之說中之施者，既不及知而受者，亦不自覺先入為主，習與性成。觀夫此則吾國風俗之敝，其關係於戲劇者為故非淺鮮矣。吾以為今日欲救吾國，當以輸入國家思想為第一義。欲輸入國家思想，當以廣興教育為第一義。然教育與矣，其效力之所及者，僅在於中上社會而下等社會無聞焉。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戲劇莫由蓋。戲劇者，學校之輔助品也。今海上諸梨園亦稍稍知改良戲曲矣，然僅在上海一部分而所演新劇，又為諸劇中一部分。即此一部分中去其詞曲鄙劣者十之三，去其宗旨乖謬者十之三，去其所引證事實與時局無涉者十之三，則夫異日所獲之實，亦僅矣。吾問華嚴入法界品有所謂婆須密多者，吾願吾國戲劇家咸知此義，以其一身化億萬身，以救此衆生，吾尤願吾內地各省省得志士設劇場收廉值，以灌輸文明思想。我更願吾國諸名伶取舊日劇本而更訂之，凡有害風化室思想者，舉黜弗庸，以為我民造無量幸福。

臥讀生曰：自元代以曲取士，及第後設筵餽賀，客奏其中式之曲，以為榮。明代士夫每一曲脫稿，輒開筵以家樂奏演，清朝張文敏奉詔搜羅散套傳奇數千百種，彙成曲海，更集九宮大成，每劇題以四字。京外宴會一向崑劇，咸同後京調遂興，然內廷演唱單中先崑後京，尚無所謂秦腔也。自陳陳碧起始唱秦腔，又經某相國提倡，漸向北鄙殺伐之音。庚子乘輿播遷，始悟擊筑歌呼實兆幸陝之先機。蘇滬近年崑曲亦成廣陵散，雖江浙文士不少知音，然聽而懣懣欲倦者，輒占其多數也。秦腔詞俱意鄙，所謂北鄙殺伐之音，於時為秋鎖於人為暮年，令人聞之而魄動聽之而心寒，無乃非聲音之正乎？若夫京調之部位神情做工腔調，尚以養生為最，然其倒板

緊板二六板中。字句略可增減。聲音高低。疾徐稍可任意。施爲崑曲則無半字可訛。無一眼可誤。尤有閉口撮口鼻音穿齒張唇陰出陽收各唱法。元人素諳律呂宮商以北爲宗。南之九宮本不入調。詞人製曲。牽合不少。而北音以中州爲正。今北直人尚不相宜。無論橙舌矣。

李中一曰。崑曲以前清乾嘉時爲最盛。以咸同時爲始衰。以今日爲最衰。當乾嘉時。全國繁盛之區。均有崑班。然執班之牛耳而足。以左右一世者。則惟北京揚州蘇州北京。以音節勝。揚州以切末稱。蘇州以神情勝。各擅一長。競相則效。而終以揚州爲聚精會神之地。迨陶文毅督蘇鹽政。清釐鹽商之所得。徵其勢。亦驟衰。而崑曲中心之揚州。漸歸消歇。未幾。洪楊變起。全國騷然。崑曲勢力。亦見一落千丈。其時烽火尙未及於北京。慢舞酣歌。依然如昨。惟漸趨重皮黃組織。雖不如崑曲之細密。而高雅社會歡迎之熱度。乃日見其增高。豈國人文學程度。退化耶。抑崑曲高深有胥乎。今日所謂通俗教育學說之原則。耶。夫我國教育在崑曲盛行之時。固亦未嘗普及。乃何以自。卿相下至牧豎。類皆知音識曲。妙解宮商。甚有以劇名。曲句成爲諺語者。自興學至今。將二十年。據全國選舉調查之片。面報告。例以數十年前人民之程度。雖不能謂爲驟高。然識字者之較多。已爲近今社會所公認。且音樂之發達。亦爲曩昔所未嘗見。乃何以自。文學之士。下逮編戶之氓。均左崑曲。而右皮黃也。從可知。曲高深。不足以合社會之心理者之一語。亦僅爲片面的理由。而未盡爲精確之論者也。然則往者。至今一蹶不可復振者。究何故哉。曰。白揚州消歇。崑班失其根據。而人材衰。自洪楊變起。崑班轉輾江湖。而人材散。且其格太嚴。合格者少。勉強演唱。神木音。唐殊。不足以娛觀者之耳目。適其時之北京皮黃。人材風發雲湧。不可一世。兩相比較。而崑曲之勢力。遂致相形見絀。譬之今日同一劇本。同一情節。無崑曲皮黃之各異。苟爲著名角色所排演。即足闕動一時。反是。則精彩頓失。而非難之聲。立至是。亦可以悟矣。不特此也。凡世界人類。莫不富見異思遷之性質。數十年來。所耳聞而目睹者。則視之漠然。一旦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其與會之奮起。每不可遏。四五年前。上海一隅。白話劇突然而起。一時觀者趨之若鶩。當廠之妙。京華劇館競演崑曲。一時觀者亦羣以先睹爲快。然平心考論。則上海之白話劇。淺陋殊甚。京華之崑曲。謬誤殊甚。足以動一時之顧盼者。其亦即見異思遷之觀念所表現者耳。崑曲之要素。有三。一曰。白。二曰。引。三曰。曲。曲文之如何。爲文學的。曲譜之如何。爲

音節的引亦近似以言道白則全劇之筋絡胥於是。在劇中人之身分亦於是。判實占劇本中重要之位置。在崑曲中則道白一層頗有空前絕後之觀。其於稱謂也。則斟酌雅俗咸宜。其於情節也。則前有來龍。後有去脈。不突不竭。殊耐尋味。其形容人之身分也。則士農工商各盡其妙。言皆有物。摸之有稜。惟辭劇中之黃門官。拜帥中之吳鐵嘴。其道白爲長篇。四六係文士自寫才華之地。爲崑曲中一種特例。於道白之原質。稍有不合者也。若言皮黃於稱謂。則不經於情節。則欠關會於形容。劇中人之身分。則無論聖君王佐。逸士騷人。義夫節婦。悉以市井之口吻肖之。復有似通非通之語。雜乎其中。習慣自然。牢不可破。至於劇本之取材。崑曲則率有所本。或以一人愛憎而失其平。故弄狡獪而蔑其實者。亦所在多有。然尙不若皮黃梆子之甚。稽之古籍。無可考證。以荒誕之事。成粗劣之劇。俾全國大多數之人士。畢生涵育於其中。爲無形之神會。即其劇不盡涉於淫殺。而有關於世運之隆污。亦已至深且巨。此我人於今日對於戲劇所當注意者也。曲詞之性質。爲文學的而非通俗的古之詩歌。有興賦比之大別。大抵以直率之語。素然無味。其入人也不深。由是發爲詩歌。以含蓄不盡之雅致。旁敲側擊之方法。俾世人陶融於其中。而不自覺。曲詞亦猶是也。崑曲有南曲北曲之別。大抵南曲雅馴。而北曲粗疏。南曲爲單純的文學。而北曲則雜以方言。究之粗疏。而雜以方言者。以年遠代遷。語言差異。異俗殊方。字音相左之故。遂至侷蹻。聲牙不可究詰。此對於歌詞。曲不能以通俗二字爲觀察之主點者也。至於皮黃之歌詞。大概用十言七言兩種。以句調之單簡。而音節遂亦不能發揮盡致。其劇本強半出於野老田夫之手。其詞句不通。辭意不達之處。屢見疊出。爲文人學士所鄙夷。爲普通人民所不解。非熟於皮黃。掌故者不易通曉。既晦且俗。雖淺亦安足以言通俗哉。至於音節一端。我國之歌與西洋之歌。有特異之點。西洋爲合唱的。對於和音有特長之組織。我國爲獨唱的。對於字音之轉折抑揚。有獨到之研究。崑曲皮黃各擅其勝。其他之梆子大鼓小曲。亦有各殊之致。惟崑曲以曲牌之各異句調之特殊。千變萬化。運用不窮。而其工譜亦隨之而繁複。此所以雖在勢力不振之時。而一般人士亦未嘗加以詆毀者也。觀劇者之地位及心理。實爲今日研究戲劇而有改革之志願者所最當注意之一事。余嘗默察觀劇者之情形。各地方均有不同之點。今卽北京一地而言之。以觀劇者之身分言。則中流人士約居十之七。文人學士約居十之一。無知無識者約居十之二。以觀劇者之年齡言。則壯者居十之五六。老者居十之二三。幼稚居十之一二。以觀劇者

則取高尙語以形容之。况有各項動作以表示其情况者乎。况演講者以解釋爲主義。出言不妨求淺。而劇中人之身分口吻。不能由編劇者代爲強深。爲淺乎。譬之小說。我曾閱歐儒却而可迭根氏之小說矣。其爲書也。未嘗描寫政治與神怪。但形容其國社會之狀況。寫一文字。則宛一文士。寫一舵工。則宛一舵工。寫一商人。則宛一商人。如攝影之不差毫髮。至於演劇。亦何莫不然。我由是斷定。戲劇之佳良者。一肖字已足盡之。故今日之欲改良戲劇。而編製劇本。或審定劇本者。當於肖字三致意。不徒以淺字爲通俗。之不二法門也。

王夢生曰。戲劇改良方法。應何道之從乎。曰。新(舊)(徵)(奏)合一而已。其合一之道。奈何曰。是有三道。最初一步。以新戲之法。改舊戲。第二步。以舊戲之法。入新戲。第三步。融合新舊兩法。特別製爲戲。此三道得而戲之學進効力。將偉大不可量矣。(中略)惟新戲過平。舊戲過腐。揉合採擇。初步甚難。拙見金鼓。必不可無。劍戟。亦不可少。有時始用。庶幾宜古宜今。而庭野以佈景爲憑。起閉以幃幕爲用。此則必從新劇者。至於出入散整。因事爲之不拘。一例方能適合。此分定場面之說也。美術既入人心。則戲以歌唱爲之。目應有事。不必定戲中作戲也。凡新製之戲。或喜時放歌。或愛時作嘯。隨時奏技。皆可編製新詞。不必過雅。過文。宜稍留皮黃舊套。但報名唱引。或竟刪除。亦無不可。唱主簡少。而必不可無。唱時則和以管絃。他或陣戰。用金鼓。或遊行。用金鼓。餘時不用。戲本遊。戲即稍不類。真事。似亦無傷。能如崑曲之近情不俗。已上乘矣。此編製歌詞之說也。戲中扮古人。則古衣裝扮。今人。則今衣裝。此不待言者。專從舊戲。則過腐。專從新戲。又過簡。必兩者兼備。方爲適宜。但使文不過華雅。不過質斯已可矣。惟舊戲。爭雖盛夏。必捺厚絮貼縫。冬必僅裕衣。凍熾其躬。殆非人道。扮戲。以肖真爲主。豈古人皆冬不裘。夏不葛。耶。特梨園俗陋。以一衣適中。故僅備一襲。相傳既久。遂若準繩。規矩之不可違。雖有衣裳。而不敢曳。妻故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之諺。其實無所取意。最妙團體中。僅備單棉兩襲。其餘任人自製。力裕則充外飾。無力則備裏衣。袍蟒頭盔冠披褂。襖視新製之戲。應用何等。一一加以攷索。仿式另製。若舊戲一廢。古衣冠。直不知爲何形。不及今圖之。後將仿無可仿。雖求之博物院。而不可得矣。此特製衣裝之說也。戲中切末新舊。皆有如橋亭花樹繪壁之外。自應別製專件。以備挪移。最好製爲轉臺俾路可徐紆。而行屋可堂室。遞入而且立屏樹鏡。在所必需。以隔以分。一臺可分。二用。其他種種。

什器種種動植之物亦應因戲爲之惟鬼面龍頭人所罕觀歸於天演劣敗信乎其宜此多增佈景之說也如此兼收並蓄法腐存精雖男女風骨不可無而濛濛洩勢所必禁雖技擊捕戰不可少而霍潘則理所當除其餘迷信鬼神鋪張演義引人入誤均合更新劇之水濟西廂必杜絕其餘白裘三國擇雅微存有觀感陶淑之功能無敗俗傷風之流弊因時爲用與古維新行見元音太和風氣亦蒸蒸日上矣是非學者之任而就任哉

歐陽子倩曰試問今日中國之戲劇在世界藝術界當占何等位置乎吾敢言中國無戲劇故不得其位置也何以言之舊戲者一種之技藝崑戲者曲也新劇萌芽初茁卽遭蹂躪目下已如腐草敗葉不堪過問舍是更何戲劇之可言戲劇者必綜文學美術音樂及人身之語言動作組織而成有所本焉劇本是也劇本文學既爲中國從來所未有則戲劇自無從依附而生元明以來之劇曲傳奇等頗有可採然決不足以代表劇本文學其他如皮黃唱本更無足道蓋戲劇者社會之雛形而思想之影像也劇本者卽此雛形之模型而此影像之玻璃版也劇本有其作法有其統系一劇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種社會或發揮一種理想以解決人生之難問題轉移誤謬之思潮演劇之根據劇本配飾以相當之美術品(如佈景衣裝等)疏蕩以適宜之音樂務使劇本與演者之精神一致表現於舞臺之上乃可利用於今日魚龍曼衍之舞臺也然則吾人之主張當如何予以爲(一)須組織關於戲劇之文字(二)須養成演劇之人才文字約分三種

(一)劇本劇本文學爲中國從來所無故須爲根本的創設其事宜多繙譯外國劇本以爲模範然後試行仿製不必故爲艱深貴能以淺顯之文字發揮優美之理想無論其爲歌曲爲科白均以用白話省去駢儷之句爲宜蓋求人之易於領解爲效速也惟格式作法必須認定暇當專論之中國舊劇非不可存惟惡習慣太多非汰洗淨盡不可然世方重視其惡習慣爲之奈何

(二)劇評今日之所謂劇評者大抵於技術之談多不完全其對於伶人非以好惡爲毀譽則視交情爲轉移劇本一層在所不問而人情事理亦豈諸腦後自某某諸名士作詩歌以妮近花且後海上多效尤之作文人惡習殊不足道亦評劇界之誣賊也吾所謂正當之劇評者必根據劇本根據人情事理以立論劇評家必有社會心理學論理學美術學劇本文學之知識劇評有監督劇

場及俳優啓人猛省促進改良之實決不容率爾操觚函莽從事也惟今日之中國既無戲劇則劇評亦當然不能成立吾所望於今日之評劇者在誘導演劇者漸棄其頑梗之主張而趨重事理人情而已如俳優能勉守人情事理之範圍庶幾真戲劇有養成之望焉。

(二)劇論劇論之範圍甚廣凡關於戲劇之理論皆屬焉最要在明劇本之分析及舞臺上之研究中國之戲劇一種之雜戲而已不能乘之以理必有精確之劇論能獲信於社會則不近人情與無價值之戲當然漸就漸滅同時真戲劇亦因之而生故不欲改良戲劇已欲改良戲劇非兩倡正確之劇論不可如云某處宜下鑼或某處不似老譚所論非戲劇不能屬入劇論也。

今日之劇界腐敗極矣俳優之腦筋過於簡單方且抱殘守缺夜郎自大以爲一技之長可以應世變傳子孫吃著不盡故開新論莫不駭笑久居暗室者視日必暗今之俳優處暗過久幾失其明如繩足者其骨已斷無由再伸故爲目下計爲將來計一面借文字以救其弊一面須組織一俳優養成所期以四五年卒業以養成新人材辦法略述如左。

(一)募集十三四齡之童子三五十人於其中選拔優良授以極新之藝術劣者隨時斥退之(二)不收學費(三)修業二三年後隨時可使試演於舞臺用資練習并補校費(四)課程於戲劇及技藝之外宜注重常識及世界之變遷(五)卒業後須服務若干年如此四五年辦去必見好成績而於營業上亦可決操勝算蓋四五年後之戲場決非腐敗之俳優所得而左右也。

(揮鐵權梅笙兩先生亦有卓見足資參考詳見原序茲不贅引)

劇評曰予嗜劇對於論戲之文爭先快睹目中所見坊間出版物不下二百種除脚本不計外其能放大眼光細心研究有正確之主張商榷之價值者實不多觀右舉諸子學說皆確能闡戲劇之原理謀藝術之革新者鄙意此非細事非少數人力量所能奏功擬由政府命教育部撥給經費辦一國家戲院請通俗教育研究會主持一切入手第一步蒐求國中現存脚本共有若干種分門別類詳列一表良者存之劣者汰之詞句之欠通者改削之編修既定頒發梨園若者宜禁若者宜演著爲律令俾衆遵守第二步訂劇之編製法不可守舊不可過新是宜取折衷主義世界眼光不可無本國風俗不可背劇之種類雖殊大致不外純粹歌劇演唱合劇純

粹白話劇三種劇之性質雖難大致不外悲喜兩種吾以為演劇必須唱做表白四種完備純粹歌劇全恃乎唱使不解音律者當之必生厭倦之心精神一疲將不俟其終曲純粹白話劇全恃做白樂歌全廢實太平淡文字不能磨詩戲劇斷不能無唱文言之不足詩以詠歎之做白之不盡歌以振發之兩者相輔而實相生倘能繁簡互濟演唱並用宜雅宜俗不高不卑務使觀劇者無男女長幼各投其好以去合於多數心理是則真善於演唱參合劇矣綱領既得乃議細節就國中現存觀劇之種類而具有悠久偉大之勢力者其別有四曰崑曲皮黃秦腔新劇崑曲音節謹嚴詞章典雅唱必諧律白有分寸結構完密文武場均齊備做工少詞不如皮黃之有精神表情較皮黃稍合情理惟其音節謹嚴苟非素習便瞠目不知所謂欲其字字入耳識曲知義為效甚微徐靈胎臥讀生兩君所論足見其難曲高則和寡故難發達况自乾嘉以降皮黃代興崑曲零替已百餘年驟欲恢復舊狀說何容易李中一君夙嫻崑曲深知其中甘苦然其力闢不合社會心理為片面的理由似近於徧予謂李君所論亦片面的理由也故宜少事變通但能不失原有價值即不必過於拘泥詞章與雅祇受文士歡迎難合國人普通程度即以文士論現方有人倡文學革命研四儷六之句求之今日亦幾解人難索予謂但能句分平仄語成片段即可盡話白之能事過於艱澀咬文嚼字似可不必曉風殘月之吟當在高山流水之間非可求之於都市之劇場囂雜之衆生也崑曲之可議僅此兩端皮黃胎息微漢兩調皮黃用絃崑曲用管此其異點論唱雖不如輓曲之嚴亦有四聲五音尖團字陰陽平之分而審於發音精於讀字初無二致行腔轉調必依工尺吐字收音必合板眼皆與輓曲無異不過較為活動耳察其脚本之穿插始創之者亦具匠心祇以伶工不學轉輾流傳訛誤俗淫失其真此非皮黃之罪而演者之咎也惟帝王登場必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兩人見面必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來得幽莽望乞海涵）四將起場必曰（請了請了）每遇變故初問一語伴者未聞必再加詢詰曰（你待怎講）事急必擊帽摸股武劇之下手不分何劇必是一式打法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見之憎厭必須改良餘者唱口分十字七字一句大引子小引子定場詩進場白等可悉存其舊做工畫步極有精采非其他戲劇可及而迷信必除淫殺必禁又不僅皮黃為然不過皮黃較甚耳秦腔之聲噤以戾為亡國之音如菜蔬中之有葱蒜辛辣在演戲界亦有一部分勢力臥讀生斥為北鄙殺伐之音非聲音之正其言實有至理且其無論何戲靡不控喉直嘍大聲狂

呼疾絃促節梆子喧嘈健步如飛滿臺亂跑形如中魔觀之不耐此等唱法無論如何佳妙當然在摒棄之列惟其脚本間有佳者如全本八義圖等可取而重編不能以人廢言也吾國之有新劇倡之於東瀛留學士十餘年來屢起屢蹶以甲寅爲最盛以今日爲最衰雖以無唱不敵京戲然此中尙有人的問題予以爲分幕佈景切末必從新劇化粧表情必從新劇蓋舊戲化粧除花面有臉譜可遵外餘則有白髮而黑眉者有年邁而容腴者按之情理殊爲不合服裝必依時代以美術爲宗似以鮮明動目爲是京師三十年前之敝衣晦色上海今日之亂換行頭兩皆失之演劇者與觀劇者皆抱一人治主義之心於是凡爲劇中正角其服裝必華美三娘教子之薛保乃着綠緞袍或茶青緞袍矣白水灘之十一郎爲人僱工乃戴珠涼帽矣了餐可逼體綺羅滿頭珠翠而小姐反蓬首垢面矣此皆情理之不可通者也王夢生君所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兩語尤其著明者吾國政治素尙人治主義不遵法治主義故干戈擾攘迄無寧日於劇亦然不問情理之符背但出諸名家之手即視爲天經地義不容他人之指摘此等主義不破萬事永無進步吾謂不合情理之舉動雖爲程長庚譚鑫培所遺傳亦當根本推翻金鼓曲牌絲竹管絃仍其舊貫語白注重念字不可出之以平易武劇須以技擊之學入之毋令日本武士道專美於前舞臺之建築今日已大進步普通爲半圓式觀者之視線從左右中三而集注臺上座位以次增高等級分爲三層舞臺之後面宜大俾可爲儲蓄佈景衣裝器具之形容積自三千人至五千人就上海各舞臺觀之以新舞臺之內部爲整齊而外表不佳歌舞臺外表頗宏大而內容太狹大舞臺建築甚合法第一臺天蟾次之共舞臺最劣歐洲大劇場能容三萬人至八萬人吾國則三千至八千足矣每省設一通俗教育研究分會凡有劇場之處皆辦一學堂授以劇旨或即取其所演脚本爲之詳細講解如天僂生所舉元人分配角色之深意使其明來源作用庶不致傀儡登場食而不化取精用宏而戲劇之能事亦畢矣予情君對於戲劇意見頗具世界眼光而謂中國自古無戲劇無脚本則似矯枉過正不偏不倚之謂中宜舊宜新是以達述此區區幾同紙上談兵誨之諄諄尙望閱者攻錯

三難論

天下無易事天下無難事置身局外徒託空談旁觀閒評發爲漫無責任之言論以指摘人之暇疵下筆萬言信口亂道他人含辛茹苦

(劍雲)

窮年累月所發明之事業一經此曹品評殆若不值一錢毫無足取自視若萬能嘗人無一是脫將易地而處使此曹上臺試演其舛誤
 糺謬必且百倍於人然後退而自反始知天下無易事人貴有志不患無成倘能富於恆心堅其操守排除雜念純趨一的運以盤思窮
 其奧妙不恥下問遇事關懷膽欲大而心欲細知其難而不畏難備極焉惟恐其或失則功到自然成必有達其目標之一日然後躊躇
 滿志始知天下無難事大地之事物萬殊理則惟一戲曲雖小道非可以淺易視之也不揣謬陋作三難論

編劇之難

天地間之靈氣託之於人人之精華寄之於語言文字同具兩片皮出諸雄辯家之口則發揚蹈厲足以使人頌廉儒立威動五中出於
 木訥者之口則期期艾艾不知所云同具一枝筆操於文學家之手則含英咀華足以使人迴環難讀百讀不厭操於尋常人之手則支
 支節節辭不達意戲曲綜文藝美術而成乃人類之寫真世界之縮影編為脚本何異於發言作文發言之輕重疾徐作文之起承轉合
 陳法所具盡人皆知然必先有命意認定宗旨成竹在胸綱領在手發揮渲染始有歸宿否則非千篇一律即野騎無歸勢必驅閱者於
 睡鄉寧有價值足論編劇亦猶是也教忠教孝言性言情誅奸誅惡懲淫一劇之主旨既立從事佈局起伏相乘首尾相通經緯脈
 絡有條不紊濤駭雲湧蔚為大觀事雖繁亂而律必謹嚴理雖遽隨而意必顯豁一人有一人之身份一人有一人之吐屬形容不可太
 過貴能適可而止然後分場分幕劃清界限點醒節目若者宜明寫若者宜暗上若者宜用具體的表演若者宜用抽象的敘述若者宜
 用烘雲托月法若者宜用聲東擊西法能一是一劇之大體已具猶未足以盡編劇之能事也必也富於舞臺經驗熟於梨園掌故嫻於
 曲牌名目鑼鼓夕稱冠履衣裝器物一切切末之作用生且淨丑人物之支配餘若引子念詩道白唱詞在在皆須幾經斟酌不宜率爾
 操觚引子貴簡潔切當詩雖可用陟句貴自然不露痕迹若文昭關之戲詞以春秋人物而用唐人詩句背誦殊甚道白忌拖沓忌冗長
 貴要言不煩洞中肯綮唱詞忌艱深愚蠢率貴言淺意賅雅俗共賞一味咬文嚼字不顧唱者合口與否不足貴也戲有武行必略解技
 擊之學戲有新派則分幕不可忽略必於開幕閉幕時作一有含著之神情使人咀嚼不盡知此者唯前之春柳幕有佈景則畫學不可
 不考究光學不可不涉獵至於做工表情則屬演者之責編劇者僅能任指導細微末節全恃演者心胸腦筋之運用中國戲劇含崑曲

著者存有姓氏。外徵漢調。京調。秦腔。之劇。本作者何人。已漫不可考。予常引爲一大憾事。就現存之劇。一爲推論。僅神怪戲。淫殺戲。荒謬污穢。無益於世道人心。餘多可取。今人編劇。大致根據於斯。奉爲圭臬。其通才。傾學結構。完善。突過前人者。固大有人在。而大多數之編劇家。則但憑剽竊。割裂。雜湊。成篇。支離。破碎。殊不足觀。編時任意爲之。不加詳察。一旦啓演。則扞格不合。必受極大困難。一二次後。便束諸高閣。無人過問。求其平正。鮮疵。且不可得。違請其工。而傳會見近人編劇。動輒三五十幕。平鋪直敘。精采。黯然。以張勳之頑梗。而上四將起。端念大引子。坐場詩。唱西皮。元板。編製全套。空城計。排場。大似諸葛武侯。如何可通。故劇之取材。自以歷史爲上。現今人物。非俟蓋棺而後。殊難論定。除若各舞臺所編之劇。新既不新。舊又不舊。不倫不類。直不成其爲劇。不佞嗜劇有年。而未敢編劇。固以才力短絀。宵亦深知其難。雖然勉爲其難。吾儕之責。世有熱心編劇者乎。嚶嚶之求企予望之矣。

演劇之難

四民之生。各有執業。唯業伶爲最苦。亦唯業伶爲最樂。童稚之年。投師坐科。視其容貌。喉音。體格。性情。而定生旦淨丑。鷄聲。一唱披衣。床就空曠之地。控喉發音。或面壁而呼。謂之吊嗓。時屆亭午。師授以戲詞。反覆背誦。期於純熟。謂之讀詞。詞熟乃教以字字正。乃歌以調。調合乃繩以板。板準乃進以腔。腔圓乃和以琴。謂之上絃子。如是者數月。日以爲常。稍有乖誤。鞭撲立下。祇可飲泣吞聲。不許號啕大哭。爲唱。既成。乃繫網巾。勒水紗。加冠着靴。規行矩步。必依定式。謂之踏臺。步上裝挂。髻撩袍。端帶。投袖。吹鬚。左右顧盼。謂之排身。段生淨。則如是。若習旦。則跨江浪步。身腰體態。必求近乎婦人。女子若習武。則以水桶曲其腰。以手攀其腿。灣其臂。旋子。筋斗。舞槍。學劍。以及種種器械之打法。其難尤甚。六載滿師。搭班售藝。文應倒倉。武懼跌折。若是乎。業伶之難也。稟友多殷實之家。既不倚戲爲生。宜若可以優游藝林。免種種之苦矣。不知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既要上臺。漏臉。則以上手續。必不能免。名爲行樂。其實彌苦。不過無師長之督率。較可自由。故泰半半途而廢。投難而退。學者千人。成名不滿百人。唯新劇家。全恃聰明學問。其進銳。其退亦速。自學戲之程序言之。其苦固甚。而自演劇之成績言之。使有超羣絕倫之才。出類拔萃之資。運用之妙。在於一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一出。簾幕身入。戲中盡其在。人忘其爲我。幕下千人同聲贊美。互相傳頌。大名以立。同行爲之欽服。包銀因之增加。園主待以禮貌。身價藉以躋高。官吏無其榮。王侯無其貴。

彼時之樂何如雖然此等伶工並世無幾必其專心於藝術別無其他嗜好孜孜兀兀勤加研討厚思精進學恐不及數十年如一若然後始能出奇制勝標新立異道人所不道傳人所不傳扮一人像一人演一劇絕一劇鼎鼎大名始克千古不朽聞之入言清季同光時代程長庚居京師數十年演劇之外從不涉足酒肆茶寮徐小香則家中逼置大衣鏡居極顯影研磨何種委式佳得之輒喜何種態度緘改之始快程徐有此恆心有此志氣卒能空前絕後成爲一代名伶又讀侯方域馬錦傳謂馬伶以演嚴分宜不敵李伶技之工恥而私遁聞某相國類似分宜求爲其門卒三年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卒能戰勝李伶其守業之勤用功之苦如此今之優伶專務虛聲不求實際交歡權貴之門倚爲保障結納無恥文人囑爲揄揚多備錦繡行頭粉飾外表攜帶全副場面聊壯聲威唱則尖團顛倒五音不分做則手卸毛燥火氣燒人以言情理則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鬻技之暇衣服麗都招搖過市起居飲食窮極奢華狎妓醜酒視爲常事賭博誘奸悍然自爲品德日漓藝術日退求其若程徐之純一馬伶之堅苦渺不可得梨園人才每况愈下夫豈無因哉演劇必求唱做念表聲容狀態色色具工方爲上選近代伶工自以譚鑫培楊小梅梅蘭芳爲能超乎其極餘伶一長足錄難以求全賈備夫演劇本極難之事而今之優伶乃復放縱恣肆分心外務無怪老於顧曲者與無戲可看之歎也

評劇之難

國人嗜劇者日多久之有所得以其意見發爲評論揭之報紙評劇家之名以立十年以來遂成風氣國中大小報紙無不列評劇一欄一方面演藝戲劇知識於閱者一方面監督伶人之藝術西國行之已久吾華文士起而效之法良意美原甚可嘉惟戲劇既爲專門之學其範圍至廣門類至繁必須於此道研究有素窮其底蘊然後文字始不空泛言論始有價值閱者伶人亦獲莫大之益否則眼光學識不如伶人老生常談味同嚼蜡寧不貽笑大方令識者齒冷予以爲求精嚴之劇評難求普通之劇評易廣義言之能觀劇即可評劇無論何人皆可稱評劇家狹義言之至少非有十年閱歷斷難虛擲此頭銜今請言評劇家之要素第一當有定見有定見方不致隨波逐浪以耳代目苟此一人爲大衆所深惡我獨見其佳不妨振筆直書力白其冤苟此一人爲萬人所歡迎我獨知其陋亦不妨闢除謬論燭照其奸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可自由評判無所顧忌見仁見智目光本不强同我行我素問心祇求無愧第二當有學識

有學識則對於脚本之罅漏情理之謬妄結構上之衝突詞句上之矛盾常人所不及察者我乃獨具隻眼爲之一一正其舛誤戲劇而有進步之望必賴有學識之評劇家第三當有經驗有經驗則觀摹既廣比較斯生如見鄙俗之俗自作聰明踰規越矩破壞格律我可援成法以責之使其有所忌憚不敢猖獗此層根於年齡不可強求後生青年可請益於老輩伶工第四當有辭藻有辭藻則用筆無往不宜評且角用清麗之筆評丑角用詼諧之筆評生角用正大之筆評淨角用豪渾之筆評文劇用綿密之筆評武劇用雄壯之筆曲折而明晰具有攝人之魄方則事半功倍自然勝人一籌否則滿腹戲詞不達意豈不可惜老伶工而能握管撰述評劇家無立足地矣吾人評戲對於伶人新劇家票友坤角當分四種眼光不可一視同仁舊伶多目不識丁之徒世代相傳露技自給僅可衡其藝術品德尙在其次苟無遺害風俗之大惡即不必橫生枝節遇有嘉言懿行須代爲表揚以勸其餘新劇家多自命開通之士懷抱改良社會之宏願宗旨正大旗幟光明幼年未下苦功全恃聰明學力以爲藝術之變化吾人當首重品格嚴加監督免其言行不符功未見而禍已釀所謂春秋責備賢者眼光不能不高一級也票友爲清客串平日聚三五同志抽暇涉習歌樂偶有串演亦自備資幣酬娛來賓其身份高貴不可與鬻藝者同日而語身段做工容有不合唱工腔調或有可取縱有脫誤吾人亦宜原諒蓋其不受包銀不售戲實在理無可苛責也坤角多可憐女兒有恃此營生者亦有不得已爲之者此中情況與操皮肉生涯者相差無幾質言之藝妓耳吾人對此無數可憐女兒當惜其無端墮落遭逢不幸髮齡未受良好教育以致際遇如斯當然退一步想而以寬恕二字爲月旦之標準不可求全責備蹈刻薄之誦以上四種之外又有童伶爲童伶演劇逼迫者多體格未全類似猴戲吾人亦可以觀猴戲之眼光觀之傑出者不過鳳毛麟角又有鄙夫焉自忘形穉偏喜於稠人廣座中奇形怪狀故意做作取厭於人萬衆所惡理當申斥之又有狂奴焉光無實學口出大言氣場趾高不可一世專好剛復自用藐視輿論謔言藉其演藝縱經百出迥不如人而睥睨餘子自以爲無人可及也識者齒冷理當質問之又有無名英雄焉藝本不凡祇以時運僥塞屈居人下千里馬不遇伯樂亦老死墜下而已倘有鉅眼理當提拔之此外則戲詞不可不熟板眼不可不知胡琴鑼鼓曲牌工譜不可不明其作用門戶之見萬不可存黨派關係萬不可有審夫此然後評劇雖不中不遠矣評劇家人多於鱗多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之徒鮮真實之學識特異之眼光深遠之閱歷優美之文字或假充內行大言不慙或

強作解人實無所知或鈔襲舊作據爲己有或信口雌黃見諸通人或受人津貼一味頌揚或感情用事倡爲黨論年未弱冠而開口程長庚如何老練余三勝如何爽利自欺欺人可笑已極此曹非惟俗界之輩無由夢見卽桂芬叫天亦恐未及寓目而乃言之鑿鑿一若足爲信史之徵者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假充內行之可恥也足跡僅數劇場顯曲不過十回皮黃不辨派別不分見張鶴樓而曰此俞家特出見富仙勒而曰此龔處流亞見呂月樵而曰此汪派巨擘見白文奎而曰此孫門高足甚至謂楊小樓不如七歲紅譚鑫培不如溫小培朱幼芬不如伍月華吹聲吹影叫罵紛囂此強作解人之可恥也收贖舊報依據葫蘆冒名頂替一字不改以僞亂眞恬不爲怪此鈔襲舊作之可恥也道聽塗說之詞齊東野人之語以訛傳訛毫無根據年代顛倒而不知指鹿爲馬以自信偶至梨園目光無豆以其坐井觀天之見發爲揄揚頌禱之文東塗西抹悉皆誦語此信口雌黃之可恥也作戲館之機關爲個人之牛馬特告白費爲衣食之資視酒肉宴爲平章之的有戲可看有錢可得則詔諛交加大捧特捧斯文掃地廉恥道喪此受人津貼之可恥也文人好事古今一例在昔黨馮黨買各樹一幟尊梅尊朱互肆其詞降至今日趙君玉芙蓉草王靈珠劉玉琴等莫不有黨莫不有黨之人逐臭之夫搖唇鼓舌說出其毀謗之言以壞人名譽爲快是非因以混淆黑白遂至不分黨同伐異傾軋成風而劇界乃無寧日顧曲云乎哉自擾而已矣利己損人阿私所好此感情用事之可恥也若此者直同害羣之馬宜爲鳴鼓之攻凡我同志其各勉旃

平包銀議

(劍雲)

伶界有兩大問題急待解決一藝術問題一包銀問題藝術問題組織複雜頭緒紛繁當集合多數有學識之士詳細研究斟酌損益以期盡善盡美一勞永逸予雖貢其駁說然茲事體大究非一人一時所可論定尙須置爲緩圖徐謀進步惟包銀問題於伶人生計梨園營業皆有密切重大之關係倘不急求根本解決則後之資本家將無人敢於問津而伶人亦必坐以待斃勢非同歸於盡不止也汝清季咸同年間程長庚徐小香何桂山久隸三慶爲梨園三絕藝術之精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其包銀程每年不過六百六吊徐何不過四百四吊六百六吊者每年包銀六千每日車錢六吊合之纔六百二十一以今日洋價一千三百計之得四百七十八元有

零徐何不過得三百十八元有零譚鑫培初三慶充與子且無包銀每日僅給車錢二吊孫菊仙掌四喜每年亦六百六吊當日三慶演員包銀均按年計算春台四喜雖按日計算其價格亦無敢逾三慶上舊座不分階級統為京錢一吊(合今日銅幣十枚)樓上稍昂亦僅一吊二四程長庚以伶界山斗為精忠廟首律令嚴肅無敢或違程死命菊笙繼之包銀規則已亂然亦無過三百以上者上海包與自昔即較京師昂貴二十年前海月樓終年所獲不過一千餘元周鳳林不過二千餘元汪桂芬不過三千餘元自孫菊仙南下倡為與園主拆賬辦法包銀之價始增至二千元一月譚鑫培驕奢成性繼長增高漲至六千元以後每來一次增高一度自一萬五千元以歷二萬四千元而終梅蘭芳以臉子關係取九千元劉鴻聲以嗓音關係取八千元楊小樓以兪派健將取六千元李吉瑞號黃派巨子取五千元王鳳卿以汪派傳人取三千元小達子以牛力取三千元皆以月計不以年計十年前千元一月猶屬頭等名角今日中驕之材亦非千元不可十年前戲館售價不過三四角今日則八角一元十年前梨園支出不過三五千元一月今則一夕須五七百白金昔日國人殷富者多今日市况蕭條生計日艱昔日辦戲館者猶有贏餘今則虧折者居多第一台竟蝕至十一萬天蟾許少卿以第一幹才著名結果亦僅能保本大舞臺脚色無大包銀日為雙齣戲售價亦廉故能餘利昔日伶人儉樸者多處境常裕今則手鑲戒而身纏綺出汽車而居大廈戲裝每齣十數襲一出易場而多自備一人搭班仰而食者數十人起居奢華日在奢剗一旦歇業唯長生庫是賴團主為伶人作牛馬伶人仍為各種銷耗品作奴隸由此觀之可以知其故矣故包銀不平梨園營業必無起色伶人藝術必無進步是誠劇界前途之殷憂而吾人所當急謀補救者也為今之計伶界宜速組一統率機關如京師之精忠廟上海之伶界聯合會舉伶界之德行兼備者為會長明白事理公正無私者為評議員取南北現在各名伶之包銀一一貶其價格代為平定以後名角搭班悉當遵守公會規則違者相約不納一經某團聘定他家不得出重價挖角違者議罰再請有名譽無私心之評劇家為顧問託其嚴加監督指陳利弊正本清源端在此矣今日生計程度與前迥不相侔固不能如程長庚時代之微末亦未可效醉心歐化者動言法國優伶日得若干佛郎德國優伶日得若干馬克英國優伶日得若干先令俄國優伶日得若干羅卜當以吾國風俗人情為準則記者不敏代擬如下

超等角色如譚鑫培每月一千五百元以此為限不能再上。

優等角色。如楊小樓、梅蘭芳、劉鴻聲等。每月一千元。

頭等角色。如尚和玉、蓋叫天、王又宸、王鳳卿、時慧寶等。每月七百元。

二等角色。如馮子和、毛韻珂、賈璧雲、黃潤卿、趙君玉、白玉崑、楊瑞亭等。每月五百元。

中等角色。如王靈珠、三麻子、林樹森、麒麟童等。每月三百元。

四等角色。如趙如泉、常春恆、小孟七、小達子等。每月一百五十元。(其餘以此類推。記者久居滬濱。姑就上海平訂)

戲園售價。平均不得逾三角五角。

予之伶界選舉觀

▲王位不成問題

(劍雲)

自譚鑫培。辭世。京師評劇界有所謂王位繼承問題者。甚囂塵上。評劇諸子。莫不舉其胸中崇拜之人。著論立說。揭之報端。以為足以繼譚氏而登王位。阿私所好。固所不免。細心比較。亦不乏人。尤以張君礪子之作。為詳細公允。結論則謂審美觀念。當推梅蘭芳。尚武精神。當推楊小樓。凡此諸作。驟觀之。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識者則嗤其情形。有類於洪憲時代之談君憲救國。論默然不敢贊一詞。蓋以根本既誤。遂無討論價值也。

伶界自始無統一機關。又無一人高居其上。領袖全體。發號施令。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大都人自為法。各自成班。同在一台。則相安無事。班散則爾為我矣。伶人程度。極低。性又野蠻。無服從之心。坐科時代。祇畏其師。他均不顧其團體之渙散。公德心之薄弱。固甚。所也。其有固結團體者。如昔日程長庚時之精忠廟會。從前上海之伶界聯合會。亦皆限於一地。未能統一全國。且除程長庚德行服衆。藝術精湛。人人愛戴。得以終身為大老板外。上海之伶界聯合會。會長為選舉。劇許少卿。童子卿。夏月珊。呂月樵等。均曾被選。卒以意見不能一致。旋踵而消滅。若夫報紙開榜。本屬文人游戲。不足據為定評。如汪笑儂曾為文榜狀元。夏月潤曾為武榜狀元。試問大多數心理。能一承認否。是故果有出類拔萃之人。精純卓絕之藝。則人目不自。必有公論口碑。所傳身價。遂增。歷日既久。自有衆望所歸。

一致贊美之一日然後登高一呼萬山皆應某人可執伶界牛耳之說一倡和者將遍天下矣明乎此始足與言伶界之選舉
伶界之選舉以何種人爲適宜乎予意唯伶人之自身與評劇者可以舉行而此中當選人之名稱又當分爲二類假令伶人自身選舉
則必先有一統一機關而後可此機關之名稱曰社曰會則所舉者必爲社長會長社長會長之資格在學行兼優職務在秉公守法藝
術似居其次雖以譚鑫培之絕藝而按其恃才傲物憤慢驕奢之性情亦不足以當選孫菊仙學行可矣而出身票友重唱略白復無身
段台步工架又覺欲然不足即使二人可當會長社長之任而今日伶人之程度是否有統一之希望是否可以舉行反觀事實亦不過
成一懸案而已然則伶人之選舉其唯評劇者行之乎則有待決之點六(一)地點此項大選舉宜擇市况繁盛之區戲劇蓄萃之所如
天津上海京師等處行之(二)報紙此項大選舉必擇國內銷路最廣信用最堅之一報紙限期投票擇日揭曉(三)名稱共和時代是
否可以沿用科舉制之狀元探花傳臚榜眼抑效歐美之博士碩士士(京師談戲小報最喜沿用不以爲怪)吾以爲當另擬適
合之名稱但使足副一種虛榮之頭銜足矣(四)門類分生旦淨丑每部各舉一人抑混舉一人時當以何種門類爲合格
(五)人物辦理此項選舉以何人爲宜(六)辦法用記名投票法抑不記名投票法吾以爲不記名投票則一人可投若干票當然用記
名投票法爲是上列六事既決各評劇者可就原處之報紙畫情發揮示投票者以標準心中以某人合宜既爲某人鼓吹亦無不可然
此仍一時之虛榮其人苟死則其頭銜亦隨之而滅既非世襲他人何從繼承即爲世襲亦限於其子孫而止然則今之人聚訟紛紜盛
唱王位繼承問題及順天時報此次之選伶界大王妄想代譚鑫培而執伶界之牛耳者曾否溯譚氏取得大王徽號之來歷與夫王
位不能成立之原因耶

譚鑫培之取得大王徽號在民國元年壬子之冬南下隸新舞台時爲其經理黃楚九所上黃之加此頭銜無非因譚氏名望其隆稱
爲伶界大王或足爲營業號召之助與去年第一臺加汪笑儂以哲學大名名家今日天蟾舞臺加小達子以名震環球文武鬆生本風同
一用意當日既未陳請內務部立案定爲世襲之榮典又無大王每年應得之俸金復未通告報界求其承認知照伶界得其贊同豈惟
無此種種手續在事實上不能成立且因大王唱盜魂鈴而來李本初之倒影竟與國畫劇報涉訟以致譚氏自行登報取消是則伶界

大王之徽號在譚氏自身且未承認（當時譚氏報上啓事曾有此語）今日焉有所謂王位問題容後人之繼承如果王位而有研究之價值有繼承之理由則汪笑儂死後伶界亦將選舉哲學大名大家耶有一種之頭銜即起一度之紛擾絕不思其根本會否成立有無舉行之必要伶界尚有寧日耶或曰譚氏雖未自命伶界大王然自此頭銜發生後一般評劇者與觀劇者時常引用聞者未嘗以為不當則順天時報之選伶界大王亦有可援之理由在予曰不然比時顧曲者所以不反對之故實因譚氏為近世鬚生三大家之一藝術勢力又在汪孫兩派之上膺此頭銜確乎無愧然仍不過虛銜耳非有實在之權利也人死銜滅烏容第二人竊據

茲姑退一步言之謂伶界不妨有大王除譚氏外他人亦不妨稱大王然譚氏鬚生也繼譚氏而為大王者必仍以鬚生而後可今順天時報之選舉既未劃清部分又未聲明應以鬚生武生或青衣花旦為當選乃揭曉之後男伶坤伶重份三部皆日角也其他魚龍混雜齷齪同羣躡成一團無分涇渭以今日陰盛陽衰重色輕藝之北京社會識者不待其揭曉已早知其結果矣不然伶界雖無人何致甫上舞臺色藝平庸之姚玉美亦竟名列第六得一千數百餘票而孫菊仙乃僅五十餘票耶矧夫伶界大王之徽號猶未經多數評劇者解決而乃貿然引用耶

梅蘭芳本伶界世家色藝雙絕確乎後起之秀吾所贊美者也或有謂其唱不如陳德琳做不如王瑤卿此言固非無見然德琳老將就木瑤卿精神疎懶（嘆又場中）於後起諸人中求人才誰又能超過梅蘭芳之上者譚鑫培文武良亂靡所不能精矣博矣然老輩傳述則謂去程長庚余三勝尚遠甚有謂不如汪大頭者此亦各人眼光不同之處未可強人從己故持偏見但程余既逝自當推譚氏執伶界牛耳今譚氏又逝何人可以主盟歌壇此刻尚在未定之天然秉公立言斷不能應數日角也愚意此項選舉最好分部否則亦宜標明指定一部俾投票者有準繩可遵不至越出軌道之外分部則鬚生以孫菊仙余叔岩劉鴻聲王鳳卿等為備選人武生以楊小樓向和玉俞挺享蓋叫天等為備選人青衣以陳德琳朱幼芬尚小雲等為備選人花衫以梅蘭芳王瑤卿王蓮芳寶賢雲趙君玉黃潤卿為備選人（田桂風侯俊山田際雲楊小榮等皆為過時人物久不登台不列）依此類推並可多列中人以上者數人備投票者之選擇至於選舉之手續上文已略為論及今日既無人俱驚人之才藝則伶界大王四字當然在取消之列鄙見如此未悉識者以為如何

鬪伶界大王

(馬二先生)

近來國內新聞家之眼光爭趨重於文藝界於是劇評一欄亦隨之而日有發皇之現象說譚道梅紛敗不已見淺見深各有主張然其最無意識者殆莫如昔之某某社妄擁黨魁及近時譚鑫培故後謬談伶界大王承繼問題是也

黨事始自賈璧雲之來上海流行至京而其名義乃大濫若杜雲紅白牡丹之流既皆儼然稱渠魁矣寧復有價值之可言此曹而足言黨此輩而可爲魁成爲事實固令人肉麻形諸筆墨亦有何意味今茲此風已殺可勿贅談而王位承繼問題又囂然以起請就記者之所見而闢其說之無當

一、伶界無大王之必要 伶界豈有大王哉自長庚以迄今日伶界之負絕藝而享盛名者寧獨一譚鑫培鑫培之藝縱絕時流又豈能超駕乎程長庚而長庚亦但曰大老板而已又何曾稱王夫世之事業不同則名稱迥異故中華稱天子而胡人則號單于君主世襲尊曰皇帝民主選任則曰總統又奚必稱王而後始標明其爲一界之元首也哉故記者之意以爲若據先時之慣例則大老板卽伶界之王爾若言承繼則須問長庚之後誰爲繼位之人不當於譚久死後始發生此問題也

二、伶界大王之由來 伶界大王之名詞何自而來乎則新新舞臺爲譚氏所上之徽號也其始亦不過如近時所用第一鬚生蓋世青衣等字面之類殆爲一種廣告作用並非有何等崇拜之念不過本覺既大則不得不加以張皇耳既非發於伶界之推崇亦非出於觀客之擁戴若此而可認其爲大王則小達子何月山之流又何嘗無寰球第一文武蓋世等崇銜吾曹豈能遂因其廣告而追認之乎

三、伶界大王資格上之疑問 北京評劇家饒子君有伶界大王資格條件之研究而記者之意則以爲是全從藝術上着眼而無勢力上之條件若就勢力上觀之近代伶界之有勢力者都中當推俞菊笙父子上海則爲夏氏昆仲然而俞氏則以武生執伶界之牛耳而夏氏則純以手腕稱雄於藝術上初無何等卓絕之處以此知藝術與勢力截然二物精於藝者未必遂有稱王之完全資格也

故與其尊譚氏爲大王無寧諡之曰皮簧之曲聖蓋大王含有勢力之意義而聖字則純從學術上着眼也

由右之說故伶界大王之名詞記者絕對否認既無所謂伶界大王則王位承繼之說當然不能成立而譚鑫培之所以爲譚鑫培不以此而遂磨滅或貶損其價值一般評劇家且請稍將頭腦放冷靜以觀察劇界之趨勢與夫後起伶人之藝術不亦善乎記者不承認伶界有大王其理由爲伶界無大王之必要而順天時報開刺選其結果伶界大王竟有三人之多

(一)梅蘭芳得票二二八六五爲男伶大王

(二)劉喜奎得票二三八〇六爲坤伶大王

(三)尙小雲得票一五二五五爲童伶大王

夫果使伶界而應有大王是否當由選舉此一疑問也即使應有伶界大王之選舉是否應由報界爲之辦理此又一疑問也即使報界可以代爲辦理而順天時報是否爲相當之辦理者此又一疑問也順天時報而竟居然發表選出吾曹談戲者是否能承認其爲合法之伶界大王此又一疑問也此種種疑問皆置諸不思不顧而貿貿然舉之貿貿然揭載而傳述之毋亦輕視伶界大王資格之甚而啓伶界以後無謂紛爭之肇端乎此記者所以不能無言也

譚氏之得大王徽號也始自民國二年之來滬搭新新舞台時其徽號不過經新新舞臺經理者之一方燈匾本不足據以爲典要故譚氏旋即自行撤去是在譚氏之著年望重且不敢貿然居之不疑而謂梅劉尙等輕年女流後生小子而竟可悍然襲此崇號耶即曰王之名號有德可居伶界大王原不必拘拘於年齡則試以品藝兩端論之

梅尙二氏果何如之人格乎記者不忍詳述亦不必詳述果此二人而可王者則伶界不將成爲兔國乎此誠伶界之巨恥奇羞伶界而果尙有人物焉其能率此二人爲王否

至劉喜奎之歷史則戲諸君更應知之審矣遠隔草及張某之關係至今猶未脫離其品如此亦寧足雄長坤角耶

梅郎之藝唱工遜於陳德霖做工遜於王瑞香所以哄動一時者半由於綺年玉貌然而青春不常紅顏難駐月圓花好能幾何時伶界

之王。又豈獨處以說論。至於小雲。則甫能成技。無非襲得。麟華皮毛。去道益遠。安可夜郎自雄。劉喜奎記者。未嘗觀其戲。姑從闕勿論。然嘗聞其受業於任天知。學新劇是其程度。亦尚在未畢業之時期也。可知據上所述。則三人皆無可王之資格。是伶界雖有大王。亦斷不應屬之三人。而况原無伶界大王之必要哉。

菊選芻議

(小隱)

伶界之有大王。自譚鑫培始。譚集劇學之大。成爲一代之偉人。初非籍大王之名。方見重於時也。溯譚氏之稱王。在民國元年。膺新新舞臺之聘。來滬時。該臺主爲營業計。特大王徽號。譚固未之許也。嗣因風潮。籍爲口實。譚氏曾登報自請去銷。大王字樣。然自是南北莫不稱之爲王。業論所歸。如水之赴壑。雖欲遏止。且有未能。是譚氏之稱爲伶界大王。爲人人中心之所公認。吾國政界中有能如伶界之。譚者。則爭端固已早息矣。予以爲王號加之於譚。實非所宜。蓋王之爲號。僅代表一部分之首魁而已。凡在此一部分中。未有第二能及者。即可稱之爲王。初不必有驚天動地之本領。夫譚氏之在劇界。文武真亂無所不能。鑼鼓絲竹六場。皆通長庚之後一人而已。長庚爲聖。譚豈不失爲亞聖。例以孔顏亦當稱之爲賢。又豈王號之足以示其爲尊。崇乎。是干號之加諸譚氏。已有未當也。

自譚氏物化後。各評劇家於王位繼承問題。爭相討論。不但無聊已極。實屬荒謬絕倫。夫譚氏之有王號。實本其藝術得來。非必伶界必須有一大王也。使今日伶界復有譚氏其人。將見衆論所歸。一致擁戴。固不待著論立說。從事研究。設無其人。各阿所私。亦不過立門戶之見。落黨之爭而已。故予以爲王位繼承。無須討論。開會選舉。更可不必也。

今者北京順天時報。居然舉行菊部選舉。以梅蘭芳爲伶界大王。當選人主其事者。爲某國人。實開外人干涉吾國菊政之見端。無論是否。公允吾人。誓不承認。然彼既開端。若不舉行選舉。將無以示抵制。且下有吾人選出之大王。尤不足以明梅蘭芳爲非法選舉之伶界大王。是在今日。勢不容已。雖欲不開選舉。而有所不能也。

選舉之勢。不容已。既如以上所云。則對於選舉上。應行研究之點。其多列舉於下。

(一) 是否仍用大王字樣抑另定合宜之名稱。

(二) 各部(指文武生淨旦丑)分選抑係合選。

(三) 備選資格應否加以限制。

(四) 尊重藝術抑或兼重品行。

(五) 是否僅就舉行選舉區內俗人抑當并選各部俗人。

(六) 此項選舉應否由有價值之報紙行之。

(七) 此項選舉以何種人為有投票之資格及投票人是否應先由選舉而出。

(八) 舉行選舉地點以何處為適宜。

既欲舉行選舉則對於選舉諸端不能不籌畫盡善上列八條實為最堪研究者今以所見略獻芻議

大王字樣實不宜沿用而另定名稱亦似頗難合宜觀於現時俗人之懸牌不曰天下第一即曰蓋世無雙何不即本斯旨以定名稱庶將來牌子上所標之頭銜皆選舉得來其無此資格者即不敢妄為僭稱亦維持廉恥之一道也列首選者應名曰俗界第一人其餘以次類推。

今日俗界人才凋零特甚求一完全角色竟如鳳毛麟角欲得一人執俗界之牛耳自非學問淵博為同行所欽服藝術絕精又為社會所推重者不可即使合選尚恐才難若再分部擇舉似更難上加難且選出之人才程度必不能歸於一致而畸畸重尤似不易衡平是以應主張合選選資格不能加以限制。

(一) 一門專精豪無缺憾。

(二) 文武崑亂無所不能。

(三) 講求韻學讀字無訛。

(四) 作工身段。並皆合度。
凡有上列資格全部者。無論坐科出身。票友出身。皆得應菊部之選舉。

(一) 習成一藝。能戲無多者。

(二) 梆子二簧。並習兼能者。

(三) 念亂字與切口者。

(四) 唱作偏重者。

(五) 雖已享名。猶在學戲者。

(六) 派出江湖。不由正軌者。

(七) 學無本源。自開門徑者。

(八) 以色悅人。而無真實本領者。

凡有上列資格之一者。皆不得應菊部之選舉。

菊部選舉。為觀戲者一方面提倡。劇學獎勵。藝術之舉動。自當但就藝術上為標準。至於品行。是否足以服衆。作事。是否能以秉公。若北京昔之精忠廟會。首今之正樂育化會之選舉。方應注意及之。但皆屬於伶界自治範圍。既與藝術無關。吾人又何必越俎代謀乎。

近年以來。各埠風氣大開。除京津滬漢外。有劇場之商埠。正復不在少數。選舉一事。若埠自為政。僅屬矮子隊裏選將軍。且伶人蹤跡無定。今日在此埠。明日又在彼埠。勢非合各埠伶人為一總選舉不可也。

近年報紙多列菊評。此種遊戲事項。若不藉報紙之別無傳布之機關。應由素有價值而菊評主任。又為評劇大家之報紙行之。但須預定選舉法。

此項選舉。當然以各埠評劇家。暨伶人票友。為有投票權。然此中分子。既雜。程度亦至不齊。實不可不加以取締。應由舉行選舉之報館。

先行延請劇學淵博宅心公正之人如溥西國陳彥衡輩為投票資格之審查就各埠之所謂評劇家察其平日著論立說是否有精當之處伶人友朋其宗派是否純正學問是否通達於中挑選若干人再由此若干人就平日嗜戲之程度較深者有五人以上之同意得公舉一人合上列四項人物閱一投票人之選舉於中舉出四十人或五十人以待票多者為當選凡投票人選舉之當選者得有黨部選舉之投票權

京師為首善之區又為戲劇之產地而上海乃南北交通之中心點又為京劇南來最先之埠舉行選舉地點自以京滬為適宜應由兩地同時并舉票數併為一處計算混南北之界限免黨派之爭端庶足以昭大公南北報界主動評者其有採及舞藝者乎甚望起而行之不禁拭目以觀其盛也

優伶之人格問題

(秋星)

處此五濁世界道德掃地之時代人心已死更何人格之可言政潮颯颯政客卑鄙官吏喪其良心武人肆其妖氛彼大人先生者如是更何責乎伶人然則伶人之人格可以不言乎曰不然彼肉食者鄙不足與言良知既失宜其冥頑不靈吾道不行於朝將以求諸野優伶固中流社會以下者也然其秉天性而不泯者似猶較勝於今之所謂上流社會人世風日下今昔不同余是以有感而論人格戲劇者音樂的美術也伶人者業於戲劇之美術家也歐西各國之視優伶初無分等級其卑賤者目卑之耳我國之視伶人不啻類於倡伎而伶人之自視亦若分所應然既供其聲復獻其色更有進者則犧牲其肉身而不惜嗚呼頹風至此言之痛心吾不答此無識之伶人吾獨答彼自命宏英風流之偽君子也考伶官之設實始於唐供奉宮中以娛君王之耳目非小民所得而聞見殆夫後世戲劇始見於民間然各執一業亦未嘗為人所輕視至清室末葉而伶風大壞士大夫之優游於京都者困於官箠不敢明日張膽狎伎張樂而飽暖思淫人之恆態乃假名風雅以男為女召伶人之業且而翻秀者侍酒取樂彼伶人受此提倡習於女性有時亦遂送客留髻恬不為怪每出即傳粉施朱非男非女與娼妓爭妍奪寵然後像姑相公之名即為此輩之頭銜矣傳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此輩伶人豈生而

女性者。盡亦由所見所聞。習與性成。欲笑則露齒。然欲行則嫋嫋。蓮步。靡恥。雖衷而非其咎也。

伶人既現身於舞臺。華裝錦服。嬈嬈不羣。自較下臺時。爲美婦女之好淫者。靈犀一點。瞬息可通。彼伶人既未受教育。就口之餐。何樂而不受。於是始而目成。繼而交。謂終而成野鴛鴦矣。如是之事。天下之大。比比皆是。不特此也。今之新劇家。洽容誨淫。鉤引良家女子。其罪惡。比積案盈尺。不可殫述。雖其中不乏佳士。然百難得一。魚目混珠。我將何從而辨。故在今日言新劇。來身自好者。每每相顧。目笑。存之。嗚呼。新劇之信用。至於此極。其誰之咎耶。

坐是之故。伶人之業。至卑。至賤。伶人之品。至鄙。而伶人之人格。亦遠不可問矣。道學自命者。不屑與伶人語。警世自命者。以伶人醜史筆之書。伶人自知其輕視於人也。顏益厚。勢益張。飛揚跋扈。無所忌憚。蓋其初。彼尙戀名。不過暗中作惡。未敢大張聲勢。及其黑幕揭穿。臉皮刮去。反坦坦蕩蕩。任心所欲。自以爲伶人。固應爾爾也。當面辱罵不足恥也。此其變性與官僚之變節。無異。官吏仕昔。舉凡納賄通弊。皆諱莫如深。及爲報界痛罵。小說譏諷。卽亦堂皇。取賂抹臉。爭權廟堂之上。內閣之中。賣國定約。絕不畏人笑罵。蓋每人不過一層臉皮。將此一層揭去。卽無事不可爲。無事不可告人。故余創一論。欲救頹風。首先養其廉恥。卽保存其一層臉皮而已。

何以養其廉恥。曰。隱其惡。揚其善。戲以古來梨園有氣節之伶人。軼事編成書冊。使之朝夕誦。隨變化。其氣質。誅自命風流者之心。而斥儂姑。警蜂蝶。爲媒之事。而隱淫伶有官守者。與評劇界共負其責。人格之正。其庶幾矣。

書與品絕然兩事。余自來評劇。置品不言。此篇亦存忠厚之意。故未提及伶人之名。姓。改過勉善。是在諸伶。善自爲之矣。

劍雲按。秋星此作。可謂傲乎言之。惟鄙見宜進一步。立論像姑之風。自民國成立。坤伶入京。娼寮密佈。已有起而代之者。士大夫有妓。可狎。自督舍男。就女。苟非具有奇癖。何至懷此特好。矧伶人中之明禮者。如田際雲等。亦已陳請官廳。嚴禁私寓。以期永革。頹風。南人之抱斷袖癖。尤不多見。有之。或俳優。同輩。與夫自命風雅之極力捧旦者。耳。今後祇須且角。自身尊重。人格除演戲外。不得有扭扭捏捏之舉動。以唯性惑人。則此風自可逐漸革除。予所親爲隱憂者。則多數狡狴如狐之淫伶。專一勾引良家婦女。誘惑青樓。賤娼。明目張胆。不畏法殊。足爲風俗人心之患。其始不過暗中活動。及見無人顧。則遂肆無忌憚。諸爲武侯。有言治亂。民用峻法。予意對

於此輩淫俗惟有暴其秘史揭之報章加以警告不聽則控之公堂下之牢獄提解回籍驅逐出境庶可懲一儆百蓋彼輩未受教育原不諳廉恥爲何物秋星之論不失君子忠厚之旨然煦煦爲仁近於姑息養奸敢以鄙見質之閱者（此篇可與拙作晚近新劇論

第三節參觀

告研究譚調者

（馬二先生）

天下之藝術與妙無盡有善學者有不善學者不善學者勿論已即所謂善學者其間亦各有其度限度限之深淺不同要其最高者必不能窮藝術之至妙極美其最低者亦必有三數端能詣於精微之境也若不察乎此面以其高者爲無往不是且無往而不窮極神妙而其低者乃至無往而有是處此豈理之可通者吾請以此言爲一般譚迷告

今之譚迷有謂叫天無戲不能者（指生角戲）此言也雖有可疑要之譚氏所習之戲在近時伶人中比較的爲獨多則可信也若云無戲不能則試問生角戲究有若干齣說者能舉以詳示否如其不能也則所謂無戲不能之說豈非漫無憑證逞臆而談者

又有謂譚叫天無戲不精者此說亦吾人所可承認惟此精字之界限則須加限制有極精者有較精者若（空城計）（瓊林宴）（李陵碑）（戰太平）（連營寨）（洪羊洞）（賣馬）（打鼓罵曹）（桑園寄子）（打姪上墳）（天雷報）（捉放曹）（定軍山）等等可謂之極精他人演來萬萬不足與之抗衡

若其（文昭關）（取成都）（舉鼎觀畫）（硃砂痣）（法門寺）（上天臺）（七星燈）（探母）等戲則或遜於汪或遜於孫比較的雖有優於常伶之處不過其唱念二者之修養功深而已其全戲之精彩當然有不及汪孫二氏之處可斷言也

有盛稱其某年在都中曾一演（斬長沙）之關公者（此戲譚平時僅演黃忠）謂其唱法如何別致大刀如何精妙按關公戲本不宜多用腔譚若以其平日之腔調入之宜其別致至若大刀精妙彼本武生出身豈可以此驕聾生哉（若不論應有與否而祇以能加武藝

爲貴則楊四立之盜魂鈴能用四只燈豈不壓倒譚叫天乎）且聞伶界前輩演關公之戲其刀無舞弄之必要若近日之三麻子動輒舞刀之關公皆屬非是蓋如是則反覺其輕漂不足以狀武聖之威嚴也此說頗有理

不特此也。以叫天之瘦削而抹紅臉扮關壯繆。試一思之。其狀豈能肖於萬一。必以是戲為佳。在天則為不善。拙在譽之者亦未免阿其所好之甚也。

民國二年。謂來滬之新新舞臺。乃至演(盜御馬)等戲。卒以失敗。夫豈其戲之不足。觀要由于捧之者。視為神聖。萬能無所。不可遂至輕歎。其二十年來所不常演之戲。幾使喧傳絕域之盛名。敗于垂暮之年。盛名難居。雖有實際。要須善為保持。益則招損。又豈獨一伶人為然哉。

票友之研究

(馬二先生)

吾儕且且評劇。談劇則不得不嚴。票友與內行之分。願如何而為票友。如何而為內行。其資格上之界限。如何是不可不研究者也。作票友之研究。

票友與內行第一之區別。則在要錢與不要錢。內行售藝為生。萬無不要錢之理。故無論與戲園園主交情如何。萬無不拿包銀之理。無論對於票友交情如何。萬無不收束修。即肯教授之理。會申堂戲亦然。善純取營業主義。不足責也。若夫票友則不然。無論演於舞臺或堂會。萬無收受酬金之理。其有崖岸稍峻者。並茶水亦不肯受人供應。必自帶茶具。謂之茶水不沾。故又曰清客。申清之云者。言其一無所沾染也。豈惟一無沾染而已。又必有種種耗費。若自帶之場面(其客申之場面不在此例)梳頭者以及後臺各行執事者。前臺檢場人。戲中之零碎配角等等。更必須各有酬備。故票友多擁有人以上之產。始能為之。蓋人子固無此資格也。

由此知票友資格較內行為清高。蓋內行以演戲為謀生。喫飯之具而票友則以為遊戲之事。然而人之在世。斷不能無生計。而專從事於遊戲。是以票友於演戲之外。必別有其謀生之事業。與技能。於是乎票友之資格乃顯其難能而可貴。

不特此也。內行售藝為生。對於社會上無論何人。不得不用旋盡力。以此冀邀其青顧。為之捧場。內行所謂唱戲是吃人緣飯也。而票友則不然。既不以此為吃飯之具。則人緣云者。當然不足介意。苟社會上無人歡迎。其極端亦不過無人請教。不能過戲癮而已。然若樂於閉門演戲。自唱而自聽之人。又奈之何哉。

更就藝術言之。內行求售爲心。處處須掃。慕風氣而票友則可以不必。我行我素。古調自愛。不求入時。是以梅郎之天生慧質。不能不演。不通之妻。慕同惡報。而西園之來滬。乃弄鴨北京之場。面絕對不肯一登臺也。

或謂西園之爲人。好於演戲。上拿架子。不知非也。曷觀於末次來申之譚鑫乎。鑫培在都之架子。何嘗弱於西園。而西園之於戲。固純宗譚氏者。顧鑫培乃能將就演於新舞臺。而西園獨不可。耶抑西園之戲。乃反高出譚氏之上。耶此無他。票友與內行之資格不同。故鑫培不能不遷就。而西園乃獨能傲然。逕行絕無商量之餘地也。

由右之說。可知票友而受人酬報。則自污其資格。票友而志在售藝。則直是志趨卑陋。彼其對於票友之解說。尙未能分清也。若夫票友出身之伶人。則既經售藝。卽入伶界。是爲改業。閻趙與名爲票友。而暗受酬金者。有異。蓋曰。票友出身。卽言其出身固爲票友。而現時則業伶矣。言外之意。固甚分明也。

票友學戲之程序

(馬二先生)

學戲之程序。在伶界科班中。自有其一定不易之成法。若夫票友。則往往擗地冥行。不得其門。故作此篇。爲未來者告。蓋專就票友言。不徒自炫爲識途之馬也。

票友學戲。以文戲爲多。文戲以唱工爲主。故唱工列第一。唱工凡分五步。

一、吊嗓子。嗓子爲習唱之要素。故無論其嗓子之好壞。要必須經過一番鍛鍊。而後其音乃能充分發達。歷久不解。所謂鍛鍊者。何卽所謂吊嗓子是也。且旦拉胡琴。高唱。胡月之後。必有進步。半載以來。可期有成。

二、習板眼。吊嗓子。非可任意胡唱者也。同時必習板眼。何者。爲之。眼何者。爲。原板。而二六板也。快板也。皆須一一研究。雖一說卽可了。然口欲求其脫口中。節不失尺寸。則非熟習不爲功。斷非三數日中。所可奏效者也。

三、揣摩腔調。腔調有長有短。有簡有繁。各就其嗓音之所宜。而揣摩之。或專攻一家。或兼習數家。今所謂某派某派云者。皆就其嗓

音之所近而習其腔調者也。

四、鍛鍊字音。凡習唱最難之一步即謂字音。若咬字不真即聽不出字音。所謂有腔無字者是也。若能將字音咬準則聲音雖少過亦必聽了十分清楚。內行所謂嘴裏須有勁也。此層工夫最難做到。

五、講究念頭。念頭者謂念白也。念白之難數倍於唱。雖無板眼之拘束而聲音高低須與唱時相合。例如唱爲宮調則念白亦須用宮調之聲音而頓挫抑揚亦有腔調且須用中州韻不能作土語。故不曰說白而曰念白。要友之能唱不善念白者十人而八九內行亦以此爲難。能屬曲之方家或能鑒別其優劣若一般普通看戲者則不知於念白上注意也。

大則爲做派凡分二步。

一、扮相。扮相云者化裝之謂也。化裝之法第一在審骨格。何者宜生何者宜旦何者宜淨何者宜丑骨格相宜則扮成自然維妙維肖。故有下臺時貌極不揚而一上裝即非常英挺美麗者無他骨格相配也。如是者謂之扮相好。第二則在用水紗水紗勒額便眉目變更位置。厥法傳自長庚。當時爲之語曰：「眉眼會搬家。今則人人皆能矣。」勒水紗拉扮相關係極大。臉之使長使圓額角之宜尖宜方。皆由此定也。第三則在描眉如何能威如何能媚。美人之眉須起俏。武士之眉宜分彩。（按：豎角之眉外梢常作尖形。謂如是乃起俏而武生之眉牽多先向傍分而後乃上豎。謂之分彩如此乃有煞氣。）

二、身段。身段云者姿勢之謂也。自揚臺廳以至入場一動皆有一定之身段。而出臺及打武戲時之亮相（凡於臺廳一揭後或武戲一場打畢後之一站謂之亮相）尤爲緊要。若彈鬚子（凡以手捧鬚向兩傍一拂使披其一綰於肩頭者謂之彈鬚子）抖袖（凡驚慌時或着氣時兩袖亂拂者謂之抖袖）起霸（紫靠戲出臺時之舞謂之起霸不紫靠戲亦間有用之者）踢腿轉身跳馬等等以及武戲中各種動作皆須一一研究其姿勢如何方好看如何方能使看客注意。凡此皆身段上之事。惟武戲之打法則曰「把子」而不曰身段。僅亮相一事屬於身段耳。

右列諸端既皆習之矣。再進則爲經驗問題矣。凡初登臺者苟其所學者深亦尙不至着慌。然而必難於沉着。必數次之後始能行所無。

事合於自然也。又凡初登臺於化裝之時，間佳往不能適當，每急急於上裝，不知苟為時太早，則額上久受水紗之勒，必然痛苦。登場時或受其影響，故最妙於前一齣將畢之數分時，前扮好，即時出場，則精神完聚，不現懈怠之色矣。

評戲感言

▲忠告青年學子

(馬二先生)

青年學子近多喜研究戲劇，其結果有作劇評者，有學演劇者，夫劇者文學與音樂美術組合而成者也，頗有研究之價值，記者亦雅有此好，而非敢同於一般前輩理學先生之迂拘，擴為不正當之事業，置諸嚴禁不許談論之列，第就劇學之性質而論，乃美術的文藝的音樂的，縱然優美高尚，而非我國現時社會切要之需，蓋中國素稱文勝之國，昔種其因，今食其弊，以之角逐於科學競爭之時代，既相形而見絀矣。故天產雖豐而製造無人，開採無人，我曹求學原以供現時之需要，奈何舍其急而攻其緩，學校中多造就一戲劇名家，即國中少去一研究專門之實業人才，統而計之，全國學校若干，則其所損耗之人才，不已多乎？藉曰研究戲劇，不過以供一時之遺興，而非盡犧牲其他之學問，是言也，殆可謂為全不知戲劇者也。蓋戲劇之為學，雖其表面上若甚簡單，而一經研究之下，即可知其易學而難精，他姑勿論，夫人之與人精力之強弱，初不甚相懸也，彼劉鴻聲、余叔岩、賈洪林、李鑫甫之徒，胡為拚其半生之心血，精力以學，謂盡培而終未之能企也，抑豈特未之能企，其所得殆不及十之四五焉。然此數人者，猶所謂學謂淚之有成就者，其學而又次於此數人，或竟一無所得者，更不知凡幾焉。此情皆專心驚之絕不他及其難成就，尚且如此，而謂欲以求其他學問之餘力暇時，研究有獲，不亦憂乎其難哉！記者直可斷為必不可能之事也。

問者將以記者之言為夸大而非事實乎？則請就我所知而舉其例焉。數年來滬上之名票友，若成秋、農、唐、靜庵者，其聰明才力非甚鈍，較者也，其學戲之時亦曾執費於名伶之門，而朝夕從之，習一如重伶之就傳，而其用心之專，尤且過之焉，乃其成績如何比之所謂劉鴻聲、余叔岩者，如何然而此二子者，猶其未成就者，以其曾搭班演戲，有人請教也，至若歐陽子倩、趙辭梅、黃潤、柳輩，今皆儼然名伶矣。

予情之享名則得力於新劇中紅樓諸戲專以舊戲論恐非吳彩鷺之敵不過歌喉天賦爲人所難及試問今之青年學子能必人人有此歌喉乎若夫趙黃二人其成名之原因得力於戲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其體態輕盈善於描摹乃佔十之七八故其所學趨爲青衫兼花且而黃則純粹花旦皆非青衣蓋不以唱見長耳若青年諸君甘心步此二人之後塵欲學爲女郎姿態以取悅夫豈下看客則記者復何言若其猶有絲毫男子氣也則雖日以鞭撻驅諸君而納之於戲學之中知諸君必且避之如或浼焉夫然則又何羨乎學戲凡人皆有是非之心故戲臺下之看客即彼衣短衣目不識丁之鄉里僕保亦必自有一番見地所恨者此輩不能爲文故不能表見於報端以代評劇之資料耳夫盡人皆可看戲苟其能揮筆爲文者便可據其一己之見以發爲議論此是游戲文字耳而不得謂之爲評戲蓋戲之爲物雖盡人可觀可聽而戲評則非盡人可作者以其必須於此中曾加研究方能道得出其甘苦判得出其優劣也我看之好便捧之我看不好便毀之此是師心自用之以遺興自娛則可而不可公然佈之報端以混淆戲界之是非黑白也且評戲者必非拘於一地看過幾回大舞台新舞台第一台便可率發議論者前輩稱爲戲迷家者其平日願曲之多伶界交遊之廣研究戲學之用心彈見洽聞較諸初問世之伶人遠高十倍凡同輩之願曲者咸皆奉其言論以爲指南然此猶僅爲願曲家而非必爲評戲家也評戲本非專門之事業然至少當必有上述願曲家之資格而後始可勝任愉快蓋見聞不廣研究不精則必無往不成笑柄一孔之見每詫必多此所以馮子玉和趙君玉王靈珠之流皆有美人驚爲仙女也誠以音律既非所諸姿勢復少所比擬於是少年韶秀而扮且角者乃皆能幻入彼輩之腦筋中而供其標黨刊集之資料矣青年學子性質未堅平日讀報喜看遊戲之文於是見景生情心不自禁乃獨嘗試爲一經披戲與致益高不知其於戲評方面之攙亂猶小而於彼本身學業之阻礙乃甚大蓋人之精力初無二用耗於此者必荒於彼試思一生中青年尤陰爲時幾何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豈便欲造成一評劇家而遂終世耶縱甘心自隸自棄然如自己家庭長上之期望何如中國國家之前途何此真大可慮者也夫報紙而能得若干戲評投稿者豈非甚可歡迎之事然而爲省記者區區片刻之光陰而耗我若干青年同胞研究學問之暑刻此余之大不欲也抑亦爲我同業之大不欲也即我青年同胞而試一回想之當亦矜然自失幡然自悔也而况復有因此啓文字之爭端煩惱尤一齊至爾時勢更難於中止則其害於身心者益不可復問矣

呼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青年諸君有愛學戲評戲者乎其味余言

說捧角家

(秋屋)

具堂堂六尺之軀持橫掃千軍之筆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乃甘底首下心於一易弁而釵之旦角裙下吾誠不知其居心何在試爲之別進一解顧曲者約略可分爲四種重藝而輕色者爲上徽歌兼選色者次之講藝而闕色者近於僞貧色而棄藝者斯爲下矣上二者中庸之道無偏無倚下二者各趨極端吾皆不取夫色之義大矣生有生之色丑有丑之色淨有淨之色且有旦之色譚英秀扮相清癯雙目著神此譚之色也梅畹華化粧精到丰神秀媚此梅之色也其餘他種角色苟畫臉不精色即減藝亦凶之而減故色與藝若唇齒之相輔不可須臾離此就色之廣義言也陋者不察自以爲道德高尚眼界遠闊而不知色之真義吾故曰此等人不惟僞且近於妄也至末一種則其見尤卑所知尤下彼等眼中之色非我之所謂色乃僅僅限於且角險子之色也所研究者爲眼波如何瀟灑肢如何瘦耳彼等具此卓陋之思想觀之胸中則亦已妄乃必揚之於報端公之於大衆勢不令人嘔不止且夫天下之大俗之美者亦不止一二苟他日見其尤美者不將反己之矛攻己之盾耶吾嘗譽黃潤卿矣潤卿做工細膩技藝嫻熟雖有微玷乃其工夫未到處然較之今日斷華當然減色可無疑義蓋色與藝皆不及故也今有人喪心病狂謂王靈珠爲超峯極頂可以稱王稱聖彼蓋不顧人之齒冷也

黨之爲禍自古嘗然歐陽永叔言小人無黨惟君子始有黨此特有感而言耳近年中國政潮激烈黨派傾軋光怪陸離不可捉摸識者謂此卽亡國之端不謂區區評劇界亦有所謂黨派者夫尋聲究律揚善貶惡決非一朝一夕之功所得振筆直書者必也見廣識遠胸具定見而無成見然後發黨狐之筆定一時之論技高藝佳者譽之灌竽充數者恕之妄自尊大者斥之劣行者訓戒之年幼者獎掖之如是其評論始有價值若夫迷於某旦之色卽欲爲之效忠失貞者其心不可測其言亦復不可恃蓋捧角家苟見更美之旦必將移其譽此以譽彼昔日之黨散而異日之黨成矣譬之買黨黨黨者叫囂一時今且變爲趨黨真黨王黨論調則一所捧者已異政界之小人惟利是往評劇界之小人惟色是趨黨而可易雖謂之無黨可也陳德霖在當年盛時亦無所謂黨至今日頭童齒豁白頭作紅粉裝而稱道之者不哀君子有黨於茲益信

戲劇潮流

▲最近之變遷

▲未來之趨勢

近代戲劇約可別爲二種。一曰崑劇。一曰京劇。崑腔曲譜或云出自崑山魏良輔。後盛行於蘇。由南而北。自洪楊亂後。崑劇漸衰。惟弋腔尚存。不久亦廢。於是京劇（即徽調）乘機而起。陸、陸實爲崑劇與京劇之過渡。前清末葉王公貴與夫販夫走卒皆酷好皮黃。是爲京劇鼎盛之際。至於今日。老伶工多半逝世。後起之秀雖不乏人。然先聲與典型已不復見。蓋亦京劇秋老黃花之候也。民國二年時。新劇驟起於滬濱。先時新劇屢蹶。屢敗。新舞臺好編新劇。重尙說白。頓受時人歡迎。故新舞臺之新劇實爲京劇過渡。然劇雖會稱雄一時。其範圍祇限於長江流域。今勢力日弱。恐難以久持。其能受社會之信用者。惟京劇耳。余嘗以劇、文、則、崑、似、駢、體、而、京、類、古、文、崑、劇、如、六、朝、文、字、之、華、麗、京、劇、則、如、唐、宋、又、字、之、蒼、老、致、於、今、之、新、劇、不、過、如、晚、近、報、紙、中、新、流、行、之、筆、墨、耳、蓋、新、劇、純、爲、一、種、說、白、的、戲、劇、故、新、劇、有、戲、而、無、曲、（無韻爲戲有韻爲曲。傳奇亦曲之一也。）余意說白之戲。全視劇情。若情節則淡。然無味。而欲以說白博觀者之讚美。爲事亦至難。且一劇而徒恃情節。其在觀者方面固可一而不可再者也。京戲爲有韻的脚本。晚近最流行之戲。如空城計、李陵碑等時下伶人雖百演之人。或未必厭聽。此種京劇固毫無情節可言。然有歌有白。自有研究之價值。因是京戲有引人入勝之魔力。即崑劇亦然。若新劇則有白而無歌。故人或一觀即棄之。客歲周子劍雲增作晚近新劇論。其於新劇失敗之原因已詳述之。然余意新劇之有白無歌亦未始非失敗之大原因。質之劍雲以爲然否。或云西洋近代盛行白話劇。無韻劇本視爲最高尙之文學。然吾人須知中西文學之異點。而戲劇則不然。不同。故今日我國戲劇萬不能與西洋劇同日而語。故在中國而提倡白話新劇。實與今人之提倡白話文學。同其事至難也。近年崑、弋復興於燕市。伶人趨之若鶩。聞梅蘭芳輩研究頗力。美國文學博士惠斯琴先生去年曾履觀廣、慶、園之崑劇。且譽爲中國之國粹。而國立北京大學亦聘吳瞿安先生教授。凡此種種現象。度崑劇或有再興之一日。總之崑劇也。京

（芳塵）

劇也。若默守成法而不知改良，就進化之理言之，將來皆當處於失敗地位。夫今日盛行之京劇，原非善盡美，不過新劇既無推翻京劇之能力，則京劇當然存在。故余以為將來必另有一種新劇起而代之。今日之新劇，於是今日之京劇亦歸于淘汰。僅留為戲曲史上之一紀念而已。或問將來之新劇若何，則我人不可不就已處失敗地位之新劇與新劇研究之。其最要之問題，則何者為其缺點也。蓋缺點為失敗之因，改良之方法不過去其缺點，存其優點而已。新劇之缺點上文已言之矣。今試言新劇其主要之缺點，則脚本之過於深奧也。夫戲劇為通俗教育，若深奧之新劇脚本，雖足以引起觀者文學之興味，然一般不學之人且瞠目不解。於是相率棄之，故新劇之徒恃說白與崢劇之過於深奧，皆足以自滅。一言以括之曰：中國而倡純粹白話（指新劇）或文學（指崢劇）的脚本，今皆非其時也。故余知將來之新劇必為一種歌白並用，婦孺易解之脚本。耳或有詰難者曰：子所謂將來之新劇，其何異於今日之京劇乎。余謂今日京劇之所以不敗者，亦恃有歌白並用之脚本，與婦孺易解之作用耳。故進言之，欲造成將來之新劇，必先由改良京劇着手。一方面須打破新舊之觀念，而熔於一爐，刪其劣點，揀其精華，則其作用將偉大而無比。庶幾於中國戲劇界開一新紀元，余將獻花以祝矣。

崢弋辨

（半狂）

皮黃既與崢弋遂衰降。至今日懷古者莫不嘆雅興之替，俗樂之盛，而以崢弋為皮黃之相對名詞。常人之見多以為崢弋雅而皮黃俗，實則此語殊欠斟酌。崢弋固萬不可同語也。崢曲曲高和寡，質具文藝價值，亦屬中華國粹。近年國粹喪失，文風不振，雅樂自不克為俗子奏。此崢曲之所以日衰也。於是自命知音者奔走相顧，聲額相謂曰：崢曲日替，反統尙靡靡之音（指皮黃）大可慨焉。吁嘻！崢曲之不能盛事勢為之時運為之亦衰亂之徵，非昇平之象也。今者北地崢曲忽焉大盛，天樂園中寶座常滿，好崢曲者莫不與高采烈，以為崢曲必可復興矣。京報某君獨以為非好現象，指為同光反照，是亦有遠見也。夫俗伶僧夫焉能明崢曲之精妙，四聲五音不辨終不能入耳。可聽昔日演南曲者，半多通人。北曲已稍遜，今則精妙之崢曲，祇能得之於宿儒名士之口矣。韓世昌年未及壯，實不過啜音模樣，博人憐愛，豈真有高超之造詣哉。我故謂某君之言不為無見，而崢曲實難能可貴也。而弋腔則否。崢之與弋斷不可同日而語，而談到家

輒引。峴。弋。並稱。所以然者。蓋因。峴。弋。同用。笛。不用。弦。索。而昔時。北曲。園中。每雜。弋。腔。南曲。園中。不雜。弋。腔。峴。曲。衰。曲。腔。亦。敗。因。其。有。此。相。備。之。處。故。談。劇。懷。古。者。輒。引。為。同。調。且。有。以。峴。弋。為。並。雅。者。實。為。大。誤。峴。弋。二。者。雅。俗。之。別。不。啻。霄。壤。峴。弋。之。艱。深。有。非。筆。墨。所。能。述。者。一。字。一。腔。不。可。稍。越。工。尺。不。可。稍。乖。讀。聲。較。皮。黃。為。難。尋。常。皮。黃。每。種。之。腔。調。大。略。相。同。峴。曲。則。不。然。每。一。曲。牌。有。一。曲。牌。之。工。尺。一。曲。牌。之。唱。法。不。可。以。一。概。乘。故。欲。從。事。峴。曲。非。習。熟。數。百。閱。參。透。數。百。調。不。可。此。峴。曲。之。所。以。難。能。也。且。峴。曲。之。詞。意。字。眼。均。極。深。奧。非。精。於。詞。曲。不。能。了。解。而。南。曲。尤。多。雅。詞。綺。語。北。曲。稍。為。通。俗。但。均。非。積。學。之。士。不。能。洞。悉。也。如。不。解。其。詞。意。唱。時。高。下。疾。徐。雖。有。一。定。工。尺。亦。不。能。得。心。應。口。將。詞。中。深。意。自。然。流。露。登。台。演。唱。表。情。更。不。能。周。至。此。所。以。昔。日。峴。劇。園。中。罕。見。精。到。之。表。情。也。表。情。既。難。乃。不。得。不。濟。以。極。繁。之。身。段。峴。曲。之。身。段。其。繁。殆。什。倍。於。京。劇。一。舉。一。動。皆。有。精。細。之。規。律。然。身。段。雖。習。至。毫。厘。無。誤。而。曲。中。意。義。茫。然。眉。目。間。無。戲。容。不。足。達。曲。中。之。意。活。似。機。械。的。而。仍。不。能。達。精。妙。造。之。境。每。見。串。演。峴。曲。者。必。先。參。透。曲。中。之。意。然。後。有。身。段。則。準。半。功。信。知。某。字。身。段。如。何。某。字。神。情。如。何。登。臺。成。績。自。然。優。於。科。班。子。弟。誠。哉。峴。曲。之。深。遠。也。皮。黃。之。字。多。淺。俗。普。通。伶。人。略。通。文。義。即。能。通。曉。然。猶。有。面。無。戲。容。者。於。此。更。可。見。峴。曲。之。所。以。難。習。難。精。惟。其。難。故。習。之。者。日。少。而。明。此。者。亦。日。鮮。此。峴。曲。之。所。以。不。能。振。興。也。若。弋。腔。則。不。然。雖。一。笛。橫。吹。而。音。節。之。簡。單。且。不。如。皮。黃。遠。甚。遍。論。乎。峴。曲。當。峴。曲。盛。時。絕。無。弋。腔。混。雜。其。間。意。必。北。地。峴。劇。園。因。峴。曲。之。不。易。通。俗。乃。於。前。數。齣。置。以。弋。腔。蓋。峴。曲。者。必。不。愿。聆。弋。腔。而。班。中。人。習。弋。腔。亦。較。峴。曲。為。易。南。方。則。無。之。後。明。峴。曲。者。日。鮮。皮。黃。衰。腔。日。興。不。明。峴。曲。者。因。皮。黃。淺。易。紛。趨。於。彼。峴。曲。乃。衰。弋。腔。介。於。兩。大。之。間。終。無。揚。眉。吐。氣。之。一。日。也。降。至。今。日。劇。曲。者。因。弋。腔。太。簡。乏。味。更。無。有。聽。之。者。人。因。其。衰。况。同。於。峴。曲。且。曾。附。屬。劇。園。中。輒。相。提。並。論。是。烏。可。哉。須。知。峴。曲。之。零。替。病。在。艱。深。弋。腔。之。不。振。病。在。平。易。兩。者。之。元。素。不。同。兩。者。之。格。律。絕。異。敢。就。所。知。為。之。辨。正。如。此。

論今後之汪派

(鐵仙)

居今日靡音盛行之秋。一雄勁厚實沉着不浮之聲調。足以起衰振敝而離俗。衣鉢於不墜者。其為汪派乎。桂芬承長庚之緒。餘

守師承姓名鼎開十餘年前與譚係鼎足稱雄有不可一世之概蓋其音節高古魄力沉雄聲質大卓卓羣倫如行文然氣充詞沛浩翰磅礴之筆而有韓子如聽潮然澎湃奔騰碎碎之聲而見錢塘如鳴聲然儼然黃鐘大呂不同凡響如行軍然儼然步伐嚴肅金鐘皆鳴工力之深厚技術之超卓傲特餘子難望其項背曰孫譚當日亦嘗自歎弗如也

惟是汪派在今日勢力薄弱遠非譚派之比孫派雖不如昔日之盛而較汪派要屬彼善於此予考今之學譚孫者叔岩右宸俊卿溥齋小寶鐵庵諸人皆爲譚派健將在伶界多佔重要位置迄今幾乎無人不奉譚氏爲圭臬不以譚調爲師承此蓋若輩表章提倡之功也若儂克亭蔭棠諸人(按蔭棠爲奎派)皆有發展孫派之能力其受世歡迎雖較譚派稍遜消遙津碌三娘教子等劇則勿論何伶莫不持老蒼之調爲惟一範汪派則不然慨自大頭物化汪調幾成絕響至今克傳衣鉢能延一綫嗣響者鳳卿一人而已人才之衰弱卽爲勢力稀薄之表現今人尙新聲喜新調順流所向樂風不變世惟知有馬前潑水之汪笑儂三斬一探之劉鴻聲而轟轟烈烈之城都昭陽遂不足爲世人推重矣

雖然余竊有說物極而反聲極而衰此天演之公例默察今日現象作未遑推測蓋聲調之變遷每隨時代爲轉移古今所尙不能強同邇來戲劇進化學戲之人物日益多聲調之規革亦日益繁演劇者之殫竭日益深聆劇者之程度遂日益高油腔滑調已受南北兩面之淘汰不容佔伶界一席之地卽彼柔靡調間亦不免有冷靜淡薄致令人厭倦思睡者長此以往斯不至與近代漢劇日形退化不止此子所以極抱悲觀而不能已於言者也譚氏聲調專以神韻淡勝似應而質健易學而難精此卽其受憂獨造難能可貴處近代羣譚音者不乏其人大都一知半解敷衍從事咬字行腔之妙不得專以柔音始調取悅於人所謂乘神鬪鬪襲皮毛洵非誣語如此數十載當必每况愈下寔儼而劇中皮毛亦相差累黍矣矧老譚之享盛名在乎文武崑亂俱臻上乘今日能具如此工力者誰歟卽如余繼王貴輩素以譚派子弟自命試問除描摹唱做外亦有兼此數長之能力否嗚呼譚派之難也如是後世焉有繼其嗣響爲世所宗仰也耶他若菊仙一派縱橫奇奧迥不蹈人論又者比之老莊荀韓睥睨一世良非虛語然而龐雜不純重唱略做其疵病不能爲菊仙諱也况此派在今日已成過渡時期若欲使後起者如孫當日執執界牛耳此誠難乎其難蓋孫以大刀闊斧之嘹發爲波譌雲詭之音試問學

者果從何人手又何能與菊仙齊調酷似脫令學到化境在個人固可博一時俾名而傳諸子弟更豈匪強其具有菊仙之曠與夫菊仙之工力乎此予所以識孫譚兩派之不能持久也

今者老譚既歿繼承王位者已罕有其人菊仙老去問一登場而叫座能力大非昔比此殆暮氣方深之態庸能起而與一般後起者相角逐準此則推孫譚派之將來殊難有左右拾界之勢此亦時會變遷所致若欲趁此時機恢復長庚舊音爲將來梨園稍存正氣則舍

汪桂芬派其誰與歸

汪氏工力彌滿沉着深厚爲孫譚之所弗及使天假以年則今日寧有譚孫劉汪灌雄之地不過近人之迷譚孫汪劉亦是一種天然階級越此階級則將來殊不敢逆料蓋喜新厭故爲吾國人公其所有之特性今日得一新劇則羣起而習之明日得一新腔而羣起而效之故一時有一時之新劇一時有一時之新腔教子賣馬風行一時此一時期也三斬一種風行一時此又一時期也獨木關請宋靈道遙津風渡亭風行一時此一時期也葬花奔月潑水哭廟風行一時此又一時期也觀者眼光時有所向則演者聲調即時有所趨戲劇之關於時會如此

方今頌曲周郎頗以內行自矜揆諸本能實其頌曲程度大勝曩昔久研此道者勿論矣即稍諳皮簧者流亦莫不喜沉實而不喜浮華喜老練而不喜新巧循序以進則將來劇運宏開時份代謝有能起而受社會歡迎毅然爲菊部主人翁者謂非桂芬一派吾不敢信使今日一般學汪之儔者實摩練精心研究將桂芬鍊音運氣咬字引腔之妙刻意揣摩則異日獻諸舞臺自然不同凡響彼近代流行之時懸派將不免相形見絀淘汰消滅於無形矣

抑有不能不商榷者汪戲拿手當年殊不多觀即鳳卿所演亦不過拘守成法寥寥無幾爲異日計莫如取譚劉所長之劇推廣排演以資彌補其有用激憤悲壯發揚蹈厲之音者但須準以戲情合乎劇理一以鼻音丹田音腦後音出之則庶乎觸類旁通足以發揮光大謂非斯派之中興功臣乎

吾爲此論吾於汪譚非有所阿好察今日劇界變遷之大勢深懼皮簧日趨於下故不能不值騰音盛行之時而於工力彌滿沉着深厚

之聲調竭盡力有所主張耳評劇諸公當不河漢斯言。

今後譚派之趨勢

(馬二先生)

十數年來譚派之聲調做派風靡海內唱齣生擒譚派二字以爲標幟者曷可勝紀然而能得其真質本領者誰耶死者勿論就其存在者言之小余三勝乎倒食之後已成一蹶之勢近雖喧稱已能登臺而久病之後其能持久與否猶未可知劉鴻昇乎肢體不全豈得目爲全才即以腔調而論亦失之太野王又宸乎微弱已甚身段上之程度亦相差甚遠武工更不必論貴俊卿乎塌中之後益以油滑他若孟小如孟溥齋之流更不必論。

是故學譚者雖一時羣英並起而其結果乃無一完全學成者則嗜譚者必不能滿意可知而他人苟有別闢蹊徑足以因動一時者其勢力之所至必將取譚派之聲望而代之吾爲此說非徒然也蓋有其微焉。

其一劉鴻聲當清末以嗓音尖亮特起蒼頭方其初紅之時竟有詫爲不在龔培以下者然其聲調固明明胎諸譚氏者也其臺容倣工固明明肢體不完者也徒以譚氏健在老於廟曲者又從其字眼神味中細辨而比較之然後知譚雅而劉俗譚純而劉假假令劉氏至今譚死而始露其所長未必遂無人焉奉之爲譚龔培之繼位者也。

其二社會心理日趨靡曼戲劇中角色浸假有且重於生之趨勢上海勿論已小子和趙君玉久爲舞臺之柱石即在北京近今梅郎之身價又豈在老譚之下且老譚之所以爲老譚其佳處惟嗜戲之方家知之其他特震其名而附和云爾若梅郎之妙則有目共賞無論嗜戲與否故其勢力發展之速迥非譚氏可比三年來已有蒸蒸日上之勢則他年又安能限其不取譚氏之地位而代之。

由此證之可知譚氏即不死其地位勢力已難固守况其既逝譚氏本身既然如此則學譚者又安能久庇於其大纛之下而不爲其他所搖動耶是故以記者之眼光衡之譚派之將來趨勢必日就衰落不爲新派(此時尙未出現者)之勢力所掩必爲且角之勢力所吞沒其全盛時代當以清末迄死時爲最耳。

汪譚演劇之比較

(天受)

譚英秀爲近代文武崑亂全才亦絕後之人物也。馮君小隱尊之有道子亦譚迷自譚。故後久已絕足。劇場無可聽。僅可談。而譚亦唯譚可譚。在與汪派各劇一比較。其優劣立見。是否有當。不暇計矣。

（硃砂痣）第一場正板二黃老譚三眼到底。由慢轉快。極紆徐閒逸之致。汪則兩句三眼後即改原板。未免直率無味。第二場譚係悶背。上滿瀟出塵隨意唱四句搖板。汪則持扇上唱一長段原板而（施禮還筭）一句使一長腔。令吳氏夫婦長跪多時。殊不近情。老譚故足貴也。

（洪羊洞）此戲本爲老譚絕唱。而汪亦演之。蓋不自量。此劇爲衰派戲。須力摹病時狀態。而汪則氣壯聲洪。愈高又於（自那日）一段作慢三眼到底。故不如譚。

（文昭關）此劇爲汪之拿手戲。殊不知譚亦善演。以予所見。實較勝於汪。五更詞減少而行腔。則無一雷同。非若汪之詞長而重腔。多搖板。譚亦出奇制勝。惟此劇以汪得名。爲早世遂無知譚者。

（戰長沙）此劇爲譚汪合璧好戲。汪飾關公。蓋其嗓音合也。譚扮黃忠。亦以身分合也。有時譚自取關公上場格。外使勁聲調。亦不亞於汪。蓋英秀無論去何角。均成絕調。非若汪之僅能兼唱老旦也。

（戰太平）此劇爲武老生劇。譚氏曾享盛名。第二場快板老譚唱此數段。抑揚抗壓。均有餘韻。汪則全走高音（捨不得我的兒兩分離）一句。譚氏婉轉曲折。全係低音。離別之悲。曲曲傳出。汪則除高亢無他。長西皮原板一段。譚如急風驟雨。既快且促。而字句分明。一氣呵成。接快板。字字悲切。汪則首尾一律千歲爺一段。快板尤非汪氏所能勝任。

（羣英會）此劇汪譚常合演之。汪去孔明。明飾魯肅。孔明一角。唱工甚少。做工無多。汪氏獨演。亦扮魯肅。做派念白。均不及譚。緣缺乏文雅靜穆氣。故格格不入也。

（罵曹）老譚出場只唱四句原板。汪則加多擊鼓一場。非汪所能。譚氏堪以獨絕。快板譚氏詞多而腔各不同。汪仍老調平淡。無奇（捉放）此爲汪譚名劇。汪於西皮幾段。別有風味。宿店二黃。則老譚較勝。

劍寒接天受君於謂調揣琴已深確有所得此篇對譚推崇備至不他譚述本色惟其為疾所述故持論乃落門戶之見遂近於偏要之汪譚孫三氏咸為長庚高足光昌博大自成一象俗界角逐垂三十年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未可執一以概其餘汪以音勝譚以韻勝孫以氣勝嗜譚者以謂較汪孫為佳嗜孫者以孫較汪譚為佳嗜汪者何嘗不可以汪較譚孫為佳似此聚訟必無寧日折衷而論自以孫氏少弱以其略於白忽於做也即如此篇所述戰太平打鼓罵曹雖以譚氏為優文昭關戰長沙斷非譚氏可及天受君竟一筆抹煞劍雲愚陋期期以為不可愛以鄙意質之天受並以就正閱者

論聲音韻之辯

(樗癭)

衝口而出者謂之聲發自丹田而盤旋於唇間者謂之音餘音孺孺不絕如機謂之約暗嗚叱咬聲塵欲墮之宏也若夫洋洋益耳灑灑移人餘音繞梁三百不散則音韻為之而非探喉發響者所能望其項背故音韻也者譬之詩家則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是也譬之畫家則所謂頰上添花毫翮欲活是也譬之安弦操縵則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鴻飛是也有聲無音如蛙鳴閤閤犬吠嗥嗥徒聒人耳而已有音無韻則趨入憤以拖腔取巧一途其弊必至於油腔滑調惟以神韻取勝者謂不嫌其高猶必求其逸一唱三歎之餘能使聽者心領神會一曲雖終猶若繚乎其有味此種造詣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在歌者神明於規矩之外焉耳余於音律素鮮研究以上所述大半作客異鄉挑燈問話耳食之談不足據為典要惟涉足歌場素持僻論謂聽關西大漢銅琶銀板高唱大江東去不若二八女郎在紅氍毹上歌柳學士曉風殘月一閱令人之意也消以前說證之亦頗覺審音之宜取神韻而不第以發聲宏亮遂為上乘之說未可厚非也

論南北聲音之異

(樗癭)

北音無人聲如六韻為韻音緣讀為虛音吃讀為此音福讀為副音不得為音之正也然既唱京調則咬字必照北音若南音黃王不分吳何不分讀鬼如舉讀水如始讀大如渡讀二如吏亦不得為音之正也然既唱崑腔則吐字必照南音設使唱京劇洪羊洞自那月之日字照南音出口唱崑腔思凡燒香換水之水字照北音出口則不製貼矣此關乎自然之節湊不容免強者也道其所當然則凡咬字

異者。歌曲之時。決不肯稍涉含混。若道其所以然。則關乎地勢之燥濕。人性之剛柔。與夫天氣之毗陰。嗚呼。風俗之尙強尙弱。律呂雖同。而聲音則異。聲音既異。而字眼遂殊。以愚意妄爲論斷。北音以剛勁激烈爲上。南音以紆徐柔婉爲工。故京調咬字。專取乾脆斬截。凡字之涉於柔緩者。以乾脆出之。而音變矣。喉曲吐字。則是更趨而南。則音又變。音變而調。乃不同。臺上鑼鼓絃索。亦種種不同。川之高腔。假如四句唱詞。台上角色唱三句。有半餘半句。則場面接腔。滿台一聲若秧歌。然演調則場面不接腔。亦七字一句。與漢調大同小異。廣調則尾音。以長較之。山陝梆子。專尙餘音。纏繞可謂異曲同工矣。戊申。過越南。在東京聽安南班戲。唱口說白一字。不懂。觀所演情節。似係陣前。狄龍狄虎。故事。飾公主者。皮膚白皙。有似中國伶人。特開口唱時。滿嘴黑齒。殊不雅觀。唱詞亦七字一句。較之廣調。一徐一疾。似覺音節不同耳。以上所述。半是耳食之談。半爲顧曲所得。拉雜書之。不值識者一哂也。

黃潤卿與天女散花

(劍雲)

自梅蘭芳創古裝新劇。爲伶界別開蹊徑。高雅華貴。感動國人之審美觀念。而效之者紛紛。以起都中。吾無所知。在南則有歐陽予倩之西施滅吳。(此劇曾演於杭)寶蟾送酒。晴雯補裘。饅頭庵。趙醉梅之驪姬。害申生。趙君玉之黛玉焚稿。王靈珠之白牡丹。戊午。黃潤卿南下。又取梅氏之千金一笑。天女散花。兩劇演之。遂引起評劇者贊成。與反對。兩派。茲且由藝事問題。而入於法律談判。吾固屬於贊成者。不能無一言表示意見也。

從藝事方面言。黃潤卿資質聰慧。佳麗天成。初開業於三寶瓏。卿之門。又知其材。接近蘭芳。細心體會。不期然而同化於梅氏。京人遂有梅毒黃病之喻。則知黃之色藝。縱不足爲梅之敵。亦足爲梅之副。今梅氏以天女散花一劇。蜚聲於北。南人之想望。丰采者。不可勝數。蘭芳既一時不克南下。潤卿適居滬濱。爲園主營業。計爲自身名譽。計爲看客心理。計排而演之。於情於理。兩無所忤。吾人固認潤卿色藝。遜於梅氏者。然亦僅不如梅耳。較之其他諸伶。終未遑多讓。使蘭芳已垂滬。潤卿敢於同時同地同排。此劇則在潤卿爲不自量力。不知諳言。明知其藝不如人。必欲與人一較。短長。尤爲不智。今潤卿之演天女散花。地非北京。乃上海也。必待蘭芳無意南下。始敢啓演。非揀

人之美慰。慰人之望也。安見其絕對不可演此劇。更無所謂不道德。潤卿已兩度演天女散花。研究有素。未嘗演名劇。敏之輿論。又多贊其聲容技藝之不可及。今之反對者。於梅於黃。兩無所見。既不從比較上判其優劣。乃竟一筆武斷。曰糟糕。曰胡鬧。吾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如此。立論果足以動閱者之目。而服演者之心耶。

梅蘭芳爲近代後起花衫第一人。同輩諸角無一足與頡頏。不佞持此見。迄未少變。黃潤卿頗足爲蘭芳留一小影。梅既不來。得黃亦足止渴。試以紅樓人物喻梅黃。則蘭芳可爲黛玉。潤卿不失爲晴雯。晴雯之視黛玉。不過相差一肩耳。讀紅樓夢。愛黛玉。未有不愛晴雯者。吾人觀劇。祇能以藝術取才。初不必標榜門戶。因人而異。今之反對者。對梅則五體投地。對黃則極端排斥。苟非以黨員自範。何致若此。嗚呼。黨毒之中於人心深矣。舉世滔滔。安得百千萬億。超然無黨者。與之主張公道哉。

或謂今之反對黃潤卿演天女散花者。以蘭芳似天女。而潤卿不似天女。故爲躊躇。名劇不知天女。不過文人意想。幻覺中之一名詞。誰則親眼見之。既未親瞻。則天女之貌。究竟何若。誰則可以假定。幻覺萬變。至無定形。各人腦海中。皆有一天女。在烏知誰似誰。不似。茲姑退一步。承認蘭芳似天女。然蘭芳未演天女散花以前。曾演嫦娥。奔月。黛玉葬花。諸劇。當時見者。亦皆稱其足以爲嫦娥。黛玉傳狀。實則嫦娥。黛玉之貌。究竟何若。終亦無人邂逅一次。仍不過成爲各人意想中之嫦娥。黛玉耳。茲姑再退一步。承認蘭芳似嫦娥。黛玉。而嫦娥不似黛玉。黛玉不似天女。天女又不似嫦娥。蘭芳之貌。究竟似嫦娥。耶。似黛玉。耶。似天女。耶。三者不可得兼。似其一。必悖其二。非徒不能禁人不演。反致自絕其演劇生路。照此拘泥。天下尙有可演之劇戲。

或又謂今之反對者。以黃潤卿無演天女散花資格。故不可演名劇。是又不然。凡人孰不從無資格中來。譬如欲學爲吏。必先明治理。使其人於官場。趨承應對之禮節。習之極熟。而於國勢民情。茫無所知。則雖官架十足。終必誤盡蒼生。又何貴有此資格。反之。其人心懷報國。才具不凡。則雖不諳官場禮節。亦必特加拔擢。擢使肩大任。吾人評優。亦祇須察其有否演某劇之程度。不必問其有否演某劇之資格。倘必堅執前清官僚資格。限人之成見。則人才之埋沒者多矣。無名英雄。安有出頭之日。耶。湯雙鳳資格極老。試問可否演天女散花。黃潤卿雖非伶界世家。固曾與蘭芳同受教於德琳。琳卿者二人同爲花衫。蘭芳非純粹青衫。潤卿非純粹花旦。細辨即知。國

一青年。賈胡。不可同演。一派之劇。胡。卿在京。即紅。非至。滬。始。適。時。譽。者。即。以。資。格。論。亦。未。足。以。難。潤。卿。也。

天之生才不具人之成名極難大凡一藝之立非伊朝夕之功苟自成一派尤須賴有傳人汪譚孫爲觀生三派今唯譚氏勢力最偉以學譚者較汪孫兩派多也試問譚派觀生王又宸黃俊卿羅小寶孟小茹等所常演之空城計礮陣賣馬捉放諸劇有一非譚氏絕作否有一真能十分似譚否然而顧曲家未嘗否認其爲譚派亦未主張禁演譚劇使果有此謬妄主張則譚已不能成派譚派已不絕如縷何能收梨園界多數崇奉之效果蘭芳年方弱冠聲勢半天下儼然爲近代花衫之盟主固由其色藝過人享名有自然苟不得才質類似蘭芳者傳佈播揚推之及遠則梅派又何能成立使嗜梅者堅抱門羅主義不容人窺其門闥則梅氏一死梅戲亦隨之而絕非蘭芳之幸也是故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無損於梅有益於梅即他日梅派人物尙小雲趙醉梅等欲演蘭芳之劇但須適合身份不背戲情亦無不可極端排斥期期以爲不當

就法律方面言今之反對者根據日本法律之有興行權亦主張梅氏之天女散花有絕對的演唱權以是不容黃潤卿復演而謂可以法律干涉之不知中國與日本情勢兩歧不能相提並論而兩國之演藝界尤絕然不同不能謂日本有興行權中國亦應有演唱權猶之日本人多着木屐不能謂中國人亦應去履以着木屐蓋凡事須察其適不適不宜觀其有不有况乎民國法律素無此條法律所未規定者當然不生效力如曰中國劇界不妨有興行權然司法部既未議決政府又未公佈梅氏亦未陳請立案終不發生效力今姑退步承認天女散花一劇可以有興行權然編天女散花者乃齊如山李釋戡兩君非梅蘭芳也齊李兩君是否以此劇贈諸梅氏尙未明白宣布則此劇一日不歸梅氏所有即興行權理當歸之齊李兩君齊李兩君一日不爲保護興行權之宣言即不能禁人之不演必非梅氏個人所得而私今齊李兩君未嘗有保護興行權之宣言也梅蘭芳未嘗有禁人不演之主張也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非潦草塞責實謹慎從事也非與蘭芳同時比賽因渥地無人始敢排演也然則反對者實以不道德排斥以胡鬧甚至帶上法官面具擺出律師架子倡言提起訴訟加以干涉按諸情理我終覺其未嘗總之黃潤卿演天女散花謂其不如梅則可謂其絕對不能演則不可即欲援引日本興行權以作護符而是否可行於中國之劇界猶在討論之中非一二人私見所可決施之於天女散花固已無及矣

論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

(小隱)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海上嗜梅者方望梅而止渴郡下捧梅者乃羣起而相攻評劇家猶據藝術以資評斷某名士且引法理而爲論衡予於梅既非所嗜於黃亦不贊成雖戲曲尙略有所知而法理則毫無所聞惟就藝術上法理上對於黃潤卿之絕對不能演天女散花皆有所疑問特表而出之願與各評劇家一商權之

一、藝術 黃潤卿之聲容藝術遜於梅氏自不待言但遲至如何程度此則大堪研究梅黃演天女散花只有優劣上之比較的問題不能直斥黃氏爲無此資格也即如玉堂春虹霓閣皆爲余紫雲之絕作梅技何敢望紫雲然則梅氏亦無演玉堂春虹霓閣之資格乎黃演天女散花謂其不如梅則可謂其爲胡鬧則不可謂其鑿鑿在劇界罕與倫匹確碑賈馬空城計連營寨等戲皆其快心之作風靡一時爭相唱演試問果能如譚乎不能如譚即斥爲無此資格責其不應掠美吾恐今日劇界且無唱老生者矣

一、法理 某名士謂日本有興行權譯意爲演唱權以黃演天女散花爲侵梅之權利與之訴訟亦有理由云云吾國舊戲追源溯流在昔日必各有綫演之人即各有其興行權若云經本人表示任人演唱以吾國俗界之珍秘畧必無是理今如某名士言梅以天女散花之有興行權遂不准他人效顰如繩子言他人擅塲之戲掠爲已有爲不道德則梅氏所唱除散花葬花奔月等數折之外其他各劇莫不各有其興行權在亦莫不各有其擅塲之人在梅氏又何得侵害他人之權利而有此不道德之行為乎嗚呼汪天儂親自編排之哭祖廟爛柯山等戲濕伶唱得落花流水夫開有代笑臉爭權利者名士輩竟不如美人世風如此堪爲浩歎也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傍人門戶叨人餘光予方謂其自貶身價蓋有潤卿之色感原可自編戲曲又何必甘後塵拾人餘唾耶不謂梅常人物于黃之演天女散花大肆攻擊致勞某名士以法學上之興行權而代梅氏爭權利可謂小題大作矣

謂梅于天女散花有絕藝的興行權但據法理以立言固無不可若必謂提起訴訟加以干涉亦有充分理由竊恐不然蓋此興行權雖已行之于日本而吾國則尙未有此種法律今欲梅黃二氏以天女散花之興行權相爭訟必先由政府公布此種法律然後由梅氏以

天女散花之興行權呈請官廳註冊再由官廳審查天女散花一劇是否能有興行權之特許梅氏是否能有天女散花興行權之取得既未經過以上手續梅氏又何得與訟耶更退一步言之此項法律雖未公布與行者得援他國先例主張其權利然亦必先呈明官廳請求保護與行權梅氏何嘗有此等舉動耶

興行權即使行于吾國梅與黃爭且能勝訴黃之不得演天女散花爲受法律上之限制于藝事優劣上固無絲毫關係梅即取得興行權亦僅博得編演之榮譽而藝事如何仍當由顧曲家以觀劇之眼光品評之興行權固不能增其絲毫價值也

某名士之言曰黃演散花于梅之價值毫無所損又曰黃演散花爲侵害梅氏權利之行爲夫既曰于梅之價值無損即不致侵害其權利既曰侵害其權利則黃爲梅之勁敵已顯而易見由此觀之黃之散花似亦頗有價值矣雖欲貶之適所以褒之也總之黃潤卿演天女散花在彼爲自暴自棄自棄無論其技之不敵梅氏即使青勝於藍亦復毫無足取予非右黃也吾輩論劇但能就藝事上而評其優劣即欲抑黃揚梅亦須就藝事上爲比較的論斷今北方評劇家于黃氏之天女散花固未得見南方評劇家于梅氏之天女散花亦未瞻仰乃一口同聲斥黃爲胡鬧禁黃不得演未免過于武斷此猶就藝事方面言之若法律之効力祇能施之于公布之後不能追求于未經公布之前即使政府今日特爲梅氏公布此項法律追求承認似已嫌遲梅氏後排新戲或可藉興行權以爲保障獨此天女散花恐未

能藉法律而禁他人之效鑿質之某名士當亦徒喚奈何而已

吾國習慣以伶人號召之能力定身價之高下雖觀劇者之程度不齊好惡各異然時非一日地非一隅于此而取決于多數似尙有公道存乎其中如演空城計者雖多人必樂就譚鑫培演斬黃袍者雖多人必樂就劉鴻昇以觀劇者之趨向爲伶人之定評此中方見真正民意若今之名士名伶廣爲交結互相標榜名士藉名伶以示風流名伶又藉名士以重聲價或爲編撰新詞或爲排演新戲或藉報紙鼓吹或援法理辯護廣結黨援互通聲氣甚且借重外力而博得王位之虛榮嗚呼捧一伶人亦效袁皇帝之製造民意抑何可笑耶

論興行權無益於伶人

(小隱)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於海上某名士以其侵害梅氏權利特引日本興行權之學說以爲保障一時梅黨人物得此法律大家之辯護士

莫不欣然。色喜于視梅氏。且甚平常。更況黃氏之學梅者。茲於梅黃且置不論。以吾國劇界上之習慣法推之。果使此項法律行之。吾國亦於伶人無絲毫益處也。論之如下。

(一) 技術 興行權既為法律之一種。自非由政府公布。不能見諸實行。政府既公布此項法律之律。對於伶人之以興行權來請註冊者。斷不能來者不拒。予取予求。勢必于其所編之劇。須加審查。此等審查手續。亦僅能在情節文詞上。注意于腔調。是否佳妙。作工是否可觀。何能一一及之。且官廳中無戲迷其人。即使不憚其煩。亦無從判其優劣。據此而觀。不問技術何如。但戲為己所編演者。曾有享興行權之資格者。是則于振廷之于八本。宋碧綠麒麟童之于俠俠。使固皆有絕對的興行權。可見興行權者。僅為編演之特許。非必技術之果佳也。

(二) 聲價 興行權既為編戲者所享受之專演權。編戲演戲。應分二事。編戲者未必皆善演戲。而演劇者亦未必皆能編戲。昔李了然先生編福馬姻緣劇中主要人物。為大狗春喜。而李錦齋精不過一戲中之配角耳。汪伶隱以善編新劇名于時。而演戲能力。依然不敵。劉鴻昇者。譚鑫培未嘗自編新戲。然盛名鼎鼎。且成一代偉人。可見演而果佳。雖非自編。亦復無礙。演而不佳。即為自編。亦復何取。聽戲及時行樂。娛目實心。但取其演戲技藝。不問其編戲學問。是興行權與演戲者之聲價。亦復毫無關係也。

(三) 營業 大凡社會上一人創始。羣起效尤。於最先之人。權利上必有所推。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商界。辦胃牌者。作重板權。以此類推。俗界亦有興行權在他國行之。或能適用。但以吾國俗界之舊規。與夫社會之習慣。攷之。似與商界。辦胃牌者。作重板權。有未可同日而語者。蓋同一戲也。而演者有善不善之分。離脚本可以觀取。而聲容技術。未必可以學得。如譚氏晚年。偶一登臺。有由他處乘火車入都。專為聽戲而來者。譚氏所演。類皆老戲。豈他處即無演空城計。賣馬者乎。而必欲風塵僕僕。費時耗資。以聽譚耶。癸丑之秋。譚在文明園演御碑亭。劉鴻聲在第一臺亦演御碑亭。屆時文明園座無隙地。而第一臺不滿百人。或者曰。此為老戲。人固擇善而從。若夫新排之戲。排者享有興行權。舍此且不可復得。信如此說。亦須以聲容技術為要素。倘使滬伶湯雙鳳。京伶陳桐雲。演一種類如天女散花之戲。而享有興行權。只此一察。別無分歸吾知。觀者亦必望而却走。以此看來。技術果佳。不必藉法律為保障。于營業亦無所損。技術不佳。即有法律

保障於營業亦復奚益興行禮于伶人固無絲毫之益也。

舊戲不宜用背景說

(馬一先生)

舊戲之格律至爲謹嚴而在今日則破壞無餘矣其最無理者莫如添用背景一事。

夫背景于戲中動作表情有密切之關係若添用背景則戲中動作表情皆須一一隨面更改方能合理今一切仍其舊貫而惟添上一張背景此是何等形象。

試舉其例如舊戲中之開門闔戶皆以手勢表出其意若背景上添出兩個房門是內室之門爲實物而前堂之庭戶仍是虛形豈非自相矛盾乎齊見演瓊林宴者范仲禹入萬府時其大門皆虛形而書房之內室門則爲背景上之實物此于事理已爲不合矣又其既辭之後二人扶之由下場入復從上場出在戲中乃表其由客廳移入書房之意也而近時之用背景者乃祇用一張背景並不更換然則其所以右入而左出復坐于原桌之後者有何意味乎夫彼之所以添用背景者豈不以爲如此則較爲有事實之真象乎然而獨不思彼舊時臺上不用背景全用表意之法猶可使人體會其意今用背景而其用之術乃復不能充分合理則反使觀者淆亂目光陷于不能明瞭之境況矣。

至若武戲每至交戰時後方輻張油繪山川背景其謬尤爲易見蓋舊戲之交戰多是甲敗下乙逐之經右入已而甲又從左出乙又躍之而上此則表甲既敗北乙乃追殺不已也故前一場是一戰地後一場乃又一戰地絕非仍在原處也而用背景者既不更換是明明山川地勢皆未變易即明明仍爲原來之戰地然則其右入而左出者不儼然成走馬燈之形象耶此真理之不可通者也。

不特理不可通也更予演戲者以莫大之不便即用背景之後文武場面皆移於臺側樓上打板鼓者深坐於內其目光苟欲注意于台上演員之舉動却十分不便較先時爲大難稍不經心則乖舛立見其在武戲於此層困苦感受尤甚而文戲則凶距離之遠胡琴往往絃音不准托腔亦須十分經心方免錯誤是故演舊戲斷斷不可用背景上海自用背景以來其舊戲並未因以有何進步徒使演戲者增加若干困難觀戲者多觀幾張油畫而已此豈吾人之所望于改良戲劇者哉。

記者此論專就舊戲而言若新劇則不在此例然而嘗觀于上海之各新劇館以及負有善用佈景名望之新舞臺矣其方法及品物之良窳不一而不能合理則一也一言以蔽之上海之戲館無論新舊僅有背景之名與物而已用之之法殆絕無人知也知之且無人而望其用之之能合于理耶

說脚本

(秋星)

余嘗言劇本爲新劇之命脈然亦何嘗非舊劇之命脈蓋文藝爲永久的美術而聲調不過一時之存在而已崑曲至今已成廢陵散然其流風餘韻歷久不衰者蓋人雖亡而文尚在其曲辭之精妙立意之純正固昭昭在人耳目使讀者有興感之趣發懷古之情近日都下崑曲復興即其明證今夫皮簧其詞句既不雅馴感情更多荒謬如遺翠花珍珠衫等劇尤淫褻不堪如是之劇本安能望其傳諸後世即有程長庚譚叫天余紫雲陳德森之聲調周情孔思登峯造極亦不過藝人之藝術耳小隱曰程譚逝後繼起無人即譚之皮簧絕響亦可可見聲調之不如文藝可恃也

中國人有一極大惡習卽畏難不負責是也無論何事不察其理之當否能成與不能成苟見其難卽相諉而不敢行改良劇本之事固艱然亦非絕不能行之事苟得劇學精深文筆可觀復負有荷界重望者如侗將軍陳彥衡王夢生凌鶴漢閣主之倫出而負其責舊劇中之立意可取者刪改而存之其荒謬者毀棄之復取歷史上有價值之事蹟或著名小說如三國志紅樓夢水滸等編爲京劇以供名伶演唱果能若是則諸公之名可以不朽而戲劇之根本亦賴以定矣

近日之自命文學家者類喜編戲動輒一大段反二簧或通場皆白口夾以幾句搖板此猶其小病其最普通而最大之疵病則爲不知戲劇之音節蓋劇中出場動作必與鑼鼓相應唱詞之轉折頓挫必與絃索鼓板相合用字必察其便于唱口與否編劇之難有如是者今人並不究劇而偏欲編劇吾祇目之爲文字而不以爲劇本至彼名士風流自命高潔與伶人相爲標榜者則更非余所取矣

伶界中傑出者如譚叫天不可謂非震鐸古今轟動一世矣苟能藉叫天之名改良劇本號令伶人莫善于此惜哉叫天不文未能見及當今之世伶人中之能編劇者應推汪笑儂笑儂隱于伶隱于鴉片但究爲讀書出身文采斐然可觀哭祖廟含亡國之痛表王孫之烈

馬。與。坡。詞。意。蒼。涼。萍。蹟。哀。馳。馬。前。潑。水。警。婦。女。之。不。甘。貧。賤。者。琵琶。淚。戒。兒。孫。之。不。孝。其。父。母。者。一。齣。有。一。齣。之。寓。意。非。絕。無。意。識。者。可。比。或。以。其。啞。音。太。低。遂。答。及。其。劇。本。未。免。文。不。對。題。矣。

梅。蘭。芳。之。藝。日。臻。完。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晴。雯。補。裘。諸。劇。其。唱。工。之。婉。妙。歌。舞。之。中。式。已。有。口。皆。碑。至。其。劇。本。詞。句。香。豔。細。膩。並。世。無。儔。近。日。新。編。之。天。女。散。花。尤。佳。妙。在。不。放。棄。固。有。之。規。模。而。能。加。入。美。術。之。觀。念。况。蘭。芳。虛。心。向。學。有。加。無。己。他。日。放。歌。台。之。光。輝。開。劇。界。之。新。紀。元。者。舍。此。子。其。誰。

西。廂。記。詞。句。之。精。用。字。之。雅。不。可。謂。非。千。古。絕。唱。然。猶。有。人。謂。其。不。諧。音。節。不。能。合。入。吹。唱。故。今。之。崑。曲。西。廂。並。非。原。文。而。為。重。編。者。原。文。之。西。廂。只。可。作。為。好。文。字。讀。而。不。能。為。劇。本。唱。也。

綜。觀。以。上。所。論。非。劇。學。精。深。不。能。編。劇。非。文。字。優。長。不。能。編。劇。然。即。使。具。有。以。上。二。種。資。格。苟。非。聲。望。素。隆。久。孚。衆。望。亦。決。不。減。生。効。力。蓋。俗。人。大。都。不。學。習。子。舊。而。懼。于。新。強。之。重。讀。劇。本。豈。非。大。難。事。故。非。負。盛。名。如。紅。豆。館。主。等。再。聯。絡。各。班。主。不。能。負。此。責。十。年。不。能。期。以。二。十。年。嗚。呼。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二。十。年。後。正。不。知。中。國。至。於。如。何。景。象。吾。草。此。篇。重。有。感。矣。

新劇經驗談

(一)

(正秋)

吾。人。登。場。演。新。劇。衣。常。人。所。衣。步。常。人。所。步。言。常。人。所。言。狀。常。人。所。狀。無。需。乎。披。袍。無。需。乎。端。帶。更。無。需。乎。作。長。袖。之。舞。無。所。謂。老。步。無。所。謂。矮。步。更。無。所。謂。浪。步。與。夫。四。方。步。無。叫。頭。無。上。場。詩。無。下。場。白。更。無。三。眼。一。板。之。腔。調。無。吹。鬚。子。之。必。要。無。瞪。眼。睛。之。必。要。更。無。應。弦。合。拍。搭。架。子。之。必。要。一。言。以。蔽。之。無。一。定。之。程。式。以。範。圍。之。者。也。新。劇。既。無。一。定。之。程。式。演。之。豈。不。甚。易。然。而。不。然。自。有。其。難。於。舊。劇。千。百。倍。者。在。焉。

吾。國。之。興。行。新。劇。也。亦。幾。將。及。二。十。年。於。茲。矣。頗。有。初。飾。甲。乙。丙。丁。老。虎。狗。者。演。之。十。數。年。其。程。度。猶。是。甲。乙。丙。丁。老。虎。狗。(按。戲。單。中。辨。到。賓。客。差。役。兵。丁。讓。客。吊。客。住。住。用。甲。乙。丙。丁。以。別。之。皆。由。無。名。小。卒。扮。演)未。嘗。有。所。增。益。也。於。此。可。見。新。劇。雖。盡。人。可。以。登。場。試。

演而非盡人可以成爲新劇才者今因學生演劇之風盛頗多以新派劇學請益於我者我深爲社會風化慶愛將我耗六年心血蝕四萬金錢所換得之經驗偷治劇餘閑拉雜言之文字工拙不暇計矣

正秋以戲子鳴於時久已問我試氣所自發則發自報紙蓋我自少好觀劇偶以長篇劇評投民立日報蒙于右任先生託親友來聘竟爲我而開劇評一欄以編輯本部新聞遂無暇及之不圖民權出板中華民報自寧遷滬皆以戲評一席聘我專司久之凡報紙幾幾乎俱有劇評矣此而相習成風原非始料所及於是起改良戲曲以移易社會風俗之志願奔走名伶間數閱月知皆不可與語改革適亞西亞影戲公司邀往作主任乃召新派劇人應之時在癸丑新劇人大抵落魄窮蹇我乃貧居居之推食食之影戲停映三月吃住仍無一日輟閒來無事演講修身之道治家之義居然大著成效遂編苦了頭一本試演於外國戲院平日所言道義劇中一一及之由是大受歡迎而新民新劇社從此出現跌氣亦從此大發思以改良戲風行全國以符移易社會風俗之志願更從此由評劇人而變爲新派劇人矣其時報界同志都執筆提倡申新時報以及諸民報莫不著評揄揚故雖虧耗甚巨跌氣未嘗少殺至今六月寒暑新劇固能演矣然而跌且窮矣雖然當此國步艱難民德衰頹之際猶有律身律家愛國愛羣諸劇不絕於社會者亦惟跌且窮之效能有以致之耳

曩見新客串及初登演說畫者面紅耳赤者有之手足無措者有之期期艾艾者有之揮汗如雨者有之氣急聲嘶者有之驚慌戰慄者有之語無倫次者有之搖搖不定者有之變音變調者有之黃腔走板者有之忘詞拉矢者有之頂板碰板者有之身不由己者有之動輒得咎者有之當其時少不更事竊以爲若輩之愚愚可嗤也適辛亥自由黨成立予發起舉李懷霜君爲總裁登臺發表意見身方出席陡覺萬目睽睽集予一身而心爲之忤然動矣而股爲之不寒而慄矣而首爲之伏而目爲之下視矣而氣爲之餒而口爲之木訥矣而滿腹好意思爲之隨驚魂以飄散不知飛向何方去矣雖搔首自思雖撫膺自問扒抓不着頭腦如故也急求速達愈不達愈怨昔日聰明今安在而兩足愈覺其力不足焉一若地質吸力竭於此時加以慳吝斬而不我與者又若造化小兒故弄狡獪獨於此時盡收我所稟所賦盡奪我所見所聞也者數分於後始漸復原然第一段已減色什之九矣退而思之始覺前之嗤人愚不可及者身親行之亦

復爾爾。諺有之曰：看人挑擔不吃力，自上肩頭嘴也。歪信然，以言夫新劇之難，易又未嘗不若是。揣其所以難之故，大都因於力不能鎮定力之，所以不能鎮定者，氣不能沉着使之然也。欲求免此，其法先當練氣。

問氣何以克充？曰：惟熱誠克以充之心，熱意誠則氣自盛，氣盛則不爲人所奪，問心何由熱？意何由誠？則道德學識有以成之，故練氣當從達道明理始。

新戲非可以自戲者，更非可以戲人者也。新戲而自戲，戲人即不成，其爲新戲今之演新戲者，衆矣，其不自戲，戲人者，千中難選一二也。此新戲之所以失敗於舊戲也。

中國有新戲否？固已有之，久矣。然而雖謂之無，亦無不可，何以言之？因人成事之新劇人，過多能自編自排，勸世劇本者，又百不得一也。登壇演劇好歹，操諸觀客者，多精神隨聲，笑聲之多寡，爲轉移，看客少拍手，聲少或笑聲少，新劇人之興致亦復愈做愈衰，愈是大名鼎鼎者，愈有此病，觀者不察爲名家所欺，資本家不察非名家不辦，而名家乃架子日大，勝子日吊，橫財日發，熱成日退，新劇價值日落，雖欲挽救，救難之又難，往往費千辛萬苦，撐持之不足，由一二前輩老板要求指名添角，越俎排戲，以破壞之，而有餘各馬頭，真不如是甚。且有歡迎勝子大家演劇，以期寶座加盛者，嗚呼！新劇不能脫離資本家，而獨辦前後臺，每有等於無也。

我見有演說派之新劇人矣，咬牙切齒，瞪目頓足，拚命狂叫窮兇極惡，無倫爲家庭戲，爲社會戲，總是一副面目，總是一副身段，總是一樣演技，總是一樣說法，此非學戲諸君所宜取法者。

我見有胡調派之新劇人矣，奇形怪狀，飢饉餓油頭，滑稽顛倒戲情，一酒國事，戲與世界劇非呆若木鷄，無法可施，即逾越範圍，瞎三話四，此非學戲諸君所宜取法者。

新戲第一要講究身分，扮到何等樣人物，當即用何等樣演技，用何等樣說法，少壯龍鍾，官紳商賈，鄉愚僕隸，長幼尊卑，扮一樣有一樣之分別，而喜怒哀樂之虞境，尤不可不分清者也。眉目無論矣，即聲音亦須有分別，然而今之新劇人，有身披古時衣，而口說新名詞者，矣。有扮上等人，而滿口下流話者，矣。有鬚髮蒼蒼，而演來者，猶有童心者，矣。有身爲小輩，而口氣盡若居高臨下者，矣。有自作正派，入而

偏欲將演惡人時所用之老面皮話搬來用之者矣。有明明扮壞人而偏要將激烈派之言論先搬來，出風頭者矣。有演惡戲至痛哭時而做滑稽派說滑稽話以搶風頭者矣。有扮女不免男子氣扮男不免女人腔者矣。學戲諸君於看戲時須特別注意，不可稍染此惡習。

言常人所言之言不難言，常人所不敢言斯難矣。狀常人所狀之狀不難狀，常人所不能狀斯難矣。蓋言論與做工爲劇人之必要，使千百座客傾耳於臺上，而我能以出其不意之非常言論，聳其聽，則其精神爲我激發，或且鼓掌以助我興。焉使千百座客注視於臺上，而我能以出其不意之非常表示，動其目，則其精神爲我激發，或且鼓掌以助我興。焉使千百座客注視於臺上，一言論及做法可以屢試不爽也。否則言人所欲言爲人所欲爲，將人人心目中所有事於台上一表而出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收移易之效也。

雖然言非常之言，狀非常之狀，第求可笑，不計高下，則又何難之有所難者。在言常人所不敢言而不悖乎常情，狀常人所不能狀而不越乎常軌耳。否然者，以便壺作酒壺，以便桶作飯桶，亦未始不可博得哄堂笑也。然而陋矣。故我又有「經驗語曰：脚色多滑稽難得骨子戲，新劇中小生怕花旦，花旦怕老生，老生怕滑稽，滑稽無所怕，獨怕國事戲與世界劇耳。」

且無南北無東西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不樂觀之者也。於是乎旦之魔力大可畏，資本家因旦之魔力大也，開戲館必首重旦，編劇家因旦之魔力大也，編新戲必首重旦，而且既爲戲中之主，則爲之賓者首推小生。小生與旦並列，小生如有十分姿色，且僅須七分姿色，即可以勝之矣。小生有十分本領，且僅須七分本領，即可以勝之矣。蓋座客之心理，羣皆注意，夫旦故小生，乃首蒙其影響也。我閱生旦多，故能作此小生怕花旦之經驗矣。

老生於劇中爲長輩，時多過旦，過小生者，得以居高臨下之態度出之，遇發言論時儘可侃侃而談，無所顧忌，或信題發揮，斥斥勗勗，均可大放厥辭。況小生與旦什九長於言情，而短於論世者，一經老生懸河決口，座客之目光，座客之全神，往往由己身而移於老生方面去矣。我爲老生時最多，故知小生小旦怕老生也。

滑稽亦人人所歡迎。惟吾國實少良丑。新劇界此類最多。大抵流於油滑。任意胡鬧。絕無諷諷。世之賢者。無論何劇。總以粗俗。動博座客笑聲。老生表情。節或發言。論方在切。要時。經其出怪聲。作怪相。以分座客之神。往往使老生淪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窘境焉。小且遇之於極悲慘時。可使座客淚下者。一經滑稽。出怪聲。作怪相。往往使座客破涕為笑。甚至令編戲人演劇人之苦心。兩皆全功。盡棄也。將歷年之經驗。以究其故。一由於觀客多。但求徒快。一時者。二由於滑稽家無道德心。及真學術而已。所以一遇國事。戲與世界。劇彼身衣。禮服。或西式裝。遂手足無所措。矣。口欲發言。又不能作。上等話。於是乃噤若寒蟬矣。即使開口。亦復不能登大雅之堂。每貽笑柄焉。我故曰。老生怕滑稽。滑稽無所怕。惟怕國事。戲與世界劇耳。

戲本假戲。做須真。做新戲。尤貴求真。處處應合自然。若一相畏。必且相讓。倘不相讓。使成相讓。搶說話。搶風頭。戲遂失去自然之精神。初學欲期無所怕。懼不可不讀。脚本。否則亦須於未出臺時。先與同幕之人接頭也。

演劇費乎有劇本。劇人非不知之。知之而不用之。評劇家乃從而責之。不知實有萬不能。齣用脚本之原因。在不可不諒之也。西國一劇之出。可演一年半載。而不易吾國。須每日每夜。齣齣不同。偷數句鐘之餘。閑以讀脚本。一一強記於心。以登場。往往一塊天真。為思前想後。一分心。而為之拘束。住矣。於是精神。渙散。演來冷冷淡淡。使人觀之。欲睡。詞雖高。無濟也。春柳每犯是病。然春柳用脚本之戲。亦不過三數齣而已。况乎吾國。無脚本。家小說家之譯本。可供人賞閱。不足以實。演於臺上。蓋事有先後。後謀分。明暗繁簡。正反上下。出入編。劇。至有關係。若無舞臺上之經驗。編來非多。幕即率直。非太簡單。即病。累贅。脚本。家既有才難之。歎。演劇人。雖欲讀脚本。亦不可得也。脚本之困難。也已如前述。於是編幕表。講戲情之人才。不可少。然而戲園。老板。未嘗注意及此。亦可慨也。

新劇與新劇家

(馬二先生)

新劇自發丑中興。以還。今又岑寂。無聲。矣。非舊戲之足以戰勝之。實新劇之不競。有以致之。然亦非新劇自身之不競。而新劇家之不肖。實為其失敗之大原因也。諸君有疑吾言者乎。請以新劇。應有之要素。與現時所謂新劇之現狀。比較。而對勘之。

一、新劇應以脚本為要素

一、現時之新劇無脚本

一、新劇應有固定之台詞

一、現時之新劇自由應對無固定之台詞

一、新劇應注重排練

一、現時之新劇絕不排練

一、新劇不得用背弓或一人向台下說話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向看客說話亦常用背弓（按背弓云者係京戲中術語謂以袖障面人人私自打算之語如哎呀且住云云之類是也）

一、新劇場上不應有幕外之門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有幕外之門

一、新劇不宜用多幕大致以五六幕爲率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二三十幕

由右之說可知現時之新劇乃絕無藝術之可言更何怪其畫人可能又何怪其無吸聚看客之能力也說

復次更言夫新劇家之技能與現狀其中之所謂優秀者不過竊得舊戲中之些許皮毛（如表情上及語言上之種種是）便囂然自

豪又盜竊得三數齣舊戲之脚本情節而刪去唱工便硬自命爲新劇至於脚本之結構應如何台詞之神理應如何表情之意義應如

何台上之佈置應如何則瞠乎莫之聞也豈惟莫之聞亦絕對不一研究其應如何惟終日孜孜考下台後之游樂然此猶就其安分者

言也

其不安分者則日帷薰香傅粉膏其髮華其衣飾目光灼灼然追逐于婦人女子之後以冀博其青睞殆儼然以玩物自居而又甘爲婦

人女子之玩物者也。而其唯一之目的，則在藉此以攫取金錢質言之，則此輩新劇家固儼然一北京儂姑也。演劇乃其副營業耳。其不同之點，則儂姑所以供男客之用，而此輩則供女客之用。（近亦有改良而兼可應酬男客者）人格如此，而以社會教育文藝的演藝等語期之責之，其相去不太遠乎？或為之說曰：人貴自立，此輩猶算能自食其力者也。嗚呼！此而可諒也。吾復何言乎？

輓近新劇論

（劍雲）

戲劇何必分新舊？日新又新，事實求新，應新世界之潮流，謀戲劇之改良也。新劇何以曰文明？戲有惡於舊戲之陳腐鄙陋，期以文藝美術區別之也。演新劇者，何以不名伶人而稱新劇家？因其智識程度足以補教育之不及，人格品行可以作國民之導師也。執此以審新劇之價值，再返而觀新劇之現象，吾蓋不屑言，而又不忍不言矣。正秋常願我談新劇失敗史，于是乎作輓近新劇論。

（一）五年前之回顧

中國之有新劇，雖已十餘年，然曇花泡影，旋起旋滅，直至甲寅之春，而大盛。其關鍵則在正秋。正秋生有戲癖，先之以評劇，繼之以演劇。至癸丑之際，而捐資興劇，奉天知鐘聲，諸人奔走提倡，所未竟之志，一戰而成。中興之功，定新劇之基。旗幟鮮明，與舊戲相對峙。文人學子，樂為鼓吹。各省志士，遂為聲援。社會歡呼，萬人景仰。爭以一見新劇為快。一上舞臺為榮。嗚呼！此非儂人編俗之其實，通俗教育之助，宜贊美而發揚之，使其日進無疆，為劇界前途放一異彩，則社會之幸，人民之幸。當時觀者之眼光，如此故新劇得以立足于上海。效尤者乘繼起為雄，賃屋競爭者有六七家之多。雖藝術不盡可觀，而營業均可支持。一般走江湖吃大餅窮極無聊，豈不得志之新劇人，喜形於色，欣然來歸，以為正秋可以衣我，食我，為我開一棧，生機，保長生飯碗，相安一時，無懷二志。輿論頌之稱其守分，使各新劇人，演劇之餘，退而研究藝術，自修學問，豈不甚善，而乃營業甫佳，利心遂熾，名譽方隆，驕氣頓生，或為挖角色，以去，或因加包銀而行身，既飽，媛游忘本，來面目氣揚，趾高不復，以道德為念，駭假而姦案，竊案，次第發生，不肖奸佞，趁機闖入品類之雜，一爐而冶。正人君子不甘同流，合污，浩然引退，警告於旁，促其猛省，徐圖挽救。若輩則忠言逆耳，淡焉置之。降至今日，作姦犯科，卑污苟賤之事，層出不窮。新劇

遂不堪收拾矣。

(二) 今日之現象

今日新劇之現象。成一如何局面。度冷眼旁觀者。必已了然。胸中無後我之贅。陳上海新劇社。僅存兩家。一則牽制而不倒。一則重組而復開。一倚胡調戲賣錢。一恃動物魔術號召。此之不足。則益之以賭券。抽彩。溢發茶票。凡此所為。皆有悖於新劇本旨。明明自異其短。示人以藝。無可觀。不得不作題外文章。藉以苟延殘喘。然則藝固不足。觀乎平心而論。今日之新劇。較諸五年前。已有進步。願何以觀者之熱度。迥不如前。大有避之若浼。唾之不屑之概者。則我敢以一言斷之。曰。非戲的問題。乃人的問題也。今之新劇人。未嘗無天資英敏。可造之才。第以悞用聰明。甘與下流為伍。既以戲為業。又不以其聰明用之於戲。生性浮薄。悞交匪人。假舞台為漁色之所。視戲劇為淫慾之媒。于是身在臺上。眼在包廂上。焉者勾引青樓賤妓。下焉者盡惡良家婦女。非演文明新戲也。演吊膀活劇也。行為卑劣。鄙狀可憎。習之既久。良心遂完全泯滅。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於是新劇人。與拆白黨混雜不分。不復能辨為二。為一新劇。乃成罪惡之藪。淫盜之叢。衆矢之的矣。嚮之提倡者。自悔造孽。鼓吹者。疾首痛心。觀劇者。裹足不前。雖欲不失敗。而不可得。嗚呼。飽煖思淫。人心善變。曾幾何時。江河日下。是豈吾人所及料哉。

(三) 淫伶之不可恕

曩者。霍希。祥。芝。草。李。春。來。之。徒。偶。犯。姦。案。偶。耕。大。家。命。婦。事。一。洩。漏。即。為。公。衆。所。不。容。輿。論。筆。伐。社。會。口。誅。指。而。目。之。曰。淫。伶。必。下。之。於。獄。或。提。解。回。籍。而。後。已。非。有。惡。于。霍。李。也。惡。其。破。壞。風。化。敗。人。名。節。罪。不。可。恕。也。其。他。素。喜。胡。調。性。好。狎。妓。諸。伶。人。亦。未。敢。睜。目。張。胆。悍。然。不。顧。一。切。則。以。良。輿。論。之。攻。讟。懼。不。齒。于。口。也。今。新。劇。家。之。所。謂。名。角。者。如。王。三。麻。子。十。八。旦。王。八。蛋。等。作。奸。犯。科。之。罪。什。百。倍。于。霍。李。之。徒。橫。行。不。法。肆。無。忌。憚。以。狎。妓。為。家。常。便。飯。以。淫。亂。為。閱。世。絕。技。甚。至。墮。入。獸。道。大。胆。而。辦。男。蜜。子。開。現。已。解。散。置。輿。論。于。不。顧。視。社。會。如。無。人。初。未。聞。人。羣。起。而。攻。擊。罪。致。討。亦。未。聞。人。指。為。淫。伶。視。為。公。敵。縱。令。此。輩。逍。遙。法。外。流。毒。寰。中。為。風。俗。人。心。之。大。敵。讀。燕。廉。恥。之。節。憂。洪。水。猛。獸。禍。伊。胡。底。何。其。薄。于。霍。李。之。徒。而。厚。于。此。輩。哉。抑。將。待。其。惡。貫。滿。盈。不。義。自。斃。歟。然。而。作。奸。犯。科。雖。此。輩。自。

身之罪。放任此輩作奸犯科。則有言論之責者。不能辭其咎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上海之四維。爲此輩淫俗漸滅。殆盡吾人。而猶熟視無睹者。雖不致爲亡國之導火綫。亦將與此輩同歸于盡也。敢告同志。必也正名淫俗之誅。刻不容緩。

(四) 眞新劇與僞新劇

有眞君子。僞君子。有眞共和。僞共和。斯有眞新劇。僞新劇。僞君子之毒。甚于眞小人。僞共和之禍。甚于眞專制。斯僞新劇之害。甚于眞舊劇。舊戲合歌樂而成。或人至深。然鬼神劇。易迷信。秦腔花旦。劇易誨淫。強盜劇。易導人犯上作亂。皆可爲舊劇之害。說者謂庚子拳匪之變。多因觀施公案。戲劇激成。可爲吾說左證。此段借用。閱者勿以詞害意可也。吾輩亦新劇過來人。何以反對新劇。曰。今之新劇。僞新劇。而非眞新劇也。僞新劇。乃眞新劇之障礙。有提倡眞新劇之志。不可無誅除僞新劇之心。僞新劇。一日不消滅。眞新劇。一日不克實現。反對僞新劇。卽所以擁護眞新劇也。贊助僞新劇。卽所以破壞眞新劇也。順逆之義。不容不分。眞僞之別。不容不辨。明乎此。則知今之新劇。特假借新劇名義。以詐欺取財。耳。願囑爲造成僞新劇者。當然屬於演劇份子。演劇份子。既不認新劇爲通俗教育。又不視爲專門技藝。但倚之爲作惡之終南捷徑。以便飽其慾壑。播毒社會。曾是正當新劇。而有此種惡劣行爲。臨敗現象。乎本論前段。曾伸言曰。新劇爲文藝美術之綜合物。演新劇者之學行。可以補教育之不及。作國民之導師。今之新劇。言之無文。醜態畢露。使容此輩。嗜嗜而動。是幸獸食人也。既與新劇定義背道而馳。毋寧明正其罪。曰。僞新劇。

(五) 新劇與革命

政治不良。則革命。革命不祥之名詞也。必當局者。無向善之心。悔過之意。勸告不聽。調停失效。萬不得已。始忍痛而出之。革命。又除舊布新之意也。一方面爲破壞之進行。一方面爲建設之籌備。庶舊局推翻。新絕告成。不致陷於無辦法之狀況。况民國革命。得來滿清由革命摧滅。然七年四亂。民不聊生。非共和之不良革命之爲禍也。執政者之腐敗。專橫。本不配作民國官吏。一旦竊大位。陽假共和之名。陰行專制之實。共和遂流於僞共和。非志士所望也。則懲前。恐後。速一勞永逸之謀。必以代價求得眞共和。而後已。今以吾國政治。喻軌近新劇。恰爲一相對的比例。既提提警。警之不聽。忠告善道之無效。其人又無宗旨。無人格。無天良。純爲一種僞風。敗俗之僞新劇。使

對此輩言社會教育案曾對牛彈琴勸此輩改過自新亦無異與虎謀皮嗚呼今之新劇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雖有良醫無能為力焉如投以猛烈之劑毅然決然起而革命驅僞新劇於絕地另覓同志組織模範新劇團嚴訂規則共同遵守無劇本之劇雖佳不演違背宗旨之劇雖能賣錢不演演員無普通學識雖聰明不收有異劣行為雖名角必除苟詎如此必可挽回新劇名譽實施社會教育而曾經提倡新劇鼓吹新劇躬親表演新劇者庶可告無罪于邦人君子苟無此志中國雖水遠無新劇出現可也不然新劇豈非造成惡社會之原素哉鄭子正秋品學兼優宗旨純正前既成中興之大功茲仍盼造革命之偉業世有同志定越予言

新劇之三大要素

(昔辭)

新劇原為改良風化補助教育之利器以視舊戲之徒悅耳目無補社會者殊難同日而語顧吾國新劇盛行已久新劇家若能不悖宗旨稍修私德則今日之成績定已斐然可觀即不能與歐美並駕亦可與東瀛齊驅而社會之蒙其幸福更何待問孰知劇人無良甘自暴棄黑幕重重幾為彼負改良風化補助教育重任之新劇家犯之以盡社會未蒙其福先受其害中國何貴乎有此新劇哉雖然新劇固正當之事業祇以演者良莠不齊人類龐雜致使新劇蒙不良之名社會生嫌惡之心此即劍雲君所謂人的問題而非戲的問題也吾人當分別以觀不可因廢廢食根本推翻蓋今之新劇家雖多不肖份子而新劇事業未可遽謂無望猶之革命事業何等高尚僅為少數不肖黨人覆及治安致使淺識之流竟成驚弓之鳥談虎色變怕聞革命之聲不知此係革命黨人之罪惡而非革命事業之罪惡也吾人烏可因少數黨人之有罪而灰心革命命以此喻彼理因可通政治不良可起而革命新劇不良豈不可起而革命推諉誣淫誣盜遺毒社會之不良新劇提倡寓意深遠有功世道之完美新劇斯新劇可以不朽而新劇家之責任亦盡矣雖然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改革新劇事豈易為管見所及提綱挈領當先從研究劇學入手蓋今日新劇之失敗雖由于劇人品行之卑劣而藝術不良亦未始非原因之一故研究劇學為藝術上之競爭已足致其死命而有餘固毋須效法政治革命之出以激烈手段也今之所謂新劇家混稱四千人其間學識優美藝術堪入目者寥寥晨星百不得一類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處新劇界無非為金錢主

幾藝術既無根底。目光又不遠。大圖得目前飽暖。安求日後發展。故劇學二字。曾不足道。彼等之一。矚日長多。暇寧可寄情聲色。注力賭博。人之不求上進。殆無過于今日之所謂新劇家者。目光如豆。一得自封。驅得飯吃。別無他求。小人無大志。我又何責。第今日之新劇。爲若輩阻碍在前。將永無進步之望。安得有志之士。起而結合。英才。研究劇學。迨乎造詣既深。出而問世。復劇界已墮之名譽。倘社會以高尚之新劇策策。羣力聚精。會神與今日之不良新劇。爲藝術上之競爭。勿爲意氣上之傾軋。爲精神上之抵抗。勿爲表面上之反對。則覲勝劣。敗天演公例。高尚者既能樹幟于社會。腐敗者自難立足于人間。行見不費吹灰之力。將今日一般之魑魅魍魎。驅逐以盡。有志改革新劇者。其亦知所適從乎。

世之詬病新劇者。謂係化粧之演說。派淺見之語。本無價值。然今之新劇家。換易一身衣服。亦有便衣登台者。立在上。隨便說說。於藝術一道。太不注意。遺人蔑視。固亦咎由自取。欲雪此恥。惟有于劇學上下一番苦工夫。新劇總文藝美術而成。含有言論表情及化粧。三大要素。言論表情屬于文藝化粧。則屬于美術。三者相輔而行。相得益彰。有一不善。其爲劇也。必少精彩。今將此三大要素。縷晰述之于下。

(一) 言論 言論所以表述劇情發揮胸中所儲之意見。色相登場發言出語。非但須遵守劇情。尤當顧及身份。設若口如懸河。不加斟酌。則漏洞百出。在所難免。甚至起俗客而咬文字。扮盜賊而談仁義。小不經心。必至大錯。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一也。劇中言論。不求過長。貴乎透闢。發揮議論。敘述事。故祇須精警簡明。動人聽聞。不宜過於冗長。非但虛靡。時光亦且令人厭。莫如刪繁就簡。擇要而說。既省精神。又易見好。是故言不在多。祇求說得有用。無味之言。儘可刪除。而入理之語。亦不嫌詳。若過求簡明。而致略去要節。亦非所宜。端在斟酌。善適可而止。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二也。新劇言論。雖不如老戲中之表白一字不苟。亦當略分徐疾。高低抑揚。頓折使聲容並茂。而補表情之不足。無關緊要之處。自可隨意出之。淡淡表過。而緊要之言。則不可輕鬆放過。若自始至終。用足精神。引吭高呼。滔滔不絕。則衰氣雖好。入後終不免力竭聲嘶。難以爲繼。蓋一齣正劇。至長可演四五句鐘之久。(聯台戲分日排演。不在此例。)正場角色何等重。若不知取巧用力。狂喊非但喉音不啻。亦且精彩難見。發言不求輕重。聲音不分高下。則聾采全爲所掩。將無人注意。求

工反拙莫此爲甚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三也發聲當分高低送音亦求遠到嘗見名伶唱戲其聲無遠弗達此乃錄音工夫由於平日琢磨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新劇雖無唱工而道白至關緊要演不可不於錄音一道稍加之意否則雖談論縱橫語妙如環其如後排觀客耳聽不消何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四也新劇言論不宜冗長而更忌重複一語兩表前言重叙既無精彩豈不索然若顛三倒四語無倫次則如老生常談索然寡味易起看客厭倦之心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五也口齒滯鈍不善措詞唱戲說書最爲吃苦而演新劇尤覺爲難蓋吾國新劇向不肯誦劇本僅藉一番幕表略明全劇大意既不如老戲之有一定詞句亦不若說書之有秘藏舊本臨場言論多由演者杜撰對面表白亦係隨機應答全恃心機靈活應對如流若短於口才喃喃不能出口則滿腹經綸亦屬無用亦有腹無詩書而出言入理者此乃深於經驗長於口才故能巧舌如簧絕無窘色是以前輩言論之達意須先求口才之老練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六也老戲詞句有如刻板文章千篇一律新劇言論各就才力任情發揮惟當認定期目不越範圍千言萬語均與本戲有關間或引古徵今借題發揮亦須引用符合不露形跡若牽強附會指東談西則言雖有理情已不合故演新劇短於口才固屬不利濫發言論亦非所宜劇界良才能有幾人哉總之演古裝戲不可涉及新近時事爲西洋劇切忌談到中國事物（劇中有關係者不在此例）蓋時代國籍爲一劇之主腦觀者於登場之前應先記清本戲時代以及本人國籍（按一戲之中往往有數國人民）則隔場登台不致前後矛盾顛倒古今蓋偶不經心每易貽人笑柄如顧無爲演以薪嘗胆而勸人毋忘五月九日之國恥朱雙雲演借債割肉而譏諷律師依賴中國六法大全夫果越時代何來日本交涉英吉利國（編借債割肉之沙士比亞爲英人且全劇俱用西裝故該劇亦認爲英國戲）安有中國律書可爲是言者彼方自鳴得意安知不合情理又如丑角插科打諢最易越出範圍而濫用新名詞尤多不合若欲顧全劇情自非謹慎發言不可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七也新劇幕數過多徒費時光毫無精彩且易取厭觀客故非關緊要之節每用暗場表之由演者於下幕袖托出之須承上接下依次而述使觀者對於暗場之事如曾映眼簾而瞭然胸中祇須平鋪直叙毋庸多加議論不然易使觀者淆亂聽聞不易辨別也凡爲戲情所限而暗場之事必須復述之（例如在外爲一事回家告之於母迨父歸又重述之于父）言當求簡語不宜多否則演者雖非故重復聽者已如味同嚼臘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八也新劇

開乃心歡之神色理至淺顯而描摹甚難蓋人至樂時一種愉快之神情有非精墨所能形容者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五也演戲猶如作文有正反面之分有時強顏歡笑有時故為悲感此即反面演法也反面演法表情殊難當使觀者瞭然其笑係假笑哭非真哭其一種假仁假義之態確亦甚難描摹嘗見今之劇人往往於伴哭之際背地以唾沫塗於目上以表明其淚之非真流出此種演法非但太俗亦且近於滑稽插入趣劇尙解人頤若演正劇殊不適宜啼笑非真則應於眉目之間表現兩種神情假笑則含笑於悲感之中伴哭則寓哭於嬉笑之間如是演來觀者必能瞭然惟傳神須求自然表情切忌過火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六也

(三)化粧 化粧之術視者甚易而爲之極難苟非研究有素斷難深得其中三昧夫演劇者之相貌年齡不能與劇中人一一相符合

不凶惡而徧起盜賊年不老大而恰申龍鍾演來雖極精細而扮相終嫌不肖若老生定覓老者來扮花旦須請佳人申演如此人材試從何處羅致無已惟有描摹劇中之色相化粧成之故新劇之精神全在化粧術改去廬山面目化成劇中之人被現身紅氍毹上者或豔如西子楊妃或醜若無鹽嫫媧而其本相初非顯身姚媼惟化粧神手則美醜立變荷演者不善化粧藝術即不得謂之完全且角尤其吃虧彼色相登場之美女妙袖輕舞之佳人藉脂粉之力以助嬌艷化粧之術以增妍故容貌不揚可以修飾入畫化粧不精難以妖豔炫人世之所謂台風者即化粧術之功效也願劇中非盡旦角化粧不可徧重有起其他角色者亦須各就身份施以化粧俾符劇情往者老戲班中花旦紅臉小丑白鼻死守舊規奉爲典型自新劇盛行始稍稍注重化粧然以限於程度亦未克盡善非得專門人材細心教授恐難見進步也蓋言論表情俱可自行研究或參觀他人而化粧則非就教於前輩益於專家不可化粧之術理至深奧非僅塗脂抹粉已也凡於面貌之局部顏色之配合以及何處落筆可以反肥爲瘦何處配合得能變少爲老在在須求注意不可等閒視之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一也予愧不文不克將化粧之法爲閱者諸君一一道之茲爲略舉一二以塞吾責諸君試將眼眶四週描以淺黑色之細圈再以稍深之黑色描於兩頤之間(即權骨之下部)而留出上下唇皮之一部就遠視之即覺削瘦不少再用深黃色(可用炸石)染於兩頤之間而仍留出上下唇之一部再用黑黃二色拼成之枯黃色描於眼皮之上下及眼角之梢頭並觸額額眉以潤出額上及面部之綫紋用靛藥或染料塗黑口中之齒牙而帶以白髮頭套及口面則頓失本來面目而儼然一老叟矣此就大

略而言精細之點殊非筆墨所能盡述。但稍得門徑亦可自行推化。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二也。今之新劇家於初次出場時之化粧雖間有注重之者。但入後身世變遷而多懶於改粧。此於劇情殊為不合。例如一人初為健者。繼乃患病而入後且轉牀第勢將不起。則其容顏自是漸見枯黃。而日益削瘦。演者應逐漸化粧俾露病容。即由病而瘳亦當漸將病容化去。使觀者瞭然其病况之加重抑減輕者。因懶於化粧而草率敷衍。病時戲不去脂粉。痊愈更不見露容。非但礙於劇情。亦且有關名譽。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三也。又如相別多年故人重逢。態度雖仍依舊容貌。定非昔比。劇人性懶。雖經年越歲。每多懶於改粧。要知人無駐顏之術。既無不老之理。此雖小節。不宜忽之。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四也。一劇之中時有涉及一人終身之事。演者既無變身之術。惟有出於雙演或三演。一途如前段由童子生申演中段則改小生接演後段乃以老生演之。而三人舉動不難相約而面貌斷無天然一色。於是不得不施以化粧。不能掩觀者之眼目。亦聊以合劇中之情節。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五也。余嘗見起老生或老旦者。祇能一種化粧。無論貧賤富貴都無分別。表面視之似不緊要。而細心研究不無關係。演劇貴乎合理。又當引人入勝。不嫻化粧敷衍登場。即屬不背劇情。亦且令人生嫌。况貧富雖不宜各分階級。而相貌究不能強以相同。彼豐衣美食。享盡安樂之輩。正如若水海棠。肌膚嬌嫩。而餐風宿露。備嘗苦難之徒。則如殘秋敗菊。容貌乾枯。準情酌理。何能相混。雖貧賤者亦偶有豐腴之貌。富貴者未必無寒酸之相。然而此係少數。不能引以論戲。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六也。

上述三節均屬新劇要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讀吾此篇者。是在有志新劇者。

新劇家讀脚本之討論

(昔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脚本者木之本。水之源也。今之提倡讀脚本者。計非不良。意非不善。第天下事有利必有害。利之所在。即害之所由生也。讀脚本不難。無程度。斯難。此等主張。果能通行於中國今日之新劇界乎。斯則吾人不得不詳細討論。而審慎出之者也。茲就管見所及。將讀脚本之利害分述如下。

今之各劇社均以幕表代脚本者也。雖幕戲場次詳述，靡遺然情節簡括寥寥數言，甚有一幕記載不滿十字者。恐雖絕頂聰明人亦難以領悟。况今之新劇家足當聰明二字者，能有幾人？乃不明情節，含糊登臺，頭緒茫然，隨意說來，非但違背熱情，越出範圍，亦且化鞋車誤，輩份顛倒，種種笑話，層出不窮。若讀脚本，則情節瞭然，關係明晰，雖不能盡善無憾，亦不至滿洞百出。此讀脚本之利一也。

幕表不詳，配角敷衍塞責，含糊了事。正角則不得不臨場，問逐幕探求，然編劇者於匆促之間，三言兩語略焉，不詳况演劇者於閉幕之際，原為修飾化粧，更易衣服及飲食休息之需，安有餘暇以聆戲情？乃欲其現身說法，將劇中人身分曲曲傳出，難矣。若讀脚本，則言論既先，準備表情亦能早為研究及登臺獻藝，自然從容不迫，體貼入微矣。此讀脚本之利二也。

一劇有一劇之宗旨，一劇有一劇之言論。一人有一人之身分，一人有一人之態度。政治劇之言論不能用於家庭劇中，下流人之談話不宜出於高尚人之口，否則張冠李戴，指鹿為馬，何新劇之足云？若僅示以幕表，既不知所起為何，許人所說須何種語，撲朔迷離，莫知所從，於是盜賊而談仁義，烈婦而作騷形，荒謬絕倫，莫此為甚。故讀脚本，即所以使演者明劇中人身分，當發之言論而不越出範圍。此讀脚本之利三也。

劇有中西之分，有古今之別，版圖不同，風俗自異，時代遼遠，禮儀互殊。今以無學優人演歐西故事，以後生小子傳古代軼聞，苟非廣於見聞，熟於歷史，曷克勝此？乃以一紙幕表，草草扮演，其不隔靴搔癢，扞格不入者，幾希余嘗聞某角演西裝戲而滿口四萬萬，同胞某角演古裝戲而連篇中等自由，一知半解，強作通人，可笑亦可恥也。雖演者之失戲情要亦幕表之難以了解者。讀脚本則劇中之國名時代既可明瞭，言論自亦有標準矣。此讀脚本之利四也。

劇中人物既有重輕之不同，故分排角色。當然有正配之別，藝術高者去正角，低者充配角。一定之理也。但角色無論正配，凡為劇中人，總有發言之時，獻技之處。今各劇社往往正角，戲視配角，配角亦畏懼正角，致無論何劇，正角侃侃而談，滔滔不絕，配角緘口結舌，不發一語，一則死出風頭，一則呆若木雞。然正角有聲嘶力竭之日，配角無實練進取之機，且正角獨操言論之權，不免有獨脚戲之憾，恐亦未必為觀客所歡迎也。若讀脚本，則自口次序有條不紊，正角既無由搶口，配角亦得依次發言矣。此讀脚本之利五也。

讀劇本之利既如上述請再進而陳其害新劇非比京戲也京戲雖多至數百齣皆老生常談千篇一律死讀強記自非至難今之新劇所通行者已較京戲多至數倍况陸續編排日出無窮欲將其脚本一一爛熟胸中勢所不能迨至開演之前腦力遲鈍遺忘必多臨場慌張答非所問貽譏大雅難免活戲死做之謂則何如不讀脚本隨機應答尙覺自然也此讀脚本之害一也

一人之智識有限劇中之精義無窮集思可以廣益他山可以攻錯一劇之編不無脫節轉機修改始得完善蓋編劇者之智識未必能將生旦丑之言論表情發揮盡致而演劇者之經驗亦未必盡爲編劇者所企及故編劇家之缺點端賴演員以糾正之若限以脚本以外之言論不可說以外之表情不可作則演員雖有高尙之思想切題之論調爲編劇者所未思及者因爲脚本所束縛遂致有長難宣懷才莫展未易埋沒英雄矣此讀脚本之害二也

今之編劇者夥矣類皆一知半解略通文墨之輩若欲其編輯脚本再待十年應下是烏乎可即使文學鉅子小說專家滿腹經綸落筆千言之流欲其每編一劇必著以詳細脚本恐將不耐煩矣故讀脚本則使編劇家寒心而阻新劇之進行此讀脚本之害三也

劍雲按此節意有未盡文學鉅子小說專家既能下筆千言則撰一詳細脚本亦不過一舉手之勞惟文人編劇慣喜舞空弄墨塵屋架床詞藻雖佳層次殊不明瞭且立言過雅陳義過高作小說讀則可作脚本觀則斷乎不可昔醉君謂其不耐煩吾正嫌其太煩耳

深於戲劇經驗之人其筆又不能達意強其著脚本必致搜索枯腸絞盡腦汁而不克完卷昔醉君所謂使編劇家寒心者其指此歟

一人有一人之宗旨即一人有一人之論調守舊者多陳腐之語維新者皆文明之言若守舊者編排一劇情節頗佳惜其中多不合時宜之談則當取其情節而改其言論若必欲強演者讀其脚本而從其論調非但社會不歡迎亦爲演者所不甘心此讀脚本之害四也

各劇社往往有以彈詞小說改編戲劇者然亦僅節取其事而非悉依其舉止言論也苟讀脚本則將以何者爲標準豈另編新脚本乎抑仍讀舊小說乎若另編脚本則有原小說在未可喧賓奪主擅自落筆若仍讀舊小說則言多悖謬未免俗而傷此讀脚本之害五也

統觀以上所述讀脚本之利害各有五端但衡其輕重則害實重於利也蓋幕表簡略情節難明原可先期排練如再臨時脫節是其腦

力薄質性思鈍欲其讀脚本更難矣我今正告提倡新劇諸君曰讀脚本一事斷不能通行於新劇界更不能通行於今日之新劇界其利其害余言之已詳或諸君另有高見遠識非謬陋如昔醉者所得而知果有充分之理由斯亦余所樂聞而受教也

劍雲亦爲主張讀脚本之一人平素論調多趨向此端今證以種種經驗乃知此舉斷難實行非讀脚本之主張永遠不能實行實一般新劇大家無讀脚本之程度也昔醉君此作亟有見地惟鄙意即使讀脚本亦可臨時增損並非苛刻板文章不能改易一字盡信書不如無書不讀書必致無術演劇者藝術之一種也明乎此始可以讀脚本特兩目一空之優人題名沒字碑上不知下帷以書稽自斂跡反大言不慚假充斯文真足阻新劇之進化貽新劇界莫大之差耳

(劍雲附識)

新劇加唱與幕外問題之商榷

(劍雲)

▲答蔣梅笙先生

前記滬濱息游社團紀念戲旋得蔣梅笙先生來函蔣先生於幕外問題持之甚堅所見未嘗不言之成理然鄙意於事實仍有未能盡合者不避費辭再進一言學貴磋商蔣先生或不以爲忤也原函錄下「前略」大箸獎借處愧不敢承至論幕外及對客表白二事專門新劇家自然不以爲是弟子新舊劇皆在門外抑鄙見謂二者各有短長新劇所長在逼真事實此即舊劇所短舊劇所長在歌曲以寫哀樂表白以醒劇情此亦新劇所短兩取其長而舍其短未始非改良永久之道至若幕外匪直彌易於當時之缺憾亦文章渡映之常法凡此皆一得之愚未能自化適成其爲野狐禪之劇學不值方家一哂也(下略)

蔣先生高瞻遠矚鑄新舊劇于一爐爲演藝界定永久之基此項主張贊成者頗不乏人王夢生之梨園佳話改良方法一條亦即言此當癸丑之際上海新劇中輿時亦有一部分人主張加唱者可知凡屬戲迷固不分新與舊但使不悖劇之本旨而藝術足以動人固有表同情者其有一偏之見極端排斥新劇(現在之新劇與其本旨背道而馳可名之曰誨淫劇胡調劇不得謂之新劇縱滅亡不足惜或有排斥之者亦其自招之侮也)或極端排斥舊劇此必守舊之俗人與不學無術之新派俳優智識淺膚眼光固於一隅終日

儒儒唯飯碗之隙。是權宜其卑之無甚高論。雖然。茲事體大非片言所能解決。是宜合多數人之心思。腦力互相討論。箸爲專篇。一再商榷。始有融合之希望。然其大體可得而言者。加唱不難。而與唱有密切關係之種種點綴。則頗不易言。如唱以胡琴爲輔。胡琴又以鼓板爲標。舊劇之唱。必先之以叫頭。合之以板眼。而台步身段。道白均視鑼鼓爲進退。斯輕重緩急。於以分而各種曲牌名目。鑼鼓名稱。非爛熟瞭然。則一劇編成。必憾極大之困難。初以爲穩當妥貼者。一經開演。乃覺觸處荆棘。進退維谷矣。蔣先生之主張。加唱吾所贊成也。然則亦用鑼鼓胡琴乎。若祇用胡琴。廢去鑼鼓。並不顧板眼之合否。則新舊劇之融合。仍未能行。蔣先生以爲新劇之長。在逼真。事實是用鑼鼓。則與事實不合。此一難解決之問題也。融合新舊劇道白。從新乎。從舊乎。從新不過普通話而止。從舊則有頓挫。並須咬準字眼。益視唱工。尤爲費力。蔣先生之意。取其逼真。事實似直從新爲宜。吾於此。又思及一事。則舊劇尙有出臺之引子。與進場之進場白。蔣先生所編松柏緣。有進場白。而無引子。（如正是。但使有心憐宋玉。不愁無路傍雲英。）融合新舊劇。引子進場白。須否。刪除。抑祇用。進場白不用引子。如兩皆須用。或僅用其一。宜從新劇之說。白歎抑。必須咬準字眼。分清頓挫。此固不待問而知者。然與事實則不合。此又一難解決之問題也。凡此兩事。猶是拳拳大端。其他細節。千頭萬緒。殊不易言。至於幕外問題。僕非專門。新劇家前已毅然指爲蛇足。蔣先生以爲文章渡映之常法。吾則始終期以爲不可專論。舊劇尙可言也。茲既兩取其長。而兩舍其短。從新劇之分幕矣。吾願蔣先生再從分幕上。細爲熟思。舊劇無所謂幕。恐其冷場。故用一人獨言。獨語。謂之過場。卽即文章渡映之法。新劇之分幕。病其頭緒不清。又忌一人獨言之無味。故以幕分之。明界限也。歷來演新劇者。除十年前上海各學校。年假演劇。偶一用之外。其時尙無背景。一切均極簡單。其餘無用幕外者。至於新舞臺。不新不舊之影戲。派戲。含背景。無足觀。當然不足爲訓。僕於戲。雖嗜之甚深。而所得其淺。對於此等重大問題。萬不敢盲加武斷。尙祈蔣先生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論戲答客難

（馬二先生）

客有不喜舊劇者。難於嚙軒主人曰。戲劇演事實。以肖真爲尙。而舊劇乃張口成韻。非七字一句。卽十字一句。又佐之以絳絃鑼鼓。詎

古人之音語必如是耶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吾子於此就研有素敢請一解其惑焉

主人曰唯唯夫戲劇必求其肖事實此言固也然而肖之云者約略形似而已絕不能遂與真無異也設其纖毫無異於事實則已非戲劇而爲事實矣此不可不察也舊劇之演事實傳其神如畫家之有寫意故揚鞭則爲騎划槳則爲舟而馬與舟之形物不必備也繞場則爲行路推手則爲闔扉而路之遠近與扉之廣闊不問也至於語言則極求其簡明達意而止絕不許其囉唆故用韻言蓋韻言則不能多大率四句六句八句而已其有多者曰一百零八句然是爲例外不常有也夫以數句語言表出若干曲折情事殆非韻言不爲功者也其有未盡未詳者則加入念白以竟其事是故戲劇之所謂肖實者其大意而已其細微曲折或從詳或從略故戰爭則不過氣個過合而已住宿則不過剎那之時而已蓋戲劇之不能絕對肖實者惟時間爲尤易見數日數年之情事皆必須於一二時間演出若果處處肖實又焉能竣事者由是言之則戲劇中之唱詞用韻言蓋不足異矣實其不能確肖事實之真庸詎不知戲劇之原非與事實耶且卽以力求肖實事實之新劇而言亦祇能肖其大意而不能一一從與事實上摹擬也例如佈景可以有船而船形絕不能如真者之大佈景可以有當空之皓月而絕不能有燦爛之明星至於時間之不能肖實猶之夫舊劇也是其所謂能肖實者亦不過比較的名詞而已客何獨以此而致其疑於舊劇哉若由客之言推客之意豈不將使天下之劇場所演皆一一等於與事實則舞臺之大又不將等於世界而演員之多又不將等於一地方之居民耶信如是也則吾人觀於世界人民之動作行爲卽謂爲戲劇可也又何於更演戲劇乎客爲此說殆可謂爲全然昧戲劇之知識及原理者也舊戲劇何不可通之有謹謝客

客又問于噓虹軒主人曰舊劇專詞多有鄙俚難通且多矛盾者而票友中不聞有文人雅士出爲改正乃多率循其舊是何故也

主人曰然皮簧爲通俗之音樂故詞句無取典雅免致一般人士難于了解惟其不可通解之處當是因俗俚口相授受輾轉致誤顧客

官亦有所指乎

客曰卽如三娘教子一戲薛保出臺卽曰（這般時候爲何還不見東人回來）既見薛倚哥則又曰（東人下學爲何還等甚早）豈

非矛盾之甚者顧乃未聞有爲更正者何也

主人曰：是蓋有說。薛儻所上之書，熟當爲舊時村熟絕無帶騰之理，當爲走讀，故薛保之盼東人這般時候，還不回來者，乃盼其回來用飯也。故後文有隨老奴前去用飯之句，既而見東人竟挾書包歸來，則是竟下學矣。不覺詫異曰：東人下學爲何？這等甚早，蓋斷無午膳時卽下學之理也。由是言之，彼詞意本自明，特客自不善會意耳。夫何矛盾之有？戲謹謝客。

客又曰：敬聞教矣。然神鬼迷信之事，今世所弗道而舊戲乃往往有之。例如瓊林宴一戲，其荒誕亦可謂甚矣。始而土地化樵夫，繼而熬星救文，曲然而譚氏乃以此爲絕唱。要友中若薄西園許良臣輩，且習常演之。俗界若貴俊、卿王、又宸輩，亦以此爲拿手之作。幾乎不演此戲，不足以稱其爲譚派之人物，其故又何耶？

主人曰：客言良然。神鬼迷信，近代學者所弗道，然此乃指事實而非謂戲劇。莎士比亞之戲，談神鬼者豈少也哉？顧未聞有人贊之何也。蓋神怪之事，爲中古以上所不能免，而扮演古代之事實，又豈能盡必其不許涉於神異？瓊林宴取材於七俠五義宋代之故事也。雖曰小巷小說，然演劇原不必盡出於真事實，則雖小說也，何害取材於小說中之古代故事？又焉能免於神鬼迷信者？以此而咎戲，豈其有當客若致疑於吾說者，則一讀莎翁戲本中（夏夜之夢）必可恍然。神怪之劇，雖歐士之劇亦不能無有也。詎可以此遂病國人迷信之獨深也哉？謹謝客。

客曰：聞子之言，頓開茅塞，然而僕猶有不解者。戲中之彩物，固屬諸物質者，也要必隨時代而有進步。顧何以京班中則一成不變，牢守其慣例，如紅門旗、裏紗帽，則爲人首加以鬚，則爲馬首？若此者，亦有說乎？

主人曰：善哉。閻夫在昔閉關時代，物質文明遠非今日可比。故戲中彩物一切因陋就簡，蓋專重精神，不尙形似。吾國之美術界，大抵如是。是以器皿之製古樸，是尙繪畫之事，寫意是崇，推至於戲劇，又何獨不然？如客言在今日物質文明進步之時，欲其將戲中彩物一一改良，製作使之肖真，實爲難事。然而一般評論戲劇者，乃不及此，非不知也。徒以近若干年來戲中精意漸失，俗界中老成先進，逐漸凋謝，後起之徒，專務花妙，寔忘本來，觀於近時俗人之行頭，炫耀不問扮何種人物，必綾羅縠身，珠翠盈頭，其趨勢可見也。於此時也，而以此物質之末爲之，近倡改良，懼夫後來者之不察，誤謂戲劇進化已臻其巔，雖在物質之末，且勝於舊時，遂因是而長其怠惰，自滿之念。

也。吾儕評論藝術當就其大處落墨不當於末節着眼。客意誠善特所見者未免稍小耳。

客曰：僕又有疑者。武戲中若（大收關勝）等必有甩五只棧四只棧之輩以血肉之軀向臺上猛擲因此致疾成傷者時有所聞此在藝術上究竟有何價值而於戲情中又成何意味。僕不敏願請教焉。

主人曰：善哉問微客言吾亦欲及之矣。（大收關勝）甩棧只棧其意為關勝驍馬上山擒宋江（按演是節時宋江立於正中桌上表示在山頭督戰也）落入陷坑中因而被獲也然其始不過兩三只棧繼而伶人彼此爭強鬥勝逐漸加高於五張棧六張棧甚有至七張者乎空擲下以肩胛支重心稍有不慎性命隨之矣此種做法大悖人道然在武行伶人蠻勇自恃諱言其險輒曰不妨實則個中苦楚誰不自知情乎武行伶人無有富於思想者苟能得一善法不必甩若干張棧而以其他巧妙之術行之詎不甚善願年來此種做法已不其見重於一般看客其風已稍殺矣可勿論焉然而要知此種謬點本非舊戲所原有乃由伶人不學無術血氣自恃者之妄為作俑今茲此風雖少戢而真刀真鎗之戲又紛行於滬上矣以吾所知雖在都中惟（翠屏山）石秀舞真刀要亦不過一場一人藉以表其身手而已近則（年羹萼）也（二本鐵公鷄）也（紅蝴蝶）也（王亞銀）也（六飛南遊）也幾無一齣武戲不以此真刀真鎗四字為其叫座之餌刀者滿臺角色無人不手執利械然其藝之如何初不問也試問其危險為何如吾嘗詢諸武行中人則彼此失手破衣流血殆數見不解之事而洞穿傷目亦屢有所聞惟幸而未有釀成性命之患者然而以吾私意度之恐其終必出於此而後乃能中較也夫戲者本非真事實何必以此真刀真鎗為樂哉吾甚願伶界中人及其未出大故也而善為收束勿待吾言不幸而中始為補救豈不既遲矣乎此事詢為今日戲劇之隱憂吾子好問其亦思及於此否

客點首唯唯而退主人因記其問客如右

三國劇論

（楞瘦）

姜伯約九伐中原惟鐵籠山一役幾成全功亦惟鐵籠山一役幾乎殞命此中勝負之機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蓋此役失敗之原因以倚仗羌兵爲外援之手傳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羌人者豺狼成性虺蜴爲心在昔先主崩殂魏出師五路代蜀羌人卽居其一昔爲魏用而與蜀爲敵今能保其必爲我用而與魏爲仇乎姜伯約聽信夏侯霸之言欲借彼之聲勢以爲外應誤矣且伯約易亦思己之威德較諸武侯奚若西羌之畏威懷德較諸南蠻之於武侯奚若武侯七擒孟獲而七縱之及受盟時誓以南人不復反武侯六出祁山曾未招蠻兵以爲助以丞相之天威久懾蠻人之胆尙恐其爲利所誘或誤我機故雖涪南一戰師徒擄敗而終不施羽檄以徵調洞會是豈武侯計不及此哉殆亦念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之言而不敢冒昧以嘗試耳吾故曰鐵籠山一役實人謀之不臧也說者謂天心助晉司馬昭命不應絕觀於拜井出泉亦可知彼蒼之默佑矣何必過責伯約雖然武侯未出草廬卽定三分之局而出師討賊志不少衰事雖不成死亦無憾如上方谷火燒司馬懿陡降大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妨付諸浩歎若鐵籠山一役苟非迷當前導應百郭淮不能脫司馬昭出險以如此全勝之局竟敗於一着失手之棋以致全軍覆沒性命幾乎不保諺語天數夫豈其然

論五丈原禳星

蜀漢丞相諸葛亮以甲寅秋八月薨於軍時建興十二年也距蜀亡之歲適三十稔演義載有五丈原禳星一事戲劇中亦有七星燈一齣假使彼蒼者天鑒丞相之孤忠借以三十年陽壽以亡年五十四加之亦祇八十有餘不得謂爲所望之太奢也若是則鍾會不得安然過陽平關鄧艾不得坦然越陰平嶺兩路之師全殲於西川邊境意中事耳漢祚非獨不亡且有蒸蒸日上之勢矣乃禳解無靈將星遽隕定軍山上空餘四散之愁雲綿竹城中難保陣亡之父子嗚呼天不祚漢竟若是之酷耶或謂管輅爲趙顏設策一酒一脯求到八十年陽壽以孔明自云素諳祈禳之法設香花祭物地上分佈七盞大燈外佈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祝詞懇懇上告穹蒼其意亦祇望七日內主燈不滅可增壽一紀耳以趙顏之事例之似一則增壽八十年一則斬此十二載南北斗不應憤憤若是不知顏一村農子耳多活八十年不過樂田園長子孫老死庸下而已若武侯而增一紀之壽則可馬必非其敵蜀可以併魏魏斷不能併蜀且將覓先主吞吳未竟之志而一統之天下仍屬炎劉彼天心亦未嘗不默諒武侯之忠忠也其如炎運已終造物亦不能與氣數相爭何哉

馮小青有云。冥曹姻緣薄。非吾如意。珠吾於五丈原。禳星亦爲之進。一解曰。冥曹生死。非我如意。珠。天定勝人。人定亦安。必終勝天乎。雖然。仰觀天象。卽知大命垂危。此武侯之知也。明知大命垂危。猶作永延漢祀之想。此武侯之愚也。武侯之知可及。武侯之愚不可及。爲人臣子。不獨宜有可及之知。必須有不可及之愚。讀觀史冊。若文天祥。史可法輩。何莫非愚不可及者乎。而死且不朽已。噫。

論取城都

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朱註。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余意。以爲婦人之仁。尤足以憤事而敗謀。劉玄德。奮同宗基業。此舉本不得謂之光明正大。然旣已奪之。旣已取之。胸中子子。奚爲者。避璋往公安。居住猶寬待璋耳。余嘗讀史至易姓之際。未嘗不廢書興嘆。曰。三代而下。勝朝宗族。雖有子遺。固由新朝開國之君。賦性殘忍。然亦未始非大勢所趨。迫之以不得不如是耳。諺有云。斬草不除根。常春又發生。斬之刈之。除之務盡。凡以防其再發生也。趙太祖賦性寬厚。而對南唐使者云。臥榻之側。豈容旁人鼾睡。甚矣置禍患於肘腋之間。猶之伏屠火於積薪之下。微風煽動。必有燎原之一日。任大事者。不容忽之於始也。如璋之保命。而往公安也。其心中之怨玄德。恨玄德。處心曠慮。而思假手以爲報復之計。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荆州之地。方與孫權交涉。未定。獨不慮璋借東吳。思得荆襄之際。而聯絡黨羽。以施其內應之狡謀耶。且璋在西川。雖云開弱。而頗以愛民。開於當時。璋在公安。能保益州者。舊不復愜。懷故主。潛謀恢復乎。公安去成都。鄰省耳。相去千餘里。假若有如王累。黃權。劉巴輩者。暗中煽動。謀復舊基。若猝之間。竟生禍變。吾不知臥龍又何以善其後也。或者謂孔明知玄德不忍於璋。卽此遷往公安。在玄德心中。方以爲手段太辣。若斬刈之。友除之。絕其根株。遏其萌芽。恐於勢必辦不到。故此上策。出此中策耳。若庸士元而在。則必強玄德。用其上策。如筵前舞劍之故智。而璋必不能保命矣。嗚呼。異既覆矣。本無完卵。若傾其巢。而飼其鵝。羽翼長成。啄睛絕意。中事耳。玄德之遷璋。公安雖云失之。煦煦爲仁。子子爲義。然較之傾巢飼鵝者。猶爲得計。臨大事者。曷不深長思之。

論曹操逼宮

嗚呼。吾讀史至歷代興亡之際。未嘗不歎天道之巧也。三代以上。無論已。漢劉季。明朱元璋。皆以匹夫仗劍起義。而西漢末之赤眉東漢

宋之黃巾。明末之流寇。張李亦以匹夫起事。而擾亂之使底於亡。晉以篡殺得位。劉裕亦以篡殺報之。隋滅宇文之族。而化及亡。隋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陷父於淫惡之罪。而武韋楊諸妃。后宮閉淫亂。穢德彰聞。趙宋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及其末季。趙氏一塊肉。乃隨波臣以俱去。此報施之彰彰者。若夫六朝五季。紛紛擾亂。若何而得。若何而失。不爽累黍。孰謂天道之無知者。噫。余爲此說。余蓋有感於曹操之逼讓。獻萬不料。數十年後。乃有司馬師。依樣葫蘆。亦照本演一齣。逼宮慘劇也。漢獻懦弱。本不足爲人。天然即位。後初無失德。操挾其權智。竊據大位。鼠凌君父。迫壓臣僚。論其罪惡。擢髮難數。衣帶一詔。義正詞嚴。不得謂漢獻之過舉也。華子魚漢末名士。何忍心爲操鷹犬。搜程順髮。追伏后以殺死。余以爲曹操逼宮之操罪。可從末減。歎當爲此案之首犯。世有身負虛名。不克自保。其晚節者。皆歎類耳。余又何暇口誅而筆伐之哉。嗟。嗟。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今使與婦人孺子談及三國演義。漢獻受逼。罔不歎歎。歎其有至泣下者。及曹芳受逼。則拊掌稱快。且於司馬師每多詆諆。觀劇亦然。此亦可驗我人之心。理已蠅蠅。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彼以方征經。發妄干非分者。夫亦可以少息矣。

論白馬坡

殺刀。借人。阿瞞。憤。技。借。劉。表。刀。殺。彌。正。平。夫。人。而。知。之。已。若。白。馬。坡。微。關。公。斬。顏。良。誅。文。醜。操。之。作。用。實。欲。借。袁。本。初。刀。以。殺。玄。德。耳。我。有。以。窺。其。隱。矣。何。以。言。之。當。美。酒。論。英。雄。時。固。以。英。雄。自。許。亦。以。英。雄。許。劉。使。君。操。心。目。中。喜。愛。玄。德。忌。玄。德。也。久。矣。然。天。演。帝。旨。必。不。能。籠。絡。之。以。爲。己。用。則。由。忌。生。恨。而。無。日。不。思。殺。玄。德。焉。况。土。山。立。約。玄。德。一。日。不。死。關。公。之。心。一。日。不。死。欲。求。關。公。死。心。場。地。爲。曹。氏。用。舍。殺。玄。德。外。別。無。善。策。袁。曹。交。戰。間。諜。必。多。探。知。玄。德。現。在。紹。軍。大。可。用。借。刀。殺。人。之。故。智。由。是。念。及。顏。良。文。醜。爲。河。北。名。將。也。死。顏。良。文。醜。紹。必。追。求。死。之。人。一。開。係。玄。德。二。弟。所。斬。一。腔。怒。氣。必。信。玄。德。發。洩。而。玄。德。之。命。不。保。關。公。知。玄。德。因。斬。顏。良。文。醜。之。故。而。死。必。急。報。兄。仇。與。本。初。讓。不。反。兵。而。我。乃。可。坐。收。漁。翁。之。利。若。其。不。然。玄。德。亦。斷。不。能。在。紹。軍。立。足。天。涯。海。角。亡。命。餘。生。關。公。更。從。何。處。訪。其。蹤。跡。然。後。再。以。官。爵。動。其。念。金。玉。薰。其。心。不。患。關。公。不。墮。牢。籠。之。計。萬。一。白。馬。坡。前。關。公。竟。爲。良。醜。所。斬。則。雖。失。一。心。中。敬。愛。之。人。而。剪。去。玄。德。羽。翼。亦。未。始。非。計。之。得。老。謀。深。算。殆。已。着。着。料。定。狡。矣。哉。此。計。也。毒。矣。哉。此。計。也。然。而。本。初。素。本。昏。庸。執。拗。而。此。次。聽。玄。德。一。

言道破。破之奸謀。竟能不斬玄德。而關公立功。以後訪知玄德。公消息。亦破關斬將。以去計。雖殺毒果。奚益哉。

論水擒龐德

操使龐德副于禁戰關公。亦借關公以殺龐德也。夫龐德降曹。既已甘心爲操所用。操明知德非關公敵。而謂故使之喪元於青龍刀下。未免近於深文。周內故人罪矣。雖然。操之肺肝。顯然若揭。於何知之。於于禁處。處擊龐德。肘知禁乃操之心腹。必所有授意。而西欲死德也。惜德武夫。至死不悟耳。操之欲死德也。何故。德馬超舊部也。潼關一役。操幾喪命。彼時馬超之龐德。不異項羽之季布。宥孟德者。數矣。及後。輟轉曹隨諸將。後在德雖指天矢日。竭忠盡智。而操疑忌之心。蓋無時或釋。嘗之再醮婦。入後夫家。經力背前夫。恩義頗與。後夫踐倍老之約。而後夫斷不能深信不疑也。何則。既背前夫。安知不能再背。後夫乎。一經失節。而能求諒於人者。古今來不數數觀。龐德亦再醮婦耳。安能不動阿瞞之防閑哉。更有一事。可以指證。關公擒龐德。縛于禁。德引頸受戮。禁俯首受囚。二人孰功孰罪。不必勘問。而自明。操非不明賞罰者。操聞禁囚德。死之耗。初未聞判禁以夷師辱國之罪。德死事如此。烈亦未聞操有所卹賞。足證余言。授意于禁。專死龐德。非深文。周內故人罪矣。嗚呼。龐德忘故主之恩。絕同氣之意。自以爲庶可取信於操。而不知已步步中其奸謀。枉送性命。嗚呼。失身而不爲長樂老。仍欲在新朝有所建樹。縱能立功。而大節既墜。識者齒冷。况未必乎。彼喪節者。可以憬然悟矣。

論失街亭

余讀陳壽三國志。論孔明相業。有餘將才。不足信哉。斯言也。余蓋於街亭一役。而愈信已。夫稱將才者。不在將兵之多寡。而在將將之當否。以街亭之重地。關係全局之勝敗。而付諸紙上談兵。漫無經驗之白面書生之手。豈未聞趙括徒讀父書。終難免長平一敗乎。吾深怪臥龍之才。謙反出括母下也。諺有云。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診多。此言醫之貴乎經驗也。用兵與行醫同一致耳。安得含有經驗之人。而不遺轉道一漫無經驗者哉。余爲孔明設策。當失街亭。警報傳來。惟有從速調遣趙雲老將。副以王平多撥士卒。同守街亭。子龍身經百戰。必能當此重任。縱有蹉跌。亦不至如馬謖之全軍覆沒。况兵法有先聲奪人之說。子龍屢敗曹兵。長坂坡百萬軍中。縱橫馳驟。如入無人之境。年雖老邁。威名尚在。彼敵軍如聞守街亭之主將。即係當年血戰將軍。未及交綏。氣已先餒。兵家勝負。全恃氣之作用。氣一餒。則畏

縮不前軍無門志矣敵軍既無門志我軍恃主將之威自然勇氣百倍如是則蜀勝魏敗可操左券耳計不出此及悶圖乃急至列柳城
謂雲勢已無及嗚呼孔明將才果不足乎何惑陣薄之毅然論斷也抑余更有疑者則以漢水一役先主贊雲一身是胆之後而子龍不
復得臥龍重要差遣征蠻劫營派兩裨將當其任而令雲與魏延爲之接應一出祁山時且不擬挈雲至軍迹頗類於城功者流以孔明
之賢當不出此然非嫉功卽不知孔明必居其一矣

論空城計

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言也夫知己難知彼尤難知己之知彼難知彼之知己尤難孔明不得已而用空城計必其能知己
者必其能知己之知彼也必其能知彼之知己也何以言之素來謹慎必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慎之事不知彼之對我必須
謹慎亦必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慎之事不知己之真能決定可馬對吾必須謹慎不知彼之素來信我謹慎萬不料吾一時竟不謹慎
亦斷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慎之事轉探身命國事於孤注之一擲也孔明當三探之後知司馬大兵風馳電捲而來城中無可調之將
無可戰之兵閉城困守示敵以弱敵知虛實奮力環攻旦夕城破玉石俱焚而已因念及一生謹慎我自知之敵亦知之敵之用兵對待
他人容或不持謹慎主義對我素來謹慎之人決無不愈加謹慎之理處處慮到着着算定然後獨坐城樓兩童侍立怡然自得酌酒彈
琴行所無事不現一毫驚惶之色蓋彼時孔明心中能拿得穩西城雖然大開彼司馬懿定然不越雷池一步乃能若是之鎮定稍一慘
沮則立敗矣故不能如孔明之一生謹慎而欲爲冒險之事是爲笨伯不能如孔明之料定敵人深知我之謹慎而遽爲冒險之事是爲
蠢材卽孔明一身此等計策亦祇可用一次若再用之是非上智而爲下愚用兵之道變幻通神豈可拘以成法哉

論斬馬謖

孔明之遺馬謖守街亭失着也孔明之斬馬謖則失着而又失着過之甚者也然則謖之罪不啻斬乎孔明之斬謖不合軍律乎夫失地
喪師理宜正法身爲主帥罰貴嚴明孰得謂斬謖之不當余所謂失着者失在遺守街亭之時所謂失着而又失着者失在當時未卽對
中人材一付度之也遺守街亭之失余前論之詳矣今獨論斬謖之失着謖言大而夸剛復自用是其所短然其才則爲後起之冠若增

以閱歷養其智識亦未嘗不可蔚爲將才諺有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諷病在剛復耳今經街亭蹉跌必深悔過信古書置之死地而後生一語以致一敗不可收拾學守成法拘泥鮮通蓋不能成事而轉足愼事耳有此悔心如使之再遇大敵余敢決其廣授衆謀周詳審慎思雪前恥以成大功矣乃不克自效齋志以沒且孔明亦當念及此役之失利諷罪居其半己之用人不當罪亦居半引罪歸己貶秩自責赦諷使之立功贖罪在諷固感恩圖報之不遑卽蜀中將士亦誰得而議其後者噫諷旣斬矣而老成如趙雲輩漸次凋謝關興張苞亦於三出祁山時陣亡隨征將士幾無可調遣者孔明彼時心中未嘗不悔而於事已無及矣俗語云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使諷而任亦何至若是乎余謂斬諷爲失着之又失着者蓋亦以人才不易生用才者尤當善用其才勿使之一跌不能復正耳

論白門樓

西楚霸王都彭城後而用兵屢敗自刎烏江呂奉先夜奔對玄德徐州後亦用兵屢敗被擒於沛下白門樓夫以二人之縱橫天下英勇無敵而其失敗皆在徐州徐州誠非用武之地哉余嘗問徐州之形勢一考論之徐州地勢平衍東北達袁沂西北通曹濟西接汴洛西南迫汝潁東南瞰淮海四通八達之衝也假使若袁沂若曹濟若汴洛若汝潁若淮海此數處皆爲其屏蔽則坐鎮有餘兀然爲東南天府之國非然者袁沂曹濟出兵襲其北汴洛汝潁出兵擾其西淮海出兵據其東南四面受敵而徐州乃成坐困之勢故項羽當鴻溝未割以先七十二戰戰無不利自入彭城北爲三齊所逼西爲大梁所困遂至垓下聞歌一敗塗地也若呂奉先者一枝畫戟勇敵萬夫虎牢一役威鎮關東及濮陽敗退襲滅徐州方自以爲城高池深兵精糧足可以爲霸王資也不知曹操在壽春其於徐州皆有居高臨下之勢布入徐州已成甕中之籠釜底之魚不久必爲強者所吞併况陳宮之忠言不聽陳登之閒計得行失徐州失小沛轉輒而入下邳困守孤城卽無手下將士之變亦不過苟延殘喘稍緩須臾死耳又安能逃出徐州疆域之外一步哉余蓋觀於白門樓呂布被擒而歎負固者之斷難幸免亦以見恃險阻以力征經營者之終歸屠滅也

論打鼓罵曹

程子野之笛藉中散之琴明妃出塞之琵琶征人望鄉之蘆管吾均不得而聞之也然耳雖不得而聞而其音調節拍猶可想像而得子

野高士也。不願爲王門伶人。勉爲三弄。諷其笛聲。必清以傲中散狂士也。有知作窮途痛哭。偶然一奏。知其琴音必響。以哀昭君。出塞辭帝闕。而往絕域。琵琶之聲。必怨以慕征人。遠戍登城樓。而望故鄉。蘆管之聲。必濼以厲獨彌。正平罵曹操時。所擊之鼓。吾不得而勞。媿其端。儼形容。其節奏也。蓋彌正平者。合植子野之高。尙與稽中散之疎狂。而爲一人。又復倦懷時局。俯仰古今。憤跋扈之權奸。痛辱庸之獻帝。所謂一腔熱血。無處揮灑。滿肚皮牢騷。無處發洩。胥於此。一擊時傾。筐倒篋而出。故其爲聲也。既清以傲。更響以哀。既怒以慕。更濼以厲。徐如點拍。疾如撒菽。驟如急雨之打芭蕉。緊如狂風之吹敗葉。草木之屬。擊之能潤。潤作金石聲。是皆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氣。全發見於頭如青山。拳手如白雨。點之時自然而成。茲絕調非他人所能形容。彷彿其萬一也。姑無論漁陽三過。其譜不傳於後世。即使流傳至今。按譜一奏。而人非正平。又安能使草木之屬。出金石聲哉。雖然。正平如是之折辱。阿瞞而阿瞞。居然避害賢之名。欲借景升之刀。以快其意。此又好雄之不可及處。吾論此劇。蓋深服正平之豪氣壯膽。甚愛阿瞞之忍辱愛名。而未嘗不歎息痛恨。黃祖之果爲土偶也。

論冀州城

認題不真者不可。與作文察理不精者不可。與論事知人不明者不可。與言忠義如楊阜者非。卽知人不明而誤用其忠義者乎。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爲漢相。實乃漢賊。馬孟起報殺父之仇。結好羌兵。攻拔西州郡。君子諒其志不在利。漢之土地也。蓋深嘉其力能討賊。竟死父未竟之志。除天子難除之患。衣帶一詔。天語煌煌。口血未乾。誓言在耳。膏肓於得冀州。獲以成厥功。又豈料楊阜薦寬趙衢。以爲內應。約姜叙奉昂以奔冀城。內應發作。馬超妻子死於城頭。而超繼父討賊之功。暨於一旦。惜哉。說者謂超殺韋康四十餘口。故阜爲故主報仇耳。不知康之仇。私仇也。超之討賊。公義也。阜敗馬超。是以私仇害公義耳。馬超敗走而擾賊之毒。煽熾阜爲操之功。臣實爲漢之罪人矣。然則此一役也。馬超無一罪乎。曰。惡得無罪。夫殺降爲兵。家大忌罪人。有不擊之文。康既開城迎降。而殺其身。殺其全家。是直盜賊之行。爲而非義師之用矣。然使殺韋康并殺楊阜。居心雖忍。而除患務盡。縱不容於公論。亦尙可免噬臍之悔。奈何於韋康則責其避降之罪。於楊阜則嘉其守義之功。自詒伊戚。雖悔奚追。超之謂矣。雖然。阜之罪實浮於超。觀於赴許都。見操曰。阜無死難之功。而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封以關內侯。爵可見冀州一役。非爲漢恢復土地實甘心爲操鷹犬者。君子於阜。蓋無取

論溫酒斬華雄

聖歎云。人屬曹操奸雄。吾惟恐曹操罵人不好。雄旨哉斯言也。奸至於操。能令人恨。能令人怒。並能令人愛。夫奸而令人恨。令人怒。奸之至矣。奸而令人愛。則其奸乃登峯造極。大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慨。如虎牢關前。把盡勢。關公是時。關公特平原縣令。坐後之馬弓手。耳。英武之姿。雖曰超軼。儕輩然。遠謂阿瞞。獨具巨眼。能識英雄。此則未免高視阿瞞。決非當時情事。余推阿瞞居心。始以爲諸侯上將。連喪數員。而盟主所謂顏良。文醜。又遠在河北。眼前實無可抵敵之人。彼區區馬弓手。乃挺身而出。願赴前敵。度必有衝鋒陷陣之泥。斬將。舉旗之勇。乃敢向帳前討令。此一去也。幸而勝。則挫敵銳氣。固爲計之得。即不幸而敗。且或喪元於華雄之手。則彼雖血染疆場。座上諸侯。將唾其大言。獲咎必無笑操之用。人不當者。征駒將跨把蓋。以獻殷勤。此杯水酒。固謂得功而還。聊當慶賀。萬一裹尸而返。亦可比桂。謂椒漿作生。前之祭奠。若敗陣返。雖保生命。料必無面目。以見座上諸侯。四世三公之盟主。且將治以軍法。以爲口出大言者戒。而阿瞞愛才若渴之名。則固見稱於十八路諸侯之口。此操當時之心計。固昭然若揭也。若以巨眼識英雄。許操中操算矣。余故曰。操之把盡勢。關公是其奸雄之令人可愛處耳。

論轅門射戟

大凡人之處世。接物。萬不可涉於驕。於之途。一涉驕。於則凌人。以氣。而人固有所不受。卽市人。以德。而人亦不以爲恩。如呂奉先。轅門射戟。是已此。一役也。迫紀靈以退師。免玄德之戰禍。豈不甚善。然其殺身之禍。卽伏於此時。何以言之。玄德自陶恭祖三讓徐州。軍民推戴。競奉爲徐州之主。呂布以兵襲奪之。玄德徙居小沛。反客爲主。不平之事。莫此爲甚。玄德之所以隱忍不言者。特以勢不敵耳。然其心固未嘗毫無芥蒂也。袁公路遣兵以攻小沛。爲奉先計。果欲與玄德解。釋前嫌。則當引兵救玄德之時。宜合與紀靈戰。靈非布敵。況益以劉關張乎。如是。則解玄德之危。而二十萬斛之粟。料術亦無法再行索回也。乃欲於兩方面。都作好人。弄此狡狴。技術射戟。轅門以示其勇。在布之意。方以爲袁術固無辭以相責。玄德亦感激之不遑。卽張翼德有不解之仇。當亦憐於我之技勇。而不復敢與我鬥。故射中畫戟。

之後。擲弓於地。氣自豪矜。矜之氣溢於言外。對玄德曰。非我則公危。此等語氣。非解前嫌。乃責後報。玄德深心人。一聞此語。益滋後慮矣。異日者。白門被擄。作塔下囚。而玄德非獨不發一言。以相寬轉。以丁董之事。提醒曹操。速布之死。其機早伏於非我則公危五字中也。

論奪小沛

呂奉先白門樓殞命。余曾論其機。早伏於轅門射戟之時。固已而奪小沛一事。尤爲速死之道。徐州者。玄德之徐州也。布奪之而反居小沛。至是並小沛而奪之。令主人翁幾無容身之地。玄德縱極長厚。縱極懦弱。不憚憚於色者。能不恨恨於心乎。彼時玄德自度勢力不敵。故自甘退讓耳。蓋其心固無時不思食布之肉。斃布之皮矣。說者謂小沛一役。以翼德奪布收買之馬匹。而啓釐其谷。當在翼德不知翼德雖曰莽夫。然其理由則甚充足。觀其責布云。我奪汝之馬匹。汝有責言。汝奪我哥哥徐州。便不說了。此種責言。理直氣壯。布聞此言。宜自念兵敗濼陽。而後能有安身之地。實拜玄德公之賜。奪馬之嫌。何足深較。引兵而退。盡釋前嫌。策之上也。借玄德遣使說和。送還馬匹。以爲得風轉蓬之計策之中也。聽陳宮之言。不從玄德之請。攻城愈急。則仇愈結。而愈深。此時逞盡英雄果曰。適以自殺。非祇下策。實無策耳。果也。玄德以無地自容之故。前奔許都。而曹劉合力以謀呂布。白門被擄。轉向玄德作搖尾乞憐之態。其亦思所以施恩於玄德者。特轅門射戟耳。而奪徐州奪小沛。其結怨於玄德者。奚止倍徙乃斤。斤然責大耳。兒之無信。不亦儂歟。

論薦諸葛

徐元直走馬薦諸葛。至今人稱道之。余獨謂元直如始終在玄德處。始終必不薦諸葛。而玄德斷無如魚得水之一日。何以言之。孔明者。元直心悅誠服之人也。初見玄德。卽應薦之以爲玄德用。何遲遲若是耶。庶蓋自知才不及孔明。皓月當空。衆星必不能與之爭光。而耀彩。故雖與玄德周旋日久。經口不道及孔明。及至得母召赴許都之信。而灑涕言別。玄德屢以先生一去無人輔助爲慮。元直彼時誠然方寸已亂。然爲玄德之言所感動。亦應觸起薦賢之念。將孔明二字衝口而出。作臨別之贈言矣。又何待匆匆辭去。再行撥轉馬頭。始將此間有二賢士伏龍鳳雛。得一安天下之語相告哉。余窺其意。殆欲自見其才。故愈服孔明士元之才。遂不覺愈嫉孔明士元之才。其嫉之也愈深。正其服之也愈急。迨至接母手書。告歸定省。長亭餞別。依依不捨。彼時元直意中。蓋猶望赴許都後。母子相見。或得奉母重返。

新野與故主共事故仍不將孔明薦出及乘馬匆匆而去在途聞轎轡盤算乃恍然於此去許昌如鳥入籠如虎入押必無重返新野之望而玄德之一往深情又不可負於是始將孔明薦於玄德以爲替代吾知元直意中直至此時方不再回新野之望乃肯毅然決然以曹邸自任否則呂曠呂翔攻新野於先曹仁攻新野於後勢甚危急何不聞薦諸葛以爲臂助耶觀於庶別玄德乘馬往臥龍崗力勸孔明出輔玄德則是孔明明草廬元直常來往矣以素常往來之人必待既去之後方爲說出者謂平時茫不記憶我殊未之能信

論贈袍饋馬

曹操者關公生平第一知己也自虎牢關前立勳華雄三戰呂布之後而關公之神威關公之武勇蓋無時不繫於操之心目中而思羅致之以爲己用及徐州兵敗退守土山操如不深愛關公則拚喪數員戰將數千兵卒關公縱曰神勇不死亦傷矣惟操心愛關公不忍迫以危險張遼說降且允從關公所約三事非心悅誠服而能若是乎雖然三事之中以第三事爲最與孟德之意相左孟德本欲饋致關公以爲己用如其知皇叔去處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則亦何取關公之降哉繼聞張遼之言乃專以厚恩爲籠絡英雄之計故既贈袍以結其歡復饋馬以悅其意孟德之待關公卽古之折節下士屈已求賢者無以過之其禮之也愈恭知其愛之也愈摯是固由於關公正氣浩然足以令奸雄攝服然苟非操有知人之明恐亦未能若是之恭且敬也而乃施之者殷殷勤勤受之者疏疏落落袍則穿於衣底不敢以新賜而忘舊恩及見以赤兔馬相送乃再拜稱謝以爲異日尋兄可以一日見面地步操雖愕然其悔然亦無可如何也吾嘗綜論操之於關公特限於董蒼之不能同器冰炭之不能同爐故始終不能羅致關公以爲己用耳若第論其待關公之厚愛關公之深不得不推爲關公生平第一知己觀玄德致書有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之言翼德亦有擂鼓三通之事劉張二公且不能如操之始終信服關公矣操誠關公第一知己哉

論華容道

華容道上關公不殺曹操操之命關公活之也然余則謂非關公活之仍操自活之耳彼其時操之掩面泣作種種乞哀之狀舉不足以動關公心所足以動關公之心而撥轉馬頭讓操逃去者卽當日留書作別追贈錦袍橋上數言依依不捨之一切神情至此全於關

公。心。目。中。發。現。關。公。義。氣。千。雲。視。斯。現。狀。遂。不。復。作。忿。目。之。金。剛。而。爲。低。眉。之。菩。薩。矣。何。以。言。之。關。公。千。里。尋。兄。二。嫂。車。仗。外。祇。單。騎。耳。曹。操。追。來。隨。後。者。且。數。十。騎。如。許。褚。徐。晃。于。禁。李。典。輩。皆。驍。將。也。使。操。嘗。時。以。武。力。相。見。關。公。縱。爲。萬。人。敵。然。亦。安。知。不。失。機。帶。傷。乎。且。一。經。失。和。卽。獲。全。勝。又。何。以。保。二。嫂。安。然。出。險。恐。五。關。早。作。准。備。不。能。關。過。矣。蓋。關。公。橋。上。之。危。與。操。之。華。容。道。上。相。仿。拂。操。在。當。日。未。卽。關。公。之。死。命。關。公。今。日。亦。安。忍。制。操。之。死。命。乎。故。吾。謂。華。容。道。義。釋。曹。操。仍。操。之。種。因。於。前。而。結。果。於。後。耳。嗟。夫。人。生。作。事。留。寬。一。步。卽。異。日。獲。寬。走。一。步。之。報。假。使。操。在。追。送。關。公。之。時。與。關。公。決。裂。而。關。公。天。命。未。絕。徒。增。惡。感。華。容。道。上。所。謂。瞽。人。相。見。愈。覺。眼。明。二。十。七。騎。無。一。能。保。生。命。有。斷。然。者。噫。關。公。之。義。曹。操。之。奸。何。以。一。時。之。情。意。爲。他。日。買。命。之。根。吾。人。處。世。慎。無。圖。一。時。之。快。意。致。異。時。無。面。目。以。相。見。也。

論古城會

天下惟左性人最易執性其弊必至于執拗而難化亦惟直性人尤易執性其弊必至于固執而鮮通左性人之執拗難化若王安石之新法是直性人之固執鮮通若張翼德之疑關公是吾蓋觀於古城之會而歎直性人之固執不亞於左性人之執拗已夫劉關張桃園結義以來誓同生死及徐州失散天各一方翼德奪據古城權作安身之地關公奉二嫂斬關奪隘千里來投吾料翼德一聞此消息必出城遠迎私幸兄弟三人已有二人聚首徐圖通信河北俾玄德公乘間來投方爲正辦斷無反目交鋒之理乃因生來直性之故舉凡關公土山立約委曲求全之苦心固無由盡知卽知之亦無暇爲之原諒祇知既已降曹則兄弟之義已絕不見面則已見面卽不妨一刀一槍拚個你死我活故封金掛印勒馬挑袍以及過五關斬六將一切光明磊落之行爲在他人聞之且自作聰明謂爲誘奪古城之計苟非討死鬼蔡陽帶兵追來吾恐卽關公渾身是口亦不能將固執鮮通之直性翼德說相信也彼蒼蒼者天若不忍關公被此嫌疑乃於纏繞不清之時突有一蔡陽自己跑來送死以表關公之心蹟以祛翼德之疑悶而手足之間不傷和氣嗚呼豈非天哉

論子龍救主

子龍之救阿斗前計二次一則救之長坂坡軍中一則奪之孫夫人懷內劇名綱江救主雖事勢不同然其出入生死躬冒危險則一

也。金書論截江之役，其危險尤甚於當陽之戰。何則？當陽之戰，馳驟於百萬軍中，槍挑劍劈，縱橫莫當。十里戰場，任其東衝西突，而莫之能禦。若截江之役，則身在舟中，英雄無用武之地。周善率領五百兵士，并不必與子龍銜鋒交壘，惟軟困之使無奮勇登岸之隙。一面乘風破浪千里，江陵瞬息直下一入吳境。子龍束手成擒，矣乃當危急萬分之時，而飛將軍忽自天而下，翼德一來，周善喪命，子龍阿斗遂安然重返荊州。是則截江之役，子龍之功猶居其次，成其全功者當推翼德爲第一矣。嗚呼！長坂坡一役，子龍在百萬軍中九死一生，將阿斗救出，截江一役，又復於洪濤巨浪中拚性命，將阿斗奪回，萬不料兩次肝腦塗地，辛苦救來者適爲異日。西川四十二年昏庸亡國之主，余意蓋周再草降表之時，子龍在九泉有知，當拊膺而長嘆已。雖然，阿斗之不象賢，則是炎運當衰之故。在子龍救之，奪之之時，先主固猶是飄蕩半生，祇此一點骨血，子龍祇知爲主人保此一脈香烟耳。知愚賢不肖，又奚能預料之哉。

論張松獻地圖

張永年賣國求榮，將一幅西川地圖亂招主顧，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余亦何暇吮筆研墨爲之作論者。余之所論者，始有慨於張松雖有作賊之心，而無作賊之本領耳。益州富庶而又生成天險，阿瞞之垂涎欲思染指也久矣。所恨者無人焉以爲之內應耳。張松繪成詳細地圖，山川險隘瞭如指掌，滿心送與阿瞞以爲進見之禮。此正如諺所云：一個鍋要補一個要補鍋。天然巧合矣。吾爲張松宜於接談之頃，先將地圖密呈，則無論松之若何形容醜陋，若何恃才傲物，阿瞞欣喜之餘，吾保其決不與之計較。何至受亂澤之辱乎？乃計不及此，既以貌不驚人之故，失援之歡，復以大言不慚之故，觸操之怒。曾亦思操賊固自恃其才，而不容他人之偶顯其才者。也。禍正平一顯其才，乃借刀於江漢以殺之。楊德祖再顯其才，乃托辭於軍令，斬之。凡在操前，欲以才自顯者，靡不喪其性命。松願欲於妹才若馨之操賊前掉弄其才，得保首領，僅僅爲一頓亂棒，遂出蓋猶爲不幸中之幸耳。雖然，松不受操之折辱，斷不會將地圖獻與玄德。蓋玄德此時之聲威，尙不足動松之一盼。吾料松由操處舐舐而返，道出荆襄，殆未嘗不思及江東仲謀有聲望有威望之主顧，決非有心尋及玄德，彼又安料玄德身旁有一招徠生意之臥龍先生爲之暗中作地皮搨客哉。

論戰長沙

戰長沙。一殺關公。不斬黃忠。黃忠次日亦不射關公。其不殺一也。而二人之心理則大不同。關公不殺黃忠。全是志氣高傲。蓋心目中早視漢升。老卒無足重輕。遲早定喪於青龍寶刀之下。如趁馬失前蹄之頃。殺之不武。故赦之使多活一夜耳。若忠之不射關公。則是感恩圖報之一念。所難者在隔夜敗陣回城。韓玄囑以箭射關公。而生平之箭無虛發。又夙負盛名。韓玄知之。城中將士無不知之一矢。加遺即致命。吾敢決其有此拿手。蓋以百步穿楊之技。射魁梧七尺之軀。易易耳。惟欲報昨日不殺之恩。而又不能不發一矢。更以身負絕技。通國皆知之。故萬難偏左偏右。向高向低。一味亂射。於是對準衣纓一箭射落。試思衣纓去頭額。其間不能以寸稍低。累黍中腦門矣。此一箭也不亦巧極難極耶。嗟乎。關公生平之失。往往在于輕敵。輕曹仁而遂中毒箭。輕龐德而幾乎失機。輕東吳君臣而誤中弓衣。渡江之計。此次之輕黃忠。苟非忠有感恩圖報之一念。幾何不命。魏疆塢哉。迨觀於玄德即位以後。封五虎上將。關公猶不願與漢升爲伍。幸孔明深窺其隱。片言排解。否則二虎競爭矣。兵驕則必敗。志驕則有失。關公聖人也。尙以驕而致敗。然則人之處世。安能不兢兢焉。以驕爲戒乎。

論哭祖廟

余讀史。至歷代興亡之際。未嘗不嘆天道之不爽也。三代以上。無論已。三代以下。其以篡弒得國者。其子孫必亡於臣子之篡弒。閉閣禮佛。願生生世世不復生帝王家。我聞此語。心骨爲悲。已若夫托名禪讓。保全勝國之裔。其子孫亡國時。亦得食祖宗忠厚之報。喪命消流。而不至遺異族俘囚之辱。惟以匹夫仗劍起義。極斯民於水火。解百姓之倒懸。其子孫亡國時。大都激烈捐軀。慷慨一死千載。而下尚凛凛而有生氣焉。明朱元璋匹夫起義者也。思宗殉國。縊死煤山。劉邦匹夫起義者也。而再衰再興。綿延四百餘載。劉協懦弱禪位。賊臣中山一支。崛起西蜀。大耳兒誠劉氏亢宗子哉。阿斗不肯與魏乞降。似暨祖父之家風矣。乃有一北地佳兒。哭奠昭烈先殺妻子。然後自殺。而劉氏之家風爲之一振。亡國之餘。不至慚慚無生氣。何其烈與。嗚呼。彼蒼蒼者天。不使北地爲昭烈之兒。則以炎漢氣數已終。北地嗣位不能成三國歸晉之局也。必使北地爲阿斗之子。則以豐沛英雄。崛起北地。自殺乃能成繩其祖父之美也。夫千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死之人。惟國破家亡。與其繁組被俘。延頸待戮。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既玷家聲。又貽身辱。何若劉謀國門殉國之爲愈哉。雖然。此等孝子。

賢孫曠覽史冊漢明以外曾不一見豈天之獨厚於劉朱二姓哉蓋若何而興若何而亡興亡之際有默相應感者焉

論柴桑弔孝

請寫亮一生謹愼當時知之後世知之即孔明亦自知之其不得已而行險以徼幸則莫如西城一役余嘗謂非孔明不敢冒此險亦惟孔明乃能冒此險蓋謹愼於平時不妨嘗試於俄頃兵法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是已若夫兩國之間方以土地之故巧取詐奪致傷感情又復以圖志失敗新隕大將彼國君臣料必切齒痛恨欲甘心於仇讐以洩其憤而乃輕身蹈虎狼之穴舉足臨不測之淵輕則受幽囚之辱重則遭殺身之禍意中專耳其危險情形殆較西城一役爲尤甚以一生謹愼之人竟作此等冒險之事洵所謂可已而不可已者矣夫周瑜之死原不得歸罪於孔明然既生瑜何生亮之言固東吳將士所共聞臨終恨恨知其受病之源不由於箭瘡之迸裂實由於氣鬱之傷身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吾而死萬一東吳將士爲周都督復敗劍之仇此以弔唁而來彼以兵戎相見吾不知臥龍先生有何妙計以脫此厄也說者謂孔明之意以繼瑜爲都督者爲魯齋逆料子敬長者必不忍使手下將士推刃於其胸乃敢一葉扁舟深入重地耳雖然曠觀史冊所載將悍兵驍營門鼓噪雖大帥亦有時約束不住此類事數見不鮮孔子敬德有餘而威不足能保親受命之元戎必能罵馭程德謀黃公覆諸老將乎孔明此舉大覺彘視東吳而以名譽性命爲孤注之一擲矣龐士元責以欺江東無人諒哉

論黃鶴樓

黃鶴樓一劇雖婦人孺子亦能知此中情節究其實則激空結撰非獨三國志無此事即演義亦無此事實也在當日編此劇者之心理必以爲諸葛祭風至甲子風起披髮下臺登舟適去多帶一技令箭絕不累贅而可爲黃鶴樓君臣脫險地步推其意方謂讀書得間也而不知詭譎之處不勝枚舉南屏山祭風要令箭何用周瑜既不合以令箭派遣諸葛亦不合以令箭調遣將士此一技水軍都督之令箭可謂突如其來即使有此令箭在諸葛處矣並由諸葛將此令箭帶去矣試問令箭何物非軍中之第一要物乎周公瑾非睡生夢死者竟失落一枝令箭而不追究乎且南郡一役孫劉已變爲仇敵令箭失落落在仇敵處以周郎之聰明伶俐猶必待魯大夫追問此枝令箭從何而來始償及南屏祭風落子如是則周公瑾自赤璧一役以後必係失魂落魄智如鼂傳戲劇中飾關公忘却塗臉飾周倉

忘却帶鬚者一樣麻木不仁。曾是六郡八十一州水軍都督。能若是之兒戲耶。况且場面上亦有自相矛盾。處周郎下樓。明明傳令將士。若無本都督令箭。不許放他。君臣下樓。違令者斬。此後周瑜並未上樓。彼將士豈不知之。則當下樓時。劉備君臣手中。突有令箭。彼將士亦不疑。及都督不在樓上。此令箭從何而來。稍一詰問。大事立敗。乃周郎下樓時。慮不到此。衆將士見令箭時。想不到此。偏偏編劇者。竟糊糊塗塗。編演到此。亦未免自漏馬脚矣。

論劉璋讓位

劉璋庸主也。亦仁君也。獨生空山。引虎自衛。及磨牙吮血。事以一身。膏彼饑吻。不忍累及衆生。此其庸闇不可救處。正其仁慈不及處。城都富庶。彼時王累劉巴黃權忠義之士。尚在左右。背城一戰。似尙較北地王劉譙時。尤操勝算。徒以子民之故。開城迎降。劉璋當日之心事。固爾爾也。取城都一餉。所編詞句處處顧定。子民却合劉璋心事。演此者。全齣唱工固須悲壯淋漓。方能將滿懷憤激之神情。曲曲傳出。即所有白口對答。各人有各別之神氣。如對馬超云。孤豈肯失信於你。明帶有忍痛決絕之神氣。對孔明云。好一個不得已而爲之。則帶有嬉笑怒罵之神氣。及後遷往公安。對劉備云。事到如今。任你君臣所爲。則帶有一種悽惶之神氣。此等處一字一句。忽略不得。含糊不得。至賈備玄德君臣時。拂袖冷笑。大義凜然。足使玄德孔明冷水澆身。開口不得。對嚴顏幾句唱工。亦足令二臣短氣。嗚呼。戲劇雖小道。而與歷史。勸善懲惡之義。相發明。孰謂可掉以輕心哉。

論羣英會

羣英會一劇。飾周瑜。飾蔣幹。尤難飾周瑜之難。難在軍馬。怪德而此時。偏欲顯出詩酒風流之態度。又非一味儒雅。見長也。還須機穢。幾詐。掉弄玄虛。方是活周瑜。飾蔣幹之難。難在滿心游說。而臨時偏有不準。談及軍情之號令。又非一味裝呆作呆也。還須轆轤算。預備進言。方是活蔣幹。迨後公瑾大醉。抵足同眠。蔣幹雖有滿肚皮言詞。開口不得。半夜坐起。觀書。正因在曹操處討來。差使無以復命。翻見二蔡私書。却好爲次日渡江。消差地步。故不及細細思索。將此一封書。懷入袖中。所謂顧帶不爲偷耳。須知蔣幹與瑜同學。現在。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之曹丞相。當參謀。斷非如諺所云。狗頭軍師。飯桶謀士者也。此次所以上此惡當警之對。奕周瑜棋高一着。纔弄得

他○韓○手○縛○脚○耳○吾○敢○斷○蔣○幹○決○非○豆○腐○棋○也○且○周○瑜○之○布○置○亦○煞○費○經○營○矣○既○欺○之○以○私○書○復○欺○之○以○密○語○既○欺○之○以○唾○吐○復○欺○之○以○辭○言○瑜○亦○何○嘗○輕○試○蔣○幹○乎○飾○蔣○幹○者○固○不○容○賊○頭○賊○腦○作○偷○兒○入○室○之○態○尤○不○容○作○獸○頭○獸○腦○作○冬○烘○學○究○之○形○此○正○如○金○聖○嘆○云○賂○畫○天○尊○蔣○幹○亦○特○相○去○一○間○耳○亦○何○容○畫○作○牛○鬼○蛇○神○哉○

論擒張任

嗚○呼○余○觀○孔○明○之○以○全○力○擒○張○任○而○嘆○張○任○亦○人○傑○矣○哉○任○之○一○身○非○獨○關○乎○劉○璋○一○人○之○興○亡○即○數○十○年○後○劉○禪○之○亡○蜀○已○於○任○之○箭○射○胤○統○伏○其○機○已○何○則○鳳○雛○不○死○臥○龍○不○離○荆○襄○輔○以○關○趙○進○取○有○餘○守○定○東○和○孫○權○北○拒○曹○操○之○宗○旨○則○內○顧○無○憂○縱○有○呂○蒙○無○所○施○其○詭○計○則○荆○襄○可○以○不○失○則○劉○禪○有○一○退○步○即○使○鄧○艾○渡○過○陰○平○諸○葛○瞻○戰○死○綿○竹○猶○可○徙○都○荆○州○為○徐○圖○恢○復○之○計○况○當○成○都○危○急○之○時○不○妨○移○荆○州○一○旅○助○守○鄧○艾○孤○軍○深○入○鍾○會○又○為○姜○維○牽○制○相○持○之○下○尙○未○知○孰○勝○孰○負○漢○業○不○絕○或○竟○使○鍾○鄧○兩○軍○全○潛○於○錦○官○城○外○矣○乃○當○劉○備○謀○奪○璋○基○業○之○時○已○有○一○張○任○為○之○斬○去○右○臂○而○孔○明○遂○不○得○不○擊○趙○雲○俱○去○擊○趙○雲○俱○去○遂○不○得○不○將○荆○州○重○托○關○公○而○荆○州○於○以○失○而○劉○禪○於○以○亡○遂○層○推○究○豈○不○由○於○張○任○之○箭○射○胤○統○耶○譬○之○造○屋○經○營○結○構○之○時○預○伏○火○種○於○其○下○迨○異○日○者○崇○樓○一○炬○傑○閣○齊○焚○胥○由○此○火○種○以○作○導○錢○任○之○功○不○亦○偉○哉○且○孔○明○之○擒○張○任○亦○大○費○心○力○層○層○節○節○埋○伏○且○親○自○出○陣○誘○敵○所○謂○獅子○搏○虎○必○用○全○力○是○也○假○使○任○不○恃○勇○輕○進○處○處○亦○以○謹○慎○對○待○吾○恐○非○獨○城○都○未○必○能○取○即○落○鳳○坡○一○箭○之○仇○亦○不○能○報○客○軍○孤○懸○異○地○不○能○進○並○不○能○退○危○孰○甚○矣○噫○劉○未○預○道○濟○不○死○則○跖○拔○必○不○能○得○志○朱○明○袁○崇○煥○不○亡○則○滿○清○必○不○能○入○關○千○古○興○衰○成○敗○雖○曰○天○命○豈○不○由○於○人○事○哉○

論走城麥

荆○州○之○失○不○得○為○關○公○咎○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同○此○心○理○也○於○是○有○歸○咎○於○糜○芳○傳○士○仁○者○謂○彼○二○人○不○萌○異○志○則○關○公○尙○有○退○步○有○歸○咎○於○劉○封○孟○達○者○謂○彼○二○人○首○發○救○兵○則○關○公○尙○可○保○命○芳○也○士○仁○也○封○也○達○也○誠○為○關○公○之○罪○人○然○尙○非○探○原○之○論○余○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竊○以○為○荆○州○之○失○關○公○之○亡○惟○孔○明○一○人○質○尸○其○咎○雖○起○臥○龍○先○生○生○於○九○原○蓋○亦○百○喙○莫○解○矣○夫○當○鳳○雛○既○死○先○生○挈○趙○雲○至○川○

荆州重任托付關公事勢也必然也交付印綬時先生可嘆囑關公以死守自誓先生聞之不會深惡其不祥乎特以當時無收回印綬另易他人之理故再三以東和孫權北拒曹操八字秘訣諄諄告誡固亦深知關公生平剛直有餘而沈潛不足也彼時蜀事方急勢難兼顧迨兩川底定玄德進位漢中王之後孫權屢索荆州諸葛瑾且奉使至蜀權不能須臾忘荆州孔明亦知之矣余以為成都粗定印應仍遣趙雲回荆州助守關公與趙雲患難起事情逾膠漆非比漢升老卒不足與為伍也若是則關公討賊子龍坐守荆州固若金湯矣慮不及此豈非智者之一失乎若呂子明者亦一時豪傑奪取荆州所謂各為其主本無可深責其見惡於天下後世者白衣渡江之詭計耳使光明磊落將荆州取去亦誰得而議其後者廷前追命雖祇見演義余嘗過丹陽呂城聞士人云方圓五十里內無一關帝廟前曾有人創建未工竣而遭焚呂城為子明故里數千年後關公且不願血食其地（此非余臆造之說可向丹陽呂城人詢之）舞臺之上何必傷事重提為在天之靈演此傷心之恨史者伶界多解人當不河漢斯言

論斬貂蟬

余觀白門樓一劇呂布被縛有責罵貂蟬一折或問余曰演義截白門樓呂布被擒貂蟬並無下落此後生死存亡不得而知戲劇之上乃如此扮演且另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一劇信乎否乎予曰否貂蟬無可責之罪呂布亦非可責貂蟬之人何以言之貂蟬奇女子也犧牲一身以抒主憂而救國難者也惡可以尋常女子繩之哉又惡可以尋常女子名節二字繩之哉當董卓恣肆廢立自尊司徒日夜憂煎束手無策貂蟬自願用美人計以蠱惑董卓更用連環計以蠱惑奉先未入相府之先本置節名於不顧其目的專在離間卓布而已故鳳儀亭上一面對布極盡掩面悲啼之態一面對卓又為幾遭強暴之詞即目今時髦倖人文明滿牌其擒縱工夫有所不逮所謂以方寸地為陣勢以衽席上為戰場自使兇橫無比之老賊萬夫莫當之英雄昏昏沉沉墮入計中而不覺觀於擲戟以後卓聽李儒之言欲將貂蟬賜布貂蟬聞之大驚失色垂簾之功幾墮一旦能勿假慈悲啼說許多牽腸挂肚狐媚話乎否則卓年老痴肥布青年美貌貂蟬豈有不願從布者耶果也連環計售老賊萬段之口漢獻所不能討之賊王允所不能滅之人貂蟬以一女子輕輕制其死命功在漢室不亦偉哉使非王允操之過急激變李郭炎漢不難復興耳即此以觀此種女子功在十八路諸侯之上即使再為孟

德所汚亦必念大功而恕小管彼三姓家奴人品去貂蟬遠甚貂蟬不屬布足矣布有何辭責罵貂蟬乎若關公者熟讀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踐命志在沼吳與貂蟬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轍也關公不責西施而乃月下斬貂蟬余敢謂關公聖人必不爲此殺風景事。

新劇經驗談 (二)

(正秋)

新劇不唱主張者多我則以爲不必定以日本作則日本有演劇歌劇之分誠然惟勢力究屬歌劇較勝我嘗插極淺近之傷心歌于各戲如(露補)有唱(竊國賊)有唱(毒裏小梅香)有唱(愛國雙鴛鴦)有唱(落花夢)有唱(貂蟬)有唱(堯舜)有唱(不可說)有唱而每唱人必大受感觸至有一句得一采者是人之心心理愛唱也驗矣所苦者新劇人徒以京戲老調供戲中嬾院過關時一用正秋外竟未嘗有一人造新腔唱新詞以醒世者耳世有熱心人能集會結社熟讀劇本專演星期戲而間插唱句者乎企予望之矣否則(讀脚本)(加唱句)兩問題終難解決也。

表面之理論已略述於前矣今日爲言演劇之實驗焉。

(一)關於做工者 新劇者自然的寫真劇也何做工之有曰非也做忠臣做孝子做智愚賢不肖之男女老少善善惡惡怪怪奇奇俸而時變條而境遷一人有一人之變化一事有一事之變化劇中情節幕幕不同若不一形容出之劇中人之喜怒哀懼愛惡欲其何由分君子小人何由辨唯做作太過亦必失真是明明告觀者以我是做戲尙復存何意味而做作又不可及不及亦必失真是明明不當一件事做未免不成事體無過無不及是在學此之勤學深思焉做工之最大要素第一在乎氣度第二在乎神情第三在乎動作第四在乎變化。

(二)屬於言語者 新劇之言語較舊劇無難舊劇有嗓子白口清楚而字正腔圓便可博采新劇言語有此人言之而受歡迎彼人言之而無精采者是蓋真與不真之關係也有此劇用之受歡迎彼劇用之而不得當者是蓋切與不切之關係也總之無論莊言厲言婉

言。談。言。發。皆。中。節。方。能。無。憾。夫。冀。發。言。中。節。亦。在。學。者。之。好。學。深。思。焉。言。語。之。要。素。第。一。在。道。德。第。二。在。學。問。第。三。在。條。理。第。四。在。聲。音。
氣。度。氣。度。者。合。氣。魄。態。度。而。言。之。也。天。別。陰。陽。風。雨。晦。明。人。分。強。弱。賢。愚。善。惡。時。別。春。夏。秋。冬。寒。暖。人。分。男。女。老。幼。尊。卑。是。故。粉。墨。登。
場。一。人。有。一。人。之。氣。魄。軀。幹。長。短。肥。瘦。是。固。本。自。天。生。如。期。皆。同。古。人。非。人。所。可。力。致。然。而。氣。魄。出。自。人。為。尚。有。學。養。可。及。以。我。渺。渺。之。
軀。居。然。上。得。台。來。猶。能。吸。收。千。百。座。客。之。視。線。集。於。我。一。身。其。何。以。致。是。哉。曰。氣。魄。為。之。也。我。嘗。以。義。丐。武。七。名。于。時。武。七。一。丐。耳。衣。敝。
衣。手。捧。籃。而。髮。蓬。鬆。屢。屢。出。場。能。不。令。人。厭。而。令。人。肅。然。起。敬。心。何。以。故。半。屬。譎。然。仁。者。之。氣。有。以。感。之。故。若。此。丐。而。有。強。項。氣。作。激。烈。
派。憤。慨。罵。世。語。則。其。感。化。力。反。少。減。焉。若。此。丐。而。有。暴。厲。氣。則。將。成。為。強。叫。化。子。腔。調。矣。若。此。丐。而。有。油。滑。氣。豈。不。失。去。莊。嚴。感。化。人。心。
必。不。深。况。中。間。能。以。歷。年。積。資。悉。予。一。候。補。知。府。救。其。全。家。脫。離。苦。海。如。此。俠。義。安。得。有。一。絲。尋。常。叫。化。之。塵。俗。氣。蓋。武。七。可。憐。之。丐。者。
也。人。是。可。憐。人。然。而。有。傲。骨。心。慈。性。孝。急。公。好。義。在。割。中。少。有。居。高。臨。下。之。地。位。飾。之。者。氣。不。可。以。過。剛。過。剛。其。奚。以。顯。出。乞。丐。身。分。又。
不。可。以。過。柔。過。柔。則。又。易。足。以。見。其。有。傲。骨。不。剛。不。柔。斯。仁。者。之。氣。適。用。矣。或。曰。子。以。經。驗。覺。後。覺。適。首。貧。乎。連。氣。殊。不。知。氣。者。空。空。如。
而。無。影。無。形。不。可。捉。摸。者。也。可。以。意。會。不。可。以。指。授。毋。乃。徒。託。空。言。無。裨。實。效。乎。曰。否。否。連。氣。固。非。始。學。所。得。而。驟。幾。可。以。久。練。而。
及。焉。練。之。之。道。存。心。為。先。誠。於。中。則。形。于。外。此。心。不。可。以。不。誠。萬。象。皆。由。心。造。不。誠。必。且。無。物。無。物。則。戲。亦。不。文。而。偷。于。野。矣。然。則。仁。者。
之。氣。心。將。何。以。造。之。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可。以。造。成。之。也。其。與。氣。魄。最。關。密。切。者。即。態。度。是。故。氣。度。聯。屬。合。稱。不。加。分。晰。如。首。之。俯。仰。
腰。之。屈。伸。手。之。舉。措。足。之。行。止。是。雖。屬。于。動。作。一。類。但。動。作。即。須。合。度。欲。免。失。度。之。虞。又。復。全。恃。乎。氣。不。見。夫。有。多。人。背。外。向。而。目。下。矚。
乎。不。見。夫。有。多。人。手。則。似。伸。非。伸。指。非。指。足。則。站。立。不。穩。行。則。搖。搖。不。定。弱。不。禁。風。乎。孰。使。之。然。者。氣。不。足。以。副。之。也。是。故。練。氣。于。用。
心。後。又。嘗。練。腿。筋。起。練。腿。筋。即。所以。運。氣。于。腿。也。次。再。于。手。與。全。身。務。使。在。台。上。氣。能。沉。着。得。住。氣。一。沉。着。得。住。則。身。也。首。也。手。足。也。一。
舉。一。動。方。能。適。如。其。度。無。過。不。及。之。弊。矣。氣。魄。合。度。自。然。不。問。其。為。狀。莊。嚴。狀。激。烈。狀。滑。稽。狀。陰。險。狀。寒。酸。狀。悲。苦。壯。風。驤。狀。潑。辣。等。不。
難。一。一。各。如。其。分。雖。然。設。非。學。養。功。深。誠。心。誠。意。以。為。之。則。雖。盡。特。乎。氣。亦。無。所。用。之。也。如。果。僅。恃。乎。氣。則。全。以。氣。勝。之。某。名。角。何。至。日。
日。一。副。面。目。日。日。一。種。態。度。劇。中。人。日。日。更。易。而。狀。之。者。千。篇。一。律。不。少。改。變。是。氣。不。以。誠。用。而。又。乏。學。養。以。濟。之。耳。初。學。而。不。欲。狀。何。

等。人。即。若。何。等。人。氣。度。則。已。如。其。欲。之。當。從。誠。字。上。痛。下。工。夫。尤。須。在。學。養。上。三。致。意。焉。誠。不。可。以。僞。爲。唯。道。德。可。以。辟。僞。

歌臺新史

江都楊善著



南指界嫖

絮語

霄樓爲人生行樂之場然亦即青年墮落之媒種種操縱籠絡手段實爲可怕今官廳既徵收妓稅而不能禁人之嫖則挽救之法亦無他道惟有一爲之揭破其秘密以作當頭棒喝苟非自我現身說法何能使人勸馬懸崖悟非先生邀遊通南北個中之老遊客也是書即本其生平於嫖界親歷之經驗作生公說法以喚醒世人迷夢雖亦酒綠燈紅然而磊落光明較之九尾龜繁華夢等書直有霄壤之別其內容提要列舉如下

絮語之四大主旨 絮語之六大特色 各種名色

- 文詞香極豔而無淫蕩穢褻語
- 口氣極漂亮而無輕薄佻健語
- 言論極自由而無德惠人入嫖界語
- 說法極新奇而無濶壁虛造語
- 於北里中各種門徑惡習及術語指得清清楚楚講得細細到到
- 於妓女之種種手段迷湯折得穿之又穿
- 對於遊客方面應具隨機應變之種種對付方法無不切實明白
- 各處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各處之不同
- 各等級妓院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不同
- 各地各等級之不同
- 各幫妓女及各外國妓院之嫖法之不同是書能說出嫖各幫及外國妓之不同
- 如京津之捧姑娘▲挑視▲邊務▲拉鋪▲開盤子▲供祖宗▲大坑子▲抄上海之過山龍▲拔蠟燭▲跳三讓房間▲望帳頂▲三忌▲三戒▲硬護房問▲喚降氣▲落相好之時機▲拔小貨▲望帳頂▲三忌▲三戒▲硬讓房問▲喚降氣▲落相好之時機▲讓房問▲喚降氣▲落相好之時機▲住夜▲殺洋判▲廣東之落海▲和合水▲送黑煞▲車貨▲以及歐妓之開香爐▲伴遊▲日妓之會宴▲實行等等共有數百名色不勝備舉

外行看之如已嫖過而不必嫖已入嫖界之半內行看之從門戶變爲老門戶以爲預防沉迷於此界者看之醒此悟而化醒亦不過爾爾下之老內行看之可知近來嫖何中之前新流何與故大不相同是書實爲嫖界中之苦海者航之迷針也全指四厚冊附贈錦匣一元特定價二元

總發行 所交通 圖書館



南北梨園略史

(民哀)

清自乾嘉之世海內狃於無事士大夫日酣嬉於笙歌間而宮中尤尙戲曲歌舞昇平上行下效流風所被京師遂爲戲劇獨盛之區夷考其曲最初則爲崑曲由來至遠及皮黃繼興一瀉千里傳播最迅而同時復有梆子西皮燕聲也二黃導源於黃陂黃岡楚聲也梆子兼聲也衆聲雜起以代崑曲而亂曲濫式微矣相傳最初工皮黃者有程長庚余三勝王九齡張二奎楊月樓諸人而長庚最知名汪桂芬爲長庚琴師故能擷彼精華蔚然自露譚鑫培孫菊仙於諸人沾丐既深發揮光大譚得程爲多孫於張有似此近今所稱譚汪孫三派鼎足而峙也至梆子自郭寶臣侯俊山出而始大著然欲鉤稽其流別代遠年湮殆莫能詳周子劍雲近有菊部叢刊之輯余乃先舉北都同光首尾各班角色之可考者誌於首復述海上梨園概略以獻之

三慶班初爲程長庚掌班後楊月樓繼之編演戲劇者爲盧臺子餘如桂慶曹六之老生三斧之銅鏡花臉黃三(潤甫)黃五之架子花臉張紫仙敬福陳德霖瘦雲之青衫孫采珠詢華寶小華琴潤華芬之花旦王桂官榜仙之小生劉廷三寶三之丑錢同喜之武二花麻德子之武三花四十兒侯連兒之武且李三之零碎老生李五之武生均皆重一時者

四喜班掌班者初係唱且兼生之時小福後歸花且楊桂雲朵仙青衫期有徐紫雲文生孫菊仙文武老生譚金福作工老生冰王三花臉小惠劉明九花且吳六兒在昌丑羅百歲小生顧芷孫顧祝武淨汪大升武老生姚增祿楊泉武丑趕生刀馬且陳相仙喜鳳崑且梅二鎖武且齊皮亦均聲譽雀噪者

春葉班之掌班為翁翕奎潤仙紅生兼老生汪桂芬許處陳大嘴王仙舟之老生何九劉春小齊之銅鏡花臉德慶長科之青衫元福田元之花旦陸小芬徽仙之小生兼青衣黃三熊華虎之文丑高福祿之武二花李五魁之武丑大四平之武生小德子之武且朱連芬延禧之崑且舍翕汪何數人外餘子碌碌皆無足述

瑞勝和之掌班為者名椰子老生達子紅此外尚有楊桂子小茶壺之老生田際雲人人紅秀雲麟兒之花且黃月山之武生胖小生之小生秦蘭泰玉文武且連仲金茂銀玉之架子花臉張黑之文武丑小不點小銀之武且該班注重秦腔彼時程翕楊盛時不准其在太欄一帶演唱直至田際雲繼楊月樓為梨園公所總董秦腔始可在三慶等處演唱而瑞勝和舍達子紅黃月山張黑外餘皆無藉藉名也

源順和亦係秦腔老生有小元紅八百紅捨命紅青衫有六月鮮蓋陝西淨角有麻怪花旦有油糕且紅菊花小生有德福子文丑有不類丑賤董武生有春來和吉和祥武丑有劉七武淨有四虎武且有王黑鳳雙印桂和更有慶順和班之十二紅十四紅葫蘆紅蓋蘭州睡不着八十兒周二庚董三虎小四喜等更不足道後楊月樓之子小樓投贊翕菊笙田際雲之子雨農投贊黃月山於是三慶四喜春臺瑞勝和等遂渾同組織不若以前之分智清楚自庚子以後諸家專藝者甚夥而余寓北未久不甚明瞭上所述者半出吾友仙芝口述兼以他友所云更參以己意成之而各班所演之地或本在東城而有時又在西城開演故不能武斷其某班必在某園也以上為北京四六班之已往及所產出之角色（源順和慶順和不能入四大班列以後譚金福所組之同春暨最初之富祝辰張二奎之雙魁班劉萬義之金魁等咸未列入尤復以來之科班若富連成等更不知其底蘊故均不敢妄贅片語）皆以班為統系而上海則重在戲園述之如下

上海。前清咸豐十年，西人拒走李秀成，後江浙富紳庶民，僉以上海爲桃源點綴昇平市面。日盛一日，彼時姑蘇之崑班武班（按此武班係紹興武班，非京班）因亂離星散，難以集成，而上海間有坤伶演唱調徽人，雜行頭，既久，鮮明衣料，多呢布，直至同治三年始有好事者在寶善街團一徽班，名曰一柱，同時有蘇人陸吉祥，係唱崑生者，在石路花牆頭，以市屋平地爲臺，館名三雅，生誦不甚佳，因往聽者不過蘇松常太杭嘉湖七屬之一部份人，故與一柱均不久閉歇。繼復有人襲一柱舊址，開金桂，亦未發達。當時有哂叻人羅逸卿，隸英藉，肆意妄爲，人畏之如虎，因其行四故，稱之曰羅四虎。初以賭爲業，繼因官廳禁賭，乃以積資在寶善街南靖遠街北之橫街仿京式戲館，建造派人赴津，邀角置辦，錦繡行頭，館名滿廷芳。同治五年丙寅，落成。次年丁卯，開張。此京班到申之破天荒，樓上樓下，統售一元。滬人稱曰趨之若狂。定海人劉維忠者，曾積功保都司，因濟匪軍火事，洩罪，近北京與三慶班中人熟稔，因見戲館規模宏大，高敞堂皇，久蓄開戲館之意，茲返滬，館案見羅滿庭芳之發達，遂出巨資，在寶善街通中之地，建丹桂戲園，一面派人赴粵，置行頭，且有銀鼠出風袍，靠備嚴冬所用，親自入都，邀到鬚子生劉銅驃子，老生夏奎章（月恆父）熊金桂（文通父）周長春，周長山，景四寶（後至）架子花臉董三，雄甯大吉，武生胖羊兒，開口跳棚匠張三，青衫王桂芬（榮祥父）花旦浪雙喜，馮三喜（小子和父）周老旦，馮老旦，何老旦，花臉肥齋王（永利祖）翌年復來銅鑼花臉大奎官（即劉萬義）武旦王桂喜，鼓吏程章圖（程長庚子，鼓吏個中所謂當捋老，至今受大俸祿，蓋自程始）人才濟濟。於同治六年丁卯冬，開臺園名丹桂樓，上下售八角，包廂祇隔兩而六間，餘皆一直，擺統名曰露包，售洋四角。日間則將正廳兩傍桌子撤去，更以長方茶几，亦半價看戲。人至夜半，有點心充飢，手巾不許需索，分文滿庭芳果爲之擠閉一年之中，獲利頗厚。劉更邀周春奎，任七孫菊仙，楊月樓等來滬，角色過多，乃在小東門分設一園，名曰南丹桂，開演未久，因武行與潮幫押店打架，生涯一落千丈。南丹桂遂閉。北丹桂後因人浮事於且劉維忠，又在大新街大興土木，建造廣廈，即今之聚豐園地址。屋甫落成，已歸他姓，補直乏術，遂於同治十二年癸酉秋，虧閉計前後首尾共開七年。丹桂閉後，有西人演馬戲，租半月，復歸杜蝶雲接辦。杜吳人爲開玉樓春茶社，杜阿五之胞弟唱青衣在京，頗有聲譽。因堂會開罪，白頭髮張都老爺，不能在京唱戲，僧老生陳夢珩，青衫李棟，香航海來申投丹桂客串（按新角登臺，舊例中書客串某者，自孫菊仙楊月樓來滬，客串二字始見於戲館門首懸牌，杜蝶雲來滬，客串

二字復見之於海報上。劉維忠勸其搭班杜毅然允許繼劉力不支杜遂招老生孫春恆孫菊仙吳鳳鳴淨角大奎官劉廷玉董三雄甯天吉武生黃月山李春來曹吉安武二花郝福芝武三花謝梅卿杜錦芳(阿五子)武旦韓桂喜仇三華喜四書開口跳田黑兒陳吉太小喜緣父童伶夏月恆(與杜錫芳為郎舅)花旦謝寶林劉鳳林馮三喜小丑周松林米全秀扁兒朱二小徐九青衣李棟香陳雙喜馮老旦何老旦後復添武二花劉福義武旦王大喜(即王慶雲)武三花張九柱(譯名外國狗張鑫培父)張大本童伶小庚弟(即夏月珊)熊文通復往北遊米老生劉桂慶掃邊苑興盛新靴子邵寄舟(均唱老生苑專配裏子無正戲故曰掃邊卻逢禮拜六必着新靴故名)人才輩出卓然可觀開至光緒二年丙子冬楊月樓出獄曾在丹桂客串之夜售洋三千五百餘元杜蝶雲即以此為贅婿之需(花旦韓桂喜為杜婿)至戊寅春杜實無力支持扁舟私逃前後首尾計開六年角色整齊不讓劉維忠時代所排之戲以請宋靈風波亭文武岳三劇最足叫座黃月山以其脚本返京都人亦莫不歡迎之杜既閉丹桂孫菊仙自開昇平軒於小東門南丹桂原址也武生有李春來楊二奎(時楊為正才武生李僅十九歲為副才武生叫座能力楊不若李)武二花張大四武巾生王八十(祀饗王子王永利父)開口跳宋立官花旦劉鳳林小丑朱小二老生夏奎章小庚弟小大花臉熊文通等未滿二月適值同治國喪不久即虧閉孫乃復入丹桂昇平舊人大憤致張大四往丹桂穿臺幾釀人命丹桂極盛時代能與抗衡維寶善街金桂徽班之班底與京班合組者館址在石路角色老生有呂昭卿(呂小脚父)四麻子(何金壽父)景元福青衫有王九芝小生錢星禮張益壽武生朱湘其(即小麓荆王洪壽之婿)花臉吳喜貴應凌雲老生諸阿壽武旦李錦順小丑周松林周來全(以上徽角)老生馬六林連桂(林寶奎父)林樹森林樹勳祖花臉小程趙殿奎趙祥玉(趙如泉父)青衣王喜壽(陳鳳雲父)陳彩林武生陳春元黃月山沈韻秋環九武二花孟七(孟鴻翠孟鴻壽孟鴻芳小孟七父)開口跳楊貴武旦黑兒大福喜鐵兒續來武生徐世芳武二花張大黑青衫常子和等楊月樓初來滬即隸金桂軒武戲勝過丹桂嗣後天仙廟起全係該班班底金桂無形消滅楊月樓亦曾在丹桂西首一桂原址開鶴鳴時在光緒三年丁丑開末一月為當道干涉過犯楊近往蘇州鶴鳴遂閉杜蝶雲之丹桂既閉由孫春恆接手約大奎官謝梅卿等共匡殘局謝梅卿往京邀十三旦來生涯頗盛迨十三旦去丹桂遂無力支持矣同時又有天津人修四開金桂以強追手段邀角就滿庭芳原址開

金桂究因姓名角卒致失敗而李春來自昇平散出入杜蝶雲之丹桂丹桂既開李遂糾合羣志俊出資在寶善街丹桂西館址同樂樂角色小老生夏月珊(時年僅十三歲)牌曰小庚弟又曰小東弟花旦劉鳳林小丑朱二小何家聲青衣薛寶生(即薛瑤卿)武二花子五頭開口跳郝二明等開演未久股東老班之章志俊暨周潤田咸以春來遇事專橫將本銀收扣春來獨力難持乃授計於母舅王福連假言母喪北上衆樂遂閉其間李金龜承修四殘局續開金桂不滿一年李犯案封閉後蔣軍小班管班翟善之在石路開金桂戲園原有班底角色花旦想九霄青衣水上飄武生張順來復邀小叫天青衫孫彩珠椰子老生達子紅大子紅(即劉廷順)等翟善之死金桂亦開彼時周大升黑兒德惠兆豐洋行買辦吳蟾青就鴉原址開大觀角色如小叫天孫菊仙之老生常子和陸小芬李棟香之青衣杜蝶雲德娟如之小生劉鳳林之花旦周大升之武二花羊長喜之老旦黑兒之武旦朱小二之小丑紀壽臣之老生等開時頗盛至次年春三月孫菊仙小叫天周大升黑兒黃月山張大四王八十張勝奎(非京中之老張勝奎)等相繼北去大觀亦閉天仙之開在光緒元年為麻役王炳堃與大觀門氣面設(王本在大觀光茶房首領為人傾軋忿而辭出)搜收金桂人衆在滿庭芳開天仙因周轉不靈讓與友人趙錫適杜蝶雲所開之丹桂閉歇周松林周來全孟七等成來歸趙前臺趙錫管理後臺趙阿松(即嵩毅)周來全管理孟七為武行首領除原有角色復邀徽班花旦小桂壽小丑小金生京角武生任七沈韻秋淨角謝雲奎花旦周鳳林小生周劍泉漢班花旦蔡桂喜再就滬上各園挖聘三麻子熊文通小禿三設廚雲蒸日盛一日更與寶善街分設義鋪有武生牛松山(原名長實為魯省走紅運之小生)花旦張桂雲文武生小連生等角因生涯不振不久歸併天仙時在光緒乙未夏秋之交而周大升與黑兒自大觀出後赴北適值東太后國喪不能演唱於是重來海上適劉維忠在大新街元芳花園東首地基建造戲園館名滿春開幕時有甯波班在內演唱周大升之武二花廉黑兒之武旦馮柱兒之武生均渾合兩班內演唱(馮即馮勝奎唱罵閻羅罵王朗罵曹操著名南北謂三罵老生)開僅半年劉又接開丹桂滿春歸周大升開詠霓除原有班底添聘汪桂芬老生(汪已二次來申第一次在辛巳年由何福安約來未出登即返)沈硯香之雉尾生兼且養活猴之武生佛動心之武旦開演不久汪即因忿北去而添聘李春來愈覺江河日下周大升自知站立不住乃率全班赴甬詠霓遂歇劉維忠因舊丹桂之不甘失敗捲土重來組新丹桂老生徐岱雲(唱假金牌一劇

最著)夏奎章林連奎武生夏月恆郝福芝小生杜蝶雲青衣李蝶香孫瑞堂花旦想九霄又將天仙花旦周鳳林小桂鳳以重資挖來並邀小生周劍泉付角姜善珍入京聘生小叫天淨大奎官小叫天係第二次來申)武旦余玉琴(上手余大海子小名莊兒)武丑張永升武二花張九柱趙德虎等後復聘文琴勛之刀馬且隨帶文生譚鎮兒(小叫天之長子)武生蔡和祥蔡和福銅鏡花臉吳俊臣等七人後因經濟關係債權人追逼不得已劉將丹桂押與瑞生洋行買辦何丹書繼又招三麻子入班演全本鐵公鷄亦不見佳又改合組性質前後臺共負責任三麻子薛大慶咸為股董份子生涯終無起色後歸想九霄接辦同時兆豐買辦陳方水聽姘婦李巧林之甜言開留春戲園名角如林生有汪桂芬花旦蔡桂喜真萬蓋燈老生有王玉芳林連桂林寶奎武生黃月山李春來沈韻秋小生沈硯香淨李長勝武二花吳桂喜趙德虎青衣金蘭卿小丑何家聲徐阿二老旦羊長喜等生涯大盛而初開時汪桂芬因新丹桂到為致涉訟公堂汪曾為羅少耕司馬梅號因是開臺未久汪大發脾氣李春來從而效之蔡桂喜病瘵卒黃月山改就丹桂留春遂瓦解陳亦不願再開讓與李春來許處(即許蔭堂)沈硯香周雙林何家聲李奎山(打鼓好手)林寶奎劉培山等十分頭開天和因角色全係股東唱做認真功歸實際自春迄秋盈餘頗夥後因三麻子經手往江西祝德曉峯中丞壽誕迨赴贛歸來天和遂無形消滅想九霄自接手劉維忠之新丹桂延夏月恆為管事招水上飄大子紅馬全喉活天靈貓貓且小金紅劉廷玉蓋天紅驚天雷何金壽等角以演斗牛宮燈彩高騰戲叫座後想九霄有事回京丹桂移寶善街改名天成更添花旦十三紅排演朝歌恨蘇護進起己等劇繼而生涯日墮電京請示田際雲辦法田覆電祇召盤二字惜無人顧問天成遂散李春來乃聚其班底更聘小一盞燈重開丹桂終因李自信力過分來心渙散未久即閉彼時又有唱青衣之曹小雲在寶善街開和春李春來之母舅王福連為和春臺注餘則無一名角敷衍年餘力竭始閉又有天津人武永泰在六馬路開天福延夏月恆為管事夏嫌津人勢力太霸張適地甚為天仙控去夏即欲就天儀原址開鶴鳴茶園角色亦無甚佳者夏終為津人排去復延李春來管事改名慶樂演未久李與伍月仙等往滿庭芳開詠香慶樂遂閉光緒壬寅年九月禾人何少山開長春角色如十四日何金壽牛松山彭玉章周雙林等皆中驢之才何又係外行且為友人所弄弄及至延曹小雲為管事已無及故未滿三月即閉曹小雲收其舊部襲其原址開天儀老日編壽長花旦金鑽玉等均頗有叫座力後為金鑽玉之歸何永寬

擠。札。天儀歸。何。又有。天津。人。顧崇德。在。胡家宅。 (即前羣仙地址) 開。天。華。招。武。生。張。和。福。花。衫。小。桂。林。 (即小桂枝師) 何。金。壽。之。丑。孟。鴻。壽。之。生。金。大。頭。賽。何。九。之。淨。賽。長。庚。之。老。生。賽。山。錦。賽。時。遷。之。武。丑。角。色。尚。可。而。生。涯。不。佳。一。月。以。後。即。閉。而。何。永。寬。獨。開。之。天。儀。以。帶。子。青。衣。金。鎖。玉。小。生。八。千。紅。暨。武。生。夏。月。潤。武。二。花。夏。月。掌。小。丑。陳。小。奎。為。台。柱。聘。夏。月。恆。為。管。事。排。演。全。本。左。公。平。西。傳。頗。有。叫。座。能。力。奈。何。係。窮。漢。出。身。見。錢。即。攬。著。已。各。人。以。致。夏。氏。昆。仲。與。小。奎。官。何。金。壽。等。咸。託。故。北。去。而。左。公。平。西。傳。中。有。白。查。虎。一。段。為。回。教。所。干。涉。改。演。全。本。三。上。吊。 (由原唱之三上吊起。接益鬼追賊。途遇羣賊。將鬼攬毆。鬼奔於野。呼嘯同類。場上先安放無數棺材。追鬼呼救。所有棺中鬼奮起。各持棺蓋與羣賊鬥。儼如大敵。亦會陣。打套子。走連環。直匪夷所思) 生。涯。尚。可。勉。強。支。持。後。於。光。緒。乙。未。年。一。月。廿。二。夜。還。回。祿。何。途。一。蹶。不。振。天。儀。遂。絕。周。鳳。林。步。李。春。來。之。後。盛。開。丹。桂。桐。記。有。姜。善。珍。小。脚。籃。父。子。之。付。丑。小。桂。香。邱。阿。增。之。日。角。周。劍。泉。之。小。生。郝。福。芝。之。武。生。演。劇。甚。多。於。京。武。戲。不。甚。注。重。而。前。後。台。主。權。反。落。於。郝。手。周。氣。憤。異。常。約。何。瑞。福。道。班。抑。郝。 (何係姑街巡捕升包探者) 郝。睡。屏。去。而。丹。桂。則。落。於。何。手。硬。令。周。鳳。林。退。股。何。開。丹。桂。瑞。記。添。聘。李。春。來。沈。韵。秋。武。旦。張。燕。芳。開。口。跳。臺。中。燕。武。生。張。順。來。柳。子。青。衣。天。娥。旦。 (演燒骨計。頗能叫座) 未。及。一。年。李。春。來。又。發。脾。氣。何。遂。萌。退。志。初。擬。與。何。永。寬。後。因。丹。桂。乘。角。不。允。復。思。歸。還。周。鳳。林。周。又。無。力。乃。盤。於。夏。月。珊。何。家。聲。接。手。除。原。有。班。底。更。添。聘。旦。角。三。盞。燈。四。盞。燈。武。旦。雲。中。燕。武。二。花。李。春。利。等。排。演。全。本。洪。楊。始。末。記。生。涯。頗。好。演。至。次。年。秋。有。邑。人。需。聘。瑞。由。李。厚。齋。介。紹。情。願。出。錢。盤。頂。雙。方。議。妥。歸。番。開。丹。桂。勝。記。除。原。有。角。色。更。添。聘。小。桃。紅。小。喜。祿。童。伶。毛。仲。林。 (即七盞燈時尙唱老生) 小。子。和。小。保。瑞。 (朱。惠。元。子。唱。老。生) 大。大。奎。官。 (即小保成時尙唱銅鑼花臉) 小。桂。芬。 (即張松濤唱老生。現綠大舞臺之真小桂芬) 等。角。歸。夏。月。恆。管。事。已。亥。年。秋。季。開。演。直。至。壬。寅。夏。日。全。班。赴。漢。口。始。將。丹。桂。勝。記。收。場。同。時。李。春。來。與。應。桂。馨。合。開。桂。仙。於。三。馬。路。大。新。街。王。瑞。雲。之。武。旦。李。勝。奎。之。武。二。花。馬。飛。珠。之。武。丑。均。為。該。園。台。柱。未。及。半。年。李。與。應。各。懷。意。見。遂。散。又。應。文。通。在。寶。善。街。開。天。寶。孟。鴻。壽。孟。鴻。羣。孟。鴻。芳。小。孟。七。等。綠。之。排。劉。坤。一。破。生。番。叫。座。力。雖。不。若。丹。桂。之。洪。楊。始。末。記。而。大。致。不。差。後。亦。被。火。廢。孟。鴻。壽。收。拾。除。燼。在。正。豐。街。市。房。安。插。館。名。全。桂。擬。天。寶。捲。土。重。來。而。天。寶。終。未。開。門。全。桂。亦。力。竭。關。閉。有。浙。乍。駐。防。旅。人。郎。四。者。聽。丈。人。顧。洛。川。之。德。應。遂。照。文。通。等。角。即。在。天。寶。廢。址。建。館。開。張。名。福。仙。觀。者。因。是。處。兩。次。回。

囊足不前生涯不佳。熊勸郎讓歸。李春來開春仙。除福仙原有角色外。添聘武二花郝二明。小班花旦小喜。顧武生小七。金子魚。鱗。黑。
(即陳世忠) 韓子小九。芻之。柳子花旦武二花李福祥。淨角劉廷玉武小生趙德虎武生沈韵秋。暨李之下手馬飛。珠玉。瑞雲。李勝奎。
韓春祥等角。李夙以能武自負。故武行角色極多。演至年底。郝家武班去。海參威李更邀趙嵩毅趙小簾之老生謝雲奎之銅鏡花臉。謝
月亭之武生余玉琴之武旦丁劍雲(即靈芝草)之柳子花旦白文奎之老生。又有人薦賈洪林之老生(賈小名狗兒)金鏡。鑽之。
花衫周雙林之丑角入京。邀淨角金秀山小生德碧如。生涯尚可敷衍。而李之行爲太驕。有專事無人。故春仙未及二年。終歸於
敗。應桂驛所開之桂仙。由馬夫阿六頂盤改名三慶。光緒辛丑年接手先邀淨角劉永春武生王玉芳來滬。繼又入都。專聘小叫天南下。
千寅復聘孫菊仙朱素雲路三寶等角。後因財力不濟。讓歸孫菊仙開雲仙角色。悉仍三慶舊人。惟股東份子中添一飛。賈寶辦王國恩。
雙紅生三麻子一國三公。終爲三麻子暗中設計。擄去開玉仙丹桂勝記之赴漢也。其館址有杭人楊三播開丹桂邀老生瑞德寶旦角。
小萬盡燈丑角何家聲等。開臺在六月望日荒三苦。六第一月即現衰狀。楊三見事不佳。遁津不返。演至八月十七爲房祖關係。被房東
何丹香釘門停演。三麻子既以計謀得雲仙成局。易名玉仙。未幾又改玉成。生有趙如泉武二花李春利更聘老生時慈寶淨角劉永春。
童伶小白旋風(即董叫天)等角。既而又延孫菊仙排演全本三門街。頗有叫座力。閱年餘。又以虧負閉李春來。就其原址開春桂玉。
成班。底由趙如泉李春利領頭。就天仙原址開天仙。李之春桂爲黃案。被逮館歸。顧福泰接手。邀真小桂芬劉鴻聲(時劉尙唱淨角)等。
角生涯不甚佳。支撐數月。復延三麻子時三麻子專演關公戲。與蕭長林等搭配。初出台時。生涯頓振。後因周轉不靈。春桂倒閉。熊文通
初以八千元盤頂春仙。邀汪笑儂夜來香高福安孫菊仙等角。以黨人碑長樂老火裏。罪人等新劇。號召座客。亦因虧負閉歇。翌年捲土
重來。漸開漸閉。丹桂勝記既由漢口返申。專演黑精冤。魂惠興女士等劇。頗獲贊人聽。開繼遷十六浦。開新舞台。潘月樵夏氏昆仲主持。
之。舊時丹桂原址李德奎接手。邀小挑紅小如意紫金仙等角。不久閉歇。童子卿以羣仙餘利建大舞台於三馬路。敗散天仙一部份角。
魚天仙。避閉而楊小樓王又宸小子和劉鴻聲等角。遂先後隸之三麻子。復在法界組織新劇場。又有人在三洋涇橋組織歌舞臺。均不
甚。甚。遂光復之際。許少卿在四馬路組織丹桂第一臺。賈俊卿陳嘉祥馮志奎小菊笙等隸之。辛壬之交。黃楚九於大馬路二馬路交界

案新舞臺王又宸麒麟童等角色小叫天會來一次天仙原班半爲大舞臺吸去四盞燈就其原址開迎仙茶園張桂軒等角屬之未幾赴漢而新舞臺因南市戒嚴移迎仙原址開肇明繼黃楚九之新新舞臺閉歇何月山等他去肇明即遷入開競舞臺後復返南市迎仙全班返申即移入開迎仙鳳舞臺麒麟童等角屬之而新新舞臺開幕以後同時有王又宸就春仙原址建築中華大戲院有江夢花麻穆子沈華軒小王桂官等角後因虧負迎仙新舞臺就新原址開演未久因歌舞臺楊四立馬德成相繼輟演生涯不振四盞燈遂將全班移入始創男女合演周蕙芳狗肉紅等角隸之其時十六浦新舞臺又在城內九畝地建築新舞臺工竣遷入因排走麥班遭火廢至甲寅春日乃重還新原址組織舞臺迨城內工竣又歸九畝地中華大戲院地址王又宸敗後汪夢花馮子和重遷王又宸劉永春郎德山向和玉等組織共和中舞臺終因後臺醜態遂倒閉丹桂第一臺於王鳳卿梅蘭芳第一次來申以後許少卿即併歸尤鴻卿其中角色之進出小蓬子小寶義三客串均在許尤合股時代第一次選來者小楊月樓（彼時尙唱生）八歲紅均在此時唱出小名譽者共和中舞臺既倒復由趙君玉（時尙唱生）暨乃父趙小廉招宋志普紫金仙克秀山等組織舞臺排演全本七俠五義生涯不惡究因包銀問題又閉閉後即改民鳴新劇場許少卿既讓去丹桂第一臺又在競舞臺原址開天蟾蓋叫天時慧寶王鳳卿梅蘭芳等曾先後隸之趙君玉始改唱旦角直至合同期滿關門其舞臺原址既改民鳴新劇之後有東洋天左魔術會借是演過松旭齋幻術後由常春恆劉玉琴戴幼宸等開亦舞臺因經濟生涯兩稱關係停鑼閉歇新劇場舊址由黃金榮開天聲舞臺男女合演貴俊卿李永利賈信卿等先後隸之天蟾王梅二次南來適天聲亦遷到坤伶小香水魔力悉敵時人有梅毒硝鎰水並提之說小香水既去天聲亦絕響後由呂月樵組織滬杭共舞臺今雖存在然已疲癯殘疾矣貴俊卿自天聲輟演即合朱素雲九陣風石韞玉等就羣仙原址開貴仙遊藝春樓麻穆子諸角演半年以生涯不振停鑼十六浦之新舞臺夏家班遷出以後曾有江湖班在內演唱百福小京班等均未滿一年故不細載大舞臺因小蓬子關係童子卿曾關門一次越數月重開則爲合資性質白玉崑毛韻珂爲台柱曾邀劉鴻聲南下不其得意今以宏碧綠爲看家戲上海戲園之概略約盡於此余或得之於伶人之口或身歷目觀而參攷哀梨老人之同光梨園史略之力尤多紹興班與髦兒戲不列焉前曾刊之某報惟彼時攷究猶未有若是審詳是篇錯誤之處自知不免尙望讀者有以糾正也。

六年來海上新劇大事記 (上)

(義華)

緒言

海上之有新劇由來久矣。其初始於各學校而創。辦劇場。實任天知之開明。社爲之倡。後繼者雖不乏人。然社會對之殊爲淡漠。故新劇團亦屢起屢厥。不能在海上劇界占一。部分勢力。各新劇團遂散居四方。飄泊無定。甚至。在窮鄉僻壤。搭台開演。不數日。又顧而之。他。幾若舊劇之野臺。吾人雖欲執筆紀其事。苦於散漫。無從。下筆。自民國二年癸丑。鄭正秋辦新劇社於海上。苦心孤詣。百折不撓。居然振新劇已墜之聲望。而得海上一般人之信仰。方其盛時。輿流傳已久。之舊劇分庭抗禮。後起者亦如潮湧。無時無之。雖時有隆替。業有興衰。而一棧相傳。至於今日。尙未間斷。推其原因。鄭正秋爲之植其勢力也。故六年以前之海上新劇。不可紀。而六年以來之海上新劇。始有棧索可尋。爰本事實。參以鄙見。作六年來海上新劇大事記。至他處之新劇時。演時。輟無可紀。載而劇人之藝術。又每臨筆躊躇。不能。連下均付闕如。

新民之由來與成立

物必有母。而後有果。方其種因之時。本不望有此果也。而爲事勢所驅。無意中竟獲此果。若鄭正秋之新民新劇。社爲海上新劇中興之基。亦無意中得之也。當其初也。巴拿馬賽會。開會期近。會場中之種種游藝。以佐人餘興者。籌備無所不至。而美國之電影家。尤搜羅無遺。以中國影片尙無人提倡。遂動好奇之心。而組織亞細亞影戲公司。專攝中國影戲。來吾土者。西人依什耳也。見黑籍冤魂新劇。而好之。欲攝爲影戲商之於新舞臺。夏氏昆仲。索價四千七百元。依什耳以爲昂抑之不可。故未成交。於是經營三杜。浚初。張融川。鄭正秋。四人組織新民公司。以應之。攝一月。乾片未能運華。暫行停頓。時新民公司演員十六人。均無籍籍名。攝影戲既停。無處可依。情象悽。正秋憐之。組織新民新劇研究所。於三馬路寶安星。供膳宿者三月。復有三人來歸。正秋本非富有。所中費用。一人供之力。有不逮。繼以與。習劇人感正秋之義。無以爲報。會秋涼。乃同請正秋。開演新劇。籍報三月。供養之惠。正秋許之。於癸丑陰歷八月初。假圓明園路。愛提西。

戲園開演惡家庭新劇售價爲一元二元三元時海上新劇本已凋敝故觀者不多演劇兩日入不敷出而觀劇者之心理以爲精神實注遠勝曩昔同聲稱道希望續演以饜滬人於是復租南京路謀得利戲園開演售價爲一元八角兩種名曰新民新劇社陰歷八月十四開幕而新民新劇社正式成立

民鳴之肇興

民鳴社與新民有密切關係者也。新民初開演每晚不過售得數元而演劇者則逐漸增加爲二十餘人故開支愈大。正秋不以是挫其志。鼓勵劇人始終不懈。人以是多之而各報亦紛紛提倡。加以新民圖畫廣告隨報紙附送。濬輸既久。遂有生動之機。營業日振。新民公司創辦人經營三等以正秋亦爲新民公司一份子。且新民新劇社之人物多係新民公司舊部。今既改組新民新劇社。原有創辦人所當一律加入。向正秋提議。新民公司舊演員許瘦梅倡言。新民公司停辦後。吾儕困居海上。貧無所依。幸正秋推食解衣。始免流離失所。今日幸得新民成立。營業略有起色。正吾儕所以報正秋也。有欲加入者。誓不從正秋。恐經等加入。反致團體不堅。乃實告而婉却之。而經營三等以爲新劇際此時期。確有發達之機會。雖未加入新民。另組劇團之念。無時或已。會亞細亞影戲公司復活經營三杜復初張。蝕川於是組織民鳴新劇社。邀新民公司舊演員許瘦梅等十人。略以重利。謂日攝影戲晚演新劇。較之新民利乃兩倍。許等十人本以金錢爲目的。心目中固無新民亦無民鳴也。聞之心動。然不能遽出新民。乃向正秋要求加薪。正秋以開支浩繁。不之許。而許瘦梅等乃背新民而入民鳴。初在亞細亞公司攝影戲。不一月。民鳴新劇社組織完備。而攝影戲事亦於是告竣。許瘦梅等終未得兩倍之利也。陰歷十月。民鳴新劇社開幕於法租界歌舞臺舊址。與新民新劇社爲勁敵。而規模似較新民爲宏大焉。

新民民鳴之激戰

許瘦梅等十人既脫離新民。新民幾爲之搖動。適蘇州新劇人徐寒梅等來。遂加入新民。賴以支持。門面而民鳴方面。許瘦梅等十人外。更請陸子美。查天影。張翠翠等以劇人論。民鳴似占優勢。新民知非極力擴張。不足以資號召。癸丑十一月。汪優游王元恐。凌憐影。李慈。世。董天。后。張。治。兒。等由湖南來。新民民鳴爭聘之卒。爲新民所得。朱雙雲之力也。初海上新劇大半取材於筆記。而聊齋誌異一書。取

材尤多。汪優游等既至。遂由筆記新劇一變而爲彈詞。新劇如珍珠塔果報錄等相繼排演。觀者大集。迥異昔日。及癸丑十二月。汪優游等復至。湖南甲寅正月。民鳴復排全本三笑。觀者益盛。嗣後演劇非彈詞不足以動人。而新民適於此時。遷至石路。天仙原址大爲擴張。不意演員鍾笑吾。蕭天呆等六人。又爲民鳴奪去。幸新民根柢已固。故未受若何影響。二月間。汪優游等復至。新民仍以彈詞劇與滬人相見。營業反較。於是別出心裁。以新小說編演新劇。如空谷蘭梅花落等。相繼出現。民鳴相形見絀。乃謀擴弘。遷於大新街中舞臺。舊址更延。願無爲鄒劍魂等。此時也。民鳴在大新街。新民在石路。而劇人亦旗鼓相當。海上人士信仰新劇之心。與日俱長。於是新劇與舊劇接觸。既近。遂正式宣戰。而觀劇者亦承認新舊劇爲交戰團體。

新劇極盛時代

新劇既應時而生。其氣蓬勃。不可限量。而新劇團亦紛紛繼起。當甲寅之春。海上新劇團以數十計。正式開演者有六。新民民鳴之外。陸鏡若。馬絳。士蔣鏡澄等。開春柳於南京路。謀得利。任天知。史海嘯等。辦開明於民鳴舊址。孫玉聲。創啓民於廣西路。林孟鳴。姚雅明等。設文明於跑馬廳。各樹其社會教育之大旗。以鼓勵觀者。雖開演之時。或久或暫。而創辦之初。固皆氣概縱橫。不可一世。舊劇亦因之受一部分之播擊。名之新劇極盛時代。不亦可乎。

新劇公會與會串

新劇團既若是之多。各盡其力。互相攻擊。不能相容。王漢強。許嘯天等。以爲海上新劇。既若是發達。而自相攻擊。勢非自斃。不可故議。組新劇公會。以爲聯絡。庶可立不敗之基。商之各團。僉以爲是。於是立新劇公會於貴州路。開會於民鳴社。推舉職員。舉汪洋爲會長。許嘯天副之。其他重要職員。則以各新劇團支節之。以免偏枯。海上自有新劇以來。未有之盛舉也。而公會開辦之初。需款孔殷。經費不足。乃有六大劇團會演之事。六大團者。新民。民鳴。春柳。開明。啓民。文明也。於五月五日。會演於民鳴。以其容積較大。交通較便也。所演之劇。爲徐半梅之遺囑。汪優游。鄭正秋。鍾笑吾。王无恐等之女律師。任天知。陸子美。查天影。顧無多等之恨海。爲自有新劇以來。未有之大觀。所遺。誠者。春柳。社。僅至一泉。我尊飾。銀海中。極不重要之一人耳。是日。售待洋六百餘元。作爲新劇公會開辦經費。一般人均以爲新劇可

立百年之基無不窩窩自喜不圖會中職員不以新劇公會而圖聯絡反欲藉新劇公會以擴張其本劇團之勢力故新劇公會未設以前攻擊尚不力新劇公會既設以後攻擊反形劇烈而攻擊之力量最大者莫如新民主民鳴其他或則自命高尚不甘同流或則勢力薄弱不足與抗故方新民主民鳴互相攻擊之時各劇團皆袖手旁觀視其勝敗至新民主民之主方為汪優游而朱雙雲則為之傳達其意彷彿汪之機械然而民鳴之主方則顧無為也要之汪優游顧無為朱雙雲等均名之曰新劇搗亂分子而朱雙雲尤無日不以搗亂挑撥為事於是汪朱提議之事無論當否顧無為竭力以反對之顧無為所提議亦然辦事人往返調和雙方持之益堅辦事人視此情形知新劇家不足以有為心灰意懶深悔前此之多事而新劇公會遂無形消滅所謂辦事人者許嘯天為之領袖也然則許嘯天胡為而具此熱心人謂其本意亦不過欲假新劇公會以植其勢力耳洵如是則新劇公會之即行消滅尙新劇之幸若成立至今將永為一二人所利用而此攻彼擊亦無寧時其流弊不堪設想矣

新劇之大變遷

新劇者與舊劇絕不相同新劇家每以自詡謂能脫舊劇窠臼有獨立之精神此種論調是否適當余殊不欲加以評論然就服裝上言之珍珠塔之方卿三笑之唐寅均小帽大褂長袍效滿清裝束是否即新劇獨立精神殊使人懷疑大疑問其後有志者思改革之而有古裝戲發現開新劇改革之大紀元於是新民主民為之倡排演貂蟬武松等數劇置辦行頭悉本舊劇而別創一種似唱非唱似白非白之聲調以自異於舊劇然其大政仍不能脫離其規範其中略舊劇者舉止行動尙能格如而大半則手足無措貽人以木偶之誦初演之時觀者震其新奇趨之惟恐不及而一見之下則舊劇之形象深入腦海今忽有新劇之古裝則覺其甚不若舊劇之純而與人以不信任新劇之機會於是方知其初之不服古裝非因陋就簡實力有未逮不欲自彰其短具有深慮存焉故古裝戲雖盛極一時不數月即行消滅其後亦無人繼起也當新民主民古裝戲發達之時民鳴方面頗受損失顧無為乃創旗裝戲以抵制之西太后一劇其最著者也竭其全力注重於布景庭廳宮院以及花木舟車無不力求精緻華資故一劇之費動輒數千金觀劇者以為大觀於是新劇又一變而注重布景較少之劇團望而却步推其機營業雖稱發達而布景之費十已七八劇至絕大資本均已易為布景周轉因之

春柳之經過

不靈故新民之改演古裝。民鳴之注重。布景。雖曰新劇改革之大。實未敢若何良好結果。甚者且謂開以後新民主潮之象也。

新民主潮之事實。既如上所述。今更退而言。春柳者。以高尚之新劇自命者也。甲寅之春。來自湘南。開演於南京路。之謀得利。前台經費。浙人張靜江任之。而陸鏡若為之經理。初開時。營業頗佳。其後劇人意見不同。各樹一黨。四分五裂。陸鏡若馬紳士為一組。蔣鏡澄姚鏡明又一組。歐陽子倩吳我尊又一組。管小髡獨立一黨。各相傾軋。前台開之漸生。悔意不更出。資而後台因之。遂大支絀。改為現賣。現分辦法。其時司銀錢者為蔣鏡澄。故蔣姚得錢獨多。陸鏡若究屬經理。亦不能苛待之。管小髡歐陽子倩吳我尊馬紳士等均為重要分子。故所得雖不豐。亦尚不啻最苦者。宋儂紅張夏飛等也。幾至半年未取包銀。幸春柳在梅白格路元昌里設有事務所。供演員膳宿。零雜之費。間亦有所分潤。故能支持局面不致瓦解。及甲寅冬。新民主潮併於民鳴。尤鴻卿鄭正秋以一千八百元包春柳。全班演於石路之新民主址。訂合同兩月。正秋之意。以為海上新劇。春柳與新民主潮演劇不同。可分兩派。別而各得一部分人之歡迎。新民主潮與民鳴合併。春柳之勢力當可較前擴大。故與尤鴻卿合包之不料。乙卯正月。工部局因劇場修理。禁止不售包廂。春柳營業因之受絕大打擊。於是兩月合同取消。春柳復歸謀得利。戲園而內容之腐敗。如故。演員之不得錢。如故。未幾即遷至杭州及陸鏡若死。團員換散。春柳自此告終。

陸鏡若之評論

陸鏡若死。不啻與新劇以靈。創吾為紀之深惜之也。陸游學日本。從其國新劇名家坪內逍遙博士。學三年。頗得其傳。在日本創春柳劇場。屢演新劇。從之游者多。一時學者頗為彼邦人士贊許。而於陸尤稱道。勿衰乃歸國。欲以所學藝國人。改革腐敗之舊劇。不得志。以終。致陸之藝術為中國新劇家中第一。講求藝術之人。無論一舉一動。一步一趨。在在講求藝術。而矯枉過正。有時轉失。自然活潑之機關。其所學多屬日本新劇。與中國習慣上時有抵觸之處。觀劇者之目光。因之不合。故陸之名望。轉不若汪優游。查天影之盛。實則中國之新劇家學。而問世者。僅陸鏡若一人而已。陸著名之作。一般人均認其為不如歸之趙鏡城與家庭恩怨記之王伯良。而陸自命金剛一。

劇爲其得意之作并謂此劇經坪內博士之許可即在日新劇家中亦不可多得吾人殊少日本新劇之眼光不能辨其佳處度每以此爲憾吾人亦當引爲抱歉也及陸鏡若死春柳之命運告終而中國講求藝術之新劇家亦絕豈不大可惜哉

民興之創立

民興社主任蘇石痴本新民後臺經理因意見不合故出而組民興也當甲寅初夏新民正濟空谷蘭新劇石痴飾老且因上場過遲致汪優游王无恐在臺上無戲可做及石痴上場汪王恨之不與搭話石痴憤戲散在後臺借題發揮大罵名角架子之大氣焰之盛汪王以其後臺經理也不之較而自此每遇汪王與石痴演戲率如水炭背道而馳觀劇者大不願時有非難之聲雙雙固好事者以之告正秋願靜鶴亦來告推原其故石痴誤場所致於是歸咎於石痴加以後臺多與石痴有惡感乘隙日誣其短石痴後臺經理之位置因之搖動然不能驟去之乃先削其管理銀錢權石痴知不能容於新民懸棧無益遂辭職人謂汪王之攻擊石痴實爲奪權問題石痴不若正秋之易與故必去之方能大權獨攬固也石痴去而汪王之權伸新民幾在汪王掌握中矣石痴既出新民乃欲組織劇團以倒新民初新民定章凡持紅十字會券觀劇者收原價之半以示優待故石痴得藉以聯絡至是乃說之於丁乃揚及譚秦棧主張某集資本組織民興新劇社欲將新民全班除汪優游王无恐外悉數邀去未發爲王无恐所知立問之正秋新民至此大恐慌而後臺已有與石痴接洽者頗有搖動之象遂由汪王出而調劇人包銀各加三成風波始息石痴因事不諧幡然改計創辦男女合演以圖開闢派人新劇之有男女合演實石痴作俑之然石痴尚不能甘心於新民洩人說凌憐影來歸凌受人愚尤之時新民已至漢口因之新民民興涉訟各有損失結果則凌在民興演一月復歸新民至民興之重要人物男新劇人爲任天知許靈隱王幻身等女劇人梁一嘯沈儂影等因男女合演之故開演法積界民興社舊址自此新劇更不可問矣

民鳴新民合併

民鳴新民之合併成於甲寅之冬而遠因實新民往漢口有以成之也當甲寅夏正秋以海上戲劇素有五荒六窮之稱恐不能得志於夏季而漢口之新劇事業尙未大張旗鼓乃擊全班至漢而上海舊劇場亦可於此時從事修理在漢營業頗發達而正秋爲人所弄故

各飽去私囊而正秋獨無所獲秋涼歸上海時汪優游王无恐之權力益大喧賓奪主操縱一切所編之戲非經汪王許可不能排演汪于對於非劇人所編者尤多反對如莊乘黃所編之庚子國恥記包天笑之胭脂井葉小鳳之落花夢等均為所阻正秋雖不以為然而權已旁落民鳴知其然乃以庚子國恥記胭脂井等劇引而長之編為西太后新民因之頗受影響一時與正秋有舊者多勸正秋宜自作主張勿為人利用正秋善其言及十月新民以演員衆多開支浩繁正秋率一部人復至漢口瀕行之時民鳴經理張蝕川送之河干且謂正秋曰我儕本屬知交徒以各辦劇團致不能親近今聞君在新民名雖主人而權則採諸他人甚為君惜之且席相競爭勢必俱敗不如合併似可久遠并引新民之不能演庚子國恥記等致民鳴得繼西太后以控制新民之事以實之正秋聞之感動而意猶不能決及在漢不得志而歸上海之新民亦大遭失敗此時進退失據張蝕川又以合併為言正秋商之全體演員汪優游朱雙雲等素反對民鳴者忽大變其宗旨極推崇民鳴而力贊歸併餘皆以汪之向背為主故歸併之議遂決汪之力贊歸併者實有一至可笑之原因也時汪欲娶婦而經濟不裕商之於顧無為顧勸其入民鳴并娶之曰若來歸者先假包銀一月汪急於娶婦故犧牲其昔日之主張變而為親近民鳴矣朱雙雲本屬汪之權極自然翁從無貳不待言也此議既決遂以甲寅陰歷十二月新民歸併於民鳴而余之六年來大事記於此即作為上卷之結束

上海票房二十年記

(義華)

咸同之間皮黃乘西崑之敵為歌場主宰一時風行四海景從達官貴人家商巨賈嗜痂者大有人在於是召集同好互相研討是曰票房票房之創昉於北直風尚所趨爰及上海二十年來時有名家紀其歷史以實叢刊

上海之有票房也蓋在光緒中葉距今二十年矣為之創者趙賞堂錢秀山毛祝三也稅權於湖北路迎春坊之二弄名曰盛世玉首而孫菊仙之子芝譜馮子和之兄二狗為之指導一切悉盡義務會員二十餘人願草創之始規模狹小不過具體而微耳每屆星期相率至徐園會串以資練習所用經費均係會員公攤研習既久成績可觀曾在丹桂茶園串戲實為票友登台之始售價二元觀者異常繁

擠所演各劇多係佳作而爲人稱道勿衰者尤推趙萱堂之烏盆計飾張別古者供奉孫菊仙也更佐以錢秀山之胡索更見精采錢以胡索得名爲上海票友中翠員之冠至今稱道之歷數年孫芝譜死會務不振乃解散繼盛世玉晉而起者爲市隱軒發起者夏禹鳳管海峯陳玉麟楊國瑞等會設跑馬廳之觀盛里時光緒末年會員十餘人月收會費三元而爲之指導者有名伶貴俊卿蓋叫天趙如泉趙小雁等居師友之職而不索供給成效卓著曾在觀園(卽今之女丹桂)串戲三夜得資三千餘元其足闕動人士可想見矣閱三稔而會員多執事他方遂致分散

當宣統三年雅歌集遂觸起發起者鄭稚林管西園也會務頗爲發達迨市隱軒分散會員之在上海者皆併入雅歌集而會務益盛會址初在泥城橋福源里旋遷南京路老開捕房對門又遷至小花園近遷至芝罘路開辦之始任教師者老伶工邵寄舟邵沒而聘張福張爲近日最著名之曲師能戲甚多教授時媿媿不憚悉心指導會員獲益不少至今會員達九十餘人入會者分二種一曰會員月納費二元有學戲之權利一曰會友月納費一元僅能品茗閱書報而已創辦以來迄今九稔會務有蒸蒸日上之勢近年主任辦事者公推羅亮生夏禹鳳二人羅選戲學夏廣交遊經驗亦多對內以維而對外一切接洽悉任之夏會務之有今日二人之力居多歷在各舞台及愛儂園張園公共場所串演戲劇或助賑濟充善舉或挹注舞台中人悉盡義務時論多之而每至令節各方請求串戲者紛至沓來幾至不暇應接今則議決此後非助善舉者一概不准串演以免紛紛請求而雅歌集好義之聲又大著會員中劇學深遠者頗不乏人如陳彥衡唐靜庵成寶鈞尤其著者焉至今日之人物列表如下

源派鬚生 羅亮生 宋小坡 陳芷雲

做工老生 許黑珍 席少孫 陳玉麟 胡仲齡 貝一峯

青衣 陳志剛 周仲卿

武生 屠開徵 王子春

淨 索嘉德

五 鮑鶴林

民國二年又有久記社之設。社在老開捕房後。社員初爲九人。均業洋貨商者。故曰久記。今則有十餘人矣。劍雲接約有五十人。教師爲武秀奎。老伶工也會費每月二元。而出色者爲琴員張鑄祥。藝不下於鏡秀山。劍雲按此段略焉不詳。須與久記票房七年記一篇參觀。

民國三年更有中華票房者。發起人王玉書。孫豹臣。本爲雅歌集會員。旋以業顏料者。欲別組一俱樂部。遂組織中華票房。教師亦爲張德福。會員有十餘人。會費每月二元。社址在居仁里口。以孫豹臣爲義務琴員。藝尙可。

此外滬寧車站附近尙有小票房二三處。然辦法不良。且未有良教師指導。亦難望其發達。票房之名不復憶之矣。就上海之票房論。實然以雅歌集爲巨擘。歷年最久。會員亦最多次。則久記中華勢雖非雅歌集。敢然研討戲劇之心。理則一也。

吳門票集十年記

(半狂)

吳中多風雅之士。故不乏潛心研究戲劇。以爲消遣者。鼎革以前。尤致力崑曲。閒情逸趣。誠韻事也。或習練有素。登台串演。聆者咸俯首靜聽。按拍和歌。偶有失協之腔。則互相推究。四聲五韻。不苟絲毫。今日之皮囊。遠無如此考究。當時崑曲之盛。首推吳郡。余生也。曩未獲躬參。其盛至以爲憾。茲就十年來吳中研究戲曲者。述其盛衰。就所知而記之。掛一漏萬。或不免也。

崑劇 吳中人士之研習崑曲。爲怡情陶性。計非圖下海賣錢。故登台實串者不多。不似今日申江。票友略能皮毛。即欲登台。每易貽人齒冷。有清無所謂。票集會社。平日集戚友數輩。延曲師。拍習偶或興至。則相與清唱。歌喉輕轉。檀板聲勻。一笛橫吹。沁人脾胃。雅人深致不足。爲俗子道也。亦有兼習身段。就崑劇團。串演者。清季最著名爲予娘。丈草。煉秋。先生之貼旦。上海徐凌云。先生之小生。二人均世家子。於崑曲研究各有十餘年。每屆登台。客串萬人空巷。二人唱作。嘖嘖人口。鼎革前二年。崑班停辦。二人不復見。姨丈曾爲民興社編西劇。本但爲阿芙蓉所他歌。收相說均已大損。迺顧昔日丰采。能不惆悵。然倚聲正拍。猶非一知半解者可比。閒嘗談及云。民興。諸子無

一人能勝任西廂中角色者良以程君造詣既深見今日之戲曲徒尚浮表四聲不辨自不能無憾也清末之際好崑曲者均仿襲集之例招同志立社集相繼興起約可四五處蓋吳中研習此道者實不可勝計惟附庸風雅之俗子不辨音韻之俗父亦多濫學其間求其人才整齊經濟富裕僅有二社一爲吳耀安先生(梅)所主任之振聲吳先生長文學多自編曲本故該社殊稱許於人一爲祝筱莊先生與家君所主任之際開社一時名人多爲羅致社員約五十餘皆極一時社中陳設完備器具名貴祝君之力最多而家君實襄成之每當風光駘蕩之際集社友清歌雅集興致頗高斯時崑曲劇園雖衰而吳中人士習之者尙夥乃不期年而復風流雲散蓋適逢鼎革人心皇皇影響所及二社遂爲無形之消滅間或有與召集社員亦不足三分之一人數矣惟寄閑之器具均未遺失一旦人聚即可復與今日吳地崑曲已至衰境聞有桐華社昔曾爲崑曲社集今則改變方針純粹爲新劇票集然則崑曲豈真無復興之日乎崑曲之價值高於亂彈內中趣味亦深於皮黃今聞北京崑劇大盛吳中諸君子之研習崑曲者宜可更鼓其興圖恢復昔日原狀也

新劇 光復之際吳中新劇團大盛以籌餉故紛紛開演內中分子殊不盡善同一社集較崑曲不可以道理計惟亦不乏大新劇家之熱心社會者先後劇團可十餘處光復時最盛者莫如貝督美君陳萬里君所主之開明進化二社二君均兼長皮黃萬里尤擅文才社中演員多半青年學生尙知虛心受教不敢胡調南北統一一社解散蓋亂事既平諸子各務所業不復問劇矣今貝君潛心京劇常客滬上陳君則往燕都亦研究京劇常爲劇評頗著於時(即陳優優)後雖不乏新劇社之繼起惜均屬一輩無賴藉此闖達其蠶蠶之卑鄙目的耳中有啓民振風二社稍堪記述啓民爲商團團員所組織社員多爲自愛之商界中人學界中人亦有加入者內地所謂旦角之首陶君殘梅亦該社分子也啓民練習有素初演於委成中學學生多人即於是時加入走鋼常諸埠頗受歡迎嗣因分子複雜成黨諸君轉轉他社啓民遂散歷來新劇社之壽命最長較有成績者僅此一社傑出之才殘梅而外有激烈小生楊君(似名天戀)初亦養成學生演劇之態度口才均佳余許爲可造才及往無錫演劇不知如何跌傷頸骨爲家中所知不許再演否則必能爲吳中新劇之光也振風主任者爲錢養臣君內中分子亦不整齊惟開爾時老友江君天覽(別字曉曉)昔曾辦滑稽雜誌亦在此社又聞錢君延聘吳中名士成飯牛先生爲編輯主任該社成績或有可觀惜未正式開演耳今該社亦解散不知尙有其他新劇社否惟既乏名人士

持必無良好結果斯則余敢斷言者也。

京劇、近來研究京劇者甚多就中尤多客籍宦家子乙卯丙辰時有賂具票房形式之京劇票集二處均僅研究唱白做工則不具一在倉米巷半園其中人物為前憲兵營長張昌器及沈君拈芝諸人余與彼等素昧平生無由知其內容嘗借江氏票房中人同往聆之頗有數人音調可取者惟較江氏票房實大不如江氏票房非江氏其名也乃余為之題者初江夢花之兄江子怡授劇於吳中交於一輩嗜劇諸君得暇遂羣趨江氏廬廬為聚集地於是江氏授徒之所一變而為票房矣即諸人直呼之曰票房余遂名之曰江氏票房中有江子怡殷芳齋陳嘯廬三君之弦索陳某（即前蘇州織造旗人文某之子）之鼓板頗稱嫺熟各門角色又無不備殷君之青衣今更從小喜祿為師曾客串於春仙園（其別名似名六霞）上海雅歌集小生票友俞君仁安亦曾參與故此處較勝於半園票房余來申後久不與聞嘯廬亦無復昔日之興故二票房之近况不能詳悉僅知尙未解散耳。

統記、吳中近十年來可分為三時代自清季至鼎革間為崑曲社集最盛時代民國一、二年間為新劇團競起時代自三年至今均可謂京劇、票房發揚時代然吳人於京劇好之者不若崑曲之多余敢斷言不日必有崑曲大盛之一日也。

漢上梨園五年記

（秋俠）

甲寅春三月記者蒞漢時漢上梨園寥落者晨星惟張國樵所創之新民茶園及江鶴麟所辦之怡園兩家坤班以人材論不過羅致三數負盛名者生角則恩曉峯小蘭英張少泉汪雲奎數人旦角則趙美玉十三旦碧雲霞金蓮花數人時而怡園時而新民以至兩園營業亦視角兒之去留相出入初無優劣可分迄今五載內部不無更動而雙峯對峙猶如曩昔其持久之魄力不可為不厚矣回顧男班反如曇花朝露旋起旋滅未聞能支持一年二年者其故安在令人不解要亦漢上劇界獨具之現象耳是年冬十一月鄭正秋辦大中華新劇社於漢大芻芟新民社員全體蒞止人材完美營業發達可稱漢上新劇極盛時代惜該社敗類苦悶聲不安本分引誘良家婦女穠德昭彰大受輿論攻擊遂至根本搖動乙卯秋八月間往長沙任天知繼其後亦未能生色不久即倒及新劇社二次蒞漢該社已

名譽掃地。無人過問。矣。冬十月。任天知復創天仙茶園於德租界。避暑花園男女合演。爲漢上創格。四且角不齊。且縱妓女出演。淫戲卒至。關門大吉。

丙辰初春。金維英組織新泰舞臺。假漢大舞臺開幕。五月。周詠棠辦迎仙舞臺。新泰遷至愛國花園。以漢大舞臺園址讓迎仙。當時也漢上梨園。凡四男女。各居其半。雖不能曰男伶戰勝女伶。總算五年來。男伶之極盛時代。九月。新泰舞臺解組。迎仙可於十一月返申。丁巳二月。江錫麟所辦之怡園。移入漢大舞臺。怡園園址。爲願無爲所得。開演男子新劇。五月。沈月來辦漢新舞臺於愛國花園。開演。月竟至不能償舞臺租金。經房東勒令停鑼。七月。在張美之巷之也園。重振旗鼓。取名也舞臺。所惜地位不佳。不一月復閉。從此漢上無男伶立足地矣。六月。上海優美女子新劇社。演於漢大旅館之樓外樓。七月。怡園之男子新劇。停演。繼演女子新劇。由林如心主持。一切(願無爲娼婦)八月。租期屆滿。女子新劇閉幕。願無爲另組男子新劇。於愛國西園。延至九月。漢上乃無新劇之蹤跡。時江錫麟分怡園髦兒班。爲二一演於漢大舞臺。一仍返怡園舊址。是年夏。陳家班主陳長庚來漢。辦立大舞臺於華景街。開鑼。四月。未能生色。而去十月。江雲奎。趙美玉。合組新新舞臺。於鐵路車站。廣舞臺。戊午元旦。遷入立大舞臺。時計髦兒戲園。已有四家之多。六月。張國樵試辦新世界於愛國花園。仿上海游戲場格式。爲來年漢上新世界之張本。適李君磐之扶風新劇社。由湘來鄂。演於愛國西園。新民茶園亦步怡園後塵。以一部分分演於東園。則有由贛來漢之草臺班。日演不堪入目之京劇。實不成其爲戲劇團體也。今日者。汪雲奎之立大舞臺。已停演。男伶迨無發展地。所存在者。惟怡園新民大舞臺三家。坤班而已。秋俠曰。自子蒞漢。五載所目。觀而躬親者。僅僅如是。謂女伶之技。優於男伶。歎抑男伶不足。與女伶競爭。歎即問。全不懂戲者。亦必不以爲然。然則胡爲雌成。膨脹。竟以漢上爲坤角唯一之勢力。圈一言蔽之。無非重藝者不敵好色者之多。遂致陰勝陽。衰成爲如斯之現象。即謂漢上人士。有以造之無不可也。老友劍雲有鞠部叢刊之輯。書此應之。

久記票房七年記

(菊園)

久記之發源在民國卅元其始不過三五友人集成寶鈞家中翹其效歌五月成君去滬此三五人之戲繼漸深爰於同志賃屋於新開太平坊顏曰宜樓會員十餘人仍不過公餘之暇共同研究戲劇胡琴各有所好並無曲師負教導之責二年三月遷至北京路紫陽里一街始改今名社友增至念餘人佈置亦楚楚可觀延陶靜宜君為教師添設全副樂器八月陶君辭職改聘武秀奎君為教員民國四年六月與歌廳合併初發起歌廳者為吳降庚錢一粟貝笨牛鄭鳴鶴諸君半年為期會費預籌地址在居仁里社員約二十人如吳大痴李魚目李瑞九貝申薛鄒兩辰汪畫周鄒半客陳公坦許振聲施竹立徐志潔周梓章諸君及已故之葉一舟君皆屬中堅份子後與久記同在愛園演義務戲由鄒兩辰君介紹得識社長張醒初君兩社感情頗洽遂實行合併從此社務日見發達社員多至四十餘人擴充劇部更添絲竹一門遷至紫陽里二弄五年五月假張氏味蕪園開三週紀念大會所演各劇成績頗優極蒙各報贊許六年四月遷至芝罘路東順興里添聘周梓章君為琴員復增美術一部顧錫元君督理其事七年六月增新劇一部特建模範舞臺作為社員實地練習之用每週公益善演戲劇絲竹兩部必往效力社友已達六十八矣

曾經登台之社員

▲生 錢一粟(兼丑) 葉一舟(已故) 陳培文(兼老旦) 何芥園 趙聲甫(兼丑) 汪樸厂 華頌冕 李魚目 李瑞九

袁國良 陳鏞保 陶友成 朱敬齋(兼丑)

▲青衣 何雨聲 余少璋 鄭佛緣

▲老旦 吳緯庚 孫菊軒(兼生)

▲淨 貝笨牛

名譽社員

▲報界 馮叔覺 周劍雲 詹脈脈 鄧正斌

▲商界 趙志強 許良臣 席少孫 吳伯雷 錢朝如 成寶鈞 周澍三 張鑄祥 陳公坦 李董臣 羅葵勛 周梓章

記久記票房丁巳年演劇助賑之始末

(麟鶴)

久記社劇部主任錢一粟君因順直水災哀鴻遍野待哺嗷嗷遂萌演劇助賑之念惟以病不能盡社乃於九月十八晚招予至病榻前
 磋商此事予意須邀社長張醒初及顧錫元馮叔覺周梓章何芥圃何雨聲諸君來共同討論一粟然予說乃函邀諸君討論述張等來
 一票宜佈相請之意僉謂事關善舉理應贊成擬定下星期六實行之地點以借第一臺爲宜挽予請鄭子正秋與尤鴻脚說項蓋正秋
 與尤善包價可望從廉也第二日子選正秋與雨同至第一臺晤尤鴻脚始知該舞台星期六星期日例不租借餘日包價爲六百二
 十元茲徇正秋情面讓價五十元經予情商至再又減少二十元再少不能矣予因日期問題尙須到社商最遂未與之表決二十晚社
 中開全體會社長報告宗旨兼表同情復經芥圃君提議最好一切開銷概由同人担任戲資悉數充捐既避借名斂財之嫌災黎又可
 多受實惠全體贊成遂通過惟第一台星期六不能假座故改借亦舞台當請周劍雲膾豚借予前去接洽說定包價二百七十元期
 定下星期晚戲館包定乃舉職事公推一粟君爲主任總務吳絳庚顧錫元等文牘鄭正秋周劍雲陸魯瞻財政包受伯會計趙子鑣劇
 務馮叔覺周梓章李蓋臣等交際沙樹森洪世昌鄭耕莘許樹屏等庶務葉惠之吳鼎芬步伯勳李魚目王小晉等予亦濫竽其間一
 粟辭職不獲力疾從公到社兩次感冒風寒病加劇竟臥不能興對於職務仍不因病少懈應辦各事籌畫精詳囑姪鏡瑩逐件抄錄寄
 諸社中以供研究未盡事宜則由予轉述一切計凡九日大家忙得頭暈腦昏至廿九日午後三時社員陸續到社四時至亦舞台先佈
 置門前綵彩及水災圖畫內部各事亦分頭部署五時半上座六時半開幕奏演劇者爲席君少孫馮叔覺周樹三何雨聲何芥園翠員
 爲李蓋臣周梓章武秀奎是日叔覺之釣龜唱作俱佳無疵可擊叔覺票戲多矣予觀叔覺之戲亦多矣成績之優當以此次爲最樹三
 去張義神氣大妙雨聲之彩樓出場予適有事他往未能目觀但聞喝彩之聲震盪耳鼓芥園之斬子唱工猛進情形甚多惟水紗勒發
 槍穩柱英進較時紗帽已掀上寸許予爲之急煞急至後台幸芥園明白紗帽要落已入後臺予適至遂倩人重代勒過否則帽子脫落

不雅觀矣。少孫之連環套精神。身段處處與鑼鼓腔合無一些外行氣。不憍為。新輪老手也。四盞燈之煒骨計極買力。中有募化一場。順直同鄉急賑會代表陳黃諸君。利此時機。當場募化。遂倩叔覺君演說。座客動容。一時銀元銅鈔拋擲如雨。(計大洋六十元。小洋三十枚。銅鈔六百五十個。)壓軸戲為濟顛和尚救衆生事。雖近於滑稽。却寓勸善懲淫之意。臺下甚歡迎之。惟亦舞臺座位不多。僅收票一千一百三十張。已覺十分擁擠。幸來賓多存恕心。故開幕至閉幕並未發生意外之事。臨時職員亦頗盡職。拉雜書之。記其實也。

春柳始末記

(癡萍)

春柳肇始於日本東京。主其事者為陸君鏡若。餘如吳君我尊。謝君抗白。馬君絳士。歐陽君子情等。皆最先之春柳社員。曾數次演劇於東京等處。為彼邦人士所推許。其詳具見甲寅年春柳開演於謀得利時拙著宣言書中。(曾刊生疇日報文藝欄)茲不復贅。此篇所記僅及陸君歸國後事。掛漏在所難免。閱者諒之。著者識。

辛亥秋。義軍崛起。武昌春柳社員歸自日本。奔走國事。及南北和議告成。各社員多集於上海。研究劇學。編撰劇本。復聯合國內名流。組織新劇同志會。陸鏡若被推為劇務主任。壬子正月。蘇州官紳以水災急賑。邀新劇同志會同義舉。陸鏡若與全體會員偕往。初六七八。在全浙會館演義務戲。三月初九起。移至城外開演。今民興社址。與崑劇同班舊座稱盛。二月初九。兵變之役。戲園停演。新劇同志會歸滬。會員聚居鹿鳴旅館。某夕。旅館毀於火。衣裝布景悉付一炬。會員僅以身免。乃設事務所於海寧路。三月二十九日。紀念黃花園烈士大會。舉行於上海新新舞臺。來會者數千人。正廳包廂。竟無容膝地。是日之黃花園新劇。即由新劇同志會擔任。未開幕時。為廣州同志孫中山先生等。正僱軍界大隊。為正式之致祭開幕時。祭儀已畢。賓客等猶未散盡。次則廣州去年諸烈士之傭人僕婦。馮主旅中相遇之過客等。亦來祭掃。適黃克強先生特地南去。從車站飛馬赴岡。不料祭禮已畢。遂與傭人僕婦等共行祭掃之禮。以聽游士婦女等之雅歌。忽來廣州軍界中人。邀赴紀念會。遂乘馬與諸舊識。握別是劇登場人名。為傭人老郭(蔣鏡澄)傭人亞四(羅漫士)亞四妻(姚鏡明)江湖先生(唐琴聲)江湖先生妻(張蘇新)麥裁縫(沈南無)徐髮匠(汪十三子)歐寡婦(馬絳士)梁村婦(胡逸安)黃克

強(陸鏡若)王副官(陳警心)四月十九二十日在四川路青年會演劇兩日四月底常州民政長屠寄因芙蓉圩水災邀往演義務戲
七日陸鏡若以桑梓之地治事尤勤勉所得資潤滴歸公鄉里稱頌既又聯演七日舊座充會員旅費六月十五日陸鏡若所譯之社會
鐘劇本經莊思誠吳稚暉兩先生校定乃假座南京路謀得利戲園演社會鐘兩次日夜連演七月應某界之請在張氏味繩園演劇三
日八月再赴常州演劇七日九月赴無錫演劇半月十月底赴杭州拱辰橋演劇七日十一月初六在上海大舞臺演劇一日癸丑湘人
陳某辦社會教育團於長沙之李真人殿延新劇同志會往是為湖南有新劇之始未幾即遷左文襄祠聲譽之隆盛業之盛湘中新劇
至今不復有此盛況矣久之陳某與新劇同志會以細故失歡延他團體別樹一幟新劇同志會亦自設春柳劇場於學宮街雙方對峙
營業仍不稱替二次革命失敗湘中政局大變春柳亦遭波累陸鏡若歸渡組建新局湘事由吳我尊維持甲寅春新劇同志會租謀得
劇戲園開設春柳劇場之議定會員全體東歸甲寅三月二十日春柳劇場正式開演於謀得利時海上新劇社林立春柳占地既僻在
外灘演劇復恪守範圍座客之絕無文藝思想者蓋絕足不至春柳在萬半年耗資數千金幸人心固結對於劇務仍日夕研究不露衰
象會鄭正秋新社輒演約陸鏡若繼之遂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以春柳名義遷福建路新民原址至乙卯二月底輾演乙卯三月廿
五日春柳再開演於謀得利或勸陸鏡若降格以求通俗鏡若却之曰春柳自有宗旨以營業殉宗旨則可因營業變宗旨則不可其言
雖愚其志其苦至五月初一又輾演而鏡若已心力交瘁矣
六月十二日赴杭州西湖歌舞演劇兩月陸鏡若因病歸滬某月某日卒於家春柳亦與之俱亡矣

啓民社始末記

(菊園)

癸丑九月商務印書館張屏翰趙筱儀王起予許夢覺羅玉亭諸君發起通俗新劇團持其草章就商於周君劍雲其宗旨欲組織一劇
團專赴鄉村等處演劇以期普及教育不取看貨周君之意恐不能持久適將其草章逐一改正定名啓民新劇社借黃鏡寰張屏翰兩
君往晤管君義華管君拔閱一過西為首肯但驟以啓民新劇社相標榜恐外間誤會又一新劇社開幕(其時海上劇社祇新民一家)

磋商多時乃加入研究二字遂定為啓民新劇研究社請周劍雲鳳昔醇朱耐吾徐木鐸張棣香周牧庵譚沂生諸君加入發起人之列刊印草章招募社員至十一月一日開正式成立會於英大馬路情陸公會(日後練習即在此處)時社員有三十人來賓到者為陳國權梅竹廬畢雲程邵廷玉管義華丁棟諸君皆為本社名譽贊助員公推周劍雲君為臨時主席宣布緣起簡章及進行方法並有來賓社員之演說當場舉定孫玉聲君為正社長(時孫君因事未到)張屏翰君為副社長管義華君為文牘員許夢覺君為舞臺監督鳳昔醇君為教練員王起予君為會計員韓德卿周劍雲傅春秋計健南周牧庵諸君為評議員徐木鐸趙秋儂二君為書記員黃鏡寰趙玉亭張棣香范濟臣四君為交際員每晚八時至十時為練習時間既而入社者日見增多惜時公會地址狹不敷用乃移至廣西路寶安里神州醫藥局內造有模範舞台以為社員實地練習之所並刪去研究二字以促進行韓德卿周劍雲鳳昔醇三君以前之簡章尙未完備與周被蒼高漢飛諸君詳細討論歷一星期始克告成其分八章三十二條週詳穩健有條不紊列議事幹事兩部如政府之分可法行政不啻議會之與內閣也議事部職員為周劍雲鳳昔醇高漢飛周被蒼周牧庵范濟臣計建南羅玉亭傅春秋葉爾錫諸君以韓德卿為之長幹事部職員編劇如周劍雲蔡曼情高漢飛三君庶務為馬達君穆繼昌兩君文牘為周映雪君會計為戴雨霄唐空應兩君教練為孫玉聲鳳昔醇兩君以趙小儂為之長徐均照舊後台監督取消議事部有議案有秘書社長幹事所擬辦之事非經議事部議決無效是啓民社雖一新劇團體固儼然共和國之內閣制也十一月贊助員陸德庠君結婚全體同志在徐國申演自由姻緣一劇以伸慶賀此劇為孫玉聲君手筆初次露面即邀君贊許十二月假座共和中舞臺申演鳳昔醇君所編之情海波於是春申江上漸知有啓民社三字年冬幹事部長趙筱儀因事離滬函請辭職經議事部議決對幹事部為執行演劇二部執行部長韓德卿當選演劇部長鳳昔醇當選議事部長周劍雲當選是時社員已增至六十人名流沆沆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未幾副社長張屏翰社員王起予許夢覺周牧庵等與執行部長韓德卿因辦事掣肘意見不合大起衝突如水火之不相容冰炭之不相入兩派互攻卒至決裂張君等遂不到社竟成不脫離之脫離周牧庵復在電光日報肆口漫罵破壞多端小題大做觸動公憤遂有甲寅二月公逐出社之通告社長孫玉聲更要控之公堂為法律之解決經人調停而止本社由誕生時代而進於成立時代由練習時代而進於問世時代波明水淨

秩序井然。備。德。卿。與。周。牧。庵。兩。派。迭。起。風。潮。然。亦。事。過。即。忘。無。芥。於。心。至。三。月。十。五。夜。始。達。到。正。式。開。幕。之。目。的。地。點。在。廣。西。路。中。國。紅。十。字。會。後。面。本。時。疫。醫。院。舊。址。五。幢。樓。房。所。改。容。積。可。四。百。人。無。包。廂。精。雅。堅。固。別。有。精。神。不。能。登。臺。之。社。員。告。退。者。約。二。十。八。餘。則。興。高。采。烈。眉。飛。色。舞。風。昔。醉。定。名。倩。影。周。劍。雲。名。江。湖。高。漢。飛。名。梨。痕。韓。德。卿。名。達。心。唐。空。虛。名。夢。蝶。戴。兩。青。名。病。蝶。陳。元。聲。名。鵬。魂。台。蔡。曼。倩。羅。玉。亭。陸。健。兒。田。憐。心。羅。天。慧。傳。蘭。天。胡。花。魂。葉。拂。塵。葉。冷。癡。劉。漢。鵬。張。瘋。鷄。李。瘋。呆。錢。醉。翁。周。詰。梨。張。秋。馨。蒲。殿。香。張。悲。秋。吳。琴。琴。哀。夢。鷓。鴒。笑。呆。蔡。小。艇。仇。狂。僧。沈。民。隱。胡。雲。洲。李。慶。隱。張。愜。情。陳。野。鶴。等。共。四。十。八。人。外。請。吳。寄。塵。葛。劍。胆。龔。嘯。恨。盛。覺。非。陸。續。谷。五。人。入。社。中。葉。懷。新。之。中。年。且。范。如。癡。之。影。且。蕪。頗。不。弱。惜。為。家。庭。干。涉。不。能。登。臺。所。演。之。劇。最。著。名。者。為。俠。兒。女。愛。之。害。惡。嫂。嫂。雙。金。錠。啓。民。鐘。女。丈。夫。花。小。桃。阿。珍。釵。光。劍。影。月。簾。花。影。靈。盟。離。合。配。薄。倖。郎。彩。兒。等。劇。以。上。皆。本。社。所。編。普。通。舊。劇。各。家。常。演。者。尚。不。計。數。每。一。新。脚。本。出。現。座。位。預。定。一。空。城。內。諸。大。戶。皆。不。遠。十。里。而。來。首。倡。古。裝。新。劇。以。新。觀。者。耳。目。一。時。輿。論。羣。起。贊。美。報。紙。擡。揚。之。文。連。篇。累。牘。四。月。新。劇。會。成。立。本。社。舉。周。劍。雲。高。梨。痕。兩。君。為。代。表。六。大。劇。團。聯。合。演。劇。本。社。被。選。者。十。二。人。即。達。心。嘯。恨。江。潮。寄。塵。劍。胆。梨。痕。病。蝶。瘋。鷄。癡。呆。蘭。魂。健。兒。狂。僧。是。也。社。中。職。員。總。理。孫。玉。聲。總。董。周。劍。雲。董。事。高。梨。痕。戴。病。蝶。後。臺。監。督。韓。達。心。吳。寄。塵。兼。編。劇。員。續。任。者。為。高。梨。痕。葛。劍。膽。編。劇。蔡。曼。倩。論。學。以。周。江。潮。高。梨。痕。蔡。曼。倩。風。倩。影。吳。寄。塵。為。劍。胆。龔。嘯。恨。盛。覺。非。八。君。為。最。餘。皆。有。普。通。之。學。識。能。作。尋。常。函。札。此。句。本。不。應。寫。祇。因。今。之。新。劇。家。大。半。且。不。識。丁。胸。無。點。墨。能。作。函。札。較。不。會。寫。字。何。如。論。藝。則。風。倩。影。之。花。且。兼。愁。且。潑。且。周。亞。父。江。湖。所。改。之。莊。嚴。老。生。兼。言。情。小。生。高。梨。痕。之。軍。事。小。生。兼。風。塵。且。趙。筱。儀。之。書。卷。小。生。韓。達。心。之。家。庭。老。生。羅。玉。亭。陸。健。兒。陸。開。陽。劉。漢。鵬。之。小。且。戴。病。蝶。之。小。丑。葉。拂。塵。之。老。旦。周。雛。鳳。語。梨。所。改。之。童。子。生。龔。嘯。恨。之。悲。且。葛。如。胆。之。中。年。且。吳。寄。塵。之。陰。險。老。生。皆。本。社。傑。出。之。才。論。品。則。教。品。立。行。為。本。社。第。一。要。義。社。中。份。子。皆。商。學。兩。界。人。物。故。良。厚。者。多。絕。無。近。時。新。劇。家。惡。習。吳。琴。琴。喜。獵。豕。即。令。出。社。陸。健。兒。拜。吳。寄。塵。為。師。而。舉。止。佻。健。素。行。輕。浮。為。同。社。所。不。齒。未。幾。忽。與。著。名。女。獮。牌。三。人。黨。相。詬。高。梨。痕。周。亞。父。戴。病。蝶。風。倩。影。四。君。偵。得。確。實。證。據。以。其。破。壞。本。社。名。譽。要。求。社。長。請。其。出。社。一。面。登。報。申。明。以。符。定。章。吳。寄。塵。以。師。生。關。係。聯。絡。數。人。出。而。反。對。喧。賓。奪。主。實。為。非。法。疊。開。兩。次。大。會。卒。以。中。立。派。太。多。不。能。解。決。兩。方。爭。辯。益。烈。大。有。不。並。立。之。

勢。韓。達。心。初。亦。主。張。斥。逐。者。及。見。吳。派。人。多。忽。論。調。一。變。加。入。彼。中。社。長。孫。君。感。於。陸。蘇。可。取。一。言。命。其。寫。一。伏。辯。改。過。自。新。由。吳。等。作。保。如。敢。再。犯。斥。逐。不。留。並。挽。人。向。周。高。戴。鳳。四。君。轉。圜。而。陸。健。兒。賤。骨。天。生。不。可。救。藥。終。以。不。爭。氣。而。出。社。吳。寄。塵。與。社。中。重。要。人。物。之。感。情。自。此。傷。矣。六。月。遂。出。啓。民。隨。新。民。社。赴。漢。某。公。館。蕩。婦。亟。垂。青。風。情。影。影。幾。為。所。盡。幸。周。亞。父。高。梨。痕。兩。君。早。已。察。覺。以。大。義。賈。之。情。影。爽。然。若。失。謝。過。不。遑。急。揮。利。劍。而。斷。情。絲。適。克。保。全。清。白。之。軀。本。社。營。業。三。四。兩。月。頗。不。冷。淡。每。日。約。得。五。十。元。祇。以。股。本。未。能。收。足。遂。至。入。不。敷。出。一。交。盛。夏。本。戲。館。衰。落。之。秋。資。本。單。薄。安。能。持。久。六。月。中。不。得。已。而。停。演。有。醒。民。社。本。社。名。願。入。股。合。併。然。其。數。至。微。不。及。千。元。七。月。初。重。行。開。幕。卒。以。經。濟。支。絀。延。至。月。杪。乃。一。蹶。不。振。不。能。再。起。社。員。熱。忱。演。劇。心。力。交。瘁。雖。訂。有。合。同。皆。未。照。章。辦。理。所。欠。薪。水。變。成。股。票。以。前。耗。費。更。無。論。矣。本。社。既。歸。失。敗。孫。總。理。損。失。頗。鉅。債。務。叢。身。無。暇。兼。顧。辭。去。社。長。之。職。諸。社。員。雄。心。不。死。復。賃。事。務。所。於。法。界。首。安。里。更。舉。職。員。以。維。社。務。韓。達。心。君。提。議。改。社。長。為。理。事。兼。贊。成。於。是。周。亞。父。以。最。多。數。當。選。為。正。理。事。高。梨。痕。當。選。為。副。理。事。文。版。風。情。影。編。劇。蔡。曼。倩。會。計。蔡。小。艇。幹。事。趙。筱。儀。葉。拂。塵。書。記。陸。闕。魂。盛。覺。非。交。際。戴。病。蝶。羅。玉。亭。劉。淚。闕。葉。冷。癡。去。留。留。僅。剩。二。十。餘。人。唐。夢。蝶。首。窺。兩。端。心。志。淡。薄。視。社。事。已。無。希。望。遂。一。去。不。來。八。月。廿。一。夜。假。霜。鐘。社。申。演。十。字。碑。一。劇。以。為。事。務。所。開。銷。之。需。九。月。副。理。事。高。梨。痕。返。鄂。十。月。幹。事。趙。小。儀。赴。粵。同。時。曹。徵。笑。聘。往。寧。波。演。劇。社。員。中。半。為。職。業。所。羈。不。能。分。身。又。以。曹。君。約。之。已。久。(本。社。二。次。停。演。即。有。赴。甬。之。議。當。時。係。全。體。適。由。陸。闕。魂。葉。拂。塵。葉。冷。癡。李。立。佛。傳。顯。天。盛。覺。非。葛。民。隱。仇。狂。僧。蔡。小。艇。諸。君。前。往。此。外。皆。曹。君。所。邀。非。本。社。全。體。也。開。演。半。月。阻。於。官。場。勢。力。而。止。同。人。本。以。此。行。為。遊。歷。當。即。返。滬。胡。花。魂。雙。身。往。錫。所。交。非。人。習。於。下。流。人。格。掃。地。開。除。其。名。不。與。為。伍。穆。笑。呆。對。於。甬。事。撥。弄。是。非。挑。動。兩。方。惡。感。復。欠。社。中。公。款。一。走。無。蹤。亦。斥。逐。出。社。以。符。定。章。韓。達。心。滿。口。熱。心。社。事。自。入。申。舞。臺。後。趾。高。氣。揚。久。不。到。社。每。月。會。費。亦。不。交。納。申。舞。臺。戲。業。加。入。人。民。唱。從。此。不。可。一。世。視。舊。同。志。若。路。人。其。人。言。不。由。衷。好。作。遠。心。之。論。初。則。聯。絡。社。員。謀。據。要。津。繼。乃。獻。媚。社。長。凌。壓。同。志。孫。先。生。慈。祥。惻。和。氣。迎。人。頗。受。其。感。而。諸。同。志。皆。鄙。夷。不。屑。道。一。肚。苞。茅。動。言。自。由。平。等。權。利。思。想。尤。塞。五。中。惟。視。金。錢。為。去。留。無。絲。毫。良。心。可。言。也。以。達。心。之。大。才。雖。入。政。界。亦。易。得。志。區。區。新。劇。抑。已。未。矣。取。富。貴。功。名。如。反。掌。達。心。願。為。識。時。務。之。俊。傑。乎。人。各。有。志。竟。除。其。名。十。一。月。蔡。小。艇。林。夢。醒。兩。君。請。往。石。浦。演。

劇謂該處市面如何繁盛。人民如何開通。諸君喜遊何妨。一行某君爲好奇心所動。仍同陳君八人而往。至則大失所望。蓋石浦環地。皆山迺一鄉鎮。始知受惑。蔡林二人復陵其狐羣狗黨。相要挾。棄君等毅然拒之。不願久駐。數日即歸。周君以蔡小艇乃本社社員。何心術之劣。一至於此。竟作獻。西川之張松。媚金邦之秦檜。非本社之公敵。實社會之害馬。怒逐此賊。以爲刁猾不法者戒。乙卯正月。沐塵舞臺。俞問天君聘請風倩影周亞父葉拂塵李立佛四君入社。內容竄改。旋即停演。五月漢口張秋俠君致函周君亞父擬請本社全體赴鄂演劇。周君以社員星散。招集不易。婉言謝之。七月杭州新舞臺托許君善僧面懇周君堅請一行。亞父以友誼所關。又慕西湖風景。遂約龔嘯恨葉洽癡盛覺非傅鰾天李立佛諸君及春柳之吳我尊歐陽予倩吳惠仁等東裝前往。風倩影君爲職務所羈。萬難分身。祇請假客串三日。浙人交口譽之。留連兩月。以演資作旅費優游。六橋三竺間。意至得也。繼聞新舞臺營業不振。有閉幕消息。乃於九月回滬。龔嘯恨李立佛轉進民興周鳳兩君遇公益善舉。始一露色。相平常。則不輕易容。岸矣。綜計本社四十餘社員。除遺返家園革除出版社者。外祇周亞父風倩影葉拂塵趙小儂高梨根劉淚閣陸鵬魂葉洽癡羅玉亭戴病蝶傅鰾天李立佛盛覺非田憐心仇狂僧十餘人。始終如一。不改初心。嗚呼。我啓民社名溢南北。譽滿春江。苟非孫玉聲君之毅力。周鳳高趙之熱心。恐並此成績亦無之。欲於社會上立一堅固超越萬劫不毀之正當團體。豈不難哉。爲述其始末。以爲留心新劇者告。掛漏之處。知不能免。秉筆直書。不計恩怨也。

附本社最初章程

弁言

吾國晚近以來。徒以人民智識未啓之故。遂至民氣不揚。民德漸墮。民生日敝。民權莫張。問之社會。荆棘遍地。叩之家庭。怪象百出。若云化之以教育。則時日久而功效遲。若云科之以刑罰。則畏懼生而詐僞作。皮黃雜奏。則祇堪悅耳。而難啓人心。鑼鼓並陳。則徒供玩好。而無裨世道。然則欲集全國人民而導之善途。固舍新劇莫屬焉。溯自歐風東漸。新劇盛行。形形色色。狀之舞臺。開民智於無形。補教育之不及。寓警惕於談諧之中。啓愚頑於言談之際。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俯仰行止。咸有深意。此新劇之所以有益於人心世道。與舊劇異也。年來吾國雖有新劇團成立。四布於皖湘江淮之間。然收效甚微。未能完善。同人有鑒於此。爰集同志。創爲啓民新劇社。互相切磋。互相

討論。立他日新劇之基礎。以與國人相見於舞臺。謹訂約章。俾衆遵守。開明之士。曷歸乎來。

第一章 總則

一、定名、本社抱啓發人心改良社會之志願。定名啓民新劇社。

一、宗旨、本社以實行社會教育爲宗旨。

一、社所、本社所設在英租界廣西路寶安里第一石庫門內。

第二章 社員

一、資格、本社社員。以有清白品格。正當職業。普通學識。健全身體。能始終擔任社務者爲合格。

一、入社、凡有上列之資格。與本社宗旨相合。能遵守本社約章。得社員之介紹。經議事部議決者。准予入社。當入社時。須照章繳納社費。暨最新四寸半身照片一張。並由介紹人填寫證書。及本人親具志願書。以昭信守。

一、責任、社員咸有輔助本社發達之責任。

一、約章、本社社員。皆當遵守左列之約章。以維社務。

甲、社員不得以個人或少數人。借用本社名義。並不得違背公決之辦法。

乙、社員不得兼入其他新劇社。

丙、社員不得託故告退。另入他社。如有意見不合之處。儘可提出意見書。交議事部討論。以便和平解決。

丁、社員不得將本社劇本授與他人。或他社。如未曾演過者。更宜嚴守秘密。

戊、社員不得爲他劇社編劇本及教劇等事。

己、社員不得個人在外受聘。以及獨自客串等事。惟遇公益善舉。不受薪金者。不在此例。然亦須先行通知社長。提交議事部核准。

一、義務、社員有納費之義務。有練劇之義務。有編劇之義務。有演劇之義務。

一、權利
甲 社員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利。

乙 社員有提議事件。交議事部議決之權利。

一、定額
本社定額六十名。

一、科級
凡填志願書。納社費。實行練習者。爲正科社員。不練習爲預科。(練習與否。各人自定)。

(以上無論何科社員。每逢集會時。均須到社。如有要事。須先行告假。或臨時來函通知)。

一、等級
定生且丑爲三部。每部分四等。(優超特頭)由社長總幹事。及教練員選定。經議事部議決。各部設部長一人。以優等員互選。

之。惟須得全部半數以上之同意。此條俟正式開演時實行。其等級之差別。視技藝之優劣爲準。可隨時升降。以資鼓勵)。

一、社費
每月常費大洋一元。按月十號以前繳清。不得延緩。

一、出社
社員有違背本社約章。以及各種不名譽事。得社員五人以上之提議。經社長派員調查屬實。即交議事部議決。令其出社。並

登報聲明。以全本社名譽。否則一概不准隨意出社。如有不得已之事。必須告退者。應將告退緣由。詳告社長。交議事部議准。

第三章 職任

一、議事部
議事部以左列各員組成之。

議員十二人。由社員公舉。

議長一人。由議員互選。

書記員二人。由議長推舉。

庶務員一人。由議長推舉。

議事部之權限。列左。

有修改章程之權。

有選舉社長之權。

有議決預算決算之權。

有查賬之權。

有建議之權。

有議決社長交議各案之權。

有承認社長舉薦總幹事之權。

有承認總幹事舉薦各幹事之權。

有議決社員入社出社之權。

有議決社員等級之權。

(議事部議事規則由議事部定之。)

一、社、長、

正副社長。由議事部公舉。得票佔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為當選。

正社長之職務如左。

主持全社事務。

代表全體社社。

副社長之職務如左。

輔佐正社長辦理全社事務。

遇正社長有事故時。得代其職務。

一、幹、事、部、
幹事部以左列各員組成之。

總幹事一人由社長舉薦得議事部同意。

教練員二人由總幹事舉薦得議事部同意。

編劇員四人同上。

文牘員一人同上。

書記員二人同上。

會計員二人同上。

庶務員二人同上。

佈景員二人同上。

化粧員二人同上。

交際員四人同上。

幹事部之職務如左。

整理會務。

管理會務。

管理後台。

編輯劇本。

教練戲劇。

籌畫排劇事務。

置辦化粧佈景等件。

編制預算決算

掌理銀錢收支

鈔據各種文牘

一切社會交際

(幹事部辦事規則由幹事部定之)

- 一、任期、本社各職員均一年一任。得連舉連任。(設職員因特別事故中途告退者照章隨時補選)
- 一、限制、本社職員一人不能兼任數職。如有學藝過人衆所景仰者至多兼任二職。但部長(指等級部)不在此例。

第四章 社務

- 一、社務、本社以編演含有教育性質之新劇爲主並辦理關於新劇之種種事務。

第五章 時間

- 一、討論、每晚八時至八時半。
- 一、練習、每晚八時半至十時。
- 一、休息、每逢星期日。
- 一、參觀、每逢星期六晚。歡迎來賓參觀。平時概不接待。

第六章 經費

- 一、特捐、即社員與非社員之特別捐款。
- 一、常費、即社員按月繳納之社費。
- 一、基金、募集基金之辦法由議事部另定。

第七章 開會

- 一、大會。本社每屆週年舉行大會一次。如遇緊要事故。得臨時召集。
- 一、議事會。議事會會期。由議事部自定。
- 一、幹事會。幹事會會期。由幹事部自定。

第八章 名譽員

- 一、名譽社長。凡於新劇有經驗。於社會有聲望之士。能熱心指導。以及能慨助鉅資於本社者。由社長推舉。經議事部同意。認為本社名譽社長。

- 一、贊助員。凡贊成本社宗旨。能每月照繳社費。或盡編輯劇本之義務。而不能到社練習者。本社當推為贊助員。惟每月到本社至少。在二次以上。以資聯絡。

- 一、附則。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如有不妥之處。得由議事部議員三分之一之提議。經全部過半數之同意。可修改之。
- 議事部規則

- 一、本議事部之議員。按本章程第三章之規定。選舉之。

- 一、本議事部之權限。按本章程第三章之規定。施行之。

- 一、本議事部之職員如左。

議長主持全部。

書記司理文件。

庶務佈置會場。

- 一、本議事部議員到會過半數。始可開議。

- 一本議事部常會期。每逢星期四。六七時半至八時半。
- 一本議事部遇有緊要事故。得臨時召集。開特別會。
- 一本議事部常會。不足法定人數時。得改爲談話會。但無議決案件之權。
- 一本議事部議案。不論社長交議。與議員建議。均須先期交與議長。由議長編次開議。
- 一本議事部開議時。議員發言。須有秩序。不得叫囂喧嘩。及擾亂他人之言論。
- 一本議事部議案。待到會議員半數以上之同意。作爲通過。如遇贊成反對同數時。得由議長決定之。
- 一本議事部有收受本社社員對於社務意見書之義務。
- 一本議事部不得收受違背章程之議案。
- 一本議事部遇有社長。或總幹事商榷之處。得咨請其出席。
- 一本議事部對於社務有不明之處。得提出質問書。請幹事部答復。但須有四人之連署。方克有效。
- 一本議事部議員。遇有事故。不能到會社。須先期向議長請假。
- 一本議事部議員。如放棄職權。久不到會。至一月之久者。得公決取消其議員資格。
- 一本議事部議員。如有半途出社。及不得已自請告退者。須由本議事部公決。請社長照章補選。
- 一本規則如有不完備之處。經議員三分之一之提議。得公決修改。

幹事部規則

- 一本幹事部之組織。按本社簡章第三章之規定。
- 一本幹事部常會期。每逢星期三。五。七時至八時。
- 一本幹事部議案。分交議決議兩項。

- 一本幹事部議決各事由各職員照辦。
- 一本幹事部提議事件由總幹事與社長接洽後繕交議事部。
- 一本幹事部職員有在議事部出席之必要時須出席磋商。
- 一本幹事部交談各案於議事部未通過前應守秘密。
- 一議事部議復各案由總幹事通告各職員執行。
- 一本幹事部規則有不妥之處經職員三分之一提議公決修改。

民興社始末記

(吳奇塵)

甲寅之春新民社開演於石路天仙園舊址(此處現已改造)營業發達鑒於極點各處之資本家幾視辦新劇社為投機事業民興之組織亦其一也民興社主張氏為新民社之老看客其時新民社員蘇石癡因事被擯乃慫恿張氏出資組織劇社張氏前曾辦南市新舞臺素有經驗知新劇當此全盛時代苟再能多製特別佈景定卜社會歡迎復邀湖州巨紳丁氏附股共集股本壹萬五千元於六月底立事務所於貴州路牛庄路口羅致劇人包銀之巨駭人聽聞如凌憐影每月六百元之類是也當時新劇且角最為滬人歡迎者為凌憐影陸子美二君子美為民鳴榿柱經氏倚異甚殷不易邀請憐影為新民台柱又豈易入手因石癡係新民份子與憐影較近乃以六百元一月之大包銀動其心再以願雷音羅笑倩之私交動其情用心亦良苦矣旋被鄭君正秋偵悉與民興大起交涉石癡碍於情乃解約(民興因憐影損失近二百元)於是出類拔粹之且角俱為新民民鳴邀去不得已而創男女合演之讀且角既無小生除笑倩外亦無相當人才王幻身本以且角得名至是乃改演小生並請報界巨子王君鈍根主編劇本日夜練習於事務所內至八月初四日開幕尙無出色且角乃以女社員沈儀影作傀儡小子與劍膽雷音輩在佈景後(或躲在桌下做雙簧)臨時指揮儀影天資容慧一星期後居然能獨當一而復加入一嘯美雲君玉等男女合演乃能號召一時十月底于果報錄編成排練二星期復易名試演於日間大

受社會贊許(劍雲按此類戲無論如何實錢鄙人終不謂然)連演至十天之久共售洋九千餘元於是基礎固而傾軋之風戢矣至明年老西開案起復編新愛國血黃金鐵血等劇號召於時許雲隱因演此二劇得名天不假年七月靈隱歿民興如折股肱不得已乃邀王无恐入局不一月黨派分歧傾軋時聞而營業亦一落千丈至丙辰春張氏召集後臺諸辦事員諄勸化除意見冥隨聲下全體大感動其時新舞臺適編就是我滬上人士趨之若鶩予乃編原來是你廿四本以競爭卒能補已虧之資本挽已墮之名譽至年底結賬是年共贏二萬餘金丁巳春前籌辦事人又不洽張氏憤而組織蘇社以申社事專責尤君軼凡管理之尤君優柔寡斷於是顛倒是非小人得志滑亂黑白正士灰心而大好之民興劇社竟如呻吟床褥之病人苟當時能再精神團體上下一心未始不可救藥乃有責者或沈溺於酒色或恣情於嫖賭劇社中事幾致無人過問張氏睹此現狀知無可挽回然亦不忍使四五年團結在一處之同志一旦散處四方乃商諸予遷南市新舞臺開演集能共甘苦者三十餘人卒因地利關係一月而罷於是上海不復有民興之標幟矣嗚呼集萬餘金有月之資本耗十餘人無限之心血組織一團體談何容易而因個人之私利慾壑未盡如意乃使之失敗而不惜其肉肉足食乎縱觀民興自甲寅秋成立至丁巳夏消滅閱四寒暑每於精神團結上下同心之時則營業大振於精神渙散上下猜忌之時則營業式微是可知挾私心重私利之輩實為辦事之大障礙吾人苟欲盡力於社會則私心萬不可存私利萬不可圖存私心重私利則名譽未有不壞名譽壞則社會上無立足地害公害私兩無裨益願吾劇人勉旃。

誌玉成科班

(切膚)

想玉成姓田名際雲天津慶軍小班之徒也唱花旦清光緒戊寅掌班翟善之帶領全班來滬在石路金桂茶園演唱明年己卯各童佐滿師班即解散想九霄為班中之領袖者在滬年餘交遊頗廣所往來皆紳商之表表者以故手臂闊綽因自起一科班名曰玉成其中著名角色如劉廷玉馬金祿等迨將畢業挈之來滬於湖北路開設丹桂園另邀門青衣水上飄老生劉天紅小金紅文武老生大子紅(名劉廷順廷玉胞兄)外加文武各角以排演斗牛宮寶座戲後回天津冬季再來上海於寶善街開天成未幾仍遷丹桂原址邀黃月山經理時屆夏令恐營業消滅特排演封神榜卅六本目封王進香至破十絕陣到絕龍關開太師歸神止並以重價聘一

三缸。斗金等演唱。手冬即全班返京。從此想九。控久駐都中。聲望日隆云。

誌天華科班

(切膚)

顧崇德。天津人。孔武有力。尤善馳馬。自紫竹林。闢爲租界。西南雲集。知顧能騎馬。多厚遇之。歷年賽馬。唯顧之馬。屢獲優勝。西南商等。後以贏餘移贈。不數年。遂成巨富。津埠戲班林立。顧見獵心喜。即團一科班。名曰天華。錦未幾。與洋人涉訟。延及兩載。仍歸於負。類年居積。資變價以償。無顏駐津。即帶小班。全部航海。來申。時光緒二十年也。抵申後。在新馬路賃屋暫居。次日逃去一青衣。一開口跳進城。到道署。嗚冤。聲言顧持刀。恐嚇強欲。鷄姦云云。縣署承審。是案以顧能操西語。滬地洋商。必與往還者。故不加窮詰。僅判二伶遞解清江浦。原籍。顧經此挫折。所費不貲。又以無戲館。基址閒居。一年之久。始在張園演唱。久更不給。幸房主人爲程麻皮相。慮日久。與程商。懇以胡家宅一帶。市房。略加修葺。改建戲園。名天華。茶園於丙申九月。開鑼。至戊戌春。萬難支持。由同業介紹。至蘇州大觀園。招小班。全都往演。不給包銀。每日僅給飯食。洋五元。顧值此窮途。計亦良得。惟顧自初到滬時。即發生訟事。恐各童伶再爲人計。誘故後。蓋不準任人往觀。又禁止各童伶。出外剃頭。班中僅製備一刀。互相代剃。此次赴蘇。人給東洋剃刀一柄。命各童寶藏之。而顧至是。飽暖思淫。遂演成極大之慘劇。班中有花旦名賽美仙者。其父吳某一僉王也。向例科班學徒。未滿師。前家屬不得往來。雖父母之喪。亦不得守制。吳某內家貧。無立錫地。來滬投募。其子顧念其年老。留之班中。令充雜職。詎吳時陵。使各童與顧爲難。有青衣名星明月。年少而膽大。亦嘗與之。戲。一日。竟以洋剃刀。割傷顧之腎囊。顧浴血奔逐。星明月甚急。意欲置之死地。幸星伶飛步。逸去。衆亦驚訝。遂由棧主顧松山。控入天賜醫院。中醫治後。竟致死。顧松山電津。促其子來蘇。而醫院之拍醫生。又欲爲顧復仇。顧子婉言謝之。謂反傷老父名譽。請其不必聲張。擲稿。於緒。即扶柩回籍。當衆將各童伶字據。一一火焚之。小班暫由松山代掌。俟將各債償清。即任其星散云。

誌金桂軒

(切膚)

自光緒初元以來。上海流氓。折稍之風。甚熾。是時捕房。權力尙不甚大。而內地官廳。又禁止不力。故其勢一發而不可收。退洋人修四者。有力如虎。人多畏之。先中武探花。後犯案。斥革。改名中武。魁聞上海。詭詐生涯。較津爲佳。遂來滬。而本埠流氓。見修至。即奉爲首領。修在

戲坊開金柱軒不但開居角色概有羅致即搭班他園者亦強邀礙人畏其狠莫敢與爭一詩有流氓戲館之稱與現今口口路之馬路對面後先輝映云(按昔日之流戲即今日之折白也其嬾蛇時代在光復間)

南丹桂與廣潮幫大決鬪

(切膚)

商人劉維忠開丹桂時(約在清庭坊五馬路等處今不能確指矣)名角如林人材最盛嗣又在小東門洋行街另開一南丹桂如孫菊仙楊月樓輩按日兩處輪唱以賞號召一日有南丹桂之跑龍套某甲在小東門押鋪因細故口角繼以用武押鋪為廣潮幫約齊數百人蜂湧至南丹桂尋釁時在午後四句鐘園中正袍登塲座客雲集見此情形隨即停鑼將大門緊閉而看客亦皆閉於園中羣情惶急少時北丹桂聞信以為楊月樓已被劫於是北園之衆武行由任七率領而南狂奔而至任七本江湖賣藝出身其拳術及單刀確有真資本領帶刀入入羣中遍尋月樓不見實則肇事時已開風雨後臺逾垣逃回北市矣潮人雖衆皆尋常商店中人又豈兼武伶之敵時道縣營廳等已出城彈壓兩方面如臨大敵各店鋪俱畏事相率閉門罷市嗣經潮州董事及丹桂園主劉維忠出塲解散幸未傷人後復竭力排解兩造俱罰了事然廣潮人之怨毒皆集於楊月樓一人之身亦冤矣哉其後楊之與大獄其種因未始不由於此而發轉則由廣商章姓奸估案時上海道馮上海縣葉均廣東人楊月樓於此案得以不死真萬千之幸也南丹桂不久亦閉歇

丹桂第一台之歷史

(切膚)

同治間甬人劉維忠開辦丹桂戲園旋因虧折名小生杜蝶雲繼之光緒初復盤與大奎官孫春恆接開後吳蟻青創建大觀名角如林丹桂遭此勁敵遂不支旋亦停閉光緒十年秋劉維忠復於福州路開新丹桂(即今之第一臺址)營業仍不支其房屋售與何丹書劉疾革時堅囑丹書曰丹桂為吾一生心血所聚將來房尾無論租與何人丹桂二字萬弗更易則吾死瞑目矣前清季年南市新舞臺崛起而北市大舞臺新舞臺相繼遞興丹桂亦墜於時勢之潮流改築舞臺因名曰第一臺惟上仍冠以丹桂二字民國三年許少卿去後尤鴻卿繼之名仍舊蓋房主人不忘亡友之言也

小金台班之內幕

(睦公)

庚子以後滬上戲園凡遊名角身價較前已高昔天仙園管事某俗管對園主趙殿臣言角色包銀日見其大將來不知伊於胡底與其被人挾制曷不集二三萬圓團一科班內中如得三數人能賣座此後即可再續小班豈非主權在己利不外溢天仙主人深以為然籌備措資本煩某俗總司其事團一小班約得幼童五六十人名曰小金臺班賃西新橋直街同福里為事務所以其咸津人某為監督某年逾半百衆皆以為老成可辦乃竟有大器不然者時當夏五天仙主人至丹桂訪夏月恆告以今晨到小班寓中見某童送茶前來步履艱澀目有淚痕異而詰之初不敢言迫之始言某老以威力迫脅我等夜深以捉臭蟲為暗號指明某人前往侍候事完犒賞銅圓五枚昨夜忽令我承值不允則欲置之死地不得已從之故今晨尙覺痛楚也似此胆大妄為特來請為共商萬全之策倘再遷延全班無噍類也月恆囑以不可聲張致毀小班名譽使其父母聞之事將不可收拾為今之計祇有將全科遷入園中另派他人管理某老遂之可也趙從其說後小班畢業竟無一特色者馬春樵水上飄七金子張勝奎趙春廷等皆出身此班者也

上海票友調查錄

(義華)

上海票友至今稱盛茲就十年來記憶所及錄其別號及拿手戲以公社會談上海票房者所當知也遺漏恐不免閱者能補正之幸甚

姓氏 別號 拿手戲

文少如 (梓海客) 麗楊廣 梅香節 捉放曹

趙志强 (應宜生) 戰長沙 文照關 天水關

趙萱堂 (雲臺小隱) 奇冤報 捉放曹

毛祝三 (秣陵釣叟) 上天臺 雙獅鬪

夏禹颺 (市隱居士) 取城都 華容道 取三郡

管西園 (戍馬書生) 賣馬 碰碑

鄒稚林 (漱石山客) 除三害 救母

鮑鶴齡 (皖南野鶴) 陰陽河 瓊林宴

朱光明 (蓬萊居士) 洪羊洞 鐵蓮花 打棍出箱

管海峯 (滬賓逸士) 戲迷傳 拾黃金

陳蓮新 (開樂軒主) 取帥印 李陵碑

陳玉麟 (滄海客) 四進士 戰蒲關 盜御馬

許少甫 (黑 珍) 審刺客 跑 城 羣英會

羅亮生 (塞江舟子) 桑園寄子 洪羊洞 烏盆計

何如之 (笑 隱) 打漁殺家 十八扯

陳維榮 (鏡湖舟子) 李陵碑 舉 鼎

席少孫 (壯學子) 獨木關 落馬湖 連環套

馮叔驚 (馬二先生) 吊金龜 烏盆計 老黃龍醫

陸潤生 (鶴 巢) 飛虎山 黃鶴樓

陶植之 (五柳居士) 頂花磚 慶頂珠

陳志剛 (嫩 綠) 武家坡 玉堂春 桑園會

周仲卿 (柳營試馬) 救 子 彩樓配

索嘉德 (天聲) 盜御馬 斷太后

楊亞嵩 (春雷) 鋼美案 探陰山

王玉書	(容膝)	斬黃袍	白馬坡	梅龍蝦
貝玉齋	(乙峯)	鳳鳴關	定軍山	
趙雲台	(客串我)	三叉口	金錢豹	
毛乾豐	(玩世客)	查頭關	拾黃金	
屠開徵	(蘭亭俠隱)	翠屏山	金雁橋	一枝梳
楊國瑞	(逍遙客)	翠屏山	白水灘	
胡仲齡	(一鶴)	慶頂珠	盜御馬	
李雁甫	(靜菊)	連環套	黃鶴樓	
沈景麟	(國風)	黃鶴樓	萬里封侯	
錢琴東	(一粟)	硃砂痣	魚藏劍	
巢渡臣	(步郎)	打嚴嵩	桑園會	
許良臣	(曠箏)	天堂州	武家坡	
沈豹臣	(江嘯)	打棍出箱	九更天	
俞仁菴	(雨痕)	白門樓	羣英會	
成寶鈞	(秋農)	洪羊洞	捉放曹	
許瑞田	(饒平野鶴)	盜御馬	獅子樓	
范永春	(靜心客)	救子	救母	

馮子明 (一笑) 胭脂虎(串旦) 梅龍鎮 (串旦)

詹雨門 (脉脉) 空城計

何家鏞 (芥園) 轅門斬子 斬黃袍

何裕生 (雨聲) 彩樓配 武家坡

楊潤身 (潤身艸廬) 法門寺 八義圖

丁仲英 (湘江舊主) 教子 硃砂痣

錢玉齋 (無我居士) 吊金龜 硃砂痣

周樹三 (鍾山樵子) 送親演禮 吊金龜 (串張義)

熊松泉 (莫愁漁人) 黃鶴樓 烏龍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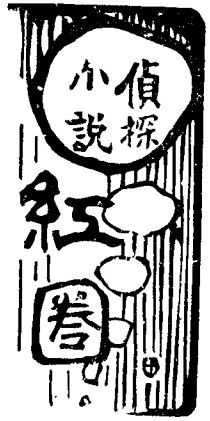
戲

曲

源

流

悲
鴻
源



本書趣味淵永情節離奇文詞詳明結構緻密讀之令人匪夷所思不忍釋手當此赤帝施威酷暑逼人此一卷誠可作消暑遣暑之計也愛閱諸君欲購從速幸弗交臂失之全書計三萬餘言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偵探小說鐵手

是書為謀財奇案與近今滬上各影戲院所映演之鐵手片毫無不爽情節離奇令人匪夷所思賊黨設計陷人凡數十次皆為無名之俠士所破壞當時雖有偵探密布無從而織賊黨之巢窟殆夫大盜就死俠士方自首投案誠為偵探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也愛閱小說諸君手此一編當知予言之不謬也全書一百五十八頁約六萬言定價大洋四角

偵探小說看勿出

看呀！看呀！又有一本新書出來了！是一本小說講的是一件偵探的事情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看勿出原名是叫做黑箱案何以偏偏教他叫做看勿出因為這件事實在怪得非凡的雖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偵探也看他勿出所現在滬上新舞臺裏已經排演這齣戲了做得神出鬼沒大家稱他做得很好但是沒有曉得他的情節是看得莫名其妙不懂他所演的什麼若使看了這本書然去看這齣戲一有了線索是越覺有滋味覺有趣了就是已經看了看勿出的人看這一本書是越覺明白越覺細些快本定價只有洋二角

偵探就是我

是書敘述法國大偵探家骨谷之子骨石為命案牽骨谷為子雪冤訪緝凶手經歷無限艱辛始知殺人凶犯亦係大偵探家烏衣因與骨石共戀一女曰喬米烏衣未能如願遂殺此女移害骨石後被骨谷探出烏衣從此一誤再誤見人殺人案件堆積百餘起皆烏衣與妹亞佩二人同謀也其中情節離奇曲折神妙非常告白上不能盡述新舞臺已編成戲劇觀者無不同聲贊美無如情跡冗長觀劇者或略於前或遺其後恆有難窺全豹之憾同人等有鑒於此特聘英法文大名家喻連先生編譯成書內容編輯危險萬狀與戲劇大有異別使與戲劇互相攷證誠兩全俱美之舉也洋裝二厚冊附本書重要人物銅版圖像十餘幅定價一元二角

戲曲源流

蔡松泉



不可不知錄

(劍雲)景麟(合述)

戊午長夏。懷於滬人。觀劇程度之淺。集合南方說戲同志。成鞠部叢刊一書。將使人人得劇之常識。別戲之良窳也。願聲調動作。雖可以意分其美惡。而內部專門名詞及其作用。苟非內行。殊難了解。爰與沈君景麟。周諮博訪。合述此篇。惟僕等身非伶工。但能舉其所知。買之閱者。心力雖盡。掛漏不免。如海內方家。不吝賜教。糾謬正誤。俾成完璧。則感且不朽。

(劍雲謹誌)

▲子目列下

靶子箱

梳頭棹

京班規則

後台術語註

南北曲牌名

十三道轍

大衣箱

副大衣箱

套頭箱

二衣箱

▲南北曲牌名

(劍雲)

解紅 一絲風 漁父家風 小桃紅 望江東 玉環璫 獨影搖紅 舞春風 步蟾宮 夜遊宮 棹紅 贊成工 侍香金童
 醉春風 怨春風 滿江紅 上江紅 慶春宮 一萼紅 繁梧桐 一捻紅 落燈風 十二紅 混江龍 一江風 金梧桐
 沈醉東風 山桃紅 刮地風 惜春容 風入松 瑞雲環 夏雲峯 碧芙蓉 並蒂芙蓉 金菊對芙蓉 箇儂 引江風

金瓊瓊 宇字雙 月當窗 徵招調中腔 玉芙蓉 夜雨滴梧桐 竹枝 巴渝辭 醉妝詞 回波詞 舞馬詞 楊柳枝

又正調楊柳枝 柳枝 踏歌辭 憶仙姿 連理枝 長相思 蝴蝶兒 太平時 醜奴兒 攤破醜奴兒 捉拍醜奴兒 青杏

兒 耍孩兒 似娘兒 繡帶兒 好女兒 十二時 又正調十二時 玉交枝 慶春時 極相思 步虛詞 鹽角兒 茶瓶兒

誤佳期 雙燕兒 玉團兒 擷芳詞 卓牌兒 鷓鴣枝 又好女兒 菱秀兩枝 酷相思 西施 粉蝶兒 孤雁兒 雪獅

兒 獅兒詞 玉漏遲 黃鸝兒 東風第一枝 春夏兩相期 竹馬兒 憶瑤姬 八犯玉交枝 摸魚兒 金明池 摘芳詞

鷓鴣詞 鸞雲髻 玉屏風 珊瑚來遲 啄木兒 鎖南枝 漁燈兒 掉角兒 梨花落兒 憶鸞兒 九轉貨郎兒 柳葉兒

梧葉兒 鐮斂兒 神仗兒 懷畫眉 九張機 憶真妃 涇羅衣 雪花飛 阮郎歸 風孤飛 惜分飛 彩鳳飛 惜紅衣

誇朝歸 彩雲歸 霜葉飛 八歸 金縷衣 乳燕飛 送征衣 醉扶歸 絳黃龍 別時飛 兜上鞋兒 哭相思 青苔思

五般宜 順水做 塞姑 塞孤 瑞鷓鴣 一斛珠 鳳樓梧 一封書 金浮圖 花犯念奴 探明珠 宴清都 霜花腴 西

調 油葫蘆 堂中天念奴 水底魚 夜遊湖 醋葫蘆 駐雲飛 烏夜啼 浣紗溪 又正調烏夜啼 鎮西 蕩山溪 黃鸝

花下啼 惜分奴 朝玉階 握金釵 紅繡鞋 山麻稽 荷葉盃 三臺 伊州三臺 望江梅 送人我門來 比梅 上行盃

燕歸來 歸去來 古傾盃 傾盃 鳳銜盃 一剪梅 明月逐人來 高陽臺 看花回 祝英臺 鮑老催 泣顏回 撥香灰

鎮陽春 萍蓬菜 燕春臺 春從天上來 尉遲盃 望梅 折紅梅 紅窗怨 湘梅 一點春 倘秀才 摘得新 瀟湘神

一年春 江雨春 茅山逢故人 上林春 點絳脣 洛陽春 又正調上林春 萬里春 畫堂春 碧桃春 瀟湘逢故人

鑿堂春 蕙萼春 祭禩神 桃源逢故人 越溪春 武陵春 洞天春 月宮春 河瀆神 探春 醉鄉春 憶故人 思越人

思遠人 探芳新 鬥鷓鴣 虞美人 玉樓春 峇思新 錦帳春 柳長春 接賢賓 集賢賓 玉堂春 講池春 風樓春

柳初新 終天神 上陽春 一枝春 塞垣春 漢宮春 燕臺春 醉高春 帝臺春 二郎神 淮甸春 絳都春 玉樹新

鬢樓春 菊花新 曲遊春 慶宮春 迎新春 陽春 望湘人 沁園春 花發沁園春 浪裏來 憶帝京 冉冉雲 巫山一

段雲 夢行雲 渡江雲 鳳歸雲 巫山一片雲 過龍門 憶王孫 宴桃源 定西番 宴西園 謁金門 望仙門 醉桃源
 怨王孫 一王孫 感皇恩 公領孫 相見歡 小闌干 歸去難 魚水同歡 碧牡丹 玉闌干 瑣窗寒 金人捧露盤
 離別難 孤鶯 萬年歡 八節長歡 滿朝歡 剪牡丹 惜餘歡 歸朝歡 八拍蠻 菩薩蠻 玉連環 又正調玉連環 醉
 花間 小重山 蕊珠間 江月晃重山 古陽關 解連環 解佩環 如此江山 小冲山 脫布衫 牧羊關 飛雪滿羣山
 好姐姐 結帶巾 倚闌干 二士入桃源 望秦川 醉垂鞭 柳含烟 憶少年 鷓鴣天 人月圓 喜團圓 雙頭蓮 河傳
 夜行船 臨江仙 杏花天 么篇 鷓鴣天 鷓鴣仙 隔浦蓮 下水船 醉思仙 勸金船 又正調鷓鴣天 石湖船 雙
 瑞蓮 壺中天 瑤臺聚八仙 琵琶仙 瑞鶴仙 喜朝天 五福降中天 何湖邊 暗香仙 雙雙燕 金盞倒垂蓮 怨朱絃
 哭皇天 玉天仙 鳳凰臺上憶吹簫 蒼梧謠 內家嬌 歸國謠 億多嬌 天門謠 賀聖朝 鳳來朝 殢人嬌 徵招
 繫裙腰 惜奴嬌 慶清朝 綠腰 玉京謠 月邊嬌 紫玉簫 念奴嬌 百字謠 百宜嬌 又正調百宜嬌 角招 望海潮
 齊錦標 透碧霄 皂羅袍 月兒高 節節高 步步嬌 百葉桃 十二橋 賀明朝 點櫻桃 雙輪袍 十月桃 感恩多
 羅敷豔歌 子夜歌 憶秦娥 定風波 又正調子夜歌 洞仙歌 玉人歌 金縷歌 孝順歌 羽仙歌 西河 白苧歌
 摸燈蛾 太平歌 三仙橋 古輪臺 甘州歌 洞天歌 八仙歌 排歌 鶯簇一金羅 採茶歌 醉羅歌 中興歌 踏歌
 疏影仙 一封羅 花非花 浪淘沙 灼灼花 望梅花 一痕沙 攤破浣溪紗 小庭花 酒庭花 數餘霞 滿宮花 雨中
 花 木蘭花 偏地花 月照梨花 小梅花 惜梨花 散天花 減字木蘭花 蝶戀花 蘇幕遮 惜黃花 偷遊木蘭花 一
 鬢花 門百華 滿路花 滿園花 一枝花 露華 惜秋華 四犯剪梅花 掃地花 夜合花 陌上花 御帶花 解語花
 瑤花 笛家 穩羅砂 門黑麻 堯民歌 勝如花 撈筆琶 錦上花 金銀花 賞宮花 四季花 地錦花 武陵花 金錢
 花 石榴花 玉樹後庭花 小庭花 飯松花 石藍花 促拍滿路花 謝秋娘 小秦王 憶君王 豆葉黃 思帝鄉 憶餘
 杭 好時光 杏園芳 占春芳 秋蕊香 燕歸梁 應天長 白萍香 四和香 醉紅妝 月上海棠 百媚娘 拂霓裳 早

梅芳 意難忘 滿庭芳 滿庭霜 雪梅香 天香 倦尋芳 西子妝 玉簫涼 暗香 茉莉香 十二郎 垂楊 八寶妝
 桂枝香 柳色黃 畫錦堂 深蘭香 情久長 綺羅香 夢橫塘 杜韋娘 買陂塘 賀新郎 又正調八寶妝 賀新涼 關
 陵王 小憐奴 看花忙 國香 荔枝香 拂霓裳 香柳娘 麗玉郎 福馬郎 柳青娘 金菊香 會河陽 山坡羊 燒夜
 香 梁州新郎 梅花嬌 曲入冥 山漸青 吳山青 荊州亭 柳梢青 駐馬聽 燕山亭 月當廳 雨霖鈴 解三醒 急
 三槍 舞霓裳 賣花聲 訴衷情 醉太平 喜遷鶯 月中行 後庭芳 桂花明 引駕行 望遠行 摘紅英 折紅英 踏
 莎行 御街行 上西平 轉調踏莎行 上南平 夢還京 柳腰輕 又正調賣花聲 宜清 紅情 月華清 壽星明 綠蓋
 舞風輕 嘲林鶯 雁過聲 醉太平 憶秦郎 剔銀燈 瑤台第一層 桂殿秋 上西樓 八聲甘州 月上瓜州 四換頭
 百尺樓 望西樓 聖無憂 滅塵秋 少年遊 金鳳鈞 明月掉孤舟 觀鵲球 夏州 最高樓 踏青遊 玉京秋 掃花
 遊 曲江秋 新雁過妝樓 慶千秋 夢揚州 憶舊遊 水調歌頭 過秦樓 慢卷袖 歌頭 六州歌頭 上小樓 小梁州
 六醜 六州 遠地遊 戀情深 重疊金 碧雲深 越江吟 滴瀝金 醉花陰 戀繡衾 少年心 一羅金 獻衷心
 兩同心 戀香衾 塞翁吟 采綠吟 闌干萬里心 夏初臨 繡停鍼 風池吟 秋宵吟 水龍吟 翠樓吟 鳳簫吟 法曲
 獻仙音 鳳樓吟 一寸金 丹鳳吟 翠羽吟 瑞龍吟 庭院深深 柳搖金 五綵結同心 夜蘇沈 香雪燈 鶯啼御林
 簇御林 繡樓金 顆顆珠 憶江南 夢江南 望江南 怨三三 快活三 捲珠簾 水晶簾 珍珠簾 念家山 賺 醉態
 凡 花心動 南歌子 漁歌子 搗練子 赤棗子 南鄉子 採蓮子 鷓鴣子 甘州子 出隊子 四門子 西溪子 桃花
 子 天仙子 風流子 紅娘子 江城子 西樓子 何滿子 酒泉子 醉公子 生查子 女冠子 贊浦子 山花子 卜算
 子 采桑子 更漏子 繡帶子 朝天子 甘草子 沙塞子 竹香子 卓牌子 七娘子 撥棹子 破陣子 十拍子 行香
 子 三隻子 番拾子 摸魚子 輪臺子 八六子 雙聲子 竹馬子 漂冠子 金盞子 安公子 簇水 魚遊春水 三段
 子 高山流水 摘榴子 尾犯江兒水 江兒水 戚氏 歸子 江神子 嘉慶子 山子 阿梨子 金樓子 長命女 薄命

女 鶯啼序 傳言玉女 得賣子 畫眉序 念奴嬌序 臨鏡序 尾犯序 漁父 瀟瀟雨 沙頭雨 秋夜雨 黃金樓 芭
 蕉雨 明月生南浦 南浦 眉嫵 玉胞肚 月底修簫譜 瀟湘夜雨 梅子黃時雨 薄媚 眼兒嬌 秋波媚 三姝媚 醉
 翁子 獅子序 麻婆子 無愁可解 翠華引 法駕導引 江城梅花引 江梅引 明月引 華清引 琴調相思引 太常引
 青門引 東坡引 梅花引 千秋歲引 婆羅門引 陽關引 望雲涯引 夢玉人引 迷仙引 黃鶴引 蕙蘭芳引 清波
 引 華胥引 燕天奉翠華引 雲仙引 迷神引 石州引 清江引 太師引 歸田樂引 瑞鶴仙引 導引 訴衷情近 好
 事近 荔枝香近 隔浦蓮近 撲蝴蝶近 祝英臺近 紅林擒近 早梅芳近 河轉 小樓蓮苑 曲玉管 珠簾捲 閨中好
 江南好 風江好 春光好 尋芳艸 於中好 端正好 紅羅襖 紅衲襖 又正調於中好 錦纏道 瑤塔草 披花惱
 又正調江南好 芳艸 鬥百草 四時好 引小桃 醉翁操 越恁好 園林好 寄生草 青衲襖 尋芳艸 小諾皋 四代
 好 春風嬌娜 春去也 梧桐影 賀聖朝影 虞美人影 紅窗影 湘江靜 瑞鶴仙影 轉轎金井 疎影 薄倖 小窗燈
 影 清平調 瑤池謠 好事近 紗窗恨 四邊靜 收江南 漁家傲 怨春未醒 紅窗廻 夢江口 章臺柳 折楊柳 市
 橋柳 廳前柳 亭前柳 風中柳 淡黃柳 山亭柳 倒垂柳 大有 情長久 陂塘柳 貂裘換酒 沽美酒 水仙子 尾
 犯江兒水 西地錦 玉山枕 側犯 小鎮西犯 淒涼犯 尾犯 玲瓏四犯 花犯 倒犯 碧窗夢 陽臺夢 釵頭鳳 換
 眞鸞鳳 羅敷媚 紅窗睡 荷葉媚 佳人醉 瓜茉莉 綠意 大江東去 海天闊處 朝中措 芳艸渡 留客住 陽臺路
 黃鸝繞碧樹 大酺 臺城路 總搭架 千秋歲 早羅特髻 樂世 莊椿歲 月中桂 秋霽 春霽 多麗 梅花酒 江
 頭金桂 雁兒舞 花前飲 龍山會 金歌帶 香羅帶 合歡帶 入塞 玉女搖仙佩 出塞 王孫信 探芳信 梁州令疊
 韻 善女怨 還方怨 望江怨 昭君怨 青玉案 清商怨 傷情怨 傷春怨 江亭怨 早春怨 又正調清商怨 別怨
 長亭怨 無悶 閨怨無悶 春雲怨 綺寮怨 雙鸞怨 謫仙怨 浪淘沙慢 江城子慢 長相思慢 上林春慢 浣溪紗慢
 卜算子慢 醜奴兒慢 錦堂春慢 西江月慢 探春慢 雨中花慢 木蘭春慢 鼓笛慢 卓牌子慢 謝池春慢 聲聲慢

勝勝慢 惜黃花慢 粉蝶兒慢 玉女迎春慢 倦尋芳慢 慶清朝慢 西子妝慢 長亭怨慢 揚州慢 國香慢 瑞雪深
慢 西平樂慢 瑤花慢 石州慢 拜星月慢 惜餘春慢 蘇武慢 瀟湘逢故人慢 紫萸香慢 夜飛鵲慢 木蘭花慢 後
庭宴 胡搗練 又正調胡搗練 甘州徧 山亭宴 離亭燕 寶鼎現 稍遲 泛清波摘徧 雙調雨淋霖慢 二郎神慢 宮
中調笑 垂絲釣 千年調 淒涼調 綠腰 秋思耗 十六字令 風蝶令 三臺令 浪淘沙令 甘州令 調笑令 又正調
三臺令 如夢令 思佳客令 四字令 愁倚闌令 上林春令 關河令 伊川令 憶悶令 綵鸞歸令 喜遷鶯令 三字令
相思兒令 高溪梅令 雙頭蓮令 品令 梁州令 四犯令 留春令 怕春令 惜雙雙令 探春令 雨中花令 鋸解令
傾盃令 鼓笛令 翻香令 鵲橋仙令 唐多令 花上月令 南樓令 鬢雲愁令 喝火令 解佩令 玉令梅 聲聲令
且坐令 師師令 婆羅門令 有有令 采蓮令 洞仙歌令 六么令 百字令 羅敷令 醜奴兒令 一七令 太平令 得
勝令 哪叱令 南新水令 北新水令 折桂令 忒忒令 饒饒令 叨叨令 蠻牌令 朝元令 鹽角兒令 二十字令 二
十五字令 紅窗聽 隔簾聽 雙紅豆 懷卷袖 無俗念 撼庭竹 四圍竹 風敲竹 紇那曲 羅噴曲 春宵曲 春曉曲
瀟湘曲 樂遊曲 陽關曲 阿那曲 款乃曲 甘州曲 轉應世 萬斯年曲 又正調春曉曲 樓上曲 西平曲 玲瓏玉
大江西上曲 龍吟曲 陽春曲 菖蒲綠 金縷曲 古香慢 夜飛鵲 多麗曲 金字令 黑麻令 四塊玉 悠悠曲 玉
樹曲 掃塞北 桃花曲 霜天曉角 千金意 開元樂 中興樂 清平樂 迎春樂 黃鐘樂 三部樂 齊天樂 西平樂
征部樂 大華樂 破陣樂 霓裳中序第一 怨回訖 秋夜月 深院月 岳州第一 南浦月 秦樓月 憶蘊月 羅漢月
望漢月 城頭月 西江月 過湖歇 又正調秋夜月 步月 醉江月 湘月 疎簾淡月 西湖月 拜星月 白雪 催雪
丁香結 拋球樂 一葉落 一落索、花自落 歸田樂 傾盃樂 天下樂 思歸樂 貧也樂 風凰閣 于飛樂 長生樂
長壽樂 晝夜樂 逍遙樂 遠佛閣 錦堂月 還京樂 永遇樂 安慶摸 扁舟尋舊約 夜半樂 北邙月 短橋月 長橋
月 涼州令 瑤台月 揚花落 長拍 短拍 錦後拍 御鸞嚀 風吹荷葉煞 下山虎 雁兒落 十二月 離亭燕帶歇然

拍 五韻美 川撥棹 迎仙客 羅帳裏 梁州第七 萬花齊放 光光乍 銷金帳 摧拍念 上京馬 掉角兒集 琥珀貓

兒墜 紅芍藥 大和佛 普天樂 鳳釵花絡索 五供養 歇煞拍 思佳客 隔浦蓮近拍 雙鶺鴒 青衫濕 眉峯碧 一

落索 雙荷葉 垂楊碧 釣船笛 解蹀躞 撲蝴蝶 春聲碎 月下笛 金蕉葉 無愁可解 洞庭春色 大酺樂 五明馬

綠頭鴨 白苧 朝天紫 垂楊碧 醉落魄 郭郎兒近拍 春草碧 東風齊着力 消息 畫屏秋色 玉蝴蝶 新荷葉

恨來遲 念家山 破 蓮醉舞 破 呆骨朵 吳小四 鴛鴦譜 四朝元 雙救酒 十團錦 九菊花 三學士 吉祥葱 將

軍令 出隊子 金梭練 銀絞練 太平錢 駐馬泣 一撮棹 扁慶 疊字犯 紫花兒序 福馬郎 迎仙客

普安咒

劍。繁。既。集。曲。牌。名。一。千。二。百。餘。支。出。示。不。才。并。屬。一。言。以。為。駁。吾。聞。唐。以。前。教。坊。樂。府。或。採。古。詩。或。用。時。人。之。句。無。所。謂。曲。牌。也。至
宋。太。宗。時。始。有。正。宮。南。呂。宮。中。呂。宮。黃。鐘。宮。道。調。宮。仙。呂。宮。小。石。調。林。鐘。尚。歇。指。調。雙。調。越。調。大。石。調。南。呂。宮。調。仙。呂。調。般。涉。調。中
呂。調。黃。鐘。羽。平。調。等。十。八。大。律。之。分。正。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黃。鐘。宮。中。呂。宮。道。調。宮。林。鐘。尚。歇。指。調。高。大。石。調。小。石。調。越。調。雙。調。
大。石。調。林。鐘。角。越。角。小。石。角。高。角。歇。指。角。大。石。角。雙。角。南。呂。調。仙。呂。調。中。呂。調。平。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調。等。二。十。九。曲。破。之。分。
緣。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製。大。小。曲。及。因。舊。曲。擬。新。聲。者。總。之。為。三。百。九。十。於。是。北。曲。始。盛。興。也。當。時。界。防。極。嚴。曲。與。詞。毫。不。相。混。
而。周。美。成。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格。五。音。皆。迭。相。陵。亂。又。名。曰。慢。曰。破。雜。比。成。調。古。謂。嘖。曲。嘖。與。隨。同。雜。亂。也。即。琴。曲。所。謂。散。原
夫。五。行。之。聲。所。司。為。正。所。歌。為。旁。所。斜。為。偏。所。下。為。側。放。正。宮。之。調。正。犯。黃。鐘。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於。是。曲。牌。之。變
化。層。出。不。窮。矣。四。時。聲。律。其。分。配。各。有。所。宜。如。春。季。屬。木。其。氣。疎。達。則。聲。宜。暉。緩。而。駢。若。仙。呂。之。醉。扶。歸。桂。枝。香。中。呂。之。石。榴。花
漁。家。傲。大。石。之。長。壽。仙。美。蓉。花。人。月。圓。之。類。是。也。夏。季。屬。火。其。氣。恢。台。則。聲。宜。洪。亮。震。動。若。越。調。之。小。桃。紅。亭。前。柳。正。宮。之。錦。纏。道
玉。芙蓉。普。天。樂。之。類。是。也。秋。之。氣。颯。爽。而。清。越。若。南。呂。之。一。江。風。浣。溪。紗。商。調。之。山。坡。羊。集。賢。賓。之。類。為。宜。冬。之。氣。嚴。凝。而。靜。正。若
雙。調。之。朝。元。令。柳。搖。金。黃。鐘。之。絳。都。春。畫。眉。序。羽。調。之。四。季。花。勝。如。花。之。類。為。宜。律。呂。既。通。音。節。按。時。譬。如。春。夏。之。交。桂。枝。香。可。以

帶錦纏道夏秋之際玉芙蓉可犯一江風秋冬則山坡羊破柳搖金冬春則石榴花慢畫眉序以是類推則套曲為有已時劍蟄此輯甯非大有益於後人若以南北曲不分為病者殊不知戲管叔已有聲調雖異過宮下韻則一膠執一偏之見不能見其大者是其夏蟲不可以與語冰矣戊午秋日南沙姚民哀謹跋於海上爭聲琴韻樓

鑼鼓名目

(沖頭) 探子報事應打沖頭

(塚頭) 胡琴起二六板應打塚頭

(抽頭) 有單雙之分如李陵碑反調唱至我父子倒做了馬前英雄時應打抽頭

(掃頭) 如捉放曹陳宮唱一見咽喉時應打掃頭

(長絲頭) 如空城計孔明傳馬說進帳時應打長絲頭

(帽兒頭) 如黃金台田單宿內倒板玉兔東上唱畢應打長絲頭

(風點頭) 如天水關姜維與趙雲在戰場唱搖板時應打風點頭

(四記頭) 亮相時用之

(五記頭) 如翠屏山楊雄白好呀交友休交無義郎石秀內白啊哈之叫板時用之

(長銮) 如黃鶴樓上周瑜時應打長銮

(閃銮) 如斬黃袍趙玄郎接高懷德奏本三看時應打閃銮

(亂銮) 想計策時用之如失街亭王平白有了不免畫一圖形遠報丞相

(單銮) 如天水關孔明發令派將時應打單銮

(冷銮) 又名酒頭唱哭腔時用之

(收。鎗) 如李陵碑令公舞大刀花進場時應打收鎗。

(一鎗) (兩鎗) (三鎗) (小鎗) 以上四種爲用甚廣一聆即知無須加注。

(五鎗鎗) 如失街亭孔明白唉想先帝爺白帝城託孤之時應打五鎗鎗。

(陰鎗) 如捉放曹殺家逃走時用之。

(擺絲) 如瓊林宴問樵范仲禹上唱山前山後時應打擺絲。

(絲鞭) 鼓鎗亂下如兩名爲絲鞭。

(軟絲鞭) 如失街亭孔明白今日一見令人可敬令人可服時應打軟絲鞭。

(九鎗半) 如三岔口暗中摸索時用之。

(八叉) 如打棍出箱二丑白摸呀摸邊摸時用之。

(走邊) 如四杰村余千探莊時應打走邊。

(四將) 四將起壘之鑼鼓即名四將。

(緊急風) 如空城計司馬懿過橋時應打緊急風。

(酸馬) 各黃金台田單唱水不濟都只爲漁家打混時伊立接上搜府用之。

(發點) 牌子名失街亭上誦爲死時用之。

(撥水) 九鎗半中用之。

(出手) 武劇打出手時用之。

(元場) 下場時用之。

▲十三道撤

詩有詩韻。戲有戲韻。雖皮黃唱工。無異曲格律之嚴。亦有軌道。可遵。非可任意為之也。錄其十三道。敬如下。

(一) 中東轍 如擊鼓罵曹。彌衡唱平生志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中。

(二) 人成轍 如雪盃圓。莫懷古唱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

(三) 江陽轍 如二蓮宮。楊波唱千歲爺。進昭陽。休要慌忙。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

(四) 發轍 如尋訪。宋賢臣唱我的妻你。說那裏話。朱買臣心中似箭扎。

(五) 披波轍 如浣紗。記伍員唱未曾開言我的淚先落。奪一聲娘行聽我說(讀如灼)。

(六) 衣齊轍 如魚鱗劍。伍員唱子胥闕門。相第到如今落魄天涯。有誰知。

(七) 懷來轍 如烏盆記。劉世昌唱未曾開言淚滿鬚。尊一聲老丈細聽開懷。

(八) 灰堆轍 如道遙。津漢獻帝唱父子們在宮中傷心。落淚叫孤王思想起好不傷悲。

(九) 苗條轍 如哭靈牌。劉備唱白盔白甲白旗號。大小三軍哭號响。

(十) 由求轍 如失街亭。諸葛孔明唱兩國交鋒。龍虎鬥各為其主。統統離。

(十一) 言前轍 如文昭關。五員唱一輪明月照臉前。惹人心中心似箭穿。

(十二) 姑蘇轍 如獻地圖。張松唱我張松賣西川不誤主顧。一頓棒打却西川地圖。

(十三) 疊雪轍 如挑袍。關公唱來清去白。慷慨正挂印封金。把相別。

▲大衣箱

(牙笏) 俗名朝板。象牙四塊。木質四塊。文臣當朝見帝王時所用。後幕另有牙笏十三方。公堂(謂公用)十方。凡有重要通告及達官。

貴人點戲者。咸書其上。謂之出牙笏。如堂會排戲。發包銀。罰款等事。無不用之。伶人之視牙笏。猶軍人之視命令。另有兩方略。

短惟貼鬚飾且角者用之。就加官所用一方。則較其餘闊大。

(摺扇) 十把分兩種。白面竹首各種角色。皆可用。金面繪花者。惟小生花旦用之。另有一種特製之大摺扇。扇骨長約二三尺。武劇。

看看蘇州人中之小花。而近來新排宏碧綠中之鮑。自安。昔用之。按摺扇爲大衣箱中之物。惟把子箱（卽旗把箱）及門包箱亦備。

〔喜神〕

二個卽木刻之小孩。備爲演劇之用。又名二師兄。如長板坡八義圖等戲。紅衣綠褲之嬰孩。皆以此代。另有大師兄一個。僅法場換子用之。班中規矩演員在台上。可隨意玩弄。此外取放時不准開口。並不准以面向天。否則班中必肇事端。此等迷信。甚屬可笑。

〔富貴衣〕

一件爲大衣箱中之領袖行頭。點箱時必自此衣。姑此衣乃黑色之破褶子。俗名海青。又名道袍。上綴雜色小塊綢布形容衣服之破敝。化卽乞兒用之。因其後來結果定必騰達。故名富貴衣。如魚鱗劍之伍子胥。鴻鸞禧之真稱。彩樓配之薛平貴。狀元譜之陳大官。皆是。

〔加官蟒〕

一件此袍爲特製之蟒袍。服之可以變換顏色。又名翻袍。前徽班老同慶某角以善服此袍得名。因翻動時可使觀者不見痕迹。上海法租界共舞臺亦有此袍。惜翻者不得法。以致未能生色。此袍僅跳加官及天官賜福之天官可用。

〔蟒袍〕

班中但呼爲蟒。長身大袖。滿綉龍紋及雲彩花。皇帝將相極品朝臣皆適用之。顏色就劇中人身分支。配男爲男蟒。女爲女蟒。凡紫錦（卽着甲）者。同時加穿蟒袍。必左手單穿袖內。右手露出。蟒外開之披蟒。着蟒時必加玉帶。惟逍遙津之穆順不用玉帶。代以絲絛。各色用法詳舉於後。

大紅蟒一件。劉備曹操等用之。

綠蟒一件。關公等服之。

黃蟒一件。黃忠及玉皇等服之。

白蟒一件。周瑜趙雲岳飛等服之。

黑蟒一件。張飛包公尉遲恭等用之。

（以上爲上五色皆男蟒）

粉紅蟒一件。呂布等用之。可代白蟒。紅蟒。凡小生穿蟒者。皆可通用。

湖色蟒一件。與白蟒通用。

藍蟒一件。與黑蟒通用。

靛色蟒一件。草王（如代子都中之惠南王等）軍師丞相（如算糧登殿之王允）及取城郡之劉璋等。服之。

紫紅蟒一件。與紅蟒通用。

（以上爲下五色皆男蟒）

（女蟒）

式樣花紋與男蟒同。惟尺寸略短。專備且角之用。

大紅女蟒二件。凡后妃及劇中生淨等角穿蟒者之妻室。如貴妃。驪酒之貴妃。天門陣之程桂英。皆可用之。

黃女蟒一件。只有太后可用。如打龍袍之李后等。

秋香女蟒一件。乃老太君等所用。如岳家莊之太夫人。操寨密之老夫人等。

（開盤）

一名開揀。或與蟒袍同。惟項用長領。俗名和尚領。着時可以揀胸。故名。袍上所綉。照象獅虎等類。不用龍紋。不用玉帶。此衣大半爲武將營中所穿。猶類滿清官吏之着行裝色。亦分五種。

大紅一件。如光武與之馬武。盜御馬之賈雨。敬等用之。

綠色一件。如秦小沛之關公。惡虎村之灑天虬等用之。

白色一件。如長亭會之伍員用之。

黃色一件。如雙投唐之李世明用之。

黑色一件。如秦小沛之張飛。岳傳中之牛皋等用之。

班中此項行頭如遇不敷應用時可以稍子代之。

(官衣)

式與蟒同惟不绣花前後加補服略如前清外套此衣服只有文職可用時外加玉帶。

大紅四件如御碑亭中王有道柳生春見宗師時或三國戲中之朝官及劇中狀元等凡知府以上皆可用之。

月白二件寶藍二件此二種大半爲縣官所穿如捉放曹公堂上之陳宮黃金台之田單惟小生必穿月白老生可隨意。

黑色二件如風波亭之張俊方侯禹小生如奇雙會之趙冲等用之。

秋香一件如跑城之徐策三擊掌之王允等用之。

秋香女官衣一件如探寒密之王夫人四郎探母之余太君用之。

(宮裝)

一件俗名舞衣爲且角所穿長身大袖滿绣花朶身懸飄帶乃劇中大禮服如醉酒之貴妃三國戲中之貂蟬彩樓配拋球時之王寶川等用之服時必加雲肩(詳見後)

(披)

即披風男女皆有爲顯達者一種常禮服對襟長領大袖前後左右皆開跨全身綉團花或綉長壽字或綉壽字或綉團鶴或綉大牡丹惟黃色者只綉團龍近有團花外加己字或迴紋者按老派只有紅黃藍三種近則色彩稍多。

黃披男女各一件爲宮中帝王之便服如草橋關光武郭妃等用之。

紅披男女各一件如三國中之曹操銅網陣之顏慎敏四郎探母之楊八妹等用之。

藍披男女各一件如硃砂痣之韓員外換金斗之徐策徐夫人等用之男披一名員外披。

天青色一件男角所用如諸仙童之王佐。

粉紅湖色白色等皆係花旦小生所用昔時所無近年新製。

八卦衣一件爲諸葛亮及軍師所用。

圍門披四件崑曲圍門且用之滿綉花朶甚爲悅目惟不用圍花色分大紅粉紅藍色白色四種。

(雲肩)

二個爲且角所用之大披肩週圍加排釐上綉花紋並鑲花邊與宮裝女戴(另詳)連帶如小放牛之花且白蛇傳之小青白氏皆披之色分湖色粉紅兩種惟既已滿綉五色花紋本色殊難辨別

(如意扇)

四個用素緞爲之卽四角綉如意之披扇每面加飄帶一根爲宮女所獨用

(花褶子)

十件俗名流青式如道袍班中但綉花朵如大牡丹之類伶人自製者或綉人物鳥獸花卉草木等各隨己意顏色糞分上下五色惟近年已不遵照任意支配生丑淨末均可用之惟其本意不過顯劇中角色富有耳如花田錯之下甚雙珠鳳之文必正反武劇各角等皆用之色分紅黃綠白黑五種

(素褶子)

式與花褶子同惟不綉花色分七種

紅色一件道遙津之漢獻帝用之

黑色四件捉放行路時之陳宮用之

藍色二件烏龍院之宋江用之藍黑二色均可

月白一件可與藍色通用

湖色粉紅各一件小生用之

古銅色一件除三害之王知縣捉放之呂伯奢等用之

(青衣)

卽對襟黑素褶子如王春娥等用之劇中且角富者手必常置袖中如係經紀人家婦女手必出袖如汾河灣之柳迎春則須用袖于者內行所謂袖工夫爲小身段之一種甚難習學非有苦工不能見好露手更難因用袖于尙有遮掩處露手則偶一不慎措置無方甚不雅觀非獨且角如此生淨末靡不然如大面李長勝唱戲時手無放處常捧其腹抖袖時兩手一撒直如脫骨紙蓋此輩飯桶不懂李長勝一人謔唱戲須練手其信然哉

紅色綠色各二件與黑色同爲宮女之制服

(青素) 一件乃無補服之黑色官衣爲獄官之判服又名獄官衣如風波亭中獄官其打龍袍中燈官如無此衣可以黑色素縵子代之。

(老旦褶子) 青蓮棉綢米色府綢各一件各戲通用如行路哭靈之康氏徐母鳳曹之徐母等

(紫花老斗) 一件乃府綢所製之海青老薛保潘老丈等用之

(腰裙) 男女各角皆可用惟以且角爲主男角裝病時或爲堂信店小二長板坡救阿斗時之趙雲亦束白腰裙種類如右

白綢腰裙四條胡色四條綠色二條白布腰裙八條月白布腰裙四條綠布腰裙二條

(宮女坎肩) 四件又名領衣一名馬甲紅色綠對襟綉花宇宙瘋中了環用之

(老旦素坎肩) 一件乃老旦扮女僕時所用深色對襟如諸仙鎮黃金台之乳娘等用之

(八仙衣) 八件此衣專備八仙所用

(太監衣) 四件金殿上之龍套用之色分黃紅兩種大袖斜襟腰加排鬚全身綉黑底金龍圍花

(旗袍) 五件爲旗婦所用顏色分粉紅湖色大紅等類四圍銀闊邊全身綉花或有綉龍紋者或上身鑲成坎肩名爲巴圖魯旗袍

(花襖褲) 四套花旦平時穿所

(小襖子) 四件俗名小緊身即鈕扣短襖爲花旦之內衣如十八扯中花旦唱殺狗勸妻時用之顏色必爲大紅

(觀音披) 一件白色綉黑竹枝花泗洲城中普門大士用之

(白布腰帶) 八條以白洋布半幅剪成八九尺爲了環僕女等所用老旦如釣金龜之康氏諸仙鎮之乳娘花旦如遺翠花之翠香花

田錯之春蘭名角自備者用淺色湖縐

(道姑衣) 一件爲仙姑天女所穿式與扯襟(即斜襟)之女褶子同用綢緞剪成梭子塊併湊做成俗呼百家衣以其式樣與小孩所

穿百家衣相同也謂仙家修道平時必定披掛向人問業化另塊綢布湊成與小孩向人索取碎料製衣取其易於撫養同

一。用意。

（道姑褂甲） 四件式與道姑衣同惟一有袖斜襟一為對襟無袖此外并無他別用法亦固有時生淨丑末亦可通用菊花蝴蝶之繡

（道士法衣）

五件式與道士法師所誦者同方形無袖色分紅黃綠白黑五種如青石山之老蓮斗牛宮之太白金星蝴蝶夢之莊子等用之有時用八卦表代

（道袍）

大六件以布為之灰色或藍色式如素褶子僧道皆可通用如白蛇傳捉妖時之小道士另有大紅色對襟綉花者八件如風波寧遠靈時之小道士用之

（黃夏布僧衣）

一件式同普通僧衣料為黃夏布過五關之普淨用之

（紅縷袈裟）

一件袈裟俗稱搭衣和尚誦經用之如目蓮救母之目蓮

（紅夏布袈裟）

八件為普通和尚所用殺子報放焰口

（尼姑衣）

八件灰布製成式同褶子惟袖口略小專供尼姑用如妻黨同惡報

（紅色羅衣）

男女各四套大紅布所製男女全式均對襟如三堂會審之蘇三嘉興府之瀆天摩瀆天鵬等用之且角自備者用大紅縷紗製

（女孝衣）

圓套俗名白短衫褲花旦穿孝時用之

（彩旦衣褲）

一套即前清婦女舊式四線衣褲闊滾邊大袖式極舊並無一定限制如透親演禮妻黨同惡報之丑旦用之

（藍布旗袍）

二件即滿洲婦女所用之長衣式與普通男女大衫相同惟四週不開又用藍布做成為旗裝女僕所用

（陰陽判官衣）

一件此衣半黑半白遊十殿中之陰陽判官用之

（月白女衫褲）

二套俗名藍竹布衫褲為官媒婆及漢皇莊彩旦所用

(女披風) 二件。清淨命婦官太太等用之。

(紅裙) 二條。專供新劇所用。

(女飯罩) 兩條。式如普通婦女所用之飯罩。上綉六如意頭。加五福蟠道。如梅。如李。為姐。海。福。之。後。玉。飯。后。之。

(綠裙) 黃綠白色各四條。飾極粗之絲。稱下垂長。戴兩顆紫。可用東腰。亦可用如捉放曹之陳宮。更可以之紫英雄衣。(見二衣箱)

如黃天橋

(腰) 花旦用之。

(彩鞋) 同上。

(古裝衣) 黛玉葬花。天文戲花等劇用之。婦名角白帽。

副六衣箱

(龍箭) 五件。箭即箭衣之簡稱。上綉龍紋。者謂之龍箭。除月外。各均用。惟二道宮之徐小姐。雖係旦角。亦穿箭衣。此為例外。甚屬罕見。凡穿龍箭者。必身居極品。或為貴胄。文角穿箭。襟角平落。武角必將前襟紮起。取其易於行動也。

紅龍箭。劉備。李。世。明。等。用。之。

黃龍箭。趙。匡。鳳。朱。洪。武。黃。忠。等。用。之。

綠龍箭。關。公。用。之。

白龍箭。岳。飛。高。行。周。及。哭。靈。牌。中。劉。備。等。用。之。

黑龍箭。鐘。旭。周。倉。等。用。之。

花箭。五。件。式。與。龍。箭。同。惟。祇。綉。花。朵。不。加。龍。紋。月。法。亦。與。龍。箭。同。色。分。五。種。若。粉。紅。湖。色。白。色。等。類。惟。武。生。小。生。用。之。

(馬褂) 五。件。式。與。俗。用。之。方。馬。褂。同。左。右。肩。及。前。後。上。下。分。綉。兩。龍。約。十。枚。近。有。前。後。分。綉。大。龍。兩。條。者。甚。為。美。觀。有。時。只。穿。左。袖。與。

披蟒同此例只宜武角。

黃馬褂若論正角只有帝王可用餘如校尉等可與他色通用。

黑馬褂其用最繁名角多自備種種花式各有不同惟不脫龍紋耳用者如劉備伍員岑彭薛平貴等不勝枚舉校尉亦可用。

白綠紅三種如黃朝馬漢江龍趙虎及校尉皆用之。

(素纈箭衣) 箭衣之不綉花者為素箭白色為白素箭黑色為黑素箭。

黑素箭四件石秀楊雄武松等用之。

白素箭四件狄青王伯鸞伍子有等用之。

綠素箭一件關木鄧車等用之。

紅素箭一件褚彪用之。

藍素箭一件斬雄虎之關公用之。

(白纈八卦箭衣) 白纈上綉黑八卦只孫實可用另有長方八卦小旗四方如五雷陣會陣時必繫背上近時班中此項箭衣多已不備以白素箭代之。

(斗篷) 四件俗稱一口鐘上有風帽色分紅綠黃白滿綉花紋武旦如溪皇莊泗州城等花旦如梵王宮小生如玉門關之班起大面如捉放曹之曹操老生如取策陽之劉邦惟紅色之用最廣近日班中所備不止四件多寡殊班之大小為增減。

紅色風帽若梅龍麟之正德探母之四郎等皆用之。

(紅纈素斗蓬連風帽) 一件乃皇帝所用他如大名府之豎斬官用之另有黃色一套關公及帝王用之。

(採蓮衣) 五套大襟圓袖其式略似小聚身襖下有圓脚襖襖均綉花童子幼女等用之色分青蓮紫色或紅綠等色。

●下列各物均係清朝戲中所用

清朝網外套十二件清朝網箭衣十六件清朝披肩十二件天青素緞馬褂八件天青羽毛馬褂八件灰布箭衣十二件硬領二十條青鞋十六雙朝裙八條忠孝帶六付淡黃虎黃緞素馬褂各四件清朝花箭衣四件

▲盔頭箱一名帽兒箱

(金樑) 以稻草紮成長約六七寸用以插骨簪等物京班名吊死鬼梆子班名玉美人

(玉柱) 即套箱架上之木柱每四根為一排長約五六寸用以掛套頭此柱點箱時與金樑並列因其名目吉利故列在先

(草帽圈) 二個此圈乃常人所戴之山東草帽上去其頂祇留下圈漁翁樵夫用之如渭水河之姜尚四本鐵公雞之漁樵問答白水灘之十一郎等近來武生自備者滿綴珠花去戲情避矣

(草帽) 一頂此帽後形為元寶式前面虎黃色裝絨球黑底金龍後有朝天翅兩根兩耳掛黃色大製惟哭靈牌之劉備用銀底白絨球白鬚其他如朱元龍宋仁宗黃鶴樓之劉備等皆用黃色

(草王套) 一頂貼全金色後形似大如意亦裝黃絨球兩耳不掛鬚劉璋孫權等用之若水滸宋江用時當加翎子(即長雉尾又名挑毛)

(金踏蹬) 一頂金色底後部方形如相貂式(黑色方紗帽)上繡細花前裝絨球楊老令公等所用

(文陽) 一頂金踏蹬上加裝金色橫如意翅一對即為文陽如天官賜福之天官開山府之嚴嵩道遠津之曹操等用之

(銀踏蹬) 一頂式與金踏蹬同惟用全銀花如青石山關平用之

(荷葉套) 一頂金色後部略圓如荷花瓣式有朝天小如意翅一對張遼馬岱及界牌關之秦懷玉等用之

(半天冠) 一頂套頂平方上畫七星前後如屋簷式垂冕流五長約三四寸帽身圓似大傘筒屬楊廣之楊廣斗牛宮之玉皇遊十殿

之關王等用之

(中軍盔) 兩頂尖頂圓式全金帽口平邊闊約二寸專備劇中文武中軍之用如畫小沛胭脂虎之中軍

(大太監帽) 兩頂黑色有金裝邊半用硬片式似薄弓上包至頂兩耳垂巒如貴妃醉酒之高裹二力士及各劇中之大太監用之

(小太監帽) 四頂式與大太監帽同較為簡單不垂巒專備御前龍套之用如打龍袍天水關金殿上之龍套

(毘羅帽) 又名地藏帽一頂俗呼大和尚帽即放焰口時大和尚所戴目連救母之目連用之

(大額子) 八頂此物為用甚廣其式直而半圓形頂合腦門包及兩腮兩端盡處各有手掌大之墜角一塊沿邊裝密排絨球二層頂上正中裝大絨球一個下有面排一枚上亦有大絨球一個此盔裝在多子頭(即小紫金冠)上長板坡趙雲用軟紫巾許褚戴蓮頭徐達菜帥盔時皆用之

(硬紫巾) 四頂硬亮前有大火炎(另詳)釘於盔上用時須配大額子色分黃紅藍白四種張飛牛皋及各武將等用之

(帥盔) 一頂全金色形似覆鐘頂上有夫杆長約二寸後有紅色小披風用時加大額子采石磯之徐帥天水關之趙雲等用之

(九龍冠) 一虎黃色前有金色雙龍雪花等物後有金色朝翅兩根李世明漢光武等用之

(御燕翼) 一頂海棠式帽圈中間無頂四圍闊約三四寸密裝排鬚金銀色硬胎正中加大絨球小放牛之花旦白蛇傳之小青黃金白之田法章扮女時用之

(獅子盔) 一頂帽頂後部等如獅子頂上有硬胎之龍形前圍安大額子功臣真之老將趙雲津之華飲用之

(紫金冠) 一頂此盔可分為三部前部為大額子頂部為多子頭中部另用盔頂聯之又名太子盔如雙帶箭之李世明及周瑜呂布等用之(周瑜呂布用時當加副子)

(多子頭) 兩頂即紫金冠之盔頂用此盔頂上必帶孩兒髮岳家莊之岳雲雙獅圖之薛蛟等用之

(側螺盔) 一頂盔頂圓形後有披風頂上有喇絲梗一可彈動硬端裝紅纓毛一京尚倉用之

(夫子盔) 兩頂後部腰圍式上小下大頂上面部裝軟球落似大額子白色者全用白絨球或用黑絨球帶飛趙雲羅漢等用之綠色

者裝黃絨球後有大披風兩耳垂黃色大裘加白色氈帶關公用之。

(二) 郎叉。一頂金銀色後部月牙形略似文陽一切裝飾稍爲簡單爲楊戩所用楊名二郎神故此名二郎叉。

(七星額子) 兩頂即女縉子女將裝束時必用此盔盔上裝大絨球兩排每排七個故名七星額子縉桂英用之。

(相貂) 二頂卽方形之黑紗帽兩邊插長翅一根乃丞相所帶曹操徐茂公包拯等用之。

(方紗) 四頂卽圓形之黑紗帽後裝腰圓式橫翅一對玉堂春之王金龍黃金台之田單等用。

(圓紗) 二頂式與方紗同惟橫翅全係圓形故名圓紗乃小丑扮雜官門官用之。

(尖紗) 一頂翅形如梭算欄殿之魏虎四進士之顧道獨木關之張士貴等用之。

(月白桃葉紗) 一頂色月白翅如桃葉斗牛宮之文昌進蠻詩之李太白等用之。

(判官紗帽) 一頂大紅色裝金式彩花及尖葉之翅前插大絨球一前本紅梅閣之判官用之。

(侯帽) 三頂金銀色均可硬胎形如方香爐又如倒置之酒罈二進宮之徐千歲捉潘洪(雁門關)之呼必顯草橋關之岑彭馬武杜

茂等用之。

(鳳冠) 二頂卽前清娶親時新婦所用皇后與公主用之如彩樓配之王寶劍祭江之孫尚香。

(老旦鳳冠) 一頂全金色前垂小珠串打龍袍之太后大登殿之老夫人用之。

(驢馬翅) 一頂又名驢馬套用時套在紗帽上探母之楊四郎綱美案之陳世美等用之。

(過橋) 四個點翠金色略似驢馬套乃宮女所用如貴妃醉酒之宮女另有精製者爲烏玉帶東宮掃雪之椰子青衣及回荊州之孫

夫人所用。

(虎頭盔) 四頂盔頂似虎頭後有披風戰宛城之典韋八大錘之岳雲張憲何元慶嚴正方等用之色分黑白黃綠四種。

(尖紗) 大小個小四個式同其中製硬帶四根兩邊各裝斜角小帶一根均加絨球大者爲歇歇巾之裝飾品如趙雲三位驍等用。

之小者插在文生巾上可作武生巾

(硬鴨尾) 四頂素綬為胎形如鴨尾上加絨球珠花劍峯山之金眼雕邱成凱蜡廟之褚彪嘉興府之鮑士安等用之

(觀音兜) 一頂白色硬壳後部如蓮花瓣下有披風綉黑竹葉泗洲城之觀音大士用之

(蓮花叉) 一個形似金鋼圈正面有蓮花式裝飾品蝴蝶夢之莊子用之

(面牌) 乃額上所用之大絨球下裝明珠一顆或小鏡一面四圍綴以小絨球各項角色皆可通用武旦尤不可少

(八戒套) 一副假豬耳兩只鼻嘴全扮豬戒者用之

(懶梳粧) 一個硬壳之女頭套後有假結丑角扮婦女時只須套在頭上可不必梳粧故名懶梳粧

(硬胎花青帽) 一頂長頂高帽上綴絨球珠花鎖雲囊新安驛之旦角用之

(文生巾) 五頂俗呼橋帽一名公子巾乙名秀才巾後有飄帶二遺翠花之公子御碑亭之柳生等用之

(武生巾) 五頂式與文生巾同上有小大炎兩角各懸小鬚兩串後無飄帶酸棗嶺之駱宏助用之

(軟紫巾) 五頂綬製式如袋上絲雙龍或花朵顏色視戲之色為定紫時內用鐵絲架子老法用小銅片代之長板坡之趙雲用軟紫巾馬童等亦有用此者

巾馬童等亦有用此者

(四輪巾) 一頂一名升籬巾又名荷葉巾蔣幹用之

(八仙巾) 八頂八仙所用

(老人巾) 一頂形如風帽黑綬製成福祿壽三星中之福星用之

(披巾) 五頂分紅黃綠白黑五種巾之後披四方式為削子手所用餘如柳林池之韓琪算糧之薛平貴亦用之

(高方巾) 兩頂黑色前有小披一塊打棍出箱之范仲禹狀元讀之陳大官等用之

(員外巾) 兩頂四方形尖角正面有長方如意頭披掛兩塊後有長飄帶兩條雙獅圖之徐策硃砂之韓外等用之

(八卦巾) 兩頂形如道士帽上綉八卦太極圖後有飄帶兩條孔明用之

(苦生巾) 一頂又名道巾式高而方後有飄帶賣絨花之鄧生用之

(報子巾) 五堂每堂四頂龍套所用顏色隨其衣服而定

(棒錘巾) 兩頂上天下小綉花後有小翅打花鼓之醜公子拿高登之賈斯文等用之

(皇巾) 一頂式與棒錘巾同黃緞做成後有朝天翅兩根渭水河之文王用之

(道士帽) 兩頂即普通之道士帽扮道士者用之

(鴨尾巾) 兩頂藍素緞不綉花正面綴白玉一方式如鴨尾金山寺之許仙用之又名許仙巾

(四方巾) 黑色形似苦生巾後無飄帶乃寧禮之賓相所用

(小軟紫巾) 十六頂又名貓耳朵乃馬夫所用

(相巾) 一頂四方形上綉五倫後有朝天小翅二根乃宰相之便帽宇宙瘋之趙高盜忠卷之陳平等用之

(必正巾) 一頂形似道帽湖色緞綉花後有披又有細長飄帶兩根乃文必正所用

(孩兒髮) 八頂又名童兒帽黑絲製後披長鬚前面短齊眉際乃幼童所戴岳雲薛蛟琴童等用之

(大蓬頭) 四頂蓬鬆之髮散披於頂為天神天將所用

(小蓬頭) 兩堂每堂五個乃小鬼小妖等所用色分五種

(雙抓髻) 四個與必蓬頭合用許褚金錢豹伽藍等用之

(藍白毡帽) 高尖頂無邊乃老薛保酒保所用

(用髮) 四枝乃頭髮一束盡根處紮成竹杆式約二寸餘白門樓之呂布探母之四郎忠孝圖之曹莊等用之

(掃子帽) 四頂一名青蕉帽即紅色毡帽乃諸套衙役等所用如黃金台之關吏等

(烟毡帽) 四頂卽俗用之翻邊毡帽黑風帕之龍套獅子樓之士兵等用之

(硬羔裘羅帽) 四頂黑絨製頂其底如翠屏山紗家時之場推不秀所戴

(軟羔裘羅帽) 十六頂式與硬黑羔裘羅帽同帽軟而可摺戴時將帽頂擱置頭上穿黑色衣服者用之如四木杆之余干及武戲之

打英雄

(花羅帽) 十二頂式與硬黑羔裘羅帽同惟此帽以各色綢緞做成帽之四週遍裝絨球甚為美觀惡虎村之黃天霸花蝴蝶之姜永志

等用之

(花款羅帽) 十頂式與軟黑羅帽同以各色綢緞製成邊綉彩花不加絨球武生穿漏鞋時用之如花蝴蝶水戰賀雲樞之燕平及各

武戲中之打英雄

(老虎頭帽) 八頂硬壳虎頭形後有小披風黃色者為武戲上手所戴黑色者為下手所戴

(純陽帽) 一頂形似道巾為呂純陽所戴

(五福冠) 一頂此物卽僧道法師放焰口時戴在帽上之五葉佛像為毘羅帽之附屬品

(軟和尚帽) 八頂俗呼雞頭帽殺子報之和尙過五關之普淨風波亭之悅禪等用之

(尼姑帽) 八頂圓式花邊如幼童所戴之和尙帽式樣同惡習之尼姑用之

(翎子) 四對卽長雉尾分兩種一名活翎完全一枝用時可以手攀弄周瑜呂布用之一名枚翎較活翎為長中間接筍易折不可攀

弄探母之四卽用之弄翎子名裝翎子為雉尾生之專技

(狐魁帽) 二付番王草寇等用之裝在盔上如水滸之宋江岳傳之楊再興陸文龍雙龍會之蕭天佐等

(金銀圈) 二個出家之和尙及狂行者用之

(櫻帽) 二頂俗名蒼蠅罩以馬櫻打成式如青蕉帽武丑李逵用之如盜御馬之朱光祖

(草繩圈) 一個稻柴打成時邊用之。

(道士冠) 一個即道士法師所戴之帽青石山之王老道用之頂上另裝如意冠中心有如意兩枚蓮花冠以木刻成蓮花式或菱角

冠似菱角二枚

(小絨球紙花) 各十餘個各色齊備為一切武角耳邊裝飾品黃天新費德公等用之

(一字巾) 一個黑緞帶約三分闊上有水鑽乃丑角書僮等所用如大名府之李固打櫻挑之秋瑞

(耳毛子) 紅四付黑廿付黑如張飛李逵及打英雄之花面所用紅如白水灘之曹面虎買家樓之程咬金等所用

(雙龍大帽) 一頂黃色如翻邊毡帽上裝金龍絨球珠花帽為長頂後垂長飄帶小鬚武家坡薛平貴用之此帽為番邦上級軍人所

戴為毡帽變相故劇中戴此帽者唱有烟毡帽之句

(黑白無常帽) 各一頂即無常鬼所戴之高帽白色者界牌關之王伯超用之

(皂隸帽) 八頂扮皂隸者用之如大名府中之醉皂隸

(俠義帽) 圓頂尖頂高帽二頂有邊鈎帽之前後各有一斜角分紅綠白三色三門街十八個大好老六飛南遊等劇用之

(蒼滿)(白滿)(黑滿) 各一只滿即滿口之鬚髮髻之別名長約二尺許乃老生花面所用

(紅炸) 二只 (黑炸) 四只滿之正中剪去一綳另加色鬚一小綳紅者馬武用之黑者張飛用之

(黑三)(白三)(蒼三) 各四只三柳長鬚統名曰三老外老生等用之

(丑三) 二只極希之三柳長鬚小上坎之劉敬用之

(黑白吊搭) 各兩只上為八字形下垂短髭一綳黑者將幹用之白者潘者文張別古等用之

(黑白四喜) 各一只上為八字形耳邊各垂短髭一綳皮匠殺妻之楊虎用黑色賣藥之店主東用白色

(八字) 黑白者各一只式如東洋小籠文武小丑用之如宋老用黑色賈亮用白色雙跑馬之張三用蒼色金錢豹之黃狼精用

紅色

(紅黑一字) 各一只齊口之短髻沿唇約二寸許紅色與章所用黑色潯陽城之曹操劉毅後所用

(鬼髮) 卽白紙剪成之紙條扮鬼者用之如烏盆計之劉世昌

(雲帶) 四個俗名拂威神袖及太賢等用之

(髮辮) 紅白黑者各二個中國髻兩面各垂髮一辮用以裝頭老年人除帽時所用如八義圖之公孫杵白門樓之陳宮老旦如釣

金龜之康氏等

(羊角髻) 二個式如羊角老旦用以插頭如行磨髮豐之康氏徐母鳳曹之徐母等

(回回帽) 大四頂小十六頂白色尖頂左公平西一劇用之

(加官面) 兩個跳加官時所用

(財神面) 兩個跳財神時所用

(小鬼面) 五個扮夜叉小鬼者用之

(土地面) 兩個扮土地者戴之

(魁星面) 一個扮魁星者用之

(金剛面) 四個扮金剛者用之

(女鬼臉子) 一個紅梅閣中用之

(玉帶) 二十條卽蟒袍官衣所用之硬帶

(金花) 四對狀元及第插於紗帽兩邊如御碑亭洛陽橋中所用

(陰陽紗帽) 一頂無翅黑白傘半爲陰陽判官所用

(黃綢子) 二條。約長二尺餘。老年人病人用之。如教子之老。薛保。碌砂。穆之。吳相公。

(白綢子) 八條。穿孝者用之。如哭。靈牌之關。與張苞。請宋。靈之岳。飛。取金陵之武。且等。

(花布包頭) 二條。年老僕人用之。

(藍布包頭) 二條。釣金龜之康氏用之。

(罪包) 四個。用藍布做成。犯入用之。如大名府起解時之盧俊義。

(白鵝毛扇) 一柄。一名羽扇。孔明用之。

(青白蛇額子) 各一頂。水漫金山之白蛇。青蛇用之。上裝絨球。頂有蛇形。此種蓋頭為近十年新添之物。

(項圈) 一付。又名紫金鎖。天官及紅樓夢之賈寶玉用之。

(大如意) 一只。亦天官用之。

(清朝紅緯紅纓帽) 各二十餘頂。

(得勝帽) 八頂。

(朝珠) 數串。

(各色頂子) 數十粒。

(花翎) 數十枝。

(思孝帶) 數付。

(假辮子) 黑十條。白四條。

(哈哈笑)(小鬚子)(黑白花) 各十餘只。以上各物新戲用之。舊戲如探母之城門官及公役等亦用之。

(水紗網巾) 各角自備。凡加冠者內必先勒水紗紫網巾。

(顏料盒子) 數副乃淨角開臉所用或用油或用水視其所飾角色而定

(筆)(茶盃) 各全套

(茨菇葉) 插在武角盔前

(劃刀頭) 黃色褚彪額上用之

▲一衣箱

(靠) 十件五件為一堂俗名甲即大將盔甲之一靠之前部綉大虎頭曰靠肚當手中不執把子或不做事時手必藏入靠肚如李

陵碑之老令公背有三角小旗四枚曰靠涼原只一枚備行軍時中途發令之用或接令後立時出馬無暇安置帶之而行今伶

人習用四旗無非作裝飾而壯觀瞻插靠旗之皮夾曰背虎因面上繪虎頭也背虎之四角各有一繩為繫靠及背虎之用即名

靠繩繫靠戲班中有硬靠軟靠之分背繫靠旗者為硬靠軟靠則不用靠旗如長板坡之趙雲張飛等角皆當繫硬靠硬靠之老

令公肩不背旗者是為軟靠

大紅靠兩件如金雁橋之張任長板坡之曹洪等用之玫瑰色可與大紅通用

綠靠兩件三國中關公甘寧挑華車高冲等用之

黃靠兩件反五候之李存孝定軍山之黃忠龍虎門之趙匡胤等用之黃色分淡黃虎黃兩種可通用

白靠兩件三國中之趙雲馬超周瑜呂布岳傳之岳武穆岳雲楊木關之薛禰等用之

黑靠兩件三國之張飛周倉說唐之尉遲恭等用之

此外藍色可代黑色綠色湖色粉紅可代白色紫色可代紅黃總之紅黃白綠黑五色為戲班行頭中相沿之舊制餘乃例外並

無一定以上各靠如劇中武將多均可通用惟各角應用顏色須支配適當耳另有彩靠如崑曲別母亂箭周遇吉遇害時所

用之箭靠及李存孝之虎皮甲等用處甚少近來班中多不置備

(靠網) 乃靠旗背虎下所垂之裝飾品。或用長約二尺餘之縐紗或錦綉大纒帶每排四條亦有兩排八條者。此物班中自不購備。彩球用縐紗紮成凡紫蠶而不帶口而者用之。如九龍山之楊再與因所紫蠶繩不長美觀用彩以掩之。讓心鏡為讓心鏡及綵球。

圓式之銀光玻璃鏡鏡之四週均裝排髮此物只憑把小生與武生用之。

(排髮靠)

一件此靠專備小生所用顏色不拘式似坎肩長及足踝兩肩裝袖袖之式樣與普通靠袖同下。計開滿裝排髮故名。排髮後背並無靠旗用時可不加束縛如風儀亭之呂布三江口之周瑜皆當用之。近來班中備者極少惟未素靈程繼先趙君玉等自備云。

(男英雄衣褲)

兩堂五套為一堂斜領小袖形似緊身小襖滿綉彩花下褂加裝綉花湖色縐紗約長尺許或分三排或分兩排名走水褲以同色之綢料製成所綉之花須與上式相仿名花彩褲衣褲之色向不規定彩褲之不綉花者亦可與綉花之英雄衣配用不綉花之英雄衣其走水亦不綉花如裙彪所用之古銅色英雄衣綉花之英雄衣如黃天霸花蝴蝶等用之。

(快衣)

十六件以黑色素縐或縐紗製之式與英雄衣相仿下無走水胸前肘下密列白扣鈕凡着快衣下身必着黑色素彩褲如十字坡之武松白水灘之十一郎盜御馬之朱光祖深皇莊之賈亮等用之伶人自備者四圍或加白邊或四圍如如意或全綉白花金花各聽其便。

(龍套)

五堂每四件為一堂對襟大袖長及脚踝前後開叉滿綉彩花或綉龍紋四週鑲以闊邊帽之質料與衣相同帽名報子巾(此物詳見笈箱)服此者名跑龍套為班中最苦之人月薪不滿十元自跳加官開場至完戲齣齣有份往來頻繁無時或息跑龍套每堂中第一人名頭家又名龍頭此缺甚不易充非深於經驗者不克稱職較專門角色更難因無論何角皆需龍套不若專門角色之專攻一門也第二人名二家餘則以次類推龍套衣服之顏色分黑白紅黃綠隨蟒靠顏色以為支配。

(大鏡)

五堂每堂四件式如靠較為簡單後無靠旗靠肚不綉虎頭所垂長甲如魚尾式此鏡為校尉等所用色分黃紅綠白黑五種。

紅綠兩色其用最廣如逍遙津黃金台之校尉八大鎗之四上手等用之

(帽釘鎗) 一堂式與大鎗同惟前甲至靠肚為止靠肚以下不垂魚尾式之長甲鎗以黑色料製之鎗身滿綴小釘摘纓會之小軍用之。

(上手衣) 四件黃色布斜領小袖短衫為武戲中之上手所用

(下手衣) 四件白地藍花之斜領小袖短衫劇中下手用之下手只童子可充如武劇打連環必由上下手為始

(削子手衣) 四件大紅羽毛對襟馬褂下有戰裙兩片嘉興府法場上之刀斧手等用之

(小披褂) 八件紅色金綉之對襟小馬甲如削髮代首之撥刀手漢津口之馬夫空城計之老軍等用之小披褂之反面以黃布為之上繪虎皮遊十殿夜叉小鬼用之

(青袍) 四件黑布長領捉放曹公堂龍套用之

(黑布箭衣) 四件式如前清之開汽袍公差等用之與藍布箭衣通用

(藍布箭衣) 四件式同上空城計之老軍報子等用之與黑布箭衣通用

(紅彩褲) 十六條以綢布為之淺紅大紅均可花素不拘

(黑彩褲) 十六條綢布通用

(茶坊衣) 二件乃藍布對襟大袖短衫袖口加白布水袖為茶坊酒肆跑堂人所用餘如小放牛之牧童御碑亭之書僮及樵夫漁翁等用之

(白布腰裙) 四條堂倌用之束在茶坊衣外

(彩袍) 兩件即普通破長衫披叫化子者用之

(漏肚) 八件式似快衣挖襟露胸武丑武生等用之

(魁星衣) 一件藍色洋布爲之中實棉絮胸前裸體下身連脚崑曲訴魁之跳魁星用之

(雷公衣) 一件式似魁星衣色用粉紅一

(沙僧衣) 兩件即黃夏布或綠夏布僧衣紫霞宮之化緣頭陀用之

(沙僧馬甲) 又名和尚長馬甲二件一黃一綠黃色腰鑲綠線綠色鑲黃綢四洲陣之伽藍用之

(女靠) 二件乃刀馬旦之武裝分粉紅白色二種式與男靠稍異週身均裝飄帶大袖口之脈息處縮爲緊袖如天門陣之穩挂英烈

火旗之雙陽爲主等用之

(皂隸衣) 八件黑布大袍皂隸所用袖口腰帶均用紅布爲之如全本大名府及奇雙會之皂隸等用之

(虎皮披肩) 八套又名小鬼披肩白布披肩上繪黑虎皮下有小甲名鬼甲亦以白布畫虎皮小鬼用之如探陰山之油溜鬼是

(親兵衣) 八件即前清親兵號掛下連戰裙清朝戲用之

(腰巾子) 八條俗呼汗巾長約五六尺以縐紗爲之兩端繡花武角穿快衣時懸於腰際以爲美觀且角穿旗袍時圍在項下以代圍

巾

(男字馬甲) 八件黑色鑲白邊前後胸加白圍布內書男字三本鐵公鷄等劇用之

(套子) 十六副圓絲帶兩端有長鬚武角穿英雄衣或快衣時用之束於胸部結成各式花朵文角用之束腰紫綠者用之紫背白色

虎黃各半

(鬘帶) 十六條即四寸餘闊之絲帶兩端有排鬚備爲束腰之用如三娘教子之老薛保翠屏山之石秀戰蒲關之劉忠等黃白色各

半

(扣帶) 亦腰帶之一以般料製成兩面綉花或釘水鑽帶頭均裝排鬚式與鬘帶同

(腰箍) 闊與扣帶相等只有腰間一圈故名腰箍武角用之

(猴兒衣) 二套黃緞綉黑虎皮紋禪之花紋質料與衣同孫行者用之

(忘八馬甲) 一件上畫龜背紋水漫金山之龜將及丑表功之小丑用之

(樹葉披肩) 四付綠色下甲畫樹葉紋如蘇武進錫己之天神三戲白牡丹之柳樹精等用之

(女英雄衣) 五套對襟小袖滿綉花朵下連戰裙色無一定普通武旦用之

(男孝袍) 八件即清朝之白布箭衣如請宋靈之岳雲張憲哭靈碑之關興張苞等用之

(回回衣) 八套各班無定式左公平西等劇用之

(水衣) 即斜襟大袖之短褶子綢布不拘各角自備凡穿大袖行頭者用為襯衣

(胖揀) 即棉馬甲用以壯體生末淨丑通用厚薄不等為花面最不可少之物無論冬夏非此不可故班中有熱不死花面之謔

(三角領) 緞料繡花前加如意

(護領) 即白布單領凡着寬大袍者皆用之

(陸軍制服) 若干套

(洋裝制服) 四套新劇用之

後臺各角之衣包靴鞋均歸二衣箱收管

▲靴子箱(一名旗靴箱)

(開門刀) 四把大刀黑柄大將升堂時所用如羣英會胭脂虎白虎堂龍套手執之大刀

(押虎鎗) 又名定勝鎗四把大將升堂及御材軍所用如洪羊洞跟隨八賢王之龍套手中所執者定

(金光鎗) 四個小太監(即帝王之侍衛龍套)所執如魚藏劍跟隨姬光之龍套

(金龍棍) 四根用法同上

(超棍) 四根俗名軍棍如光武與責打馬武及失街亭責打王平之棍

(單頭槍) 四十枝又名單槍槍頭多用白纓亦有紅纓黑纓者槍杆有金色者有光耀者有裹以布帶者無論何戲凡應執槍各角皆可通用

皆可通用

(雙頭槍) 四對又名雙鎗每兩枝爲一對槍杆或光耀或纏布或金色兩端各有纓毛紅白黑均可八大鎗之陸文龍用之

(金大刀) 二把黃忠楊繼業等用之

(銀大刀) 二把馬武關勝等用之

(青龍刀) 一把卽關公所用之青龍偃月刀

(單刀) 四十把卽翠屏山石秀所用之刀武戲各角通用

(雙刀) 四對以單刀兩柄兩手分執卽爲雙刀

(撲刀) 四把背厚面闊短柄大刀鮑士安等用之

(刺刀) 二把如烏龍阮宋江所用之小刺刀

(九翅連環刀) 一對如惡虎村濮天鵬所執之金色刀

(九節青龍刀) 一把卽徽班中大破黃龍陣花面所用之刀

(雙戟) 一對卽割髮代首典章所用之短柄金色戟

(狼牙鋼) 一對卽惡虎村武天虬所執之綠色鋼

(虎頭雙鉤) 一對盜御馬寶爵敦所用

(方天戟) 一柄呂布薛禮等用之

(三尖兩刃刀) 一把乃二郎神楊戩所用

(大槍) 二枝槍頭闊大槍桿粗而長下端裝大座子挑華車之高冲用之

(小大刀) 四把銀色長柄為武旦刀馬旦所用

(金箍棒) 一根孫行者所用

(筆眼抓) 一個短柄金色形如手中執一筆飛虎山李存孝所用小丑呼為雞爪黃連

(雙劍) 一對又名黃銅養理所用為用甚希惟賣馬當鋼時偶一用之夜打登州之秦瓊有種種花式青鋼順來常演惜乎聽起無人也。

(三節棍) 四根四杰村之余千用之

(梢子棍) 八根武廟打靶時所用

(齊眉棍) 四根棍長齊眉故名翠屏山殺山時楊雄用之

(降魔杵) 一根即韋陀杵韋陀用之

(混唐杆) 一柄長柄單鏈活擒孟覺海之李存孝用之

(雙鞭) 一對收關勝之呼延灼用之

(單鞭) 四根尉遲恭等用之

(沉香拐) 一對木拐上裝紙糊團扇一片為五雷陣孫寶所用

(龍頭拐) 一根又名龍頭杖即老年人之行杖打龍袍之陳彝探案審之老夫入用之

(單拐) 八根武廟打靶時有右手執真刀左手執單拐者為保護左臂之用

(雙斧) 一對水滸中李逵所用

(單斧) 一把月牙形長柄程咬金用之

(柴斧) 二把即砍柴之斧樵夫所用

(狼牙棒) 一根單雄信用之

(月牙鏢) 一根泗洲城伽藍用之

(寶劍) 八把即羅間所佩之劍

(雙劍) 兩對兩劍和合同插一鞘贈劍點將之百花公主及青蛇白蛇用之

(腰刀) 四把即中軍旗牌所用之刀外有刀壳

(八角雙鎚) 一對四平山李元霸所用

(鏢鎚) 一對岳家莊岳雲所用

(圓鎚) 一對諸仙鎮張憲所用

(花鼓雙鎚) 一對諸仙鎮嚴正方所用

(忘八鎚) 一對金山寺龜將所用

(馬鞭) 四十根上扣線鬚代騎馬之用

(藤鞭) 二根短桿上扣短繩如五花綢探親相罵等代騎驢之用

(雷公鑽) 一付天雷報雷殛時雷公所用

(閃電鏡) 兩塊即電母手執之紅布圓鏡

(馬棒) 二根清朝戲中騎馬所用之棍二本鐵公鷄張嘉祥回營時用之

(仙人擔) 一付距陽樓之高登用之

(石鎖) 八具拿高登之呼延豹花逢春秦紅齊面虎用之

(獅子) 一對雙獅圖。薛蛟所用。

(酒罈) 八個。黑虎村所用。

(課筒) 一個。賣卜人用之。

(紡車) 一部。紡棉花用之。

(香袋) 一只。佛婆燒香所用。黃金台盤關時田單用之。

(招文袋) 一只。坐樓殺媳之宋江所用。

(叫化袋) 一只。彩糧配之薛平貴所用。

(蓮花落) 兩個。關江州之時。邊溪皇莊之武旦等用之。

(簫) 一支。魚癩劍伍員用之。

(笛) 一支。小放牛之牧童用之。

(琴) 一只。馬鞍山之俞伯牙空城計之孔明用之。

(火統) 一個。掃秦之瘋僧用之。

(掃帚) 兩把。空城計之老軍用之。

(板門刀) 一把。馬成請用之。

(鋼刀) 一把。鋼美案九更天等劇用之。

(大門帳) 一副。綉花上有沿戲中用之。代牀或為中軍帳。

(小門帳) 一個。紅綢做。成用作佛堂。或作將臺上之帳門。

(紅緞錦繡桌圍椅披) 全堂臺上用之。

(上下場大門簾) 一對演戲者由此進出。

(黃羅傘) 一頂即黃緞绣花之傘。

(三軍司命旗) 一面爲元帥身後之大纛。

(大纛旗) 五面五色绣花式制非陣時用之。

(岳字旗) 一面方形較三軍司命旗略短爲岳飛之旗岳字之上或绣花精忠報國四字。

(關字旗) 一面式與岳字旗同惟關字之上綵漢壽亭侯四字。

(杏黃旗) 一面方形波浪邊姜尚用之。

(令旗) 兩面即傳令時所用之旗。

(月華旗) 四面五彩綢邊鑲中畫八卦關公戲龍套所用。

(飛虎旗) 四面式與月華旗同蘆花滿張飛之馬夫及龍套用之與月華旗通用。

(水旗) 四面扮水鬼者執之如蟠桃會八仙鬪海。

(車輪旗) 二十面黃布上畫車輪用以代車。

(黑風旗) 四面即黑布旗黑風怕所用。

(門簾旗) 五堂四面一堂俗名白脚旗即隼套手巾之旗顏色視其衣爲定。

(龍鳳掌扇) 一對長柄黃緞上绣花龍鳳乃天官帝昶婦娥等之儀仗。

(符節) 一對爲天官之儀仗。

(竹中令) 一個竹節中藏小旗一面黃鶴樓用之。

(齊龍禪杖) 一根白蛇傳之法海用之。

(鐵方樣) 一根。蚩蚩廟之金大力用之。

(雲牌) 四對。木板上畫雲花仙童執之。

(手磨) 一個。僧道所用。

(葫蘆) 一個。神仙用之。如鐵拐李。

(鋤頭) 二柄。農夫之田具。

(丈八蛇矛) 一柄。張飛用之。

(鸞駕) 全副。帝皇之儀仗。燈彩戲以絹紮成。

(蓑衣笠帽蒲鞋) 兩套。四本鐵公鷄漁樵問答用之。

(哭喪棒) 四根。孝子用之。

(花籃) 一只。八仙之藍采和。送花樓之文。必正用之。

(城門布) 一副。藍布做成。白粉畫城牆式。劇中有城者皆用之。

(彩彈子) 一個。黑虎村用之。

(彩簪) 一枝。割髮代首。真章用之。

(金銀鏢) 各一枝。黃天霸用之。

(彩標) 一枚。趙家樓用之。

(弓箭) 四付。各戲通用。

(金龜) 一只。釣金龜用之。

(爆竹) 狀元廟用之。

(喇叭圈) 一個乾元山喇叭用之。

(金剛箍) 一副金剛用之。

(淨瓶) 一個觀音用之。

(各種圖畫) 全副畢鼎觀畫安洲等劇用之。

(流金鏡) 一柄神將用之。

(悶棍) 一根扛子用之。

(聖旨) 兩副各劇通用。

(加官條子) 一副跳加官時所用上綉加官進爵指日。

(鋼叉) 十六把單雙均有飛叉陣金銀豹等劇用之。

(靈官鞭) 兩根金色斗牛宮之黃靈官及天將等用之。

(花鼓連響) 一套溪皇莊中彩旦用之。

(稍馬袋) 一只鄉下人用之如紡棉花之丑角。

(擊燈) 一對嘉興府等劇用之。

(燈籠火把) 各四個夜戰馬超用之。

(腰牌) 八塊盜御馬大名府等劇用之。

(招牌) 各種全套十字坡新安驛鐵弓綠等劇用之。

(紅布蓋頭) 四方即新人之面紅或作包換之用。

(小箱) 兩只如玉掌春中醫生之藥箱及四進士毛朋之書箱。

(金批箭) 四枝發令時用之如探母出關所用之箭。

(大令箭) 兩枝清朝戲中用之如營中所用之大令箭。

(麻叉袋) 二只五福臨門等新戲用之。

(金鉢) 一只法海目蓮僧等用之。

(錫杖) 一根目蓮僧用之。

(魁星筆斗) 一付跳魁星時用之。

(八戒扒) 一個豬八戒用之。

(釘板) 一塊九更天滾釘時用之。

(包裏雨傘) 兩套行路時用之如行路哭靈之康氏雪杯圖之莫懷古。

(流星錘) 一個紅布小線上繫一繩用之擊人如雙沙河之玩笑生。

(貨郎担) 一付俗名丁東担賣雜貨者所用如錯中錯之張和尚。

(晚妓娘) 一個鑼鼓(俗名搖堂鼓祭聖之樂器)上加堂鑼兩旁扣銅鈕賣雜貨者肩背貨郎担時用之因一搖動可招婦女來觀故名。

(魚筒茶板) 一付珍珠塔去聊唱道情時用之。

(宮燈) 一名紅紗燈二盞奉宴會之魯肅九龍山之龍套等用之。

(紙燈) 四盞黃金台之公役提之。

(彩式小燈) 二十盞戲中挑燈夜戲時用之。

(香爐燭臺) 一付各劇通用。

(綵鞋) 一只且角。做針織時用。或為定製。如花田鋪三疑。計為龍鳳等。

(玉鑲) 一只。扮玉鑲用之。

(白布小門簾) 一付。孝堂所用。如顯魂。殺嫂。大劈棺等劇。

(鑿世) 四根。新劇中逐棺。鑿世用之。

(雙神柱) 一對。鐵弓。蘇之。並且用之。

(魚鱗魚杆) 一付。漁夫用之。如常水河之婆太公。

(官杆) 豎棍。卸時化神。如彩樓之。薛平貴。謝太后之。李太后等劇。

(彩扇) 一付。空扇。攔甲。裝一。槍。蜈蚣。嶺之。武公。用之。

(彩旗) 一付。卸時。解。中。空。日。寶。刀。開。江。小。之。李。寶。馬。用。

(竹籠) 二付。托物用之。

(金銀大元寶) 大小十六只。富春樓。馬踏金等劇用之。

(柴擔) 一付。樵夫及忠孝圖之。曹。某。用之。

(小舞頭) 兩把。大劈棺。劇用。以受。槍。或。樵。夫。砍。柴。用之。

(船) 一付。划船。時用之。如。吹。關。勝。黃。鶴。樓。水。戰。時。

(馬槓) 一付。劇中。洞房。時用之。

(小紙扇) 數十只。色。黃。扇。用之。

(芭蕉扇) 兩把。火。鏡。山。用之。

(火鏡) 一付。或。絲。織。或。內。裝。火。炭。寶。鏡。人。用。之。如。斗。牛。宮。

(白布招牌) 一方相面算命時用之如九名府中之與用

(護身佛) 一座卽和尚化緣時肩背之韋陀像劉香女用之

(白翎子) 數十根卽短白雉尾蜈蚣嶺用之爲記號

(小黃三角旗) 十餘面四平山衆齣用之

(金銀磚) 各四塊頂花磚用之

(乾坤袋) 一只呂純陽彌陀佛及各神齣用之

(魚籃) 一只漁夫用之

(小印) 兩方雙台印等齣用之

(雁鳥) 一只趕三關用之

(魂鈴) 兩個盜魂鈴用之

(響鈴) 一個扮醜吧者用之

(箕盤) 一個屬關羅用之

(烙鐵尺) 一個雙釘計用之

(草席) 一條鋼美案藥茶計等齣用之

(木脚盆) 一只產子時用之

(金牌) 十二塊風波亭用之

(白布無頭杖) (梁山伯將旗) 至堂大名府用之

(立拿牌) 兩塊陰陽河丑角用之

- (大小板橙) 兩只。背板橙。劇用之。
 (胡椒竹筵三絃) 各一只。瞎子捉奸用之。
 (小寶塔) 一座。封神榜之托塔李天王用之。
 (油鍋) 一只。乃閻王殿上之刑具。
 (縫窮藍) 一只。洛陽橋之縫窮婦用之。
 (大小木魚) 各一個。翠屏山之小和尚用之。
 (彩眼精) 一雙。如五人義挖眼時用之。
 (彩鼻) 一個。蓮花湖大肚皮丑角用之。
 (手搖小鏡) 兩只。僧道用之。
 (火圈鐵架) 一個。三本瓊公鷄。二本金鏢豹。火鏢時用之。
 (水烟袋) 一只。新劇中妓女用之。
 (旱烟筒) 二支。四進士之紹興師爺用之。
 (顯千里鏡) 一個。遊西湖之丑角用之。
 (檀香燭) 一付。各劇通用。真香燭亦可。
 (香籃) 一只。燒香佛婆用之。
 (香籃) 一只。御碑亭趕考時所用。
 (木盤) 兩只。如梅龍鎮李鳳姐用之。
 (人油燭) 一付。大名府用之。

(魚藏劍) 一個刺王僚用之

(棋盤) 一付跳牆着棋剖骨僚等劇用之

(高蹺) 八付斗牛宮燈彩戲用之

(鯉魚架) 一個玉堂春犯婿用之

(雙人長枷) 一付新廟用之

(四方槓) 三面賣家樓用之

(籬牌) 大、中、小八塊當過春及其手下人等用之

(虎頭牌) 八面制髮代首之撥刀手用之

(魚網) 一個慶頂珠之麻恩及卒劇之漁夫用之

(油槓) 一付賣油郎用之

(大繩) 一領教子鞭裝片用之

(各種旗杆) 數十根

(分片板) 一搭分片帶影時用之

(五心釘板) 一塊刑律改良用之

(假肚皮) 一個開腔破肚時用之

(斬條) 四條嘉興府法場用之

(脚線) 二付白絨計之季七用之

(手絨) 四付白門樓呂布用之

- (夾指) 一付六部大審用之。
- (藤條) 二根鞭打用之。
- (板子) 二根衙役用之。
- (夾棍) 一付六部大審用之。
- (鐵練) 四根拿人時用之。
- (轎寶) 一轎即跳財神時所用之元寶。
- (牛頭馬面臉子) 一付閻王殿用之。
- (黑白無常頭連衣) 各一套無常鬼用之。
- (大小頭鬼臉子連衣) 各一套扮鬼者用之。
- (酒色財氣鬼臉子) 各一個夢景用之。
- (鶴形) 一簪仙釋之雛形左慈戲曹劇用之。
- (鹿形) 一只紙紮仙鹿燈絲戲中用之。
- (大狗形) 一只紙紮狗勸妻用之。
- (猴形)(熊形) 各一只各劇團繳時用之。
- (雷公臉子) 一個雷公用之。
- (雜漢頭) 十八個大香山等劇用之。
- (啣哈頭) 二個(彌陀頭) 一個(金剛頭) 四個燈彩戲用之。
- (琵琶劍傘花翎) 全套金剛用之。

(蝴蝶形) 一對大劈棺用之。

(龍形) 一個蛟形通用。龍虎圖除三害等劇用之。

(虎形) 兩個一黃一黑各劇通用。

(馬形) 一只三本鐵公鷄等劇用之。

(鬼形) 兩只月宮用之。

(牛形) 一只牧童用之。如小放牛。

(羊形) 兩只飛虎山用之。

(青白蛇形) 各一個金山寺白蛇傳用之。

(貓形) 一只(鼠形) 五只五鼠鬧東京用之。

(彩人頭) 十二個鐵公鷄哭祖廟等劇用之。

(全身彩人) 二個割髮代首真章用之。

(半身彩人) 一個鋼包勉時用之。

(壽星頭) 一個壽星用之。

(駱駝形) 一只韃子用之。

(驢形) 一個騎驢時用之。

(金色彌陀頭連胸) 一個大香山之彌陀用之。

(彩手) 二只如泥馬渡康王之李若水八大鎗之王佐等用之。

(文解尸體) 全付殺子報等劇用之。

(棺材) 一具。下無底。大劈棺用之。

(文書馬封白紙條紅柬) 各四五付。

(風爐樂爐) 一套。

(葉子扇) 大二把小二把即蒲扇。

(木鏡) 一串二伯文。

(身盆) 一個身盆配用之。

(書本) 二本。

(紙鏡) 若干付。

(明角檯燈) 一對。

(木雕) 一只刁劉氏遊四門時用之。

(神主牌) 兩個。

(更繩竹榔) 一付。

(狀子) 八條。

(手本) 八個。

(銀包) 大小八個。

(提桶) 大一只小兩只。

(火挾) 一把。

(信壳) 數個。

(剪刀) 一把。

(鏡筒筆文房四寶) 漆村。

(尺) 一支。

(家法) 二根。

(盤箕) 二只。

(木茶壺) 二把。

(木酒壺) 二把。

(大瓦茶壺) 一把。

(酒杯) 十六只。

(酒斗) 四只。

(碗) 數只。

(驚堂木) 藏境。

(方印數个) 族舍籠。全行。

(棧) 數雙。

(菜刀) 一把。

(小篋) 四只。

(桃花玉馬) 一只。花蝴蝶用之。

(九龍杯) 一只。慶賀黃馬褂用之。

▲梳頭棹(梳頭棹上之用具均係伶人自備班中雖有不敷應用只跑宮女等角用之)

(大頂) 一個長髮裝成一大束爲巨角梳頭之用(卽頭髮團)如青衣所梳之頭後長四寸闊二寸除年未及笄之女子及了髮外其餘巨角均照青衣之式梳之

餘巨角均照青衣之式梳之

(抓髻) 一個以大頂之髮裝成閨門旦花旦皆梳此髻後垂油髮大辮如梅龍鎮之李鳳姐

(大片子) 兩片闊約一寸半長約七八寸巨角用以貼髮

(小片子) 五片括成圓鈎形貼在額角上

(絲尾子) 一對巨角上大頂或梳抓髻時用之垂在腦後

(珠網) 一條巨角用之戴在額上

(珠包頭) 一對卽珠兜花戴在珠網之上

(大簪子) 一對卽扁簪俗名押髮巨角用以押髮

(包頭蓮) 一對銀杏式之長簪插在大頂之上

(押髮簪) 一支梳髮時橫插於大頂之中部

(耳環子) 一對

(大珠花) 兩對有珠鳳式蝴蝶式兩種

(珠條) 一條扣在大頂之前凹處

(珠挖耳) 一對插在髮脚之上

(後蓋) 一個卽大頂上遮蓋後部之珠花

(小蝴蝶) 如花巨頭上珠花不滿以此釧之

(銀泡) 五只插在小巾子上

以上各什統稱頭景

(各色草花) 且角通用如梅龍鎮鳳姐披下之海棠花

(面牌) 除青衫外各項且角通用

(女平天冠) 一頂男平天冠同略小無帽圈後有小白氈帶二根乃武則天所用

(道姑巾) 四分尼姑乃修道之仙女所用戴在大頂上式如披巾之後幅思凡山下之尼姑用之

(旗頭) 三個乃滿洲婦女所梳之頭查頭關之劉鳳春四郎探母之鐵鏡公主用之

(旗花) 二副旗頭所用之花出北京出產專供婦女裝飾品

(蘇州靴) 一個即紹興式之長髻為旗裝女僕所用

(烏龜壳) 一個式如龜壳為健弱婆江北婦女所用

(古裝頭) 天河配嫦娥奔月等所用

(鬼髮) 即自紙剪成之長紙條陰陽河紅梅園用之

(打頭(藍)(白)竹布) 各四條為小家婦女及媳婆漁婆等所用如打花鼓之風陽婆汾河灣之柳迎春五花洞之真假金蓮等

(白彩綢) 四條虹霓崗之東方氏取金陵之郝夫人白蛇傳之白氏泗洲城之猪婆精等用之

▲京班規則

(一)未開鑼前台上一切響器不准敲碰

(二)未開鑼前台上鼓吏坐(即九龍口)他人不許落坐

(三)未開鑼前花且不准上台

(四) 婦女不可上台。

(五) 無論何項角色出台演戲不可回顧場面上人引睇回顧即有不滿之意倘不明此規雙方必致誤會而生惡感。

(六) 各項角色進後台先向祖師爺行禮(即老郎神冀宿星君)意謂不向祖師爺行禮此夕之戲必不能始終美滿。

(七) 後台不准拉弓。

(八) 後台口角不准頓足罵人頓足即犯衆怒。

(九) 槍柄不准向地亂搗犯此亦是罵了大衆初進後台參觀者尤宜注意。

(十) 後台不准吹叫(北語事不成爲吹)。

(十一) 後台各傘不准撐開並不准直呼爲傘另以雨蓋之名代之又名開花子因傘與散同音伶人最忌散班故諱而不名。

(十二) 後台不准拍掌及喝采。

(十三) 後台不准下棋並不准猜錢因下棋則有你先走我先走之聲猜錢則有死板子活板子之說板與班同音走即散之意總之搭入一班惟恐其散耳。

(十四) 後台起坐不准抱膝。

(十五) 香龍刀開門刀後台不准玩弄。

(十六) 堂板(即大板手)後台不准搬動。

(十七) 玉帶不准反上反上名爲白虎帶。

(十八) 做夢不准說名爲打黃梁子。

(十九) 老虎不准說名爲扒山子。

(二十) 草陀丹不准勒天傘。

(二十一) 財神面加官面不准朝天。已取在手禁止發言。

(二十二) 戲箱不准跨坐兩等。謂兩箱之間爲龍口。龍口指喉嚨。查一坐龍口不啻扼其咽喉。恐聲音有暗壓之感也。

(二十三) 各項角色面上未抹彩前一概不准試帶網巾。口面及盔帽等物。

(二十四) 未開鑼前小丑須先於鼻上塗白粉一筆。各花面方可開臉。

(二十五) 花旦僅有梳頭桌大衣箱可坐。盔頭箱不准坐。

(二十六) 花旦梳頭後不准赤身露體。

(二十七) 伶人如請病假事。假須于未開鑼前告知管事者。否則作誤場論。

(二十八) 京班舊例後台如有犯罪者。推鼓吏審訊。廚司爲堂役。各行脚色陪坐以視其判斷。是否公允。罪既定即發飯房仗責。今已廢除矣。

除矣。

(二十九) 犯罪重大者。革出梨園。另改別業。永遠不准唱戲。

(三十) 伶人上裝後。上樓按前襟。下樓提後扶。不得有誤。

(三十一) 戲中座位。左爲青龍。右爲白虎。扎扮登場。必須由左邊進退。如走右方。誤踏白虎。卽爲不祥。

(三十二) 後台伶人。不准掀簾私窺台下。

(三十三) 伶人進後台。不准鬧玩笑。

▲後臺術語注

(雙) 一與十(蛋) 二(陽) 三(梨) 四(摸) 五(龍) 六(鬚) 七(扒) 八(秋) 九。

(碰) 戲中遇衝突。抵觸。處謂之碰。如與鑼相碰曰碰鑼。敲。

(砸) 演戲病疊出。謂之砸。如失敗曰唱砸了。

(漏) 演者精采奪目。展得臺下采聲。謂之漏。何時登臺。亦曰何時漏。

(粉) 謂演戲耍燥也。一曰浪。又曰動兒。

(治事) 後臺管事之謂。

(貫串) 無戲不能演之謂。

(服諷) 佩服之謂。

(卯上) 出臺使勁賣力之謂。

(過道) 戲中扮院公者謂之過道。

(拿翅) 自高身價。臨時與人為難。謂之拿翅。

(放湯) 戲完客散之謂。

(打卦) 不善學人取貌。道神謂之打卦。

(掛座) 謂能叫座也。

(帶彩) 戲中扮神仙者。兩鬢加裝紅布球。謂之帶彩。

(吊場) 正角化裝未竣。配角先上。敷衍看客。謂之吊場。

(冒場) 不應上而誤上。謂之冒場。

(冒調) 所唱調門。突過原定。謂之冒調。

(馬前) 時間催促將戲詞減短。謂之馬前。

(馬後) 時間尚早。或某人化粧未竣。授意場上角色。延緩謂之馬後。

(囑兒) 惡其言多。止其勿談之謂。

(掛刀) 外行入班拜師謂之掛刀

(攪鍋) 剽竊他人之戲謂之攪鍋又曰攪桶子

(耍陰) 奸刁狡猾之謂

(開絞) 臺上鬥越之謂

(打朝) 帝王登場先上朝官待帝就座上前參見謂之打朝

(亮相) 出場至台口作一全神貫注之表情謂之亮相

(起壩) 主帥登場先上四將起壩服色不外紅綠黑白四種亦有單人獨騎起壩者如鐵籠山之姜維珠簾寨之李克用其式兩臂左右開弓兩足左右踢蓋即東裝待命之意也

(蹶泥) 靠靶武生賣弄腿勁一足挺直一足作金鷄獨立勢謂之蹶泥

(口形) 手下扮飛禽走獸之謂如扮虎曰虎形扮蝶曰蝶形每扮一次得銀一角後台有定例

(放水) 唱時忽忘戲詞混用他劇詞句謂之放水

(帥腔) 唱時陡使好腔出人意外博得看客全彩者謂之帥腔

(貧腔) 行腔使調任意延長發音奇異聆之刺耳謂之貧腔

(控門) 謂龍套單數一三五七等由上場門出旁立讓雙數二四六八等行至臺中俟主將出場然後再行至下場門對立

(過河) 武劇雙方互易地位謂之過河

(漫頭) 打兩個回合之謂

(郎郎) 板(鉗老)板鼓(堂符老)大鼓(滑水)大鑼(擗尖)小鑼(水叉)鈸(扯鈴)二胡(扯手)京胡(胡胡)梆子胡琴(魯虱)月琴(昇登)三絃(撇嘴)笙(腰心)簫(斬老)笛(變令)琵琶(尖傘)鎖呐

(羊氣) 外行唱戲不中繩墨謂之羊氣。

(拉矢) 力竭聲嘶之謂。

(飄字) 咬字不准之謂。

(切口) 念白不脫土音之謂。

(坐包) 凡遇堂會脚本不敷支配須指定數人担任零碎遇有缺角即行庖代戲完始可卸責坐包云者即謂一日之戲包於一人且須坐而待之也。

須坐而待之也。

(分包) 包戲分任配角之謂。

(揀背) 以背落地斜翻之筋斗謂之揀背。

(亮子) 高跌以背落地之筋斗謂之亮子。

(吊毛) 似空心筋斗落在原處謂之吊毛。

(旋子) 橫身圓轉之懸空筋斗謂之旋子。

(蹀鼎) 手足齊下之謂。

(甩叉) 由樓上甩下排一字謂之甩叉。

(蹀子) 雙腿落地之謂。

(樓撲) 虎跳而下之謂。

(樓提) 仰面翻下之謂。

(樓漫) 懸空筋斗之謂。

(接頭) 武劇正角戰後兩打英雄接上謂之接頭。

(一翻) (兩翻) (分水) (走邊) (元寶) (穿貓) (大翻) (小翻) (前翹) (後翹) (開擋) (連環) (扑虎) (臥魚) (掉餅) (划車) (大鼎)

(滾臺) (汗水) (單提) (單扯旂) (蝎子扒) (倒扎虎) (雲裏翻) (雙飛燕) 皆武行術語其義甚明無須加註

(打瓜筋) 騙取包銀香如黃鶴謂之打瓜筋

(前顧眼) 此為梆子班中術語謂出言不遜顧前不顧後也

(用氣椅) 人死以紅巾覆面謂之用氣椅

(汽眼兒) 悶絕復甦起倒板之謂

(坐公堂) 班中發生要事由管事者集衆開會謂之坐公堂

(劈排叉) 謂以右足勾左足直挺其軀側向而撲類於武生之殭屍倒打棍出箱范仲禹有之今人指為吊毛實誤

(殭屍倒) 武生直立後倒踏安州之陸登自刎時用之

(撒手劍) 拿手戲之謂

(斜銜銜) 八龍套出場旁立讓主將上台之謂

(倒脫靴) 各將卒隨主師後從行之謂按龍套應先行開路今反之故云

(雙進門) 龍套左右門分出走一圓場再至主將前站立

(雙龍取水) 龍套兩隊分頭大繞圈子之謂

(烏龍繞柱) 梆子花旦之跌扑戲用之

(落地十三響) 惡虎村黃天霸用之

京戲摘要

(鷓鴣)

凡百事業皆有規矩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戲雖小道亦猶是耳茲篇所述以科班學戲之門徑及應守之規則臚列右方以告夫世之有志戲劇者

(一)科班初學戲時教者先令其讀詞追詞熟方可開唱二字一腔都有琢磨一板一服均須研究若第一齣不學完全決不具教第二齣所以一齣戲概費周年半載工夫始克奏效者驗是故也

(二)尖圓字定要分清(例如劍字是圓字筒字是尖字)單雙音尤須判別(例如淚字是雙音內字是單音)偶一不慎則清混不清矣
(三)尾音須收音之字若不收音其字必成飄字(例如來字收音時須變為一字韻)更有許多字面須較反切法轉音者(例如貴字須先吐固字後音自成爲貴字條字先吐提字王字先吐吳字是也)否則音必不準

(四)摹倣派別先要審度自家嗓子近于何派方能摹倣何派雖然目前謂派最流行若不聞自家嗓子對工不對工定要學時聽唱彈派則難免東施效顰之譏故內家定派別全視學者嗓子爲標準

(五)有實學之科班以研究字面爲第一要義蓋吐字准者聲音雖劣依然見重內家若吐字不准聲音縱佳仍不足當內家一顧也內家謂有音無字者爲欺外行

(六)吊嗓子須每日拂曉至曠野使勁大嚷數十聲尤以河邊池畔山谷中爲最宜若歷三冬四夏方可算有根基嗓子吊後回房睡數小時再起身後用早膳早膳畢約停二三十分鐘遂上弦子理曲以一曲戲爲度惟暑往寒來不容間斷

(七)唱前叫板之快慢亦有訣竅如願唱快則叫板念快如願唱慢則叫板念慢司鼓吏者以此尺寸寸奉行不敢或悞

(八)身段亦學者之要素須知如何舉手如何動脚如何抖袖如何理髮約有準繩苟有一處不合規則即犯伴盤氣矣近日票友登台時有笑聞者泰半皆因身段難看之故

(九)搭班者嗓子最低須唱工字調低至六半調不能再低矣若僅能唱六字調便搭班子即要受內家不夠調之譏

(十)扮相之優劣化妝上頗有關係餘不具論單以勒水紗而言即大有研究蓋水紗勒法全視乎面孔長短爲轉移長面孔水紗不可

勒上短面孔水紗不能勒低戴紗帽便與戴方巾勒法不同戴勒子又與戴方巾勒法各別每上歇極妍下裝頗醜上裝很醜下裝頗俊者此何故歟卽化裝得法與不得法也。

(十二)髻口之顏色分白者紅黑四種門類有(三)(滿)(吊當)(八字)等名稱凡不開臉者多掛三開臉者多掛滿有不開臉而掛滿者乃奴仆輩卽南天門之曹福教子中之薛保是也花臉中之張苞掛(一字)張飛掛(黑札)紅生亦一律掛(三)(吊當)(八字)則是丑角專利品。

(十二)衣裳種類頗多顏色亦夥例如應穿官衣不能以蟒代之應札紅靠亦不能代以白靠不僅衣裳如是雖彩袴應穿紅色者多不能代以青彩袴也。

(十三)字有定音例如臉面之臉字更鼓之更字唱時臉須讀簡字音更須讀今字音(我)(何)(說)(得)等字須用鄂音否則均爲倒字。

(十四)唱戲末句末字之尾音往往改變如爺字尾音變爲爺呀兒字尾音變爲兒啞尾音不變內家必以外行目之。

(十五)念白字字咬準吐真猶其末節最忌念成一字韵念時所發之音務要逐字輕重區分均勻雖同音之字相連一句之中亦不可稍有含糊如(仁人君子)仁字發音要重人字要輕否則卽犯一字韵之弊。

(十六)鑼鼓能補唱者之不足更能助唱者之精神故唱者對於鑼鼓之關係甚大明白鑼鼓者鼓吏聽其指揮湊合起勁不明白鑼鼓者鼓吏雖要助之不可得也例如一定之叫頭其鼓乃拍搭鑼鑼錢錢鑼第一合鑼開口時應在(錢錢錢)之間不明白鑼段者多有念在(錢錢錢)過去時或念在(錢錢錢)未來時蓋心中無一定之把握耳。

(十七)唱者行腔換氣與胡琴有密切關係若胡琴隨音優者唱既省力又可見長劣者唱時費力不能討好老譚兩來數次未得梅大鏡與僧雖唱拿手戲亦有精神不足處其病卽在琴師未能與之隨台是則唱者苟無包腔扣准之胡琴實不能盡其所長也。

(十八)廻龍腔收音落胡琴裏弦合字或落外弦尺字通常唱法大都如此惟滑油山廻龍腔之收音落上字蓋他劇廻龍腔後緊接唱

句並無間斷。獨滑油山須鑼鼓打住先念(老身今年)四字然後再起叫頭繼唱(五十歲)三字故此劇廻龍腔收音落上字者乃令鑼鼓打住之交代也。

(十九)最近流行之空城計一劇城樓一段二六後四句是(左右琴童人兩個又無埋伏又無兵你休要胡思亂想心不定你就來來請上城樓聽我扶琴)若將(你休要胡思亂想心不定)一句截去連唱兩個下句盡人知爲三條腿豈知竟有如此唱法而不能謂爲三條腿者則廻龍閣一劇是也茲錄薛平貴所唱一段二六以資考證(二)梓童樓岳母待王拜見拜岳母猶如拜泰山(中略)老岳母封在養老院壽星宮中樂清閑官娥彩女常陪伴就是孤一日三次也要來問安請請請老母請下金鑾)唱法與四盤山見娘一場同惟末句(請請請……)行腔與空城(來來來……)一樣兩句相連悉唱下句實所罕聞逼詢戲班中人究屬何故成謂相沿如此餘非所知後詢老伶工武秀奎彼云如此唱法是名找腔(如八義圖程唱是一個無義之人斬黃袍趙唱玄郎不恭了皆爲找腔惟唱法與此不同)若以唱理而論竟與一順通無異莫如直截了當減去前一下句爲宜但戲班中固守成例祇可將錯就錯稍有改動卽目爲外行內家知而不改職是故也。

(二十)習唱者以手點眼拍板內行引爲大忌固於登台時極有妨礙也犯此病者以票友爲最多蓋票友學戲仗聰明自悟者多得正式傳授者少每有不備詞無定准腔亦今是昨非故唱時以手拍板偶不經心尙有走失之慮若再止其不拍豈不大難然須知每齣戲有幾段唱每段有幾句腔每腔有幾板均有成例若練習時逐句研究應在何處開口何處行腔何處是胡琴墊句何處讓板何處換氣如此琢磨則腔圓板自穩矣。

南部殘錄

(民哀)

自有皮黃以來崑劇幾無人道及滿清之季乾嘉時爲崑劇極盛時代千鍾粟八陽傾歪序玉芙蓉第一句(收拾起山河一擔裝)暨長生殿彈詞南呂一枝花第一句(不提防餘孽亂)幾於家枝戶誦朝拍夕吹甚致有家家收拾起夜夜不提防之意詎余秋農之燕

蘭小譜楊掌戈之京塵雜錄明幃小品金台殘淚記都咏歌伶之作芳菲覆都情致纏綿可以想見當時之崑劇盛况先君子嗜此四十年童時嘗以著代板教余歌長生感迎哭西廂記女亭等折今也行年三十先君子亦已棄養九年而塵事擾攘湖海飄零此調不彈久矣邇來劍雲先生有菊部叢刊之組織華知余於此道略辨門徑命實篤幅然余生疎已久雖能勉強報命恐不免貽笑大方爰一得之愚以與老於此道者共商榷之

崑腔二字始於明季因徐三敗為崑山徐太宰之子而首先著小班排演南北曲故曰崑腔而明以前竟無袍笏登場雖莊宗之出身優伶玄宗之風流天子要之古時衣冠不必扮演今人視之莫不指為戲劇焉大抵文人酒後抒胸襟引吭高歌因詩詞古樂府等節段太繁故元人別於詩詞古樂府之外著一種曰曲曲有音有情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賈乎音情之間可以意領不可言宜元人更以無量數曲集合一處名曰傳奇以支配十門角色淨外末副淨付丑生小生老旦且茲將傳奇院本名目錄之下。

絃索西廂(元董解元著) 金印記(明蘇復之著) 琵琶記(明高則誠著) 連環記(明王雨丹著) 香囊記(明邵給諫著)

紅梅記(明周夷玉著) 錦箋記(明周蝶冠著) 展屏記(明潘鑿著) 浣沙記(明梁伯龍著) 玉石記(明梅鼎祚著)

藍橋記(明龍膺著) 量江記(明余季文著) 雙雄黃(明馮夢龍著) 蛟虎記(明黃伯羽著) 存孤記(明陸弼著)

清風亭(明李鳴雷著) 四喜記(明謝耀著) 鸚鵡洲(明陳與蛟著) 壽和記(明許潮著) 紅拂女(明張大和著)

忠節記(明錢直之著) 符節錄(明章大綸著) 呼盧記(明金天垢著) 題橋記(明陸濟之著) 雙烈記(明張牛山著)

驚鴻影(明吳世美著) 鳴鳳記(明王世貞著) 八義圖(明徐叔回著) 題江記(明金粟著) 五鼎記(明顧懋仁著)

焚香記(明玉女峯著) 繡繡記(明鄭若庸著) 叙劍記(明月榭主人著) 萬衣記(明顧大典著) 秣陵春(明吳偉業著)

博浪沙(明王翌著) 玉簪記(明高濂著) 南西廂(明陸采之著) 精忠記(明姚靜山著) 燕子箋(明阮大鍼著)

祝髮記(明張鳳翼著) 獅吼記(明汪廷訥著) 拾玉鐲(明李玉田著) 幽閨記(明施君美著) 長生殿(清洪昉思著)

西樓記(明沈鯨著) 紅繡鞋(清陳幻老人著) 蛟鮪記(清袁令昭著) 白羅衫(清劉晉充著) 療妬羹(清吳石渠著)

雙冠皓(清陳二白著) 二度梅(清石恂齋著) 蘆中人(清薛既揚著) 醉菩提(清張心期著) 風箏誤(清李漁著)

一文錢 梧桐雨 (明徐復祚著)

義俠記 黨人碑 百順記 (清邱嶼雪著)

虎囊彈 翠屏山 望湖亭 (明沈璟著)

紫玉釵 牡丹亭 南柯夢 蕪黃梁 (明湯顯祖著)

人獸關 一棒雪 永團圓 占花魁 萬里緣 洛陽橋 千鐘粟 (清李元玉著)

此外尚有元人雜劇無作者名姓如連環記百花臺殺狗勸妻陳州放粮蘇武牧羊孟母教子白兔記羅經記尋親記金雀記水滸蟠桃會目蓮救母蝴蝶夢慈悲愿雷峯塔爛柯山漁家樂倭袍黃鶴樓安天會昭君出塞珍珠塔翡翠園三笑插金鳳三世修雙珠鳳征東傳綵樓記月華緣混元龔等院本按以上諸名與京劇大同小異不知者猶疑臆造一讀元曲百種選便能瞭然梨園所演者盡於此矣然自元迄今院本尙夥一因篇幅有限再則從未見伶人排演故不贅

父○誓○江○夢○亭○二○尹○最○喜○崑○曲○每○當○酒○酣○耳○熱○輒○以○簪○代○板○曼○聲○婉○度○書○於○全○浙○會○館○客○串○驚○變○以○梧○桐○兩○中○李○林○甫○得○報○轉○奏○始○而○議○戰○戰○既○不○能○而○後○定○計○幸○蜀○不○若○長○生○殿○原○本○於○深○宮○歡○燕○之○時○突○作○國○忠○直○入○草○草○數○語○便○爾○啓○行○之○雜○亂○而○遑○突○中○於○吹○打○收○帽○子○頭○生○唱○快○活○三○後○即○接○唱○朝○天○子○而○江○則○間○入○丑○唱○殿○前○獻○闕○云○(他是孕婦滿海棠花怎做得開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這山眉兒畫)生接白(高力士你可記得那天呵)唱(亂鬆鬆雪鬢堆鴉怎下的碲碲碲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鼻鼻咽喉招早把條長擔擔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然後再命看香轉朝天子熱騰騰句愈覺緊湊湊惜彼時余年尙幼未得與江詳細討論引以為憾江本木瀆馮二寬囊雅集票房中之健將唱吹做四美兼擅所惜者係魏塘鄉人口音微嫌扞格幸中州約票綫頗周到也

繡繙記傳奇曲江池雜劇均演鄭元和李亞仙故事。曲江池以鄭父名公弼爲洛陽府尹。且無亞仙之劇。目勒夫似歎。碌忽繡繙記鄭父作鄭儂。今伶人誤儂爲旦實非。爲常州刺史而打子一折與曲江池大異。曲江謂元和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繡繙則謂元和以狀元出參成都軍事與父萍遇儂猶不認爲子。李老僕宗祿嫡始爲父子。如此則兩院本相去太遠。在昔告歌一劇。姜善珍之蘇州阿大小脚籃之揚州阿二。強玉泉之鄭元和均名震一時。李亞仙則以小桂枝之師小桂林爲最佳。能以鴛鴦京劇之出影法施之。於是頗爲時人所稱許。按小桂林此舉於外表上誠覺起看。於事實上大可不必。蓋李之勸夫剔目原係假刺。又何必如此做法。苟真刺出血來則將來李目必有病。要爲風流告化子設想。何以爲情。打子一折首推陸綬卿之祖陸銀全。舉板唱一江風闊時真令人代其子寒心。暮年堂會有點其打子者。陸曰氣不動請原諒。蓋衰邁不能唱矣。時人笑之。陸曰非動真氣不能傳劇中之虛神。必憤怒填胸。恨不能一板即擲。不肯性命結果。則是劇者有精采否。則有氣無力。沒精打采。做去何不臥在床上看納書。櫻綴白裘乎。識者趨之。陸死此劇遂失傳。陸又能正生。若釵釧記之李若水。荆釵記之饒載和亦冠絕儕輩。而員外中戲則無一不佳也。

崑班之旦角著名者同光以前不知同光以後則第一推葛芝香。葛曾爲洪軍擄去爲厮卒。額上有刀痕。頗深。然其扮相之旖靡。仍未爲之少掩。演宮怨。架閣飾玉環。能拖朝裙。而反歌。歌。裙上之紋不可亂動。裙上之鈴不可作。綽綽聲餘如西廂女。享折之鸞。鸞。漁家樂。羞父折之馬瑤草等。咸妙曼幽靜。傾動一時。其徒丁蘭生子葛小香。葛術遠不逮芝香。當日短中取長。蘭生飾釵釧記中之芸香。小香扮長生。殿之楊玉環尙有先正典型。而寄信誤約及定情。賜盒尤爲傑構。今小香亦死矣。且角新出人才有小翠金者。扮相極佳。惜嗓音太壞。餘如癩痢阿寶之閨門矮子。桂枝之貼（兼演刺殺旦）均自鄒以下矣。

徐小香。王楞仙之小生。固南北馳名。而蘇人以小生負盛名者。沈某。佚其名。周劍泉。強玉泉。赤鼻阿。張成。出其門下。沈多才多藝。能兼中官紗帽。雉尾黑衣。而無不精妙。絕倫。同時有瞎子小生。錢掌福。擅長黑衣。葛衣。記之走雪。繡繙記之賣與更。更。更。貼入微。雄冠。儂。沈子茂。泉。玉泉。昭。泉。水。泉。茂。泉。唱。付。昭。泉。水。泉。均。習。吹。笛。玉。泉。承。父。遺。諸。唱。生。雖。亦。各。項。兼。演。究。去。乃。父。遠。甚。而。白。兔。記。出。回。疆。之。咬。臍。郎。鐵。冠。圖。別。母。亂。箭。之。周。遇。吉。自。沈。死。後。竟。無。人。能。演。者。於。以。歎。人。才。銷。沉。一。代。不。如。一。代。也。

末角。夙無佳者。據余所見。祇蘇阿金之唱。末雖不能譽之曰佳。實亦失範圍。千鐘粟。草詔之永樂。鐵官。圖分宮。擅鐘之王。承恩。搜來。尚無大過。而九蓮燈。求燈。闈界。牡丹亭。學堂。朝閣。等折。則謹謝不敏。

王生。龔以金。環子。阿桂。之師。何才。福為。最佳。阿桂。雖為。其徒。藝不及。十之。三四。僅。鄧。鄂。夢。雲。法。之。盧。生。差。近。師。處。而。千。鐘。粟。草。詔。之。方。正。學。麒。麟。開。激。秦。三。擋。之。秦。叔。實。竟。不。能。演。

付丑。二角。演者。頗夥。姜善珍。金阿慶。褚阿壽。小脚。籃。等。盡。人。而。知。也。自。汪。瑞。林。死。付。角。僅。陸。綬。卿。與。沈。茂。泉。二。人。而。已。丑。祇。一。合。嘴。小。六。尙。不。失。崑。味。餘。無。閒。焉。

副淨。一角。自。弔。眼。皮。茂。松。死。後。繼。起。無。人。茂。松。與。大。脚。籃。為。同。門。師。弟。兄。戲。較。大。脚。籃。少。而。較。大。脚。籃。精。鄙。鄂。夢。雲。法。之。削。子。手。稱。道。一。時。其。徒。陳。某。初。出。山。時。頗。有。能。耐。未。幾。中。阿。芙。蓉。毒。遂。流。庸。俗。不。足。觀。矣。

淨角。自。豈。腐。大。面。糞。團。大。面。相。繼。死。後。淨。角。從。此。絕。嚮。江。北。阿。金。陳。桂。慶。兩。人。吳。人。疵。之。為。傷。風。大。面。咳。嗽。大。面。今。陳。流。落。海。上。拍。堂。名。作。台。為。活。亦。大。可。憐。聞。故。老。言。真。能。得。黃。鐘。大。呂。甘。節。之。正。者。自。清。道。咸。迄。今。祇。魏。德。順。一。人。魏。吳。下。黃。隸。人。家。業。小。康。最。愛。崑。曲。因。是。

家。為。之。敗。不。得。已。入。梨。園。為。優。初。出。山。時。所。唱。之。劇。均。為。他。伶。所。不。常。唱。者。若。雙。紅。記。青。門。飾。崑。崙。奴。祝。髮。記。渡。江。飾。達。摩。八。義。圖。搜。孤。飾。屠。岸。賈。等。後。復。添。習。關。公。戲。桓。候。戲。凡。崑。曲。中。之。淨。劇。七。紅。八。黑。三。和。尙。無。不。能。紅。面。中。以。訓。子。為。最。佳。端。坐。度。曲。侯。帽。上。之。紅。絨。球。

安。然。不。少。動。黑。面。中。以。功。臣。晏。飾。金。日。彈。掃。殿。關。救。為。最。佳。一。聲。虎。吼。可。以。出。入。前。後。台。三。次。個。中。所。謂。三。環。吼。其。音。由。低。而。高。由。高。而。安。然。不。少。動。黑。面。中。以。功。臣。晏。飾。金。日。彈。掃。殿。關。救。為。最。佳。一。聲。虎。吼。可。以。出。入。前。後。台。三。次。個。中。所。謂。三。環。吼。其。音。由。低。而。高。由。高。而。

尖。豁。然。截。止。如。利。刀。劈。竹。應。手。而。斷。然。後。選。接。科。白。非。丹。田。充。足。不。能。成。此。彼。時。魏。之。聲。響。髻。近。今。之。譚。金。福。歿。時。年。已。七。旬。而。精。神。絕。不。少。減。且。偶。然。於。年。終。會。申。義。務。戲。時。又。能。飾。破。窰。記。拾。柴。激。粥。之。王。小。姐。慈。悲。願。認。子。之。陳。氏。崑。班。中。能。倒。申。者。只。魏。一。人。耳。

崑劇。老。旦。一。角。配。搭。甚。多。而。專。場。甚。少。故。自。清。迄。今。鮮。有。卓。負。盛。名。者。打。諢。則。引。用。時。語。任。意。安。置。插。科。則。造。語。略。勝。於。打。諢。論。理。意。更。謬。於。打。諢。道。白。中。如。西。廂。記。游。殿。法。聽。云。大。雄。寶。殿。四。字。為。蘇。東。皮。法。書。生。問。何。人。付。答。蘇。東。皮。就。是。蘇。東。坡。的。兄。弟。又。如。漁。家。樂。端。陽。鄒。漁。翁。不。肯。行。令。丑。飾。小。五。提。議。申。戲。申。鄭。元。和。打。蓮。花。

阿好) 試問西廂在唐代漁家樂在漢時而以宋代人物明時轍事落前人口吻中故曰插科者硬行插入之科白也
 科白之穿插不僅道白即曲文中亦有之如琵琶記游街墜馬丑飾曹操唱句中有(好似小秦王三跳湖)以漢朝人唱唐代典故
 戲甚而元人曲本例須若是從者甚夥惟係書家之十七帖不落窠臼亦無不可
 生且丑淨咸有五毒戲如淨則(千金記別跌)(三國志訓子)(又三關)(功臣晏掃關)(風雲會訪普)外則(綬緞記草相)(釵釧記
 警善)(十五貫訪測)(牡丹亭鬧打)(繡襦記打子)末則(琵琶記辭朝)(牡丹亭鬧學)(長生殿彈詞)(千鐘粟草詔)(九蓮燈求
 關)老生則(邯鄲叢雲法)(快人心罵曹)(千鐘粟搜打)(滿床笏卸封)(醉菩提伏虎)雉尾生則(白兔記回出)(鐵冠圖別亂)(鳳
 儀亭擲戟)(千金記十面)(黨人碑酒樓)官生則(長生殿迎哭)(琵琶記賞荷)(鐵冠圖分撞)(千鐘粟慘賭)(邯鄲夢掃三)小生
 則(葛衣記走雪)(牡丹亭拾叫)(荆釵記男祭)(西樓記拆書)(破窯記拾潑)正旦則(羅鯉記盧林)(琵琶記別應)(雙冠踏破履)
 (六月雪斬娥)(尋親記課刺)貼旦則(西廂記佳期)(翡翠園盜牌)(紫玉釵折陽)(漁家樂羞父)(牡丹亭遊蕩)刺旦則(鐵冠圖
 刺虎)(漁家樂刺梁)(翠屏山殺山)(一棒雪刺湯)(幽閨記刺盜)老旦則(荆釵記女祭)(紅梨記花婆)(六月雪羊恩)(占花魁勸
 歇)(精忠記刺字)副淨則(萬山亭)(梧桐雨跪納)付則(西廂記游殿)(綴錦前活)(燕子箋狗洞)(雜勸拾金)(一文錢羅夢)丑
 則(孽海記下山)(水滸盜甲)(黨人牌請拜)(精忠記掃寨)(鳳儀亭問探)以上諸劇均唱作兼擅非老手不能辦
 上述僅窺豹一斑耳日當詳究精確重復討論編中掛漏謬誤自知不免深望閱者有以教之

歌場獲野錄

(民哀)

寶蓮燈為白蟒山後段本唐代叢書世說劉推官事其事實為羅州推官劉彥昌之子曰沈香曰秋兒在塾中讀書因糊故蒙焚燬之
 子歸告彥昌劉詰何人真兒沈香直認不諱而秋兒於於親誼亦挺身自承劉不能決招其妻追究仍未得實二子且爭往秦府償命惟
 沉香為元配所遺相傳其生母亡後陰封白蟒聖母秋兒為繼室王夫人所生以是質寶蓮燈之際王勳骨肉情手軟心碎彥昌即責其

有心祖。沈香係無母之兒。應格外憐惜。夫婦夙稱篤好。至是險致勃谿。幸王賢惠。將沈香由後門放走。而携秋兒赴秦府。償命。秦纒命將秋兒杖斃。王氏目覩慘狀。亦暈倒堂上。纒命遺屍於野。而白麝母。顯靈矣。秋兒王氏卒。賴寶蓮燈之力。得還魂。無恙。殆後沈香亦中武魁。平番亂。功封侯。歷訴纒惡於朝。科奏以罪。故是劇。總名曰白麝山。在昔。譚金福。銜劉查昌。陳石頭。飾王夫人。均爲絕唱。其次賈洪林與王瑤。卿尙稱不弱。飾秦纒。則以何桂山爲最。今李連仲亦能。此絕。覺小巫見大巫矣。

專武關本脫胎於崑劇。鐵冠。惟崑曲中祇別母亂箭兩場。連演京劇。往往并對刀步戰。關入標名曰專武關。實則周遇吉刺李洪基時尙爲毛文龍之牙將。並未草專武關。總鎮印也。謂王壯年常演是劇。四十以後。則諺謝不敏。蓋飾周遇吉。唱念跌打四字俱全。頗不具爲。侗兩團亦能是劇。純宗。譚氏間有似處。餘如劉春喜李鑫甫亦可演唱。惜不見佳。而周母一角。則以姚佩秋之父姚增祿最能稱職。

雪歪圓之根據在崑劇一捧雪傳奇中。然嚴東棟之傾陷莫氏。因清明上湖圖並非一捧雪酒盃。曾見編憤夫西圖汗漫錄。載爲太倉王氏事。莫懷古蓋寓莫懷古玩而召禍之意。因松郡有莫家街。匪傳提標游擊署。即莫氏舊宅。宅內有旗一本。謂莫益手澤。於是以前傳。嚴遜與伍鬆。漢杜十姨同一疑案。然筆記中輯是事者頗夥。而崑劇中且有戚繼光跪床一節。足見著此脚本者。劇頗頗細。楊氏之說。遺嘗質之。哲者自周秦奎一死。此劇不甚注重。偶一演之。亦僅摘夫妻掃墓相遇。從未見演全本者。

藥茶計又名義兒行。本生角要劇。今則偏重老旦。事實略爲母再醮爲人妾。子隨母往。後父許而其母思以毒藥謀。適男來探。視嫡欺。特甚。勤即以妾所饋食物進之。男以妹所設。饌食之不疑。竟中毒斃。知母秘密者。惟兒然。當時誠難自處。不言則枉殺。嫡明言則殺其親。母乃自認。毒男至官。論抵此子真孝子也。故曰義兒行。臨刑日。與一大盜同縛。盜斬而赦。至其嫡持敵。蕭收兒屍。見盜首大慚。經旁人曉之。始止。淚今舞台演者絕鮮。且身名曰法場祭兒男伶。不常演。往惟見丹桂女伶苗鑫如數。數演之。蓋脫胎元人趙頑。龜偷馬送殘生院本也。

王英下山一劇。近日亦不見排演。紹興班中偶演一節。觀者莫不指爲水滸中之矮脚虎。王英大謔。全部劇本係樊八傑作。事出東漢。惟既不見於史乘。亦不載於演義。似是竊道間之新劇。爾王霸之子王英。既逃。返郭后。迎奉於山后。命往市中招集義兵。市中人

欣然從之。爭延王將軍酒食。此從東漢史王霸傳。遭市人擲榆。反面扮演。亦平人心之一法。繼英復往說姚剛辭嚴氣直。百折。不撓。令人忠義之氣奮發。而對刀。鳳子。上天。台獨描草橋關戰八刀。將王濠。關崑陽等劇。皆在此中。拆出。惜今日。廟曲家。醉心靡靡之音。此等煥發。愚民。氣節之劇。反若。廣陵散。是可慨已。

二進宮。舊名龍鳳閣。雖有考據不甚詳確。雕花都農談。謂出於明末。擊宮門。即隱寓移宮之竟。楊波。即楊漣。其意最明。徐養諒。但故認爲神宗事耳。考神宗太后。雖亦姓李。然其父李偉。有賢稱。蓋亦編者。故竟顛倒之也。

清風亭劇事。出唐朝北夢預言。有紀張仁龜一節。曰。張仁龜。本張尙書之次子。因係庶出。爲嫡不容。乃使遠爲張處士之子。有手書爲據。仁龜稍長。漸知已爲尙書子。乃竊據逃之。京師既登第。仕爲官。遂忘處士撫養之恩。處士以無據。恨恨死。後仁龜出使。自縊於驛亭。相傳爲張處士冥訴陰隨之報。今劇中。改自縊爲雷殛。愈覺醒豁。此劇係出清嘉慶間。伶工郝天秀手。

全本楊家將詞句。雖俱而情節頗可觀。即編王英下山劇本中。樊八所編考之史。乘陳家谷口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並死於難。其端由於王旆忘功不救。時督師者潘美。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其謀。及旆逃。美不能禁。且已亦沿河遁去。業力戰谷口。見無人。乃大呼奸臣誤我。還戰。遂死。則美之陷業。可知不盡闕乎。旆也。美良將也。豈一王旆不能制。自敗以後。國威大損。宋之弱實由於美。故李陵碑唱句。中(賊潘洪)三字。一賊字有春秋之嚴焉。且剛繁就簡。將旆洗去。使罪專歸於美。於史筆相表裏。樊八真能手哉。(旆音幸。或誤音爲仄非)

綱美案。本源于七俠五義說部。今世評劇家。盡曰柳林池爲綱美案。前段實弄柳林池之且角。洵爲陳世美之妻。惟其總名曰賽琵琶。係清嘉慶間著名伶人。首行賸工。西蜀魏三兒之傑。作全本劇情。爲陳有父母兄弟入京。赴試。登第。贅爲郡馬。遂棄其故妻。并不顧其父母。於是父母憤死。妻事生葬。死一如琵琶記中之趙五娘。繼擊兒女入都。陳不以其爲妻。並不以其爲兒女。妻在都彈琵琶乞食。即唱其夫捐棄。始末。繼爲王丞相知。適陳生。日王任祝。謂有女善琵琶。嘗呼來爲郡馬。妻至。則故妻也。陳憤急。強斥去。乃與王相。詎王使人。陳妻謂爾夫。廣桑中。未便認爾。余當於昏夜。送爾去。或者納是夕。陳聞因王相。命不敢拒。陳亦念故留之。終以郡主。面有礙。即夜遺。棄奴往。刺於寶。

館幸奴有天良。縱之去。匿於三官堂神廟中。陳妻解衣相覆。兒女自縊求死。三官神救之。且授兵法。時西夏用兵。妻遂投軍。十三年。遂得顯秩。兒女亦列仕版。王丞相廉知陳遺奴殺妻事。勅之朝。適妻率兒女以功歸上。以陳世美獄令決之。妻乃高坐堂上。陳囚服縲綯。至妻高聲責之後。請於朝而赦。陳髮髯古寺。晨鐘發人深省。高東嘉之。結束無是爽。快故曰。賽琵琶。由是以言。則柳林池與劉美案本同。而未異明矣。

九更天一名馬義救主。其事實爲陶氏家主婦。與候花芝私通。既斃其夫。復殺候妻。以罪悉移之於陶仲。問官得賄。遂定陶仲殺兒。謀產逼死。候妻論抵幸。馬義老僕極力爲主伸洩。始得平反。冤獄遂將好夫淫婦定讞。事本蘊苑。雌黃義僕行而作爲南宋時。虞允文所治之案。今舞台上演。是劇全本絕鮮。大都殺女一段。卽了而鉤金臉之長官。世俗盡誤爲封神榜上之聞。仲殊不知爲文文山。蓋以虞允文之事。移加信國。惟哀梨老人同光梨園史載是劇之考證。謂更鳴九下已屬無稽。既威之於劍刀之下。復使其滾釘板。雖吉網維錯之。雖亦不過。如是在著此劇本者。竟謂尊崇信國。殊不知反襲潰塗。實與其考實其爲文文山。曷若世俗之將錯就錯。指爲焚死絕龍。演之聞仲可耳。

伶人之九皇。會凡稍知劇史者。莫不知之。殊不知尙有老郎會。老郎或云唐明皇。或云唐莊宗。每逢六月十一。暨十一月十一。舉行武行中。更有瘋狗會。逢五月舉行。日期不定。惟須逢三。必在戲台上。舉行台口。插彩旂。五色紙。凡上下手。把子。叩頭。如搗算。并跳加官。唱點絳唇。池子。內放爆竹。化紙錠。以利刀斬雞頭。灑血洒滿台上。個中人謂如是。以後雖有真刀真鎗。無失手之虞矣。

八珍湯又名一門三進土。事出宋代。有寒儒張文達者。娶妻孫淑。淑抗顏頗篤。生二子。長曰朱砂。貫次曰孔鳳英。按強子尙未出。繼何皆易姓。嗷嗷待哺。愈形容迫。後張文達因赴京求功名。苦無川資。向周常二員外告貸。花銀四十兩。始得成行。至京備嘗艱苦。居然貴顯。乃修函至鄉。迎眷不料已無下落。蓋張赴京以後。不久周常二員外卽向孫淑逼索債項。孫無以應。周常乃施行債權手續。周携朱砂貫去。常携孔鳳英去。朱改名周子卿。孔改名常天寶。孫自此不知棲流何所。事隔廿年。周已貴顯。爲洛陽通判。常亦爲洛陽知府。二人皆已成室。時爲洛陽八府巡按者。卽其生父張文達。彼此隔膜。而孫淑適至洛陽。貧乏無依。露身自給。轉輾賣入常天寶府內。常妻憐

甚不特凌虐僕役并時辱其夫孫既入常第一日常妻忽思食八珍湯令新來女傭承做孫勉強製成味不適口痛毆之越數日日常第有壽事周循禮往視所送之物常不受常妻又遷怒於孫勒令送還孫至通判衙門幸周妻實見嫻不類窮乞相廉得其情子卿悽然曰此吾母也乃往詣常述其事常憐於闔戚堅不認於是共至巡按處控許張文達聞之恍然曰子卿天寶吾子也淑琳吾妻也事遂大白一家歡聚常妻亦被感化非復曩之悍激矣

程長庚鳳鳴關二六原詞

(舍予)

俗界人才一代不如一代演戲往往省力減詞雖號稱某派自吹法螺實則妄改原有詞句早失真傳矣今得何君子翔口述程大老板鳳鳴關趙雲請令表功一長折詞句極多為坊本所無即間有演此劇者亦僅留頭尾抽去中段况乎演之者更少無有知其原本真相者大老板自飾趙雲做工身段佳固弗論此一大段唱詞已非常人所能矣泚筆錄之或亦為我真溯源之願曲家所願覽乎

(西皮二) 師爺講話邀視人細聽俺趙雲表一表功勳在盤河曾救公孫的命只殺得那袁紹四路奔騰大戰那典章賊曾投奔先帝爺他借我大破過曹兵在臥牛山前來歸順我隨先帝進古城長板坡與曹兵大交一陣在陣前失落了糜氏夫人我左尋右找難查問在難民之中打聽得信音豪傑馬上心不定我遠遠聞聽有一個婦人放悲聲尋見了夫人把罪請他把劫主交付俺趙雲我請夫人跨金鎧他言道大將無馬怎能夠戰征方請右請官不允耳邊廂又聽得戰鼓咚咚俱是賊兵(轉流水板)夫人他投井尋自盡某推輪掩井查過他屍靈看看曹兵逼得緊某只得身背幼主匹馬單鎗單人獨騎救出千軍萬馬營祭東風又遇見了奉徐盛他追趕師爺來到江心看看賊船追得近某對准了船蓬放起離翎那時節師爺回報傳一令命我去取黃陽錦繡城趙範他獻城禮恭敬都只為同姓結爲了昆倫鐘前他見我威風凜凜把他的孀嫂與某配爲婚豪傑閉言怒氣難忍某就拳打賊子出了城小周郎定計多奇很某也曾保主東吳招過親攔江奪主功勞盛假途滅虢過了吳兵棉竹關我曾斬張漢劉俊金雁橋我也曾箭射過張任米蒼山我救過黃忠的命陽平關單人獨騎破過了曹兵爲失荆州先帝恨報仇起過了傾國兵火燒連營遇陸遜某也會救主在萬馬營白帝城曾受託孤的命他命我趙雲秉忠心七擒孟獲某在陣衝鋒對壘破過了苗人大功勞一時表不盡小小功勞我記不清趙雲今纔七十正還比黃

忠小幾養坐而待時真養靜三軍笑我老無能縱死黃泉也含恨有何面目見先君此去若還不得勝願將白首挂營門眼前與我一枝令學那苦忠取定軍

張二奎上天台快三眼原詞

(菊園)

前輩伶工張二奎長於王帽戲聲宏氣足當屬堂皇於上天喜尤擅勝場同時王九齡盧台子亦稱傑作其後菊仙蕊培皆能演之然已不遵原詞近惟時慧寶劉鴻聲尙能規規學步餘子碌碌卑不足道蓋非中氣長喉音亮不能勝任愉快也此劇生角只有一場除六句(或唱八句)慢板二黃四句元板外其聚精會神處全在大段快三眼詞如下

(生唱)二黃元板孤離了龍書案(轉快三眼)尊聲子匡鵠寡人把前情細說端詳想當年孤避難在陰家莊上收二十單八將龍鳳呈祥濟陽城與岑彭連打數仗馬子彰他二人比對刀鎗鄧先生留詩句在粉壁牆上老伯母解其情一命懸樑多虧了鄧先生一本奏上三年孝改三日扶孤保孤念你這幾載未離馬上孤念你與賊兵殺斫在疆場孤念你草橋關一人獨擋孤念你爲國家受盡了風霜孤念你三個子把兩子來喪孤念你只剩下子姚剛孤念你雙耳聾聽不見朝房鼓響孤念你兩眼昏花看不見陣上刀鎗都只爲小苗蠻與兵犯上老皇兄年紀遇被困在疆場好一個小愛卿英雄胆壯就就匹馬單鎗退苗蠻救父還鄉臣子有功王加賞因此上在金殿卸甲封王郭太師他言道那有個父子雙雙同封王位扶保朝綱孤聞言那時間龍心難放怕的是他二人結恨在任心傍今早朝郭太師朝門阻擋惱了小愛卿劍劈身亡因此上宜皇兄進西宮把好言奏上你就說望娘娘開龍恩念老臣東漢西除南征北勦馬不停蹄功勞浩蕩臣是個開國忠良勸皇兄放開了潑天膽量郭娘娘降下罪有孤承當侍內臣與孤王把簾櫳因放孤的老皇兄姚子匡伴王駕孤的愛卿你那裏休流淚免悲傷放寬心大着膽一步步步就隨定了孤王

戲迷傳非呂月樵所編

(劍雲)

戲迷傳本非髮生正工戲與十八扯同一胡鬧東鱗西爪剪裁成管南腔北調信口亂唱在不懂者聆之固以爲集唱工之大成不知實一領百結雜衣也時慧寶汪笑德毛韻珂呂月樵等咸演之增至四本頭本尙可寓目以後牽扯太遠殊不足觀海上某書局且印專書

謂為月樵所編。呂之戲迷傳遂享一時盛名。不知非戲迷不能編戲迷傳。而呂月樵則戲子非戲迷也。戲迷薛童生豫人。營務出身。為丁汝昌部下。任清江緝私營哨長。幼玩票唱。老旦喉音欠曉。不能快意其人。胸臆甚富。於名伶聲調皆能摹仿。曾主持天仙科班。三年仇光輝（著名鼓吏）在鎮江起班。呂薛同隸一團。因營業不振。薛乃編戲迷傳與呂演之。引子為（崑腔高腔椰子腔先唱西皮二黃）坐場時為（唇齒舌喉口尖團清濁瘦人生樂不够。生旦淨末丑）會白為（姓五名。音字六律。娶妻鼓氏。所生二子一女。大名上下。二名平仄。女名十三。轍老丈人。姓。號名板字。暗眼）蓋言唱戲必明五音六律。十三轍板眼尖團字清濁音上下句平仄聲也。以後乃唱張勝奎之打鼓罵曹。景四寶之定軍山。周春奎之狀元譜。汪桂芬之文昭關。孫菊仙之硃砂痣。孫小六之烏龍院。御寄舟之寶蓮燈。潘月樵之九更天。許蔭棠之三娘教子。小穩之黃金台。李春來之翠屏山。譚鑫培之賣馬。李吉瑞之翠屏山。譚鑫培之瓊林宴。張二奎之焚棉山。白文奎之御碑亭。達子紅之白玉帶。劉鴻聲之洪羊洞。黃月山之劍峯山。龔雲甫之孝陵報。劉永春之捉放曹。余紫雲之牧羊卷。朱素雲之飛虎山。萬蓋燈之小上坟。楊桂喜之打麵。知自首至尾。生旦淨丑無一不備。觀者耳目一新。頗服其心思之巧。呂既得名。薛亦得意。流傳既久。人但知為呂所首創。豈知呂固掠人之美。盜名欺世者也。

八大鏡溯源

（小隱）

八大鏡為小生之正工。戲陸文龍不應由武生扮演。而王佐之老生亦備。屬配角也。昔徐小香以八大鏡擅絕。一時唱作念打皆臻。無上之乘。相傳小香頭上雉尾。能如羊角之對旋。有飄然欲仙之概。深恨予生也。晚未及躬逢其盛。王楞仙之八大鏡學於小香。據曾觀小香者言。已十得八九。惟嗓音不如小香之清越。未為空前。堪稱絕後。楞仙既死。小生界繼起無人。遂成廣陵散矣。小生人才既斷。自楞仙之死。於是八大鏡之陸文龍。遂由武生取而代。之賢如楊小樓。其身段神情。且有未合。餘子更何足道哉。陸文龍勝宋將時。有笑刺兀。重時有哭小生。以哭笑為要。亦以哭笑為難。足見陸文龍一角。非小生不可。且必善於哭笑者。方稱完美耳。小香時代之八大鏡。每以盧台子去。王佐不過一硬裏子耳。自譚鑫培出。而王佐遂亦為戲中之重要角色。所謂戲因人而傳也。譚氏之王佐。不僅唱工念白。神形作派。均

臻神化之境而斷臂之搶背敏若猿猴捷如鷹隼掉倒在地鬚髮猶復不亂衣衫尚能整齊尤稱絕技梅雨田嘗語人云鑫塔之斷臂其臂在何時縮入我雖在台上亦均真名其妙其服膺者深矣譚與小香曾演八大鎚但屬後輩猶以配角自居自王楞仙出陸文龍王佐乃處於同等地位楞仙一生每唱八大鎚必係與譚合演從未配過他人當光緒中葉譚王皆在極盛時代八大鎚戲報一出便有萬人空巷之勢譚王力悉敵岡辨佳構而黃潤甫之兀兀尤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餘如張長保錢金福之鎚將亦皆上選在當時大柵欄戲園有演八大鎚者必為譚王嗣後孫菊仙朱素雲曾一演之與論譚然傳為笑柄蓋梨園之舊規漸紊已開鑿妄之端矣楞仙既死不但八大鎚之小生無人並譚氏之王佐且因之不能演唱嗣後不得已以楊小樓充數自是八大鎚變為老生戲而陸文龍又屬配角矣楊小樓之陸文龍武場尚有可觀惟喜愾每每只打兩將有時打三將已屬格外賣力氣從未完全打過四將蓋亦以配角自居故不努力從事也程繼仙之小生輟業已久民國以來重復舊技雖面色不佳然家學淵源不同凡響曾與譚氏配演八大鎚雖較小樓為佳尚似遠遜楞仙即此已為楞仙死後僅見之戲也侯俊山在秦腔花旦中猶老生界之譚鑫培也其所演各戲為伶界宗仰惟八大鎚之陸文龍不僅唱念帶有音音不填入耳即身段武功亦只能以觀秦腔之眼光視之若擬以王楞仙殊有雅俗之別不能震其盛名謬為許可也沈華軒亦能八大鎚其技更不逮小樓曾在津門見其與呂月樵合演沈固不佳而呂則並詞句全無悉屬杜撰觀畫時上場便坐入桌子裏面且着袍束帶如黃金臺之田單模樣諺云未曾吃過肉豈未見過豬呂氏恐並八大鎚且未聽過賈洪林固自命學譚者也會見與楊小樓演八大鎚斷臂之搶背不能強人所難未可深責即作工神情亦均失之遠甚王佐唱句原係江陽摺洪林均改一期摺此則喉音所累不得不爾貴俊卿之簪肩駝背與賈洪林之簪肩首可稱無獨有偶以技術論貴似更遜於賈當岳飛令王佐出帳時飾王佐者應作惶愧狀匆匆退出方合情理貫於告辭二字拖音極長出至帳外復又頓足歎息悻悻而去實覺太荒謬耳薄西園之王佐尚似不差然王楞仙之後雖揚小樓與之合演仍多未能愜意會聞西園言楊小樓至說書時說白改用平話已似未合王佐說戲下在上那有我的坐位時小樓云現在共和了你坐下能更復令人肉麻以如此莊重之戲自不應有此滑稽行為比至陸文龍問畫圖上之孩童叫何名字王佐含糊應之飾陸者只能作聽不明白發燥情狀小樓至是處則立在王佐桌前按劍急詢怒容滿面未免太悖

劇情蓋文龍是時斷未料到王佐說到自己身上其盛怒又奚為哉西園深於劇其議論實多精當也黃潤甫之兀朮於彼族之驕恣情態實已體貼入微其勝人處則在揣摩功深不但聲容畢肖且於身分口吻均能恰到好處如見岳飛俗伶必云膽大岳飛黃則云姓岳的呀交戰時俗伶必云一派胡言放馬過來黃則云衆將官押住陣角報乳娘到時兀朮云有請報殿下到時俗伶亦云有請黃於前則云有請於後則云殿下去了快快叫他進來以父對子自不當說請而其時現出一種驚喜狀態尤為俗伶所不能及文龍出戰時俗伶必云須要小心黃則云衆將官小心保護不喇其子而喇其將不但合乎老王身分且愛子之心亦溢於言表兀朮被文龍鎗挑下馬說至兒吓難道你就不念一十六載扶養之情真能聲淚俱下文龍於兀朮逃走兀朮起身尋馬黃云我的馬哪其狼狽情狀已於四字中描摹盡致臨行一再云那裏捨得具見戀戀之意末云好狠的心哪情義既絕便為憤恨淨角作工如此細膩於實嘆觀止餘如李壽山李連仲錢金福皆曾承乏兀朮壽山以三慶之老角竟無絲毫可取連仲亦失之粗俗惟金福架子尚有可觀但以武工擅長此類戲亦去黃遠甚也富連成小科班前數年尚頗整齊會排全本朱仙鎮自潞安州起至陸文龍歸宋戰殞為止此類老本戲求之今日大戲班中頗不易見無如富連成亦以武生飾文龍而王佐亦無佳者程連喜之小生捧者極衆於此戲豈竟未之習耶此戲陸文龍自以徐小香為首屈一指繼其後者厥惟王楞仙王死而舞臺上遂無陸文龍矣王佐原屬配角盧臺子未為盡善自譚鑫培尤而大之便成絕後空前之作兀朮則非黃潤甫不可今譚王黃前後逝世令人不免有天上人間之感現只楊小樓程繼仙之陸文龍尙似差強人意而王佐則漚西園之外未見有能勝之者如時懸寶貴俊卿沈華軒朱素雲九陣風楊瑞亭均於此戲殊未見有是處甚至潘月樵呂樵後遇成麒麟童亦均效顰則又無恥之尤者也

久記票房之新十八址

(劍雲)

此劇為久記社員所編結構精密頗具匠心請於鴉片舖之以公同好開場時兄妹商量串戲玩耍妹以人少為辭兄妹各招男女友朋多人述其意衆贊成十八址遂開籌第一齣為碌碌徒員外唱兩句搖板吳娘子媒婆與夫同上媒婆討實後與夫改為黃金臺差役吳娘子改小王員外改田單闖燈拉小王下改狀元一差役飾陳伯愚唱搖板四句將陳敏生(另一差役飾)黃臥場上遂下陳敏生

改爲關帝唱四句搖板萬府院子上范仲淹命院子喚萬出來院子改句有請丞相前飾陳敏生者同時改爲空城計之老軍孔明上唱至爾等們放大胆把街道掃淨句入城暗下兩老軍改爲擇母之守關人四郎上唱完兩段快板四句搖板下馬重圍下曾繼繼爲盤關前飾老軍者一改關吏一改關役關吏僞稱大解下小王田單上唱完二黃元板關役曰你不是田田單田住口變爲魚藏劍專諸關役改成牛二關吏飾老隣上尊諸關喚入內牛二下老隣與伍員語畢亦下伍員改宋江念是非終朝有不聽自然無唱完平板叫門改御碑亭王淑英上唱搖板開門後王有道唱你嫂嫂因何故不來開門妹答以御碑亭避雨一事念完四句詩王有道改唱一言怒備宋公明王淑英改閱婆婆椅相打宋江將鳳一聲關媳妓無恥賤人句仍改唱御碑亭實難捨夫妻結情末句又改唱再傳馬謖無用人關媳妓改爲黃鶴樓孔明曰有請四將軍趙雲上宋江改劉備自先生把話錯來講唱至分明是送孤君臣去見關王止劉備與趙雲下曹操陳宮同上孔明改呂伯奢陳宮唱至一家大小盡遭殃句下第二場武家坡薛平貴上倒板上末句改戰太平那傍來了瘋婆娘遂觀斬黃袍趙玄郎上唱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二六薛平貴改高懷德怒詰趙曰三千歲身犯何罪爲何磨他問斬趙玄郎改爲雙姦會大娘問曰你是幾時回來的太監改爲二娘高懷德改爲李相公二鄰舍上勸架搖會至二次揭寶盆鄰舍一變而爲紅蜡廟費德公唱倒板幸乘英雄下取城都劉璋上唱那旁來了賊馬超馬超王累上至開城止改賈士成大驪院老搖妓女上賈士成邀友多人來院作絲竹雅集移時笙簫合奏絲竹齊鳴直至討賬人來向賈脫靴爲結束

三國演義之京戲考

(馬二先生)

戲劇與小說有密切之關係三國演義一書爲歷史戲資料之源茲就吾人所習見者分舉如左

(一) 鬚生戲凡十八

捉放曹(第四回)打鼓罵曹(廿三回)拷打吉平(第廿三回)罵諸葛(第廿六回)草船借箭(第四十六回)南屏山(第四十九回)柴桑口(第五十七回)取城都(第六十五回)逍遙津(第六十六回)定軍山(第七十一回)伐東吳(第八十二回)連營寨代九帝托孤(第八十四回)鳳鳴圖(第九十二回)天水關(第九十三回)罵王朗(上同)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第九十五回)戰北

原(第百零二回)七星燈(第百零三回)

(二)小生戲凡五

借趙雲(七回)轅門射戟(第十六回)白門樓(第十九回)羣英會(第四十五回)取南郡(第五十二回)

(三)關公戲凡十一

斬華雄(第五回)白馬坡(第廿五回)贈袍賜馬(第三十六回)掛印封金(同上回)過五關(第廿七回)古城會(第廿八回)華容道

(第五十回)戰長沙(第五十三回)單刀赴會(第六十六回)水淹七軍(第七十四回)刮骨療毒(第七十五回)

(四)老旦戲凡一

徐母罵曹(三十六回)

(五)武生戲凡九

濮陽城(第十一回)戰神亭(第十五回)金鎖陣(第三十六回)長板坡(第四十二回)金雁橋(第六十四回)冀州城(同上回)陽

平關(第七十二回)戰猿亭(第八十三回)鐵籠山(第百零九回)

(六)花旦戲凡一

戰宛城(第十八回)

(七)青衣戲凡二

回荊州(第五十四回)別宮祭江(八十四回)

(八)武淨戲凡六

義釋嚴顏(第六十三回)夜戰馬超(第六十五回)瓦口隘(第七十回)造白袍(第八十一回)紅蓮宮(第百零九回)砑礪山

(九)神怪戲凡一

桃園結義(第一回丹桂第一台編)連環計(第八回天蟾舞臺編)許田射鹿(第廿回丹桂第一台編)三顧茅廬(第二十七回時髦寶)舌戰羣儒(第四十三回貴俊卿編)張松獻地圖(六十回汪笑儂編)左慈戲曹(第六十八回汪笑儂編)走麥城(自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汪洪壽編)哭昭烈(九十七回貴俊卿編)哭祖廟(第百十八回汪笑儂編)又斬貂蟬黃鶴樓二戲名曰三國而非演義所有故不列入

記滇班斬馬謖之異點

(樽癡)

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名爲三劇實一劇耳連演則飾孔明之鬚生稍爲吃重然持較其餘鬚生重頭戲仍祇十分之六七不得謂過於吃重也飾馬謖者表面上看是正角究其實則唱做皆無緊要關子余在滇時本地班單演斬馬謖一場與京劇大有不同飾馬謖者乃鬚生爲全劇正角其餘則雖孔明亦係配角法場一折說白約數百句歷叙先主當陽兵敗糧盡援絕向馬家莊借糧渠弟五人若何騷家紆難若何輕運籌及白帝城托孤渠亦在列迨後丞相南征渠奉命輔軍進攻心爲上之策將一生事蹟原原本本歷叙出來其詞大半與演義相照合惟先主兵敗借糧於馬家莊一節則演義所無按彼時先主狼狽奔逃頗有四海雖大無地可容之狀況則絕無容是實情馬氏久推望族而五常尤著賢名先主奔馬家莊一節不能謂事所必無也若街亭之敗馬謖誠不能辭其咎然可馬懿聲勢浩大又係養精蓄銳而來以區區二萬人馬欲當漫山遍野之生力軍以鄙意論之即使依山靠水安營紮寨亦未必能殺退魏兵守住街亭也觀於山頂紅旗一揮而將士衝至半山不能將重圍衝透則魏兵之多可知設使魏兵不多饑渴之時有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者乎街亭之不能守盡歸咎於馬謖是猶不免成敗論人之見耳豈得爲平允之論哉

馬義救主考

(樽癡)

馬義亦義僕也少主有嫂一與史侯歪嘴者私識有年(俗訛爲荷花嘴)侯之妻貌醜而性惡侯以其妻若鹿家也夫嫌齋商出沒不見

視義之主母若外室然暗去明來已非一日適義隨少主赴致至中途少主因得惡夢恐家中出有變故中途折回抵家之夕侯與婦約回家以酒灌醉其妻而扶其首藏之隱處將屍徙至馬宅換着婦衣婦乃隨何道去次晨發現無頭屍一具而身段衣服則儼然義少主之嫂也又值少主隔夜回家迹涉暗昧衆口一詞會謂逼姦其嫂致死速至公堂極刑鍛鍊百條莫解馬義堂下呼冤官詰之歷叙赴考得夢中途折回昨方至家安有逼姦致死之事侃陳詞意直不屈官誘以三日內覓到人頭可以從寬辨理義一味愚忠未審一有人頭案情坐實反害主人祇以救主心切回家欲殺女以救少主女亦愚孝自刎而死即持女頭投諸署而獄反坐實義痛救主反致害主無以自明適聞太師回朝由鄰境遇爰星夜赴行轅呼冤舞臺演此報名為文天祥余意為誤蓋須報名聞仲方合以飾此者金面三眼與封神之聞太師同（封神演義漫無稽攷然既鑿金面又作三眼附會為聞仲較有根據）若文文山以名儒而作名臣為宋末理學大儒之殿即使棄節出巡威嚴特甚然不慮民人嗚鼓伸冤不問是非曲直先嚇以虎頭銅鑼復令之抱釘板翻滾受一番皮肉痛苦或竟傷及性命也若聞仲時容或有之彼時村王暴虐剖心斫脛炮烙蛇油種種酷刑不勝枚舉仲為之臣或亦不免創此非法之刑耳義詞准後飭弁飛馬提原案到轅復審而相隔數百里次日天明縣署已奉公文將義少主行刑乃天久不明司更者敲至九更方曙而太師之公文已到後經得兆審出侯之姦情及移禍始末侯與婦並置極典故此劇又名九更天蓋一生湊硬搭支離荒誕之劇也

吳漢殺妻考

（楞癡）

世所傳殺妻者有二吳起殺妻見於紀載吳漢妻殺則不見本傳惟班有斬經堂一劇亦名與漢圖其事之真偽不可知第就事論事則吳起殺妻為求將也君子體其居心太忍吳漢殺妻絕王莽也君子謂其孝道可嘉茲擬戲劇中之情節妄為論斷漢妻莽女琴瑟甚諧莽篡位其女不直之也茹荼誦經不問世事遁入空門免除煩惱蓋不忍暴父之惡耳若漢之母忠於劉氏恐其子以姻親之故背漢事新故擲劍與漢令至經堂將其妻一刀斬却以示絕新歸漢之決心賢母也漢奉母命而又不忍於其妻經堂門首欲前仍却者再揮淚持劍聞入經堂其妻與漢素本恩愛猝見漢舉止失常形容慘感異詢其故漢擲劍示之其妻知姑之命也伏劍而死賢婦也吳漢不違母命大義滅親孝子也戲劇之情節若此嗚呼此事果確吾不能不歸罪於莽矣莽之篡漢其子非之其女非之而莽方日從劉歆攝

雄。靈。之。勤。進。妄。稱。神。器。忝。居。大。賈。卒。至。不。保。其。子。不。保。其。女。而。子。然。一。身。且。被。執。於。斬。臺。之。下。支。節。肌。骨。備。分。帝。制。自。爲。禍。及。子。女。葬。死。不。足。惜。所。惜。者。玉。石。俱。焚。奄。然。弱。息。含。冤。地。下。耳。千。載。而。下。忘。干。非。份。之。靈。可。以。鑒。矣。事。之。顛。末。如。上。所。述。特。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入。中。國。後。方。有。經。典。彼。時。所。謂。經。堂。者。不。知。是。誦。何。經。耳。

百花亭放

(樽癭)

李。學。士。承。旨。作。清。平。調。三。章。貴。妃。極。嘆。賞。之。高。力。士。嘆。之。曰。白。以。飛。燕。比。娘。娘。無。禮。甚。矣。由。是。玉。環。深。啣。學。士。夫。漢。宮。禍。水。赤。風。衝。來。白。引。用。此。典。未。嘗。不。意。存。風。刺。力。士。聞。人。耳。尙。能。一。語。道。破。李。三。郎。非。夢。夢。者。豈。覺。惘。然。一。無。所。知。特。撫。衷。自。疚。玉。環。雖。以。女。道。士。入。宮。終。不。免。新。台。之。恥。牆。有。茨。不。可。掃。中。宵。之。言。不。可。道。故。假。作。痴。癡。耳。蓋。自。天。寶。十。載。貴。妃。洗。兒。後。帝。亦。不。能。無。疑。於。玉。環。矣。梅。妃。江。采。蘋。賢。淑。女。子。也。貞。靜。幽。端。莊。肅。雍。極。寵。愛。之。因。惑。于。楊。乃。漸。疏。至。是。復。承。恩。幸。梅。之。復。寵。即。楊。見。疑。于。帝。之。一。確。證。百。花。亭。餉。內。所。謂。瀾。幸。西。宮。即。指。梅。妃。而。言。按。百。花。亭。瀾。實。當。在。天。寶。十。三。載。春。間。是。年。三。月。安。祿。山。歸。范。陽。故。餉。內。有。貴。妃。沈。醉。以。後。關。戲。高。裴。二。力。士。之。一。段。談。諧。唱。白。看。係。插。科。取。笑。實。則。帷。燈。匣。劍。隱。隱。以。高。裴。二。力。士。作。祿。山。替。身。否。則。貴。妃。即。醉。倒。如。泥。豈。有。忘。却。高。裴。二。力。士。爲。聞。人。之。理。乎。余。昔。遊。演。見。演。班。演。此。即。于。醉。後。以。金。牌。召。祿。山。入。宮。侍。宴。接。之。事。實。較。可。傳。信。然。一。經。說。穿。反。覺。乏。趣。似。不。若。京。劇。之。純。以。滑。稽。演。之。耐。人。尋。味。也。此。餉。之。後。即。緊。接。馬。嵬。坡。演。班。亦。曾。連。台。演。過。按。諸。正。史。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于。范。陽。時。日。却。合。此。百。花。亭。之。事。實。也。至。于。飾。貴。妃。之。花。衫。以。而。貌。豐。腴。而。不。嫌。其。痴。肥。者。爲。上。選。表。情。更。須。醉。而。不。及。于。亂。妬。而。不。顯。其。怨。淫。而。不。失。之。蕩。爲。正。宗。而。看。花。時。兩。邊。側。臥。啣。杯。時。三。個。軟。腰。尤。須。具。有。真。實。本。須。方。得。爲。全。材。

一捧雪考

(樽癭)

一。捧。雪。一。齣。近。世。傳。說。爲。自。煖。玉。杯。非。也。實。某。名。畫。家。清。明。上。河。圖。一。幀。真。懷。古。者。慕。姓。山。東。登。州。蓬。萊。縣。人。任。京。秩。家。藏。有。某。名。畫。家。清。明。上。河。圖。冊。頁。一。卷。不。輕。示。人。曾。在。間。壁。湯。裱。背。處。揭。裱。一。次。裱。背。久。探。是。業。能。辨。識。畫。畫。真。贗。見。此。冊。頁。知。係。真。蹟。賦。識。之。裱。背。與。真。姓。有。私。憾。然。一。則。京。官。一。則。技。師。貴。賤。相。懸。勢。力。不。敵。隱。忍。於。胸。絕。未。形。諸。詞。色。慕。姓。不。之。防。也。嗣。後。背。竊。緣。入。殿。世。蕃。門。下。深。見。寵。

任。適。世。善。竟。名。人。書。畫。異。跡。並。絕。愛。某。名。畫。家。之。畫。求。之。不。得。裱。背。乃。告。以。慕。京。卿。家。藏。之。清。明。上。河。圖。的。係。真。本。世。善。乃。使。人。示。意。於。京。卿。京。卿。不。敢。違。也。而。世。代。珍。藏。不。忍。捨。去。於。是。倩。良。工。照。圖。摹。仿。將。紙。色。做。舊。裝。演。送。去。世。善。大。悅。錠。購。各。大。僚。賞。鑑。裱。背。亦。陪。侍。未。座。傳。觀。之。下。尚。不。讚。美。至。裱。背。展。閱。良。久。忽。爾。世。善。曰。公。受。欺。矣。此。非。真。本。也。世。善。令。其。指。實。裱。背。云。豆。棚。下。袒。背。亦。足。羣。聚。觀。般。者。盆。內。五。散。皆。已。擲。定。爲。公。二。三。四。五。一。般。則。盤。旋。不。定。擲。般。者。宜。呼。六。方。爲。不。同。不。應。張。開。大。口。作。彌。勒。笑。也。此。大。破。綻。也。公。受。欺。矣。何。物。慕。京。卿。敢。欺。公。乎。世。善。爲。裱。背。所。激。愛。竄。京。卿。名。於。通。倭。案。中。而。籍。沒。論。斬。矣。慕。京。卿。與。蒲。州。總。鎮。成。繼。光。善。逃。至。蒲。而。海。捕。文。書。到。無。術。營。救。義。僕。墓。成。替。死。此。是。劇。之。情。節。也。若。雪。杯。圓。者。則。世。善。事。敗。後。之。事。余。辛。卯。遊。登。州。水。師。統。領。唐。某。忘。其。名。廣。東。人。元。背。書。中。演。戲。余。點。是。齣。班。首。語。易。之。詢。其。故。則。登。州。因。慕。姓。世。爲。巨。族。彼。時。尙。有。輪。林。某。在。京。故。從。不。演。是。齣。云。嗚。呼。匹。夫。無。罪。復。壁。其。罪。彼。室。玩。物。者。可。以。墜。矣。

楊家將考

(樗瘦)

楊。業。河。東。降。將。見。於。宋。史。碌。碌。無。所。表。見。延。昭。之。名。則。附。見。他。傳。若。其。餘。則。不。載。史。冊。也。楊。家。將。一。書。與。正。史。異。史。載。潘。仁。美。賢。相。也。而。楊。家。將。則。叙。潘。仁。美。奸。惡。已。極。此。極。不。同。之。點。戲。劇。照。書。編。演。自。雙。龍。會。起。至。穆。桂。英。掛。帥。止。一。切。情。節。皆。編。成。戲。詞。無。少。卦。漏。若。以。正。史。核。之。可。謂。癡。人。說。夢。瞎。子。見。鬼。繩。是。懸。空。捏。造。之。談。然。亦。有。一。二。可。以。指。證。處。如。所。云。八。虎。圍。幽。州。幽。州。今。直。隸。統。名。五。季。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以。路。契。丹。幽。州。遂。沒。於。遼。遼。置。中。京。焉。迄。宋。未。能。復。楊。家。戰。績。故。在。建。霸。一。帶。爲。最。多。洪。羊。洞。在。良。鄉。縣。境。聞。現。今。尙。存。其。名。老。令。公。被。囚。兩。狼。山。據。聞。在。今。薊。州。一。帶。合。之。地。理。證。之。形。勢。似。屬。可。信。特。李。國。蘇。武。廟。碑。當。在。瀟。海。以。北。不。應。長。城。以。內。有。蘇。武。廟。李。陵。碑。也。或。者。遼。在。幽。州。置。中。京。後。崇。拜。蘇。武。爲。漢。室。忠。臣。乃。之。立。廟。耳。彼。李。陵。降。胡。者。與。武。宗。旨。大。背。何。以。碑。在。廟。中。乎。此。不。可。解。至。潘。楊。世。仇。亦。有。左。證。癸。卯。余。游。開。封。聞。有。午。廟。門。古。蹟。偕。表。兄。郭。君。介。五。往。觀。久。客。汗。者。長。堤。一。道。兩。旁。皆。湖。而。一。清。一。濁。土。人。名。清。者。曰。楊。家。湖。濁。者。名。潘。家。湖。中。隔。之。堤。僅。容。一。驢。車。行。走。而。清。濁。永。遠。判。分。究。不。知。湖。水。因。屬。潘。楊。二。家。面。分。清。濁。乎。抑。兩。湖。本。分。清。濁。而。附。會。者。屬。之。潘。楊。二。家。乎。然。指。清。者。以。詢。土。人。則。曰。此。楊。家。湖。也。指。濁。者。以。詢。土。人。則。曰。此。潘。家。湖。也。習。俗。相。沿。由。來。已。久。當。時。必。有。

所由附會之因乃能歷千百年而衆口一詞也則楊家將全書之事實或非虛屬無稽乎余意以爲正史自有體例如楊家將全書之事實乃楊姓一家之事正史當在刪除之例擲棄不錄宜也惟潘之忠奸不應顛倒若是耳此則極大之疑竇也

洛陽橋攷

(樗瘦)

京劇中有洛陽橋一齣係宋蔡襄事俗傳爲蔡狀元僕蔡襄字君謨天聖中進士橋在福建泉州府名萬安橋按本傳云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塘絕海而濟人苦其險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襄欲鑿石爲梁慮潮惡不可以人力勝乃遣徵海神遣一吏酌飲臥於海崖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移封矣歸呈襄啓之得一醋字襄悟曰神其令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不至而橋以成今舞台上之編演此劇更名夏德海襄文書直至龍宮龍王之戲中申戲頗有穿插而橋成以後有三十六行以資點綴遂爲燈彩布景號召座客之一劇此與泗洲城皆保實事特編演者加以枝葉易其名稱稍與事實不相符合故爲之考論如右

泗洲城考

(樗瘦)

泗州安徽屬清康熙年間受水患淪爲洪澤湖今之泗州移治也俗所傳水怪作女裝名水母娘娘誤害支巫祈也古大禹治水命庚辰鎮支巫祈於龜山即此怪會記某說部載常州憚南田先生聖老僕一廣西之城隍廟書畫天久淫雨川澤皆盈某夕先生方挑燈作畫橋溜如繩滔滔不絕忽聞殿上吹喝升堂如人世官吏升座者然先生蕭然靜聽聞上座者問云時辰已到人齊集否虎檢簿云尙有一主一僕未出城一僧道未入城語畢寂然先生乃呼僕起冒雨出北城時城門正將閉也出城時適一僧一道冒雨入先生乃僕僕急馳甫至半山霹靂一聲全城崩陷是爲今之洪澤湖迄今猶有湖市舟行遇湖者偶或見之劇中申演水母娘娘擔水桶二觀音化身吃其一桶有年假使兩桶全傾恐遭劫者尙有數縣又不知幾百萬生靈作其魚之歎此泗州城之大略也

大香山考

(樗瘦)

觀音即慈航道人叢林中所塑佛像左爲文殊騎獅右爲普賢騎象中爲觀音騎吼皆男身也觀音則聞塑女像據彼教中人云觀音具大慈悲施宏法力因女子是五漏體不易成佛於是自甘墮落投生人世爲妙香國妙莊王之第三女生有佛性捨公主之尊離捕別宮

韓入山修道歷盡艱苦卒成正果是為大香山一齣之緣始余幼時曾詢之漂陽張廣廷先生先生素聞佛韶余云此僧人欲騙女子之布施故附會其說也女子性最迷信故以女身亦可成佛堅其信耳余亦非迷信者聞先生之言深以為是非獨大香山一齣視為無稽之談即觀音女身亦謂為憑空捏矣及作演游購演繫一書木板有百餘本惜光復時遺失東隣西爪覺大香山一齣竟非盡屬無稽蓋妙香國在蒙舍川境蒙舍川即今蒙化縣所謂妙莊王者實有其人三公主出家亦有其事大香山殆即大理府之點蒼山按大理形勢有云前有洱海後有蒼山左有龍首(大理東三十重曰龍首關)大理一帶觀音靈蹟最夥猶憶一則云草繩石保觀音以草繩繫山石他徙而通道者蒼山觀音寺香火極盛每年二月十九觀音誕辰進香之人絡繹不絕光緒年間某軍門因手下兵士夜間捫宿廟廟經警女之乳以軍法從事幾至激變亦可想香市之熱鬧遊人之擁擠矣余嘗按其年代大約妙莊王者在東漢時代精壇蓋漢之西南數府若現之省城彼時另為闡善國云

廣太莊考

(切膚)

元順帝時羣雄崛起各踞一方朱太祖自濠梁起義一時謀臣猛將互相援引爭思自見軍勢大振惟無統兵大將以總攬機要時亳州徐達有將才明祖遣使三聘不就大夫善長獻計達所居曰廣太莊探達出外密遣兵焚其莊李本為徐母寄子即率徐母至濠上暫避以誘達達性至孝見家中大火亟奔歸已瓦礫無存以為母必葬身火窟哀慟幾不欲生忽善長至老母安居無恙請弗過慮徐知明祖之詭計痛恨交并徒以有老母在不得不隨李見母行至中途遇春會陣擒殺合因無心戀戰即敗走而善長亦不知去向祇得單騎往濠又遇李文忠行不數里復遇胡大海又遇沐英徐略為交綏即走到濠時城已閉徐令通報少時朱太祖李善長率徐母以三劍交又於頭徐見母即跪於城下徐母曉以順逆責以大義令其歸順否則必受刑而死汝心河忍徐達不得已乃降

收岑彭考(又名對刀屬子)

(切膚)

戲為漢光武收岑彭故事是時岑彭當臣事王莽率兵守昆吾城光武遣馬武征之下其城光武知岑彭勇欲收以為將謀臣某獻計迎其母至以三劍交又於頭偽作行刑狀匿居陣內一面復遣馬武誘戰武詐敗彭即殺入陣中其母斂容陣而出彭大驚伏跪於地母乃

大○加○訓○責○彭○遂○歸○降○尤○武○云○按○此○戲○與○廣○太○莊○情○節○大○略○相○同○或○竟○脫○胎○於○廣○太○莊○亦○未○可○知○舊○劇○中○此○類○甚○多○如○汾○河○灣○與○武○家○坡○脂○虎○與○玉○玲○瓊○梵○王○宮○與○日○月○圖○葡○萄○會○其○初○必○一○劇○後○乃○化○爲○數○劇○即○今○日○盛○行○之○三○本○鐵○公○鷄○亦○火○燒○百○涼○樓○之○變○相○也○

梨園掌故

震南子公



南 指 學 文

圖書
出版

天虛我生所著文苑導游
錄一名文學指南自去秋
出版以來早為士林推許
實文學界良好之導師一
刊三四五六集及號外增
刊均經再版至三萬餘冊
其價值可想現社說為填
排印完竣即此一篇勝讀
詞之要訣讀此不能填詞
詞律一部即無待師傳便
亦一目了然無待師傳便
成作手後附天虛我生詩
詞曲稿校勘表凡曾購此
原書者尤不可不有此表
以資參校而釋疑其餘
如詩文詞曲尺牘講解各
門尤為精澁絕非一般雜
誌可與同日而語於曲譜
一門此編尤多考定現裝
訂完竣每冊定價洋四角
大角八分全購者減半郵
每冊二元六角外加郵費
大洋二分半掛號費五分

醒 世 小 說

繪 圖 九 尾 龜 全 集

是書為當時名宦巨商
賭窟妓院描寫盡致以
酣暢淋漓之筆叙有
世道之文如溫嶠燃犀
百怪千奇似天女散花
既香且豔所叙事實又
屬斑斑可考蛛絲馬跡
線索可尋雖語繚綿
脫不盡風流旖旎之辭
然寓言八九亦深得香
草美人之旨洵警世小
說中獨一無二之善本
亦酒後茶餘無上之
消遣品也凡二百餘
萬言茲特裝訂厚冊
用上等洋紙印行復
加入繪圖便閱者易於
醒目每部一函定價一
元四角



梨園掌故

梨痕菊影錄

(小隱)

秦腔之興。閉在徽關之前。京師秦腔與徽關向來分支。從不相雜。光緒初年。以義順和寶盛和兩班最爲有名。其間有山陝直隸山東河南之分。究以山陝爲最。道地京腔。有倒了牙的梆子。言其十分真。酸非如此。不算得味。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混合之始。即秦腔亦不盡由山陝而來。間有直東人之善唱者。化合燕音。苟圖悅耳。已非義寶兩部之舊響矣。此中人才。老生元元紅(即郭寶臣)則徽班中之譚鑫培也。餘如(蓮子紅)(楊娃子)(薛固久)(孫佩亭等)亦均卓然大方。家數(旦)如(溜溜旦)(油糕旦)(二毛旦)(暖嘴脆)(金鎖玉等)則儼然徽班中之紫雲。小福子。仙德霖諸人也。(丑)如(劉七)直搗與羅百歲媲美(貼)如(十三旦)(璽九雲)(崔靈芝)之大名鼎鼎。至今猶尙爲人稱道。其他享名一時者。固不可勝記。如(福才子)在光緒十餘年間。色藝雙絕。盛極一時。今其人猶在都下。曾見譚鑫培演洪羊洞。福才子竟占八姐九妹之一。撫今追昔。能勿慨然。又(五月仙)嗟音激壯。每唱一曲。有慷慨悲涼之致。而面容富麗。狀貴婦人。維妙維肖。壬寅癸卯之交。在京津一帶。頗負盛名。不數年。音瘖體肥。竟歸淘汰之列。其時尙有(小馬五)者。滄州同民也。以直隸梆子走京師。都人詫爲未聞。於是聲名鶴起。馬五陸軍秀目。兼爲花旦。飾小家碧玉。頗合身分。好演紡棉花。以時調大鼓入劇。都人

以其純自創新聲極為推重而不知其實稗販自津特郡人所未之聞耳有嫉之者運動言官以馬五之紡棉花為淫劇上請嚴禁自紡棉花論禁後馬五乃以時曲雜入深皇莊蚶蚶廟馬五自為張媽寶氏一時反賓為主觀者於武場反視為無足重輕今馬五尚在京津傳技然聲價一落千丈非復當年可比矣

混元盒一劇有八本之多為俞翁生最著名之戲實則翁生僅飾廣成子戰門勝佛蜈蚣精等他如紅蟒蜈蚣蜘蛛狐狸等精且角人材相需尤殷王孫卿演琵琶計(即蝎子精故事)一段極為佳絕近年小梅亦能之尤以紅蟒蜈蚣兩段為最擅勝場紅蟒與戰門勝佛門法小梅週身服紅色衣大戰一場頗有如火如茶之概蜘蛛偽為落水被難女子小梅服紅色汗衫作赤身狀態一般梅毒諸公至此竟不知自姓為何平心而論梅飾此種角色頗能以矯宛見長較之演青衣正工戲自不可同日而語也辛亥編節老俞已近七十猶聯合陳德霖等演混元盒精力猶尙不減當年民國紀元俞即謝世近惟小俞(振廷)尙能演之拿火龍一段(即蜈蚣精故事)雖尙可觀然去乃父則不可以道里計此劇昔年以老俞為劇中之主體今則易小梅為是劇之重要人物偏重且角蓋亦時會使然耳

綠妹一劇為何桂山絕嗣何死便無嗣壽何之喉音高響洪亮每一發聲大有銅山崩洛鐘應之概此劇不僅以崑曲見長其一手一式皆成典則尤為他人所斷不能為昔唐常見學於桂山能是劇略具皮相今何子佩亭亦有演之不但速遜乃父且似屬於唐常見回憶當年不禁有天上人間之感也

白蛇傳海上有演全本者都下屬於青衣者只有斷橋祭塔屬於武旦者只有金山寺雄黃陣等戲斷橋崑曲之外秦腔亦有之祭塔為青衣三祭之一頗不易唱小梅雖能之近已不見演唱昔顧林以身段太劣故頗擅是劇蓋是劇全重唱工無身段之可言也金山寺一劇前段為崑且後段為武旦以一人能首尾全演者只朱四十與九陣風二人然朱閱仍偏在武工前段崑曲不過能敷衍終場而已惟紅豆館主不但崑曲極其佳妙即武工較朱閱亦無多讓森塔在日每觀紅豆是劇輒自愧弗及於以見紅豆之於劇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稱之為要界大王洵屬當之無愧也

雙鈴記又名海誓寺即馬思遠開茶館相傳為北京實事在當時蓋亦所謂新戲也劇中人以王龍江之妻為主要人物刁狡淫兇詞

錄。犀利以胖巧鈴楊桂雲爲最擅長。近年以來厥推路玉珊楊笑亭二人。小翠花雖亦能之殊無精采可言。今玉珊已逝此戲笑亭之外無能勝者矣。劇中之搖鈴者（即貨郎）與城上（即巡城御史）畢書吏毛先生向係一人扮演（如一疋布之老爺驢夫例）飾此角者以羅百歲爲最佳。餘如趙仙舫蕭二順慈瑞全小百歲等均拾繼之。唯餘然雅俗之間失之遠甚。巡城御史一滿一漢滿御史僅屬備員。審問一切全由漢御史主持。故飾漢御史者較爲重要。然所說官話須帶南方口音方爲合格。前之吳聯奎今之馮金壽描摹兩人官京邸者之情形惟妙惟肖。每一登臺輒令觀者捧腹不置。至結案時刑部司官爲滿人京話說白而唱大段崑曲殊非易易。昔年以姚增祿爲最佳。現時只好以大個李七承乏。李技雖平常此外且無能之者矣。

趙子龍長江奪阿斗一劇。羅見李順亭與陳德霖合演尤稱絕作。劉春喜亦能是劇。雖不及李亦自可觀。李劉之外。離京伶無能演之者。今劉不登台。李已年過再過數年必將成廣陵散矣。

黃飛虎過五關一劇。久成廣陵散。是劇自金殿大宴狐狸現形起。直至黃飛虎反出五關止。關節甚長。全劇以黃飛虎爲主要角色。蓋自首至尾無一場而無黃飛虎也。二十年前北京玉成班時常排演。夏月恆飾黃飛虎極爲精采。尤以與黃月山所飾之飛虎。老父黃滾對戰一場之至。益落焉爲最佳。妙月恆出都乃以孫佩亭（即十三紅）承乏。孫本秦腔。老生。雖爛武技。實通月。恆黃月山飾黃滾有訓子一場。全重念白。至五關被擒時。帶領諸孫面求守將聲淚俱下。聽者動容。響九霄。前半飾飾姐已。後半飾飾哪叱。祖其雙臂鮮豔。動人。周長山飾太乙真人。李吉瑞飾黃天化。李永華飾殷射。王濯濯且飾賈氏夫人。劉來保飾余化。人才濟濟。一時頗稱完美也。

孟蘭會一戲。近年舞臺亦不見有人演唱。二十年前每至中元。譚鑫培必演是戲。以應節景。大致情節爲一公子被一女妖所迷。請毛道士來家。禳解道法不高。竟爲妖所窘。會值中元。途遇其師濟顛師。遂跪求相助。濟至公子家。請來天兵天將。降伏妖怪。遂告終。實即青石山之變相也。譚鑫培飾濟顛僧。作頭陀裝。與今之演花橋取和尚者迥不相同。上場唱西皮元板一段。此外亦即無甚多唱。維壽山飾毛道士。直與王道士無二。朱四十飾女妖。王桂官飾二郎神。雖非出名之重頭戲。然角色齊全。都爲上選。求之今日亦竟不可得矣。二十年前在北京玉成班曾見響九霄演紅樓夢鳳姐遇賈瑞一段。故事響九霄飾鳳姐。董志斌飾賈瑞。自途遇賈瑞起。至鳳月寶鑑買

瑤死爲止全劇純用說白無一唱句且用切末頗類今日之新戲田驥業遂無繼演者
拾黃金一劇曾見某評劇家謂李百歲自創曲中脫胎而出者蓋不知在前有劉七也劉七者秦腔中之名丑與候俊山配戲在寶勝和
班最久如小放牛新安驛珍珠衫英傑烈業霞宮等雖爲俊山名劇然必劉七乃相得益彰劉嘆音嘹唳於皮黃頗有心得故演拾金亦
名著一時蘆花蕩爲錢寶峯名劇寶峯死其子金福頗能紹父業演蘆花蕩亦一時無兩溥西園之蘆花蕩卽學於金福者壽貝勸學於
西園亦能蘆花蕩二公雖未能逮及金福然求之今日梨園中實尙未見其選
昔年北京三慶四喜等班均以一尺餘長二寸餘寬之黃紙條榜其門首上書准演吉祥新戲間或另加一較小紙條上書煩演某戲但
書戲而不書人看客一見便亦知某戲爲某人也卽此煩演二字亦必須且有身分資格者方能當之庚子之前有此資格者爲譚鑫培
孫菊仙汪桂芬俞菊生黃月山候俊山郭寶臣數人而已庚子以後都中始染海上習氣金字報條遂輝煌奪目矣

歌臺懷舊錄

(脈脈)

小生一道北京上海均有才難之歎守先正典型而爲今日小生界魯靈尤者僅數朱素雲與德君如然朱與德雖同習小生而德之擅
長者靠把戲如羅成叫關八大鎗是朱之擅長者袍帶戲如羣英會黃鶴樓是然此數戲屬於富麗堂皇激昂慷慨兩方面至屬於窮愁
潦倒一方面如鴻鸞禧中之莫稽彩樓配中之薛平貴均非所長以彼二人所習爲龍德雲一派龍鄂人當時大江南北小生隊中僅有
龍伶首屈一指顧曲者無不知有龍小生其人然只可謂之鄂派小生德朱均習彼一派所謂真正京派小生者曹眉仙是也曹皖人先
龍得名爲京派小生鼻祖其流風餘韻未能渡黃河而南長江流域之伶界竟有不知眉仙爲何如人者厥後鄂中之龍德雲出以唱小
生得名嶄然露頭角耳眉仙名特赴京華竹譜眉仙執弟子禮甚恭未幾返鄂盛稱眉仙不置嗣是南中研究小生戲者亦少少知眉仙
矣。

京伶步武眉仙者有徐小香徐蘇人生長京師父爲某部部曹小香生有戲癖尤嗜唱小生凡值眉仙登臺必往觀焉一日在某園客串

爲其真勳。重助以實俾製。戲衣是爲小香。出山之始。厥後遇有會申。徐必與焉。父歿。官盡如洗。不得不恃鬻技爲生活。一經登臺。萬人空巷。口白表情。扮相唱工。直駕眉仙而上之。眉仙坐是抑鬱。致疾未幾。病歿。小香遂執京師小生界牛耳。不數年。又有王桂官其人者。王亦習曹派。有心得。藝不弱小香。老去都人士。乃移其向所歎。迎小香者。以歡迎桂官。此其大較也。徐王而後。曹派頓衰。龍之流風漸及。幽燕朱素雲德珺。如各得其緒。餘已足名世。龍亦伶傑矣。此外尙有王爾風。徐德魁。亦龍派。德者德魁。以喉音不純。尋改老旦云。數十年來。銅鑼花面。首推何九名。在金山上。伶界後進。咸以何九先生呼之。不敢直稱其名也。何籍隸安徽。父爲山西某縣令。何九兒時。有戲弄尤嗜。黑頭。父病歿。任所身後。蕭條何九頓失依倚。展轉至保定府青苑縣。全慶園主偶聞其唱。二進宮。碩大聲宏。驚爲奇童。爰令就汪正士學戲。期年。藝成正士。別字汪毛。爲淨界中極有聲望者。汪與程長庚同出老伶工某某門下。何九之享大名。其師正士力也。然非全慶園主汲引。何九終無進身之階。故何九談及前事。輒感激慶園主。與其師汪正士。不置。與何九同時唱黑頭者。尙有天津譚三藝。與何瑋。復有胡采。其人亦唱黑頭。藝在何九上。而嗓子不如何。更有大奎官。與何九同門。齊名。今則何九死去。秀山云。亡而所謂庸中佼佼之劉壽峯。亦復不祿。足以於式來者。只一劉永春耳。

淨角用鼻音如書家之用偏鋒。不用中鋒。滬人不察。往往一聽淨角之鼻音。則表極端歡迎。采聲雷動。近數年來。滬上談黑頭者。莫不首推金秀山。以其善用鼻音也。庸詎知二十年前。秀山固以實大聲宏自命者。不屑以鼻音取巧見長乎。秀山在清辛卯年以前。引吭高歌。真有石破天驚之概。辛卯後。甫間用鼻音。蓋因色荒逾度。丹田氣弱。每值登臺。力不從心。不得不出奇兵。制勝乃有謂秀山一入伶界。即係鼻音未發。厚誣秀山矣。總之唱工有直音。橫音之分。直音者。字字從口齒中噴出。是也。橫音者。因無實力。將字之從口齒中噴出者。假道於鼻。是也。直音難橫音。易此中微妙。惟局中人知之。非所語於局外漢也。淨角用鼻音。不蹈浮滑之弊。當推程子其唱念也。一字之重。不啻千斤。秀山視之。有愧色矣。淨角旅滬久。習見夫顧曲者。強半外行。遂專走鼻音。投人之所好。已故之劉壽峯。其尤著者。劉永春。與金秀山齊名。唱時。字字沈着。句句痛快。銅琶鐵板。差可比擬。故其語人云。居恆不喜以鼻音取巧。其用鼻音者。只有兩劇。一爲沙陀國。一爲黑風帕。此外均以實力從事。不屑爲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吟也。

唱工之直音橫音質音之即高音低音之謂也。操弄仙在前清辛卯年間能唱尙字調忽嬰嗽疾致患氣喘輟演數月重復登臺遂改尙字調而為正宮調矣。歌名因以少教厥後來派一劇中雖間有驚人之句要只可暫而不可常聽之。伶人之唱走高音難走低音易由高而低易由低而高難。此指真。噫子而言若夫只能提高而不能落下之假噫子又當別論。本走高音乃圖省力改走低音不須一月即一成而不可易。汪桂芬唱尙字調持之十餘年如一日。雖早應物化而古調獨存至死不變誠哉其不可及也。

從前伶人學戲皆循序漸進不躐等而求如習戲生必先扮教子中之術哥或寄子中之童子生此等唱工雖易實難登臺幾次無疵可指然後再學除三宮天水關至於李陵碑空城計萬不敢冒昧登場如習武生必學林冲夜奔石秀探莊武松夜走蜈蚣嶺以此等戲最尙實力不取花浮與人交手確有一定規則至於花蝴蝶金銀豹則須留以有得今則不然習戲生者初次登場非空城計即李陵碑漢羊洞蘇砂痣更屬家常便飯習武生者初次登場非大花蝴蝶即大金銀豹探莊夜奔夜走等戲或不甚措意甚至於此等戲並未學過以今較昔風氣轉移幾成一反比例豈今人智而昔人愚歟亦敢者與學者皆存一躐等倖致之心耳此伶界人才所由消極也。

京華菊部瑣記

(詩櫺)

同光間京師人羅鏡尙笙歌然士大夫不遇視為游戲之玩具求如舉秋帆寶書之趨聞藝學亦屢繼起無人同俗聞會有某君業樂鞠部之者刊為一小冊子名為鞠部羣英搜討頗確余曾有一本肅之行篋今不知遺之何許矣。網光緒中葉梨園子第一時稱盛人材輩出江都李斌如兵部長白準仲菴宮允稍重隨倡之自後見吳老獎樊山又引重之而鞠部之英乃彙聞於時矣。然時都門生活豪華不修戲園樓下之座一律每客取價一百五十文樓上每間亦僅取價二千八百文而已。即應客燕樂一席亦不過十金以視今日之京華俾人作俑於先豪客浪擲於後長安后乃具覺大不易矣。梨園中自大老板王九齡作古後繼者推汪譚孫三家青衣則余紫雲時小福顧榮旦則楊桂雲張天綠均首屈一指者而每月包銀總各三四百兩耳。即最後譚氏晚年在京月俸亦不過千元然亦時各部繡長之祥若視瀟瀟各舞臺延聘之代價都人初有以為妄談而不相信者京華世前無報無亦無所謂譚評自辛丑以後始有報館三獻

家間。載梨園故事。對於名伶。亦僅歌詠流傳。詞麗句一時稱盛而已。殆民國肇興。報館驟添。至五十餘家。而顧曲之評。同時亦紛然雜出。就中指陳正確。不受運動者固多。而言論受人驅遣。不能自由者亦恆有也。吁區區一戲曲之技能。尙不可得其真。是非亦可以覘世變矣。

京師戲園。構造簡單。占地亦不大。所設之座。僅長案。長條凳而已。戲價一律。除樓上稍昂外。餘均普通。且不分等。次海上所視爲特別官座之近台。前者京園則均爲販豎。舞坐如樓下之二等席地位。却爲士夫羣居之地。而尤以下場近臺一隅爲顧曲所爭。優先之位。昔人之詩所謂千金難買下場門者是也。各園之容積大者可坐一千三四百人。小則千人而已。開關窗戶極多。夏日除逢盛暑。餘則微風習習。尙不至揮汗。也。顧戲園而曰茶園。戲價而曰茶資。人每習焉不察。不知亦含有忌諱也。乾隆時嘗清室全盛。時代旗僕於前門外。選色徵歌。豪侈恣肆。路人側目。純廟聞而惡之。特降硃諭於八旗都統。使其嚴加約束。詔五城察院。驅逐流娼。封閉戲園。京師人士不聞羅綺之香。管絃之盛者。約一年。嗣以皇太后萬壽。召集名優。猶須預先排演御製之戲曲。乃稍稍弛禁。舊日戲園遂改頭換面。易其市招。爲茶園。以遵功令。而八旗子弟亦馴謹而不敢自恣。其貴介且變易服裝。隱諱姓名。兩座靜觀而已。蓋緣有旨下。八旗如兵丁。觀劇責革官。亦有降罰之虞。分故也。自有此成命。後相沿至光宣之世。戲園絕少。爭閨者高宗硃諭之效力至偉大也。著者生長京師。顧曲自小。便好亦以此論之。束縛殊不甚自由。然每月偷暇。秘密往觀者。總在八九次。所費纔二金餘。以視今茲一夕之顧人。需一洋。且京師一切起居服。用較清室之末。計生活程度之高。陡出數倍。不能不竊恨偉人政客浪擲之作俑也。

京師戲曲。陳陳相因。從無新排之劇。偶然有之。亦不過怪力亂神之改頭換面。武戲而已。自田際雲排斗牛宮後。各班乃競覓上海時髦。戲之脚本。而輪演之。然都人士不甚愛好之。其辦嗜者固尊重生且之唱做也。王鐘聲不得志於杭州。率其衆北走京。津。新劇初演於京師。頗受社會之歡迎。而可警衛者。輒以革命黨擬之。防範極密。失其自由。鐘聲且終以此致禍。亦可慨矣。從前京師之優人。卑以自牧。安分自守。演劇之餘。亦不過與同儕抹牌賭酒。絕不似海上若輩之流。連荒亡也。予推聞一般戲迷之心理。亦僅以顧曲爲消閒之一助。迷財迷矣。專一亦專一矣。然絕無是業。非朱各戴一伶互相軒輊。自樹其敵。如今之評劇家爲可異也。回憶著者家居時。汪譚孫三家初負。

聲名各樹一幟而增。痴者亦分三派亦如飲茶之紅淡鴉便而已。而春台三慶四喜之鞠部每日之營業固伯仲之間上下不懸殊也。徵聞今日之京華女優爲盛而一時風尚與當年又絕不相同於此足徵人心善變矣。

嘗程氏之掌三慶都時固執鬚生之牛耳然同時四喜之王九齡亦能獨樹一幟年與大老板相若亦微產也唱工近奎派其演定軍山陽平關等劇刀法乾淨唱做亦精警與程氏不相上下春台部尙有一李四巴京師天方教中人也私淑程派有年唱工彷彿大老板已達七八分惜其做工板滯長身削面扮像極不佳若逢程氏不登台時則春台班亦恆座滿以該部武戲著名其餘角色亦支配悉稱維時鑫培嗓音未復隸三慶演武戲爲多汪桂芬尙爲琴師菊仙方入京師均無籍籍名自程氏作古王李亦相繼殞謝京國之顧曲家對於大老板頗抱有廣陵散之感是時菊仙南下桂芬甫出台即逢孝貞后之喪梨園全部輟演殆百日後始有另覓會館或公所集優人爲說白清唱之舉者有薛某租得鮮魚口空閒之茶社定名爲四義軒所邀之角均上驥且併桂芬鑫培香羅致之而每日座客無多殊出意料之外幸薛某資本豐厚堅忍支持一年而羣流奔赴矣國服既除叫天仍回三慶大頭改隸春台其造詣既各爐火純青其聲名亦不相下菊仙又歸而隸四喜三足鼎立嗜痴擁護者各有其人特不似今人之顯分黨派入主出奴耳當時三人號召座客之能力汪占九分譚八分孫七分汪性孤僻罕與人按譚於持擇人而語以其與親貴爲緣也故以貝勒之孫最和易可親與人無忤其扮演之聲容亦堂皇渾麗黃鐘大呂固自異於瓦釜雷鳴然渠每登台輒避難就易不肯賣力之時多遂爲一般曲中所詬病然平心一按三人之技能固不能顯分軒輊也今汪譚先後羽化僅存一老供奉孫菊仙爲伶界之碩果茲又重履京華頗聞倍受歡迎第末讀一觀故宮得無抱白髮開天之想乎。

清季咸同間京師顧曲家對於梨園子弟其注重在藝不在色如胡喜祿之青衣韓松林之頑笑且晚年均五十歲上下門帘一啓彩聲雷動其歡迎之熱度可知近如陳石頭德君如輩亦均年屆大衍而聲譽不衰然而趨向於梅蘭芳者亦實居多多數色藝固兼重矣第如南派之且則又所弗尙趙君玉小楊月樓等輩蜚聲海上亦足傾動一時設若使之登京師之舞臺其號召之能力當遠不如上海也抑吾之爲此言非謂海上顧曲者之程度有遜於京師也特南北之好尙不同耳抑吾聞之京師之老輩顧曲者於伶界人物無極端

之好惡善善從長其不善者亦不過目笑存之蓋不欲明斥其非懼或絕其衣食之路極其具優秀之格而曲有誤者亦必暗中指導之其存心之忠厚爲何如然此等風趨求之今日之京華亦渺不可得矣

京師最初時代固有之戲本爲崑弋各腔自乾隆朝徽班始輸入殆道咸時皮簧之風大盛崑曲遂無人顧又有秦腔來自山陝靡靡之音士大夫不屑觀也至於擅京調名伶之良有盛名者亦均相繼來滬各現其技能矣此外如錢金福劉春喜王拴子諸人及爲硬裏子諸角當其奏技時一副全神貫注不失繩墨實爲後來者矜式若海上各伶扮演一劇只求多博彩聲舉動每出範圍以外設若一旦如京師習而不改則平素聲名必遭頓挫買碧雲卽其例也

京師戲劇從前極守規矩如常鑼賣馬必先演當鑼然後始賣馬落馬湖之牌子一場不減戰皖城之盜賊細膩曲折且有牌子曲一段至於各劇中之硬裏子亦十分賣力以輔正場連臺戲如三慶之三國志四喜之五綵輿雁門關編者既絲絲入扣演者尤聚精會神若春臺之混元盒雖詞不雅馴又涉怪力亂神然武功則他班不能望其項背乃自程氏云亡繼起者無一各班之能力汪譚孫固鼎足劇場亦僅自顧聲名不欲多所干涉致使顯曲諸君每動人譽之感今雖名伶代謝然聞近來幾輩後生尙能規摹前輩繩墨北望燕雲不勝翹企盼之矣

都人士之嗜劇者每過名伶登臺必報以采固也然亦必其妙舞歌恰到好處且發聲有節不同狂喊至名伶登臺無論何種戲劇其隨欄各角必支配悉當所謂硬裏子者亦異常賣力文場亦然故花團錦簇能使觀者異常提神從前京師戲園係各班輪轉演唱計四日爲一轉至第四日則必演重頭戲如海上之逢星期也前門外各國係於歲暮封箱以後卽向各班訂定一年之轉謂之宛轉外門各園如崇文朝陽德勝阜成各門之戲園則均是隨時向各班寫定每月則演十餘日而已外門之阜成門戲最難唱(該戲園亦名阜成)以觀劇者多內家且地點又近翠峯庵也名伶到此亦格外留心猶憶某年該園延三慶部懸牌大老板之戲爲定軍山屆時未來復懸牌次日補演亦竟未到此兩日均座無隙地又值盛鼎觀客甚洽八月節復延三慶十五日之座客纔七八十人程氏演取成都十六日演樊城長亭昭關而觀者不過五十餘人程氏氣爲之奪嗣後園主以營業計於十月間復訂大老板演定軍山且加演捉放曹觀者

始稍稱來斯亦翰部之遺聞也。

程長庚之四箴堂

(詩樵)

咸同間京師之癖心翰部者羣趨於大老板程長庚四箴堂者其居室之名也程為皖籍執贖生之牛耳者有年著者聆其雅奏時小任光緒初元程年事雖長而氣充詞沛尙能演定軍山戰太平鎮州等劇尤工戰長沙古城會諸紅生戲後以禁演關聖劇余固未能一快神聽之娛也其最為都人士所嗜者如樊城昭關取城都風雲會狀元贈等類而又為渠最長演者緣其生性冷峭居恆傲岸自若不惟鮮與士大夫接即與同儕遇亦落落也其所掌三慶班除特延一時無兩之數輩如徐小香盧勝奎楊月樓諸伶與四喜同春春臺各都相抗外其餘角色均為科班之徒棄故開支視他班為省而程則長日輒不登臺編曲者空為氣悶莫可如何也嗣小香因病兩歸月樓又廣請假三慶客座日減大老板仍不肯出臺直至負累甚鉅始一現身然亦不能日日為之願一般戲癖則每日渴座以伺之矣牛涯既佳而程之狡獪亦日甚或聯演數日或十餘日不覓其聲容然日日必入後臺以監督各演員偶疑前臺客稀則必出臺又演好戲或天雨亦然渠每出臺聞風而至之客臨時紛紛入座最後則須駐足立而觀之其魔力既偉然其與顧曲者游戲亦日深如演城都則使盧台子飾劉璋而自飾劉備填州則使月樓飾武穆而自飾總鎮諸如此類使觀者又必氣悶或作色怨勦渠乃為之一快會春明都察院團拜堂戲定三慶班全包程復不至就中侍御諸公多有以苦嗜其劇而屢受其游戲侮弄者羣誓台長飭吏以黑符籍之台長揚諾之而陰遣役持名片召之始來其矜重有如此者

翠峯庵之票房

(詩樵)

前清宗室戴公雁賓風雅好土都人士戲擬小孟嘗呼之其居室在京城西北偏盤兒胡同幼即苦好皮黃幾以此失學其大母以雁賓為遺腹單休之子不忍教督之公乃具屏慧幼既不失學殆中年劇學復大進翠峯庵者公之家廟也延一老尼司香火地僻而軒廠有餘屋數間遂糾合上好設票房焉成立於同治初年大盛於光緒中葉就中材武輩出各等角色全備具備秀質格者約得八十餘人均膺正場之評餘如硬裏子及各色配角尙有六十餘人擊師鼓吏亦健者至於武行之上下手及龍套則賈履其燦燦者以充之於菴後

空地上搭台支棚月達三六九日輒扮演之始而鄰近自攜座具結隊往觀繼且傾動一時五城人士紛來聚觀矣偶因爭占座席時有口角之閑雁賓悉之乃自行支配座位添置茶具且收取客資與前門外戲價同等而來者益盛蓋演者多貴介之子弟聲容彩切色色都佳名伶之來觀者每爲奪氣亦可見其藝術之超矣德君如金秀山程春山慶四大奎官恆樂亭固彼中之中驕也劉鴻聲龔雲甫亦私淑者今載公久作古人而此翠峯票房尙巍然存在聲稱不衰聞後起之渣頗有陸過前人之舉吁其盛矣

譚鑫培之家乘

(詩樵)

譚鑫培名金福其八字五行缺金小時身弱多病其父恐其難育故名號均以金字培之稍長習鬚生並研究武工亦爲壯身之助也年二十聲名藉藉未幾倒嚙改演武戲亦冠一時三十後乃文武並演五十則鼎鼎大名一時無兩矣妻侯氏能持家子八人女二均侯氏出也鑫培六十喪偶始納一妾復生一女七十二而考終生平所入雖豐然用途亦大聞身後合不動產併計尙餘三萬餘金後嗣僅足自給而已長子嘉善習武生佐母主持家務勤儉安分是譚氏之佳子弟惜三十許遽卒次子嘉瑞精胡琴除鳥煙大翹外亦尙自好繼大鶴兒爲其父執琴工之役惜又不永年三子嘉祥四子嘉泰一爲青衣且兼武旦一爲文武老生均中材亦相繼卒五即小培初學奕文既不肯專精繼爲鬚生其技能亦不過爾爾至六八九三子余出京時尙幼稱今亦不詳其執何業也兩女一適夏月潤一適王又崑均稱得所惟近聞其幼子輩既不能振其家且復閱牆相閔甚望其咸串行起而有以維持之也

譚鑫培來滬之回溯(一)

(脈脈)

譚鑫培來滬不下七八次第一次隸金桂園(園主甬人園址石路新民社)今翻造市房僧來者丑角與禿扁青衣孫柱臣海報暨門前所張之牌皆用譚鑫培三字登臺半月滬人對之不甚措意以無人知譚鑫培即小叫天也爰易小叫天三字觀者少衆所演各劇文武崑亂色色俱全武劇爲挑華車冀州城長板坡等做工戲爲瓊林宴盜宗卷王佐斷臂等至空城計李陵碑汾河灣等並不着重風氣使然也包銀僅三千元一年演五十餘日無一重複然戲雖佳而知音者稀遂快快返京二次來隸三麻子所開之桂仙叫天之名較著顯曲者已有一部分知譚派之可貴然以音律太高只可娛真內家之耳不足勸庸俗之聽聞耽延兩月京風平擊入都消季新舞臺)

較之三慶阿六所備之德人里房屋還有雲泥之判月恆日備馬車三輛侍其出行每日兩餐如魏武之待壯繆未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然已異常豐盛館內日留包廂一間以待其妻妾子女之來本人到館則令衆管事暨大小角色在館門口鵝立恭迎戲散則恭送如儀候其登車乘人先由小路抄至其寓照前站班如是者一月風雨無間一方面又爲料理三慶糾葛蓋阿六見丹桂懸牌知叫天言而無信即托強有力者遞呈控告幸丹桂先事預防好事者居間調處令叫天在丹桂補唱三日始已叫天在丹桂唱滿月後譚嬌猶嫌供給不恭又勸其夫去蘇回申則改就天仙夏月恆月瑀即貫天仙園主之冒昧行事擬嚴重交涉天仙園主自知魯莽挽薛寶生出而調處(即薛瑤卿)一再向夏氏昆仲道歉并貼還丹桂前次與三慶之認費始已叫天大恚在天仙第一夕登臺唱定軍山特寫刀劈夏侯淵其用意在一夏字聊洩私忿月恆亦於丹桂門首掛牌曰特編戲中戲土地捉老譚(譚譚同音)且令街口紙紮店紮一碩大無倫之紙模紙塑使往來行人見之手指口言此丹桂新戲捉老譚之譚也天仙凶臉面有關又煩周來全代叫天道歉其事始寢叫天在天仙登臺已在十一月中旬天寒歲暮生涯並不十分起色叫天心不自安自請暫停至次年正月初三夜始補唱譚嬌又猛叫天天仙滿後再搭春仙時上海僅丹桂天仙三慶春仙四家叫天已搭其三且俱不歡而散何苦復搭春仙故諒對其妻曰劉永春排我八字說我流年不好故我頗有戒心亟宜歸正首邱免在異鄉爲人取笑開河以後決計北返遂於二月中歸都門來時爲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歸時爲壬寅二月時年五十六歲送行者僅沈韵秋父子二人第四次來滬係爲月潤妻苦肉計求來者彼時丹桂全部已遷南市十六舖新舞臺適北市大舞臺新落成大有影響於是月潤央其弟婦入京逼父時在清宣統二年己酉秋往返數四叫天究因父女之情勉強允唱二十天於十月二十六日出台唱空城計翌日烏盆計天堂州黑水國羣英會天雷報狀元譚王佐斷臂討魚稅黃金臺定軍山南陽關翠屏山珠砂痣八義圖洪羊洞李陵碑瓊林宴取帥印等戲換次而下然寶座不佳惟兩次唱瓊林宴因傳其鞋子一跌能落在頭上故均賣滿座且均特別加價包廂官廳咸售兩圓二十天滿後叫天亦不肯再唱夏氏昆仲亦知其魔力如是聽其北去遂於十一月二十趁津浦車北返時年六十三歲第五次來滬爲黃楚九所開之新新舞臺(即天蟾原址)由後臺經理四莖燈之介紹遣筱榮祥專誠北上聘之乘輪南下舟抵埠時前後臺咸往恭迓登岸時各伶排班躡安寓所借小花園西首對面之寶和屋儼如王公大臣

之排場實符俗界大王之架。子借來角色有淨角金秀山武二花金少山青衫孫怡雲小生德明如老旦文蓉壽小丑慈瑞全等包銀一萬六千圓臨時需費二千元供給盤雜項一切約三千圓所演之劇舍空城計瓊林宴羣英會李陵碑翠屏山烏龍院等膾炙人口外有腦支習連營秦白帝城頗可人意時有小報黃浦潮者寓譚日伺叫天之短而新劇大家鄭正秋氏亦出全力以暨之叫天甚為注意故與金秀山曾兩演連環套以壓聽戲者之望而烏龍院一劇雖有張雲青為配然已減色矣後四臺燈為排盜魂鈴一劇數十年盛名幾因此敗亦云險矣合同滿後即搭新銘北去時民國元年壬子叫天年六十六歲第六次來滬係往普陀進香路經滬濱經夏昆仲哀求始允匆忙十日因無配角故唱工戲居多而第一日之空城計夏月珊邱治雲飾老軍潘月樵飾王平夏月潤飾趙雲毛韻珂周鳳文飾琴僮曹富臣之司馬懿林樹森之馬謖均臨場失措末日演珠簾寨座客之盛為三十年來所未有時民國四年乙卯夏末秋初叫天年六十九歲自此叫天之音遂不復聞至上年丁巳卒享年七十一歲原相丁未齊諡有曰男子屬羊出門不帶飯糧其叫天之謂乎。

譚鑫培壽終記

(民哀)

譚鑫培之生。日為舊歷三月初九日。己巳三月二十日卒於大外廊營寓所年七十二歲。子三女四。王幼宸其幼婿也。數子之中惟三子小培尙能登臺演戲。生感然亦不能繼其業。將來在伶界中能傳鑫培之衣鉢者究屬何人。吾人實不敢斷。但以現在之知名者言之。則非其婿王又宸。即其徒小余三勝。至此外尙有何人。則非余所知矣。鑫培年齒雖邁。據醫生云。素來脈象極旺。平素為鑫培診治之醫生。日周立桐。君北人。稱之曰小周兒是也。去年最初得病。在舊歷二月。據其眷屬云。鑫培生時每晚必步行往觀音寺。禱與臭烟鋪。小坐是日。照例前往。歸時略受微寒。到家後即覺周身發冷。旋經周為珍治。即行痊愈。厥後又在東安市場吉祥茶園演劇。二日其第一日為南天門。第二日為洪羊洞。稍覺身體不適。亦並未注意。陸幹翔至京。由江字澄諸人發起。假金魚胡同那桐家中演戲。歡迎先期。令人至鑫培家與鑫培約。定是日演李陵碑一劇。鑫培允之。是日為初八日。鑫培恰於是日大病。遣人辭謝使者。往返數次。江字澄等堅不允。最後命人汽車前往迎接。並言定不拘唱何演何戲。不得已抱病前往。有人勸其唱黃金台。鑫培自以為是戲。無味。乃改唱洪羊洞。

唱畢之後歸家。卽病。次日再延請周立桐醫治。周言：「此次病勢甚重，急難奏效，更延蔡希民醫治，亦無效。又改延日本原田醫士川田醫士醫治，前後均不見輕減。至病歿之前三日，鑫培已自知不起，而自己部署後事，並堅屬諸子將來同居，不可分居。其主要之語有：『與你們所餘之錢，同居有餘分，居不足，二語。』又有外人議論，皆以爲我故後爾等，必不能同居。將來一定不能生活爾等。切記此語，不可稱人之心。願云：鑫培最鍾愛其幼女卽王幼宸之妻，時又宸尙在滬大舞臺演唱，其妻偕焉。鑫培病重時，急電促之歸，而月潤之婦亦偕同北上。回煞之日，伶界往弔者途爲之塞。且有日本人聽花日往設奠，靈柩在家停二十一日，繼遷於南橫街觀音院擬戊午春安葬。地已自行購定在戒壇寺左右，因鑫培生前好佛，每年中往戒壇寺一次，故鑿亦在附近，從所願也。此外尙有三奇足述者：鑫培之最盛時，由那琴軒一屈膝而身價日高而死之種，因亦在那桐家內起點，此其奇一。鑫培在伶界中享盛名三十年，最後所演之戲均爲洪羊洞，有人見其演斯戲，臨危時二語異常凄慘，當時卽訝爲不祥未幾果驗，此其奇二。鑫培之享盛名實繼長庚之後，程長庚最後所演之劇，據老於伶界人云亦是一齣洪羊洞。鑫培與長庚均爲伶界中之泰斗，最後所演之戲又同爲洪羊洞，此其奇三。由是觀之，洪羊洞一劇，真伶界中不祥物也。

鬪戲之創作家

(劍雲)

敝老相傳，運清咸同年間，伶界名鬪生與程長庚同輩者，張二奎、三勝之外，尙有一子四勝。安徽石埭人，隸春臺班。其入初至京，無藉藉名，結於喉，聲音不甚嘹亮，板槽欠穩，以是每唱必唯聽者多揚聲辱之。同班伶人代爲難堪，有勸其不必唱者，而四勝處之夷然，既而輿論益惡，每遇四勝，出臺大半投杖引去，甚或報以倒采哄之下。臺臺主見於營業有礙，辭之四勝始知難而退，而心殊不甘。賦閑之暇，輒思所以恢復名譽之道。匝月而後，忽奔春臺告主人曰：「明日某仍登臺請搗，戰長沙戲報。此次如不得臺，下采聲不待主人辭某自當撲出。都翠生不復演戲，臺主初有難色，後聞其言之決絕也，亦勉允之。次日觀者大集，四勝至後臺同行，均有鄙夷之態。扎扮既竣，並不開臉，有忠厚者勸之曰：『子唱紅生戲，胡及不開臉？若果本來面目一出，台門必遭坐客唾棄，是非恢復名譽，實自貽伊戚耳。』四勝答曰：『謝君厚意，某此次背城借一，籌之熟矣。於是取酒痛飲，盡數十觥，無醉意，布一掀橫刀而出，運氣上升，面如赤虹，觀者千百人見其威。

嚴持重神采奕奕不期同聲一好以下唱做念打亦平正無疵采聲不絕於耳居然一戰成功此後遂專唱關戲雖有時仍不免於荒腔走板人以其扮相之佳則亦諒之時程長庚在三慶爲伶界山斗於戲無一不能無一不精驟聞四勝以關戲著名異之徵服往觀歸而咄之曰不過靠天生碌碌臉別無技詭足取也翌日大老板亦貼戰長沙於重棗臉丹鳳眼臥蠶眉研墨和硃細心描畫開臉之美一時無匹唱做尤其卓絕向之贊許四勝者至此盡趨三慶拔趙轆而易漢轆人人歌頌大老板矣四勝大憤終其身不復登台後遂無知四勝者然潛流溯源不能不認其爲關戲之創作家也

妖怪戲之勾臉法

(切膚)

京班初到滬時武行以妖怪戲居多如五花洞關東京等所扮魔怪悉以鎊灰堆臉其法先將濃油分眼鼻頰塗於面部即令人仰面閉目然後將灰傾其臉上少頃油漸乾燥而灰則黏於面部矣再扇去其灰以顏料潤飾之觀者以其濃眉厚眼另具特別之相頗異之後以數見不鮮亦不爲奇且異常費事近且刪除不用矣

武戲之高樓閣

(切膚)

京班初到滬時武劇中如趙家樓四木村等例須高搭樓閣屹立臺中雖非百尺凌霄遠望之亦極崇闢高聳武行人於盤鐵槓之外復鼓勇盤旋而上髹髯小說中之飛簷走壁種種技能閃爍騰躍奇險萬狀必盡其能事而後已時臺上下寂然惟聞鼓聲急如驟雨並有口中吹叫子以助勢者此清光緒初猶然復以其述近危險與生命攸關遂廢棄而不用

儉
工
小
德

杭縣汪厚昌篆



新發明靈氣法與

本會之會長印度哲學士日本蘆洲先生精究催眠學理博考有年其於療疾教習並皆佳妙現復獨出心裁研究發明一種靈氣法專治療疾與催眠術合參而用之能治一切疑難怪症是非藥石所能投到刀圭可以奏施之疴均得應驗手到回春如有關於臟腑者可用透視術詳細探觀其致病

印度哲學 催眠術 完善教授

有速成 個人通 信三部 教授附 設精神 治療部



詳細章程請寄郵票分即寄上
上海虹口閘行路百十三號
東方催眠術講習會

根由用官關氣射已經醫過多人俱有効驗此等方法實世界所希罕別家所無有也如患疾者盍來試之尙有各種教授如靈氣法催眠術千里眼等另有詳細說明章程及治療章程欲知者惠郵三分即當奉上空函恕覆此告 上海虹口閘行路巡捕房隔壁東方催眠術講習會事理部啓

催眠術合參治療

寫俠客者多矣大都偏於豪放一路憑墨使讀者擊節稱賞曰不愛金錢不貪色是好男兒也是血性人也是大丈夫也總之陳言爛套習見常聞無出色之處無驚人之句而已聞之名家云作大戟長鎗之文字須有細針密縷之工夫其實具有至理而王君瀛洲新著之俠客奇聞尤得此中三昧不竊陳言不襲爛套既非習見又非常聞活畫英雄如長鎗大戰曲摹兒女如密縷細針寫來巾幗鬚眉淋漓盡致料得靡風頹俗挽救有方誠寫俠之聖手而亦

俠客奇聞

近今短篇小說中定價三角門售七折批發從廉

近世伶工事略

譚鑫培

老生必唱工作派身段技術皆有可觀方能稱為完全人才四者之中以唱工為最要亦以唱工為最難非有勝人佳喉而又於字音腔調講求絕精者不可以言善唱皮簧之興以程長庚為開山鼻祖長庚唱固陽春白雪言乎技術則多與武工有關以是賈之長庚恐長庚且謝不敏數十年能於四者咸備而又登峯造極只一譚鑫培耳譽為空前絕後尊為聖賢山斗皆不為過鑫培名金福鄂人幼為三慶班弟子曾執贄於長庚之門其唱集諸家之大成不以師法自囿於皮簧漸幾神化縱橫出入罔不如意大抵伶界喉音以中聲為上運程之腦後音譚之雲遮月格雖不同其為中聲則一故能高能低能狹能廣揚之可使凌霄仰之可使委地或曲盡悠揚或陡然洪放運用直如意珠工劇甚多於老生戲幾無所不能於武生戲亦靡所不精本能崑曲故唱皮簧能讀字無訛於疊韻雙聲直已通乎學問說白用鄂音妙合天然吐字呈詞極有斟酌只須平平敘述便已味餘於言論作工尤臻神化之境不可以物方之其妙處全在合乎其人之身分故一經登台宛如古人復生其人貌相清癯毫無凡骨而眼光之神采奕奕尤為伶界所無少習武行擊技之術頗有得於武士道非劇場之徒具形式者可比統觀鑫培於劇色音能無美不備故能執伶界之牛耳而為羣世所宗仰惟生來稟賦成性且又不

伶工小傳

朱岷

(燕山小隱述)

欲受人編動自長庚死後脫離三慶班搭春台四喜皆未能久。鑫培頗具自知之明遂亦不再依人作嫁。中年以後皆自爲團主。火車過後沾上戲園常邀鑫培赴津。惟鑫培供奉清廷聖眷甚渥。即去津亦僅能以三兩日爲限。故坐視津滬傳奉之厚。亦實莫可如何。己酉。國恤。遇盜乃得自由。曾作海上之游好事者。上以大王徽號。鑫培固爲四海一人。初不必藉虛聲以相炫耀。然自是海內交稱大王亦足見輿論之翕然矣。民國以來不復售技。如以情面相迫。輒許上台演唱。然多僅四五日。戲報一出。九城震動。售價騰貴。逾倍而屆時。猶無墮地。其妻侯氏。青衣侯廉之姊。先鑫培死有子三人。長子某習武。且兼能青衣。演打漁殺家。以父子而飾父女。一時傳爲佳話。亦早死。次子某習琴師。技甚拙。偶代乃父操絃。每覺格格不入。三子小培。唱老生庸劣不類。名父子。女二長適夏月潤。次適王又宸。行年七十。氣力曾未少衰。演舞戲。健舉活潑。猶非後生所能及。及六年。粵督陸榮廷入都。嘗道中人張鑑。演劇名角。齊集。獨鑫培以病辭。時江朝宗任步軍統領。懼失要人。歎乃遣汽車。強鑫培至。奏洪羊洞一曲。歸而大恚。引爲生平奇辱。自是病遂不起。鑫培既逝。有議爲建銅像者。有議請於史館立傳者。或以爲不經。然天下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知有小叫天其人。死之日。讖與不讖。皆爲之歎息。失聲入人之深。得人之衆。求之近世史中。殆不數數。觀夫豈建像立傳者之所能及哉。

汪桂芬

桂芬皖人。幼爲春茂堂弟子。以廣穎一時。有大頭相公之號。向習老旦。倒倉後。不復能唱。以琴師見賞於長庚。遂爲長庚技手。長庚死。益復無聊。俞翁生掌春台。班一日有新角汪桂芬。登台桂芬之名。向爲別號。所掩故人。鮮知者。比出場。即所謂大頭相公者也。一曲文。昭關。從此便聲歌塲。桂芬隨長庚久。所唱亦長庚之一格。其喉嚨微響。聲震金石。而調高腔圓。具有真實力量。惟咬字太過。有時近於艱澀。且能戲無多唱之外。亦即無長足。錄桂芬喜漁色。且有盤龍。佛倖資。所入到手。輒罄以是。負債累累。無法清償。遂潛至海上。庚子前後。回京師。因前款未償。不能搭班。堂會戲中。尙時一見之。其人性極疏懶。有欲延其演戲者。卑禮厚幣。不爲功。必勝之再三。或竟施以強迫。而後可。雖到後。台猶須防範。若稍疏。則又逸去矣。中年以後。信佛甚篤。常作頭陀裝人。或央其歌曲。輒以籬經爲代。梵音亦有特長。非尋常僧侶所能及。年甫四十。以病瘵死。清季飲后。賜金治喪。時人榮之。

孫菊仙

菊仙名學富。津人以票友走京師。特喉音之佳。遂亦得於舞臺上占一席之地。入京之始。其盛名幾與譚汪相鼎足。其人軀幹甚偉。背微近。僕每出。台高視闊。步人或以醜水譏之。然票友出身。固不能以台步末善少之也。其喉雖近安廓。然高矮尖圓。靡所不備。尙非泛濫無歸者。可比。惟不善於用。每唱含呀。呀。噠。噠。不能成聲。調含煞尾。一放更覺無可歸宿。入京隸嵩祝成班。嗣四喜班。以王九齡病死。遂聘菊仙繼九齡之席。改隸四喜班。時大面穆子亦以喉音自豪者也。常合演二進宮。天水關。斷蜜。潤沙陀。國等戲。各逞佳喉。雖不可以格律相繩。亦自有勝人之處。庚子後。避跡海上。不常出台。菊仙爲人品。端行方急。公好義求之士大夫。中且不多見。固不可以伶人視之也。

劉鴻聲

鴻聲北京人。業鍛工。以喉佳。遂入伶界。初習黑淨。名亦未彰。尋患足疾。不能出戶。暇輒肄習老生。戲頗有所得。疾已遂。改業老生。初唱調。僅正宮。以外清醇。流利。亦極動聽。久乃引而益上。漸至一字半調。其音至高絕。細聽似不如以前之渾厚矣。鴻聲業淨時。與譚氏配戲。甚久。譚調本所夙聞。名既噪。乃欲自成家。數於汪孫亦皆有所竊取。但未近代。尙不彀於述象。念字全屬京音。尤爲譚者所不取。能戲不多。以三斬一探爲最。享盛名。然調高之外。亦即無甚精采。惟斬黃袍一戲。尙爲劇場之前三齣。今竟常居胷子之列。實鴻聲有以昌大之也。

錢金福

金福爲淨界大家。錢寶峯之子。家學淵源。秉承有自。惟喉音暗。遂不能以唱見長。而架子之大方。武工之穩練。皆爲一時無兩。能戲極多。且精崑曲前之俞菊生後之楊小樓所演武戲。皆以得金福爲完美。而譚鑫培演定軍山。珠簾寨。伐東吳。事武關等戲。於金福相需尤殷。甚至定軍山。無金福。遂不稱新派。亦足見錢技之精矣。

王福壽

福壽別號紅眼。四伶界之名宿也。於老生。劇文。武。崑。亂。無所不精。但以天賦所限。只能言而不能歌。故與之論戲。滔滔汨汨。陳義皆屬絕高。觀其演戲。平平常常。每似無甚精采。其人驕蹇。特甚於伶界。許可者。皆語人曰。長庚之後。祇有一個半。能唱戲者。已居其一。而以半。

個許譚氏今鑫培已逝海內名家當無值其一顧者矣

余叔岩

叔岩為余三勝之孫余紫雲之子而陳德霖之婿也生有夙慧童穉學戲稍受指點便能中節合拍學既成演於沽上名小小余三勝一時聲名大噪頭角嶄然津門梨園多男女合演叔岩日與群雌為伍事能不為情動未幾喉敗回京乃益自砥礪於譚氏之學簡練揣摩已窺堂奧養息既久喉已復出但尚少亮音耳間於票房堂會偶一演之有欲邀其搭班者輒許以異日為期蓋必俟喉有亮音然後方出而問世所謂不鳴則已一鳴便欲驚人其技於文武昆亂靡所不精如天雷報連營秦軍定軍山之類皆能得譚之佳處偶演獨木關劍峯山亦迥非李吉瑞之野狐參禪者可比又若挑華車長板坡等戲均能自成家數不同凡響譚調多效三勝今叔岩又從而學譚假使鑒到功深喉音能亮不但克繩祖武且繼鑫培而執老生界之牛耳者亦必此人也

尚和玉

近今武生自推楊小樓為第一流人物然尚和玉之聲名雖遠不逮小樓以技藝論二人實互有短長未可推揚而抑尚如長板挑華車等戲小樓不備武工見長且似聲容並茂和玉面目蒼老喉音不亮實覺遜於少樓而拿高登水滸洞金銀豹鐵籠山等戲從容穩練和玉具有先正程範實出小樓之上而四平山之李元霸神亭嶺之太史慈又均為小樓所無其技多由崑曲牌場翻出品格高尚小樓之外蓋無能與之並論者和玉實抵人為人道德至高不輕言笑以從李吉瑞久甘居其下不欲棄而之他名遂為其所掩各舞臺有欲邀尚者則必與李偕否則卑禮厚幣不為動沾上多男女合演尚在後臺遇坤角必低頭遠避一時有尚老道之稱焉

程繼先

繼先為長庚之孫長庚子孫多入仕途惟繼先尚以伶為業唱小生文武昆亂靡所不能方以榜仙實有未逮比以小芬差堪雁行惟面色不妍不為時重常配譚氏演八大鏗嶺州雄州關等戲榜仙之後僅見之才也

黃月山

月山京兆人。來自鄉間。其出籍不得而詳。因體胖。人皆以黃胖呼之。郡人無不知黃胖者。而月山之名。轉爲所掩。演武劇。學力深。技術精妙。無論短衣長衫。並有勝人之處。手足之起落。揮舞之急徐。均與金鼓相應。不稍失其節奏。其唱音節清越。有燕趙悲歌遺意。而說白淋漓。激昂。亦能曲盡情事。武生以武功爲尙。能並兼唱白之長。殆不多見。正戲如獨木關。鳳皇山。溪皇莊。百涼樓。劍峯山等。皆稱絕作。又如長板坡。盜御馬。惡虎村之類。擬以俞菊生則取選不同。各臻其至。未可有所軒輊。故近世論武生者。並稱俞黃二派。光緒初年。曾至海上。返京後。一病幾殆。自是形容消瘦。與前判若兩人。嘗九零主玉成班。以月山爲臺柱。病後面色枯瘠。且嗜鴉片。至無量數。每至後場。必二人輪爲料。量常若因。懣不堪。而臺幕啓處。則精采奕奕。迥不由人。庚子之間。卽已病死。後遂無繼響者。

李順亭

李順亭行五。其人頎而長。故人以大李五呼之。習老生。藝兼文武。其唱神味。淵永。惟近平板。不尙花腔。靠把戲。亦具前輩典型。故伶界奉爲推重。與何桂山。演龍虎關。太行山等戲。皆名重一時。偶串鐵龍山之姜維。其精處。直可繼俞潤仙之席。今年逾七十。精力猶復不減。當年亦老伶工之僅存者也。

路三寶

路三寶之出身。本在魯省。其鬻技入京。約在癸巳甲午間。距今已二十七八年。當路氏抵都之日。正田桂風極盛之時。路氏一至京門。便得居桂風之亞。非有實在工夫。實亦未易獲此路之花旦。兼閨門頑笑。刀馬三派。並有可觀。其精不逮桂風。而博則過之。自桂風輟業之後。能與譚氏配。烏龍院。翠屏山等戲。厥推路氏。近念年來。花旦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近來花旦人才尙存其三。一田桂風。二路玉珊。三楊小朵。今路死而田又鄉居不復現身。歌場只楊笑亭尙留都下。然技藝猶是。馬齒漸非。嗜曲時流。方盛稱梅蘭芳。王蕙芳諸人。嗚呼。尙何言哉。

王瑤卿

王瑤卿在童伶時代。便已不凡。及長。更自琢磨。藝乃大進。蠶紫雲。輟業石頭。亦不時常登台。遂推且界第一。其喉音。雖亦甚佳。但高亮不

及余圓潤。又如陳唱腔難採。余陳二家而作工。則力追繁雲。在旦角中。余陳之後。實未有能與抗衡者。綜其生平。以在中和園與譚氏配戲為極盛時代。如汾河灣。武家坡。探母。桑園會。賴門斬子等戲。相得益彰。尤以打漁殺家。飾蕭女桂英為冠絕一時。友人王君嘗謂譚龔培王瑤卿之打漁殺家為戲中神品。洵非過譽。王以為人推重。日進於曠。久而愈蹇。竟與譚氏相忤。遂致分離。王之於譚。合則端稱雙壁。分則殊難獨立。及家居既久。嗟遼塌中。甚可惜也。王嗜鴉片。且耽安逸。喉敗之後。專演花彩。樊江關探親。雁門關。梅玉配琵琶。許兒女英雄傳等戲。雖無多唱。而念白化裝。以及身段。作工。猶非梅蘭芳所能望其項背。其化裝以飾旗幟為最。酷肖故探親。雁門關。為其近年最得意之作。楊小朵嘗謂予曰。瑤卿之戲。以探親為重頭。其就懶。亦可見矣。

梅蘭芳

梅蘭芳以伶界世家。蜚聲歌場。聰明則有之。精到則未也。嗶音圓固。不及陳德霖。高又弗若金紫雲。擬以盛時王瑤卿相去尚遠。方以黃日吳彩霞亦似稍遜。只玉堂春。女起解。宇宙瘋等戲。為梅兩田在日所教授。尚存紫雲遺規。此外青衣戲。則雜以花旦。戲度花旦。戲。又以青衣唱法。於是。有花衫之目。民國三年。與譚氏初次配戲。唱探母。緊板氣力不敵。譚氏竟至落後。翌日。演汾河灣。有譽。中。喝。的是。白開水句。梅將白字讀如(撥換)。譚答云。敢莫是白開水。白字應讀如(撥我)。蓋當面糾正也。梅氏念字京音。甚多。為方家所不取。近年以來。除排演葬花。奔月等戲外。又從路玉珊。學江關。醉酒。梅玉配。一類戲。而風箏。誤思。凡和番。一類戲。又請陳德霖為之。指授。豈曲字音。尤難。更似未臻。精到也。

龍長勝

長勝以票友而入伶界。能戲甚多。如龍虎門。九更天等劇。皆甚可觀。其把如定軍山。關平關之類。雖不見佳。亦可充場。惟生來左。嗶其音近狹。唱高調。尚似可聽。若平平發聲。便苦乏味。其人頑腹。便身材。甚偉。扮相。以袍帶為佳。扎靠。則醜。不甚雅觀。曾在承慶。四喜各班。演唱。庚子春。即不見其人。或云已病死矣。

劉春喜

爾至今絕傳。處丁已先譚鑫培而死。年已古稀。以外子佩亭不能世父業。習武淨。僅屬中驕之材也。

金秀山子少山

淨脚。何桂山之外。李穉子業已早死。近年享盛名者。厥推金秀山。其唱脫胎於穉子。亦以鼻音花腔見長。惟音近沉悶。不若穉子之峭拔。響脆。然喉雖不亮。而神味淵永。亦自可聽。如稷柯棗之孟良忠孝。全之王振。皆冠絕時流。若大保國二進宮等。則不常演唱。因難討好也。昔在四喜班時。於業俗之外。兼唱影戲。即澧州影傀儡。即大木人戲。每唱一折。僅須京妖數千。京人謂之鑽大桶子。一時聲價爲之大減。晚年時。與譚氏配戲。復爲人所稱。道甲寅。譚氏演戰長沙。秀山飾魏延。後數日。以暴疾死。子少山亦唱淨。脚聲容甚劣。不類名父子也。

李壽山兄壽峯

淨角中有大個李者。字壽山。三慶班弟子也。舊傳三慶爲人才淵藪。而壽山獨無異常。伶時至今日。三慶老角凋零殆盡。若壽山者。固已寥寥。若晨星矣。壽山能戲極多。且嫻崑曲。若風箏。誤雙鈴。記等。舍壽山外。能者似已甚鮮。惟無論何戲。演來皆少。精采兄李六字。壽峯唱老生。藝亦甚博。但喉音已塌。僅爲裏子角之健者耳。

李鑫甫

鑫甫小名禿庫。李六李七之猶子也。幼習老生戲。家學淵源。初出台。便已不同。凡響十二三歲。在承慶班。盛極一時。演翠屏山。每由路玉珊去。播巧雲。亦可知其聲價矣。童年嗓音嘹亮。而唱工復能循規蹈矩。本甚可取。倒倉後。音忽變狹。乃遜於前。幸嫻武術。尙可不專以唱見長。惟面目板滯。不帶戲容。殊爲缺憾。在今日伶界。固亦爲難得之選。丁巳病死。都門年甫三十以外。惜哉。

周老旦周長山

老旦界在前。殊鮮傑出之選。光緒中葉。有周老旦者。其音寬泛。毫無韻味。惟唱時。能不逾規矩。較之矯揉造作者。自屬略勝一籌。其弟長山。唱老生。寬泛無味。一如乃兄。惟能戲極多。說白尙有可取。如宮門帶胭脂等戲。皆能見長。田桂風在玉成班時。以長山配翠屏山。

爲花老旦花衫名詞肇自梅蘭芳而花老旦則自雲甫始皆開梨園前所未有之局今喉音已塌無復當年盛況矣

瑞德寶

德寶爲黃月山弟子名雖不若李吉瑞而藝實過之月山既死德寶常與譚氏配戲於其聲容頗有心得遂由黃派武生進而爲譚派老生惟喉音近亢不能宛轉從心雖欲規規學步亦卽爲天賦所限然演劇能守範圍有足多者亦正以守範圍遂不爲時所重也

時慧寶

慧寶字智農青衣大家時琴仙之子也幼承家學以老生有聲伶界其人文雅風流工書善畫於北碑浸潤尤深唱學孫菊仙一派亦欲以大氣流行酣暢痛快見長際此老成凋謝亦爲梨園有數人物聞慧寶事母至孝手足之間亦甚友愛此則天性過人足以風世固未可以尋常優伶視之也

汪笑儂

汪笑儂原名德克金系出滿族八旗官學生也昔在津門同官緒紹昌自言會與汪同學較可徵信汪之喉音暗不成聲其演劇或以舊戲改新詞或以新戲唱舊法故示奇異以自矜貴亦舊劇界之革命家也十餘年前演於上海名不甚彰斯時新戲猶只黨人碑等一二折耳歲辛亥到濟南商埠大爲彼都人士所歡迎每一登臺座無隙地後至者多作門外漢嘗兩日同一戲碼以期看客之普及聲價至是可云盛矣其冬應天津下天仙之聘到津初亦日上滿座久遂逐漸衰落時蔡子廣任學使委爲戲曲改良會會長予時權邑豪會得學署所發之汪氏改良舊劇曲本文亦未必勝舊而平仄聲韻且多不能上口者癸丑在津困頓不堪在天喜小戲園演唱正真只售銅元九枚而上座猶甚寥寥以祝初至津門其盛衰蓋判若天淵矣乙卯到京以演桃花扇爲文人所稱賞而普通聽曲者則少數贊成會與譚氏演珠簾案之程敬思劇在海上居然飾珠簾案之李克用其胆大妄爲有如此者戊午秋以病沒於海上

張毓庭

毓庭初業南紙於京師之廠碑學即龔培能得皮相伶人李順亭見其才有可取以女妻之爲之指示劇摺規則且以己所能者授之甥

館。精。傅。衣。鉢。自。是。毓。庭。遂。棄。商。而。業。伶。矣。其。音。亦。尚。響。脆。但。微。近。狹。唱。時。雖。力。摹。譚。闖。而。神。韵。全。非。殊。不。免。於。婢。學。夫。人。之。謂。京。人。素。崇。譚。氏。間。有。一。二。似。譚。者。雖。只。一。鱗。一。爪。亦。自。爲。人。所。重。故。毓。庭。在。京。能。享。一。時。之。名。而。赴。津。則。屢。屢。失。敗。而。去。民。國。紀。元。滬。上。第。一。臺。聘。毓。庭。兩。下。過。津。爲。丹。桂。園。主。挽。留。二。日。演。空。城。計。不。能。滿。津。人。意。臺。下。揚。以。惡。聲。因。是。鬱。鬱。抵。滬。後。未。及。登。臺。便。病。死。旅。邸。

王又宸

又宸。原。字。幼。臣。夏。友。中。之。學。誦。者。也。喉。音。清。脆。不。若。譚。之。蒼。老。初。唱。時。規。規。學。步。雖。僅。得。其。皮。毛。亦。尚。大。端。平。穩。庚。辛。之。間。演。於。京。師。嗣。乃。驚。技。於。津。滬。一。帶。所。習。日。非。去。誦。益。遠。都。門。第。一。舞。臺。開。幕。會。聘。又。宸。北。上。以。不。敵。鴻。聲。鳳。卿。未。久。便。去。時。又。宸。新。賦。悼。亡。聞。譚。鑫。培。之。幼。女。尚。待。字。聞。中。途。央。慶。王。府。總。管。某。出。爲。執。柯。譚。氏。雅。非。所。願。經。某。再。三。游。說。始。獲。有。成。又。宸。既。得。爲。鑫。培。之。婿。以。爲。必。可。盡。傳。衣。鉢。詎。鑫。培。自。秘。殊。甚。不。屑。教。誨。未。免。大。失。所。望。然。藉。泰。山。峯。以。資。標。榜。亦。增。重。聲。價。不。少。矣。

賈俊卿

俊。卿。習。俄。文。初。爲。某。館。之。通。事。亦。夏。友。而。改。業。伶。者。也。其。喉。原。甚。亮。亮。嚮。技。後。日。見。疲。敗。今。且。瘡。而。無。音。學。誦。初。有。似。處。嗣。爲。喉。音。所。累。格。律。日。非。雖。亦。小。負。時。名。實。已。無。可。揚。美。也。

賈洪林

賈。洪。林。小。名。狗。兒。童。年。嚙。音。嘹。亮。在。小。鴻。奎。班。儼。然。一。臺。柱。子。唱。工。則。循。規。蹈。矩。無。所。謂。學。孫。亦。無。所。謂。學。譚。倒。倉。以。後。力。下。苦。功。方。喊。出。尖。音。左。喉。適。余。莊。之。福。壽。堂。併。入。玉。成。班。排。演。正。本。德。政。方。兒。女。英雄。傳。十。粒。金。丹。等。本。戲。偏。重。作。工。賈。承。乏。其。間。稍。得。棲。息。以。視。當年。實。已。不。堪。回。首。丁。酉。之。夏。余。之。福。壽。堂。一。部。分。與。田。際。雲。脫。離。自。立。福。壽。班。一。日。賈。洪。林。之。嚙。音。忽。好。(先。一。日。聽。許。蔭。棠。何。桂。山。之。取。榮。陽。賈。去。紀。信。第。二。日。賈。忽。唱。洪。羊。洞。之。六。郎。音。圖。調。整。詭。爲。奇。事。)自。是。賈。又。能。唱。正。王。戲。未。久。染。毒。症。誤。服。提。藥。嚙。音。再。塌。畢。生。即。未。能。復。振。矣。惜。哉。自。二。次。失。音。之。後。不。但。唱。工。大。難。即。作。工。亦。因。喉。敗。牽。掣。毛。病。甚。多。每。出。台。仰。面。朝。天。雙。肩。高。聳。聳。之。者。方。稱。其。作。工。已。得。譚。氏。三。昧。予。實。不。敢。附。和。耳。

羅小寶

小寶為名伶王瑤卿之弟子善奏腔其音激楚動人光宣之間譽滿京國未幾倒倉遂沉沒無聞近年噪音稍復改唱老生但喉低而氣又不充殊未見有獨到處然平正無疵固亦為生界之中驕也

孟小如

小如初習小旦僅為中等角色後以身材日長貌亦漸衰遂改老生得其舅氏孫佐臣之指授以譚派號稱於時其音既似浮泛其唱亦近矯揉且舉此行動多類婦人責亦習慣使然有不期然而然者嘗見與李敬山合演天雷報以衰派老生而現扭捏態度令人見而欲避抑何不自量之甚耶

許蔭棠子德義

京中稱要友業伶者曰處孫處之後有許處者字蔭棠畿東人也先業商以喉音見賞於程子遂收為門牆桃李其唱以揚月樓為法宏廓有餘高韻不足每句之尾必帶餘音以示充量實則近於浮泛無甚精采昔年演四郎探母頗享一時之名匪但掉毛勛斗力不能勝即折回頭來叫小番之番字祇能洪放不勝嚶嚶也惟扮相富麗堂皇於王帽戲尙有可觀曾至沽上以不為人所重未久即回京晚年衰氣翳即京人亦漸惡之子德義習武淨勇健絕倫都下推為第一能手

何桂山子佩亭

大面中之何桂山猶老生中之程長庚也其人得天獨厚每發聲震動四壁大有銅山崩而洛鐘應之勢故人皆目為鐵喉嚨性嗜酒飲愈醉而喉乃愈佳其唱純取中聲不尙花腔曾與長庚配戲長庚亦服膺甚至自長庚逝後歌風為之一變羣以花腔鼻音相尙桂山古調獨彈知音漸少談飲者爭稱李牧子金秀山劉永春等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桂山反沉沒無聞桂山亦知不合流俗入圍概演不復有待時或尙早離前三齣亦不以爲辱演畢持錢而去獲資多少亦所不計本善曲以樂工配脚不備佳劇多不能演劇場所常見者為鋪爐姊妹五鬼鬧判醉打山門財源福祿等戲姊妹有門神架子二十有四山門有羅漢相一十有八音節之佳身段之備在昔無

爾至今絕傳。歲丁巳先譚鑫培而死。年已古稀。以外子佩亭不能世父業。習武淨。僅屬中驕之材也。

金秀山子少山

淨脚何桂山之。外李穆子業已早死。近年享盛名者。厥推金秀山。其唱脫胎於穆子。亦以鼻音花腔見長。惟音近沉悶。不若穆子之峭拔。響脆然。喉雖不亮。而神味淵永。亦自可聽。如穆柯案之孟良忠孝全之王振。皆冠絕時流。若大保國二進宮等。則不常演唱。因難討好也。昔在四喜班時。於業伶之外。兼唱影戲。即灤州影傀儡。即大木人戲。每唱一折。僅須京妖數千。京人謂之鑽大桶子。一時聲價爲之大減。晚年時與譚氏配戲。復爲人所稱。道甲寅。譚氏演戰長沙。秀山飾魏延。後數日。以暴疾死。子少山亦唱淨。脚聲容甚劣。不類名父子也。

李壽山兄壽峯

淨角中有大個李者。字壽山。三慶班弟子也。舊傳三慶爲人才淵藪。而壽山獨無異。常伶時至今日。三慶老角凋零殆盡。若壽山者。固已寥寥。若晨星矣。壽山能戲極多。且嫻崑曲。若風箏。雙鈴。記等。含壽山外能者似已甚鮮。惟無論何戲。演來皆少精采。兄李六字壽峯。唱老生。藝亦甚博。但喉音已塌。僅爲裏子角之健者耳。

李鑫甫

鑫甫小名秀庫。李六七之猶子也。幼習老生。戲家學淵源。初出台。便已不同。凡響十二歲。在承慶班。盛極一時。演翠屏山。每由路玉珊去。潘巧雲。亦可知其聲價矣。童年喉音嘹亮。而唱工復能循規蹈矩。本甚可取。倒倉後。音忽變狹。乃遜於前。幸嫻武術。尙可不專以唱見長。惟面目板滯。不帶戲容。殊爲缺憾。在今日伶界。固亦爲難得之選。丁巳病死。都門年甫三十以外。惜哉。

周老旦周長山

老旦界在前。殊鮮傑出之選。光緒中葉。有周老旦者。其音寬泛。毫無韻味。惟唱時。能不逾越。規矩較之。矯揉造作者。自屬略勝一籌。其弟長山。唱老生。寬泛無味。一如乃兄。惟能戲極多。說白尙有可取。如宮門帶胭脂等戲。皆能見長。田桂風在玉成班時。以長山配翠屏山。

之楊雄烏龍院之宋江雖不能生色亦尚不失其為平穩云

夏月恆弟月珊月潤

月板名鳴皋。老伶夏奎章之子也。習武生。初走京師。鬻技於玉成班。時黃月山為武行首領。月恆遂亦居弟子之列。月山演漢皇莊。蚩廟等戲。以月恆飾尹亮。天霸相得。益彰。尤以反五關之黃飛虎為最精。絕與月山之黃蓋父子交戰一場。並稱佳作。後無編。響矣。南來以後。自為園主。不常奏。技偶登台。僅演時遷偷鷄三岔口一類之戲。蓋不欲以真面目示人矣。端溪。陽江。督時。以夏為某營之都司。自名登仕版。遂不復以優為業。弟月珊。唱老生。兼能小丑。技殊不佳。月潤為譚鑫培之長婿。習武生。亦未若乃兄也。

朱四十子桂芳

武旦。人才絕少。前之享盛名者為朱四十。其人面方項短。藝雖過人。而色不足。取打出。手花門。甚多。如取金陵。金山寺等劇。傳弄各式。精熟。圖緊。令人目炫。尤以打瓜園一劇為其最得意之作。子桂芳。紹父業。亦有聲於伶界。且面色極妍。是又么風之清於老風者也。

陸小芬陸華雲

近世論小生者。徐小香。王楞仙之後。盛稱德珺。如朱素雲。而陸氏。昆仲。反。溼。沒。無。聞。以。藝。論。實。在。德。朱。之。上。也。陸。氏。長。曰。小。芬。唱。小。生。文。武。真。亂。靡。所。不。精。惟。喉。音。稍。暗。不。能。勝。巨。唱。其。弟。華。雲。喉。音。宏。亮。相。貌。堂。皇。唱。小。生。以。華。貴。一。派。為。佳。如。打。金。枝。銀。空。山。等。皆。其。表。表。者。尤。以。兒。女。英雄。傳。之。安。公。子。為。絕。作。其。人。不。善。惜。已。早。死。

高四保子慶奎

四保之丑角。雖未能以唱見長。而說白作工。則均有可取。偶作詠諧語。亦皆冷雋。有隸子慶奎。習老生。以硬裏子得名。近年喉音稍亮。遂唱正戲。際此人才寥落。亦稱難得之選。然充配角。唱作均佳。唱正戲。每似稍遜。蓋不免於矜持也。四保久已不復登臺。近且著鬚。居然封翁矣。

陸大肚子鳳琴

陸大肚以碩腹得名唱丑脚其技博而不精嫻蘇白亦似不甚純熟然能戲既多承乏補闕亦爲劇場所不可少子鳳琴小名鎖兒習花旦色甚娟秀遂專以貌取勝反視藝學若無足重輕久之乃忽退化幾歸淘汰之列惜哉

唐玉喜子常兒

都中蘇丑舊傳楊三惜未及見後有唐玉喜蘇丑中之兼擅武技者也福壽班所排本戲如兒女英雄傳十粒金丹德政芳等玉喜皆爲不可少之人才子常兒習淨角曾執轡阿桂山之門演火判嫁妹皆能規規學步惟嗓音稍弱不勝唱工正戲耳庚子前父子相繼病死

王長林

王長林爲三慶老角習開口跳無赫赫名自麻德子死後始露頭角然一雅一俗固未可同日而語也譚氏晚年登台所有麻德子羅壽山配演之戲皆由王一人代之如慶頂珠之教師珠簾寨之老軍此麻之戲也如天雷報之張嬭法門寺之賈貫黃金台之關役翠屏山之潘老丈烏龍院之張文遠瓊林宴之樵夫羣英會之蔣幹胭脂褶之縣官狀元譚之攻丁奇冤報之張別古此皆羅之戲也王技雖遠遜麻羅但此外更無醜及王者故譚氏擇人雖嚴亦祇好短中取長王今年逾六旬與楊小樓配戲猶能開口跳身手靈敏尙復不減當年

王仙舟

仙舟爲伶界之前輩唱老生名雖未著而典則猶存頗爲內行所推重如法場換子宮門帶一類之戲皆可充場究以嗓音近狹不能抗擊從心晚年常與譚氏配戲遂以硬裏子終其身

楊小朵子小朵

小朵字笑亭名伶楊桂雲之子也桂雲業貼以兇悍見長今之新劇家所謂潑旦是也小朵世父業藝雖不逮乃父而貌則勝之光緒末年盛極一時近以年長色衰不常登台然以技論桂鳳玉珊之後鮮能與之頡頏者子套兒唱老生名小小朵數年前演於沽上爲重伶之翹楚今倒倉已久不復能嚮歌矣

趙仙舫

丑角劉(趕三)羅(百歲)之後繼起人才有趙仙舫者以說新名詞見稱於時番規漸佚蓋已近乎今之以改良自命者矣仙舫向習花旦以隆準不甚美觀遂改丑角故人以大鼻子呼之飾連陞店之家探親之鄉婦均尙可取餘則等諸鄙下其人知醫常以問世固不專業伶也

沈三元

伶界喉音以左喉爲最無足取因其轉振常與調違不易和絃入殼三元習老生學問之淵博音韻之準切一時無與倫匹故伶界極爲推重惟生來左喉其音甚狹每一引吭絃工而喉尺乍微而旋商此則天賦限人雖善唱者亦莫可如何也斬黃袍一劇昔惟三元喉狹便於高調每常演之自劉鴻昇出後來居上三元遂降爲苗訓矣

張寶崑

寶崑小生中後起人才也其音響亮能以唱工見長如轅門射戟盞酒令等戲方以朱素雲德珺如竟似後來居上惟軀幹修偉扮窮生不甚可觀耳

陳六十

六十者春茂堂之少主人也習老生熟兼文武響過行雲年十二便爲小鴻奎之大胃角色其唱近於孫而不效孫之重濁偶演盜御馬劍峯山等戲亦能得愈黃之佳處惜天不永年未久卽逝自六十死而小鴻奎班亦卽渙散矣

李荔秋

荔秋小名官兒唱花旦以玩笑一派見長如打酒缸小過年之類皆甚精采其人長身玉立妖嬈多姿一時爲所傾倒者頗不乏人然藝固可觀非徒以色取勝也

吳順林

順林爲名青衣時小福之弟子喉音寬潤板槽工穩其唱以響脆取勝不以委婉見長如(買糕乾)中之叫板(待爲娘與你買糕乾)乾字忽變徵音爲旦界所僅見小福背微近僕且出台不時以手理髮順林並此而亦效之遂致爲人所病小福常語人順林於予之佳處似未學得於予之劣處則毫髮無遺可謂確論在四喜與孫怡雲齊名今二人皆不能唱矣

陸杏林

杏林小名庫兒習小生甚亂並能且精武術如對刀步戰探莊等戲皆有典有則勝任愉快中年以後因病不復能武技而面色漸衰喉音亦敗於袍帶戲皆已不勝若狀元禮貪歡報鴻鸞禧連陞三級之類窮形極態猶能損長桂官之後一人而已

江疙疸

江疙疸伏其名生來身材矮小人遂以疙疸呼之習丑角名殊不顯然頗有所難及之處昔譚鑫培演慶頂珠如不得麻德子則以江去教師江技雖遠遜於麻然另有一種神情令人忍俊不禁以視王拴子之劍拔弩張實有雅俗之別又陽平關之探子亦爲江之絕技與錢金福之徐晃一往一來精神實注身段恰合易以他人即失之遠矣

麻德子

麻德子滿洲人喉音雖似沙啞而口齒伶俐能以乾脆見長壯年演九龍盔之楊香武盜御馬之朱光祖皆冠絕一時蓋武術亦甚可觀也中年以後與譚氏配戲如珠簾寨之老軍慶頂珠之教師旂鼓相當亦非他人所能及又如五人義盜寒一則詞鋒峻利一則口若懸河遇譚至園稍宴麻德子每以盜寒登台爲延暑剎酒不絕必譚來乃止所說雖屬東拉西扯然語多解頤能令聽者久而不厭亦奇才也

胖寶琴

寶琴爲孫彩珠之弟子其人近於環肥一流人皆呼爲胖寶琴飾滿洲嬌雍容華貴極有可觀故雁門關四郎探母之釐后珠簾寨之滿夫人皆一時無兩辛亥之前即已病死

李敬山

李敬山爲李荔秋之姪。羅壽山之晚戚也。唱丑角。力摹壽山。奈爲天賦所限。遂入魔道。友人張展雲謂李喉嚨中有似蟬鳴洵屬不誣。

劉桂慶

劉桂慶之老生與汪桂芬同爲春茂堂私坊出身。能戲其備。蓋精不逮桂芬。而博則過之。惜乎早死。如在近年亦一名角也。春茂堂主人陳姓能針灸。其子小名六十。童年在小鴻奎爲壓角。色噪音嘹。曉文武。并精弱冠。即逝亦極可惜也。

雙克庭

雙克庭都門票友也。登台鬻技。在距今三十年之前。都門生界昔有三驢之稱。一爲許蔭棠。一爲章九峯。一卽雙也。然雙雖係寬喉。有高有低。非若許之宏廓。泛濫且腔音甚佳。至可寶貴。無如雙氏在四喜班。久力學孫菊仙。專就重濁一方求之。於其煞尾一放。尤奉爲金科玉律。生有佳喉。而不善於用。遂亦得驢鳴之誚。然當此劇界乏才。卽以雙氏之唱。而論高過孟小茹。勝似汪笑儂。以比海上之福月樵。呂月樵小孟七麒麟。童輩更高。至不可以道里計。乃雙氏換其技能。走向北。皆不得意。前歲在滬。雖減至月俸六十元。尙且無人請教。以致窮困潦倒。視孟小茹。潘月樵等處境。判若天淵。嗚呼。其亦雙之命運使然耶。

劉景然

張奎官派出張二奎。晚年每有矯枉過正之處。趨入魔道。頗形討厭。然純學張奎官。其討厭尤甚於奎官。晚年所唱。以末角一類爲擅長。但字音既已不甚。講求而作工。復以火氣爲尙。演九更天。戰蒲關等戲。一經上裝。未出場。便已戰抖不已。蓋習慣使然。有不期然而然者。近已年老。喉涸所唱。幾不成調。人皆稱之爲叫街劉。

吳彩霞

彩霞者爪尖之子也。爪尖爲日界之零碎。而彩霞以青衣盡聲歌場。可謂跨窻之子矣。其喉雖似較拙。然聲音堅實。腔調工穩。亦爲日界難得之選。近年以來。與劉鴻昇配戲。用力逾量。喉乃大傷。雖善加調護。亦似迥不如前也。

胡二麗

二麗字素仙幼年以色著稱頗極一時之盛及長業青衣僅屬中駟之材其唱亦平穩無疵惟身段板滯扮相不甚可觀今其人已久不登台矣

姜妙香

妙香初習青衣以柔婉勝在光緒中葉其盛況亦不亞於今日之梅蘭芳曾幾何時曠忽塌中色亦銳減聲價一落千丈遂亦不復登台後改小生以藝事不佳亦殊鮮人過問近年演黛玉葬花之寶玉名似稍起然非梅氏提掇之力烏克臻此又何怪今之士大夫好依傍門戶耶

郝壽臣

黃派花臉麻木子之後又有郝壽臣者亦欲以潤甫爲法然僅仿其大概不復刻意求工亦正以不求工故較麻木子爲自然如審李七忠孝全四杰村法門寺之類皆能平正無疵以視麻木子頗似稍勝也

李仲連

連仲之架子花臉資望甚深雖無驚人之技然循規蹈矩動止合節固亦爲難得之選在玉成班與黃月山配戲最久近年常合楊小樓演盜御馬之寶二墩長板坡之曹操等黃三既死一時伶界中亦鮮能與之並肩者也

張子仙

子仙亦且界名宿當年盛名且似在德霖之上其唱和婉動聽亦爲大方家數惟嗓音尖狹出宮近商此則以偏鋒取勝者也今其人已逸花甲之外雖樸業多年而票友場中猶時一見之歌喉尙復不減昔日也

尙小雲

尙小雲爲正樂社弟子正樂社者李氏（李連英）主社政者爲連英之姪之家班也民國元年假山西館演戲售座卽所謂民樂團是也

社中人才如王三黑(武生)高月霞(花旦)八歲紅(武生)沈三元(武生)白牡丹(花旦)劉鳳奎(武淨)方洪壽(武生)皆為一時之選。小雲其特色者也。斯時喉音已極圓潤。板槽已甚穩妥。其於唱致力甚勤。每上場無論何戲到底絲毫不懈。惟作工略嫌板滯。且高月霞以名不及小雲。肆力用功。幾至吐血。高之志固可嘉。而小雲之勤更可見矣。民國四年正樂社停閉。各弟子亦遂星散。小雲為陳德霖所讚許。得其指授。一切藝更大進。於青衣之戲。靡所不能。獨於葬花奔月等戲。則尚未趨時。尚譽之者稱為梅蘭芳第二。未免過當。但前十年之梅氏未必如今日之小雲。又安知今日之小雲非即異日之梅氏。或且加而上之乎。予則甚願小雲專致力於青衣。以繼陳德霖之席。若僅追蹤蘭芳。猶其下焉者耳。民國六年曾至海上。適承梅氏之後。以不得志未久。即去。民國七年天蟾重組。開幕小雲又隸其中。甚願其能得美果也。

白牡丹

白牡丹正樂社弟子也。目如秋水。笑覺雙渦。姿首尙不惡。一時有白社之名。詞發現亦足見。捧者之衆也。白習秦腔。花旦唱作均佳。自是可兒年來。喉音已倒。每登台。唔不成聲。雖貌麗不減。當年但以喉敗。所累唱作。均遜於前。某君謂其美過梅蘭芳。使醉心梅氏者聞之。必當如金剛之努目。予固非贊成梅氏者。然對於此說。一時亦難遽下斷語也。

小翠花

小翠花為某庖人之子。以面龐絕佳。遂進富連成學戲。色既娟秀。可憐音又嬌婉。動聽故演貼戲。人多為所傾倒。壬癸之交。邵中有翠花。當時翠花年方十二。三亦可見其盛況矣。其技以閨門旦扮旦為最佳。徐如頑笑。且刀馬旦則似稍遜弱冠之後。身材日長。喉音驟瘖。神情態度亦均迥不如前。雖現時尙可充中等角色。恐將來則必歸淘汰之列也。

元元旦

元元旦亦富連成弟子。演武旦。兼擅花衫。遠效余莊。近法閻九。其色似不逮藝。則武勝於文。演金山寺。取金陵。等戲。武技擊。應有盡有。雖未能躋名家。亦自有可造就。民國二年曾背師潛逃。時習業尙未期滿。後經人代向師處。緩頰始得出。而露技。

榮蝶仙

蝶仙爲陸華雲之弟子。唱花旦。貌僅中姿。而兩目無神。尤爲缺憾。論技亦屬中材。無甚可取之處。滿人某璧之特甚。爲置戲裝值數千金。故蝶仙得以錦繡炫人。亦遂忝列名家矣。

飛來鳳

飛來鳳不詳其姓氏。習武且柔術技擊並稱。精絕與張黑演寶藝十字坡二龍山等戲皆熾然不羣。一時無兩。武且多不善於唱白。而飛來鳳演刺巴杰之馬金定。其說白乾圓潔淨。極爲動聽。固不僅以武工見長也。

麻木子

麻木子初業商。以音近黃潤甫遂入歌場。一時有假黃三之號。學黃僅得皮相。陡聞發聲頗爲近似。再聽則浮僞薄弱。神韻全非。如草橋關之馬武失街亭之馬謖。姿勢神情亦皆以黃爲法。雅俗懸殊。有似畫虎類犬矣。

康喜壽

喜壽爲富連成頭科弟子。富連成初名喜連成。故頭科弟子均以喜字行。喜壽習武生宗派亦極純正。惟身材矮小。以短衣爲可觀。姿猷戲便覺稍遜。勇似俞振庭而穩乃過之。亦武生中後起之秀。不可多得者也。

王三黑

三黑爲正樂社弟子。習武生在童伶時便有可觀。及長氣宇雍容。藝技穩練。一手一式全守先輩程範。非時下之孫犬其身。一以跳躍爲能者。所可同日而語。由此養到日深造。諳誠未可限量。惟三黑喜漁色。雖不若俞振庭之甚。然結交娼妓時有所聞。亦大非珍重身體。保守技藝之道也。

張黑

張黑兩皮人習開口跳武工。固極高超。而喉音之清脆。口齒之爽利。亦甚可取。惟張產自南皮鄉音未改。遂不免怯口之謂。甚可惜也。昔

年與黃月山配戲最久。如刺巴杰之胡禮盜御馬之朱光祖大名府之時遷溪皇莊之賈亮設非怯口為病癡可謂乎王長林之上。其最著名之戲三上吊大曾藝之外有盜銀壺十字坡二龍山則又均近秦腔然武術固非人所及也。近已年老時演教學烟鬼欺丑表功等戲喉音似非字眼更境每聆一曲殊令人難受也。

曹六

曹六老生中之以說白見長者也。如清官冊審頭劇湯之類均可觀。此外所能甚備究以喉音薄弱不勝正劇。王楞仙韓寶勝和時徽班人才寥寥如羣英會之鴉肅雙獅圖之徐策皆非曹莫屬。雖似反主為賓而平正通達亦自可以充場也。

遲喜

遲喜之老生喉音宏廓唱則浮濫無歸白則尙有可取而氣度瀟灑舉止大方以論作工尤臻上乘。飾兒女英雄傳之安學海德政芳之海瑞皆有獨到處。此外則不常登台也。

楊瑞亭

瑞亭為秦腔花旦楊藝翠之子。幼習武行向在賈勝和打下手。後十餘年竟以文老生稱。武於時真所謂士別三日者也。其人面長頰削扮相極不雅觀。演武劇每至揮舞緊急時或陡一平翻或驟然獨立腰軀工力雖似尙佳惜非大方家數。故為識者所不取。有時唱老生戲欲進於鳳軀一流然喉狹氣弱音調全非僅能於搖板之上句稍稍近似常演空城計之諸葛或謂瑞亭似子瑜而不似孔明未免齷而近虐矣。

沈華軒

華軒初為禮部書吏喜申武生戲。由楊小樓為之指授亦票友而入伶界者也。其人項短肩寬無論長短衣扮相皆不雅觀。學小樓亦似未能得其佳處庸庸碌碌殊覺無長足錄也。

李吉瑞

韓中武生向分黃二派互有短長各不相掩今之楊小樓尚和玉皆能傳俞氏之學若黃則繼起無人已成廣陵散乃李吉瑞竟以黃派大家稱於時月山死而有知必當痛哭矣吉瑞新城人幼爲小吉利班弟子及長走京師委贊於黃月山之門故亦爲玉成班武行人物其人軀幹肥而短扮相極不雅觀嗓音宏亮有餘苦乏韵味搖板尚可勉強充塢若慢板則轉折時與調違無論西皮二簧皆不能和款入殼既不善柔術復不工技繁欲贊一詞亦實無從落筆正戲如獨木關盜御馬落馬湖漢皇莊之類俗惡陋劣未免有辱名師有時演黃金台慶頂珠賣馬等老生戲不知自量愈形其醜吉瑞獨爲津人所嗜故能享一時之名歷年既久積資甚富性雖鄙吝而事母極孝是亦優伶中之不可多得者也

呂月樵

呂月樵京人其初亦在科班習藝相傳與楊小樓爲師弟兄不知確否論其技在武生中尚不失爲三等角色若唱文戲則生就一副左喉能拔高調而不能矮腔有似烟齒放氣高則高矣可惜落不下來其無足取也平日所唱雖能在一字半調而戲迷傳中學孫菊仙放寬音則成八調探母斬黃袍又不能使憂調足見純屬邊音毫無中氣只能謂之爲號不能稱之爲唱某評劇家謂津人稱其取城都爲得大頭之遺響嗚呼津人雖不知戲當不至荒謬如是也目蓮救母戲迷傳稱爲拿手頗自珍秘實則救母除穢羅漢用燈彩外亦即無其可觀論唱無非一味鑽高論飛又雖下手武生亦復能之皆無所謂戲迷傳一味胡鬧尤復不成正文他姑不論即就摹仿各家腔調而言只學老鄉親尙覺依稀彷彿但已變成沈調此外則未見其似也

何月山

何月山本天津一打英雄耳其藝遠在薛鳳池下只以血氣方剛拚命揮打遂得爲武戲正角初走東三省亦甚平常嗣來滬上居然名角矣何之黃金錢豹也以又在兩臂盤旋不已此種技能蓋自京中出會之開路鬼耍叉中得來品格至下非舞臺上所宜有何甚呂月樵爲人亦欲以武生而唱老旦初只能吊金龜一劇今則全本目蓮救母矣其唱調絕無格律一味狂號怒吼固覺遜於呂月樵且亦不及湯端以方達子庶乎近之何每唱至淋漓痛快處橫眉努目口張似盆若無弦鼓相應幾疑其爲嗷嗷大哭此等惡態則又小達子

不若矣。武戲以勇健稱。在上海時。以演年羹堯。鐵公鷄之真刀真槍名著。一時某日。演年羹堯。敗於蓋叫天之手。語云。善騎者墜。其信然歟。以是輟演。殊鬱鬱不得志。自何來滬。以江湖賣藝之技能。為海上顧曲家所欣賞。於是一般類何者。咸聞風而來。以冀增其聲價。先有樊春樓。後有李蘭亭。張鶴樓。皆其類也。樊李皆未得志。惟張之聲名。駸駸乎。忽何而上。說者謂何素行不謹。藝較前為弱也。

董志斌

志斌唱丑。脚以嗓音暗啞。故遂致碌碌無聞。論技循規蹈固。尚不失中。騶之選。桂鳳在玉成班時。專以志斌配戲。宣統間。譚氏南下。曾携志斌同行。配瓊林宴寶馬等戲。雖不高明。却尚穩妥。求之今日。亦極難得也。

嚴寶恒

寶恆亦票友而業伶者也。唱淨。角學寶峯。亦專以鼻音取勝。惟近於錢之晚年。故字眼不甚清晰矣。如法門寺。黃金台。皆為人所樂道。較之麻木子之學董三。則似此善於彼。丙申丁未之間。與譚氏配戲。年餘。後竟不見其人。

毛韻珂

椰子二簧唱法。大不相同。椰子音近。應殺。故假嗓尖。喉均。可用。二簧調貴中聲。非音用。丹田。萬不能勝。韻珂初習。秦腔。花旦。為張國泰入室弟子。嗣又投余伯清門下。習二簧。老生。其音能亢而不能柔。能狹而不能廣。所謂假嗓是也。故唱椰子。尚可充場。如唱二簧。則似高實。泛似朗實。浮平。平唱。演既苦。乏味。聲喉。一控音節。便乖。乃韻珂殊少自知之明。故二簧老生戲。如碰碑。空城計。罵曹。連營。竟無所不唱。且旁及白門樓。黃鶴樓之小生。獨木關。盜御馬之武生。雖博外行。多材多藝之譽。而諱者觀之。未有不齒冷者也。相傳昔日程長庚於生旦淨丑。無所不能。然必各臻其極。方足為貴。若毛之博而不精。雖多亦奚以為。

王洪壽

三麻子。王姓。名洪壽。邗江人也。以紅生名於時。關公戲是其特長。然而竊有感焉。關戲可不重唱工乎。如戰長沙。華容道等戲。均有大段唱句。其重唱也。明其既重唱矣。王氏嗓音。是否能勝實。一至堪研究之問題。昔汪桂芬之關戲。論者每謂在譚鑫培之上。雖非正論。其所

持理由無他。汪能唱一字調而彈僅在工字調也。王氏所唱為何調。凡聽王氏關戲者。曾一注意及之否。豈於工字調猶爲未工而唱。執調者反得成爲關戲專家乎。或曰王所唱乃徽鋒子耳。要知徽調亦須以喉音爲根本。不能因其避重就輕。標新立異。遂置其喉音。關門於不問也。作工以踏馬爲獨一之拿手。無論何戲。必騰馬數次。某君體其描摹。赤兔直一劣馬。誠屬確論。此外亦不過擺擺架子。有何作工之可言。又有入稱其扮相神威莊嚴。平心而論。自較趙如泉。夏月潤。小孟七輩爲優。惟行頭又太荒謬。劇場規則無論何種裝束。其彩褲必爲紅黑二色。方靴又必爲黑色。昔黃月山俞菊笙輩飾黃天霸。亦着黑靴黑褲。今則純爲彩繡矣。王製黃綵金綉褲線。平金靴五顏六色。把一位乃聖乃神之關公。竟扮成太平天國之長毛唱戲。須於唱工說白作派藝術四者上講求。方爲正理。若但考究扮相行頭已屬非是。况王之扮相行頭。無論如何好法。總不能與關廟塑像相比同一。徒有其表。與其看王之演戲。莫若到關廟看神像。尤得其真也。

麒麟童

麒麟童周姓名信芳。甬人也。習老生。竭力發聲。僅及調底。天不與以唱戲本錢。亦徒嘆奈何而已。論其材料。充配角以不能守規矩。故尙難勝任。乃海上劇界。竟奉之爲名角。亦可謂僥倖一時。童自知。嗟不能勝。以作工老生。自命演盜宗卷。摹忠直。類顛狂。演天雷。報飾鄉愚。似乞丐。演烏龍院。則宋公明。嬉皮笑臉。演梅龍鎮。則正德帝。行若流氓。常觀其演。連營業之劉先主。於反西皮前。後段減去詞句。幾及十之六七。其音之低。竟舞上。茲於是自出心裁。和之以笛。可鄙亦復可憐耳。

潘月樵

潘月樵原名小蓮。生初出台唱。雖不佳。嗟音尙有作。雖不好。尙守範圍。倒喉以後。聲似破鐘。於是趨重作工。但矯枉過正。每覺火氣十分。勢將要拚命。一般滿口。飄字一臉。怒容除搖頭晃腦。攢眉。甩鬚之外。蓋亦無所謂作工也。皮實純尙立音。因爲潘氏所無。即秦腔可用。扁嗟亦尙非潘氏所能。吾誠不知其恃何種技能。而遂登台演戲也。

趙如泉

趙如泉之武生既不能短打又不擅長靠一下脚之材耳。乃復異想天開要唱文戲而天賦又不作美。每發聲如乞丐之叫。街稍有差惡之心者亦斷不再以歌喉向人矣。無如趙氏面皮甚厚不甘藏拙如汾河灣御碑亭烏龍梅龍鎮白門樓黃鶴樓等戲莫不大唱特唱。自知聲音不勝每以碼前（即減詞之謂）為能事。其得意者乃在作工又復採取梆子班俗部可厭之舉動且更變本加厲一味胡鬧去戲情遠其聆其一曲稍有知覺者莫不肉為之麻。徽漢之音尖團之字皆非趙氏所知。獨於洋白派語則習之甚熟。如演汾河灣薛仁貴對柳氏有（也可）（凡來哥特）等語。演黃鶴樓劉備對趙雲有諸葛亮是（帶頭碼子）（拆爛污）等語。劉備講上海話已屬荒謬。薛仁貴說英國話詎非大奇。况唱正工老生尤不應有滑稽行為。此等不文不武之角亦竟濫竽劇場無怪皮簧愈趨愈下矣。

小達子

小達子天津人初學李吉瑞專演武生。繼慕魏連陞復能秦腔在津亦殊碌碌及走海上名始大噪。滬人於音節講求未深以巨響為喉住以過火為精。采達子既饒倖得名益無忌憚於是并二簧老生而亦唱之矣。其人貌殊不妍而舉止又甚粗野。喉筒甚大有聲無韻。雖能不惜氣力反似愈形其拙。以言文則唱工說白均無可取。以言武則柔術技擊皆不能。秦腔既尚未嫻山陝音二簧亦復莫辨。微漢關身段作工隨意所之亦均毫無規則。既演而往言不欲觀。此而稱為名家是亦伶界之羞也。

譚鑫培傳

（脈脈）

譚氏鑫培湖北黃岡縣人世業伶父亦名藝生。歌喉天賦每一發喉直徹上清雲霄。應曲者遂奉以叫天雅號。鑫培稱小叫天。實基於此。鑫培幼唱武生精拳棒。向在京東一帶搭班（如南省之江湖班）有藉藉名。其時程長庚在京領三慶班。鑫培父與長庚為老友不願鑫培終老於江湖班也。欲藉長庚聲望以成孺子之名。爰令鑫培隸三慶。鑫培以長庚為父執呼之為師叔（有謂鑫培曾拜長庚門者非也）。願鑫培藝雖不弱奈嗓子其低長庚並不重視之。凡值演唱悉以鑫培為副。車正場戲從不排以故鑫培頗鬱鬱。然因長庚為先進不得不服從其命令。自恐白文不敢尤人。清晨興起必引吭高歌（伶人謂之吊嗓子）如是者年餘。嗓音漸亮。藝唱六字半調者竟能唱。

正宮調長庚聞而樂之曰不圖鑫培進步若是之速也戲漸排後譚鑫培之名稱遂少少著於京師伶界鑫培唱工乃從昆腔入手復習漢調音律既精咬字甚準且耳聰極好凡有佳腔經其一聽即可摹倣所幸者鑫培生當漢調京腔蛻嬗時代伶界人才稱極盛焉如程長庚王九齡余三勝張二奎等皆一時物望所歸者鑫培得以追隨諸先進後涵濡薰陶藝術不期進而自進譬之山中小草得沐春風時雨之化自翳滋暗長於不覺也故其演打姪上攻也聲調脫胎於長庚演李陵碑也聲調脫胎於王九齡演捉放曹空城計也聲調脫胎於余三勝演打金枝及其餘王帽戲也聲調脫胎於張二奎或謂鑫培無常師而能以諸大名家爲師師資既廣取之精者用自宏所由成爲今日之譚調也然而譚之所由成名者實得力於常子和常名青衣也譚與其事久常之聲調耳之最稔凡有可用諸齣生戲者無不極力摹倣鑫培在京藝有青衣鬚生之自言其探喉發響專以側媚取研而非鬚生正宗夫鑫培猶有一特長爲人所不能及者則隨在留心凡見有一技可取者渠必儲爲樂籠中物卽如天津唱大鼓書及各種小曲者譚亦引爲師資家居無俚輒資顧其人令其獻技已則橫臥煙榻閉目靜聽聲入心通神與之會故其唱李陵碑中一命罷休句其聲調卽根據大鼓調也書云謙受益又云善無常師擇善爲師鑫培洵當之無愧矣前清時代與汪桂芬孫菊仙等先後入內廷當差鑫培甫嶄然露頭角然以汪孫之黃鐘大呂在前譚以曉風殘月之吟與相倡和不免相形見絀譚名爲汪孫所掩者事勢使然亦實力不足也其時汪派盛行京津遼瀋以迄上海俱惟桂芬是法鑫培亦於是時來中三數次均因道不行而鬱鬱以去迨桂芬離京後與相對峙者僅一孫菊仙於是譚派勢力遂漸伸張然猶未大行其道也庚子年菊仙南來桂芬遁迹禪門不復與伶界事自是而譚派勢力遂瀾滿京師而莫能與抗其時菊仙在上海遊滬人極端歡迎致有南孫北譚之目自南市新舞臺落成菊仙以包銀問題擾演夏氏遂往遊鑫培爲抵牾大舞臺計月修漲至九千元譚調兩字遂漸漸滲於滬人腦海中且滬人對於菊仙實大聲宏之孫調耳之已熟熟則不免生厭一旦聞柔婉新穎之譚調不覺舉其向所崇拜菊仙者移而崇拜鑫培矣拔趙幟而見漢幟若孫壁壘爲所摧是固視顧曲者之心理爲轉移要亦風會所趨而有不得不然之勢耳自是海上聽戲者趨向爲之一變孫調幾無人過問注調更無人齒及厥後鑫培兩隸新新舞臺月修漲至萬二千元爲中國伶人伊古以來所未有可謂駭人聞聽伶界中人少習幾句譚調者均莫不隱然以鑫培第二自居爲將來獵取萬二千元一月之希冀凡新角

自京來者不曰譚之入室弟子卽曰忽譚而上之。鑫培兩字風靡全國誠一世之雄也。有滑稽子曰伶人欲學鑫培之戲須先學鑫培之食鴉片烟何也。鑫培研究音律發明一新腔調皆自烟榻上得來。一面燒烟一面揣摩戲情與戲理譚調流行烟杆子實居於原動地位。其言雖謔確有至理。顧鑫培不善理財平生所賺包銀不下數十萬而囊橐一空如洗時向長牛庫中求生活以家人分利者太多而兒輩無一生利者且皆善揮霍以故鑫培雖爲伶界第一流人物亦卽中國第一窮人竟有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概尤奇者以鑫培能力可以化及全國不能化及其子若王雨田張毓廷貴俊卿輩少得鑫培緒餘居然獨樹一幟而有張派王派貴派之名出焉。其子三數人無一能傳衣鉢有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之詩不啻爲鑫培詠矣。民國輾輳而鑫培之聲望資格猶在總統府傅差無殊曩時供奉大內。鑫培幸福洵不淺哉。鑫培在伶界可謂集鬚生之大成然啓鬚生界浮薄之漸實自鑫培始。夫聲音之道關乎國勢皮黃雖未藝亦中國國樂之一種前清咸同間長庚九齡二奎三勝之唱真力彌滿氣魄雄厚其時雖外憂內患相逼而來然尙足以因應其間中國不失爲強國。自譚調風靡全國清運乃日衰未及念年而國竟不國矣。有清之亡固於鑫培無與然譚調當極盛時代何以卽值有清消滅時代適逢其會聲樂之關乎國勢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耳。鑫培唱工純走低音氣之由來不發自丹田而發自胸臆較汪孫兩派易於爲力且可持久。鑫培之以巧勝人亦就一已嘆音而運用之非欲使凡爲鬚生者羣趨於便易之一途然而鬚生之學鑫培者十人而九賈洪林王雨田貴俊卿張毓廷劉鴻聲李鑫甫其最著者至若習之未得其道而派沒無聞者更僕難數。若夫學汪派者僅有王鳳卿鄧遠芳然云升堂則可入室猶未也。學孫派者僅有時慧貴章久峯福處此三人中除慧貴在鬚生界佔重要位置外草福無人齒及觀乎此亦可知汪譚孫三派之所由分而學譚者較易於學汪學孫也。今鑫培死矣民國亦幾乎亡矣嗚呼。

劍雲按此作與小隱君事略一篇雖同傳鑫培而行文立意稍有出入脉脉君亦譚派票友之一茲並存之。

張二奎傳

(脈脈)

從前京師四大徽班主與搭班者均皖人與鄂人獨張二奎籍隸順天家業僅兄大奎以諸生充某部錄事二奎幼亦業儒讀而未成有戲癖聞某園有新角來必往觀口所談者非天水關五雷陣卽上天台打金枝嗓子極好讀書資質極鈍惟於戲曲一經聞見卽能了了。

念四歲入合春園客串第一日取城都二日捉放曹三日打金枝其時三慶主程長庚四喜春臺主某某二伶均名重一時合春角色少選主人開望又不及三慶四喜春臺之大乃忽來二奎客串主人如獲奇珍奉爲上賓賜其搭班二奎辭以有父兄在未便擅允且家世業儒倘竟嚮歌何異降身爲屠狗輩也黜之不已二奎商諸兄全力阻之合春主人給以暫行幫忙一月避去搭班名詞不妨語人云是係純粹義務不索絲毫謝金何如二奎無奈勉允其請登臺甫十日而滿城已聞傳二奎廁身伶界矣其忌嫉之者輒語某部告密謂大奎現供職貴部同僚第二奎居然搭班唱戲殊屬不成事體某堂官飭令某司員查辦某據實稟復某堂官震怒異常立將大奎斥革二奎以兄功名已望誤不如逕行改業藉圖溫飽未幾合春主人病歿全班角色悵無所之爰公舉二奎領班二奎毅然諾之當改春臺班爲雙奎班重整旗鼓煥然一新二奎面如冠玉舉止凝重做工少遜唱工博大光昌如金馬玉堂人物氣象喬皇吐屬典雅又如投時墨怨氣充詞沛不屑爲一挑半剔之文字蓋實做一袍帶生也未及四十卽病歿現伶界所稱爲奎派者卽淵源於二奎云

想九霄傳

(劍雲)

田際雲外號想九霄伶界之奇人也本商人子鬻齡具戲癖入伶藉爲秦腔花旦思想穎慧能自編劇藝事之工堪與候俊山(十三旦)路玉珊(三寶)相頡頏出色相富麗體復肥碩有胖楊妃之譽見其劇者多交口稱之以是自幼卽紅惟際雲雖習花旦以妍姿媚態見工而賦性剛介深惡私厲子弟之無人格抱羞與爲伍之心際演劇外絕不屈節承歡於達官貴人之前故愛之者輒有可望不可卽之憾是能爲伶人保存人格者際雲魄力雄厚敢作敢爲庚子之役激於義憤附和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職志與端王剛毅諸大僚分庭抗禮擊劃師事氣慨飛揚儼然一時人傑聯軍入京首難燭田匪居民家不敢出繼由合肥相國李鴻章議和城下之盟喪權辱國猶難礎而就緒宮中閹人知際雲與狀元夫人賽金花有舊而賽又私於聯軍德帥瓦德西如此轉相求和約始克簽字人第知賽二爺有功和議不知尚有一想九霄居間紹介也戊戌之役康梁謀變法際雲蓄意維新亦搖旂吶喊事敗出亡幸慈禧太后愛其藝不咎既往赦之回京辛亥之役際雲又有志於革命與新劇家王鏡聲謀舉事於天津事洩王被逮死於獄田則霄遁得免自民國成立遂居京專營梨園事業蓄積蓄達中人之產自起男女科班教育人才頗夥又任正樂育化會副會長(譚鑫培爲正會長)居恆以改良伶界爲志

綜其一生歷史雖宗旨無定然其人則固欲假一事以自見非同無聲無臭甘自淹沒者不可謂非有心人也使其幼受教育多讀幾年書又安知其成就至於何等耶

路三寶傳

(劍雲)

路氏號玉珊小字三寶魯人貧家子也少失怙鬻於某科班主辭振山家與花面小根同習藝辭力絀不能竣全功以全班讓諸劉鶴坤三寶遂為鶴坤之徒三寶幼學鬚生繼改花旦貌美而慧登臺未久聲譽雀起大為當地士夫所賞識有富翁孟洛川者世業綢緞設祥邦商號於京津一帶見三寶悅之結不解緣於是孟四(洛川小字)路三形影不離矣三寶非真愛孟四羨其財也其師鶴坤遂假此一段因緣賺得鉅資而起太平合班老生大鎮武生小暉(姓于名葆良今大世界小京班教師趙玉珊之徒)文武老生邵寄舟後先輩出與三寶稱同冠(同冠二字乃梨園術語即師兄弟也)坐科既滿(伶人稱學戲為坐科)出演於京師某園賴孟四力聯絡京中各大商店竭力捧場三寶之名大震數梨園名旦殆無不知有三寶者彼時都中像姑之風極盛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州縣末吏無弗以狎優為風流韻事三寶正當妙年一般色鬼趨之若鶩尤以理藩部尚書楊立山與三寶情最篤金珠餽賂不吝惜時端莊兩邸感於義和拳左道誣立山通敵公報私仇罪應處死下諭拿辦將斬決矣三寶知難挽回急以重金賄田際雲偽稱義和拳部首押解立山赴菜市口法場途中以安神水和酸梅湯進立山遂覺迨行刑時已不省人事矣越日又於大風雨中殮其屍事平後復為之擇地安葬一時京中人士無不欽其為人今三寶歿矣懷德報恩士夫猶難三寶以一伶人獨能冒險為之信足貴也其所擅長之戲為花田錯紅鸞竊貴妃醉酒兒女英雄傳等晚近名旦梅蘭芳王蕙芳黃潤卿馮子和趙君玉皆宗之

劉永春傳

(劍雲)

劉永春字際衡順天府大興州李賢鎮人祖丙昆父進才昆仲三人永春最幼長兄名順執業於榔子雙順和班次兄名亭為和春班戲吏世居北京幼拜翁萬義(即大李官)二十年前曾隸滬上老丹桂茶園為師為嵩竹城科班弟子聲宏氣足專習淨角十七出臺名劉

春搭永勝奎班十九過三慶雞初露頭角而識者見之已知其非凡品庚辰九月僧劉塔山畢富成到滬始改永春人天仙茶園甫一響聲即爲滬人所重癸未九月天仙移址十月永春與周鳳林周劍泉姜善楨邱阿增姚雲林嚴燕奎劉塔山諸人均改隸四馬路老丹桂甲申七月與汪桂芬回京搭春臺班丙戌三月重行蒞滬許蔭棠與僧隸詠霓茶園時汪桂芬隸留春茶園因事與羅少根涉訟庭杖二百永春心知其冤以力弱弗能救嘆息而已是年四月賦悼亡八月應郝二明之邀搭班於普安橋頭金桂茶園演二十餘日即回滬本擬重進丹桂因病而止繼入鎮江戈錦班丁亥閏四月赴蘇自辦丹桂茶園運籌未獲利仍回滬搭老丹桂排火燒第一樓一劇售座頗佳而園主三麻子斬其利齟齬而出又於六月至蘇與月月紅孫明林合辦金桂營業不甚發達延至十月始散會丁母喪遂回京後搭春臺班戊子正月太和門遭回祿之劫六月春臺停演與人合組春和班十一月續絃己丑搭小鴻奎班六月改隸小榮春班八月焚去天壇一亭十一月汪桂芬返京供春內庭遊永春過春臺庚寅六月直隸大水八月十六桂芬私遁之滬是月永春回四喜時主四喜者爲孫菊仙余紫雲辛卯十月熱河金廠變亂壬辰七月又抱鼓盆之痛出四喜過小榮春是年直隸又有洪水之患十一月復娶某氏女爲繼室癸丑內庭供差已畢菊仙仍請永春回四喜是年京師大水慈禧太后遷昆明湖有人鋸白果松蛇化爲龜順流獲城河杳不知其所之甲午二月陶然亭鬧妖荷池之內時聞牛聲終無所見是年童謠其熾八月遂肇中日之禍此雖無關於戲然可見凡事未發現之先必有預兆倘能見機知警亦可弭患於無形談滿清歷史者未可忽焉丙申與譚鑫培合開同春共分十股可賑爲鑫培之子弊端百出無從稽查鑫培又假作痴騷股東不平幾致涉訟七月遂以永春重入小鴻奎班是年臘月鑫培內廷誤差仗責百下龍長勝亦仗三十丁酉六月搭小福壽班七月初一火車開行戊戌目擊康梁之變庚子拳匪鬧隨和園五月二十燒大柵欄一二三條西河沿七月二十一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廿四日各國劃分地界各據一方平民盡失自由永春逃之西王左(地名)距京五十里閏八月廿三遇友贈護照始得回京廿六日喬蓋臣開戲館於日本租界之九頭胡同辛丑二月第五次到滬隸蔣寶珍之柱仙茶園九月初九至蘇搭麗華廿三回申搭石路天仙壬寅七月至杭隸拱宸橋之陽春茶園十月赴漢搭呂月樵之賢樂茶園癸卯正月仍回上海丹桂七月改隸三麻子之鶴仙茶園十月至津隸聚興茶園甲辰正月六次回申二月搭寶善街李春來之春桂茶園五月底盤與熊文通七月開轟八

月永春仍至吳門搭麗華茶園臘月改錄仇光輝所開之大觀茶園乙己正二三月自不謹慎賭輸四千餘元五月赴濟南演於鶴華居七月道過青島打泡四天賺得四百元八月仍搭蘇州大觀園甫演一月爲李春茶商招回申蘇三馬路春桂是年十一月二十二英界罷市戲館並未停演丙午五月蘇滬火車開行十二月春來因案被捕春桂遂告終永春赴烟臺華仙茶園丁未六月又赴濟南八月回申九月往海參威戊申八月回滬隸曹小聲之大觀園十月廿二三兩宮晏駕停演三日己酉三月爲沈韻秋約往漢口滿春茶園六月仍赴濟南九月回申受三馬路大舞臺之聘十一月廿八開幕庚戌至濟南演於明湖居十一月天津來請隸吳界天仙辛亥年發現鼠疫東三省火車不通二月爲開封豐樂園約去四月回滬是月初八跑馬廳試演飛艇五月又赴濟南閏六月隸中華大戲院七月至杭州拱宸橋八月初九武昌起義十二月又赴海參威民國二年癸丑正月隸歌舞臺二月與江夢花等組織共和中舞臺舉永春爲總理二月廿四開幕因意見不洽六月十八即辭職十九晚二次革命製造局開戰九月搭二馬路醒舞臺不滿孟鴻芳仍回中舞臺民國三年甲寅正月江將房屋盤於民鳴社三月永春赴長沙進織機巷之豫園五月回滬賦閑家居終日優遊竹林又負一千餘金七月赴汴梁豐樂園九月進北京第一臺臘月至天津下天仙民國四年乙卯二月赴烟臺華仙演二月去大連四月仍回烟臺隸丹桂茶園六月回申十六夜颶風大起有摧屋拔樹之力飛沙走石之概十月初九鄭汝成被刺廿九肇和亂作民國五年丙辰正月隸天蟾舞臺與王鶴全意見不合去海參威松竹茶園八月赴雙城子合仙茶園民國六年丁巳四月由威返滬是爲第十五次五月去甯波演於新民戲舞臺六月回申八月赴福建天蟾舞臺爲其徒劉鍾林所忌臘月即回申民國七年戊午正月受閩省張菊樞之聘演於天聲園五月回申至此已爲第十八次七月接哈爾濱賓某園定洋六百元將於二十後首途前往此去不知何日重來矣

劍雲曰此篇得之永春口述原原本本一絲不漏可作劉永春年譜觀永春今年五十有九生平積善悉傾於賭老景頹唐處境至艱而述其一生歷史乃能並年月日亦無誤若錄有日記者又不僅己身歷史也凡其目擊身親事無鉅細俱能數其日月舉而道之記憶力之強關於腦力之健使永春幼而讀書或航海西域以研求科學焉不將一目十行過目不忘耶惜乎其僅以伶終也永春精于平術善績金魚性志厚無俗界惡習其唱淨角源於秘流嗷音寬朗渾穆大開大闔格守先正典型不屑雜花腔滑調以趨

時向是以不敵金秀山之紅運奇蹇。搭班從不久長。人均目爲白虎星。謂得之則不祥。傳述既久。知者漸衆。聘請者遂稀。是亦可謂不幸矣。白綾計探陰山。斷后龍袍。均其傑作。淨角之正宗也。

李春來傳

(脈脈)

李春來保定府南鄉人家。世以販鴨爲生。幼而明敏。喜歌唱。尤好弄槍。棍父乃送之北京。春來學習。藝成。赴京東一帶。搭班聲譽。謁起。機轉來滬。不過一二等角色。每年所獲不過四百金。其所以得大名者。由於某統領與之交歡。爲之游揚。並貸以巨金。使治極上戲衣。歷借各園。主亦極力揆揚。及搭天福聲。望日隆。是爲春來極盛時代。乃以依人作嫁。終非久計。爰集資開設春仙。即寶善街女丹桂址。以其堂弟李四爲該園經理。玆距心懷不軌。陰令某某以重資盤頂己之經理。仍舊貫而屏春來於門外。正場武生另請高福安承乏。未幾李四爲某某斥退。春來出春仙。歷搭各班。鬱鬱不得志。爰盤頂三馬路玉成。即孟淵旅社址。復爲某某挖去。又在玉成對面創設春桂。未幾黃氏案發。置身縲紲。此春來七八年前興衰起伏之大略也。春來前在滬起班。同業均視爲勁敵。聲望既足。服人手段。又爲他人所不及。武行中人。最難駕馭。一見春來。則皆斂手推服。他園後台。時起風潮。惟春來所開之春仙。玉成春桂。決無風潮。渠惟專重武戲。每日必有三四齣武行。中人必詳加遴選。方行錄用。上場須賣十二分氣力。少一懶惰。辱詈隨之。凡搭其班者。既畏且恨。而又不肯言去。蓋爲包銀起見也。春來居恆語人云。渠若領班。無論折閱何地。步決不短人分文。故畏之如虎者。反樂就之。唱工戲不甚注重。然使有極好唱工者。渠亦不惜以巨資羅致。生平義旗令喜與。祖秋支配若白水灘。則喜與余二福小奎官趙德虎支配。以其可速掉亮子十餘個也。然四人即因此致命。厥後則專與李春來支配。亦以其去白水灘中。青面虎可速掉亮子十餘個也。無何春利嗜血。見機引退。幸未殞命。其婿趙春廷數年前亦武二花中健者。春來乃謂其身太孱弱。不禁跌撲。見之則攢眉蹙額。此春來當日領班之大略也。今春來又在法界自辦昇平舞臺。人愈老而心愈雄。吾將拭目以觀其結果也。

蓋叫天傳

(馬一先生)

蓋叫天在今日短打武生中首屈一指。談戲者莫不知之。每演一戲。必精神貫注。始終不懈。其姿勢之佳。腿脚之迅。有目共賞。然其所以

致此者非無由也。蓋姓張氏弟兄第五同行中多。以蓋老五呼之。蓋老五幼不慧。習藝生甚遲鈍。而一戲既成。率不忘倒噉。後習武生。其兄張英俊亦名武生。督責至嚴。老五稍有舛誤。則鞭扑隨之。然老五嚴憚之。飲酒而已。不敢怨也。數年來。蓋老五名成矣。藝進矣。月享八百元之包銀。以贖其全。家上自老母。下及妻孥。榜及昆季。而老五未嘗有貳言。其孝悌有足多者。蓋老五雖成名角。而練藝至勤。每日清晨。吶吶然不能出於口。而其性情至為真摯。朋友有急難。訴之老五。必有以助之。不以告妻子也。蓋老五雖成名角。而練藝至勤。每日清晨。即起洗臉。必躡地作騎馬式。以練腿工。必出外繞跑馬場。調鳥以吸新鮮空氣。且以練脚步。偶演戲。稍不賣氣力。其兄呵之曰。若以為已成名角耶。乃敢偷懶也。老五低聲曰。偶不高興耳。其兄曰。月享八百金。猶不高興。將何求耶。汝不過一啞吧。武生耳。乃不自足耶。老五無言。謝過始已。按余紀此。竊歎人之樂有賢父兄也。彼世之欺世盜名。妄濫厚俸者。比比皆是。若小達子者。一無所長。每月享三千元巨俸。竹不自知。一反省。果有何本頭。而敢於妄懸巨牌。儼然自命為名角也。苟聞蓋老五乃兄之訓詞。其亦自愧於心否。蓋老五性好佛。夜常不寐。以巨香爐燒檀香。置面前。盤膝打坐。偶扇夏夜於掌前。設涼榻。如例焚香打坐。偷兒潛入竊去香爐。而老五猶不知也。翌晨乃以告其兄。兄嗤之曰。若渴睡漢耳。何名打坐。老五亦不辯。余歷年評戲。每貶多而褒少。唯於老五則從未一貶。非敢阿好。其藝誠能入於精妙。使人贊嘆於不自覺耳。

筱菊笙傳

(塵因)

筱菊笙姓字。年二十有九。直隸保定人。體格魁梧。美如冠玉。喜弄拳棒。性豪邁。慣平人之不。平幼。於鄉為父母所屏。淪落江湖。立錫無地。遂托身於燕京天樂園習武。行時年十四。勇提雙戟。力挽四弓。後為俞菊笙所器。列入門。繡春風桃李日益增妍。且於小樓振。延同儕。日征月邁。不數年。儼然劍舞。青蛇戈揮。白日矣。工架腔調。純祖俞菊笙。俞逝世。小樓則花樣翻新。鑄化楊。愈為一派。而老俞之真。竹振。延百餘為。以毛麟角。此後。菊笙名所由來也。星甲三千。蛇矛丈八。餘於長板坡。前花果山。一窺神采。而子龍當年。悟空昔日。亦不過如是。英勇也。古國衣冠。舊時甲冑。刻骨入神矣。

李勝利傳

(塵因)

李勝利。遼東人。卽小寶珊之師。年三十六。性悍而直。身長七尺。腰闊數圍。喜飲酒。力足以舉百鈞。武藝爲一鄉之冠。恆與馬傑爲伍。見非長久計。遂易業。俳優習大面戲。菊部之所謂銅鑼也。蒞奉省。天仙園有年人。恆日爲關外之俊品。高叱一聲。繞梁三日。洵可爲勝利。贊年來。倒嚙純攻。於武花面。勝利素有根柢。加之磨厲。自爲鐵中之錚錚。大面一行。首重工架。李連仲有活曹操之號。尙和玉有真張飛之稱。概指工架。而云如勝利者。龐然出衆。修矩合度。恰合大面身分。錦繡一掀。巍然屹立。的是永利。春利之流。其熟手者。如鐵籠山。拿高登。收關勝。嘉興府等劇。純摩尙和玉。彭春芳之格調。氣味雄厚。工架蒼老。非具尋常眼光。可以見其妙處。今僭其弟子。過連。葭慶。昇園。未數日。卽北去。而顧曲者。時恆念之。於口云。

溥厚齋傳

(小隱)

譚鑫培。集劇學之大成。色色兼能。無美不備。其爲技。已臻神化之境。不可方物。顧人欲以繩尸求之。遂多畫虎之誦。數十年來。如賈洪林。李鑫甫。劉春喜。張毓庭。王雨田。皆所謂學譚者也。或得一麟。或得一爪。便已自命不凡。其能得譚氏神髓者。當推紅豆館主人爲首屈一指。主人名溥侗。字厚齋。別字西園。清室皇裔也。其爲人。倜儻不羣。不斤斤於名利。生平嗜歌成癖。金錢心血。半多消耗於此。幼習武功。於跌撲技擊。靡所不精。其爲學也。博采衆長。於譚尤三致意焉。演戲之道。固以工夫爲重。尤須具有絕頂聰明。譚氏之勝人。卽在其聰明。加人一等。故於劇情之揣摩。音韻之讀法。雖未嘗學問。皆能暗合。道妙况主人之出身貴胄。其資質自更高過俗工。舉凡唱工。說白。作派。神情。皆能深入。譚氏堂奧。尤以作派神情爲最佳。有時直可亂真。但嚙音稍充弗若。譚氏之宛轉。此則天賦限人。然善於運用。弄調不似譚而神韻正。近於譚也。譚氏之劇。主人靡所不能。其得意者。爲連營。秦珠。簾寨。寧武關。天雷。報定軍。山鎮。增州。雄剛。關鳥。龍院。八大。鍾。瓊。林。宴等。劇。抬手動脚。作派神情。與譚氏一般。無二。此外尙能小生。戲如羣英。會鎮。增州。諸仙。鎮等。又皆深得王楞仙之遺規。他如金山寺之白娘娘。蘆花蕩之張飛。戰宛城之張綉。典章。曹操。並皆佳妙。於昆曲亦深得三昧。會集都門。票友。立言樂社。每旬會演一次。一時爭先恐後。大都嗜音之流。堂會戲得人介紹。主人亦時或一至。但配角選擇。至嚴。設非其人。不輕一試。內行中亦均知溥五爺其人。其服膺固亦不亞於劉譚老板也。梁任公爲其封翁做壽。以王鳳卿去魯。肅與主人合演。羣英會。鳳卿引爲莫大之夕。又某處堂會。以楊小樓去。陸文。

龍與主人合演八大鏗主人且退有後言焉騰騰票友實爲現時劇界之威風祥麟譚派之傳賴有主人餘子磁碌何足道哉

包丹亭傳

(小隱)

包丹亭浙人其先世官京邸遂家焉父字星三清時聽鼓津門民國會權某縣知事與何桂山素善故丹亭幼而習歌便得桂山之指授於讀字行腔頗得前賢秘奧初登台演磁碌二進宮等戲皆桂山與之偕一時聲譽起嗣又由王福壽劉春喜等爲之指示身段武功於是遂成完全人才不但在票友中可稱翹楚即求之伶界亦不數數觀紅豆館之外一人而已

寶硯峯傳

(小隱)

寶硯峯天津人長盧鹽商也素具倚聲癖暇輒引吭高歌以爲笑樂初習青衣學常子和能得神似後唱老生以孫菊仙爲法亦能以淋漓痛快勝其人現爲長盧綱總年已近古稀然氣壯聲宏猶復不減當年也

孫化成傳

(塵因)

南北票友能成名家如孫菊仙龔雲甫輩名振一時爲科班中所欽仰者實寥寥無幾然已躬身於菊部中今日不可目之爲要友矣其不以獻技爲業而喜弄絲竹爲消遣品者如桐五將軍王君直權毓鼎輩皆鏗鏘有聲之名票友也有孫君化成者皖人頻年酷嗜音律尤工於摹仿叫天其摹仿叫天絕非時下譚迷僅學得空城計洪羊洞李陵碑三五齣即自號曰譚派者而其所能之戲如南陽關陽平關珠簾寨連營寨羣臣宴武家坡等類皆爲彼得心應手之作且非獨工於袍帶盔靠以及各種之唱做蠱生戲尤工於紅生如搗曹斬袍殿長沙等戲皆有獨到處論其技藝雖較之桐五少弱然亦不讓君直毓鼎輩也君直摹仿老譚非不佳惜乎所能之戲太渺而毓鼎則工於清唱不良於獻身說法余嘗謂票友學戲以唱工論得法必易於科班果能耐心研究必非科班所及何故因科班中人強半是目不識丁之流其所獲幾個好腔調皆是從刻板文章中得來並不解五音六律爲何物而票友大多是富豪之家或文人墨客當未學之先其胸中早已多番幾點墨水五音六律辨之甚清所以唱工之妙訣票友得來較易於科班而做工則票友強半不及科班者因科班以斯爲業日常錘鍊而票友則藉以消遣短於實地練習故耳化成不然既工於唱又工於做並於盔靠中武打戲種種刀法槍法以

及身時有勝於科班處洵晚近票友中之全璧也。

劉藝舟傳

(塵因)

劉藝舟字木鐸湖北江夏縣人年三十有八生來傲骨矯矯不與人羣讀書嗜韓申術時輒謂人曰男兒行事當爲天下法碌碌給人供奔走吾不願爲也年念四留學東瀛肄業於早稻田大學課餘則至春陽社與王鐘聲組織新劇東海潮流日漲其愷由是而知神州欲放異彩於世界者匪推翻君主不可顧亭林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藝舟則宗斯言入同盟會與漁父克強相往來爲祖國謀也年三十歸國主教於天津法政學校實則經營黨務未幾事敗爲滿室拘禁於清真統三年春出獄過漢皋適鐘聲歸國藝舟與之提倡新劇遊游津漢間爲民呼籲吾國之新劇於斯始也日久又爲大府禁藝舟仰天而嘆曰吾民手不足爲國謀口不能言國事遑問其他遂憤然遁跡於奉天伶隱於天仙園以改良舊劇度歲月明年秋武漢起義各省響應者一日千里藝舟大喜曰黃龍飲馬拔劍斬蛟正此時矣結台塞上英雄揭竿而起三日夜奪關而入下登黃時南北統一共和告成藝舟卸軍柄與藍天蔚曰共和成立責在吾民吾志仍在社會也於是與潘月樵南下托身於滬之新舞臺以三寸舌爲警世鐘藝舟之名由斯聲振海內我邦人士靡弗知新劇之始僅鐘聲木鐸二人今鐘聲已死僅木鐸一人矣他如光華天知喃喃優游皆接其踵也其手著劇本數拾卷黑奴顛天隔簾花影黃龍血風行於世文章雋潏超逸洵利時之品其於大連組織勸學社新劇小啓即其手筆激昂慷慨語語動人茲錄於後觀此即知其爲人云。

▲組織勸學社小啓

藝舟浪跡江湖年將不惑蹉跎歲月逐日皆非大地風雲日與砂石同飛走而來日茫茫歲不我與亦不願鬱鬱與草木同休也回首神州醫療束手進則豺狼當道舉步維難退則洪水橫流立錐無地傷心慘目又非藝舟一身已焉藝舟自視非材秉性孤僻既不欲塗脂抹粉獻媚於市人亦不欲婢膝奴顏誇榮於亂世丈夫爭功不在剋邦而目光所注當在千百年之間此藝舟以鐵板銅琶謀生活有心人當毋作優子觀乎是故重斂旌旗旆我儕儕不醉云雲悲之竹時池之錦可以警世而漁陽鼓吳市簫伯牙琴桓伊笛亦足以勵羣也吾心之向提倡人權吾志所趨勸國賊人視之以銜血吾澌之以心血同利於國利於身吾志未酬吾心不死吾國一日不强吾舌

一。日。不。擊。有。生。之。日。即。吾。奔。走。鼓。吹。之。年。確。骨。粉。身。亦。吾。之。所。不。計。豪。者。自。豪。偉。人。自。偉。吾。行。吾。素。而。已。知。吾。者。當。在。聽。歌。俚。曲。之。間。而。竟。愛。國。劇。羣。之。道。則。吾。道。不。孤。矣。

許靈隱傳

(塵因)

許靈隱號榮伯一字伶隱浙江錢塘縣人吸東海之潮仰西冷之月生而敏跌宕有王謝風年十四人絳束髮如錐美顏如玉鄰里間恆艷羨之此許家之寧馨兒靈隱工文章揮毫落紙如雲烟燦爛奪目喜吟詠尤精於體韓冬郎之美人香草李後主之月影花痕靈隱兼擅其美年念卒業於清江浦巡警學校明年春跳入宦海捧檄於淮揚之間召伯棠而花栽遍野矣二十四歲丁內艱解組歸杭清風兩袖末感時事日非國家多難遂拋却仕版彈劍於春申未幾筆耨於新聞報社買長沙之痛哭阮步兵之倡狂自謂筆力不足挽狂瀾復跳上舞臺現身說法於是靈隱實隱於佈矣其工言情且精滑稽與任天知徐光華黃喃喃輩並名後隨木鐸而豫而皖而奉頗得社會之口碑乙卯夏以積勞卒於滬

錢柔聲傳

(塵因)

錢柔聲浙江餘杭人本世家子清季錢子密太史之嫡孫與伶隱表兄弟也年念二灼灼英姿其嫻在骨體格清潔幾有弱不勝衣之態卒業於海上震旦公學精德文嫻習音樂昆仲四柔聲居其幼父母尤鍾愛也柔聲雖生於鐘鼎家而無綺羅氣性溫柔曠達視人猶已凡人與之交者靡弗贊其為良友柔聲韶秀寡言笑不輕然諾諾之即不爽憐香惜玉尤富於情亦志誠種也年十七入任天知之進化團扮開派鬢影釵光羅衣翠袖視之宛然一美女子不待抹粉塗脂而天生佳麗於是豔名騰於海上與凌憐影頗無為輩相抗衡的是南都之秀二年春隨黃喃喃遊於蘇杭間吳江風月幾為之增矣是年秋又隨其表仲伶隱北過連灣與木鐸結伴由是豔名又傳於北地與劉笑癡相較若大小喬也余識柔聲亦於青泥窪

鄭正秋傳

(劍雲)

鄭正秋粵之種陽人世為商族人無不持籌握算君獨好讀書人以其不諳生計學懷墮家聲勸為吏執不可固強之始捐一銜然以性

不近終不若其讀書之樂。君無他嗜，第喜觀劇。居滬久，有所得，試爲劇評，投諸報，見重於民。立于右任君聘，司其賦。滬上報紙，有劇評自君始。繼而民國成立，民字報頗發達，若民權、中華、民天、鐸等報，各開評劇欄。君以一人兼之，君之評劇於藝術不甚苛求，而於俗人之品德，則督之甚嚴。讀其文，靡不敬之。壬子，創圖畫劇，報載，競以改良戲劇，注重風化爲勸。會譚鑫培、韓新新、韓喜君、李本初、因喝倒采受辱，君大憤，作論斥之。始猶筆戰，終竟涉訟，得道多助，直聲大著。君以改良戲劇之主張，不見用於梨園，市僧知肉食者之未能遠謀也。癸丑，孟秋，遂起而自辦新新劇社。由評劇者進爲演劇人，取號藥風，誓以爲志。演於A. D. C. 演於謀得利。其時上海新劇甫遭失敗，難以正秋之名，亦難號招君，則持以毅力傾家濟之海上評劇者，大半君之故舊。鑑其忱惓，各爲文字，鼓吹新劇。方有幾希之望，甲寅正月，遷新民於石路，信用益固，營業甚佳。是年兩赴漢口，載譽而歸。乙卯，復至漢，辦大中華劇社，適當袁項城盜國時，中日密約，秘不宣佈，君編無言劇《隱痛》，權作小民喉舌，事爲官場所知，派衛隊百餘人，將捕君，有人進言曰：「民心憤激，躍躍欲動，倘加干涉，必讓大變，可令觀其形，納其言，始得倖免。」君則方以血淚與觀者相見也。翌日，西字報有文，美之。丙辰二月，民鳴歇業，君偕鄭君、鴉山、滬而雨，而無憾而嘉興，而杭州而紹興，所至有聲本岌，岌不可終日者。君至則轉危爲安，非愛觀其劇敬其人也。戊午四月，組藥風新劇場，上海新劇僅此一家矣。君演劇無他長，祇憑肺腑中語，掄以示人。一上舞臺，身入劇中，盡其在人，忘其爲我。苦口藥心，不憚唇焦舌敝，益以狀態，慇懃楚楚，可憐觀之，未有不感動者。今人稱新劇人爲社會教育家，予謂正秋庶足當之，無愧耳。

鄭鷓鴣傳

(劍雲)

鄭塵字介塵，一號鷓鴣，安徽歙縣人。本陸軍武備學堂學生，卒業後，兩任軍界要職，性喜好交，友憤清政，不剛與志士謀革命，清吏捕之急，隱於商，民國成立，功成不居，退爲開曹，歲癸丑，新舊派交關，黨爭甚烈，君以兩方各趨極端，必讓大變，將以禍天下，毒生蟹也。知事不可爲，乃潔身引退，絕口不談國事。君本耽絲竹，嗜戲，劇憤世嫉俗之心，將有托以諷刺，莫妙於借口優孟。是年冬，遂創大江忠劇社，甲寅進新劇同志會，從陸鏡若遊，一心向藝，進步極速，粉墨登場，便已不凡。於是春申江上，無不知有鄭鷓鴣者。春柳解組，家居不出，暇輒與二三同志研究京劇，善胡索，托音包腔，工隱無倫。丙辰之夏，鄭正秋辦藥風劇學館，君名聘爲助教。二鄭見面，相見恨晚，以正秋之

忠厚誠懇。輔以君之老成練達。如魚得水。不可須臾離。自是正秋。凡有劇場組織。必與君商。君亦竭其智能。以輔正秋。雖朋友而手足。有所不逮焉。君演劇。飾正生。態度莊嚴。言論正大。不支適可而止。一望而知。為有學識者。時或反串。陰險派。則又繪聲繪影。奸相畢露。固知能者無不工也。子名小度。人稱鴉。鴉子。皆齡嗜劇。有乃父風。玲瓏活潑。絕頂聰明。一上春柳劇場。再登西湖舞臺。離風清純。是天籟。不假微作。自然逼真。擅京劇。得其父傳。板精工。穩音節。悠揚落落大方。毫不怯場。捉放曹。取城都。武家坡。三娘教子。飾薛倚。均其傑作。他日克紹箕裘。必此子也。

陸鏡若傳

(癡萍)

陸輔字扶軒。號鏡若。武進人。幼穎悟。異常。見少長。父煥。士先生。遺之游學。扶桑其感。以君年未及成人。而遠適異國。或尼之。君不為動。慨然請行。既抵東瀛。輒於修學之隙。徧交吾國學子。之留彼邦者。久之。告其所親。曰。吾國積弱之源。上自政府。下逮平民。蓋交失其責。一旦圖革新之非。兼籌並顧。不為功。政治之穢。易摧社會之習。難祛易者。享大名難者。或沒世不見。知名非我所務。寧為其難者。於是從坪內道。遙博士。遊治新。派劇。其志固有在矣。嘗偕吳我尊。馬絳。士歐陽。予倩。謝抗。白。諸君。獻身廣座。彼都人士。交口稱之。辛亥。義軍舉。武昌。君偕同志。歸馳驅。國事多所策畫。事定。不自矜。伐。潔身而退。莊思。誠。先生。督蘇。介。君之師。吳。稚。暉。延。君。參。機。要。君。應。命。往。及。莊。先。生。去。職。君。一。意。治。劇。曰。舉。世。滔滔。惟。名。利。是。弋。吾。其。以。優。孟。終。乎。會。三。月。二。九。日。紀。念。黃。花。岡。烈。士。大。會。舉。行。於。海。上。之。新。新。氣。臺。其。紀。念。劇。實。君。及。其。僑。任。之。君。飾。黃。克。強。先。生。策。馬。登。場。丰。采。奕。奕。四。座。掌。聲。如。怒。雷。幾。忘。其。幻。相。矣。自。後。累。遊。常。錫。蘇。杭。諸。埠。所。至。咸。為。通。人。達。士。所。賞。癸。丑。遊。湘。聲。譽。益。著。湘。中。之。有。新。劇。自。此。始。甲。寅。旋。設。春。柳。劇。場。於。南。京。路。之。謀。得。利。以。不。如。歸。社。會。鐘。熱。血。猛。回。頭。愛。慾。海。浮。雲。諸。名。劇。與。社。會。相。見。陳。義。高。尚。識。者。許。之。獨。不。得。於。販。夫。走。卒。生。涯。因。不。敵。他。人。之。所。謂。新。劇。者。或。勸。君。損。格。以。諧。俗。君。然。曰。諧。俗。與。春。柳。之。旨。不。相。容。吾。願。他。日。知。有。失。敗。之。春。柳。而。不。願。以。變。節。之。春。柳。供。人。評。駁。也。自。是。內。蘊。奇。憂。外。遭。激。刺。體。貌。益。癯。瘠。而。病。根。遂。藉。伏。乙。卯。夏。以。疾。歸。自。武。林。竟。不。起。春。柳。亦。亡。君。之。弟。露。沙。卒。業。日。本。醫。學。校。間。亦。助。君。治。劇。今。設。露。沙。醫。院。於。閩。北。之。寶。山。路。癡。萍。曰。子。之。獲。交。鏡。若。在。予。治。長。沙。日。報。時。所。夕。過。從。因。得。盡。識。其。旨。趣。不。幸。以。後。死。之。身。執。筆。為。之。傳。噫。不。樂。功。名。逃。於。饒。孟。宜。可。以。

自全矣。而卒與世相斲。鬱鬱以死。吾其奈斯世之汚濁何哉。

錢化佛傳

(竹邨)

錢化佛名蘇漢。字玉齋。號安愚。化佛其別號也。維揚江都人。父寄居毘陵。垂三十年。幼從某名畫師。習六法。頗心門徑。其暇時間。及拳棒。又喜弄絲竹管絃。及崑腔京徽。各調南北小曲。有時引吭高歌。聲宏響逸。知音律者。咸嘖嘖稱賞。某年家居。無聊遊海上。於是僑寓春江。者十載。依然采落。無甚得意事。然君繪事餘暇。所結納嘗一時志士。既而海上發起商團。選各業中精壯少年。編成行列。經商餘曩。兼習兵操。藉以保衛地方。有黃助伯者。亦商團一份子。以擒盜阻命。各團員嘉其勇義。殫時不期而來。用者約萬人。從此商團義勇隊。膾炙人口。君因激厲之下。亦入滬北商團。會朝夕操練。步伐後膛。毛瑟皆能運用。自如。年餘得卒業。文憑旋任。覲存學校。圖畫教習。然家計窘困。未免過於勞動。而君仍雄心未已。思欲投身軍界。以一展其所長。平時氣度大有聞雞起舞。枕戈待旦之概。編清政失敗於鐵路國有之說。內外騷然。辛亥秋。武昌起義。各省謀響應者。日必數起。而海上各志士。亦麇集而謀。光復高昌廟一役。君預有功焉。斯時滬軍一。意進行。君任先鋒隊。庶務科長。初冬。出伐至南京。囊餼荷戈。出入槍林。彈雨間。幾匝月。方下金陵。旋因民國告成。南北統一。北伐之議罷。而君乃退伍歸里。年餘。樊馮雖頻頌。而溫飽則仍謀諸己。視當代之所謂偉人。所謂志士者。類皆高車駟馬。安享尊榮。君獨淡漠置之。壬子立志戒除烟酒賭博等惡習。摒除綾羅專服布衣。以守儉樸。癸丑夏。初某西人發起影戲公司。特聘君扮演戲劇。嗣鄭正秋君發起新民演劇社。在謀得利洋行開演新劇。君亦參與其列。為膏扮小丑。化裝奇特。諷諷百出。觀聽者莫不捧腹。東方滑稽。不是過也。六月中旬。陳黃輩有二次革命之舉。滬南秩序紛亂。砲聲輻輳。不絕。兵士死亡。以及人民之中。流彈者。無算。君又躬身於紅十字會。收養殘廢。掩埋。麟幣當金陵。三次獨立。君奔走京江石頭城之間。十數次。救護傷殘。多隊長。王培元。言於會長沈仲禮。君特贈以獎品。以表紀念。甲寅。入少年進德會。乙卯與錢香如。發起魔術研究會。期年。盡得其秘。丁巳與真悟奇等。往遊南洋。香港廣東。奧門各埠。所造益進。秋間返滬。適大舞臺重開。開幕。君與毛韻珂。有舊。遂乘新劇。而演舊戲。粉墨登場之暇。仍以繪事魔術自娛。嗚呼。若君者。其亦人中之傑歟。無依賴之性。有獨立之能。君嘗言於人曰。富貴命也。窮困亦命也。天命如此。焉得而強之。然吾人在世。兄弟妻子。其能凍餒也可矣。何其勉於。

已而多諷世之言也。

劍雲曰：化佛以畫家列名，俗精工化裝，擅口才，神情狀態，風趣非常，人見其劇靡不掩口葫蘆，不知化佛，固傷心人也。或物傷時，藉戲以諷，絃外餘音，大有深意，特味者不察耳。化佛性純良，喜與文人藝客，結納敦品勵行，其於進德修業，斯固常人所難，尤無望於今之優俗也，是可傳矣。

周劍雲主編

鞠
部
叢
刊
下
編

下
編

—

4

■

2

3

粉墨月旦

鈍根題

黑幕

● 高等社
會
海上罪惡史 四册 三元

● 女界
黑幕
小姊妹秘密史 六册 一元六角

● 男女
黑幕
小弟兄秘密史 六册 一元六角

● 女界
黑幕
粉陣歷險記 六册 一元八角

● 男女
黑幕
脫靴黨 六册 一元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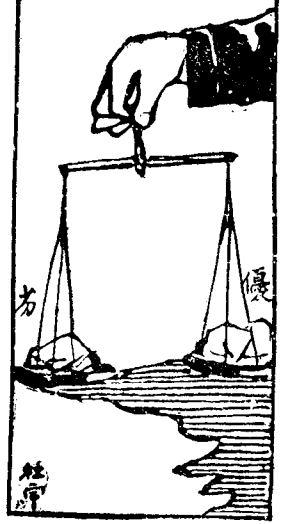
● 拆白黨
之黑幕
他之秘密 一册 五角

● 清宮
秘聞
宮闈秘密 一册 五角

● 家庭
黑幕
不幸之妻 一册 五角

● 官眷
黑幕
蓮魂記 四册 一元六角

粉墨墨田



譚鑫培之碰碑哭靈

(劍雲)

譚鑫培執伶牛耳三十年受清廷四品京服銜貝勒之榮名賈大王之尊號風靡全國震驚世界歐人善其餘音(歐美人士雖不諳中國戲曲然對於譚氏之唱亦以為足為研究音樂之佐)百代公司之譚氏話片西人亦有置備者)日人竄其聲調(日本某校。至以譚氏聲調與章太炎之文學並重。列為應研究之課程)戲迷仰其丰采。要友拾其唾餘。無老無少。無人不感歎贊美。五體投地。佩其文武身材。崑亂兼精。一代偉人。竟於民國六年。溘焉長逝。遊伶界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前乎譚氏之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王(九齡)恨我生晚。末由聆其一字。一腔與譚氏並重之汪(桂芬)孫(菊仙)又一死。一隱。無從接其聲。歎吾人所崇為魯殿靈光。衆喙一詞。公認其中正和平之聲音。清醇流利之腔調。準確無訛之字眼。吞吐甜蜜之念白。出奇制勝之做工。高超簡潔之武藝。儒雅靜穆之扮相。絕無瑕疵。匪人可及者。非僅譚氏一人乎。奈何天不假年。遽奪此老。以去。豈譚氏之名。已傳至大羅天上。雖仙佛亦成譚迷。耶抑清之孝。欽皇。后幽冥寂寞。特招譚氏以解。或吾人無福。聆譚調。碧翁有意。厄譚氏。使皮簧之學。自此而絕。耶記者。雖乏劇學。亦屬譚迷。最後聆譚之劇。在乙卯新秋。譚隸系舞臺時。譚氏在滬亦屬最後一次。予適為武林職務。所藉。僅見兩齣。匆忽離滬。嗚呼。此曲祇應天上有人。人間那

得幾回閒使子。早知其爲最後。一次又何忍捨之。以去譚氏。往矣。諫果回甘。餘音猶在耳際。爰述所聆。以誌不忘。

演戲之要素有二。曰情理。曰身分。凡不近人情。不中事理。不合身分之劇。雖有佳處。亦無足貴。碑爲譚氏絕唱。然三十以前。則不演。非譚氏不能演。碑火候未到。則食而不化也。夫以譚氏藝術之精。猶且如此。慎重而今之後。生小子。年未弱冠。輒好演。衰派戲。到滬。打砲。非李陵碑。便洪羊洞。聽者以是求唱者。以是引吭。直驅大類。沐猴而冠。俗音入耳。幾同嚼蜡。無味聽者。與唱者。兩皆冥明。其妙絕。無注重情理。求合身分者。此譚氏之碑。所以獨絕也。

幕內倒板（金鳥墜）平平唱過（玉兔升）之升字。並不拖腔。一放即收。候字隨唱。高適可而止。回龍（不由人）音淡而味永（我的兒吓）延一板。落中眼。悽然念子之音。此句極佳。座中人效之。不能得其什一。原板（頒兵求救）兵字一斷。數字之轉音宛轉。而自然。順流而下。不露痕跡（不見回頭）回頭二字。蒼老之至（潘仁美）之美字一抑（下了毒手）之手字。脫口即頓住。具見口勁（雙眉愁縷）之拖腔。與洪羊洞（病房來進）之進字似同而實異（遍體酸臄）句上一體字甫出口。復吸氣而入。齒根交擊。軀體抖戰。半晌始將下一體字吐出。吞吐之妙。蔑以復加。恍如親見。令公當年置身冰天雪窖。中寒風凜冽之狀態。貼至此。令人拍案叫絕。此新劇家所謂表情也。孰謂齣戲不顧情理哉。然含譚氏鳥足以語此。托兆一場。神色陡變。目光凝練。一棧貫注。皓白之鬚根。根。震動搖板。無特異之點。惟實而不浮。亦非常伶所能學得。醒來與六郎互證夢景。及促六郎上馬探信之念。白雖淡淡說來。而眉宇間。顯然有顧戀愛惜不忍生離之情形。最

後動以大義忍痛決絕。手揮其行。目不忍觀。令人惻然動天倫之情。至其缺音咬字。則本譚氏專長。無俟瑣瑣贅述也。三叫頭如鶴鳴。太空音悲。而意遠。搖板進場。吐音純。趨於平塞北孤臣心灰意懶。此景。此情。歷歷如繪矣。

二次登場。面上已着色。隱約現死象。此新劇之化粧也。譚氏獨能注意。及此。捧鬚呵凍。瑟縮可憐。觀者既全神貫注。雖在新秋。一見譚氏。亦若同處殘冬。劇之作用。大矣。反二簧首句。改爲（我楊家輔宋主。心血扶保）保字迴旋。轉折有無限波瀾起伏。其間。落至中眼而止。唱之似與常伶同。細辨之。實大不同（兵敗荒郊）之郊字。尾音線繞酸楚。悽涼有感。慨不盡之意（按此句有言唱兵解瓦消者。評者遂謂冰雖可解。瓦如何消。譚氏爲不通。而予是晚。近在臺口。確聆爲兵敗荒郊四字。許者自己耳。聽不靈。反責人以不通。未免故入人罪。

謂冰雖可解。瓦如何消。譚氏爲不通。而予是晚。近在臺口。確聆爲兵敗荒郊四字。許者自己耳。聽不靈。反責人以不通。未免故入人罪。

謂冰雖可解。瓦如何消。譚氏爲不通。而予是晚。近在臺口。確聆爲兵敗荒郊四字。許者自己耳。聽不靈。反責人以不通。未免故入人罪。

謂冰雖可解。瓦如何消。譚氏爲不通。而予是晚。近在臺口。確聆爲兵敗荒郊四字。許者自己耳。聽不靈。反責人以不通。未免故入人罪。

謂冰雖可解。瓦如何消。譚氏爲不通。而予是晚。近在臺口。確聆爲兵敗荒郊四字。許者自己耳。聽不靈。反責人以不通。未免故入人罪。

或譚氏有時其唱冰解瓦消則非予之所知矣。(連環戰表)句戰字一規吐表字一頓簡潔老練(錦繡龍朝)句龍字三轉而接朝字低延一板然後提高波明水淨不染纖塵抑揚之間喉力甚健(賊潘洪)之賊字有力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在金殿)之殿字行腔甚佳(馬前英雄)之尾音與(兵敗荒郊)有別常伶唱至此必轉身內向飲茶潤喉譚氏則一氣到底毫不少息緊接兩大段快三眼尤覺難能可貴得未曾有可見名伶唱戲不肯放鬆一步彼末學新進稍解皮毛便要自高身價誠所謂黔驢之技不值識者一哂矣

(我那大郎兒)之兒字轉折委樹(楊三郎)之郎字搖曳生姿(可憐他既盡忠又盡孝身披盔甲血戰沙場馬不停蹄受盡了辛苦)從容不迫一氣奔放字字精圓粒粒可數如珠走盤如水滴漏(四子喪了)之喪字提承轉展極運腔之妙了字落板恰恰好處接唱(我的兒吓)句蒼涼沉痛不忍卒聽撇得我年過人無有下梢)之梢字高如天馬行空低如平沙落雁一揚一抑悽惻纏綿足以迴腸盪氣以下詞句與原本不同唱得不即不離低徊往復曲折悠揚尺寸合度板槽工穩變化神奇罔不如意惟譚氏究以年邁發音過細予雖近在臺口仍有數句不甚了了老軍報雁來了譚氏以雙手摩挲其目昂其首跋其足審視再四始張弓發羽向空直射以為必可命中不料竟然斷絃陡然一驚譚氏描摹老眼昏花饑欲得食之狀神情哀敗態度頹唐令人感喟不已唱(寶雕弓)句字字凌空字字峭拔(弓折絃斷為的是那條)摔弓於地驚悸憤慨胥於此九字包括之(找一個避風處再作計較)音節哀苦面色慘淡寫出滿腹牢騷無可奈何之意下場之大刀花姿勢工架堪以獨絕即登凱之起落亦大雅可觀此蓋由於幼習武生得力於手腕腰腿上工夫也

三次登場遇蘇武陰魂指導之一段念白如(這樣兵荒馬亂你還在這裏牧什麼羊)(他口口聲聲說的我楊家衰敗待我持刀將他砍死)字眼清銳一字不含混為常伶所不及讀碑碣時先以戰袍拂去塵土表明此處漫草荒烟久無人到然後前行細看灰告人目拭睫再觀更見年代湮遠碑碣為塵土所覆其作工之精細豈俗伶所能體貼得到讀碑文二十字至(卸甲又丟盔)句從前則肩稍動甲能自卸首稍昂盔能自丟無須用手此次究以年老甲雖能自卸盔則不能不假手矣拜謝君恩聲如杜鵑泣血離碑仰跌數次顛厥可憐嗚呼令公死矣譚氏德矣統觀全劇自始至終唱白作表無半點懈怠無一處不佳七十衰翁如此賣力愧煞一般剪頭去尾之輩反西皮由青衣二六板化出純是商音最不易唱吐字力趨低平而須於平處見長若祇能放平不善使腔則始終一腔平淡無味有何

可聽必其餘味曲平而不淡方顯精采他劇猶可用力此劇則有力無處用須具有清醇之嗓音堅強之口勁則其發音吐字始合於此劇之唱(按戲中反西皮僅有兩齣一爲魚藏劍之(子胥閻門楣第數句)一卽此劇乃皮黃調中最難求者)執此以求含譚氏固無第二人克以勝任王文宸爲譚氏快婿其唱此劇雖無疵點然與乃岳較則有仙凡之判蓋一則味純而厚一則音淡而薄也倒板(白盔白甲白旗號)他人唱甲字多拖長而成呵呵之音譚氏則作一頓挫出口卽止號字氣充詞沛高唱入雲哭頭(孤弟好兄弟)之弟字有一唱三歎一波三折之妙西皮元板(孤王與兵把仇報之報字切齒咬牙憤懣已極(請過了靈牌往懷抱)之抱字悽涼慘惻無淚之聲反西皮(點點珠淚往下拋)繪聲繪影如見真淚兩個點字若斷若續而下使人聆之濕透青衫(上馬金下馬銀也曾贈過你的錦繡紅袍)氣促聲咽含悲忍淚(掛印封金辭奸曹)之奸字使一小腔圓潤無比(擂鼓三通把蔡陽的首級梟)可算得是蓋世的英豪)他人唱至可字皆發一尖音如破碑反調外無草然未免落小家氣譚氏則平平帶過淵穆純厚迥不猶人(還望二弟神威保)連一句神威保威字稍一咀吮行一短腔而吐保字發一悲嘆接(孤的好兄弟吓)茹痛已久至此始放聲一擲全場觀客初皆肅靜無譁屏息以聽至此始齊聲喝采其雅韻悲音真有繞梁不散之慨西皮(非是爲伯珠淚拋孤與你父生死交哭罷了二弟把三弟叫)聲情激越不慮桃園結義之盟(三弟叫)之叫字尤有淚盡繼血之概(虎牢關前曾把那呂布的髮冠挑當陽坡下喝斷了壩陵橋)兩句長而難非口中有勁不辦譚氏精於讀字獨能以沉着出之蒼勁古茂不同凡響以下十餘句亦復道峭沖淡高山流水不食人間煙火氣爲唱至此工矣絕矣總之譚氏此劇爐火純青已入化境如說韓昌黎祭十二郎文油然而生骨肉之情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譚鑫培之空城計

(小隱)

空城計一劇情節既爲婦孺皆知詞句亦爲人所共喻故雖老戲而社會猶極歡迎我本是一段慢板無論善與未善要皆以譚鑫培爲依歸其所以普及社會者不可謂非譚氏之力雖第一才子不能與之抗衡也昔者王九齡盧台子輩亦皆以空城計著於時聞之老於戲曲者言王盧詞句皆極冗長自經譚氏改訂後刪繁就簡詞調均佳迥古超今允稱絕作數十年來無論在南在北最喜演唱不自以私

董譚演是劇。平平叙述。毫不費力。而聽戲者。與珠麗。寒速。營樂。同一歡迎。事半功倍。又何樂而不爲哉。譚氏演空城計。養到功深。故能舉重若輕。餘子雖刻意求工。又豈得望其項背。他姑勿論。即手中羽扇。不高不低。極其自然。易以俗俗非失之高。卽失之低。高則嫌。殭。低又近。插欲求恰合其度。則於譚。歎觀止。矣。譚飾武侯。氣度雍容。實有尊爲尙父之概。此豈俗俗所可學而成者。看地圖。雖驚。驚懼之意。而面上不現。驚懼之容。三探愈逼。愈緊。雖以老成持重之語爲當。爲國家大事計。亦不能不稍露倉惶。但從容佈置。未致失措。固尙不失其爲武侯。故譚氏於第三再探。衝口念出。陡然變色。曩見孫大喉演此首二兩次之再探。均大聲疾呼。至三次再探。反輕輕言之。行所無事。鎮靜則鎮靜矣。獨未思近於詐僞。必欲描摹武侯左道。傍門。詭譎。百出。成一妖道。身分方謂盡作工之能事。亦復何取耶。

我本是一段慢西皮。譚氏腔調風靡一時。凡演空城計者。無不皆不能出其範圍。在譚雖慢轉輕搦。而字音蒼老。味餘於唱。二六板一段。官體並用。緩急適中。雖似平平叙述。而音節之佳。並世罕與倫匹。俗俗爲之。雖工尺字。能不差累。黍然發音之高低。運氣之急徐。稍一不當。仍有毫厘千里之謬。賢如王雨田。王君直輩。且似落迹。象若貴俊。脚劉鴻聲。王又宸等。則更近乎油腔滑調矣。譚氏空城計。唱固佳矣。而斬謾尤稱絕作。如聞馬王回營。請罪之盛怒。聞趙雲及得勝。回營之驚喜。趙歸入後營。乃又勃然色變。致升帳之步履。且失常度。怒上心頭。難消恨。一句倒板。恨字用齒音翻。高真有咬牙切齒之概。見馬謖只哭得珠淚洒。一句搖板。宛轉紆迴。無限傷感。至哭罷之搖板。腔緩。韻低。聲隨。淚下。唱作各極妙。用不可方物。餘子效顰多見。其不知量耳。

譚鑫培之烏龍院

(馬二先生)

譚氏之四平調。極其清潤婉轉。爲他人所不及。姑就所見之烏龍院。而論其特異之點。甚多。

(一) 出場時之(大堂上打罷了退堂鼓。衝前來了宋公明) 兩句。從容閑適。表出公暇散步神情。

(二) (自那日閑遊在大街上) 一段。中較他人多。(那富貴本非人所有。自有天爺作主張) 兩句。其天字之行腔。極流動。不可捉摸。

(三) 聽見衆人議論之後。唱(又聽得衆賓朋說短道長) 將(旁人)二字。改爲(衆賓朋)三字。詞却不見佳。然却難唱。蓋(旁)字行腔。

用於(衆)字之下。而(人)字。並無行腔。乃欲加一字。易爲(賓朋)二字。且使其尺寸不變。此非斷輪老手不辦也。且其(朋)字。又甚沉重。

有力音調一煞然後乃徐出(說短道長)四字有餘音嬌媚之意

(四)猜心事之一段(莫不是衣纏纏不稱你的身)其(衣)字之腔略與(自有天爺作主張)之(矣)字同而(盤纏)二字又與(寶朋)二字相同故此一句乃合前兩句之腔而成爲一腔者

(五)(這不是來那)不是一句其(這)字平平道出接用(不)字腔儘力下過陡於板後(是)字上一揚令人聽了不覺忍俊不禁彩聲必將脫口而出蓋(這不)二字下行之腔已低至無可再低人且疑其無法唱矣陡然翻起全句遂覺聲動非常有水盡山窮雲迴壑轉之妙不由人不叫絕也

(六)擺椅子之機閉且角說(我把你這活忘)時例須將頭巾向下一扯學爲龜形然在他人多用手先將頭巾向下扯好然後再縮項招手而譚氏則祇於同時用雙手由耳後從上頭頂向下一掠頭巾已隨之下覆額際項已縮而臂已曲矣此種種動作皆于(哦)字之一聲中作成與鑼鼓相應敏迅干淨不似他人之拖泥帶水也

(七)此戲雖爲游戲之作有種種之滑稽之表情然究屬生角而非丑角故必寓莊于諧乃可他人演此多有失之過分者此又譚氏之所無也觀者不可不察

右所舉皆譚氏特異之點其他雖有佳處而爲他人所同有者概從略焉

劉鴻聲之新斬黃袍

(劍雲)

跡劉之戲雖云三斬一探確確陰蛋以吾所見斬認確確爲老譚絕唱鴻聲嗶子高尖多而緩圓少姑不論未易效顰卽就喉音言亦似非其傑作故斬斬斬袍確確爲鴻聲得意之筆探母已少遜斬認確確無多出奇處鴻聲因色致啟其腔而喉音未嘗稍敗此真天與以唱戲本錢有非人力所能及者鴻聲長處一在於音二在於氣使有音而氣不充足則戲詞一長必難爲繼又安能保其始終圓滿使有氣而音不醇甜則必流於拖長腔氣花腔之俗套聆之便覺索然寡味今鴻聲神完氣足首尾如一尖腔嘎調俯拾卽是振喉聲音略不費

力從容安詳一者行無所事者故難能可貴也。鴻聲此次南下。暖音猶昔。調門在乙字調（有時唱乙字調）用腔咬字亦稍知講究。較前稍見進步。蓋已漸發爐火純青之候。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

新黃袍一劇。戲品殊不雅馴。念白多京韻。以帝王之尊。而在城樓大呼乾娘。親娘。此尙成何體統。高懷德氣憤填膺。威震朝右。君臣論理之際。有何心緒。高唱梆子腔。尤屬俗不可耐。跋劉此次登臺。既大書改良新詞句。我以為凡此鄙陋之點。必已悉數刪去。詎知不良之處。並未修改。而原有之良詞。則均改盡。此吾人所失望者也。

頭場酒醉後唱四句搖板詞。為（見我兄長在夢兒裏。手挽手兒把話提。江上大事件與你。有人保你定華夷）改江陽。為依期。較原詞不過上下顛倒而已。他三人把話一樣講。一段流水板完全改過。其第一句為（自從盤古分天地）轍脚如前。蓋承上啓下也。（天作保來地作保）一段改苗條。轍為人成轍。其第一句為（在陳橋難壞了趙匡胤）（孤王酒醉桃花宮）四句二六本為中東轍。此次改為日求轍。其第一句為（自從素梅進宮後）較原詞增多兩句。尺寸距離亦較前為近。難唱則有之。優則未必。城樓倒板本為（丹鳳眼來看端詳）鴻聲改為（亡親定）以下快板。遂改江陽。轍為人成轍。記者坐在臺上。鴻聲快板。又不如老譚字字清圓於其詞句不甚。

明瞭。梆子腔一句為（哎呀。嗚。我明白了。啊啊。呵）詞太俗。不敢附和。叫好（孤的乾娘呀。孤的親娘呀）減去孤的親娘呀。一句多增（這就是優待條件啊）（帝妹你就隨隨便便罷）此兩句余聆之頗斷。近聞某評劇家之作。謂其將乾娘改去。實則未也。又有某君評鴻聲新詞。斬黃袍而引用舊句。如不如一死見兄王（內侍臣獨駕上九重）等。殊不知（王）字根據（講）字既不唱（一樣講）何來（見兄王）（重）字根據（宮）字既不唱（桃花宮）何來（上九重）某君豈未知鴻聲轍脚已故為（依期）（由求）耶。抑聽覺不甚了了耶。

鴻聲斬袍全劇。瑕瑜互見。兩段流水一段二六。鄙見似不如舊作哭頭甚佳（丹鳳眼來忙親定）一句倒板字字用力。高至無以復加。而又字字清楚。略無毛澀。嘶裂之病（定）字走鼻音。韻味俱厚。非鐵嘴不克勝任。此即鴻聲可貴處。與陶三春對唱之快板。爽脆乾淨。毫不

滯鈍。惜馬妙儂之陶三春。本領太難。配搭不上耳。說（我曉得哉）一句。蘇白述近。油滑萬非正生所宜。出口豈鴻聲首日打泡。即染海派惡習。耶。竊為不取。

趙如泉前數年唱武生及做工老生本有練胸可取之戲乃久練大舞奪足跡又未越上海一步專知迎合俗客心理一味胡調油滑到十二分何論演何戲無不爽用幾句蘇白甚至加上兩句洋淫漢英語稍有顧曲程度者皆厭惡之是晚配高懷德以無賴之野馬一旦命其賤然就範火戟未除無怪其手足無措連戲詞多忘了(臣不能見君君不能見本)如泉倒念其詞一句出口自知其誤免不得吃螺絲幸臺下祇有一二人拍巴掌否則殆矣如泉出身武生演戲又重火氣高懷德一角宜乎合其胃口顧乃如此豈以鴻聲為大名角有所憚而然耶如泉進戲房後以手拭汗曰今日真險實因戲詞太生久未演唱之故幸我人緣好人能為我諒不然坍塌矣如泉之言如此乃聞某君戲評竟譽為(究竟不凡精神百倍)甚至過甚其詞曰(歎觀止矣)以如泉是晚之糟而可譽為歎觀止則與莖芳麒麟童之高懷德不將詫為見所未見耶觀劇眼光固人各不同然亦未可與事實背離過甚我非與某君為難愿其以後下筆稍為審慎耳張永林之韓龍循規蹈矩應對如流陳福壽之太監週旋進退平順無疵梅榮齋不能唱說做做尙可去鄭子明亦有可取

王鳳卿之文昭關

(劍雲)

昭關為鬚生繁劇之一西皮二黃全備自出場搖板至改裝二六行腔使調抑揚抗擊之間處處須連以高朗激楚之聲一字不可苟且非腔音充實參以腦後音不辦當年程長庚以此劇為生平得意之作我恨生晚未及耳接每聞前輩傳述津津若有餘味長庚既往汪譚孫三人均能演之譚氏紆徐為妍以纖巧見長雖含嗚咽飲恨之概却少慷慨激昂之情孫氏大氣磅礴軀體修偉常自翻非彼不克狀伍員於此劇亦稱拿手然大刀闊斧佳則佳矣以云完密無疵則尙未必蓋通體不能免草率忽略處也汪桂芬卓然中聲音若金石第言聲調不愧長庚後一人其唱此劇挾猛獅搏兔之力運風霜雷霆之氣為孤臣異域之悲繪孝子思親之感始終不懈一字一淚洵非孫譚可及汪死汪調不絕如縷賴有鳳卿起而繼之雖遺語未深弗足以抗前賢然在今日數汪派傳人談汪調昭關鳳卿而外亦幾無人是則吾人安能不推愛岸及鳥之心以前之重桂芬者重鳳卿哉

鳳卿首場兩句西皮搖板(伍員馬上怒氣冲逃出龍潭虎穴中)首句吞吐甚妙虎字用鼻音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聽說昭關路不通)四句前兩句甚平爹娘呀字音散而不凝未能出之以幽韻此其力量不逮桂芬處一言難盡之叫板來勢極猛便知以下

有好句可聽果也四句快西皮激越勁挺句句有力字字見機無一字不由丹田貫入腦門再由腦門迴旋衝口而出其味醇而有風計之妙而(血染紅)一收尤有砥柱中流之力可謂全劇勝處鳳脚台步不佳八字形分得太拘泥遂成蹣跚之態念白勿勒欠沉著二黃正板(一輪明月)一段瓊瑜互見(二)字(明)字之吸入鼻音皆鳳脚長處(照應前)之前字頻頻換氣則其短處二段五板(心中有事難合眼翻來覆去睡不安)心中有事四字一提一放異常英挺以下六句如快刀斬為釧刀起鏢斷無拖泥帶水之病三段(鷄鳴犬吠五更天)一句如開午夜鷄聲催人起舞以下愈唱愈急有波濤洶湧之勢(仗寶劍)之寶字直拔而起響可遇雲聲音極爲沖沛改裝之二六稍弱總之近代養生實力不足多趨譚派本意原在取巧然無鑄塔天分遂失綸邈之致而現委靡之象孫則全以氣勝令人望而却步汪之音鄉地成金石尤無敢問津者鳳脚能不畏難即其難能可貴處若必苛求其全肖試問並世有幾桂芬哉

吳鐵菴之王佐斷臂

(小隱)

予之初觀吳鐵菴在辛亥之冬距今已及七年斯時吳僅七齡一時有神童之目穉子登台便重作工如演黃金台必帶盤關演瓊林宴必帶閻羅究以身材太小不盡合法故友人王君及紅豆館主皆目之爲耍猴乙卯至都觀吳於丹桂茶園年齡既增身材亦長雖唱工力趨時尙之花腔而臺身段確有幾分似譚處以爲穉子可教前途造詣未可限量際此生角寥落後起人材不能不望於此輩青年也戊午海上天蟾主人聘吳南下予與之別又二年方期吳之學問與日俱進觀其八大錘一劇大失所望蓋學譚矯枉過正趨於魔道凌雲漢閣主所謂學譚摹譚予所謂知譚唱譚若吳者唱工則毫無可取作派神情僅屬知譚與摹譚學與摹爲道與魔之分如與唱乃心領與力行之別也茲於吳所演之八大錘有所評論吳固知譚者請以譚法與吳一商權之

王佐上場念(要作天下奇男子須學人間大丈夫)後鑼聲一響爲武穆兵敗回營此時王佐一聞鑼聲便抬頭觀看天色此等處雖無關緊要然其中大有道理蓋斯時尙未昏暮武穆回營出王不意其爲兵敗即於王佐之看天色中舉出此等傳神之筆爲譚氏獨得之秘吳與體會到不可謂非學譚諷諷其徵王佐欲往北國說陸文龍武穆恐番虎不成謂王用你不着出帳去罷王佐匆匆告辭出帳時

雖略一歎息純爲憤愧而非憤恨吳於此處稍嫌過分然較之貴俊卿之頓足自是高明多矣

二場簾內倒板雖屬平穩調已非譚出場唱(爲國家棄忠心食君祿報王恩晝夜奔忙)句譚氏一氣呵成忙字下蹶翻兩轉純出自然今吳於忙字行腔拖長中間換氣提高以致不能連貫尾音過於宛轉不免拖泥帶水之病(想當年在洞庭何等浪蕩)句吳於想當年三字喉音擅動即用花腔可謂創格在洞庭三字用花腔更不待言蕩字下行腔譚氏起伏分明吳則近於油滑(我王佐無功勞怎受榮昌)句譚氏於榮字下略一跌宕將昌字音提高仍復落下緊接(今夜晚怎能够番營獨闖)句闖字下行腔雖屬進板只能用洪洋洞中息隱重之腔不能用病房來進之腔吳氏處處要好故行腔無往而不從其多也

二段元板(在營中思巧計番營來進)句譚氏出以平演緊接下句不用過板吳於進字亦拖長腔即不能不加過板矣且思巧計三句下一波三折爲海派髦兒戲最流行之花腔不知吳從何處學得既稱譚派不能專爲博采計卽不爲譚氏稍留餘地(左又思右又想心神不定)句唱左又思三字以手撫頭作思狀唱右又想三字退步昂首作想狀在吳講究工作可謂無微不至惟譚却無此種作派吳氏自出心裁不勉近於矯揉造作看書之神情說白尙佳三段元板四句一氣呵成亦尙平穩不差惟念要離斷臂刺慶忌大聲疾呼太嫌過火譚氏於此句重複讀之作思索狀方合於觸機情景若吳則如黃天霸望江居大呼落馬湖此等機密大事寧不畏人所聞耶

修書時磨墨濡筆并剔筆上之落毫寫信封信封面之收信寄信人名封背之護封月日無不一俱到最後又以墨磨數下在封背蓋印若爲蓋圖章則不應大磨特磨若非圖章則此舉果係何爲作工以云細膩誠細膩矣以云譚派則譚氏不如是之甚也斷臂應於搖板(顧不得生合死自作主張)句下卽以臂置案持劍欲砍之吳唱完是句捲袖仗劍欲行又止者再及至斷時臂未置案但以劍砍桌而已要知忠臣烈士皆激於一時之義氣若吳之斷臂頗現不忍之色既於情理不合亦與譚氏大謬此處譚氏一掄臂爲劇場之絕技吳固不可以語此惟吳方在青年亦如貴老二之就地打滾竊以爲不可也二旗牌扶王佐起立後王云不可緊張乃授之以信飾其疑至元帥處旗牌甫行復又喚轉囑以機密大事不可洩漏吳於此叮嚀慎重神色兼到頗甚可取惟下場時照譚氏應手持斷臂略一觸

願作慘不忍觀狀即匆匆而去。今與持臂審視攢眉搖首良久良久方始退下。亦於劇情譚派兩皆失之被擒見兀術時自留頭講話一段說白語氣委宛神色亦佳（現有斷臂爲證）一句譚氏起一暴音吳竟平平讀之於理亦有未合至命名苦人兒時花臉小生臂不合手其咎不能專歸之於吳也

王佐既至番營到後帳額爲陸文龍之乳娘所見指爲奸細王佐告以姓名飾乳娘者應云（聞聽殿下言講有宋將王佐投順我國取名苦人兒的就是你麼）老旦謝玉珊飾乳娘於此處即云（你爲我家公子受了苦了）并以手摸王之左臂幸吳尙聰明離退後一步仍照脚本接云（聽老太太之言不像此處人氏）一問一答連下無誤但唱至（聽一言來心歡暢我與安人說端詳爲國家斷去我之左膀捨死忘生到番邦此時謝玉珊因（你爲我家公子受了苦了）一句先已說過無言可答只可復以手摸王之左臂吳即接唱）這斷臂情由不可聲張句此場謝玉珊荒腔已極若非吳尙能鎮定必至不可收拾陸文龍回營以至說書時均尙平安無誤說書雖神氣差然起承轉合尙有層次說至（馬不食草料眼望北國大叫三聲竟自死了）時文龍問却是爲何王佐答以（也不過是思鄉呵）却是日吳尙未說出竟被謝玉珊之乳娘搶去多口真該打吳接云（照哇那馬也不過是思鄉呵）不能不算聰明老旦此處應念之（馬且思鄉何況人乎）一句謝玉珊竟不知所云看書時老生小生老旦三人之神情須一體貫注方有可觀楊瑞亭之小生謝玉珊之老旦與吳分道揚鑣全不合式吳雖有不是之處亦即不能苛責惟陸文龍問畫上孩童叫什麼名字時依照譚法先應含糊答之至第三次方衝口急出云（他叫陸文龍）今吳於小生初次問時側坐若無所聞楊瑞亭之小生問至第三次忽大呼曰（唉吳氏作無狀起立桌前小生復問叫何名字方答以叫陸文龍此則大悻舊規又文龍拜畫像時老生忽與老旦交頭接耳適文龍拜畢轉身吳氏仰天而視且云電燈好亮此種舉動爲老本所無妄自增加殊嫌蛇足况復涉及電燈尤非老生所宜有吳以學譚自命譚之八大鍾豈竟若是耶

統觀吳之藝事以作工爲最佳但有時過嫌矯揉造作此則由於火候未到而自作聰明處亦一大病若長此不改將來變本加厲不入魔道不止也說白字眼亦爲純正且聲容整潔可謂臉上有戲聲恰如此頗不多見惟唱工無句不行腔無腔不帶花俗劣至於不可名

狀以方髻見戲則頗近之然卽髻兒戲亦未可一概而論前數年之小翠喜當較吳爲規矩此而號稱學譚吾恐譚氏有知必當痛哭也楊瑞亭之陸文龍力擊小樓之穢遂至近於懈怠自始至終毫無精采武場雖打四將然身段架式均無足取說書一場念白不上韻頗爲不合而作派神情毫不注意大有敷衍了事之態然賢如楊小樓此場亦間用白話如現在共和你坐下不要緊等語一時爲識者所譏小樓且若是吾於瑞亭又何責焉於此嘆徐（小香）王（桂官）陸文龍之成廣陵散也

馮志奎之架子花臉在海上頗負時名飾兀朮冠以草帽偏綠珠飾已屬創見（京伶冠紅纓帽）而念作上錯誤尤多如岳飛對陣時照老本應由兀朮先發言云（姓岳的前日被孤敗了一陣今日又來作甚）岳飛答云（傷吾大將楊再興恨不得食爾之肉）兀朮云「衆將官押住陣角」於是起打雖各伶之詞句長短不同大概總不悖是今馮由岳飛先發言兀朮答云（岳元帥你看山東山西湖廣江西一帶等處全入孤家掌握之中降順孤家與爾平分疆土）此係挑華車之詞句不可以之用於八大鍾也馮志奎至於報乳娘到時云有請報殿下到亦云有請此雖差誤尙無足深責最荒謬者報岳飛討戰馮僅云（再探）將（那岳蠻子他又來了）一句減去及陸文龍云待孩兒抵擋一陣馮又僅云（須要小心）便爾下場將（有此膽量）一句亦復減去王佐投降兀朮命名舌人兒之後應囑衆將滿營之中任他游玩不可攔阻有此一句爲下文王入後營說陸文龍之伏筆馮易以（帶了下去）便算了事足見其於八大鍾完全不會馮雖不會僅欲敷衍終場尙未出大毛病老旦謝玉珊其不會亦與馮等却處處想出風頭亦可謂不善觀戲也

吳鐵庵之武家坡

（小隱）

武家坡譚氏名劇也鐵庵號稱學譚來殊未盡是茲以譚法證吳之失願鐵庵虛心研求勿遽以名家自負也場內倒板譚氏極爲峭勁吳氏殊鮮精采出場之打馬牽繩神情步伐頗有幾分似譚處惟伸項彎背太嫌做作譚氏晚年雖似略有彎背然屬於年齡上之關係初非有意若是吳於此處亦加羣仍無怪變本加厲亦如學劉鴻聲者唱尙未能而跋足反先學得耳（不由得一陣陣酒淚胸懷）酒字下生一波折復字但轉一言並不掩腔吳氏此句簡潔爽利頗爲近似（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界字行

惟轉折。雖捉而氣須舒。和吳氏不免急態。遂無足取。(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歸字略一跌宕。接來字行一短腔。仍還本音。吳氏於來字用轉音。似未合法。(老王允在朝中官封太宰)以下五句。譚氏有時聯貫而下。皆無過門板要。排得准氣。要用得勻。其中字音清重。底之間。韻調環生。跌宕盡致。歎為觀止。有時官封太宰句緊接(他拿我貧窮人那放在心懷)此處用一過門。以下三句。仍屬聯貫。吳於此五句中。句句用過門。固不合乎韻法。亦足見氣弱不勝也。武家坡外之家字。略帶尾音。即將坡字用力噴出。吳於家字。拖音。聲長。一違大嫂傳話太遲慢)一段。快板。將武家坡三字提高。亦嫌過火。與青衣問答一段。說到莫非就是薛大嫂。重見一禮處。吳作驚狀。匆匆行。禮。有似貪歡。報中却江鬼與李香蘭行禮之態度。但未推之就座。耳取書六句。快板。唱至弓插袋內。把書信取句。取字。竭力翻高。調似鳳。聊念我若無心。還不回來呢。老生以手拍青衣之肩。吳所站地位。距青衣甚遠。乃前行兩步。以手拍之。又念自然有哇。手指着青衣。掌心那苦還在後面呢。牽青衣衣。給吳氏皆醜態。百出。涉於輕佻。殊失老生身分。「按此等處。生旦之距離。最須合度。然後手口相應。行之自然。始能大方。紅豆館主常論王君直武家坡之涉於輕薄。以王較吳。自是吳之工作為佳。而輕佻處。亦似吳甚於王也。」(八月十五日光明)倒板。譚氏蒼老簡淨。吳於明字行腔。甚長。若非如是。焉能博得台下采聲。為迎聽者心理計。吳之苦衷。似亦不可不諒。(薛大哥在月下修寫書文)修寫書文四字。行腔。吳氏雖屬一氣呵成。但轉折甚繁。迫於油腔滑調。所謂沉不住氣也。(他到好)(到也安寧)(老軍作)(自有人縫)四個。下半句。譚氏若簡淨。無腔。吳於他到好之好字。讀如去聲。下接(哦呵呵)尾音。極為刺耳。到也安寧之寧字。亦有短腔。自有人縫。改為自己縫。(薛大哥這幾年。運不通。譚氏於年字。用本音。翻高腔。運字略一停頓。不通二字。無腔。不用過門。緊接在西涼路上。受了苦刑。句。吳之年字。下轉(那呵)音。且不通二字。行腔。甚長。拖泥帶水。幾至不可收拾。且間以過門。方唱下句。尤為不合。青衣索婚書。即云。慢慢來。可也。吳氏則改作。回身欲取狀。忽又轉來。此等處。認吳氏之自作聰明。畫蛇添足也。(西涼國四十單八站。為軍的。要人不要錢)下青衣接唱。句後。譚氏從懷中取銀一錠。有一段快板。(好一個貞節王寶川。百般調戲也。枉然懷中取出銀一錠。將銀放在地。平川這錠銀。三兩三。送與大嫂作養廉。打首飾。買簪環。買綾羅。製衣衫。我與你少年夫妻。就過上幾年)頗不易唱。內行中。如王鳳。劉鴻聲。孟小茹。時慧寶等。皆無之。只真友中之紅豆館主。與言菊。胡玉君。直靈。尙絲。毫不改。童肖。趙鳳鳴。昔與尙小雲。合演。

亦○有○此○段○演○武○家○坡○者○於○此○原○屬○可○有○無○但○吳○既○稱○學○諱○則○不○當○將○諱○之○精○華○棄○去○豈○自○知○不○勝○遂○避○重○就○輕○耶○吳○在○畫○倫○總○算○楚○以○云○學○諱○則○相○去○尚○遠○也○小○楊○月○樓○飾○王○寶○川○純○風○花○旦○身○段○當○亦○為○梅○壽○所○染○唱○工○毫○無○特○色○說○白○中○如○平○貴○之○寒○妻○殺○了○他○問○他○要○之○殺○字○一○則○未○能○傳○神○一○則○音○未○咬○準○傳○神○處○梅○氏○頗○能○勝○任○咬○音○則○陳○德○霖○外○已○無○第○二○人○若○小○楊○月○樓○則○固○未○可○深○責○也

賽三勝之余派碰碑

(劍雲)

要○評○賽○三○勝○之○戲○當○先○溯○余○三○勝○之○源○比○年○鬚○生○盛○趨○譚○派○汪○孫○兩○氏○沉○寂○無○聞○今○賽○三○勝○異○幟○特○標○大○書○其○頭○銜○曰○余○派○顧○名○恩○義○其○為○余○派○嫡○傳○不○問○可○知○矧○授○其○藝○者○乃○三○勝○之○孫○余○伯○清○乎○吾○生○已○晚○未○獲○親○聆○余○三○勝○之○戲○然○聞○諸○老○輩○傳○述○則○知○余○氏○為○腔○之○創○作○家○而○皮○黃○之○腔○亦○自○余○氏○而○大○備○譚○鑫○培○固○私○淑○余○氏○而○以○善○用○腔○鳴○於○世○者○今○之○票○友○往○往○研○其○一○腔○至○終○身○無○所○得○無○非○以○其○佳○而○難○耳○準○此○以○推○測○余○氏○則○可○想○其○腔○更○佳○而○更○難○吾○人○欲○明○何○謂○余○派○不○妨○以○鑫○培○為○余○氏○之○代○表○亦○猶○之○武○生○中○之○俞○派○振○庭○雖○為○其○子○而○識○者○則○以○小○樓○和○玉○為○能○傳○其○衣○鉢○也○(三○勝○之○孫○余○叔○慶○極○推○重○鑫○培○嘗○從○之○討○教)○惟○膠○柱○鼓○瑟○者○不○可○謂○鑫○培○即○三○勝○耳○此○點○既○明○尤○有○一○節○不○可○不○分○清○者○則○吾○人○之○評○賽○三○勝○不○當○就○賽○三○勝○自○身○立○論○而○當○注○重○其○師○余○伯○清○賽○三○勝○唱○而○佳○則○係○教○者○之○功○唱○而○劣○則○係○教○者○之○咎○歸○功○與○集○矢○惟○余○伯○清○負○其○賽○三○勝○一○種○子○彼○但○知○依○樣○葫○蘆○何○嘗○夢○見○所○謂○余○派○哉

於○是○吾○得○而○評○其○劇○矣○余○派○碰○碑○先○期○見○新○申○報○載○其○詞○執○此○一○紙○按○圖○索○驥○自○無○不○明○之○句○乃○殆○未○終○曲○即○覺○不○耐○喟○然○顧○友○人○曰○此○何○腔○吾○人○豈○置○身○髡○兒○戲○園○聽○髡○兒○戲○子○唱○呵○阿○調○耶○不○然○何○其○聲○之○酷○宵○也○吾○今○始○恍○然○所○謂○余○派○者○非○余○三○勝○一○派○乃○余○伯○清○自○創○之○特○別○派○耳

碰○碑○之○反○調○向○例○僅○三○段○賽○三○勝○增○至○五○段○詞○之○通○順○與○否○且○不○必○問○顧○其○唱○法○則○大○難○每○句○必○使○花○腔○三○五○句○之○間○必○拔○一○尖○字○或○勸○一○小○腔○原○板○中○不○見○回○頭○之○回○字○頭○字○一○勒○一○拖○蕩○之○昇○常○刺○耳○重○重○疊○疊○關○門○閉○戶○掩○柴○扉○確○有○此○種○景○象○或○有○晴○茄○之○癖○代○其○辯○謔○吾○為○少○見○多○怪○吾○決○不○與○辨○良○以○違○心○之○論○本○無○價○值○可○言○也

余○伯○清○曾○為○毛○韻○珂○琴○師○雖○一○小○過○門○亦○必○大○拉○花○魁○以○博○外○行○之○采○而○唱○者○反○為○所○累○蓋○彼○之○胡○琴○已○入○魔○道○但○能○賣○弄○自○已○本○領○絕

不能。托唱者之腔調。今又以魔道。欺勢。非誤人子弟。不止幸而賽三勝。嘆子亮。腔音足。衷氣充。體質厚。尖腔。嚶調。脫口而出。戲詞。雖長。不露弱態。倘易一人如此。唱法十日。必力竭聲嘶。一月後。必倒喉。是非。戲。直是坑人。賽三勝。現已倒倉。賽三勝。受業於余。瞎子可謂問道於盲。謬稱爲余三勝之嫡派。毋實。言傳。楊四立之衣鉢。鳴呼。余伯清。辱沒余三勝。糟蹋賽三勝。噫。噫。

尙和玉之一箭仇

(劍雲)

鬚生有三派。武生亦有三派。鬚生三派人無不知。爲汪譚孫。武生三派人或未盡知。爲俞菊笙。黃(月山)李(春來)李氏之戲。南方之短打武生。罔弗宗之。俞氏之戲。其勢力足以涵蓋北方。黃氏較弱。隸其轍下者。不過瑞德寶馬德成。李吉瑞。敵人俞派。健將人無不知。爲楊小樓。俞派。振廷未必盡知。猶有尙和玉。子謂楊小樓。雖爲俞派。調仙高足。然其技藝。以乃父(月樓)家學。取精用宏。蔚爲大觀。振廷。雖爲名父之子。然手脚。摸時。貽人以盧莽。滅裂之譏。一長足。錄尙難。跨窻。其能純粹。傳俞氏之藝者。唯尙和玉耳。和玉親炙俞氏已久。一舉一動。咸能中節。合法。其爲劇端。穩健。卓然大將風度。抬腿。動足。根於金鼓。馳聘。搏擊。必有定則。而鈎臉。戲之佳。尤覺一時。無兩。晉陽宮之李元霸。則嘴尖。顯削。有如鷹筆。水瀟洞之孫行者。則身手動作。不脫猴性。李高登。則宛然惡霸。鐵籠山則端然將軍。馮萌。關則活似張飛。本來面目。一施粉墨。便能曲肖。戲中人。而每劇之打法。又各不相同。貫翻。軟腰。貫跳。蹀泥之外。江武生。嘗之。竟有手足失措者。亦足見其技之工矣。總之。和玉之武生。僅聲色不逮。小樓。餘無弱點。雖小樓亦視爲畏友。祇以久隨。吉瑞。屈爲傭員。篤於友誼。不甘離貳。名望。遂不如小樓之隆。是其人。不僅武技。可佩。德行。亦足風世也。

和玉傑作甚多。常人所能見者。輒舉其四。平山(即晉陽宮)之鏢。一箭仇之槍。四平山之鏢。吾友已評之矣。吾今述其一。箭仇之槍。和玉飾史文恭。面容雖蒼老。而雙目奕奕。有神。英氣咄咄。逼人。猶勝於尋常武生之滿面。酒肉氣。落座後。念引子(武藝高強。論槍法。蓋世無雙)。音雖瘡澀。而吐字。猶句讀分明。念詩。以「要把梁山一掃空。句一掃空。三字盤旋。而出口動甚健。以下一段。白口歷叙。自己武藝。不凡。因賽馬。與梁山賊。遞交手。箭射晁蓋。結下怨仇。音固不亮。而字斟句酌。皆成片段。近台聽之。尙覺明晰。二場與盧俊義。答話。互勸。不從。致起爭端。唱急三槍。隨唱。隨做。手勢。連人帶椅。疾移。至台口。出以全力。終以喉音閉塞。不甚明瞭。而工架。固雄壯。可觀。與盧俊義。比槍。兩

場。天矯如龍迅疾如風。蓋叫天花妙過之而不及其老練。有家數。配角。婁廷玉技擊。平常格格不入。致和玉未能盡顯其長。三場念白。我與那龐俊義數載不見。他的槍法越發精進了。拉勢唱風入松。看他鎗法甚高強。盤旋圍繞似秋菊。一折中規合節。姿式挺健。偷營劫寨。遇武松比拳去武松者。啞吧王益芳。手脚乾淨。和玉甚為合手。搏擊甚久。以泰山壓頂式為優。王益芳之掃堂腿亦不弱。四場敗陣而逃。遇阮小二阮小五船上。顛簸確似一不諳水性者。水戰以買賣山之阮小五較為合手。郭小福之阮小二毛燥不中程式。武劇最重配角。和玉乃孤身南下。因以減色。未免可惜。

尙和玉之神亭嶺

(小隱)

神亭嶺一劇。演三國演義中太史慈酣戰小霸王挑荊賽戰故事。以太史慈為劇中主要脚色。昔姚增壽王福壽皆有此戲。今惟尙和玉能之。孫策雖為配角。然必須與太史慈能以合手。方有可觀。戊午和玉南來。所帶下手僅止婁廷玉一人。去四平山之秦瓊。尙似未能稱職。其於孫策之不能勝任。更可想見。方謂此劇一時必尙不能演唱。詎料楊瑞亭進天蟾。連日皆與和玉合演。第三日神亭嶺。瑞亭去。孫策自上山拜廟。起扯四面唱西皮元板一段。雖較小達子為知規矩。究以嗓音太狹。勉強對付。且面長頰削。扮極不雅觀。而腰細胸挺。身段亦不勻稱。至於台步。打把從容。而不穩練。靈捷不勇猛。所謂臺風不佳是也。與和玉合打對鎗一場。尙似無懈可擊。惟下場時。又欲賣弄腰腿。頻頻翻轉。與和玉不能齊其起落。而金鼓亦遂莫由適從。賽戰一場。瑞亭非常生疏。處處滯澀。竟至打不上手。致和玉不能展其所長。乃憶在津時。屢觀和玉此戲。孫策一脚以薛鳳池為最佳。次則張少福(張黑之子)亦能勝任愉快。與和玉對打。此往彼來。無隙可乘。至極迫時。但見鎗光鎗影。若龍蛇之起。雖百忙千亂。中全不失其節。賽戰終其聲。戛然而止。為技。若此。可謂至精。今雖依然和玉而配角。不得其人。遂亦大為減色也。

尙和玉之晉陽宮

(豁公)

武生為演武戲之生角。此人所盡知者也。然武生固有一種獨擅之特技。入後台開旗把箱(盛武器者)則一十八般武器(刀鎗棍棒斧鉞鈎叉干戈劍戟鞭鐮錘抓弓為十八般武器)任取其一。皆能明其使用。解數與變化。夫然後可稱武生。彼以翻筋斗跳櫃子為

能事者皆武行之妖孽也。一般之觀，見彼勛斗，翻得齧（伏也）樞子，跳得高方，且大聲以喝采。吾則頭岑岑痛矣。近來海上武生演戲，能使下走滿意者，尙和玉一人而已。緣尙爲俞派，健將除小樓外，實無有出其右者。是人演戲，手眼身法步，事事講究，故自頂至踵，無處無戲。雖一舉手一投足，亦皆有戲味。可尋念唱則咬字發音，皆有分寸。所謂五音六律，涇渭分明者也。或以尙伶之嘆，嗟爲嫌，則真不知戲者矣。

晉陽宮一名四平山，爲尙伶拿手戲之一。戲中情節，視史册略有出入。吾今就戲論戲，述其梗概於下。隋煬帝赴邗觀瓊花，各藩鎮乘隙造反。護駕將軍宇文氏戰敗，帝命內監賈賈赴晉陽，召李元霸勤王。元霸奉詔與師，願行入後宮辭母。母詔之曰：汝今往邗，勤王吾心滋喜，惟滯鎮中有秦叔寶（瓊）者，曩在瓦崗寨時，曾有大恩於吾家。汝宜暗避之，勿與交鋒爲要。元霸敬諾。各藩鎮固非元霸敵，聞渠兵至，皆大恐。有徐勣者建議，令瓦崗寨人各帶一小黃旗爲暗記，使尤俊達往告元霸之部將柴紹。俾元霸一見黃旗，即知爲秦瓊將士，以免被殺。獨裴元慶不願插黃旗，故在四平山被元霸三錘擊走。時登州王楊琳氏亦在勤王，見元霸得勝，遂率兵堵截隘口，冀擒叛鎮以邀功。不意遇裴元慶，遂致敗。然元慶既爲李元霸所敗，今茲雖獲小崗，亦無顏更回瓦崗寨。遂另尋山寨自立，而與秦叔寶脫離關係。此即四平山之概略也。

向來演四平山，無元霸別母親畫。劉榮接談兩場，獨尙伶有之。以此兩場不演，則元霸之讓秦瓊暨不殺插黃旗人，皆無因也。於此可知尙伶之體貼劇情，實於常伶萬萬。又他伶演至陣見秦瓊時，必明言君前在臨潼山，曾教我一家大小，故吾讓君云云。尙伶獨否，緣言明後，則秦瓊無更追元霸求戰之理也。總上所紀觀之，可知尙伶演戲穿場結構字句，皆較優於常伶。工架靠把之佳，猶餘事也。

楊瑞亭之安天會

（小隱）

安天會一劇，演孫悟空鬧天宮故事。全劇固以猴子爲主，而托塔天王李靖亦爲劇中重要角色。諺云：打不死的猴子，唱不死的天王。於此天見猴王之打天王之唱，皆甚重頭也。昔張長保以猴子名於時，而何桂山之天王尤爲空前絕後之作。張藝業已久，何亦多年不唱。前數年，只富連成小班有是戲。當世名武生如楊小樓、尙和玉輩，均未習之，亦足見其難能可貴也。近年以來，小樓學於張長保，曾以安

天會演諸台上一時有馬猴之謂此猶指其身材高大而言其藝術亦實去長保遠甚小樓為現時武藝維一人才尚似未能盡善自鄙以下當更不足觀也楊瑞亭既已演盡鑿培之空城計復思演楊小樓之安天會可謂萬慮其胆大安為真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也小樓之安天會學於長保瑞亭之安天會學於誰氏不可得知但瑞亭之四平山與尚和玉所演多有未合以彼例此則瑞亭之安天會固不必問其學自何人且亦不必以安天會之成法責之即目為楊瑞亭之安天會可也

白玉崑牛齣惡虎村

(小隱)

白玉崑以黃派武生號於時實則僅得李百瑞之緒餘雖似萬過小達子亦只雁行楊瑞亭而已其演戲有時嫌強有時近火過猶不及頗似未能恰對好處會觀惡虎村一劇殊無精采可言記之如下

第一場出場亮相應作橫鞭勒馬式白將馬鞭抱在懷內不甚合式亦不好看離去了揚州城江都縣一句搖板音大而枯純屬假噪以云學楊小樓略似近之於黃則相去遠甚弄是小弟思念縣尊一段念白聲高氣壯絕不類朋友談論心事口吻實似近火下場時一聽自膝下作一小灣此種姿勢武且則有之武生殊不多見也

第二場與王氏弟兄分頭前去解勸漢武二位與李五爭鬥應作匆遽狀白則從容不迫未免嫌演劇情與黃派蓋兩失之矣

第三場漢武與李五既因黃之解勸聽其爭辯李與王氏弟兄先回店房黃獨未去漢武遂與黃周旋問其那道而來黃答以江都縣而來復問那道而去黃應先念一道字此道字便保沉吟之調即應接念特意前來拜看兄嫂白念道字後俯首沈思良久方有所答則拜看兄嫂之語顯係臨時扯說在白以為作王補賦殊不知乃近於癡且不合乎劇情權此處只云拜看兄嫂拜壽一節留在入莊登堂時確是黃派唱法也漢武說至改日再見勿勿運去黃雖愕然私念改日再見就改日再見比及牽馬在手乃覺得往日弟兄相見親同骨肉今日見面為何冷淡而去其中必有緣故因嘆二位仁兄慢走小弟趕來了一手招人一手拉馬狀至匆遽而手脚須臾淨斯乃奮

矣白於漢武走後錯愕久之一再念改日再見就改日再見且加以自己兄弟改日再見又有何妨殊嫌重疊而拉馬時又作馬一再嘶嘶狀復於是時用一鷄子翻身身段不但為黃氏所無即一般海派武生亦不多見且遲延至此恐漢武必早已入莊豈復尚能追及耶

第四場說至管他病與不病好與不好我是一定要見應先冷笑一聲聲容只能作至慎字為止方有轉圈之餘地若如白氏之大聲與呼有如尋相屬一般此處便已如是未免不留深侵入莊地步謂爲近火實非過論觀至此白氏之藝已見一斑矣

三麻子之走麥城

(劍雲)

漢。壽。亭。侯。關。雲。長。儒。將。也。亦。義。士。也。一。生。事。業。磊。落。光。明。俯。仰。無。愧。史。冊。流。傳。彪。炳。萬。古。下。至。婦。人。孺。子。無。不。震。其。名。而。欽。其。德。今。日。響。香。姐。豆。廟。食。千。秋。宜。也。故。關。公。戲。乃。戲。中。超。然。一。派。與。其。他。各。劇。絕。然。不。侔。(有人定關公戲爲紅生戲不知宋慈祖姜伯約亦紅生也此項名稱殊混而不合) 演者必熟讀三國演義定精神藝術二類所謂精神者長存尊敬之心掃除齷齪之念(俗界對於關公崇拜之熱度無論何人皆難比擬羣稱聖賢爺而不名) 認定戲中之人忘却本來之我虔誠揣摩求其神與古會策心既正乃進而研究藝術以予所見第一在扮相之英武要求扮相之佳尤在開臉之肖關公之像異乎常人之像眼也眉也色也(以真硃砂和油攪合) 皆有特異之點可以意會難以言傳第二在做工之肅穆要求做工之好在舉動之鎮靜關公之武藝異乎常人之武藝儒將風度重如山智勇兼全神威莫測用力太猛則流於鹵野手足無勁則近於萎靡以是舞刀馳馬極不易做此則勤習無懈方能純化定此條件以求此項人才程大老板自屬古今一人眼前祇可數三麻子爲翹楚三麻子之演走麥城發動於甲寅之春實現於丁巳之夏分前後二本前本取材演義第七十三至七十六回自劉玄德進位漢中王起至關公父子被擒止關演義至此多有廢書長嘆者今形之於戲觀者自有一種惻惻不怡之感三麻子演此戲髮蒼白兩鬢已斑雙目忽開忽合嚴威凜凜然關公生於漢末距今將二千年當時攝影之術猶未發明後人摸擬其像不過根據前人記載懸想得之決不能酷似無誤今觀三麻子一若其人足以代表關公者非三麻子人似關公乃其精神藝術不悖於上所云云也座中有人云如使三麻子照此裝束左關平而右關會於夜半無人時出現於廟堂之上有不駭爲關公顯靈者吾不信也三麻子於刮骨療毒時與馬良飲酒對奕華元化且刮且笑防其驚也三麻子於此僅憑其眉略示齷齪遂即不以爲意此嬉皮態度最佳敗走麥城攔腰馬姿勢非常遒勁一躍被擒關平周倉橫插而下尤見精采此劇寫其驕以取禍令人起無

窮感。嚮使關公。允孫權之請。結秦晉之好。則聯吳伐魏。正諸葛武侯之策。三分天下。誰爲元首。猶未易知。乃關公自以爲虎女。豈可偶犬子。結怨於吳。促其合。以謀吾己身。既沒桓侯。亦因是而亡。於是而有孫權之降魏。於是而有劉備之伐吳。於是而有七百里之敗。於是而有白帝城之崩。一敗再敗。而蜀之大勢去矣。關公因輕陸遜。拜將而失荊州。乃至連連中計。呂蒙復以小恩小惠。籠絡軍心。兵士乃不肯爲漢用。大局至此。真使英雄氣短。欲哭無聲。然使最後備納王甫之諷。不走小路。猶不致被擒。遺害顧乃不然。嗚呼。豈非天哉。麒麟重之。呂子明乃一油二面。從前崑曲所演。則係武生大約。因其人狡惡。故塗色彩。以暴其奸。較之說白。有一幾不通之句。在得荊州後。囑咐大小三軍。不許秋毫無犯。是也。秋毫無犯之上。而以不許連綴成文。可謂自有文法。以來未有之奇句。卽此一語。足見該伶之不學無術。苗勝春之關平。招撫兵士。時唱幾句搖板。調學李吉瑞。中有警句。大體不佳。高百歲去。屬化辭。別關公唱搖板。學笑。儂唱法。毫釐不爽。伊啞較笑。儂爲佳。是以倍覺動聽。

小孟七之八搜鄒應龍

(劍雲)

小孟七爲海派諸伶之幹練多才者。素負編戲名。前在亦舞臺有所謂八搜鄒應龍一劇。每逢星期必排一次。似乎大有叫座之力。余曩欲一觀。卒未得暇。陰歷冬至共舞臺適揭是劇。乃欣然往。詎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令我大失所望。此劇已排至八本。照情節言。所謂八搜者。已於第二本中搜完。殊不知如何蟬聯得下。顧三四本不名。三十二搜五六本不名。四十八搜七八本不名。六十四搜而統名之曰八搜。寧非名實不符。茲姑述其八搜情節。爲未聞是劇者告。使知上海戲館名震一時之新戲。什九皆徒有虛名。無一看之價值也。是劇取材稗官。爲正史所無。第一本亦與數目無關。瑣碎拉雜。閱之思睡。第二本之情節。大致爲(鄒應龍巡查江南。誤入王公子花園。被困水牢。爲丫環所救。乃發生八搜)蓋取秦腔水牢計雙合印兩劇影子。改頭換面。衍而長之耳。夫所謂搜者。必對於權力不及之處。號令不聽之人。爲尋常思想所弗克達者。行之斷無人人了解。一見卽知之。事而張皇。擾亂相。驚伯有。有需於搜也。王公子既聲勢顯赫。權力偉大。紗爾應龍死之活之。易如反掌。藉曰丫環報恩。致被竊匿。則威逼招供。一索卽得。苟丫環堅不吐實。則堂堂相府門禁森嚴。鄒應龍固難越雷池一步。亦祇一搜可了。迺觀所列其子目(一搜究竟情事)是則甫知鄒應龍亡去。水牢尙未施行搜查也。何謂一搜。

(二)搜查空房中計。所謂空房中計者，因是房先有一縊死鬼，適為鄒應龍藏匿之所。王公子率領豪奴健僕，明燈執杖，鑿扉而入。何畏一縊死鬼，乃既至門前，無一敢入。既疑丫環為藏匿之人，又使其進內搜查。一聞鬼叫，相率遁去。彼丫環一弱女子，獨不畏鬼，乎是則無中生有，故露破綻，亦未搜也。(三)搜查驗看水漬。(四)搜查故意開門。祇見他穿縫，進語無倫，次如同兒戲，皆不得謂之搜。(五)搜查破夾壁。鄒應龍明明在夾壁之內，既至其地，忽借火警而逃，必待鄒應龍另移一地，始來搜查。天下有如此笨伯乎？此亦不得謂之搜。(六)搜查兄妹打賭。(七)搜查上吊粧死。妹為兄臉上畫繭，兄見妹欲上吊，致不敢進房。俟鄒應龍另遷他所，重又搜查，直是兄妹串戲。大明十八扯，焉有情節可言。(八)搜查路遇英雄。則鄒應龍已脫離籠牢，可以自由活動。雖欲搜已無可搜矣。小孟七所謂八搜，我以為一搜不搜。其後王公子之妹與丫環同以身許，應龍尤不可解。鄒應龍位居巡按，年已半百，豈尚未授室藉曰未婚，亦何至與仇人之妹為偶。如此情節，如此戲實，不值半文錢。居然奇賞可居一演，再演小孟七固不足道。上海人乃顧而樂之，亦可羞也。小孟七之藝，視三年前已退步演戲一身酒肉氣，唱尤粗濁。去鄒應龍仿雙獅鬪修書唱元板一段，頂板一段，不倫不類，不能免。俗字小孟七休矣。友人馬二先生見妻黨同惡報，嘗為豈有此理之脚本，予謂脚本之豈有此理，無逾此劇者。

梅蘭芳之黛玉葬花

(劍雲)

吾國說部汗牛充棟，不可勝數，而能流傳百世，普及萬民，富有魔力，使讀者愛不忍釋者，僅得五種，屬於歷史者曰：三國屬於社會者曰：水滸屬於家庭者曰：紅樓傳奇體則屬西廂筆記體，則屬聊齋，尤以紅樓入人最深。蓋紅樓不庭而寫情者也，也男女居室，倫常所繫，人非木石，曷能無情。雖聖人尚直言不諱，吾人生斯世界，同具靈感，又何必效偽道學作欺人之談。紅樓之主人翁為寶黛二人，寶黛二人之身份性情氣味動作，已由曹雪琴生花之筆一一介紹於閱者，閱者亦既心領神會，一一印入腦球，讀其書，恍若見其人矣。一旦有人焉，譜入管絃，登之鞠部，幻身而出，與閱者相見於紅氍毹上，吾知無男女老幼，人人心中，殆均有一寶黛影子在。雖問不能審音辨律者，亦必能言其似不似焉。若是乎，狀寶黛者不蒸雜哉。寶玉今尚乏人，而黛玉得一國色天香，豈絕人賞之。梅蘭芳飾之，誠令吾人躊躇滿

志倉然無憾矣

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可編爲劇者不止一齣。黛玉葬花而葬花實爲黛玉結局之伏線。葬花一曲纏綿悱惻，悽愴哀艷，雅韻欲流，感慨不盡。已爲黛玉身世下一註脚。迨至焚稿、離魂、紅消香斷、悲慘過之韻致，則無此清麗矣。近代伶工擅演紅樓劇者有二北、數蘭、芳南、數子、倩二人，雖同以紅樓劇見長，而身份則迥乎不侔。查子倩合乎照鳳寶鑰者也，而絳珠仙子則舍晚華不足發其幽闡，其徵今子倩、晚華同有此一劇編制不同取材稍異。子倩採廿三回埋香冢、黛玉泣殘紅、晚華採廿七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子倩、晚華則重加編撰者。晚華則全套葬花曲者，念白全遵原書，唱口則慢西皮。二六板反二黃，無不同也。第言詞白兩本無可軒輊，惟反二黃一段，子倩全從葬花着想，立意靈空，鍊句雅潔，晚華則虛根未斷，綺障不空，念念不忘於寶玉，雖高尚不逮子倩，脚本而按諸實際，實黛二人，心心相印，亦似應有此想也。

蘭芳飾黛玉，衣古美人裝，梳盤雲髻，略綴珠翠，淡抹脂粉，柳眉含黛，星眼流波，長裙曳地，蓮步嫋嫋，而出扮相之佳，無出其右。觀者千百人不期同聲一好，念引子（孤苦伶仃，一腔心事向誰論）吐字精圓，音極高亮（論）字餘音嫋嫋，細膩絕倫。念詩至第三句（拚得眼中無眼淚）眉尖雙蹙，含淚欲墮，至足傳神。大段念白，字斟句酌，輕重疾徐，隨劇情而分，清腹愁緒，流露言外，非常伶囹，固吞棄者可比念至（紫鵝，你將珠簾捲起，看那燕子歸來）句起立，舉袖側身，引目作看燕勢，念至（春風撲面）句，便容色頓斂，廻身內向，以避風勢，體貼入微，非慧心人曷克臻此。待我收拾起來之叫板，既出乃作種種掃花身段，以待胡琴之過門，腰之軟肩之削手之靈足之輕，誠有翩若驚鴻之概。蘭芳尚善於做戲者，唱慢西皮（花謝花非花滿天）一段，手持花鋤，且舞且歌，音節清脆，身段柔活，至（隨風飄蕩）句，確有飄飄欲仙之致。二六板（取過了花鋤仔細攪）一段，把鋤掘土持壟，頓花低徊，留連借花自喻，表情恰到好處，至錄音如敲金切玉，吐字如圓珠走盤，尺寸不弛，不促，行腔有剛有柔，韻味之醇，陳德霖外無其匹也。

第五場寶黛二人，眼面即實寫西廂記妙詞通戲語一節。此段純以念白表情，傳神念白，遵照紅樓原本蘭芳之態度，表情固後起，且角

第一能手以曹琴之妙筆寫林黛玉之妙人而得梅蘭芳之妙舌一字一字含吐咀嚼而出其滋味自較觀書日接深厚一層美妙飾寶玉雖大體無差總不免生吞活剗之誚黛玉閉寶玉口出戲言怒容滿面泫然欲涕弱不勝衣楚楚動人之狀我見猶憐及寶玉發誓陪葬始回噴作喜嫣然一笑膩媚之至襲人喚寶玉去紫鵲送衣上乃起身欲回瀟湘館行經梨香院忽聞歌聲笛韻趕起不前細聆曲句句打入心坎悠然作遐想一寸芳心一腔愁緒無端又爲之牽起蘭芳能於眉梢眼角間輕描淡寫使觀者相喻無言若見他人呆弄若木鷄必作種種不耐狀或始終一副面目決不能如蘭芳之融會貫通刻畫致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兩語反復低念感唱秋歡天下癡心女子當酒一掬同情之淚反二黃一段詞句不甚妥貼（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兩句尤不易上口蘭芳唱來獨能運以佳喉珠圓玉潤字字作哀響如來卿之胡琴亦能盡襯托之能事可謂二難并矣下場時手扶紫鵲（見本書像片）唱兩句搖板（病懣懣淚漣漣問愁難遣奈何天傷懷日哭損殘天）丰神慘淡詞旨悲涼活畫一工愁善病之瀟湘妃子來姚玉芙之紫鵲未能盡滿人意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一）

（小隱）

梅蘭芳在北京演天女散花一時名流之品評報紙之揄揚亦均說得天花亂墜渥多好奇之士聞之莫不神往黃潤卿於此時機排演天女散花可謂善迎社會之心理雖不得梅慰勝於無故一時座客爲滿潤卿飾天女服湖色衫裙綠妃色飄帶身材婀娜體態輕盈堪與梅氏匹美實非餘子所及惟肩頭用硬骨子作圈形之飄帶二個殊失自然袖頭不用水袖飄帶長僅及膝遂使舞時稍減翩跹之致吾願潤卿有以改良之也上場唱西皮慢板四句腔調學蘭芳而參以瑤卿聲韻以致落音短禿此則瑤卿喉敗以後之聲當年初非如此也然嗟音圓活尺度亦准雖不及梅亦尚可聽所謂雲路一場碧天皓月下列山石頗似園景既稱雲路應爲天上絕非人間山石之設殊覺未當此場天女唱西皮元板八句身段甚佳惟電光與演者時時相左不足增其生色也散花一場布大雄寶殿彩景天女立於殿階之上以理推之則維摩詰必坐在大殿院心露天說法恐無是理天女唱崑曲兩折然後散花籃中鑽花甚少僅屬點綴而已按潤卿色藝極有可觀不愧爲名師弟子散花一劇就潤卿論可稱平正無疵但化狀尙未盡善佈景亦多未合配角以宋志普之花奴最足

爲全劇之玷他如增長勝之釋伽牟尼吳瑒方之維摩詰亦皆未能勝任愉快也

黃潤卿之天女散花(二)

(劍雲)

天女散花一劇編製極佳煞費匠心以文學之詞藻參以美術之排場導源於維摩詰說經益以天女之舞蹈古裝劇中別開生面名貴自不待言全劇凡六場而天女出場者三次第三場之伽藍還山第五場之花奴從行皆係短過場據曾見梅氏此劇者云蘭芳凡三易其衣飾之費達千餘金以蘭芳包銀之鉅耗費在所不惜黃潤卿之月俸僅梅氏十分之一二(以蘭芳前次練天蟾數計)裝飾上自不能如梅氏之奢華而第二場天香之四句西皮慢板(按商務書館寄售之天女散花脚本應唱二黃慢板不知梅氏如何)第四場雲路之八句西皮元板(按脚本應唱一句倒板三句慢板)咬字吐音實而不浮高提柔跌宕潤如意學梅頗得其味不以氣單示弱歌聲婉轉舞態翩翩且舞且歌身段與唱口合而爲一無參差不齊之病尤以折腰斜倚及躡地合十兩種委式最佳第六場花舞爲全劇關鍵應唱崑曲(賞花時)與(風吹荷葉煞)兩折潤卿限於嗷弱氣薄改(風吹荷葉煞)爲(萬花齊放)與花奴對作身段歌舞並作且舞且散花以花盡唱完爲止亦復妍媸動聽抑揚中式宋志普以半老徐娘扮花奴固足爲全劇之玷然第一幕除潤卿靈珠外無花且以靈珠飾花奴在勢難以辦到王蘭芳滿口不三不四之蘇白如胡家宅小野鷄以彼飾之或更不如志普此亦無可如何者也

潤卿在滬演天女散花三次均賣滿坐雖脚本之完善亦係色藝之可觀顧吾所望於潤卿者天女服裝能如蘭芳三易其衣最妙(雲路加孔雀翎之披肩腰裙花舞作袒胸裝)脫慮耗費則肩上之風帶亦不宜作硬圈形紅粉色遠觀之直如白色當然用五彩長風帶袖頭再加水袖舞時必能增其美觀花舞一場注重在散花潤卿以五十金定製花籃二其一內嵌機振彈之有花自內出而一彈已了無以爲繼殊不足壓人之望吾意不如就高臺之上裝電氣風扇一用五彩紙片紛紛旋落而下天女復就花奴籃中(亦用五彩紙片)取而洒之紙片宜多備不唱不洒了蕪幾滿臺紛飛克符散花之旨五彩電光搖轉太快又不對準天女手忙脚亂非唯不足增美反而有損目力此則第一台之咎也

尙小雲之玉堂春

(小隱)

玉堂春一劇雖爲且脚唱工戲然做工神情多近於貼與二本紅霓關之婢子同開花衫之先聲擅此者以余紫雲爲空前絕後記者觀紫雲之玉堂春時余氏年已四十以外望之猶似十七八歲好女子唱做固臻妙境即扮相之穠纖得中修短合度以視今日南北盛稱之梅氏實有未可同日而語者梅之唱做扮相固皆遜於紫雲矣然此戲爲乃伯梅兩田所親授在梅氏所擅之戲中猶以此劇爲有來歷非尋花散花之徒炫新奇者可比陳德霖業且一生於此類戲向不演吧今之演玉堂春者梅外當推尙小雲也

尙小雲演玉堂春以李桂芳飾王金龍尙似不差以酒金紅飾暴可頗嫌粗俗小雲飾玉堂春相觀清麗當得美秀而文四字以視梅蘭芳之眼胞微腫(醉肖乃父二項)目鈍無神其美惡實已判然不同其唱柔潤而堅實故有時以旖旎動人有時以高爽取勝其力祛浮僞處亦以高過梅氏之以委宛近瀟也身段做工亦均恰到好處唱至王公子句一種嬌羞情狀尤爲膩媚動人所唱慢板原板二六板快板散板或極宛轉之致或盡頓挫之能大致不外乎玉潤珠圓而到底不懈尤爲難能可貴至於字音之真切板槽之工穩又豈武生改行之趙君玉柳子出身之王靈珠所能望其項背哉

歐陽予倩之寶蟾送酒

(樽屢)

昔人謂施耐庵作水滸傳寫至林冲武松輩則自己當時卽是一個血性男子寫至金蓮巧雲輩則自己當時又是一個淫毒婦人蓋不設身處地以揣摩其神氣推測其心腸不能惟妙惟肖也後世說部惟曹雪芹先生紅樓夢一書有此筆墨同時寫金桂寶蟾兩個淫婦而各人是各人神氣各入有各人心腸殆真能畫鬼者與余讀至此未嘗不五體投地曰能寫淫婦者耐庵而後雪芹一人而已不意雪芹先生僅作紙上空談予倩乃能實地試驗轉覺雪芹先生筆端所描寫者特一活現之鬼予倩在紅氍毹上逐節扮演遊鬼之影亦爲烘托出來嗚呼技至於此神乎技矣某日排寶蟾送酒一折余入座一觀劇中調戲薛蟠情節較原書增十之六七予倩照劇本演來一副醜態神情直將歪廝纏三字演得暢淋十分完足試爲逐節拈出入書房後傳金桂命送酒果與二爺酬勞安放歪簪眉目間隱含蕩意唱歇情酒情見乎詞入後對薛蟠愈看愈愛趨不勸自己乃如醉如癡知輕挑淺逗不足以動薛蟠決計改用移船就岸法扳舫捉舵運轉如飛一聞薛蟠云身倦歇歇令其收拾回房遂滿面嬉笑容爲之鋪床疊被服侍得大爺就服待得二爺雙關妙語巧不可

階無如碌豎子推雙裝。啞於是以柔情浪態動之。取那一頭繡枕並置一頭當其手托鴛枕笑顧二爺時。蓋不知胡帝胡天一點靈犀亦飄蕩而不能自主矣。此計不遂更改用倒咬一口危詞恐嚇法反冤二爺有心調戲又恐薛蝌胆小如鼷愈嚇愈怕即愈不能合攏詞色之間際將迎好送俏神情暗中遞去詎料鐵石人兒始終一無感覺不得已拉他送出房來寶蟾至此時不覺嘆山窮水盡疑無路乎而異想天開吹滅燭光墜入房內此情此景柳暗花明又一村彷彿似之描摹寶蟾之戀戀薛蝌蓋恨不能心坎兒上溫存眼皮兒上供養以消受此女貌即才之豔福但得薛蝌情心一動即可墜時了却一重相思公案此種喉急神情吾不知予情男子何以能體會到家如此異矣鬼混一夜次晨收拾盃盤另換一付裝束雲鬢不整睡意惺忪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寶蟾之勾引薛蝌無微不至予情寶蟾之勾引薛蝌亦可謂無美不臻統觀全劇誠繪影繪聲之妙手也。

筱桂紅之晴雯撕扇

(樗樓)

或問紅樓夢敘述晴雯與筱玉有以異乎曰晴雯即黛玉影子前人已先吾言之矣然則新排紅樓歌劇扮晴雯者即以扮黛玉之神情態度演之可乎曰惡乎可黛玉小姐也晴雯丫環也黛玉與寶玉啞氣表妹對於表兄愛不理他則不理他耳寶玉無如之何也若以丫環對主子啞氣欲強不是以爲是而又夾七雜八吃醋酸其一種不受委屈之神情恃寵而驕之態度以及倔強到底心軟嘴硬此種神情態度均晴雯所獨具須於演時細意揣摩方能恰合一個伶俐侍兒身分如撕扇一事吵鬧之由曲在晴雯服侍更衣跌折扇子其曲一襲人勸解反遭奚落其曲二盛氣挺撞衝口而出說道何苦來嫌我們即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及至寶玉真要去回又哭說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專說懶話其曲三有此幾樣不是偏能弄得怡紅院主直如遇見第二個林妹妹一般也是一聲長歎無可如何則是黛玉與寶玉啞氣常處上風其勢易晴雯與寶玉啞氣翻下風爲上風其勢難寶玉爲黛玉啞得臨風短嘆對月長吁自己受點委屈誰個不是到也心服情願爲晴雯丫頭啞得滴下淚來拿主子身分不好意思不拿主子身分而詞鋒舌劍咄咄逼人祇可說句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嗚呼晴雯拌嘴之本領林姑娘瞠乎後矣此拌嘴時之人情態度所宜善爲領會者也若夫晚間榻上乘涼寶玉親觀襲人般般推開此時雯晴之神情態度尤非體會入微不能恰到好處蓋事已過氣已平自己也知道不是然不倔強到底即不

得爲黛玉影子。故心未嘗不歎。而嘴不得不硬。開口第一句。卽妙。曰何苦來。又招我。此則不提往事。而已將往事概括於又招我三字中矣。寶玉提起往事。問道該與不該。斯時說該固覺礙口。說不該又覺羞顏。祇可以拉拉扯扯。幾句淡語收場而已。余意彼時之晴雯。殆有一種慍怩之神情。悽惶之態度。蓋嘴皮雖硬。心腸已軟。對於溫存之寶玉。又愧又悔。又悔矣。嗟一聲。扇子撕破。人謂晴雯爲對寶玉撒嬌。余謂晴雯爲對寶玉附罪。入後。撕扇。月。扇子才得謂之撒嬌耳。余讀紅樓。不下百遍。所見不過爾爾。彼桂紅初次排演。卽能頭頭是道。較扮黛玉之神情態度。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無問然。已學佛在靈運。前成佛在靈運。後余滋愧矣。

張文奎之優點

(劍雲)

邁清末年。于方舞業某校。友人有嗜坤角者。以予稍知戲。星期之暇。輒勸予縱觀之。直至光復初年。足跡常出入髦兒戲園。彼時上海坤班甚發達。有丹桂。羣仙。大富貴。風舞臺。四家。予等與致甚豪。連袂同去者。動逾十人。癸丑。成梨。花。鏡。一卷。分鬚。生。花。旦。武。生。小。生。大。面。五。門。得。一。百。廿。餘。人。各。綴。以。韻。語。不。尙。苛。求。褒。多。於。貶。以。觀。坤。角。須。另。具。一。種。眼。光。人。家。好。女。兒。被。迫。賣。藝。身。世。已。極。可。憫。復。從。而。摧。殘。之。於。心。何。忍。予。於。鬚。生。取。恩。晚。峯。小。蘭。英。露。蘭。春。張。少。泉。(少泉近已退化)於花旦取十三旦白玉梅小桃王克翠(時劉喜奎尙未享名)武生取小寶瑞稍紫雲小生取賽呂布月桂紅。大面取小春稔小奎官。而個中翹楚。則尤推重花衫張文奎。文奎爲今之名旦。張文麟。胞姊。邗。江。人。一。雙。姊。妹。花。乃。丹。桂。園。中。臺。柱。子。紅。氍。毹。上。傳。譽。現。身。一。曲。清。歌。輒。爲。傾。倒。廣。壬。子。爲。某。銀。行。少。主。量。珠。聘。去。坤。班。失。此。明。星。便。覺。舉。目。無。可。看。之。角。予。亦。稍。稍。絕。迹。矣。方。幸。佳。人。得。所。足。饒。餘。年。距。意。天。妬。名。花。紅。顏。薄。命。甲。寅。之。春。遽。以。病。沒。今。文。奎。之。塚。已。有。宿。草。而。懷。念。之。者。尙。大。有。人。在。以。視。南。北。閩。傳。之。劉。喜。奎。鮮。靈。芝。我。終。覺。劉。鮮。爲。濁。世。應。有。之。俗。物。而。文。奎。非。風。塵。中。所。宜。有。也。魂。返。香。國。頑。僮。盡。述。其。佳。劇。誌。我。感。慨。

文奎貌如仙露明珠。其秀在骨不施脂粉。天然雅淡。雙瞳澄澈如水。一灣柳眉。丰神獨絕。骨肉停勻。既不若玉環之肥。又不似飛燕之瘦。琴古來文士善狀美人之筆墨。咸不足以假文奎。蓋文奎天人非凡人也。文奎雅人非俗人也。文奎幽嫺貞靜。孤芳自賞。端莊如大家閨。

秀非同。小家碧玉爭妍鬥豔。狐媚惑人也。文筆性情靜默不苟言笑。問爲青衣。身分高貴。一串珠喉清而不濁。抑揚宛轉。有剛有柔。乳燕黃鶯。不足比其亮。鳴鶴。吸不足喻其哀。聆彼青衫一曲。亦幾使人濕透青衫。唱二進宮。以一聲雷張少泉配徐楊。獨坐在寒宮院。一段木板。二黃高提。柔跌宕。有如意珠。或音促以急。或氣紆以和。或如游絲。鳥空綿綿。不斷。或如風囓。函谷颯颯。有聲。唱梅香。節以張少泉去。薛保以乃妹文豔去。詩綺。時文豔稚齡垂髫。依依乃姊肘下。天真爛漫。彌覺可愛。絕不似近年之冶蕩風。以真姊妹扮母子。三張合演。一時有三絕之稱。今日乃妹踵而效之。便覺聲調都非全不合拍。花旦戲如梵王宮。形容一初解風情之女子。對於花雲。情急心切。却又羞怯不前。若有意若無意。迥非今日一般演此劇者之騷形浪態。所可比擬。紅鸞。前金玉奴。前半折留飯。憐才柔情。密意發乎情止乎禮。後半折自傷命薄。嬌啼宛轉。一腔苦緒。宜洩。應遺棒打真。稽離恨之復憐之。初不忍下一回思其薄倖。始忍痛一擊。其體貼戲情之有分寸。非慧心人曷克臻此。拾玉鐲之孫玉姣。荆釵裙布姿態秀麗。雅合其人風骨。不假做作。款款深情。自然流露。餘如少華山。富春樓。雙斷橋。梅龍鎮。細風光妙到毫巔。皆其快心愜意之作。間演翠屏山。烏龍院。遺翠花。不屑過於描摹。適可而止。性不近也。偶與乃妹演十八扯唱。老生韻味俱佳。並無雌音。如此人才。求之今日。不可得矣。

苗鑫茹之徐母罵曹

(樗瘦)

徐母罵曹一齣。老旦獨脚唱工。戲也。余祇於某年在京聽過一次。飾徐母者。忘其名。其時聽處尙未售技。此後往來津滬間。各男伶班中。輕易不排是劇。自去年苗鑫茹綠丹桂茶園後。時常排演。余亦尋常祝之不復措意。某日無意中一覘其技。乃知風塵中。大有人在。未容以女伶而忽之也。今請先論是劇難演之要點。夫徐母者。賢母也。亦智女子也。其子服官許昌。差人來接。竟無一紙安稟。遂冒昧啓行。此處情節頗難。斡旋其難。一及見曹。換知爲所騙。並知其子確在玄德處。當場挺撞。聲色俱厲。演至此節。稍涉劍拔弩張之態。則有類三家村撥婦罵街口。吻此時舉動。神情固不宜於滯。亦最忌浮躁。頗難恰。到好處。其二苗鑫茹演此於開門見差。官檢詢及有無家書。見無家書。乃作躊躇疑慮之態。暗暗將徐庶逃罪。變名一節。情事補出。余意徐母當日所以受騙者。蓋未嘗不慮及徐庶逃罪出門。既變姓名。或有不便修書之處。故冒昧進京耳。至與操辨論時一段。說白字。沈着而又斬截。如并州剪。如哀家。梨令人神爽。若夫通體唱

工則運用喉音全由丹田底含吮而出絕非放開喉嚨乍聽之則響遏行雲細按之則毫無神韻者可比吾恐即男伶演之亦未必能突過一籌也。

戊午年名角南下之不幸

(劍雲)

伶人南下有幸不幸小達子本非名角居然一唱而紅劉鴻聲本屬名角竟至一蹶不振此殆所謂戲運亦日本入所謂幸運兒也是有其因述之如次。

劉鴻聲

鴻聲本習黑頭其名不彰改唱鬚生聲遂大振得力尤在空城計一劇於是乘傳入都鬚生界始有鴻聲一席地是上海實爲劉之發祥地以後每來一次名譽包銀皆繼長增高當其盛時幾欲與譚鑫培分庭抗禮滬人對劉之熱度且過於譚氏鴻聲得意而驕亦不自知其身價究居何等今年重進大舞台固因來踐前約前次離滬曾携去定銀一千元其又一因則以評劇者譽彼有大王資格可以繼譚氏而執鬚生牛耳遂意馬心猿欲學袁氏一試民意孰料王位非可希冀榮譽非可倖得竟至大裁筋斗無疾而終哉鴻聲未來之前與大舞台約祇唱四十天代價九千金一切供給在內三口打砲賣座均滿尤以空城計爲最盛惟斬黃袍弄巧成拙新詞老詞兩者兼唱深爲觀曲者所不滿一星期風頭已過卽失叫座能力托病停演至再至三幾至不得下臺不得已暗將電費匯京囑其家人以叔死奔喪爲由退還包銀四千銷聲匿跡而去報上既無臨別紀念又無挽留廣告名角如此實所僅見此行也大舞臺並未虧本而鴻聲則當引爲畢生奇恥大辱矣其失敗之故有三(一)名劇太少除三斬外記其所唱不滿二十齣若罵揚廣雙獅圖等戲二十分鐘卽可畢事觀者出一元之代價聆得幾句唱口心有不甘後遂蕩足頻行離排蘇武牧羊加二百句唱工信用既失貴座竟不敢宏碧綠劉跋乃無顏戀棧不得不下臺求去矣(二)市面太壞目前之上海已成一外強中乾之局面又有遊戲場爲戲園之敵真戲迷能有幾人大舞臺可看之角能有幾人僅添一抬鴻聲戲又不多乃高招其價售一元半一元二元急功近利貪得務多既以自敗轉以贖人是劉

戲之敗。雖謂大舞臺敗之無不可也。三。包銀。太鉅。年來稍負時望之伶人。無不支千金以上之包銀。只顧自己受用。不管臺主負擔。臺主辦戲。原為將本求利。今如此直為伶人做牛馬。循至入不敷出。同歸於盡。豈伶人之福。故包銀不平。後之失敗者。不僅劉跛一人也。平心而論。劉跛天賦佳。喉韻味俱厚。環顧伶界。實已不可多得。謂其結譚氏白執鬚生牛耳。固為推崇逾分。必謂不如王鳳卿時慧寶亦一偏之見。不足以服人也。劉跛頗有積蓄。京中已造住宅。以後恐不復來滬矣。

龔雲甫

龔處以夏友。崛起伶界。致力老旦。別創新聲。獨樹一幟。不用依傍。門戶不可謂非一時人傑。龔具雲。適月。喉音頗清。脆初唱。略為痰滯。其後愈唱愈亮。調亦愈高。行腔婉曼。纏綿一波三折。與謝寶雲異曲同工。老旦戲本不多。每為他角作裏子。龔獨自為主幹。常唱壓軸。人喜其調。靡然奉之。後此唱老旦之喜趨時者。大都以龔為法。稱為龔派。民國二年到滬。隸第一喜。極適時。譽返京後。喉遂乾。澀不復如前之圓潤。雖亦有時豁然開朗。然而突如其來。自無把握。京人乃有聽雲甫。確運氣之言。今年為許少卿聘。請南下。老態頹唐。喉音枯澀。大有不能終曲之勢。滬人固愛聽其戲。其如愛莫能助。何苟非龔雲甫三字大名鼎鼎。座客將譁然奉以倒好矣。聞兩次日戲。竟有倒好。龔此次於沙橋。餞別游六殿等戲。均未唱。自知嗓音不濟也。龔之身段。作工深。台老嫗態度。念白咬字。用力太過。往往失其本音。此其小疵。為其司胡琴者。為陸延亭。陸患耳聾。亦愈拉愈高。與龔之唱。不謀而合。今龔適得其反。愈唱愈澀。愈無衷氣。二人遂扞格不入。陸與余伯清同犯一病。喜賣弄花點。惟其技較余稍高。以視孫老元。則瞠乎後矣。雲甫此行。黯然而無色。再圖重來。遙遙無期。唯有存其名氏。以為紀念耳。

吳鐵庵

鐵庵富家子。六齡即出台演戲。一時有神童之目。八歲到滬。人雖幼稚。工架尙老練。童子聲音清如鳴春之鳥。行腔。綴花人亦諒之一時。聲譽之隆。足與溫小培紅時相抗。而非三客串。劉榮昇輩所能及。返京而後。潛心學。譚不僅台上之身段。作工學之。即譚氏居恆之架子。神氣亦復亦步亦趨。鐵庵與滬人闊別五年矣。此次偕龔雲甫南下。大齊譚派。儼然以名角自居。方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以吳之天資。

敏。惡。詎。敢。限。其。前。程。當。此。老。輩。凋。謝。之。秋。後。起。人。才。端。端。此。曹。是。賴。以。是。屬。望。頗。殷。豈。料。鐵。庵。唱。工。全。係。剽。竊。揚。四。立。之。油。腔。滑。講。何。嘗。學。得。譚。鑫。培。分。毫。第。一。日。空。城。計。引。子。念。詞。都。邇。可。聽。西。皮。元。板。第。一。句。兩。國。交。鋒。龍。虎。鬥。之。門。字。一。聲。未。畢。座。中。譚。迷。已。有。十。餘。人。投。袂。引。去。且。行。且。語。曰。既。得。他。祇。會。耍。花。腔。那。裏。是。譚。派。吾。雖。耐。心。久。坐。亦。僅。覺。用。馬。謖。之。謾。字。繞。有。譚。味。餘。句。無。不。大。翻。特。翻。一。轉。再。轉。而。疙。疸。腔。之。多。較。普。幼。安。且。加。甚。焉。其。後。聆。聆。碰。碰。瓊。林。宴。等。戲。靡。不。如。是。武。家。坡。不。帶。回。客。魚。藏。劍。減。去。一。場。一。事。無。成。兩。鬢。斑。一。段。竟。偷。懶。不。唱。似。非。名。角。所。宜。作。工。學。譚。確。有。所。得。然。非。中。年。之。譚。而。為。暮。年。之。譚。在。譚。氏。養。到。功。深。已。入。化。境。鐵。庵。以。十。四。齣。童子。而。春。行。冬。令。老。氣。橫。秋。彎。腰。曲。背。精。神。委。頓。殊。非。佳。兆。面。上。戲。容。甚。足。頗。堪。嘉。許。然。必。瞬。目。擠。眼。閃。爍。不。定。若。人。易。質。時。之。似。開。非。開。似。閉。非。閉。實。為。做。作。過。分。總。之。鐵。庵。一。身。瑕。瑜。互。見。聰。明。誤。用。嗩。音。已。乾。恐。倒。嗩。即。在。目。前。深。望。乃。祖。善。加。訓。導。也。

郭仲衡

鬚。生。始。祖。首。數。程。長。庚。程。之。聲。調。惟。汪。桂。芬。能。為。鬪。響。汪。死。則。王。鳳。卿。鄧。遠。芳。稍。能。得。其。緒。餘。鄧。且。不。論。若。王。之。愁。眉。苦。臉。逼。喉。而。出。已。非。中。聲。僅。有。四。五。分。似。汪。然。鍊。音。清。銳。即。此。已。甚。名。貴。不。可。多。得。郭。仲。衡。為。燕。北。票。友。都。中。初。無。噴。噴。名。近。年。來。始。有。知。其。能。唱。者。今。夏。隨。龔。吳。南。下。以。義。務。故。極。為。天。蟾。所。尊。置。其。名。氏。於。龔。吳。之。上。稱。之。以。君。戲。必。大。胃。子。琴。員。又。為。孫。佐。臣。禮。貌。聲。勢。不。可。謂。不。隆。重。初。登。台。售。座。且。加。價。尊。之。至。矣。仲。衡。面。目。板。滯。身。段。臃。腫。不。靈。本。錢。固。有。惜。不。善。用。板。槽。欠。穩。腔。有。時。而。荒。雖。有。老。元。之。胡。琴。襯。托。終。覺。稜。角。畢。露。不。甚。美。滿。號。稱。汪。派。實。則。去。王。尚。遠。無。怪。聆。者。始。而。歎。然。繼。而。寂。然。終。則。抽。籤。不。待。唱。畢。中。途。引。去。謂。之。抽。籤。戲。碼。亦。逐。漸。移。前。也。汪。派。之。唱。拙。而。難。工。郭。能。不。畏。難。自。是。取。法。乎。上。風。卿。亦。久。學。始。肯。者。以。郭。聲。音。之。亮。將。來。造。詣。或。能。駕。諸。鳳。卿。之。上。亦。未。可。知。特。此。時。工。夫。未。到。學。力。尚。淺。驟。要。以。名。角。自。居。未。免。有。伴。進。躐。等。之。病。耳。仲。衡。本。業。醫。許。少。卿。曾。勸。其。辭。去。院。長。之。職。專。一。唱。戲。仲。衡。初。亦。怦。然。心。動。及。見。台。下。不。歡。迎。而。天。蟾。又。解。組。此。議。遂。打。消。吾。以。為。郭。君。執。業。之。餘。以。此。道。與。則。品。格。清。高。輿。論。必。可。原。諒。若。遷。下。海。出。售。人。將。從。而。議。其。後。矣。雖。然。天。賦。不。厚。不。宜。學。汪。郭。君。之。藝。縱。未。妙。造。自。然。以。視。滬。上。所。謂。汪。派。票。友。則。有。上。下。牀。之。別。也。曾。聆。其。華。容。道。文。照。關。迴。籠。閣。等。戲。姑。就。所。見。書。之。

汪笑儂

笑儂以州牧隱於俗籍究讀書種子胸中有幾點墨汁所編之劇寓意甚深頗合通俗教育之旨十五年前曾在上海辦二十世紀大舞臺雜誌手編之長樂老瓜種藍田譏彈當道鼓吹種族革命不遺餘力哭祖廟表昏君亡國之慘烈士殉國之悲孝婦義取材聊齋瑣瑣爲教孝之劇將相和演廉蔣交歡共謀國是爲教忠之劇琵琶淚則做烏猿之子罵閻羅則洩不平之氣餘如馬前潑水戒失節之婦黨人碑狀黨禍之酷皆脫胎於綴白裘(有人謂黨人碑爲梁任公所編)馬嵬坡根據虬曲長生殿閉鈴一折獻地圖本徽班老戲鷄子抓雀乃高平關舊本均非笑儂獨出心裁之作笑儂所演情節雖無荒謬處往往借助鬼神令人有迷信之謂豈謂通俗教育必須神道設教乎笑儂啜音乾枯已極有時聲不得出竟至不能上絃唱戲以啜音爲本笑儂伸頸逼喉字出矣腔則不能轉似乎唱戲之要素未備然而汪笑儂三字蜚聲於中國劇界已二十年此則伶隱文學大家之頭銜足以致人以尊敬質言之即便宜在腹內有幾點墨汁也丙辰之冬隸第一臺滬人久未見其劇歡迎之熱度頗高一星期內居然臺上加座八時即賣滿彼時之笑儂啜雖不亮尙還夠用既往大連音遂艱澀迨今春重來滬濱聲譽遠不如前年之盛哲學大家貽笑於通人亂唱珠簾寨斬黃袍逍遙津等劇見譏於方家啜音閉寒唱不成調屢受倒采不得已假病停演由尤鴻卿以二十元購得馬寶服之漸次復元彼登報所謂某醫之力者僞也今年笑儂來時尤鴻卿本擬奉以一千八百金一月笑儂自知喉力不濟恐難持久自願減爲一千二百金惟求訂長合同六個月妻素悍所有積蓄從不輕易取用笑儂非唱戲則無烟可食平心而論以笑儂文才在伶界本可別有地位無如沉淪黑籍中毒已深今號召之能力全竟降爲麒麟童王靈珠之配(風流天子名在周下白牡丹名在王下)名角潦倒日暮途窮二十年鼎鼎大名一旦墜於春申江上今且不幸死矣吾不禁爲笑儂惜也

九陣風

近世論武且必首數九陣風武生多以跌打敗武旦亦然而九陣風非第啜音消亮貌亦美秀多姿至於蹠工之穩健身腰之嫵娜技擊之純熟出手之神奇曠觀南北實未見有出其右者丁巳正月貴俊卿組貴仙茶園於福州路特約風秋雨下副手之隨來者爲其弟

嵐亭與老伶春蘭懸第二牌排大背戲。滬人雖以劇學觀其打出手之電掣風馳變幻奧妙亦多噴噴贊之。以是名重一時。是年秋黃仙倒閉。嵐秋改隸第一臺。月俸僅二百六十金。始尚優待。後竟降為張鶴樓配角。偶演武旦。專劇戲碼。必居前四齣。入圍相逼。每不及見英雄。無用武之地。識者多代其抱屈。戊午五月解約。北上報上並無留別紀念。劇第一台屈抑人才至此。宜其營業一蹶不振也。

龔吳南來之第一聲

(秋星)

天蟾少卿會鑿重金赴都羅致名角。未如所望。乃邀龔雲甫吳鐵菴來滬。擬於老旦界中自闢蹊徑。豈聲南北。吳亦為童伶中蒼頭特起之軍。一老一幼。藝成不弱。第一夕。龔演吊金龜。吳演空城計。皆海上流行之劇。滬人震於報上大字相率來觀。是夕竟賣滿座。龔出場引子乾澀。中尚有寬厚之音。咬字太繁。乃其微玷。昔年在第一專聽其行路哭靈等戲。嗷子愈逼愈亮。愈唱愈高。如刃之新發於硃。爽而且甜。此次老態陡增。嗷音遠遜。昔日况天蟾之壽奇劣音不能聚。非有高腔大噪如時。慧寶劉鴻聲不克勝任。故余頗為雲甫慄慄危懼。果然第二句慢板即換上聲。嗷雖有至佳之韻味。亦不甚了了。幸琴師尚佳。處處迴護。不致生大疵點。第二段係原板較前段稍勝。一小張義我的兒聽娘教訓。一句淒涼酸楚。座客動容。味似澀而甜。調似啞而圓。使在當年。當日一聲哀響。當震屋瓦矣。出窰送子進窰關門兩種身段。均臻火候。細膩絕倫。僑至末後四句搖板。以嗷竭幾致拉矢可危也。

鐵菴昔在第一臺。余曾聽過數次。戲尚純粹。在高百歲之右。嗷雖不高。而能運用清冽。沉着瀟灑。可聽其時聲名尚不其響。及返京後。日紅一日。名重一時。復刻意摹譚。自命譚派。凡叫天之習氣。鐵菴一一摹倣。擇配角必嚴。烟癮必大。且身未成年。竟收徒說戲。有好為人師之癖。近日更流於驕泰。是日之空城計。亦未見過人出場。引子太嫌做作。末一句安閒沉着。尚佳。台步逼肖。叫天暮年之狀。少年老成。觀之失笑。最可發噱者。則背亦微駝。叫天年老力衰。故有此狀。與戲情絕無關。係鐵菴學譚。并駝背而學之。不亦可怪。念白字字清亮。沉着深得老譚神意。惟其唱工。竭力掉花腔。幾至無句不花。余曾兩度聽過。叫天空城計。却未聞此等怪調。鐵菴既自標榜為譚派。此豈得為譚調耶。欺人大膽。曷至於此。第二場引子。以人聲嘈雜。未能聽清。楚觀圖姿勢。甚佳。追述先帝。不可重用。馬觀之言。應露出感激。悔恨之思。而鐵菴潦草過去。前兩句再探尙合。末一再探則未能入殼。搖板中「悔不該用馬觀無用之人」之觀字韻味異常濃厚。逼真叫天遺。

亦有道盜亦有禮此卽紅蝴蝶之見面禮乎趙既歸劉裝束已如時下婦人而完姻後頭上之紫布始終不除若以此爲美觀則除之亦不通其美若以此爲女盜之表視則已改邪歸正爲良家婦若以此爲紅蝴蝶之標識而紫頭布非紅蝴蝶之標識也面斥長春縣一場尙好計騙嫂嫂之言詞亦動聽對付馬統領有凜不可犯之概出言尙得體

麒麟童之劉進生完全一新劇派之小生然而顏已蒼老聲復沙碎介乎不老不少之間在此劇中也算一重要人物而麒麟童來則失盡身份俚而聰明倜而糊塗倜而童稚倜而老練倜而規矩倜而胡鬧六本之內態度凡數變簡直不知成了一個什麼東西被趙大剛擄入盜窟面無驚恐之色見衆強徒搶掠惡鬥亦少畏懼之容可謂麻木不仁趙胡氏形如夜叉突來調戲毫不推拒趙凌茹少艾美麗以身相託亦不疑慮可謂不辨媼妍不知利害合蠶之夕連得兩妻麒麟童套紅綠布連縱帶跳將新娘拖了進去太覺胡鬧紅蝴蝶蒙冤收監劉進生既情好彌篤不應面無戚容反而嘻嘻哈哈擊鼓鳴冤一躍三尺對官問話有頭無尾那裏象演戲向妻賠禮不從其父曰讓我老面子來說亦不從麒麟則朗聲嘲之曰到底老面子未免目無尊長隨妻出征堂堂鬚眉托庇蛾眉之下蒙貴太守夫以妻貴已失盡丈夫氣而當大庭廣衆之間兵士環聚之時時對其妻做鬼臉一若閨房之樂善於畫眉者行軍之時可以如此乎疑妻吃醋時竟拿出武老生架子來得意忘形可發一哂麒麟童殊無演新劇程度

三麻子之劉德厚扮相很有幾分紳士派惟所貼之髯口既非兜嘴鬚耳下之兩撇毛卽可不用三麻子之化粧尙未研究有得故其髯口令人見而知爲假貨隨趙上山監捕趙大剛彼職可放砲爲舉兵之信號願放砲則放砲耳何以口出穢言曰放你媽的屁吾意劉德厚爲長春縣富紳身份目在彼之跟隨紅蝴蝶捕盜疑其盜性未除一去不返耳當此之時作念子之言可也作疑趙之言亦可也何以突然而出匪夷所思之一言曰放你媽的屁哉命子怨媳二次出征未邀紅蝴蝶許可已復卑躬求之仍無效則囑乃子屈膝其前子既下跪又以其式不合親爲演習以效之謂跪老婆有訣竅宜屈一左膝不能兩膝並跪如此必可得其歡心且重伸其旨曰我對汝母常如此如今天下通行不足羞也吾友逸風聞而嗤之斥爲父子不子嗚呼徒知博俗客之一笑不顧劇中人身份信口亂道若三麻子之怕老婆談竅吾質未之前聞當此文人無聊著作紛紛出之時三麻子既有編劇才想亦有著作才大可以其心得著一(懼內新法)

行。則。普。天。下。之。有。季。常。辭。者。咸。拜。其。賜。矣。吾。輩。觀。三。麻。子。演。新。劇。態。度。頗。嚴。重。今。忽。如。此。豈。以。乃。子。劉。進。生。爲。後。台。排。戲。老。班。麒。麟。童。所。飾。不。得。不。降。格。胡。調。乎。

張鶴樓之蓋天紅趙大剛兇很強悍活像一個大盜此人本如一團火球演長崑戲又如一束亂草今飾大盜恰合彼之性格吾人以盜賊之眼光視張鶴樓則張鶴樓佳矣行刺新娘由犀簪蛇行而下默無聲息剷頭即去是與其妹不兩立矣是明明以爲乃妹已死矣乃紅蝴蝶二次進山大剛並不驚訝又無欲得而甘心之勢反曰吾妹因何復返曠昔之夜誤殺之人頭提回山寨以示妻復命嘖嘖懸掛山門示衆滿山如許盜夥竟皆有眼無珠無一人能識紅蝴蝶真面目必待紅蝴蝶自行表明而後始知爲誤殺豈非咄咄怪事此與戲情所謬殊甚一二三四五六本之真刀槍打武繩是一路家數毫無區別好勇鬥狠爲張鶴樓得意之作然而烏烟瘴氣混亂異常槍頭上之紅纓毛時時飛落臺下脫其槍尖亦隨之而下甚致誤傷看客豈非大殺風景吾常曰海上各舞臺所排之新戲如天蟾之年羹堯大舞臺之六飛南遊新舞臺之塔子溝共舞臺之王亞銀及第一台之紅蝴蝶姑不論其情節如何而着重之點全爲一二江湖武生賣弄真刀真槍設想而其打武之花樣又無一不抄襲三本鐵公鷄之老文章內容既大同小異則以後排演運可將年羹堯塔子溝等名稱取消而大書特書曰真刀真槍特別打武豈不直截痛快乎李少棠之趙胡氏既善心調戲劉進生還可私往幽會乃反先至小姑房中虛與委蛇告以劉進生拘鎖山洞事案是幕之佈景紅蝴蝶之閨閣與山洞僅在咫尺之間憑臆下望瞭如指掌苟欲以趙胡氏調戲劉進生爲引紅蝴蝶訂婚之線索則二人問答之詞風送入耳無有不聆悉者如此緩步下樓見劉進生憐才許字初無需乎嫂氏之來告蓋趙胡氏懷滿腹不能告人之隱祇恐人之窺其私安有以私衷示人之理此處於劇情殊欠回到李少棠形容醜婆子有可哂處此人之小丑亦粗俗一流第較之李錦榮差勝耳

王蘭芳在一二本飾孫素花規矩矩不說蘇白尙有可取三四本改飾趙木匠之妻身爲節婦而搔首弄姿滿口不三不四之下流蘇白啓齒卽有一大串(殺千刀)(路倒尸)(接骨人)令人聞之好不難受長春縣人說蘇白己不應該况其形狀乃如繡絲阿姐哉

李錦棠之長春縣一口藍靑官話時時露出江北口音喉嚨又類頗無爲油頭滑腦面目可憎所幸猶未學狗叫耳

宋志普之長春縣太太令人肉麻處不亞於乃徒王蘭芳演戲不顧情節不問地方專喜好說強蘇白吾恐師徒二人除上海外無處可
做矣逃難時臂挾便桶滿臺亂跑太不雅觀可惡殊甚

頗開紅蝴蝶以佈景見稱於人吾觀之殊不見佳三四本之火燒公堂仿照大舞臺鄂州血之火燒督署煤油味觸鼻極於衛生有礙五
六本之大水戰更無道理佈置既慢水又不多二三打英雄赤膊跳足徒手相搏水珠四濺第一排官廳之看客頗有嘗其涼味者如此
做法演員身體未免受傷且不足動觀者之目何取乎爾 (完)

貴仙茶園之陳塘關

(塵因)

陳塘關即哪叱鬧海之別名崑曲中武打戲也若九陣風元元旦等演之恆多重視刀馬若七歲紅五歲紅等演之恆多重視武小生實
則二者應並重也如哪叱一角身手姿勢迥與常戲不同既非尋常短裝武生之工架又非雜伶全恃幾套跌撲軟工夫所能見奇出場
耍搶一段連唱帶武一舉一動其口中之字之音咸與身手姿勢相合所以唱做武工兼全之角乃克演此戲也將謂女妖一角代打出
手故非尋常配角武旦所能年來海上不演斯戲久矣其所不演者即是無良好角色之故某日貴仙茶園朱素雲九陣風合演此
戲余特往觀之意在觀九陣風之出手且素雲演哪叱戲余未曾見必欲覘其究竟良莠也出場即素雲之哪叱紅衣紅褲髻髻垂手
持一桿火纒鎗躍然突出雖為年齒所限身幹不似紅孩兒而英氣蓬勃亦不似四五十歲人扮童子戲也其鎗法應手而變與尋常鎗
法迥異其身段工架處處合於音節非素來嫻習崑曲者曷克臻此其間略有弱點處如唱時腔調少澀做時身段少硬斯皆為年齒所
限制且素雲非武生專科即身手欠於柔軟大可原諒其佳處妙在工於體會孺子之神情如與女妖會陣時未交數語即大吹其牛曰
(你不知道小爺爺鬧海的利害麼)說時津津得意將小孩兒一種憨態刻畫入微迨至戰敗法寶被女妖收去進不能戰退無可觀法
寶失去且不得向其師求援進退難谷爰是嗚嗚而泣復叩其師得師援救使破涕為笑嘻嘻而歸曰(好了我這不怕他了)歡騰而下
種種神態活畫出一個小孩兒天真爛漫斯為素雲之特優處非他伶所可及者以貌取人則素雲抱屈不淺矣九陣風乃近來南北伶
界中第一武旦也而打出手尤為武旦之專科若從戲理上論出手不過一頑耍技藝耳求其純熟敏捷良非易易第此種技藝固深博

影不能操之個人必配手合把乃克圓滿也。今觀九陣風之出手其下手乃兄闊嵐亭則不及元元旦下手小壽慶穩健其他更不足談。於是九陣風之手法花樣爲若輩掩沒不淺加以台場太水弗克施展未能始非一層障礙是夕最佳者佇立中央探身而倒用足尖橫挑甲手之鎗過頂落於乙手乾淨敏捷次若以鎗桿製鎗翻轉自如沾貼不脫雖然是鎗桿上之吸力但迎讓之手法若不敏捷靈活亦不能應手翻轉也。餘者雖佳確不能超於元元旦之上不過元元旦之出手乃雙鞭四鎗而九陣風則四鞭四鎗耳舞刀不及元元旦純熟從跨下渡刀一花樣幾乎失手想是九陣風出獄腿力仍未復原也扮相則遜乎元元旦之上其他做工無甚特奇蓋因戲情所限制非其不能然在今日海上求之舍彼二人未有能演斯戲者。

大舞臺之大英節烈

(豁公)

大鐵弓緣(即英節烈)六旦之唯一重頭戲也非兼擅文武崑亂者決不敢輕於嘗試南北名旦多如鯽然除兩十三旦外(老十三旦侯俊山爲京師六旦之泰斗近來坤角者亦有名十三旦者能戲甚多彷彿侯氏)如楊小朵田際雲梅蘭芳路三寶黃潤卿等雖負赫赫之名亦未常排演此劇蓋深知其難一唱必碰羊毛不能演科班不敢演也。

陳月英一角爲此劇重要分子人皆知其難然不知其所以難須知去月英者身段口白隨處更換迥不相同茶坊比武時完全爲刀馬旦而完婚後則變爲花旦矣改裝逃難一場爲唱工小生而與皇甫剛開打則爲武小生矣此劇可唱秦腔亦可唱二簧大舞臺所唱唱二簧也毛韻珂初意欲唱全本旋因時間太晚改自長亭演起而茶坊比武匡忠招親解餉被盜等場亦未及演韻珂去月英扮相固唱做亦妙改裝後所唱一段二六板彷彿出自朱素雲口中上山入夥時聞項義伯命與項翠娥成親立作驚惶之狀儼然人即其人事即其事令人人生觀止之歎與皇甫剛交戰時一鎗花鎗雖無真實功夫然而手眼身法步處處做到初無一懈可擊設以他伶爲之恐不終場已自曳兵遁矣趙如泉去皇甫剛氣概激昂語言豪爽極合皇甫身分惟限於戲情不能盡其所長大是可惜姚俊卿去匡忠扮相亦好唱工無小疵做派頗有可取與陳月英泣別時低頭頓足咽不成聲已將生離慘狀形容盡致誰謂俊卿不能做戲哉錢化佛去史公子一臉不長進模樣與僕讀搶觀時抓耳撓腮擠眉弄眼描摹賴皮公子令人失笑初次登臺居然得闖堂好歡歡是誠非余初意

所及料而鈍根哲慮兩君乃謂化佛神情頗似名丑何金壽果能精進不難駕而上之噫化佛一新進之俗工耳乃得如許名公另眼賞識可謂榮矣然余之期望於化佛者尚不止此蓋彼固長於新劇者該摹改組主旨亦極注重新劇而某名士所編之歷史戲亦正著手進行將來該摹諸俗所以飽吾人之眼福者又豈止於大鐵弓緣一劇哉。

劍雲按姚俊卿身無雅骨一臉頑皮惡習太深不可救藥其去匡忠與陳月英會戰一場口出穢言夾說上海士白如口哈略路道一語豈爲正工小生者所應說即此一語全劇已糟不可言豁公是晚或未聆及也。

笑舞臺之犧牲

(劍雲)

悲劇犧牲爲歐西文豪羅俄所編包天笑徐卓譯成華文全劇分五幕幕幕有精采惟今之新劇家素喜自由演劇從無按照脚本原文劇心探討者以是苟不得人往往取貌遺神大負作者本意甚可惜也茲以吾所見笑舞臺諸子所演尙能不悖原劇本旨泚筆評之。

(游儂)之可眉爲劇中重要關鍵丰姿綽約媚態迎人其對卓郎秋波流睇一往情深不得斯人矢死不嫁用情可爲擊矣無如卓郎情有獨鍾義不變心遂令可眉款款深情密溫語等於東風馬耳漠然無動於心又以因情生妒破壞兩人好事誤殺其毒死昭容居心險狠於是一念之憤不暇思索遽加白刃於可眉之酥胸個郎不諒含冤誰語雖瀕留之際猶及表白其用情之苦心並及見卓郎回心轉意追悔前非含笑瞑目絕無怨言而香銷玉殞已與世長辭卓郎縱呼地搶天終亦返魂無術(優游)去此角傳神阿堵表情極細談吐舉止不愧歐西交際社會之花第二幕對麥安仁之假意敷衍第五幕對卓郎之真情流露皆能使人瞭然胸中知其宗旨之所在易簣時對卓郎曰(汝心中雖非真情愛我汝面上何妨假意哄我使我購肺亦可快活一二)蓋伊明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卓郎意不我屬却又堅貞不二之死靡他寧使人負我毋使我負人情痴至此真不多見未謂汝已真心愛我乎非飾詞欺我乎蓋其以爲至誠感人金石可開以卓郎之固執決絕終有愛我之一日並在永訣之前親受其愛快慰逾恆遂忘痛楚吃吃癡笑口呼卓郎卓郎面

去此處沉痛極矣。(優游)目患近視架金絲鏡雖不損其美而於表情上究多一層障翳。可人情年事已長美矣猶未變也。(劍魂)之昭容徐娘半老風韻已非雖能做終與身份不合該毫無悲且然不得已而思其次(悲世)(映霞)或可稱職何以合此君充數此君演戲自有其可取者在悲且斷非其長也第一幕之裝束類似藝妓不像太守夫人以後對於情夫卓朗之戀戀不捨姿態做工吾不敢云不應有盡有祇以其容顏不足動人觀者情愛之心不能油然而發生作惡之心却無端牽起此真吃力不討好也(悲世)之卓朗表情做工完密無疵言詞亦甚乾淨不過字眼不清楚似口中除絳舌外另含有一物者此亦美中不足第二幕秘密私會戰慄無人色明知身履險地足蹈虎穴一經敗露生命難保然為情絲所縛與情人把晤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避及至身歷其境又不期長懼凜縮之深(悲世)尚能將此層意思曲曲傳出第五幕自悔孟浪辜負可用美意不感其成全之德反恩將仇報置愛我者於死地自審天良不情萬分事後追悔痛如刀割右看昭容由死而生生之者可眉也左顧可眉由生而死之者我也不能享斤擁右抱之豔福竟嘗願此失彼之酸辛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悲世)善悲自是不弱(天影)之太守麥安仁此角本應老生扮演該毫無出色者乃以(天影)承乏(天影)演戲精神貫注時實無懈可擊稍不用心遂敷衍了事其去此角尙肯賣力從倚勢仗財縱慾敗度方面做認題甚真後之沉溺聲色寵妾虐妻種種橫暴之狀皆能一一形容甚好惟以堂堂太守盛怒之下口口聲聲曰(你的情夫不是敲竹槓便是吃粥湯)油滑過分殊欠莊嚴(曠天)之田國助自陞政府鷹犬專心誣贖良民謂(每月坐得厚俸不能不無風生浪尋些事情做做否則要偵探何用調侃偵探不少)(利聲)之趙大半梅之馬二兩無賴狼狽為奸為走狗之走狗神情亦甚可觀田國助臨終時大呼馬二先生費心費心離時真馬二先生適在座亦惡作劇也餘子碌碌於劇中不甚重要從略不評

笑舞臺之連環計

(劍雲)

此劇取材於三國演義第八九回金華歎批曰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其推重貂蟬王尤如此

王允乃心王室。身為漢臣。處豺狼當道之秋。懷虎豹叩關之懼。力不敵。則以智取。智不得。則假美人。以行。然使無貂蟬其人。成全主人之志。則司徒亦有願莫償。有貂蟬而無奸而不雄之董卓。勇而無謀之呂布。難保不賠了夫人。又折兵。則司徒仍有願莫償。幸也。天生一好色之呂布。司徒遂得假手貂蟬。利用之以毒攻毒。此連環計所以非比等閒也。王允有此妙計。三國有此妙文。舞臺上豈可無此妙劇。正秋編而演之。洵足與舊劇對抗。

自古英雄多好色。矧為武夫。今之用美人計者多矣。或假以瀟官。或藉以取財。彼所謂香鈎之餌。自我視之。蕩婦淫娃而已。奚足以當美人之稱。有一若貂蟬之處。心積慮能見其大否。用美人計者。有一若王允之苦心孤詣。志在謀國。否。今北方策士亦用美人計。代金好不好。脫籍以贈陸武鳴。謂可為南北構和之媒介。然武鳴非比董卓好好難希。貂蟬彼暗藏割策之備。其居心更不足以望王司徒而中國大局危如髮卵。則不亞於漢末也。嗚呼。

連環計一劇重要角色。有四。正秋分為七幕。自飾王允。古裝登場。儒雅大方。拜月一歌。純是天籟。用疊字雙聲。如（風風雨雨。飄飄搖搖。吵吵鬧鬧。糟糟糕糕之類）前在共舞臺。正秋飾不可說之黃老大。亦有此歌詞意。與此微有不同。蓋影射時局。以古證今。不僅為漢室與敵也。正秋誠有有心人哉。見貂蟬膜拜。請天。陡起疑念。嚴詞詰之。既得其情。端詳再四。利用美人除奸之心。遂決屈膝於美人之前。雖為大漢而拜。然貂蟬犧牲一切。身繫漢室。與亡王允安危。雖巾幗而鬚眉。有所不逮。此一拜也。即謂出於王允敬禮貂蟬之心。無不可也。抑貂蟬王允之知己也。彼固不愛董卓。又豈獨愛呂布。彼一縷情絲。方寸心田。只知有王允耳。西施滅吳而歸范蠡。此情此境。彷彿似之。正秋之表情。可謂縝密不瀟。小宴大宴兩幕。用兩副手段。換兩種面目。現兩派神情。出兩樣言語。因人而異。看事行事。正秋演之層次井然。激布一幕。出之安詳。想見司徒成竹在胸。老謀深算。父子那有不同。姓之理。可謂一語破的。誅奸一幕。慷慨風。賊淋漓。盡致痛責。李儒為功狗。可謂對症下藥。

小宴大宴兩幕。應分兩套佈景。兩種陳設。蓋呂布係自來（謝紫金冠而來。董卓係請來。二人之身分不同。是晚同一款式。未免因陋就簡。誅奸一幕。三國演義係先誅董卓。後擒李儒。該臺適前後顛倒。似應遵照原書為是。

鷓鴣飾董卓微情軀幹不肥袍內又不加襯衣行動似不雄壯而奸險刻毒之態溢於眉宇間笑是奸笑樂是奸樂怒是奸怒神情堪稱獨絕環顧新劇界能從奸險冷峭一方見長者汪優游歐陽子倩而外當數鷓鴣儼紅謂子曰以蔣鏡澄肥胖之軀鄭鷓鴣奸險之態合而狀董卓則佳矣大宴一幕一見貂蟬色迷心竅情不自禁礙於王允又故作莊重之態老奸巨滑可發一噱梳妝一幕明明是染疾暗將色慾戕人一層意思表白含蓄不露令人味乎其言年衰納寵者大可引以自鑑擲就一幕得機得勢所惜風儀亭太不壯觀耳

悲世之呂布扮相行頭身段委式吾無間然說白略犯語病如(區區不過一個呂布)(公公爬灰)之類後宜斟酌誅奸時直言(不為國家只為貂蟬)點醒題旨耳目一清此君演劇饒有書卷氣吃虧在口齒不清然其無戲不賣力殊可貴也

憐影之貂蟬服古裝而仍說蘇白吐字無勁一大缺點拜月一幕尙好梳妝一幕(並未梳妝實是侍疾)猶能以表情勝擲就一幕風儀亭之對呂布既未以死恐嚇又不以言激動除飲泣外木然無語仍是平素演悲且文靜之態用之於此似覺不合吾意身映霞演之或可稱勝

一飛之李儒裝飾不類已為人所共見譏刺皇帝處發言太多今日非洪憲時代責之無益(皇帝就是烏龜烏龜就是皇帝)二語尤不可解然其口齒清利滔滔不絕一望而知為辯才也

民興社之改良珍珠衫

(劍雲)

今古奇觀一書頗多戲劇材料如賣油郎獨佔花魁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等皆已現諸紅氍毹上珍珠衫一劇情節曲折結構完善天理循環因果分明大足為貪花色鬼作一當頭棒喝徒以舊戲館趨流忘源專在王三巧失節一場刻意經營誣淫敗俗致干禁例令人一聞珍珠衫之名宛如奇臭薰人避之若浼實則珍珠衫三字亦香豔亦光明初無纖塵微玷染其間也各新劇社演此有名桐葉落者有名二心婦者予謂珍珠衫則珍珠衫耳何必改頭換面失其本意不圖民興社竟名改良珍珠衫商賈市儈寡學不文濫用新名詞雜新改良特別共和不絕於口招貼滿衢觸目皆是彼輩淺陋尙不足資民興社不乏通人奈何亦犯不通之病改

其良則必揚其惡吾誠不解其意何指

寄塵去蔣與哥貌不類小生雖厚塗香粉仍隱約現硃砂色官話欠熟尤不耐聽設計騙婢表情尙足笑倩之彩雲應答如流恰合小婢身分

一嘯之王三巧夫婿出門難捨離分一聲河滿黯然銷魂去未數日即覺寂寂深閨長日無侶愴悵粧閣伴儂爲誰則惟倚門孤望盼阿郎之歸來一訴離別之苦伉儷之苦神態如繪酒醉失節羞憤交併一見薛賈婆驟以纖纖玉手連披其類祇說你好二字更無他言陳大郎至咬牙切齒怨絕胸懷幾要食其肉而侵其皮一陣惡打之後即擬送官問罪及陳長賜謝過謂一經表暴路人皆知我不足惜其如卿之名譽何不如諱莫如深尙可秘而不宣也乃長吁無語淚落如珠沉思半晌起謂陳曰(天下多美婦人勾欄之中儘可隨心所欲何苦喪人名節君亦有婦不具後報耶况此等穢行可一不可再君其速去以絕邪思若猶戀戀不舍妾請一死謝君可也)詞嚴義正氣壯理直足令大郎不敢再犯被夫休回忍辱飲恨讀至背三從之義犯七出之條牙尖交戰顛不成聲悶絕倒地始放聲一哭賣與吳傑後聞知作妾驚惶失措謂(一婦難從二姓難數本自有夫女備洒掃之責雖任勞任怨萬死不辭若不見諒而令充下陳惟有以頸血澀縣尊衣)侃侃大義節操堪欽豪收義女頓時顏露至誠足以感人信夫一嘯表情精細言詞懇切頗能將三巧兒苦心曲曲傳出幽嫻端莊四字可以當之無愧就戲談戲此豈確是民與一根台柱也

陳大郎一角宜以風流自賞之小生去之求諸民與鶯鶯失之滯笑倩失之弱冷兒本短褐小丑一加衣冠便手足無措三句不離本行動現廬山真面出言吐語總嫌滑稽過分然去形式而論精神尙有可取者在也其斥平氏(儂影飾)語帶雙關意在茲外詞鋒銳利咄咄逼人足供人細嚼旅店棄世一幕句句金玉字珠瓊歷歷數生平罪孽歸咎於父母寵愛過甚家庭教育不良一語破的可謂能見其大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古寺鐘聲無此清醒也

儂影之資格描摹淫娃蕩婦的是新輪老手無微不至駕輕就熟游刃有餘而去處莊賢淑之平氏實在不配賣身弄夫何等濺側酸楚之情自不能免而儂影則淚痕未乾笑唇已承頰矣勸夫數場不以情動不以理喻惟以肉麻之語取悅胡調黨是髦兒戲館之材料烏

足以演新劇以視。一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蠶民之守。守愚不癡。不豐。頗堪發噱。愛女被休。瞠目結舌。不知所云。觀者至。搥衣斥之曰：「我的女兒。譬如磁器店裏。茶壺。當初。看。不。向。可。退。還。現。在。事。過。多。年。東。西。已。用。壞。了。還。好。送。回。來。麼。老。實。對。你。說。貨。物。出。門。概。不。退。換。」妙人妙解。爲之鼓掌。崇秀一老媽子。身分。怎能升做太太。

靈隱之吳知縣。花廳判案。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措詞亦佳。面詢三巧兒。家事。白口太促。文章內。又有文章。說得太。多。此。係。要。出。風。頭。過。於。討。好。之。故。然。過。火。即。爲。討。厭。不。可。不。知。也。

藥風新劇場之熱血

(秋星)

熱血之事。實視犧牲。較有意義。犧牲不過一愛情。波折。戲熱血。則置公理。人道於愛情之上。立意先高人一等。畫師露蘭。露蘭。當人。亨利。於。家。警察。總。監。處。以。極。刑。使。之。招。認。露。蘭。始。終。不。言。其。情。人。杜。斯。克。不。忍。其。苦。乃。代。爲。緩。頰。總。監。食。其。言。而。處。露。蘭。亨。利。於。死。罪。杜。斯。克。自。悔。不。及。乃。懷。刃。刺。殺。總。監。復。自。殊。於。露。蘭。屍。旁。正。秋。飾。露。蘭。第一幕。發幾句議論。個個風生。恰能中肯。畫像時。未能真畫。幾筆。或用手術。移。白。紙。爲。畫。像。此。係。缺。點。且。正。秋。最。擅。苦。老。嫗。之。戲。西。裝。生。角。其。姿。勢。身。段。終。不。能。自。然。合。度。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毋。庸。爲。諱。第二幕。杜。斯。克。誤。會。吃。醋。之。時。正。秋。以。輕。鬆。出。之。宛。似。微。雲。籠。月。輕。烟。裊。空。無。絲。毫。痕。跡。與。總。監。對。辨。嚴。詞。正。理。侃。侃。而。言。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視。之。勿。視。其。巍。巍。然。露。蘭。殆。當。之。無。愧。及。受。刑。之。時。慘。然。呼。杜。斯。克。公。理。要。緊。人。道。要。緊。緊。茹。痛。含。冤。咬。牙。切。齒。顯。爲。國。家。而。死。此。等。處。真。可。觀。世。情。哉。杜。斯。克。婦。人。之。仁。輕。爲。招。認。致。使。三。人。皆。死。可。悲。也。鳴。鐘。之。警。察。總。監。奸。刁。好。色。恃。勢。凌。人。觀。之。使。人。目。皆。欲。裂。技。至。此。可。謂。神。矣。其。姿。勢。身。段。甚。爲。講。究。服。裝。合。度。神。色。威。武。一。出。場。即。使。人。神。旺。搜。享。利。時。與。正。秋。旗。鼓。相。當。馬。鳴。奮。兇。暴。愈。見。正。秋。之。善。良。此。所。謂。以。反。面。文。章。跌。出。正。面。文。章。也。對。辨。警。句。極。多。惜。不。能。盡。記。第三幕。聞。杜。斯。克。愛。已。其。快。樂。之。醜。態。如。吳。道。子。畫。地。獄。形。極。相。使。人。拍。案。有。一。言。曰：「做官不怕風怕罵。就不算會做官。」誠慨乎言之。天人飾杜斯克。輕盈沈利。步趨中。則且身裁合度。聲音爽。脆。但。京。話。字。眼。欠。準。輕。濁。失。宜。聽。之。微。覺。不。入。耳。刺。敵。一。場。手。與。心。應。活。潑。峭。疾。尤。爲。精。彩。半。梅。之。優。偵。探。在。在。引。人。發。笑。亦。不。可。少。之。

角。但愛米里亞。或謂亨利妹。或謂亨利姊。又愛米里亞之扇。初爲偵探。所得次爲杜斯克。得卒未說明。原由此皆錯誤之處也。

救亡聲中之賣國奴

(劍雲)

賣國奴者。誰朝鮮之李完用也。飾李完用者。爲傅秋聲。秋聲狀態。毒小人在先。本有德名。如梅花落之蕊。蘭孫演來。頗有聲色。不料演李完用。乃認錯題目。專從正面做。竟將李完用變成一深明事理之人。正論亂發。不顧劇中人身。而訂亡國密約。一幕爲全劇關鍵。非放出狠心辣手極力形容。自私自利。賣國求榮。不足以動觀者之憤。乃秋聲嚴詞辯駁。直將李完用演成一鋒鋒不凡。不屈不辱。富有血心。能肩大任之人物。忠奸平反。與劇旨背道而馳。雖能博得幾人掌聲。而全劇之精采。失盡矣。要知文章有正。反人有賢。不肖此人。愈不肯。愈足以見彼人之賢。兩方面各趨極端。互相烘托。互相表裏。斯足以激起國人痛惡奸佞之心。而感動其勉爲賢哲之志。於是乎劇之精采。顯功效深。演劇人之能事。亦畢矣。秋聲何厚愛李完用。而見不及此哉。或謂秋聲非不能狀李完用之奸深。恐觀者大動公憤。羣起爲難。茶壺茶碗。香蕉蘋菓。紛紛向臺上拋去。甚至怒罵呼打。勢必不得下臺。耳予曰。能如是。則大有益於人心。若謂平觀者之憤。自有飾安重根者在。吾感秋聲一念。在出風頭。一念。怕動公憤。兩念志。恐胸中卒爲出風頭。一念。所勝於是。先飾安重根者。而亂發議論矣。雖然。其如戲情何。譚志遠之伊籐博文。一味暴躁。火氣太甚。其在臺上。亂碰亂跳。坐不安席。聲如破竹。既乾且啞。語多而無精采。又是一個認錯題目者。曩觀汪優游演此角。純從冷靜陰險一層下工夫。着語不多。而刺畫入微。表情之佳。堪稱獨絕。觀者一見其人。即知其爲老謀深算。如此演法。可謂認獨真於新劇。三折肱矣。志遠如一莽漢。如一火球。每易惹觀者生厭。而不足以戟刺人心。使易爲鳩演之。必可爲是劇生色。鄭鳴鳩之安重根。氣宇軒昂。義勇奮發。要言不煩。切中時弊。聲浪氣魄。亦足以副之。西裝身段。酒脫大方。與父母妻子分別。一幕。斬釘截鐵。毫不作留戀。顧惜之態。國而忘家。大丈夫實應如是。願愛國男兒。知所取法焉。鎗擊伊藤。一幕。不聞手銃之聲。後臺管事者。何疏忽。乃爾。鄭劍魂之安妻麗珠。極善做戲。發幾句言論。却能無語病。西裝身段。應有盡有。此蓋得力於史海嘯者。駁駁乎觀而上之矣。劍魂與海嘯同隸笑舞臺。劍魂長於旗裝。海嘯長於旗裝。劍魂有心人。海嘯之西裝身段。遂爲彼所學得。祇惜老華老。大駐

顏無術。藝日益精。貌日益退。斯則莫大之憾耳。(鄭正秋)之賣豆者。李龍赫兩遭日兵虐待。借題發揮。痛陳國亡人奴之苦。妙在言淺意深。並不咬文嚼字。中有一段足爲今日商民痛下針砭。如曰：(我從前只當我是個小百姓。祇顧我生意。賺錢餓我餓口。國家大事與我甚麼相干。看見一般仁人志士演說亡國之慘。還說他瞎管閒事。以爲國果真亡。我們小百姓飯總是有得吃的。國是他們做官的。國亡與不亡。我們總是一樣。那知道到了如今。身受亡國之苦。才知仁人志士以前說的話。句句是金玉良言。真是錯怪了他。懊悔自己放棄責任。國不亡的時候。官是享福的。亡國之後。百姓是受罪的。現在處處都是日兵。見了我們。簡直當作牛馬。買東西不給錢。非打即罵。一舉一動。均須受他束縛。那裏還能自由。喚韓國已亡。補救無及。我熱血噴湧。性命不要。也要同那亡我祖國的人拚他。一拚以贖從前見危不救的罪孽)句句哀音。聲聲血淚。今之商界中人。專抱個人主義。漠視國事者。其亦警惕於心乎。刺伊。鏗未中身受。殘刑體無完膚。宛轉呼號。不忍逼視。畢命時大呼(將亡未亡的國民。大家醒醒呀) 暮鼓晨鐘。無此清醒。座中墮淚者。頗不乏之。嗚呼。至誠感人於斯。益信(夏天)人之李鳳琴。狀小妮子身。腰態。吾亦許爲可造之才。後起之秀。弟爲小家碧玉。而非大家閨秀。演戲喜發言論。引用陳語。未能切當。疵病甚多。望以後。避繁就簡。庶不致拖沓。取厭。見人必兩目閃爍。與吳鐵巷同犯一病。切宜改之。此君初名淚鵲。貌本不揚。而化裝登臺。不見其陋。殊可嘉許。必謂天人不愧。砌若干香豔字。類以譽之。則捧角家之劇。頌耳。非吾人所願入目也。(何立民)之李永和發言論。光看朝鮮亡國。記好學。可嘉宜其語。語沉痛。惜身形。弱小。帶江北口音。飾正工。老生稍覺不稱。(董別聲)之日本小販神情。逼肖。和入賣某某袋一語。虧別聲想得。出說得出也。餘略。

記濱滬息遊社之國慶紀念戲

(劍雲)

滬濱息遊社。係復旦公學一部份教員學生暨滬上熱心社會教育者所組織。成立於民國四年秋九月。其機關即附設於復旦公學。注重官講輔以新劇。歌樂以實施社會教育爲宗旨。余於丁巳春三月。承蔣朱兩君堅邀入社。全社同志。將近百人。惟散處各地者居多。上海不過三四十人。日本東京並設有支部。社員醉心新劇。頗切而不爲無脚本之演劇。與予之主張不謀而合。每遇國慶。必有祝賀。四年

曠演社會錄五年國慶演不如歸六年國慶演該社自編庚子紀念劇「松柏綠」是劇乃蔣梅笙君手筆共分八幕編製極佳層次井然非老斲輪手不辦「某報某君大書四十餘幕之多此言不免外行須知新劇之有無精采不在幕數之多貴乎分幕之簡能於一幕之中包括無數事實而能層次不亂者爲上乘如春柳名劇「真假娘」僅有一幕歷時一點餘鐘精采甚夥美不勝收可爲明證若徒知幕數之多誠如某君所謂是直走馬燈不足以語新劇也」初社中有擬演（張誠）者至十日下午始決定演（松柏綠）時間促籌備事忙頗有人惴惴恐臨時不易見好子雖與諸子同社尙未見諸子之蕙然觀諸子人手一編非常用心想必能勝任愉快是夕余任管幕自始至終未離後臺一步范君叔寒囑予記其事並贊以評予曰「記事固余之責若夫月旦則我豈敢」

（松柏綠）未演之前尙有趣劇（賣花結婚）此爲外間通行之劇僅足發噱毫無用意可言然諸子牛力小試亦復斐然可觀中以（逸禽）之大編（幼農）之小編神氣老到涉語成趣（蝶魂）之體僕一意求工惜欠自然更進一步則佳矣（小憐）之高女貌頗姸美惟說白音太細聲浪尙須提高（聞人）本激烈老生乃去賣花阿三雖不能說渾白却能純任自然此四字觀之雖易而欲到此地步殊不易易演劇而能除盡矯揉造作之態歸於純任自然之境則劇之能事畢矣

松柏綠之編製有兩層問題尙待研究一、幕外問題一加唱問題加唱問題容當草爲專篇以與評劇諸子商榷茲請先言幕外問題新劇是否可用幕外有無用幕外之必要則予以觀察所得敢直截斷言幕外實爲蛇足何以謂之蛇足則以新劇之分幕貴簡不貴繁本如行文之有伏筆有襯筆有反擊有烘托故一幕之分或相隔數百里或相距十餘年層層疊嶂峯迴路轉合觀者無從揣摸而一見之下又覺其理應如此始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若但求一錢貫串平鋪直叙不知出奇制勝異軍突起亦如行文之了無滋味矣此其一新劇最忌一人獨言獨語更不宜對臺下看客發言因吾人除自悲自歎外苟非有神經病決無自言自語者雖戲與事實不能強合爲一然戲固代表事實者否則何必論戲情演劇者既以舞臺爲一小天地則動作行止即當以舞臺爲範圍週旋進退一以劇中人爲限不得有例外舉動臺下雖有千萬人自我視之如無一人因人自人劇自劇我對臺下發言看客不能答語他且不論即此獨脚戲之謂已不能免矣此其二蔣先生優於文學戲之因歷極深素爲余所敬畏本其經驗學識而著脚本事有不知此等老

生常談盡人能見者曰予之言此非對蔣先生言因論幕外問題聊一及之也予既許蔣先生此劇分幕之佳編製之善矣顧何以又不贊成幕外曰幕外蔣先生之主張也不贊成幕外余之意見也予曾面質蔣先生幕外之用意蔣先生曰予每觀新劇往往一幕佈景需時甚久看客多有迫不及待者加幕外所以便看客也蔣先生對於看客方面可謂思深慮遠然鄙見仍不敢苟同則以佈景之滯滯乃切末上事非戲劇上事當就佈景改良不宜節外生枝佈景之改良與舞臺有連帶關係非經濟不為功舞臺若大形景若多再加以機器之轉臺則種種障礙皆可一掃而空不此之務雖加幕外終屬無益况幕外有白無做三言兩語即須進場而佈景未完竣幕仍不能開則加幕外與不加幕外等此劍雲所以不贊成也蔣先生或不以鄙見為謬乎脚本上既貫其一得之愚可進而談諸子之藝予初本欲分幕詳評今以加唱問題未解決而諸子以半日工夫讀脚本無論腦力如何強健終難一字不遺姑且從略誌其一斑

全劇人物常推(偉華)之陳錦心首屈一指此君之飾且角有表情有做工身段嫵媚扮相秀曼操京語純熟流利舉止亦嫺雅而記憶力又極強新劇且角能操京語者僅(歐陽予倩)(馬彥士)(鄒劍魂)(史海嘯)(姚鏡明)數人此外多係半瓶醋今得(偉華)可以後來居上矣第一二五六四幕照題做去無疵可指惟第八幕團圓未亡人身世何等淒涼橋木死灰生趣已絕乍聞夫婿絕處逢生千里歸來此處有一極難之表情即所謂悲喜交集是也夫一副面目難描兩種神情矧悲與喜又絕對相反者孰能分其為悲為喜曰余之言此蓋以(偉華)君藝術大有可造舞臺上之經驗既極老練表情亦極週到得此良才甚勝其成一完璧故敢言及此愚意宜先出以喜而帶疑之表情疾行而至猝見夫面恍如隔世則出以驚喜過望喜極而悲之表情夫婦二人可互抱嗚咽然後再破涕為笑則悲喜交集四字可以分別而觀矣至於此等表情如何做法全在慧心人神而明之予不能一一細述也

其次應數(問人)之拳匪頭目適合身分(問人)體格魁梧聲宏氣足精力彌滿到底不懶頗有似頗無為處然無為胸無點墨肆口狂吠咿肩切齒赤筋怒暴厥狀殊不雅觀安能及(問人)之言皆中肯語無不精拳關一幕演半小時之久先說義和團宗旨繼與兩頭目爭權起哄活畫一齒并滅裂之草寇終則見洋學生發牢騷大罵邪教誤國強鄰欺侮之可恨反面文章語極警惕可以鼓吹民氣發人深省(伯隆)之二頭目(怡怡)之三頭目說京話均有工夫神情亦好聞尚係初次出臺難得難得拳夥共有六人舞點鬚眉棍者乃

曹君伯蔭短小精悍熱極而流毒下掌聲雷動正在吃緊時忽爲手汗所滑墮地一次看客中有一二人譏笑者此實我國人一種惡德他人既非賣藝來者又未出資偶有小疵不掩大醇奈何不存原諒之心竟出輕薄之舉劍響不避開罪竊爲不取

○間我之舉桂華扮相如隨風玉樹足稱溫文爾雅口齒清晰舉止大方惟舉桂華一角在劇中乃一軍人宜帶英銳之氣少去文弱之態○間我頗似佳公子略欠勇武氣概第四幕爲拳匪所構大可慷慨激昂一番議論將其引入正路不聽再趁機附和如此似較週到第八幕之表情與(偉華)同一不足前已論之茲不贅

○逸鳳之舉姑在此劇亦一重角除第四幕外無一幕不出臺此君身居交際之職所事太繁每無餘曷容其讀脚本僅瀏覽一二次而緊要關鍵已了然胸中去徐娘且雅稱其人舉止從容不迫談吐不羣不支有一二句說白停頓時即其遺亡脚本處然能於倉卒之間一索即得鎮靜工夫亦不可及語音略帶松江字日久當可除之

○(塵影)之陳翁(鋒鏑)餘生之舉翁兩君關顧戲情面面俱到老成持重之態不待倣作已合身份京白大致不差聲浪尙宜提高(慈生)之陳母不在(逸鳳)下熟讀脚本遂覺游刃有餘(赤虹)之舉母裝束太華麗類二十餘人與其媳不相上下似欠斟酌

官談至此可以告竣矣諸子習藝未久而成績之優已大有可觀予以高一級眼光視諸子故敢下此謹嚴之筆范君曰用筆宜直斯可促同志進步若但知揄揚其長而不指摘其短則何需乎評予重聽其意也雖然旁觀閒評似覺頭頭是道身當其衝始知處處爲難此君子所以不可無忠恕之心歟

紀愚園義務戲社會鐘

(鷓鴣)

自有新劇以來從事脚本者僅春柳開明兩社其他團體多不喜爲之蓋脚本戲實較無脚本者爲難演也其困難之點(一)脚本須讀至爛熟爲止(二)凡同場者其接筭處須預先按照脚本上詞句循次對讀(三)表情須體貼詞句中意思描摹而出如上所述一劇告成最少時間須經一月之久此猶指能演戲者而言也若夫演者不能以詞句中意思參詳透澈鎔化腦中雖倒誦如流亦不過如小學生背書而已尙可得謂之爲戲耶故演者咸以脚本戲視爲長途焉

少年宣講團假座愚園籌童子負販團之開辦費特請商學兩界名人會演新劇社會總社會總爲春柳脚本戲之一此次扮演諸君竟不畏其難反樂爲之其堅忍不撓之志誠足令人欽佩予適躬逢其盛濡筆書之如次

劍雲君之石大狀態極佳憂憤抑鬱充塞眉宇之間不消開口便知其爲俠盜且口齒清晰能使聽者字字入耳每演至惡戰處衆隊爭鳴儼如排山倒海石二爲无悶君飾活畫一無知識之傻子一派天真洵非他人能及

飾秋蘭者爲秋星君天然一個孤苦伶仃多情的小女子演到沉痛時爲之同聲一哭者不可枚舉秋星君誠善演悲劇之才也惟初登場時嗓子微細速後幾幕聲浪方逐漸提高此平時不練習之故若平時多加練習自無此弊矣

倩影君之左巧官裝束漂亮一種輕浮神氣刻畫時髦女子可云入木三分餘如問我君之王雲飛柔俠君之王夫人鵬魂君之胡良墮慙君之左兀襄通襦君之德念均肯謹守戲情不犯胡調習氣洵足貴也

本戲平議

(秋星)

本戲之設爲戲劇勢所必趨決非供一般婦女之視聽而已也說者之意殆謂白蛇傳再生緣珍珠塔一類戲老嫗都解膚淺鄙陋不爲大雅所道故本戲亦不過爲婦女歡迎而非正式戲劇實則本戲所包至廣非僅僅指此等彈詞而言舉凡大本事實自首至尾條分縷晰而演之即謂之本戲在昔都下名伶鼎盛之時合演各種本戲搭配精當排場緊湊幕幕有精彩人人合身分使座客目顧神馳心滿意足方視其多演之不暇奚云生厭今之不悅於本戲者其殆苦於上海之本戲而言然此豈可以一概論耶

戲以人重人以戲名戲之極無意味者使名伶一演即能化迂腐爲神奇移陳舊爲新異苟有佳戲使演非其人則亦如隔靴搔癢無關精義徒使人意亂耳昔徐小香演全本珍珠塔首尾貫串情文兼至觀者歎爲得未曾有俞菊笙演全本混元盒此戲純係妖怪聚會雜亂無章而老俞演來精神貫徹鍛鍊蔑以復加然以名伶演無意識之戲究非計之得者徐俞諸伶見不及此固未可厚非改良戲劇自宜期諸事者近日上海第一幕所排之風流天子係連合長生殿醉酒金馬門戲贊詩驚聞驚變聞錦馬崑坡諸劇而成以歷史上

極有價值之事而令麒麟童王靈珠王蘭芳張鶴樓拉雜演之其精可想嗚呼名伶演俗劇可惜俗伶而演名劇更可恨也

近日海上伶人能自己動筆編戲者以歐陽予倩爲巨擘所編之黛玉葬花寶蟾送酒饒頭卷晴雯補裘風華名貴的是才人手筆其餘各舞臺不編則已一編則累累數十本前不顧後尾不應頭牽強敷衍弊病百出東抄幾段西襲一節即成一大本戲如紅蝴蝶不戲之能叫座者也在其初不過藍本於一東三省故事富家子劉進生爲盜魁劫去盜之妹紅蝴蝶屬意於劉與之偕逃成夫婦其事蹟不過爾爾嗣後臺主見紅蝴蝶頗叫座乃空中設想強爲捏造劉進生擒而復遁遁而復擒每日真刀真鎗交戰如是者繼續排下竟至有二十本之多枝枝節節散漫無精本戲至此尙有何價值之可言耶

天蟾舞臺所排之年羹寒情節純照年大將軍平西記而加以附會之詞編製固不能免於穿鑿而使此劇奕奕多精彩者則蓋叫天一人之力也所用之傢伙亦多新奇式樣攻城野戰單打羣鬪身手之敏捷姿勢之漂亮觀之使人神旺况天蟾之班底最佳王益芳李德山林樹森李人俊等均能搭配緊湊更有趙君玉小橋月樓脂香紛膩刀飛劍舞映帶其間誠海上唯一之武劇而有數之本戲也

紅蝴蝶雖不佳芙蓉草演之則佳私定終身時深情款款純係才子柔媚之中寓剛健之態風流旖旎使人心醉其閨房之談話樂而不淫嬌羞若不自勝王靈珠此戲祇以媚勝至其做工之精細熨貼遠遜於美伶矣

再生緣全本由趙君玉排過自飾孟麗君此書爲彈詞中之頗受歡迎者家絃戶誦婦孺皆知然其詞句之陋爲通人所不道趙伶演此當多可觀易叙而弁不辨鳥之雌雄妙在冠冕堂皇之中時露兒女婉孌之狀余友沈君誦之京華顧曲十年精研此道途出滬上見再生緣爲之流連十日畢其全本乃去於此可見趙伶之藝不弱

麥城昇天之第一本結構頗完密三麻子飾關公淫笑儂飾糜化麒麟童飾呂蒙各能勝任尤以三麻子之架子威武莊嚴收神在骨夢兆時一段崑曲蒼涼動人刮骨時之神氣談笑風生略不覺痛苦走小路拒諫時固執已見不能舍己從人表出關公任性係一生之缺點第一喜因此戲叫座遂仿紅蝴蝶故事續排二三四本直至白帝城爲止皆名之曰麥城昇天其命名不通之故劍雲已詳析言之考其戲穿鑿牽強病於累贅且以麒麟童飾劉備胆大妄爲竟敢唱叫天名劇連營寨嘆子不夠剛以二胡代京胡尤屬笑柄許田射鹿從

白門樓唱起至斬車馬爲止中含許田射鹿一事即以名其戲當也後又續排二三四本取三國志事實依次編演窺其意將以許田射鹿四字籠罩全部三國演義荒謬可笑况三國人材鼎盛事蹟繁多聚中國伶人演之尙恐不繼第一台有幾位大名角連敢率爾演此大本戲除三麻子幾個架子可看外試問汪笑儂滿臉烟氣嗷嗷如破鐘能飾儒雅忠忱之諸葛亮否麒麟童飾上半部之劉備尙能做至以唱工見長者彼能之否齒芬滅烈之張鶴樓能飾沉靜嚴毅之趙雲將軍否石月明乳臭未除頑皮猶昔余遍閱三國志尋不出小孩子可令他扮演李慶棠趙雲柳能飾呂布周瑜否由此以觀三國志第一臺斷斷不配演唱如三麻子專演綠袍戲再邀馮志奎爲之副庶幾差強人意耳

宏碧綠卽綠牡丹之變名事跡不過一公子與羣盜之遇合復點綴以真刃真鎗乃成一極賣座之本戲初本爲李吉瑞之拿手繼爲小達子所襲斷小達子矮胖身材不文不武演來並不出色而夜郎自大恃爲生平傑作傑作如是可想見其生平矣最後毛酌珂入大舞專與小達子賭氣自飾駱宏勛連排六七八本以毛之身段姿勢飾且嫌太肥飾生則蘊藉風流磊磊落落恰如其人然卽因演此戲狂喊亂打竟至壞其嗓子殊爲可惜此亦本戲害人之殷鑒也

或謂新舞臺之本戲如就是我看勿出拿破崙秘密賊巢等合偵探之意味開西劇之先聲實融冶新舊於一爐爲他日連合之地步不可不謂之有識余曰不然新舞臺爲舊劇場不以唱工爲主體先失舊劇之精神若云融合新舊夏氏弟兄無此見識亦無此魄力何以見之新舞臺每夕前半皆舊戲後半爲一大本新戲新與舊相對而立若水火之不相容安得言融合且該臺新戲皆胎息於影戲於新劇之本旨亦背道而馳若真火車也真馬車也真輪船也真汽車也甚至真水真火真事皆真某君謂苟喜觀真物曷勿至黃浦江邊南京路口徘徊俄頃則馳驅飛駛於前者皆是也奚尙乎觀劇設蓋一戲院以彩景爲主體卽失其固有之精神豈不大謬近日歐陽予倩入新舞臺日排演其歌劇置就是我等於高閣其見解固高人一等也

要言之戲園思排本戲必先打算自己角色如何短於何種戲長於何種戲度量力支配適宜與其竭力拉長爲數十本戲不如聚精會神做數本戲且一人之精力有限安能在四五點鐘內始終到底不懈端賴排戲人之調度得當劇本取材不可太濫亦不可輕易

動筆誤宋爲唐指鹿爲馬不通之詞句屑見彙出傳爲笑柄且唱工亦須安插得所輕重相宜決非幾句搖板所可了事武工祇次應有盡有不可每齣皆用真刀真鎗袒胸肉薄以死爲繼安成其爲戲劇最好請通人之精於戲學者爲之編排庶幾戲有寓意可尋詞有文采可取不戲之價值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第一台之兩生兩旦

(劍雲)

▲黃潤卿與王靈珠

▲羅小寶與石月明

第一臺之兩生兩旦且驟視之似乎勢均力敵不容軒輊殊使排戲者左右爲難即問諸顧曲家有厚此薄彼者亦有輕此重彼者聚訟紛紜迄無定論實則平心靜氣一爲比較其技藝之高下派別之異同固大有區別也請以吾之所見爲閱者言之

吾友秋星謂上海之劇界已成一旦角之世界吾謂不僅上海京師何獨不然混而言之即謂全中國劇界已成一旦角世界又胡不可後生可畏人才輩出佳麗天成靈毓所鐘飽吾人之眼福放歌臺之光輝見之誠可欣慰然鬚生爲梨園正宗真能尋聲辨律者罔弗以鬚生之唱爲嗜好今則老成彫謝鬚生無一人二中之才大都爲旦角之附屬品譬之於家化雞司晨豈佳兆乎

黃潤卿京兆人曾肄業於北洋高等學校學生時代本好鬚生課餘玩票亦常以斬子等劇登臺客串人以其貌嫵媚多委勸其爲旦潤卿遂棄士爲優專工皮簧不涉秦腔花旦從路玉珊學業青衣崇王瑤卿爲師兼擅並進期年藝成乃出演於紅氍毹上此爲黃之出身王靈珠來自關外不得其詳亦不知爲何人之徒論二人扮相上裝後黃不如王下臺後王不如黃誠如秋星所云一則天然之美一則人工之美王靈珠貌本不佳而化粧術絕精台上風韻稱健觀笑皆斌媚動人而脂粉一去則不足觀矣潤卿之貌非不美秀惟與靈珠較則微有不及此豈化粧之不得法耶吾願潤卿加之意焉

論二人嗓音潤卿自言年終抵滬元旦登臺舟車勞頓嗓音失潤俟恢復後尙擬以青衣戲餉滬人其言並非自爲辯護日後可以驗之

靈珠。嗑恰。夠用。不得。謂佳。以。二。人。之。嗑。子。唱。戲。潤。卿。得。名。師。指。授。鑿。音。咬。字。一。聆。即。知。會。經。球。磨。者。故。趣。味。頗。雋。永。靈。珠。之。唱。平。鋪。直。叙。波。瀾。太。少。唱。梆。子。則。欠。爽。脆。高。亢。唱。皮。黃。則。慷。柔。弱。直。率。我。殊。不。敢。隨。聲。附。和。官。加。恭。維。論。二。人。之。念。白。潤。卿。限。於。嗑。音。未。復。頗。覺。費。力。而。末。一。字。之。尾。音。微。有。小。疵。去。之。即。成。完。璧。靈。珠。說。白。尚。自。然。而。念。字。則。不。用。力。論。二。人。之。身。段。潤。卿。之。小。花。旦。戲。如。花。田。錦。紅。鸞。禧。等。尚。有。些。僵。硬。而。刀。馬。旦。之。身。段。則。嫻。娜。剛。健。兼。而。有。之。姿。勢。既。佳。武。工。亦。熟。得。力。於。良。師。者。多。矣。靈。珠。之。身。段。尚。可。第。梆。子。戲。俚。俗。居。多。如。夏。骨。頭。走。浪。步。往。往。令。人。肉。麻。以。言。戲。品。則。靈。珠。較。潤。卿。有。雅。俗。之。判。矣。論。二。人。之。表。情。潤。卿。好。在。讀。過。兩。年。書。體。貼。戲。情。入。理。細。微。縝。密。非。靈。珠。所。及。但。不。能。謂。靈。珠。不。知。表。情。也。

總。而。言。之。扮。相。嗑。音。黃。不。如。王。唱。工。表。情。王。不。如。黃。而。潤。卿。刀。馬。旦。新。劇。之。可。觀。又。遠。勝。於。梆。子。戲。之。粗。鄙。至。有。謂。潤。卿。勝。於。梅。蘭。芳。又。有。謂。不。如。王。靈。珠。過。與。不。及。兩。失。之。也。

羅。筱。賢。由。秦。腔。花。衫。而。改。鬚。生。居。然。脫。盡。珠。粉。氣。年。不。過。二。十。餘。演。戲。能。除。盡。火。氣。就。其。嗑。音。而。崇。譚。派。復。善。於。連。腔。換。氣。換。氣。為。取。巧。然。非。聰。明。人。不。辨。譚。鑫。培。固。處。處。以。巧。勝。人。者。昔。人。以。一。字。評。謂。汪。桂。芬。怪。指。其。行。為。孫。菊。仙。笨。指。其。聲。宏。氣。足。但。知。就。喉。發。音。不。善。取。巧。一。譚。鑫。培。巧。所。可。惜。者。衷。氣。大。單。薄。雖。借。助。鴉。片。而。唱。詞。句。冗。長。之。戲。猶。不。以。始。終。如。一。耳。筱。賢。之。唱。以。味。見。長。其。學。譚。氏。已。得。五。分。神。似。試。取。近。世。學。譚。者。以。與。筱。賢。較。王。又。宸。之。嗑。音。勝。於。筱。賢。而。味。不。如。賈。洪。林。之。做。派。勝。於。筱。賢。而。嗑。與。味。不。如。賈。俊。卿。吳。鐵。菴。念。白。勝。於。筱。賢。而。嗑。太。乾。味。亦。不。如。瑞。德。寶。場。面。做。派。勝。於。筱。賢。而。音。過。亢。味。亦。不。如。孟。小。茹。可。與。小。寶。相。伊。呂。而。衫。子。氣。猶。未。除。盡。孟。薄。齋。鶴。年。雖。雖。曰。譚。派。而。疵。病。太。多。嗑。與。味。尤。惡。劣。不。足。道。也。吾。人。雖。愛。聆。筱。賢。之。唱。却。不。能。過。於。溢。美。謂。譚。氏。死。後。應。推。筱。賢。為。第。一。人。以。譚。氏。文。武。崑。亂。件。件。精。通。此。外。尚。有。小。余。三。勝。克。傳。衣。鉢。而。筱。賢。僅。能。唱。面。目。呆。板。做。工。念。白。殊。欠。精。神。太。覺。委。靡。不。振。演。寶。馬。洪。羊。洞。烏。盆。計。等。劇。恰。合。彼。之。性。格。其。他。諸。劇。則。欲。然。不。足。也。

吾。之。評。羅。小。寶。如。此。若。以。石。月。明。與。小。寶。較。祇。有。嗑。音。衷。氣。駕。乎。小。寶。之。上。其。他。咸。無。比。較。之。資。格。以。月。明。非。譚。派。臺。步。身。段。非。常。難。看。念。白。尾。音。非。常。難。聽。唱。有。一。二。可。採。之。句。而。乳。音。未。脫。拖。泥。帶。水。太。不。乾。淨。彼。與。小。寶。同。隸。第。一。臺。所。演。之。戲。亦。同。派。每。逢。雙。演。名。輒。刊。

於小寶之上。又擇其易者任之。如雙李陵碑。則唱托兆。雙鳥盆。計則唱公堂。而月新。則月明。六百小寶。三百此尤。吾人極端不平也。者抑石月明。豈第不如小寶。即與昔日溫小培。張雨亭。高百歲。較亦遠出其下。或謂月明面容飽滿。遂贊其扮相佳。殊不知石伯愁眉不展。面無戲容。俗氣一團。豈得謂之佳。小寶之扮相。可謂之不佳耶。

毛韻珂不宜唱鬚生

(劍雲)

毛韻珂唱正工。老生。我真不敢恭維。並非先以成見。橫梗胸中。以爲彼以花旦兼唱。鬚生無論如何。必不見好。實由彼有種種原因。雖欲求工。而未能如願也。請列舉之。

(一) 韻珂天生。缺憾舌尖短。而禿。餘字雖用力。總不能準切。無訛。非模糊。即含混。此非人謀之不藏。實天賦之有定。字既不正。乃折而致力於行腔。

(二) 伶人有言。字正則腔圓。是腔亦根於字。字既不正。腔如何能圓。韻珂知其腔之不圓。乃務爲冗長。以媚俗。於是每遇行腔。必一翻再翻。延三四板。而不及腔之本。可適中而止。藉以博彩。處反爲所掩。聽者既感不快。唱者亦求工成拙矣。

(三) 韻珂由花旦兼鬚生。本來面目。時不免流露。說白之頓折。唱句之尾音。及偶而忘形之臺步。演者雖不自覺。觀者尙留心體察。自能見之也。

(四) 胡琴與唱者有密切之關係。胡琴而佳。則唱者得其助。胡琴而劣。則唱者受其累。故名鬚生。名青衣。必倚重琴師。所貴爲琴師者。不在花點之多。而在包托。包腔托腔。卽以弦音揉合唱腔之意。得法已故之梅雨田。現在之孫佐臣。陳彥衡。皆此中高手。餘如王鳳卿。之琴師。田寶林。劉鴻聲。之琴師。陳一齊。梅蘭芳。之琴師。茹萊。卿朱幼芬。之琴師。陳祥林。吳彩霞。之琴師。徐蘭元。亦皆寶主。相得不可須臾離。良以此數人。咸足爲王劉梅朱吳之助也。惟韻珂之琴師。余伯清。則受累有餘。得力不足。余之胡琴。怪僻荒謬。直似有神經病。無一過門。不拉花點。無一短句。不勒小腔。偶爲三層樓。喝彩。則得意非常。連續不已。真令人肉麻。不耐卒聽。彼蓋不能包托唱者之腔。而欲唱者之腔。就彼之弦。故唱自唱。弦自弦。唱與弦。乃分裂爲二。不能合而爲一。是非有鑿鑿。予未有不敗於其手者。韻珂果何取於余伯清。而必欲

以之司琴乎寄韻韻珂上海胡琴名家尙有張翰臣陳道菴李蓋臣單則甫諸人在若余伯清之旁門左道正卑不足道不能入識者之耳也

綜上四因尤以第四點爲韻珂受病之源蓋韻珂之曠非無韻者苟得名人指導未始不能進步今乃誤入歧途尙堪問哉尙堪問哉

歐陽予倩與趙醉梅

(劍雲)

歐陽予倩與趙醉梅同習青衣同以票界人物入伶界演藝論出身一爲湘之世家一爲皖之巨族論學問一曾留學東瀛一曾肄業於東吳第二中學論扮相歐歐圓而不美目患近視光不能澄澈如水雖做盡媚態終爲色所掩趙面長而不秀兩頰太削日雖流動究少戲容二人均非殊色均不過中姿論嗓音歐則爽脆嘹亮因之不竭惜喉門從扁微近女音然天賦頗不薄趙則本錢嫌弱全從工夫中鍛鍊而出僅足夠用而已論唱工歐能博採衆長取精用宏鑑人益己不舍己芸人趙則專心學梅咬字行腔多已十得六七苟具佳喉歐非其敵也論念白歐之湘音未脫不如趙之可聽論做派歐演新劇久體貼戲情有獨到處惜頭顱時常搖晃微有小疵趙在學生時代雖亦演新劇殊視觀畏人不敢放膽做作唱青衣後身段應有盡有較前已活潑得多然有時究嫌過浪非青衣所宜歐陽國文程度頗高日英文學亦略窺門徑思想靈敏能自編劇常有革新舊劇界實現真藝術之志以俗人知識淺陋時機未到不得不以紅樓歌劇爲過渡將來必有作爲也趙則僕僕隨人無獨立之精神雖處男兒身染馮脂粉氣初在大舞臺爲趙如泉之副幾入亦舞臺與常春恆爲伍人言嘖嘖多議其後以言品德則趙之與歐殊難同年而語矣

小達子與顧無爲

(劍雲)

新舊劇界有純盜虛聲毫無實藝者二人曰小達子與顧無爲評劇家專攻小達子忘却顧無爲未免滄海遺珠使人不快今吾特草斯篇以顧無爲與小達子作陪亦以此二人實天然對偶不宜有一不可無二也

小達子以秦腔改皮黃顧無爲以巡警學新劇來路不正其同一

小達子竊李吉瑞之技在杭在滬具以壓倒李吉瑞爲快顧無爲拜任天知爲師到東到西均不以任天知爲然數典忘祖其同一

小達子本一粗人本不配唱皮黃故一上舞臺盡力狂號除拚命外無本領願無爲本一甌夫本不配演新劇故一上舞臺嘶聲極喊亦除拚命外無本領異流同源其同三

小達子大胆厚皮滿口飄字居然敢唱道遙津取南郡等戲願無爲亦大胆厚皮滿口別字居然敢在臺上捋文恬不知恥其同四

小達子得第三層包廂之看客喝采自命環球無二願無爲得下等社會之鼓掌自命新劇泰斗夜郎自大其同五

小達子欲在天津稱雄不料鐵羽返瀝願無爲欲在南京立足又是倒灶回中不走好運其同六

所不同者小達子待人接物尚以和氣爲主雖對後台之跑龍套跳蟲亦無倨傲之色願無爲則無論對客外對同事皆睨高於頂驕氣橫溢非破口謾罵卽揮拳毆打其人實一不足齒數之僧視小達子猶不如遠甚今小達子已不容於評劇家之筆談願無爲而欲小試其鋒者請觀此後之言論可也

楊瑞亭與小達子

(小隱)

楊瑞亭與小達子之文武老生皆所謂野狐禪者也就二人而論自是瑞亭勝於達子然而前者申上大舞臺揚揚達子且不能支厥後在天蟾舞臺達子復高居瑞亭之上豈瑞亭之技果遜於達子歟抑瀝人觀劇好人之所惡耶因就二人一比較之

一、扮相 瑞亭身材雖似略高但肥瘦尚似合度惟面部太長色又不妍札靠每嫌肩寬腰細不甚可觀餘如文戲之袍帶武戲之短裝均尙看得過去達子面色不妍甚於瑞亭且身矮腿短札靠則臃腫不靈短裝則上身覺長下身嫌短如帶王帽更有沐猴而冠之態此扮相達子之不如瑞亭也

二、唱工 瑞亭雖係邊音假喉發聲並不甚狹尙可充場與王鳳脚頗相近惜瑞亭於唱上並無真實工夫東塗西抹一事無成然飄字尙不甚多腔調亦略有準繩小達子亦係假喉聲大無韻似朗實浮每一引吭有如乞丐之叫街不僅滿口飄字且復尖圓不分其爲關也任意狂喊轉捩不窮此唱工達子之不如瑞亭也

三、做工 瑞亭雖未能化假爲真恰到好處但尙從容平妥不敢妄作妄爲小達子則任意胡鬧全無繩尺滿身俗氣一臉頑皮此做工

達子不如瑞亭也。

四武工。瑞亭原係下手出身。擊技爲其夙習。無論長靠短打。雖不見佳。皆可充場。而善用腰腿。派頭雖不正工夫。却尙有試問。達子果能如瑞亭乎。吾但知其除狂跳怒躍外。並無寸長可取也。此武工達子之不如瑞亭也。

五所能之戲。達子所能者。如請宋靈風波亭。渡康王。獨木關。落馬湖。盜御馬。扒蜡廟等戲。瑞亭無一不能。即宏碧綠爲小達子。自命拿手之作。毛韻珂演之。尙似勝於達子。若以瑞亭充數。又安見必不如達子耶。瑞亭所能者。武劇如拿高登。挑華車。長板坡。冀州城等文戲。如打混出箱。空城計等優劣。姑置不論。且爲達子之不能。瑞亭固非可取之才。但抑於小達子。則吾殊爲之不平。質之觀劇家。評劇家。其亦有睦吾言者乎。

小達子在滬之輿論

▲小隱之評

小達子論文。一下。柳子老生論武。一江湖班子。武生祇以滬上看客。獨具嗜癖。辦遂亦名震一時。滿街爭說小達子矣。

獨木關爲黃月山絕作。譚鑫培曾習之。以未能脫黃之氣。習竟未登場。蓋黃自病後。黃胖變爲黃瘦。且又嗜鴉片。至無量數。原來就有十分病容。放於此劇。尤爲人所難。及李吉瑞親炙黃氏。雖得皮相。終嫌過火。李玉奎爲玉成班弟子。亦不得黃之妙處。惟瑞德寶尙似稍可。而喉音高亢。又不能宛轉。自如小達子之獨木關。學於吉瑞。火氣且十倍之。在月下一段引吭。大號不但病人。無此氣力。恐黃月山李吉瑞亦均無此氣力。病中之驚憤。出戰之神情。皆足令人生畏。而說白。韻字之多。尤復不堪入耳。

落馬湖亦黃氏名劇。今楊小樓尙似不差。李吉瑞之問樵酒店。登場說白。神情已嫌粗鄙。小達子於李之佳處。掃而去之。李之劣處。則變本加厲。如行路時之(歇息歇息再走)再走二字。連貫讀用。一拖音甚爲難聽。又(滿上)二字。聲色俱厲。大有相打之勢。(這就是蒼馬湖)拚命大喊。湖字竟拖至十分鐘之久。又如(進去了無有)(拿飯來唯)皆粗俗不堪。摩仿得黃天霸一下流之探役耳。眞足令人

作三日哩。

小達子在滬牌子上標以(名震寰球南北歡迎文武鬚生)十二大字寰球二字當指世界各國而言以今日交通之便各國聞名誠亦非難然必須有一番驚人之舉動不能流芳亦當遺臭既有傳說之價值方有遠播之事實若以一藝見長而欲各國知名只讓龔培或尙當之無愧(劍雲按現在梅蘭芳技藝亦頗見重各國如巴黎紐約之售其相片日本之擬贖金聘請皆其名譽卓越之故惟此中尙含有色的關係耳)餘若楊小樓劉鴻聲等均尙不足以語此是猶僅寰球聞名耳若名震寰球則吾國今日無論何界均尙未見其人

疵爾小達子一劇界下駟材乃敢狂妄至此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

文武鬚生者乃鬚生中之能文能武者也非僅今日演文明日演武且當專有文武鬚生之戲如定軍山陽平關戰太平鎮壇州之類是也昔之汪桂芬今之劉鴻聲則文而不武昔之俞菊笙今之楊小樓則武而不文能當此四字者只龔培與楊月樓二人耳小達子以文論則不能唱進宮教子洪羊洞空城計等戲以武論又不能唱長板挑華車界牌關花蝶等戲僅學得李吉瑞之獨木關並竊取孫菊仙之道遺津人方譏爲野狐禪彼竟自居於譚楊之列何其胆大妄爲恬不知恥至於斯極耶

或者謂小達子所演之請宋靈風波亭等戲固文武兼擅矣不知是類戲唱工既無特長武工尤無足重謂之有文有武固可謂之不文不武亦無不可請宋靈雖有大段反二黃只李吉瑞呂月樵諸人以左喚子胡喊亂叫小達子尤而效之論三人皆無唱反調之資格但一定要唱實亦無奈他何也

小達子演四進士當宋士杰擊鼓鳴冤時四廟無人甫將鼓槌拾取在手恰爲看堂差役所見上前攔阻宋責問擅離職守之故役以出恭對宋曰你可知公門並無半日閒役稱出恭亦非私事宋曰這是遇見你家宋伯伯懂得規矩的若是那些鄉下人拿起這個東西就是這樣言至此即以槌擊鼓三下蓋役正受宋之教訓初未防及擊鼓而宋方作比擬之式出其不意而擊之情景巧合具見排戲者之巧思小達子演至是處必由去堂役之丑角抱住其手云我抱住你的手你打不了小達子乃換手執槌曰你拿住我這隻手我還有這隻手是時方擊鼓畫蛇添足真情全失吾知小達子必且自命作工細膩勝過前人也此劇曾見汪桂芬飾宋士杰譚龔培飾田倫黃潤

甫。飭。道。台。撫。今。追。昔。則。小。達。子。直。無。異。活。鬼。現。形。矣。

▲馬一先生之評

天。蟾。舞。臺。門。首。懸。小。達。子。之。牌。夫。以。小。達。子。之。惡。劣。而。竟。居。然。有。人。重。金。相。聘。在。天。蟾。營。業。主。義。何。怪。其。然。所。足。羞。者。滬。上。若。干。願。曲。方。家。若。干。票。友。而。竟。容。此。等。惡。劣。角。色。一。再。來。滬。大。賣。其。野。人。頭。且。居。然。有。人。爲。之。捧。場。不。亦。可。怪。之。甚。哉。以。文。戲。論。則。小。達。子。之。唱。工。不。分。尖。團。不。懂。四。聲。滿。嘴。飄。字。徒。逞。氣。力。只。得。謂。之。嚷。豈。可。謂。之。唱。

以。武。戲。論。身。材。矮。小。長。靠。不。如。楊。瑞。亭。短。打。不。如。小。客。串。若。論。真。刀。真。鎗。更。不。如。何。月。山。樊。春。樓。豈。復。足。取。以。扮。相。論。矮。而。滯。腰。口。面。長。過。腹。着。薄。底。靴。似。童。伶。而。非。童。伶。遠。不。及。呂。月。樵。小。孟。七。之。堂。皇。也。

綜。右。所。言。則。小。達。子。實。一。無。可。取。之。角。色。凡。稍。知。戲。者。罔。能。言。之。若。竟。能。容。其。在。滬。妄。懸。第。一。塊。牌。爲。舞。臺。之。壽。柱。子。則。上。海。願。曲。家。直。可。算。做。無。人。懂。戲。矣。

或。問。記。者。談。劇。何。以。深。惡。小。達。子。曰。彼。所。唱。者。爲。一。種。梆。子。派。之。皮。簧。似。是。而。非。猶。之。洋。涇。浜。之。英。國。話。烏。得。令。人。不。聞。而。肉。麻。或。問。小。達。子。演。戲。精。神。抖。擻。故。多。有。人。稱。之。吾。子。以。爲。何。如。曰。余。之。所。以。惡。之。者。正。以。其。精。神。抖。擻。故。汗。毛。乃。爲。之。根。根。豎。起。耳。

或。問。然。則。如。子。言。豈。演。劇。必。不。宜。有。精。神。抖。擻。之。概。乎。曰。是。又。不。然。所。謂。精。神。抖。擻。者。須。戲。情。之。中。不。容。擗。眉。努。目。亂。用。氣。力。若。王。又。寫。之。學。譚。幾。乎。陰。死。陽。活。者。吾。亦。何。嘗。欲。觀。之。哉。

或。問。何。月。山。比。小。達。子。如。何。曰。亦。是。伯。仲。之。間。然。而。畢。其。較。達。子。稍。有。規。矩。不。過。失。之。野。耳。或。問。楊。瑞。亭。如。何。曰。較。達。子。月。山。則。勝。多。矣。然。則。其。可。觀。乎。曰。此。却。難。說。以。余。目。光。仍。是。不。登。大。雅。之。堂。蓋。其。一。種。左。喉。尖。音。與。其。側。步。偏。身。之。姿。態。令。人。看。了。聽。了。俱。覺。不。能。十。分。妥。貼。也。

又。所。謂。唱。工。戲。必。非。幾。段。搖。板。便。可。了。事。者。而。李。吉。瑞。之。唱。工。乃。不。外。於。在。月。下。一。段。之。腔。調。千。篇。一。律。都。是。一。個。神。味。然。彼。原。爲。武。生。故。尙。不。能。全。以。此。責。之。願。彼。乃。不。自。度。量。又。妄。演。官。馬。黃。金。臺。慶。頂。珠。等。戲。其。精。乃。至。不。可。收。拾。

今又有學之而變本加厲者則小達子其人是也。獨木關落馬湖而外又演逍遙津。夫彼之演獨木關落馬湖不過不合戲情而已。不過失之過火而已。不過撐眉弩目使人不耐而已。其病在俗祇能演與一般。下等社會人看若其演逍遙津則唐突古人罪乃彌重。記者曾於大舞臺見其此戲。金殿一場。把一個漢獻帝做得神頭鬼臉。身體既矮又鞠躬而行。臂長過腹。全然不是帝王身分。全然不是鬚生身分。竟是一個三花臉的神氣。彷彿海潮珠之齊莊公豈不怪哉。

夫逍遙津一戲。昔有王九齡今推孫菊仙皆稱一時無兩之傑作。其次則有雙克庭時慧寶雖其全副之精神不免稍有不到之處。而其唱工多有可取者。若小達子者其倒板亦猶是李吉瑞銅網陣托兆中之腔調。迨至出臺後之原板更搖頭晃腦醜態自出。徒知賣氣力。夫唱戲非賭氣力者。若只問氣力則機器廠之氣筒不更聲大而氣長乎。

文戲既然如此再言其武戲則更不如。蓋叫天且並不如張桂軒試觀其腿脚工夫便可概見。所謂身段牌子彼乃絕對不知一味任意野跳。全無部位。謂余評論太苛請試一觀而與小叫天比較之便可灼然知其劣矣。如此角色乃來滬上大吹特吹自命算是一個臺柱子。真可謂胆大妄為欺人不懂戲也。

▲劍雲之評

叫天既死聞天蟾有請陳德琳余叔岩之說。遲之久乃以濫使花腔冒充余派之雅伶。賽三勝登臺已足令人失望。繼又聞許氏挾資赴京。往迎小權鴻聲爲之一喜。遲之又久楊劉香無音信所搗以示人者竟爲亡大舞臺之小達子。於是熱盼新角之願曲家無不異口同聲曰大失望。

小達子初來滬爲朱連奎所介紹。月薪一千金。恃其牛力一叫而紅。其時尙有小金娃故所唱之戲。秦腔居多。渠之秦腔老生本學魏連陞（卽元元紅前年來滬者）武生戲則學李吉瑞。是二人皆天津名伶不爲京人所重。魏之秦腔弗如郭寶臣（卽老元元紅）李之藝亦不高。明去黃月山尙遠。而小達子之學魏李則有似處。使從此安分守己不越軌道。雖不能登大雅之堂。或可邀顧曲家原諒。乃其走運而驕。竟敢大胆妄爲。唱孫菊仙之道遙津。襲雲園之吊金龜。譚鑫培之打漁殺家。時慧寶之上天台。是直自忘瓦片面孔。五短身材。皿盆

大口放氣。喉嚨滿嘴。飄字逼體俗骨之不值錢。而視倍大。上海如無一人矣。

小達子居大舞臺。最久包銀亦自入大舞臺。後一加再加大舞臺。之待小達子。不可謂薄。而小達子則驕氣橫溢。忽回天津。做老班。並囑朱小藝。不許排宏碧綠。綴羽返申。袖手一旁。坐視大舞臺關門。而不救。是小達子之居心。亦不可恕矣。

小達子與李吉瑞同一火氣。李之唱白。多天津土字。小達子則秦腔與皮黃混雜。不分。小達子若有自知之明月。取三五百金。在上海專演秦腔。老生兼吉瑞。一路戲取南郡之諸葛亮。逍遙津之漢獻帝。當自慚形穢。絕跡不演。他人必不無端指斥。今其包銀漲至三千金。自視其身價。可與譚梅楊劉並駕齊驅。天蟾舞臺亦以待譚梅楊劉者待彼。此則令人於失望之餘。尤所難堪也。

莫謂上海人可欺也。上海人終久難欺也。楊四立初來滬。何嘗不紅。今何如矣。何月山前年之鋒頭。小達子亦望而生畏。今亦不足動人矣。小達子自問。其雜技能及楊四立否。武工能及何月山否。曹劇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今小達子之來滬。已第四次矣。其為嗟乎。莫謂報紙無效力也。滿清政府且可推翻也。小達子此次到滬。大報無一歡迎者。非與小達子過不去。嘗欲一雪南人不懂戲之恥耳。嗚呼。滿招損謙。受益人不知足。必有傾跌之慮。小達子四面受敵。且慢得意。恐其結果亦如吾輩之大失望耳。

▲豁公之評

蓋世無雙之小達子。多才多藝人也。所恨習而未精。多而不純。遂覺一言一動。皆帶羊氣。唱做不中繩墨。伶人謂之有羊氣。海上評劇家。恆以三條腿。戲詞多以四句為一段。唱時漏一句。以致黃腔走板者。謂之三條腿。名角讚之。實則達子演戲之瑕。疵固不止於三條腿也。達子本弄船兒。不知何時投入天津秦腔班。學戲是。人生平無他長。惟善鑽桶子。偷學他人之戲。謂之鑽桶子。初時偷學元元紅。秦腔老生。腔調雖不全。似然尚可聽。後見李吉瑞以鑽桶子博得唯一黃派。黃月山派。武生之聲名。遂不期尤而效之。如是小達子。遂以唱梆子戲之腔調。改唱二簧。戲矣。梆子與二簧迥不相同。彼以梆子腔調唱二簧。自然不堪入耳。余嘗作劇餘雜感十章。其一云。梨園往事劇堪哀。鑽桶偷腔盡有才。黃派大名驚海內。幾人真個坐科來。蓋即譏此輩也。黃月山一生無弟子。惟在滬時。曾因夏某介紹。收李雅雲為門生。然李為武旦。非武生也。近來李吉瑞。李達子。白玉崑等。皆自稱黃派。非鑽桶子而何。達子之藝固如此。而其胆則

包天有時扮扮金龜之張氏有時飾黃鶴樓之張飛有時且取道遙津之獻帝試問羊毛如混安能勝任吾友種因生曹云小達子演戲毛手毛脚拚命狂喊不減當年在津時手抵船簷亂唱山歌之情況言雖近虛固不誣也

▲鷓鴣之評

小達子南來數次總算博得坐二三等座位者歡迎亦良不易矣今又重來海上天出風頭其前三日戲碼爲獨木閣落馬湖道遙津他劇姑置勿論惟演道遙津予實不能無言夫道遙津爲老孫之絕唱時慧寶雙處演之尚不劣有東施效顰之譏况不工跌扑之武生如小達子者乎以扮相論一付伶容滯身火氣扮起皇帝來如何會像若請唱工以唱蓮花落之嗓子那裏能得音節鏗鏘以腔調論連唱數十句欺寡人屢犯重腔使人作三日嘔然則小達子能受二三座客歡迎者其在是耶而余之不能已於言者亦在是耳敢質諸聽小達子之戲者

小達子不工跌扑之武生也自恃嗓子不小有幾句疙疸腔可以欺外行遂大唱其鬚生矣其實尖鬮字尙不明白(予曾聽念石秀秀字爲團字)如何能以唱鳴自不量力良可慨也唱既不佳矣而做工尤惡劣彼不以喜怒哀樂分戲情只有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一付尷尬面孔更不以老幼賢愚分角色仍本着黃六霸的身分天天在臺上演黃天霸進而言之小達子固未嘗演黃天霸乃小達子演小達子耳

數前年某伶工謂予曰現在的戲飯好吃了做工字面概可勿論只要嗓子好面皮老郎可大紅特紅觀乎今日之小達子愈信其說之不謬也

大鼓閒評(二)

(劍雲)

予於嗜戲之外兼嗜大鼓以其京音而有小腔起落跌宕折復繩以板拉架子帶表情無不近於戲與其聆老生不規則之唱味同嚼蜡不如聽有韻有則之好大鼓反可小過其癮上海之有大鼓始於黑姑娘一班女角初不過附入羣仙茶園每晚坐唱一句鐘繼在小雲姦

書場售藝每座賣兩角含少數北人外聽者寥寥蓋滬人尚不能辨其滋味也自新世界游戲場開幕京津雜耍相率南下李品一廣小川皮思榮韓亨斌等隨黑姑娘同時上臺風氣始開趨之者漸衆至今日其叫座之能力亦不亞於戲劇矣試以三年來到滬人物一加評豈非敢自詡知音聊作叢刊之點綴云爾

二十年前京師唱大鼓者有隨緣樂胡十兩人惟大鼓爲俗樂素不爲人所重都人鄙爲不能上臺盤（閱者試看唱大鼓者每逢唱完必將鼓千手板向鼓上一放是即從前隨地賣唱不能登大雅之堂之遺意今日有紅木桌在旁而彼輩仍置鼓上則習慣成自然矣）

自劉寶全出變化腔調講究字眼參以戲中之身段表情（寶全本俗界中人始唱播邊無噪二十年前曾隸滬上老丹桂）大鼓始完備而有餘味可尋故寶全雖非大鼓泰斗而比之爲戲中之譚天則可當之無愧也

劉寶全之大鼓優點有六（一）嗓音清亮五音俱全（二）字眼真切吐字沉着（三）行腔圓潤平處見長（四）中氣充足精力彌滿（五）做工洒脱手眼皆到（六）表情細密善於傳神有此六長盛名之享有由來矣戊午夏五應新世界之聘月俸一千二百金報上刊拳大字門前懸特標臺上掛正牌鼓吹傳布不遺餘力雖俗界頭等名角無以過之初登臺觀者日必千人後至者求一立足地而不可得堂會代價四十金滬人以爲足以一新耳音解與不解問弗好之

寶全以二十年造詣得此至精極美之大鼓而所能却不多到滬三月唱不過二十折以予耳根判斷當以開江州爲第一起自宋江起解止於投奔梁山李逵奪魚張順搏擊水陸兩戰極力形容聆之彷彿真有黑旋風浪裏百條短兵相接之聲而黑旋風之口吻態度與浪味百條之神情身手絕然兩人絲毫不容假借尤以（江州城不遠）五字字字高朗（酒家）二字純是中聲與味酣暢淋漓盡致如行文之波瀾壯闊不由人不擊節稱嘆其次應推長坂坡（見本書舊譜新聲大鼓欄）發音悲哀句句斟酌描摹糜氏未人之節烈常山趙雲之忠勇處處合於情理顧定身份使腔純趨於平而能味厚稍爲咀嚼不盡其力量爲何如其工夫爲何如截江奪斗單刀赴會亦寶全絕唱此二打詞句冗長每折約三百餘句非五十分鐘不能畢事奪斗遵照三國演義六十一回原原本本一字不遺而編製之佳亦所僅見陳雍之獻計國太之訓子張昭之設策周善之下書此四節不通平平表叙及至心雲趕來板鼓一聲神色一變精神抖擻如狂

虎下山。蒼鷹振翼數十句。快板。一氣連貫而下。中多綠字。氣足聲宏。使聆者忘其爲劉寶全。而疑真有一英武沈毅之趙子龍。跳躍而來也。此段之好。茂以復加。刀會從孫權。提荆州魯肅。定計請關公起。先將壽亭候履歷背誦一番。然後方入正文。此爲寶全多增者。他人無之也。魯肅謹願。關公英勇。開平精細。周倉懸直。神氣吐屬。人各不同。嗚呼。甜而醇。絕不雜俗。腔洵屬難能。可貴。詞句間有不妥如（久聞大名如同皓月）直不可解。不如仍用（如雷灌耳）爲是。古城會起句爲（大將思兄好悲傷。滾滾珠淚洒胸前）兄字用假音（過五關斬了六員將。聖賢爺的威名誰敢當）此兩句以乾脆勝馬到古城與張飛。城下答話一則久別思深。渴欲晤叙。一則心直口快。不念舊情。關公之道。自以心平氣和。出之張飛之答語。則如熱灰炒粟。不容人稍遇。其勢殆二人之聲口足以狀二人之神情。然非有寶全之氣魄。曷能區別之。蔡陽兵到。冀德生疑。雲長處此非斬來將之首。不足以表明心迹。然千里投兄。人疲馬乏。但以力取勢難。所勝力窮。則用智。此其時矣。於是命冀德擊鼓助戰。三通鼓響。一刀成功。此段警句頗多。蓋雲長腹背受敵。不僅蔡陽。苦相逼古城。觀戰之張飛亦正不肯放鬆一步也。寶全於唱關蔡交鋒。外尚不忘冀德之探望。其佳不待問矣。餘如烏龍院活捉三郎。一二三四本戰長沙。南陽關審頭刺陽馬鞍山遊武廟。華容道羣英會等。均不弱。大西廂一折詞句。同於捧鏡架脫畫原書窠臼。完全以燕京土語。另編者。意主滑稽。直如戲中十八扯。西廂本雅文。而寶全所唱。則俗極。幸其口齒清利。唱板如滾珠切玉。一字不含糊。聽之猶可悅耳。易以他人。吾人必掉首不顧矣。此外尚有盜宗卷漁家樂。數折到滬以來。迄未見其一試也。

劉寶全之外。其次要數白雲鵬。渠之可貴。在脫盡火氣。聲清而氣和。雖業雜技。而有彬彬儒雅之態。嗟恰夠用。始終如一。韻味雋永不灰。一濁音絕無。劍拔弩張之狀。與力竭聲嘶之病。渠胸臆甚富。約有百齣。費宮人刺虎。劉命定罵城。方孝孺草詔。破牙劉謙。祖廟等均爲寶全所無。缺高音。氣魄不如寶全。故三國水滸一道難與寶全頡頏。而紅樓各齣。可稱一絕。本書所載風煤哭玉兩折。卽其快心愜意之作。哭玉詞句之香豔。典麗。聲韻之悽聲哀惻。令人聆之。滋氣迴腸。而一面唱。黛玉結婚。一面唱。黛玉焚稿。雙方兼顧。尤見細心。餘如風儀亭等。亦佳。曾聞京友言。袁世凱做皇帝夢。時渠亦在京唱。背勸進。此雖不免同流合污。而其人。之才具。則可見矣。

張筱珊之大鼓。乃別具一格。譬之戲中脚色。劉白如老生。筱軒如武淨。張之像貌。本如俗人。又有花臉大鼓之號。嗷音賦。而不潤。滯而不

開每唱古城會。撩衣跨馬。連縱帶跳。不自覺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人腦筋太腐。不合時宜。初來時。竟唱庚子紀念。盛稱西太后光緒帝之德。與董福祥之功。是不僅復僻黨直義和拳矣。為其彈三絃者。大瓣長垂。極似一定武軍。張所能甚。備繞口令。一折差強人意。餘則不能免鴉鷺之氣。

李品一之大鼓。屬於天津。派滿口津音。每上臺。偏喜自詡字眼。真切玲之肉麻。此人好在聲宏氣足。壞在總是一副聲調。出台先調絃子。後亮嗓子。唱一闕西江月。然後方入正文。由緩而疾。快至無以復加。便戛然而止。所能甚少。初僅八齣。近已增至十二齣。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兩次。不知持何本領。而能久立不敗也。或以李比小蓮子。謂其全以氣力賣錢。此言確有見地。然李自與女新劇人。孌姘。禮後氣力亦不足恃矣。

劉玉長一臉笨像。肥得可憐。胸中雖淵博。開有一百三十齣之多。唱來却無足取。渠唱大鼓。宛然孺子背書。氣既不足。嘆又多。孩令人聽未及半。便覺昏昏。思睡。以劉玉長比戲中角色。則一掃邊耳。

老倭瓜之大鼓。品格最下。上台先行一舉手。禮登肩。飛眼扭捏。作態打鼓。有意不齣。張口故意無聲。所唱亦另有一路。如燈下勸夫。藍橋會浪子。自欺妓女。自欺妓女。上墳等。聽客之對彼亦另具一副眼光。渠一上場。臺下呼好之聲。嘩然而起。(勁兒哪)(飛眼)(好大眼兒)種種名目。多不勝記。吾見之殊為肉麻。

與老倭瓜同類者。尚有一大茄子。此人嗓音乾脆。聲調圓熟。本可唱正派大鼓。乃必以老倭瓜為宗。可謂取法乎下。初來尚不過於討歡。自後每逢進場。必大扭其股。實不識羞恥也。

女子唱大鼓。自以黑姑娘為第一。然欲贊其好處。亦只有聲宏氣足四字。可以移贈。味兒終不足。張盛剛為張筱軒之妻。劉韻卿為劉寶全之女。劉筱香。王金子。王銀柱。兼擅神女。生。涯。五。人。之。技。均。無。足。述。銀。柱。學。劉。寶。全。聲。如。鬼。叫。動。作。更。覺。一。身。都。是。毛病。

復有唱鞞花大鼓者。三人來自山東。所唱詞句。與京帮相同。字眼全屬魯音。以兩銅片代板聲。調亦頗中聽。惟山東字眼。終覺刺耳。李玉響。單人獨唱。李金標。李奎。柳。翕。翕。對。唱。調。甚。別。致。不。過。著。蘇。辛。辣。各。人。口。味。不。同。世。固。有。嗜。茄。者。吾。不。能。壓。人。同。己。也。老。殘。遊。記。有。文。美。

之此則至屬老殘文字之佳耳

快書以廣小川常旭九爲佳廣喉欠亮常則全憑一條佳喉既拜劉寶全爲帥將來必能成一美材王鳳祥窮兇極惡直是在臺上拼命既不堪入耳又不堪人耳無以評之評之曰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八角鼓男以何質臣爲優女以李雲仙不弱何之佳點在口齒清晰弱在韻味不足李之嗓音清脆悅耳病在字眼含糊盧湘嘖嘖沙面不亮出臺閑話太多蓋自知其技之劣唯恐人不願聽致俸其飯碗是誠又可憐又討厭矣

英姑娘之落子戲雖在趙翠蘭等之上然淫聲浪語形態太穢此種玩意實較南方花鼓戲無甚區別殊不宜登大雅之堂雙簧口技略

大鼓閒評(二)

(馬二先生)

近來戲場久無可聽之戲遂不得不變計而去聽書於是戲迷乃改爲書迷

白雲鵬之唱大鼓書亦是一張口一面鼓左執板而右秉桴然而令人聽了便不願再聽他人之大鼓書此非余個人之阿好凡曾與余偕游大世界者莫不云然也

白雲鵬之大鼓神韻極佳唱長板糜夫人純是悲哀音節而子龍乃是雄壯唱哭祖廟北地王之音節雖亦悲哀却含有慷慨激昂之致又與糜夫人不同凡此皆由於胸中明白故能體會情節而發爲歌曲之神韻者也

凡唱無論爲戲爲書最不可有濁音濁音一有便呆而不活此行腔之所以貴流利嗩音之所以貴能運用而一切狂喊直嚷者氣力雖佳却無裨於唱也知乎此則白雲鵬之大鼓乃彌足貴

白雲鵬而外上海可聽之大鼓書凡四一曰劉玉長二曰張筱軒三曰李品一四曰老倭瓜然試一與白雲鵬較之則皆莫能及其什一劉玉長博矣而中氣不足唱至中段以後便力竭聲嘶儼同背誦此其不逮白氏也

張筱軒嗓音寬亮而不清脆詞句又粗鄙雖其腔板高於李品一而姿勢又嫌過火太覺難看此其不逮白氏也李品一氣力充足嗓音亦佳可惜是天津口敬字音不能準又其姿勢亦欠研究此其不逮白氏也

老倭瓜形容姿勢皆甚古怪，聲音亦可取然，其長處不過引人發笑，其所唱亦為妓女自嘆燈下勸夫等小品文字，只能目為大鼓書之一格，決非正宗。此其不逮白氏也。

試以戲中角色喻之，劉玉長如劉景然，場中之老外，張筱軒如李吉瑞，自稱文武全材，李品一如時慧寶，只是賣個嗓子。老倭瓜如林黛玉，專靠眉眼上的工夫，若求其規規矩矩，請求唱工者，則惟白雲鵬，一個叢生角色也。

滑稽劇評 戲葫蘆 (小說體)

(塵因)

話說貴俊，脚身披八卦衣，手拿鵝毛扇，站在西城脚下，唱了一句搖板：「我城內早埋伏，十萬神兵。」那兵字的鼻音還沒落板，忽刮了一陣緊急風，早跑出八個勁斗虎彩旗，閃出一員大將，乃是演塔子溝的何月山，手拿一把雁翎刀，直向貴俊脚砍來。貴俊脚見勢不敵，把鵝毛扇一揮，將鼻子敲了兩敲，退到後臺去了。接着小如意舉起大劈棺的斧頭來，與何月山交手，誰知那把斧頭乃是假的，怎敵得過何月山，這把真刀，所以未曾交手，早被何月山一刀甩來，把那斧頭打飛到樓外樓上去了。嚇得小如意在臺上走了兩趟，浪步又把演紫霞宮紅梅閣的本領，拿出來，就地捋了十八滾，這時，怒惱了，蓋叫天舞起十郎的齊眉棍，直向何月山奔來。何月山趁勢要了一個鷄子翻身，避過了棍風，又掄起雁翎刀來，與蓋叫天交戰未戰，三合，蓋叫天那根齊眉棍已變成四杰村的三節棍了。險些做那金雁橋的張任，幸虧他的下手，焦廣利、李德山，攢了兩個亮子，那彩芬、譚永奎，捺了兩個大頂團團，把蓋叫天包住。霍世長恐怕何月山寡不敵衆，也就趕上前來。那裏是那彩芬、李德山、譚永奎、焦廣利等敵手，橫七豎八，把蓋叫天擁進馬門。當何月山手橫雁翎刀，耍了一個金鷄獨立勢，跳起一隻仙鶴，腿站立臺口，哈哈大笑。三聲擱起鐵公鷄，張家祥的架子一動，動了公憤。沈韻秋掄着褚彪的鬼頭刀，王永利舞着關勝的大刀，小寶義耍着孫悟空的金箍棒，還帶領李寶龍、李寶勝，來隨在身後。接着小客串王桂卿，侯雲峯、侯黑燈、陳永奎、張德祿、張順來，草上飛、霍明亮，以及各舞臺的全武行，蜂擁而上。何月山見事不妙，搖身一變，變了一個老旦，披頭散髮，跳在那城頭上，唱起目蓮救母二簧調，誰知他唱老旦的本領，比扮武生的本領，還要利害。他忙把喉嚨併起兩眼，緊閉張開一個血盆大嘴，放出了一

副。癩。蝦。腔。調。大。吼。了。一。聲。果。然。把。沈。韻。秋。等。帶。領。各。舞。臺。的。武。行。嚇。退。進。馬。門。去。了。沈。韻。秋。就。在。後。臺。開。了。一。個。秘。密。軍。事。會。議。韻。秋。首先說道。何。月。山。這。個。妖。孽。真。正。利。害。他。演。武。生。已。是。一。副。油。頭。粉。臉。的。江。湖。派。轉。過。去。一。腿。叫。人。看。得。肉。麻。但。是。閉。着。眼。珠。兒。與。他。一。陣。瞎。打。還。可。以。把。他。打。敗。了。惟。有。他。要。了。這。一。副。老。旦。腔。比。歐。洲。戰。事。用。的。毒。氣。砲。還。要。利。害。簡。直。唱。得。人。家。難。受。此。怪。不。除。不。但。咱。們。武。行。受。他。的。影。響。就。是。唱。老。旦。的。也。要。被。他。氣。死。不。少。王。永。利。道。咱。們。還。是。煩。請。楊。小。樓。龔。雲。甫。來。包。管。要。把。他。趕。跑。了。沈。韻。秋。忙。搖。手。道。不。成。不。成。恐。怕。小。樓。與。雲。甫。還。要。跑。的。快。些。果。然。何。月。山。的。武。生。演。得。真。好。老。旦。唱。得。真。妙。咱。們。但。請。願。他。給。份。界。增。光。無。奈。他。的。把。戲。耍。的。太。醜。小。樓。雲。甫。那。敢。與。他。對。敵。呢。小。寶。義。道。我。想。起。了。可。不。請。楊。瑞。亭。出。馬。他。可。以。與。月。山。兩。對。唱。老。旦。再。不。然。去。找。毛。韻。珂。來。小。客。串。道。韻。珂。却。不。及。瑞。亭。了。韻。珂。的。老。旦。唱。得。雖。不。好。但。是。他。言。做。工。還。有。些。兒。且。不。慣。演。武。生。戲。倘。若。何。月。山。與。他。打。對。子。韻。珂。又。要。望。風。而。逃。瑞。亭。也。是。武。生。兼。老。旦。平。心。而。論。瑞。亭。言。武。生。工。架。身。手。很。有。愈。派。的。滋。味。老。旦。的。噱。子。雖。然。好。像。賁。俊。卿。腔。調。頗。有。些。兒。老。旦。的。意。味。與。何。月。山。比。較。雖。不。是。敵。手。但。是。一。副。扮。相。很。害。人。的。或。可。把。何。月。山。嚇。倒。了。也。未。可。知。大。衆。聽。說。都。舉。手。贊。成。於。是。公。請。楊。瑞。亭。扮。了。行。路。哭。靈。的。老。旦。出。場。叫。了。一。聲。(我。的。兒。呀)。噱。音。少。低。敵。不。過。何。月。山。的。鬪。門。尖。怪。楊。瑞。亭。心。知。敵。他。不。過。心。裏。有。些。兒。着。慌。便。舞。起。手。中。的。拐。杖。翻。了。兩。個。軟。腰。伸。了。兩。個。蝦。背。擺。開。長。板。坡。趙。子。龍。的。架。子。板。着。一。尺。來。長。朱。元。璋。的。撇。嘴。面。孔。斜。溜。着。兩。隻。鄭。子。明的。雌。雄。眼。好。像。與。何。月。山。吊。膀。子。的。樣。兒。何。月。山。驟。見。大。吃。一。驚。轉。而。走。了。一。定。神。向。着。楊。瑞。亭。笑。道。你。這。怪。相。那。能。敵。得。過。我的。怪。腔。呀。你。快。快。回。到。大。舞。臺。還。是。演。潞。安。洲。戰。冀。州。長。板。坡。去。罷。後。臺。一。股。文。武。角。色。見。楊。瑞。亭。又。要。敗。下。陣。來。大。家。噴。得。手。足。無。措。不。知。怎。樣。纔。好。這。時。惹。惱。了。一。個。名。角。把。一。副。哭。靈。牌。的。苦。面。孔。淚。脂。膩。粉。抹。起。來。改。粧。了。紡。綿。花。的。小。花。旦。一。扭。一。捏。搖。出。馬。門。端。坐。在。臺。口。一。手。搖。綿。花。捏。着。唱。反。西。皮。的。噱。子。唱。了。一。段。東。鄉。調。並。且。代。學。寧。波。人。哭。老。公。簡。直。比。張。文。豔。唱。得。還。要。難。聽。看。官。可。知。此。角。是。誰。乃。是。大。名。鼎鼎。諱。叫。天。的。妓。客。王。又。宸。是。也。接。着。潘。月。樵。出。場。說。了。一。套。新。名。詞。王。蘭。芳。唱。了。一。段。蘇。州。京。調。二。六。板。王。祥。雲。念。了。幾。句。說。白。姚。俊。卿。唱。了。一。段。白。門。樓。楊。四。立。唱。了。一。段。九。更。天。李。春。利。林。樹。森。夏。月。潤。趙。如。泉。葛。玉。廷。逆。演。古。城。會。水。淹。七。軍。華。容。道。走。麥。城。等。關。益。戲。裏。出。多。少。怪。腔。怪。調。鬧。得。一。場。糊。塗。纔。把。何。月。山。打。敗。了。那。知。何。月。山。纔。進。馬。門。麒麟。童。又。申。黛。玉。葬。花。的。寶。玉。手。

裏拿着一把掃帚放開老大嗓子唱出來了。苗勝春也就跟着演華英會的諸葛亮。出喜周郎是李慶棠。蔣幹是李少棠。難兄難弟一個是豎眉瞪眼。一個是七扯八拉。跟桂芬唱了一段。碰碑。照得滿臉上淚血佳。楊寶璧雲趙文連馬桂和周鳳文湯雙鳳小楊月樓水上飄。合演八大翠屏山。開得滿臺好像謁兒。叫去潘老夫。乃是李錦榮。周五寶李永棠。何家聲。何金壽。林樹勛。孟鴻鈞。邱治雲。八人唧唧咕咕。簡直開了一個蘇州八的同鄉會。陳嘉祥。邱沁如。謝月亭。三人見大衆却跳上舞臺。出風頭。急得心癢難搔。於是扮了三個雉尾生。跑出來。馬門真把人看得分外發嘔。按着小寶翠。李琴。仙唱了一段。五花洞。趙君玉演了一齣奇雙會。毛韻珂唱白虎堂。馮子和歌。薄漢命。那看戲的人。彩聲雷動。通：通：打個不住。最後跳了一班小孩兒。出臺如高百歲。李壽峯。小寶芬。小寶林。劉漢臣。石韞玉。郭玉。張楊。小楊菊生。等唱的。唱打的。打鬧得幾乎下不了臺。還是汪笑儂見勢不佳。趕忙唱。費二六板。搖出馬門。纔把台面壓住看戲的人。也就覺得眼睛耳朵都清亮些。當時從新打了開台的鑼鼓。舞臺左右又掛了兩塊黑漆牌。牌上寫的是本晚各名伶。准定接續各演。拿手好戲。記者這時被他們鬧得頭昏滿想。不再接着誰知兩只脚簡直提不起來。只好默默的坐着。看他們演些什麼。休息纔到五分。鐘果然彩幕分開。就是潘月樵演戰宛城。敗後在帳中唱了一段。豈曲連唱代做。實在沒有第二個人及他。三麻子接演掃松。在蔡氏坟上痛罵蔡伯儂。的神情。認真可算得獨一無二。歐陽子情演。饒頭庵。小楊月樓去寶玉。趙君玉去秦鍾。沒有比他們再好的。麒麟童演開山府。馮志奎的臉。萬苗勝春的門官。就是潘月樵也望着他。歎氣。汪笑儂演。罵閻羅。一遍算盤。真打得入妙。鑼鼓一變。武戲。上场。首先潘月樵演。鑽公。雞。張順。來夏月恆。二人打對手。何月山。翟世明。兩人那裏敵得過老手呢。小寶義演。有勇無謀。配李寶龍。李勝來的。探子。分外出色。沈韻秋。狄。蜡。廟的。裙。彪。可算得上海第一把手。楊瑞亭演。豔陽樓。雖然不及楊小樓。俞振廷。李菊笙。尚和玉。但是在如今上海。尋找真沒有比他好的。趙如泉演。翠屏山。舞刀一場。實在不壞。接演時。還偷鷄。楊四立去時。還比他唱。蠶生。高幾百倍了。蓋叫天。演白水灘。手脚真乾淨。武戲。演。龍。細。吹。細。打。青衣。花旦。出場。小喜。祥。祭。江。尚。小。雲。一口劍。醉。梅。趕。三。關。克。秀。山的。程。老。將。皆。是。有。聲。有。色。賈。璧。雲。演。鴻。鵠。陳。鼎。辭。去。小。生。何。金。壽。去。小。丑。實。在。窮。形。盡。相。周。鳳。文。演。送。花。樓。會。節。沁。如。去。小。生。也。可。以。看。得。下。去。毛。韻。珂。的。新。安。驛。代。洞。房。寫。情。入。微。馮。子和。的。武。小。青。冷。得。有。味。趙。君。玉。的。花。田。錯。唱。兩。句。很。好。馬。桂。和。的。遺。翠。花。也。可。以。將。就。扮。演。小。如。意。的。虹。霓。關。身。手。皆。好。就。是。扮。相。不。

高接演夏月潤夏月珊兄弟兩人捉拿康八到底比各舞臺演得好些夏月珊接演一齣胭脂虎唱廣東調很有趣味接着貴俊卿朱素雲合演魯肅哭周瑜真教人看得入迷時已夜半王陞叭子演了一齣鐵龍山打得真能拚命這一番決樂真抵得過前一番苦惱正要接着下去忽然我的身後來了一個人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記者轉臉一看原來是老友陳白虛白虛笑道好了罷你花了有多少錢看得這些好戲還不夠麼天時不早末板上還候着你的戲評咧記者被他一句話提醒趕忙跟着他出了戲館子掏出金錶表一看不好已過了十三點五刻鐘於是回到家來把好的歹的拉雜拚湊一筆一筆的寫着但是記完之後記者心中又生了一種感想若我所記的頑意兒無論他好的歹的下次恐怕不能湊得這樣齊全了必定要聆那些好戲合演在一個舞臺上只好碰碰各人看戲的運氣閒話暫且不提

(完)

舊譜新聲

大盒著

名人筆記匯源

清王古夫子亭雜錄

古夫子亭為漢洋先生晚年著書之所生平經史之見解文藝之心得閱歷之變遷見聞之事實推心置腹盡在是錄雖為先生最精醇最得意之傑作分訂兩冊定價三角另購外加錦套

明董尊鄉贅筆

清初華亭名士董聞石先生著當時明社宗城海內鼎沸先生奔走四方既而棲遲里門自少至老取耳目所及者之於書其間另闢逸事光怪陸離足令閱者拍案叫絕首冠繪圖十六幀分訂四冊另購外加錦套定價五角

清毛對山書屋筆記

先生上海人清咸同間大文豪家壯年時適當太平之役避兵異地隨遊名山巨川足跡遍天下晚年杜門著述是書內容悉為當時親見目擊之實錄兼及明末清初之異聞軼事也皆未經載入他書足補稗史家所未逮而備對山先生之搜討耳文筆趣味與洪氏夷堅蒲家聊齋相伯仲復經古文大家朱雨春先生選加評語眉批一字一珠滿目琳瑯尤足引人人勝訂四厚本另購外加錦套定價八角

清孫餘墨偶譚

孫先生為近代名宿交遊天下著述等身斯編為生平最得意之作有星逸沙王逸吾先生序文頗為嘉許顧世罕刊版是編乃抄寫本於辛亥春得之京師某鉅卿處爰重行分訂正續各八卷每部八冊另購外加錦套定價一元二角

清漢鴻氏小家語

是書詳載清季咸同間之社會怪狀士醜態溫犀秦鏡形色畢林露不愧為閉關時代之社

宋龔明之中吳記聞

中吳為文物薈萃之區於宋代為最盛是書凡當時名人之典型山林之遺蹟至於鬼神夢卜談諧嘲謔靡不錄而弗棄實足以稽攷往跡資助談柄者也

明陳茶董補

上卷為茶壇秩閉內分嗜尚(製造)(焙滄)下卷為茶壇詩文追古溯原有同羽翮不可不讀

明陳酒顛補

上中兩卷為酒池秩閉內分(酒人)(酒品)(釀政)(杯勺)下卷為酒池詩文名著鴻品風雅必讀

明葛庚申外史

詳紀元順帝亡天下之始末以元統元年起迄至正二十八年止荒淫苛虐足資殷鑒

清蔡趣園六種

清季名幕蔡紫岑先生潛心書籍窮學不倦每遇花晨月雨館風塵觸景生懷揮毫成篇得(紀事)(稽古)(詩話)(志異)(問答)(益智)六篇凡十二卷都二百八十六則雖係野史稗編皆循名實實攷證無訛作小說觀可作正書觀亦無不可

以上十種分訂二十八冊外加錦匣定價四元二角特價實洋兩元以本年底為限逾期無效

舊譜 新聲

譚鑫培之斷臂說書



(王佐上白)欲爲天下奇男子。須學人間大丈夫。(岳原人同上。王接岳同坐。岳白)想俺岳飛。每戰金人。未有如此之敗。今日一戰。被陸文龍傷將數員。此乃是天滅我也。(王白)想那陸文龍。敢莫是當年翻安州陸登之子麼。(岳白)正是此子。(王白)聞得他父命喪金人之手。如今爲何反助仇人。(岳白)當年大破潞安州。此子未滿三月。又被金人擄去。認爲己子。今年纔得一十六歲。叫他怎能知曉。(王白)既然如此。待俺王佐前往番營。詐降兀朮。願說那陸文龍前來降宋。豈不是好麼。(岳白)想那兀朮。詭計多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用你不著。出帳去罷。(王白)告辭。(下)(岳白)衆將官。小心防守掩門。(下)(起更。王內唱)一簧倒板。聽樵樓打初更。玉泉東上。(兩旗牌掌燈。王上唱元板)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王恩。晝夜奔忙。想當年在洞庭何等歡暢。到如今保宋主有道。君王岳大哥。他道我無志量。俺王佐無功勞。怎受榮昌。今夜晚。怎能辦番營來。闖留一個美名兒。萬古傳揚。(白)爾等退下。(旗下)(王白)想俺王佐。自投宋以來。并無尺寸之功。若得一計。私入番營。願說那陸文龍來降。豈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勞。名垂千古。(二更唱原板)在營中思巧計。番營來進見了那陸文龍。細說詳情。左又思。右又思。我的心神不定。(坐桌裏介唱)在燈下閒無事。且看古今。看書介。(白)漢朝衛律。唆。

那蘇武衛律同往番邦催貢。一個降順北國。一個打入羊羣。古來忠奸令人可恨。(三更唱原板)漢朝中衛律臣聲名不正有蘇武爲國。家一片忠心飢食毡渴飲血威風凜凜如今人比古人不差毫分。(換書介)(白)東周列國(看介)(白)看到一十二國要離斷臂刺處。忌要離斷臂刺處。忌想那要離斷臂。乃是丈夫所爲。我王佐今日何不學他一學。我不免留下書信一封。下在岳大哥帳中。乘此黑夜。投降番營去者。(磨墨修書介)(唱搖板)那要離斷臂。頗有志氣。到如今美名兒。萬古傳揚。我王佐單入金邦國。(脫衣執劍唱)願不得生合死。自作主張。(斷臂倒地介)(二旗牌上白)王將軍醒來。王將軍醒來。(王唱搖板)一霎時只覺得神魂不定。好似鋼刀刺在心。睜開了昏花眼。難以扎掙爲國家斷一臂。要留美名。(旗白)王將軍這是何意。(王白)爾等莫要聲張。俺這裏有書信一封。送到大營。倘若元帥問起。就說我另有公幹去了。轉來。此係機密大事。千萬不可洩漏。(二旗牌下)(王白)看天色漸明。俺不免投降金營去者。(捨臂看介下)。(岳上白)悶坐帳中心煩惱。夢裏君王回故朝。(旗上白)啓稟元帥。王將軍有書信一封。請元帥觀看。(岳白)呈上來。(排子)(岳白)來。傳湯懷進帳。(套白)湯懷進帳。(湯上白)參見元帥。(岳白)命你巡營料哨。不得有誤。(湯白)得令。(下)(兀術文龍同上)(兀白)干戈何日定。(陸白)狼烟此地多。(小番上白)擒得宋營奸細。(兀白)綁上來。(小番押王上白)參見千歲。(兀白)嚙。胆大奸細。敢來窺探吾營。推去斫了。(王白)留頭講話。(兀白)你且講來。(王白)難臣王佐。乃湖廣長沙人氏。現在岳飛帳下。以爲隨營參軍。昨日岳飛被狼主殺得大敗。勸他歸降。狼主執意不肯。倒也罷了。反執寶劍將我的左膀斬去。死也不能死。活也是活受罪。爲此前來投降。還望狼主作主收留。(兀白)我却不信。(王出臂介)現有斷臂爲證。(兀白)唔。吓岳飛吓岳飛。降與不降。任憑於你。爲何下此毒手。你爲孤家吃了苦了。孤家收留你就是。(王白)多謝狼主。(陸白)父王必須與他起個名字。纔是。(兀白)與他起個什麼名字呢。(王白)苦哇。(兀白)唔。就叫作苦人兒吧。從今向後。滿營之中。任他游玩。吩咐大小三軍。不可攔阻與他。(王下)(兀白)惱恨岳飛無仁義。(陸白)軍中那有斬斷臂。(同下)(老旦上坐介)老身周氏。向在陸登陸大老爺府中。以爲乳娘。那年金人打破潞安州。老爺夫人盡忠盡節而死。留下公子。索滿三月。又被狼主擄入金邦。幸喜不曾傷害。認爲子嗣。如今一十六歲。咳。但不知此仇何日得報。吓(唱元板)何日裏纔能解冤仇。報恩想起。老主人。心似火燒。惱故鄉。到他邦。誰爲倚靠。頭路料難逃。怎得開交。(王執畫上唱搖板)到番營。一月正末。曾饒

傳因此上到後堂細看分明。(老旦白)嗚。你是何人。在此窺探。小番與我拿下。(王白)老太太莫要聲張。我就是苦人兒。(老旦白)哦。聞聽殿下言講。有一南朝將官。名叫王佐。投順我國。改名苦人兒的。就是你麼。(王白)正是。在下。聽老太太之言。不像此地人氏。(老旦白)老身乃湖廣長沙人氏。(王白)如此說來。我們是同鄉。(老旦白)久旱逢甘雨。(王白)他鄉遇故知。請問老太太。因何至此呢。(老旦白)王兩邊望。(老旦白)我與將軍乃是同鄉。說也無妨。老身周氏。昔在陸登陸大老爺府中。以為乳娘。那年大破潞安州。老爺夫人盡忠盡節而死。留下公子。未滿三月。又被狼主擄進金邦。故而流落至此。(王白)聽你之言。那陸大老爺還有後麼。(老旦白)怎樣無後。昨日兩軍陣前。槍挑數員宋將。那就是陸公子。(王白)我王佐來得好機會吓。(唱搖板)聽一言來心歡暢。我與安人說端詳。為國家斷去我之左膀。捨死忘生到番邦。(老旦白)如此說來。你為我家公子吃了苦了。(老旦白)摸臂。王作痛狀介白)無妨事。(唱搖板)這斷臂的情。出不可聲張。說出禍來。我難當待等殿下回營上。全仗安人作主張。(內喝)老旦白)殿下回來了。(下)四文堂引陸上白)上陣交鋒無人敵。管叫宋室一掃平。(王白)參見殿下。(陸白)苦人兒這幾日不見。你往那裏去了。(王白)這幾日蒙那些王爺平章們。這個請我吃酒。那個叫我說平書。故爾少來與殿下請安哪。(陸白)哦。你還會說平書麼。(王白)諸諾諾。一肚子的平書呢。(陸白)你且少待。有請乳娘。(老旦白)殿下何事。(陸白)這就是苦人兒來來。苦人兒見過乳娘。(王白)老太太好哇。(老旦白)罷了。(陸白)苦人兒他會說平書且上白)殿下何事。(陸白)這就是苦人兒來來。苦人兒見過乳娘。(王白)老太太好哇。(老旦白)罷了。(陸白)苦人兒他會說平書請乳娘出來。叫他說來大家同聽。(老旦白)既然說書。必須給他一個坐位才是。(陸白)照哇。苦人兒。你且坐下。(王白)慢來慢來。殿下在此。那有我的坐位。(陸白)不必拘禮。只管坐下。(王白)如此謝過殿下。(王坐介白)請問殿下喜聽文的。喜聽武的呢。(陸白)自然是武的好。(王白)要聽忠的。還是要聽奸的。(陸白)小王喜的是忠。臣惡的是奸。自然是忠的好。(王嗽介。拍案。陸白)這是作什麼。(王白)這是說書的規矩。(陸白)呵。說書的規矩。(王白)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亂春秋。頃刻興亡過首。青史纔標名姓。北邙無數荒邱。前人田土後人收。說什麼龍爭虎鬪。一不講東西兩漢。二不講五代殘唐。單說大宋仁宗在位。朝中有一家忠良。名喚楊延昭。屢戰番邦。殺得落花流水。那時蕭后勾通一個奸臣。名叫王欽若。設計陷害楊家。那王欽若一日上殿。啓奏一本。言道北國番邦。有騎好馬。日行千里。見日夜走八百不閉。宋王見喜。就命楊元帥前去盜馬。楊元帥領旨下殿。回得營來。悶悶不樂。帳下有員虎將。名喚孟

良。進帳討令願往番邦盜馬。那孟良能說六國番邦話語。去至北國。不到一月就將馬盜得來了。(陸白)果然是一員能將。(王白)那馬盜是盜得來了。可憐那馬眼望北國。七日七夜不食草料。他竟自死了。(陸白)却是爲何。(王白)哎。那馬也不過是思鄉呵。(老旦白)馬且思鄉。何況人乎。(笑介)(王白)老太太吓。如今的人。竟自不如那畜類了。哇。(唱搖板)那馬尚且思家。下如今的人兒不如他父母冤仇。他不報反把仇人當自家。(陸白)往下講吓。(王白)完了。(陸白)不好不好。也不熱鬧。(王白)這樣八大鍾還不熱鬧。這樣辦吧。這有畫圖一幅。將他掛在上面。照圖言講。(陸白)好好。將畫圖懸掛起來。(掛圖坐介)(陸白)這畫圖之上。有些人馬。還是南朝兵將。還是我國金兵。(王白)這上面麼。宋將也有。金兵也有。(陸白)上面有一員大將。乃是南朝打扮。爲何拔劍自刎。立尸不倒。他是何人。(王白)這就是潞安州節度使。姓陸名登。只因與金人交戰。屢戰不勝。又無救兵前來。被金人攻破城池。他就拔劍自刎。爲國盡忠而死。(陸白)那一婦人懸樑自縊。他是何人。(王白)那是陸登之妻。見夫盡忠。他也懸樑自縊。爲夫盡節而亡。(老旦哭介)(陸白)吓。乳娘。這是爲何。(老旦白)聞他全家死得可慘。故爾傷心落淚。(陸白)你真是聽鼓兒詞落淚。替古人擔憂吓。上面有一番將。好像我父王模樣。(王白)正是我國狼主。(陸白)既是我父王。爲何拜倒塵埃。(王白)因見陸登爲國捐軀。忠心可敬。故爾在那裏拜他。(陸白)既是我父王拜他。小王也要拜上幾拜。可使得麼。(王白)你麼是正拜吓。(陸白)陸老先生在上。待小王參拜。(王與老旦作色坐介)(陸白)那傍有一乳娘。抱一小孩。他是何人。(王白)那是陸登之子。其時未滿三月。故由乳娘抱在懷內。(陸白)此子還在麼。(王白)此子尚在。(陸白)今年多大年紀。(王使眼色。老旦作手勢介)(王白)此子麼。今年一十六歲。(陸白)哦。一十六歲。與小王我同庚。(王白)殿下也是一十六歲麼。這倒巧得狠。(陸白)此子可有本領。(王白)若問他的本領麼。他能力敵萬人。(陸白)他既有如此本領。爲何不與他父母報仇。(王白)他非但不與父母報仇。如今反認仇人爲父。(陸白)他叫什麼名字。(王含糊白)他叫陸文龍。(陸再問)王再含糊答之。陸立白)他到底叫什麼名字。(王白)他叫陸文龍吓。(陸白)胆大苦人兒。戲耍小王。你走着劍。(老旦白)這就是你家遭害故事。不要反怪他人。(陸取圖看介白)爹爹母親吓。(昏介)老旦王同白)殿下醒來。(陸唱倒板)爹爹被害把命喪(搖板)不由小王怒滿腔。手執寶劍往前闖。(老旦王白)那裏去。(陸唱)斬盡番奴救宋王。(王白)且慢。還須定計而行。待我修下書信一封。綁在箭上。射入宋營。請岳元帥調動兵

將殺他個裏應外合。何愁那賊不滅。陸白)如此叔父請上。受小姪一拜。(修齊排子。陸白)叔父乳娘請至後面。爹爹母親。哎。爹娘吓。老旦白)這他纔明白了。(王白)他明白了。我的勝子也完了。(同下)

譚鑫培之盤關

(丑扮門官上)做官好。做官妙。做官頭戴烏紗帽。奉旨回家去祭祖。騰騰三聲炮。老祖問。少祖說。我也不。不知道。我家沒有讀書。那裏來得這榮耀。榮耀。榮耀。(坐介白)在下把城門的門官便是。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公爺寶劍一口。三更時分。斬殺回奏。不知何人走漏風聲。世子逃出皇城。伊公爺二次上殿。討得四十名校尉。各府搜尋。并無蹤影。因此四門緊閉。軍民人等。一概不准出入。天也不早了。該上關去了。我說來呀。(丑扮皂隸暗上。睡睡介)官白)來呀。精神哪。站這就着啦。吃麵啦。(皂白)呵。好鹹滿。(官白)聽見吃麵就醒啦。我說這件事情。你不知道。(皂白)什麼事情。我知道。(官白)待我告訴你。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嗜又着啦。唉。你醒醒。(皂白)你說你得我睡。我得(官白)那我說給誰聽。(皂白)是啦。我不睡啦。你說吧。(官白)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皂白)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大王大怒。賜伊公爺寶劍一口。三更時分。斬殺回奏。不知何人走漏風聲。世子逃出皇城。伊公爺二次上殿。討得四十名校尉。各府搜尋。并無蹤影。因此四門緊閉。盤查行人。是這麼當子事情。不是(官白)不錯。(皂白)我早知道了。(官白)你既是知道了。咱們該上關去啦。(皂白)走哇。(官白)走哇。(皂白)走哇。(官白)你倒是走哇。(皂白)我說你混蛋哪。咱們兩是你跟我的。還是我跟你的。(官白)你跟我的。(皂白)這不結了。我跟你。我在前頭走。那不成。了。你跟我的了。(官白)噯。噯。不是呀。你在前頭呵。呵道。轟轟聞人。(皂白)這麼當子事。呵呵……屎担過來了。(官白)唉。怎麼屎担過來了。要說老爺(皂白)你不知道。說老爺人家不怕。說屎担他們怕臭。就都躲開了。(官白)哎。還是要說老爺。(皂白)呵……屎担老爺過來了。到了。(官白)你看着點。我打個頓。(皂白)這是什麼話。(官白)昨天晚上在寶局上一夜沒睡。(皂白)又賭錢去了。(官睡介。皂白)他着了。我也打個頓。(睡介。老生。小生。同上。小生白)哎呀。啣。(生作手勢唱)千歲爺。你得要大放悲聲。洩漏了機關。難逃生。那一旁。松林內。來躲道。

小生下)想一個妙計好出城抓一把灰塵土把臉來抹(塗臉介唱)我裝一個瘋魔漢要過此城(生執板打皂二人壽板皂白)你等過來吧。胡動亂動的。呵呵。你起不是田(生取銀付皂白)田什麼。皂接銀白)田家莊那個老哥哥(生白)你認得我。你可曉得我姓什麼(皂白)你姓趙(生白)我不趙(皂白)你姓錢(生白)我沒有錢(皂白)等我想孫李周吳鄭。你咬姓王……一哥(生白)不錯是我。你好眼力(皂白)老沒見你好哇。家裏都好。真是老太太前回病了。我稍去那個藥。吃了沒有(生白)吃下去了(皂白)唉。吃不得(生白)怎樣吃不得(皂白)那是耗子藥(生白)現在吃下去。病就好了(皂白)真是你孝心感動天合地。耗子藥吃下去。病會好了。你還是往那裏去(生白)老太太的病不是好了嗎。我們要出城燒香還願去(皂白)你不曉得這兩天城門緊得狠。只因東宮世子田發章。人倫大變。子淫父妃。大王大怒。命伊公爺各府搜尋。并無蹤影。因此四門緊閉。一概不准出入。你要出城。過兩天吧(生白)你們那是官事。我們這是私事。沒有什麼要緊(皂白)這不是鬧着頑的。不行過兩天吧(生白)我們商議商議(皂白)沒商量(生付銀介白)我們商議商議(皂收銀白)商量着瞧。你站站。還有老爺待我給你回稟一聲(生白)好話多講(皂白)都有我哪。唉。來了來了(官醒介白)誰來了(皂白)王一哥來了(官白)那裏這麼一個王一哥(皂白)就是前回給你引進那個王一哥(官白)不認得(皂白)不是外人。你通融通融就完了(官白)那可不行。這是官事(皂白)這就是官事了。你輸了錢。我拿錢到寶局上把你贖回來。沒褲子穿了我的褲子(以手抓官介白)你脫了褲子還錢(官白)你瞧咱們自己哥們。你就急了。是誰呀(皂白)王一哥(官白)是他。你早說不結了。叫他進來。我問他一句話(皂白)人家是鄉下人。不用問了吧(官白)總得要問(皂白)不要嚇人家。可是只問一句(官白)是了(皂白)我給你說過了。叫你進去問一句話(生白)我們鄉下人。有些怯官。見官說不出話來吓(皂白)不要緊。都有我哪。王一哥進來(官白)你們出城幾個人哪(生白)兄妹二人(官白)方纔說一個人。怎麼變出兄妹二人了。混帳(皂白)老爺(官白)忘八蛋(皂收銀介白)老爺(生皂同出介白)怎麼又變出兄妹二人來了(生白)是兄妹二人(皂白)是一個人(生付銀介白)是兄妹二人吧(皂收銀介白)老妹子也來了。請來我們見見(小生上見介白)哈哈。你起莫是東(生付銀白)東什麼(皂收銀介白)東廂房內養的那個老妹子。你等等。待我再給說一聲。老妹子也來啦。是兄妹二人(官白)說的是一個人(介白)是兄妹二人(官白)不行不行。這是

官事。(皂白)又是官事了。好脫褲子還錢。(官白)哎。哎。老妹子也來啦。好好。你叫他來。我再問他一句話。(皂白)得了不用問了。(官白)總得要問。(皂白)王一哥你進來。老爺再問一句話。(官白)出城到那裏還願去。(生白)東嶽廟。(官白)城外那有東嶽廟。混帳。(皂白)老爺。(官白)忘八蛋。(皂白)老爺可那有這麼個東嶽廟。(生白)有個東嶽廟。(皂白)城裏城外。你找遍了也沒有東嶽廟。(生付銀介)白)有個東嶽廟吧。(皂收銀介)白)西北家拉。那個小東嶽廟。待我再給你回稟一聲。唉。還說人家呢。城外西北家拉。是有個小東嶽廟。(官白)沒有個東嶽廟。(官白)有個東嶽廟。(官白)沒有。(皂官同白)脫褲子還錢。(官白)好叫他過去吧。(皂白)你出城吧。(小生下生白)這件到難爲你了。這裏還有點小意思送你吃飯不飽。吃酒不醉。我還是留了作盤費吧。(生下皂白)過河就折橋。哎呀。這是世子田發章同田單過去了。有了。我都推在他的身上。足了足了。(官白)什麼足了。(皂白)剛纔過去的是誰。(官白)王一哥。(皂白)那是世子田發章同田單過去了。你受了他們五百兩銀子。豈不是足了嗎。(官白)你不要含血噴人。(淨帶四校尉上)皂白同跪淨白)可曾見田單田發章過去。(皂白)他受了五百兩銀子。賣放了。沒有我的事。(淨白)將他帶在馬後。(皂下)淨領官同下完。

汪桂芬之文昭關

(外東皋公上引)莊外青山綠水。黃花百草風吹。(詩)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雲。花落家僮未掃。烏啼山客猶眠。(白)老漢東皋公幼年曾拜扁鵲先生爲師。只因平王無道。退歸林下。到也逍遙自在。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到莊前莊後。遊玩一番。便了。(唱)西皮元板)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廳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老生)伍員(白)馬來。(上唱)西皮搖板)伍員馬上怒氣冲迷出龍潭虎穴中。(白)伍員身有滿腹含冤。欲往吳國借兵。行到此間。四面皆是高山峻嶺。但不知那條道路可通吳國。(外)咳嗽。(伍白)那旁有一老丈。待俺下馬問來。老丈請了。(外)白)來的敢是伍子胥。(伍白)住。口俺不是伍子胥。老丈休要認差了。(外)白)我來山中隱士。但講何妨。(伍白)在下伍員。老丈何以知曉。(外)白)只因那日打從昭關經過。見畫圖之上。畫着將軍像貌。故爾冒叫一聲。休要見怪。(伍白)豈敢。(外)白)今要何往。(伍白)要到吳國。不知那條道路。(伍白)將軍你來看。四面俱是高山峻嶺。要到吳國。必須由昭關經過。

(伍白)可有別路。(外白)並無別路。(伍白)哎呀不好了。唱搖板。聽說吳國路不通。好似狼牙箭穿胸。心猿意馬。成何用。爹娘吓。海冤仇。落了空。(外白)將軍不必悲傷。請到寒舍。暫住幾日。再作道理。(伍白)萍水相逢。怎好打擾。(外白)忠臣孝子。人人敬重。待老漢與你牽馬。(伍白)這就不敢。(外白)前面引路了。(伍白)請。(外白)笑介。(唱流水板)山在西來水在東。山水相逢處處通。五湖四海皆朋友。人生何處不相逢。童兒上白。迎接家爺。(外白)將馬牽進去。(童牽馬下)。(外白)來此已是將軍請進。(伍白)請。(外白)請坐。(伍白)有坐。請問老丈高姓大名。(外白)老漢東皋公。昔年曾拜扁鵲先生為師。(伍白)原來是前輩老先生。失敬了。(外白)豈敢。將軍為何這等狠狼。(伍白)一言難盡。吐。(唱快西皮元板)恨平王無道。亂楚宮。父子妻禮難容。我的父諫奏。反把命送。滿門家眷。血染紅。(外白)將軍不必憤怒。就在後花園中。暫住幾日。慢慢定計。救你出關。(伍白)若得如此。感恩非淺。(外白)請。(伍白)請。(外白)正是。忠臣孝子。當擁護。(伍白)愧殺男兒不丈夫。(外白)大丈夫。(伍白)慚愧吓。(同下)。(末皇甫納上引)隱居山林地。快樂詩琴棋。(詩)架上書萬卷。能飲酒一樽。談笑紅塵事。往來無白丁。(白)卑人皇甫納。乃楚國人民。自幼精通琴棋詩書。最愛清閒。今日無事。不免閑遊一番。便了。(唱西皮元板)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下)。(伍上唱西皮快板)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腰間常挂三尺劍。不能夠報却父母冤。(白)伍員身有滿腹含冤。要到吳國借兵。可恨昭關攔阻。幸遇東皋公。將我藏在後花園中。一連七日。未見動靜。思想起來。好不悶殺人也。(起更介)咳。爹娘吓。唱正板二黃)一輪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攢。實指望奔吳國。借兵回轉。又誰知昭關有阻。攔幸遇着東皋公。有方便。他把我隱藏在後花園。一連七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伍員好一似喪家犬。滿腹含冤。向誰言。我好比魚兒脫了釣線。我好比白浪中失舵船。船想來。想我的肝腸斷。轉元板)今夜未過。又到明天。(二更介)外手持燈上唱二黃元板)一夜漁聲催。如箭月移花影上。欄杆吹滅燈光。隱前站且聽。愁人人口中言。(三更介)唱元板)心中有事難合眼。翻來覆去睡不安。背地裏我只把東皇公來怨。教人難解巧機關。你若是有心來救俺。爲什麼。七日不遇。全貧賤。當我把害。就該將我獻出昭關。年邁爹娘。不能相見。難得見爹娘。吓。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四更介)外唱元板)巖崖言。牙心內酸。鐵石人兒也。淚漣。伍員本是英雄漢。忠臣孝子不虛傳。舊地只把老漢怨。袖內機關。他怎麼救人。如把張院念。明日併他過。賊

(外下)(五更介)(伍唱元板) 鷄啼犬吠五更天越越越想好慘然思想起在朝為官宦朝臣待漏五更寒到今日夜宿荒村館冷冷清清有誰憐我本當拔寶劍自行短見父母冤讐化灰烟對天發下洪誓願不殺平王我的心怎甘(外上唱搖板) 月淡星移白晝現抱屈人兒夜不眠頂天立地男兒漢事到頭來也可憐(白) 將軍開門來(伍唱倒板) 遞才騰騰將合眼(外白) 將軍開門來(伍唱搖板) 忽聽門外有人言用手開門來觀看(外接唱) 將軍為何白了鬚(伍白) 我却不信(伍白) 將軍請看(伍白) 哎呀不好了(唱搖板) 一見鬚白心好慘點點珠淚洒胸前冤讐未報我的容顏變一事無成兩鬢斑(外白) 恭喜將軍賀喜將軍(伍白) 喜從何來(外白) 將軍可以過得昭關了(伍白) 怎麼過得昭關(外白) 那昭關挂的圍形乃是青年壯士如今將軍鬚髮皆白與圍形不同我有一好友名喚皇甫納約他前來設計救你出關(伍白) 若得如此感恩非淺(外白) 來(童應介)(外白) 拿我名帖去請皇甫官人(童白) 是(下)(伍白) 老丈請上受我一拜(唱) 但願過得昭關險滿斗焚香謝蒼天(同下)(童引末上唱流水板) 東臯公有帖將我請急忙到此問分明(童白) 有請家爺(外上引) 曲徑通幽處園林花木深(童白) 皇甫官人來了(外白) 有請(童白) 有請(外白) 啊皇甫賢弟(末白) 東臯兄(外白) 請坐(末白) 有坐(外白) 這兩日怎麼不到舍下走走(末白) 小事羈身少來親近全帖相邀有何見諭(外白) 奉請賢弟非為別事只因楚國伍子胥逃難至此要往吳國借兵報仇無奈昭關難過賢弟像貌與他相似一同計議救他出關(末白) 仁兄之言小弟遵命伍員今在何處(外白) 現在後花園(末白) 請來相見(外白) 有請伍明輔(伍上引) 只為冤讐事當挂一片心(白) 老丈喚我出來有何見教(外白) 皇甫官人到(伍白) 皇甫兄在那裏(末白) 卑人這廂有禮(伍白) 有禮相還(末白)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名不虛傳(伍白) 奔走如喪家之犬有勞仁兄稱贊吓老丈皇甫官人到此有何妙計(外白) 皇甫兄扮作將軍模樣伍明輔扮作隨行家丁你二人先往昭關守關之人一見皇甫兄必定捉拿伍明輔趁此混出關去豈不是好(伍白) 計倒是好只是皇甫官人受驚了(末白) 受驚事小難免受責(外白) 決不等你受苦(末白) 你須要早來(伍白) 事不宜遲就請皇甫兄改扮起來(唱二六板) 伍員在頭上披儒巾縉敝改扮往東行隨漢會舉鼎在那萬馬營中顯奇能時來雙挂明輔印遲退黃沛在荒村提起來教人恨不恨五行八字我的命生成再與東臯公把話論你是我伍員活命的恩人但願過得昭關穩九重恩(轉搖板) 皇甫兄請上

受一禮(快板)有勞仁兄巧計生阻。願此去能復恨來生。犬馬報你恩。伍員心中千般恨。大胆且向虎山行(下)(末唱快板)喬裝過關。擔怕驚。再與東泉公細叮嚀。你若早來無傷損。你若遲來受苦刑。你若不來。失了信。將來有口辯不清(末下)(外唱搖板)一條妙計安。排定搭救。忠良差伍員把關人兒。盤查緊親到昭關走一程(下)完

汪桂芬之行路訓子

(老旦上引)盼兒心焦。每日裏珠淚濛濛。兒離膝下常牽挂。老身終朝淚如麻。心想去到祥符縣。找尋姣兒轉回家。(白)老身張門。廉氏所生二子。長子張宜。次子張義。大孩兒得中第八名進士。實授祥符縣正堂。有書信前來。被下書人下錯了。下在王家莊。彼我那王氏媳婦。將書信嚼味。私自僱了一乘小轎。前往任所去了。是我那張義孩兒。心懷不忿。去到任所。與他兄長辯理去了。誰知一去許久。杳無音信。這幾日老身晝夜不安。坐臥不甯。也不知爲着何事。看今日天氣晴和。我不免收拾行囊。包裏找尋我那姣兒便了。(唱正板二簧)自從那張義兒離去。寒窗朝也思暮也。想好不甘心。這幾日爲甚麼睡夢顛倒。我的兒他不同所爲。那條到如今。願不得年紀衰老。去到那祥符縣。走上一遭(下)(內唱倒板)夜黃昏辨不清。關路徑(出場身上撲兩撲坐下白)啊呀且住。適纔好像我那張義孩兒。披頭散髮。血流滿面。怎麼一時不見。莫非我那孩兒。有甚麼差錯不成。啊呀孩吓。你無有差錯。還則罷了。若有了差錯。叫爲娘倚靠。那個哦。哦。是了。想了老身年邁。遇見了冤鬼。也未可知。呀呀我……是不怕鬼的呀……哦(唱碰板)忽聽得烏鴉叫。大吃一驚。(元板)莫不是我的兒。遭了不幸。莫不是路途。中遇着兇人。走了些荒草地。無人路徑。走了些野渡舟。無人自橫。過了些小村莊。把人盤問。過了些菴觀寺院。古廟無僧。許多禪林。一路上思姣兒心神不定。走得我兩腿疼。寸步難行(白)哎呀且住。老身來到此間。四肢無力。難以行走。不免在此歇息歇息。待我看看。來到甚麼所在。唔呀。此處好像一座有司衙門。但不知是何官所。有了待我向前問過。啊裏面可有人麼。(略)借問一聲。此處是什麼所在。(略)啊。這就是河南祥符縣廳。(略)你家老爺可姓張。(略)少待。啊呀。想老身不分晝夜而行。今日竟然來到縣。乃是神靈默佑。待我謝天謝地。啊管家。煩勞與我通稟一聲。就說是鄉鄰人求見。(略)唔呀。你看這個小奴才。如今越

了官。連鄉鄰全不認識了。哼。我自有道理。管家你再與我通稟。就說我這鄉鄰。與旁的不同。乃是蜂兒的母。蜜兒的娘。我是一定要見去……(張宜上白略)好一個難見的張大老爺金面呀(略)且慢。此乃有司衙門。那有貧婆的坐位(略)坐得的(略)如此我就大膽坐下了(略)慢來慢來。你念我年邁的老婆子。不能與張大老爺行禮。你莫要見罪。也就是了(略)如此受你一拜坐下(略)暖呀。原來是王夫人(略)王夫人你可好哇(略)我麼。哎。也好也好(略)且慢。適纔一路之上。吃了涼水。我是不渴(略)不用(略)他還是這等性情(略)哎。倒是為娘的慣下了。啊。張宜。你那兄弟可曾來到任所(略)好。喚他出來見我(略)唔呀。到是他哥哥做了官。就有鄉鄰人請他吃酒。想我母子居住寒窳。慢說是吃酒。就是連一盃茶。也是無人請的。我這纔放得心下。啊。張宜。你是在外的好哇。還是在家的好呢(略)吾兒此言差矣。想你在外。官居七品縣令。每日裏。吃不了珍饈美味。穿不了錦綉綾羅。為娘同你兄弟居住寒窳。如同乞丐一般。萬般無奈。命你那兄弟每日。在孟津河下釣魚為生。若是釣得魚來。賣些錢文。方能度得一日。釣不得魚。祇好挨餓一天。看將起來。還是兒在外居官的好(略)好便好。我且問你。官由何處得(略)王氏媳婦。何人所娶(略)你身從何處來(略)吹兒既知是為娘所生。為娘所養。且跪在塵埃。聽為娘教訓。想當年兒父染病在床。病體十分沉重。將為娘喚到床前。這道妻呀。妻。我若死後。並無別事掛念。祇有兩個孤兒。命張宜多讀詩書。休要誤了他的功名學業。次子張儀。但憑於你。你父言罷。不想他……就一命亡故了。自你爹爹去世之後。為娘受盡了千辛萬苦。撫養你這奴才長大成人。兒既讀孔孟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豈不知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那鳥鴉有反哺之情。羊羔有跪乳之意。馬有垂韉之敏。犬有報主之心。為人子者。豈可不如禽獸。似你這奴才。祇圖一日飽。忘却百日惱。我把你這不孝的奴才呀(唱元板)想前事不由人。珠淚難忍。罵一聲張宜。兒不孝的畜生。遭不幸兒的父。中年喪命。撇下了母子們。祇有三人。娘本當去改嫁。恐人談論。那時節。耽誤兒苦讀書。兒做官。全不想孝悌。忠信。兒做官。豈不知不孝的子孫。倘縣內有人把件逆來送。那時節。到公堂。一樁樁。一件件。誰是誰非。我的兒。是怎樣的分清(中略)(老旦接唱)張宜兒。說此話。令人可恨。看起來。你就是做打之人。這富貴與榮華。娘我不願將你弟喚出來。母子登程(白)張宜。為娘也不享你的榮華。也不受你的富貴。將你兄弟喚將出來。我母子回寒窳去罷(略)啊。你為何背地沈吟不語(略)你待怎講(略)暖呀(唱倒板)聽說是張儀兒。喪了性命(三叫頭)張儀。吾兒。兒吓(搖

板 好一似刀割肉箭穿我心問張宜你兄弟何處埋定(中略)叫張宜你與我把路來引可憐我年過蒼空走一程(下)(完)

汪笑儂之博浪錐

(第一幕(武生武裝佩劍扮張良上白引)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死只一回勿浪死不殺國仇誓不止(白)唉秦始皇吓秦始皇你并吞六國安坐江山也就罷了還要造長城築阿房焚書坑儒百姓們說了你半個暴字就立刻性命難保(拔劍怒視介)我張良若不設法除你也没有人心天理了(收劍介)前日見了蒼海公可敬他不願自己身體情願為百姓除害我不免助他一臂之力一為百姓除害二為韓國報仇好不快活也

(走介)(唱西皮慢板)可恨那秦嬴政昏荒無道他本是西戎種混亂中朝滅六國篡江山位登大寶變封建為郡縣起禍根苗把公產常私財行同強盜把人民當奴隸還逞英豪築長城一萬里到處騷擾阿房宮三百里內藏嬌嬈焚了書坑了儒種種不道若民間有私議性命難逃他還想傳萬世(轉快板)天命常保他還想成神仙快樂逍遙只恨我窮書生身微力小空懷着報仇志晝夜心焦望國民起義師恭行天討到如今還不見草澤英豪好讓那虎狼秦多行兇暴只苦了秦百姓受盡煎熬我想把乾乾坤重新構造我想把專制君萬副千刀本是我祖國仇理應當報恨不能學專諸刺殺王遼

(內嚷介)(內白)秦皇帝來到還不早駱麼

(武生作驚介)(唱搖板)狂聽得秦百姓紛紛嚷道待鄙人走向前細問根苗

(向裏白)諸位請了所嚷何事(內白)秦始皇帝又東游泰山昨日路過陽武就此駐驛了

(武生作驚喜介)(笑介)呵哈哈哈哈我正是想劉此賊無法可施不料他竟自先來送死真令我好歡喜也

(唱搖板)我正是想起義兵誅鋤無道誰料他入網羅枉延難逃我不免訪蒼海把細情說了替祖國報公仇就在今朝

(走介)(白)來此已是蒼海公家不免上前叩門(叩門介)(淨武裝帶錐扮蒼海公上)(白)眼中雖白要分明天道魔君殺不平外面

何人叩門。(武生白)是我張良。(淨作開門介)(白)原來是子房兄。請裏面談話。(同入介)(淨閉門介)(分坐介)(武生白)蒼海公。
(淨白)子房兄。(武生白)我已打聽明白。那暴君明日是從博浪沙經過。請公就在此地行事。若何。(淨白)子房兄見教極是。但是子房
須要躲避才是呵。

(唱)尊一聲張公子且寬懷抱你趕緊整行裝先事奔逃但願我此一去大功成了且免得事不成遺累英豪。(武生執淨手作起立介)
(唱)尊一聲蒼海公你見識太小自古道共患難與子同袍你心中休得要自尋煩惱我與你早已訂生死之交。

(淨白)公子差矣。

(唱)我非是將公子有心取笑我要想留一個恢復根苗要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爲怎的要同去枉死一遭。

(武生白)既然如此卽當遵命了。蒼海公在上。受我一拜。(淨白)我也有一拜。

(唱)蒼海公在塵埃將身拜倒生辭別張子房蓋世英豪(起立執手介唱)倘若是我此去事機不妙逃走了這魔王事外逍遙還望你
施妙計將仇來報莫把這彌天恨魄在九霄。

(武生白)勇士前往。但請放心。

(唱)秦始皇滅六國冤仇非小爲天下除此賊天日昭昭我若是昧良心忍辱不報我死在九泉下萬劫難超。

(淨白)既然如此。公子就請起程。(武生白)遵命了。

(更衣介丑牽馬上介)(武生揖別介)(唱搖板)辭別了蒼海公把路行(上馬介)(笑介)

(淨白)子房好男子。爲何作此兒女之態。

(武生唱)等候了蒼海公成就大功(推馬介下)

(淨笑介)呵哈哈哈哈。

(唱)聽一聲秦霸政位離大寶我這霎時間怨氣都消我想他一年年般樂意傲擻害得衆百姓痛哭號洵想是他惡貫盈天算已到。

今日裏要在我鏢下(作觀鏢作)狗命難逃(舞鏢鏢介)

(第二幕) (雜扮四太監四御林軍上)(同白)哦……(淨王帽黃龍蟒扮秦始皇上)(引)竹帛烟消兵氣銷(坐白)法律由專斷威權釋禍胎。生不防家賊。死上斷頭臺。朕秦始皇。因前日百姓不服。私下議論紛紛。所以朕特頒一條極嚴的法律。倘有人私下議論。立刻開斬。以免後患。又觀東南王氣正盛。所以命駕東巡。察看那裏的民情。這正是爲君的難啊。

(唱)百姓們不知是朕卽國家。朕卽國家。朕立意除淨那民黨萌芽。有爪牙和心腹。護衛皇家。又何怕有刺客在博浪沙。

(白)唉。話雖如此。但是古人說得好。有備無患。方是這個主意呵。

(唱搖板)叫一聲內侍臣(太監白)有(淨接唱)安排副車(念又)張姓冠李姓。戴莫要喧嘩(雜應白)哦(同下)

(第三幕) (淨短衣腰插大鏢上)(白)準備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來此已是博浪沙。遠聽得車馬聲響。不免登高一望。(淨作登高探望介)(四大太監四御林軍雜扮車夫推副淨扮假秦始皇上)(淨跳下拔鏢打殺二太監。又打死假秦始皇。四御林軍拔刀相打介)(淨被擒介)(同下)

(第四幕) (四監引淨上)(唱)若非巧計安排定。已作黃泉新鬼雄(裏位坐)

(二御林軍上報白)啓奏萬歲。刺客拿住了。(淨白)綁上來。(二御林向內白)綁上殿來。(內應介)哦。(二御林押淨背綁介上)

(唱)悲哉秦人真虎狼。欺侮六國囚侯王。亦知興廢古來有。但恨不見秦先亡。

(二御林軍跪白)刺客解到。(秦始皇白)大胆刺客。爾受何人主使。胆敢前來行刺。從實招來。免你一死。(蒼海公白)爾這暴君。人人想食爾肉。我爲民除害。有何人主使。(雜)哦。(蒼海接白)有也。不向爾說。你殺我一人也難。安穩穩長保你金鑾殿上。這把金交椅。(秦始皇氣介)(白)好毒罵吓。啊哈好毒罵吓。御林軍與朕剝作肉泥骨醬。(御林軍拔刀介)(蒼海公撞柱自死介)(御林軍用刀亂斫介)(收刀介)(白)刺客死了。(秦始皇白)這人是一勇之夫。暗中必有主使。左右與朕大搜十日。(衆答)遵旨。(秦白)斬草除根。方免後患。哪啊哈哈(同下)

後患。哪啊哈哈(同下)

(第五幕)(武生急上)(白)聞得蒼海公已死。暴君命人各處搜殺主使之。人這道這道便如何是好。(低頭想介)(白)哈哈有了。我有故人項伯。在下邳居住。不免到他家躲避了。唉。蒼海公呵。蒼海公。我誤了爾的命了。(向空拜介)(起劉介)(白)這暴暴暴暴。(內白)(嘆武生慌忙逃下介)(完)

張勝奎之三字經

(丑上引)人情如水急。世事如棋更。(白)下官陳下官。居臨淮營千戶司。我有一故友溫韜。出任騎都尉。作我的上司。須當職門時候。鼓角聲高。大老爺升堂來了。(淨上引)劍氣冲牛斗。指日盼封侯。(詩)面帶三分勇。胸裏百萬兵。既能爲大將。何必問出身。(白)下官溫韜。在冀王李謀正帳下。屢建奇功。出任騎都尉。鎮守臨淮。哈哈。可謂不污自身也。(旗牌上白)爲求民事。特記四書來此。已是門上有人麼。(丑)什麼人。(旗)節度使羅大人差官要見。(丑)少站。稟節度使羅大人差官要見。(淨)傳。(丑)老爺傳見。(旗)有勞。參見老爺。(淨)少禮。奉何人所差。(旗)奉節度使所差。有書信呈上。(淨)千戶念來我聽。(丑)唵。來拿去念來。(旗)旗牌不識字。(丑)大老爺。旗牌不識字。(淨)身爲千戶。連個字也不識。須要學習學習才好。(丑)大老爺請看。(淨)拿來。唵。原來如此。差官回去拜上大人。我這里照書行事。(旗)我家大人吩咐要封回書。(淨)此乃機密大事。你先回去。隨後就有書信到來。(旗)小官告辭。(淨)有事無事。(丑)無事。(淨)老下隨我後堂閒話。退堂。老下一旁坐下。(丑)大老爺在此。那有小官坐位。(淨)爾我乃是舊交。坐談不妨。(丑)小官謝坐。(淨)老下。爾好豈有此理。爾明知我不識字。叫你念書。你倒反叫我。(丑)大老爺知道的小官是功馬出身。未曾讀過詩書。我只道大老爺升了官。必然福至心靈。故而將書呈上。(淨)我那裏認識字。還不是舊時一樣。(丑)方才大老爺看了書信之乎者也。到底信上面爲的何事。(淨)我那裏曉得。不過一時隨機應變。打發來人去了。再想法兒。(丑)到底大老爺的天才。要是小官就露了相了。(淨)話雖如此。不知這書中到底爲了何事。(丑)這到不難。就在營中。招一個識字的兵丁進來。一念就曉得了。(淨)好不好。方才我裝作認識字的模

樣。如今又傳識字的人進來。若被他們曉得我不認識字。以後焉能約束他們。(丑)這到難了。(淨)我聞得古人有人幕之賓友。如今我身為臨淮都尉。也當招個幕賓。幫辦幫辦。就不露相了。(丑)這倒主意到好。快命人去尋找。(淨)別。別人前去。我不放心。就煩老下前去。(丑)遵命。(下)。

(生上)引。堪憐今古誰英雄。浪迹山川事業空。縱有文章傾宇宙。依然辜負落江東。(白)我羅英。江東人氏。往長安赴試。不想朝中一輩庸臣。擾亂國政。是我不第而歸。可笑淮北節度使羅兆威。一個反復小人。倒知文學。集詩百首。明月透江東。可恥可笑。竟與我同宗。聯譜被我痛罵他一場。改名而逃。一路盤費全無。只得提筆賣字。行來已是臨淮地方。家鄉在邇。真好踐行。(唱)西皮元板。天地間古今事。令人難料。也不知埋沒了多少英雄。又這道無情。日月催老。到不如趁時光沾酒逍遙。(丑上)白。你做什麼的。(生)白。有照牌。(丑)到底做什麼的。(生)我是個賣字的。(丑)賣字可會寫字。(生)不會寫字。賣什麼字。(丑)會寫字可認識字。(生)不識字。焉能寫字。(丑)請問先生。那面而來。(生)實不相瞞。我是個落第的舉子。只因斷了盤費。故而提筆賣字。(丑)先生你來着了。我家大老爺。要招個幕賓。師爺。你可跟我前去。(生)幕賓只有聘請。不能跟你前去。(丑)我們武將家說話。是直爽的要。去便去。不去就拉倒。(生)說得到也好。爽快。我便跟你前去。(丑)隨我來。我慣做先行。(生)師爺隨後跟。(丑)無意得幕友。(生)不第遇將軍。(丑)到了。少站一時。有請大老爺。(淨)方知大鉞斧。不及小毛錐。老下幕賓可會招着。(丑)招着了。(淨)叫他進來。(丑)是。先生隨我進來。見了大老爺。要磕頭。(生)哦。噴。鼻竇掃地。將軍請了。(淨)吓。那裏來了一個野漢。見我不拜。向我拱手。(生)江東舉子。因不第而歸。故而顛之倒之。(淨)難怪你是個落第的舉子。連個禮都不知道嗎。(生)昔日高陽酒徒。不拜漢高祖。何況將軍。請我以為幕賓。即無下拜之理。(淨)看你行相平常。諒必不通文墨。焉能做得我的幕賓。(生)將軍的幕賓。非我能做。若說不通文墨。此何言重。懷揣四書五經。何以對達足下。(淨)你說此話。就是個假斯文。(生)怎見得假斯文。(淨)你可曉得這四書五經。是那個做出來的。(生)哈哈。這倒要請教將軍。(淨)乃孫武子做出來的。我們武將用兵要法。想你們文人。須讀三經。方能會攷。(生)我倒不知道什麼叫三經。請問是那三經。(淨)老下。他連三經多不知道。待我來告訴你。聽這三經。就是小孩子上學頭一本念的那三經。(生)哦。這是三字經。我爛熟的了。(淨)怎麼三字經你多爛熟的了。好。你將通本三字

經講出道理。我請你做幕賓爺。分外看重。(生)要我講三字經。要一個坐位。還要好茶一壺。(丑)大老爺要他講書。他要一個坐位。還要好茶一壺。(淨)暫且叫他坐下。講得好。有茶吃。講得不好。連冷水也沒得吃。(丑)先生那旁有坐。講得好。有茶吃。(生)看此情形。多是不通文學的。待我來將他們戲耍一番。(低念介)朋友從來重典。傳呼四坐。幾人聽當。年路走不。相識諒必不通三字經。(丑)這做什麼。(淨)他們講書的規矩。(生講介)話說盤古輩人之後。出了一家賢人。(淨)賢人是那個。(生)名叫人之初。他有一兄弟。名叫人之倫。雖然一母同胞。却是性情各別。何以呢。人之初是個有名的賢士。故而性本善。那人之倫是個不中舉的神童。他就性乃遷了。弟兄却有一點好處。(淨)怎樣的好處。(生)却是兄則友。弟則恭。這一日。人之初向人之倫言道。兄弟。你我朝於斯。夕於斯。也非了局。須要做件事。業。光於前。裕於後。方稱得爲人子。人之倫言道。兄長。這一番話。教訓得極是。弟豈不知勤有功。嬉無益。想我們讀書人。市面上做買賣。一些些也不懂。小弟如今要出外去處館。人之初一聞此言。就請了個得力的朋友。商量他兄弟坐館的事情。你道他的朋友是誰。(淨)是誰。想必也是一個讀書人。(生)就是那蘇老泉。老泉來到人之初家中。人之初就將人之倫處館之事。與他一說。那蘇老泉言道。倒巧得很。正有一家。要請先生。我將令弟就薦往他家去罷。(丑)倒巧得很。想一想出去教書。就有人要請先生。怎麼你老先生出來了長久。沒有人請你去。(生)哦。(淨)老下。不許多說。靜聽他講。(生)他將人之倫薦到寶燕山家中去。教五子。當時講明每年二十四兩銀子。三兩銀子節敬。每半二十七兩。這叫做蘇老泉。二十七。(稍頓)蘇老泉去後。言道。少時自有圖書請帖。到來相請。那人之倫就準備琴棋書箱。衣服行囊。弟兄分別。人之初囑咐人之倫。兄弟此去。凡訓蒙。須講究。不要耽誤人家子弟。人之倫言道。兄長。弟此去定要揚名聲。顯父母。不說兄弟分別。單說那寶燕山。是個有義方的人。聞得人之倫到他家處館。要辦豐饌酒筵。接風打聽得鄉九鄰。會辦能溫席。席着人招鄉九鄰前來。辦一桌能溫席。鄉九鄰言道。這桌能溫席。我一人辦不來。請了唐劉宴來管賬。喚了大小戴來打雜。他們一輩人。就忙起來了。奔到曰南北。曰東西。辦到月水火。木金土。各樣傢伙。就是玉不琢。不成器。懸的燈亮。如蠶盤。如映雪的佳肴。馬牛羊。雞犬家。飯食盡都是稻梁粟。麥黍稷。喚了些歌妓。唱的是匏土革。木石金。與絲竹。乃八音。(淨)這桌能溫席。好豐盛吓。想我身爲這大的官。不要說吃他。連看都沒有看見過。人之倫這小子好造化吓。以後便怎樣呢。(丑)大老爺。他講得很快。都是你大老爺打斷他的話頭。(淨)哈哈。你到埋鍋。

起大老爺來哩。別胡鬧。聽他講來。(丑)是。先生請講下去。(生)那寶燕山見能溫席有了頭緒。就着人下帖請客。家中無有閒人。也罷就命融四歲去請罷。緣何用一小孩子前去請客。因為他四歲。就能讓學。是很能幹的。故而命他前去。誰知到底是個小孩子。他跑到人之初家中。將他家高曾祖父而身。而子。而孫。自子孫。至玄曾。乃九族的人都請來的了。寶燕山將這桌能溫席。擺在此四方。際乎中的一點地方。大家你推我讓。讓個不了。寶燕山一看。人多嘴雜。必要一個好嘴客。再三尋不出一個人來。沒法了。遂將我周公他老人家請來。我周公來到此方。這些人見了禮。長幼序。友與朋。大家就坐了下來。我周公坐在席上。講道德。說仁義。此日再定了名班演戲。唱的是五霸強。七雄出。王莽篡。直唱到光武興。打止。這才是述聖賢。禮樂備。大老爺。你道這能溫席。吃了幾時。(淨)這桌能溫席。吃得好熱鬧。一天吃不了。怕要兩天罷。(生)哈哈。大老爺。太小。親這能溫席了。(淨)什麼。兩天多。吃不完麼。(生)怎樣能夠吃完。直吃了個曰春夏。曰秋冬。整整的一年。這纔酒闌席散。那唐劉宴與鄉九鄰。收聚傢伙。算算賬目。從一而十。而百。而千。而萬。開賬出來。要錢。(淨)吓。怎麼一席酒。要這許銅錢。(丑)大老爺。怕做了一年的大老爺。也沒有這末多的銅錢。(淨)胡說。聽他講。(丑)是。(生)寶燕山看冤賬目。大發雷霆。說道。一桌能溫席。用不了這許多銀子。你真是開了我的花賬。可能對着三光者。日月星。賭個咒來。鄉九鄰與唐劉宴說道。好吓。我們爲了你這桌能溫席。如負薪。如挂角。整整的吃了一年苦。分文未取。反說我們開了花賬。還要賭咒。他二人一怒。就去叩了關了。你道他在那裏告。從自義農。至黃帝起。一直告到十八傳。南北混。止。打了有幾千年官。可不會落案。朝廷無法。打發欽差。審理此事。你道欽差是誰。就是若梁浩。八十二歲。奉旨出京。他還帶家眷上路。大夫人蔡文姬。二夫人謝道韞。因彼女子。且聰明。故而帶出辦事。那知若梁浩。年老胡塗。庇護寶燕山。將鄉九鄰。劉唐宴。帶上堂來。不由分說。一個頭懸樑。一個錐刺股。嚴刑敲打。嚇得衙門隔壁。昔孟母。搬到了擇鄰處去了。人之初。見官司不能落案。將他們兩面說合。那寶燕山情願割出犬守夜。鷄司晨。蠶吐絲。蜂釀蜜。百對人以子。金滿盈。纔得這場官司了結。人之初說道。爲人必須戒之哉。以斂力。三字經講完了。(丑)大老爺。卑職請大年紀。纔聽了一本三字經。把我的聰明孔都講開了。(淨)難得這位先生。與你開了聰明孔。有封書信在此。請先生觀看。(生看信介)待我看來。淮北節度使羅兆威。書至臨淮。溫公麾下。因敵同宗。羅英。特才巧。不第而歸。必從臨淮而下。望乞接住。一併押送淮北。感恩之至。不宜。原來如此。(淨)老卜。書信上面

可是有個原來如此。可有人（生）有的。此人才高智廣。聞得他早往園外去了（淨）就煩先生寫一封回書（生）使得（淨）老十命你去着人來辦一桌飽溫席來（丑）沒有鄉九鄰。也能辦得飽溫席（淨）辦不了也罷。就把爛豬頭請先生後衙飲酒（生）多謝賢東（淨）正是賢士佳賓處處有相逢得意最難求（生）多蒙賢東情義厚三生有幸吃豬頭（淨）好個吃豬頭。老下一同來吓同笑下（完）

歐陽子倩之晴雯補裘

（譙北楊塵因編）

第一場

佈景（怡紅院）（中央設床一架。上場門設一火爐。下場門設一行榻。陳設須用冬景。）

（小旦淡妝小纓上引）命薄如雲只贏得青衣一領（坐介詩）荏苒韶華十五餘飄萍斷梗一身孤怡紅院裏春如海良夜添香伴讀書（白）奴家晴雯幼失怙恃輾轉流離自入賈府爲婢之後是老太太愛惜奴家賞與寶二爺使喚那知寶二爺性格溫存百般的愛惜於我人非草木誰不知情（起身白）想奴是薄命之人受他……（作左右視介）這般的看待怎教人消受得起嘯（唱西皮原板）可歎我似落紅隨風飄蕩怎禁得寶二爺惜玉憐香還莫出煩惱坑又墮情網倒教我想思債怎樣去償（白）天色已晚爲何沒見二爺回來（出院門作望介）（貼執紅燈引小生華服上）（小生唱西皮搖板）花姐姐回家去教人眷念在院中好似度日如年無聊賴到瀟湘閣遊一逼不覺得黃昏後月掛霜（天）（立住向前作看介）（又向貼白）你看前面莫非是花……（旦應白）花什麼（小生轉笑向前對旦白）原來是晴雯姐姐我方纔說的是我眼兒花了我眼兒花了（作揉眼笑白）哈哈（旦低頭不語）（貼引小生進院）（小生忽轉身向旦白）天氣這般寒冷姐姐爲何默立風前（旦仍作不語介）（小生急自倘若被風吹病了豈不又要我擔心）（旦轉頭看小生介）（起鼓作起風介）（旦打寒禁介）（又歎氣介）（轉身隨小生進院）（小生坐行榻上）（旦作拷火介）（貼白）適纔老太太吩咐只因襲人姐姐回家去了特派你我二人小心伺候二爺（天）不早二爺明天還要到舅太爺府中拜壽可以早些安歇了罷（小生點頭介）貼鋪床介（旦仍坐火爐旁作烘火介）（貼喘氣向旦白）你到真會快樂看我這鋪牀疊被忙得氣喘如牛難道你連這窗簾兒鏡兒

子都不能將他放下麼(旦白)好妹妹我方纔被那陣狂風吹得心如刀刺現在這薰籠之旁纔覺好些妹妹你偏勞了罷(貼作身勢白)啾啾你是金枝玉葉難道我就是土牛木馬不成噫(貼轉身不動且忿作起身介小生急向前阻止白)姐姐不必起身待我來代勞就是(小生放窗簾鏡袱介貼關門介小生解衣白)晴雯姐姐今晚冒了風寒可到後房安歇去罷(旦起身白)二爺身傍無人侍奉(小生白)我這身傍麼(想介白)有麝月姐姐在此(旦謝白)領命(向貼調笑白)還是辛苦妹妹了(貼作氣不睬介且快步由上場門下內起更小生貼各作睡介小生帳中白)襲人呀花姐姐呀(且扮睡裝着短衣持燭急走上作冷介急喚貼白)麝月妹妹麝月妹妹(貼驚起白)怎麼事兒這樣的驚怪(旦白)二爺適纔呼喚妹妹你真會聽見麼(貼又睡白)他喚的襲人與你什麼相干(貼仍睡介且發性持燭呆立介小生掀帳白)麝月姐姐倒盃茶來給我(貼作氣起身下且作冷介小生抬頭見且驚起白)夜深更深你怎麼來到這裏照這樣打扮怕不要滾出病來(急起摸且額白)如何果然發起熱來了(貼捧茶上小生急喚白)麝月姐姐快些扶晴雯姐姐到後房裏去待我來喚人煮藥去也(旦阻小生白)二爺呀(唱西皮快板)二爺不必高聲嚷些小感冒量無妨夜深更深你將人喚旁人必笑我太輕狂回轉身來向後房住(扶貼繞場轉身唱搖板)切莫要憐我病自把神傷(旦扶貼下小生搖頭白)咳這是那裏說起噲(背手小鑼下)

第二場

佈景榮國府福壽堂華堂(陳設須華麗齊整額懸福壽堂三字亦用冬慧(老旦內唱西皮倒板)白髮婆娑享大年(四貼上站門小旦隨老旦上老旦唱西皮原板)華封紫誥樂陶然松柏長青隨人轉芝蘭駢茂繞膝前福壽堂好似大羅殿(坐唱)不羨榮華不羨仙(白)老身史氏自進賈門以來已數十載幸喜兒孫蕃茂長幼康寧倒也了我心頭之願(喚小旦白)鴛鴦(小旦白)有(老旦白)你看天色破曉可將堂門打開(小旦應白)是(作開門介小生上白)夜寒愁似絮天暝月籠霜(進堂見老旦白)老祖宗在上孫兒這廂有禮(作請安介老旦已罷了)小生立老旦身旁老旦看小生白)今日我孫為何打扮得這般華麗(小生白)啓稟老祖宗只因舅父今日壽誕孫兒要去拜壽特來請命(老旦笑白)哎呀不是我孫來稟老身到也應懷了孫兒你快些前去(小生白)遵命(轉身作

行介老且急喚白我孫回來（小生轉身白）老祖宗有何吩咐（老且白）天氣狠冷你看外面落雪不會（小生作看天介白）北風甚緊恐怕午後是要落雪的（老且白）鴛鴦（小且白）有（老且白）你把那件雀金呢的氈衣取來給了寶玉罷（小且白）是（取衣與小生介小生披衣與老且叩頭白）多謝老祖宗（老且白）我孫須要小心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羽毛織就的我孫穿友惜友不要再離開了（小生白）孫兒不敢（老且起身白）我孫要早去早回正是箕裘付與兒孫輩我自含飴樂暮年（笑介）哈哈（四貼隨老且下）

小生搖擺向小且白）姐姐你看我穿這件寶衣是好看不好看呢（小且不言轉身下小生作氣白）哎呀鴛鴦姐姐他倒底不肯理我（作想介歎介驟足白）這也是我自尋煩惱（唱西皮搖板）昨宵愁病今朝恨人說我癡狂我說情萬事忙忙皆夢境（轉身唱）最難消受是美人心（下）

第三場

佈景晴窗臥室精緻廂房（陳設清雅不必華麗案上多擺冬景花草上場門設一行場下場門設一睡椅）（且扶貼旦上唱二黃正板）昨夜裏西北風顛狂一陣吹得我神顛倒心冷似冰（扶貼行介接唱）惱風姨太無情把人蹂躪豈不惜薄命女孤苦伶仃眼生花如心碎身立不穩坐睡倚介接唱）病懨懨魂渺渺寒夢沉沉（貼白）姐姐你這樣的淚眼愁眉到底是那裏有病（且白）妹妹我頭昏腦脹骨軟心寒難受得緊（貼白）現有西洋頭痛膏在此待我與你貼上如何（且謝白）這就有勞妹妹了（貼與且貼膏藥介又向且笑白）姐姐可憐你病得亂頭蓬髮似鬼一般如今貼了這對金錢膏倒覺得俏皮不少了（且嘆白）嘆我病到這個樣兒你還拿我作笑（且淚介貼慌白）姐姐休得如此這是妹妹的不是（貼作陪禮介且）不語介小生提袍急走上唱二黃搖板）適纔筵前太不懂單單燒壞雀衣襟興而往歸掃與衣破怎見太夫人（蹣脚介）這教我怎樣纔好（抬頭看白）來此已是晴窗臥室但不知他昨夜可曾好了沒有待我進去看看（小生進門介且貼迎介小生且均坐小生白）姐姐今日病體如何（貼代白）比較昨夜加重了些（小生白）嘆真正是禍不單行（且白）二爺還有什麼愁事（小生白）姐姐那裏知道今晨我到舅太爺家拜壽老太太怕我受冷給我這件（提衣白）俄國雀毛衣臨行之時再四的囑付我加意那知一時大意被我燒壞了四方尋人織補皆不能擔此重任姐姐你想

倘被老太太曉得叫我怎樣下場。(作歎氣介且起身白)是什麼寶貴東西待我來一看。(小生脫裘捧近且側目看羨笑白)原來是孔雀金線織成的照他這線紋織補又有什麼為難。(貼笑白)我早已知道晴雯姐姐一看八成就得了。(且索針線介小生急阻白)這如何使得姐姐的身子要緊。(且歎白)噯為你的事就是拚死也是要去做的。麝妹妹你將針線拿來便了。(且倚榻揉眼介小生執燭白)這又是我害了姐姐。(且唱二簧原板)猛抬頭不覺得眼花撩亂(揉手唱)織織手為什麼骨軟如綿(身顫唱)莫奈何強支撐穿針引線(補衣唱)這都是補我的前世孽緣。(小生貼均作愁介且梳雀羽唱)梳翠羽管教他光生正面(引線唱)縮金絨好待我錦繡不偏(執剪唱)執剪剪分清了經緯不亂(拈針唱)度花針仔細把裏面來纏(拿竹弓撐衣唱)撐竹弓鋪花樣光彩燦爛(拿熨斗熨衣唱)用火斗熨新紋錦繡遊離(流淚唱)一行行一點點花遭淚淚(歎唱)一絲絲一縷縷線把愁牽(作暈倒椅上介小生喚白)姐姐你太勞神了。(作倒茶白)吃一口熱茶休息一會兒罷。(夜坐起白)夜靜更深你還不睡去。(小生白)姐姐在此帶病補裘。(且作咳介)教我怎能去睡待我來與你捶背。(作捶背介且推小生白)你真啣氣啣(唱接上轉二簧快板)算一聲二爺聽我言我今補裘你莫管夜深何必野狐禪倘若被閒人來看見他必說晴雯長晴雯短情長情短有牽連柔聲軟語低低勸(白)二爺呀(唱搖板)你快去睡我心安(白)二爺你快些睡去待我靜心補完也就安睡了。(小生急白)看你這樣勞神教我那放心得下。(且徵怒白)唔二爺平常說的是憐講的是愛到了今日我這一句話兒都不肯聽還說什麼憐我愛我(作流淚介小生白)噯呀他到哭起來了待我藏躲起來(向且白)姐姐不必煩惱我睡去就是(小生躲入帳後介且拭淚看白)麝妹妹你看他去睡了沒有(貼看白)是真去睡了。(且白)請你與我牽起絛來。(貼牽絛介且補織介小生帳後伸頭看介貼回看小生小生躲介且唱二簧快板)長夜燈昏風似剪強打嬌神把針拈補裘了却心中顯不帶得心中似油煎(白)噯呀(作吐血介並倒介貼扶且驚白)姐姐噯呀怎麼吐出鮮血來呢。(貼哭介小生急上白)姐姐是怎樣了。(貼哭白)就是你要叫他補裘現在他吐血鮮血人已暈了過去(小生哭扶且呼白)噯呀姐姐醒來……(作捶背介且唱二簧倒板)霎時間氣上湧神魂飄蕩(小生拍掌笑白)好了(貼學小生笑白)好了(且醒來見小生發怔介唱二簧搖板)又只見冤孽種站立眼前(白)你又來了(接唱)可憐我負韶華心高氣短可憐我如飛絮傍水和烟可憐我十五載

太太的意思是替寶兄弟辦喜事。冲喜。寶兄弟一定就好了。(賈)我也是這般想過。只是我最疼的是寶玉。便是寶了頭那孩子也狠可憐。替他們辦喜事。須得熱鬧一場。才是如今做親冲喜。一定簡便得狠。所以我不肯說出來。(鳳)老祖宗要知道。這冲喜是一層還有一層文章呢。一個是玉。一個是金。天生的配偶。金的來了。那玉也就可以招得回來。(賈)有點道理。(鳳)只是事不宜遲。老爺上任去了。這事又耽擱了。(賈)你這麼說。我的主意定了。快請老爺來。我對他講。(琥珀)是。(下)(復上)老爺來了。(賈政上)新膺簡放。君恩沛。又奉傳呼。母命來。孩兒參見母親。(賈)你且坐下。我有話講。(政)謝坐。(賈)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却放了外任。要去做官。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又病得糊塗。我昨兒叫人去替他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是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喜才好。不然便恐難保。所以我叫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那裏。你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政)老太太當初疼兒子。是怎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的。因為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我兒子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甚麼病。(王目視賈母)(賈)你就叫寶玉出來。見見他老子。(王向內)襲人扶寶玉出來。(襲人扶寶玉上)寶玉見賈政。(襲人叫寶玉請安。寶玉請安畢)(癡立不動)(政)咳。仍舊扶他進去罷。(襲人扶寶玉下)(政立起白)老太太這大年紀。想法子疼孫子。做兒子的。怎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便了。只是姨太太那邊。說明白沒有。(王)姨太太是早已繼承了。(政)還有一層難處。貴妃薨逝。寶玉照已出嫌的姊妹。應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還有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趕辦得及呢。(賈)這個不妨。只要你肯給他辦。我自然有道理。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去求他。只說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些也罷了。現在寶玉病着。并不叫他成親。不過是冲冲喜。再者姨太太曾經說過。寶玉頭的金鎖。只等有玉的。才是婚姻。或者寶玉頭過來。因他的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嗎。(政)老太太想的自然妥當。就照老太太的主意辦去。就是。(賈)如今說定了。我就叫人辦起來。你去歇歇罷。我也要動午覺了。(政)是。(下)(賈)你們都聽見了。你娘兒兩個商量着辦罷。(衆同下)(襲人急上)(合掌向天介白)呀天呀。我襲人盼望着幾年。到今日才得稱心如願。寶姑娘做了寶二奶奶。真是我襲人的造化了。嗚呀不好。咱們二爺。心裏只有一位

林姑娘。要是知道替他定下了賣姑娘。不定要鬧出怎樣的大亂子來呢。這這這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回明太太。大家從長計較才是。
(急下)

(王夫人王熙鳳上)(王唱)適才奉了婆婆命(鳳唱)一切事兒我擔承(王)適纔老太太分付如何過禮。如何娶親。應當通知姨媽知道。我都交結你了。(鳳)是(襲人上唱)要將寶玉真心事報與堂前太太知(跪介)(哭介)太太呵呀。(王)兒呀。好端端的爲甚麼哭將起來。(襲)奴才有一句話。是不該說的。只是關係二爺的生死。奴才却不敢不說。二爺的親事。老太太已經定了賣姑娘。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太太看着。二爺平日還是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王)他兩個自小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太太那裏知道。二爺和林姑娘豈但好些。前年夏天。老爺叫二爺去見客。忘了拿扇子出去。我趕着送去。誰知二爺一時錯認了奴才是林姑娘。說了許多多心腹的話。道甚麼我有一顆心。已經交給妹妹了。便是那年紫鵲說了一句林姑娘要回南去的頑話。二爺便急的病了。所以奴才看起來。如今要給二爺娶賣姑娘。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是稍爲明白。只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王)這便如何是好。(襲)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才好。(王)你且起來。(襲)人起旁立介(王向鳳)你有甚麼主意沒有。(鳳)主意是有一個。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嚷鬧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了。瞧他神情怎樣。要是他全不管。那就辦了喜事之後。再打主意。要是他有些歡喜。這事就要大費周折了。(王)就算他歡喜。你怎麼辦。(鳳)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咱們管着寶妹妹。只說他是林妹妹。及至娶了過來。知道是賣妹妹了。寶兄弟向來是在姊妹面前要好不過的。那時還怕他敢得跟寶妹妹嗎。(王)這倒也是個辦法。咱們去回稟老太太去。(王鳳同下)(襲)吊場笑介。(傻大姐上)二爺辦喜事。這會子要熱鬧了。只是一樁事。我要問姐姐。又是賣姑娘。又是賣二奶奶。咱們這可怎麼叫呢。(襲)人打介)小蹄子喜歡開口亂說話。我告訴二奶奶治你。看你再敢亂說麼。(捧優耳拖介)優哭介)姐姐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下)

第二場

(黛玉倒板上唱)紫鵲隨隨。怨西風。催落葉。閒階堆遍。只留得。萬竿竹。蕭瑟無邊。這壁廟。怡紅院。室近人遠。那壁廟。蘅蕪院。衰草殘烟。歇。

行到理香塚。芳心懶轉。又聽得沈芳蘭流水嗚咽。不由人思往事。心魂驚顛。可憐我苦延捱幽怨。年年掩淚介紫。姑娘無緣無故。又要傷起心來。爲何這樣的作踐自家身體。(紫)咳。紫閣。你那裏知我的心事。(泣介紫)咳。姑娘。不是紫閣多嘴。姑娘上有老太太鍾愛。又有老爺作主。姑娘也忒過慮了。(紫不語介。袖中覓巾拭淚。不得巾介白)呀。紫閣。剛才出門匆促。却把手帕忘了帶來。你快回去取來。(我)紫。是。但是姑娘不要走遠了。(下紫)紫閣說話。倒有些意思。咳。只怕不能如願。呀。前面一片笑蓉。花枝零落。那湖山石畔。不是寶哥。哥當初祭晴雯的所在麼。我想晴雯不過是個了頭。他却是生死不忘。難道便將我忘了不成。這真是我過慮了。(傻大姐哭上。走至石山旁大哭)那裏有人啼哭。莫非是學我葬花。(看介)噯。呀。原來是一個傻了頭。你爲甚麼啼哭。(傻)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兒。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該就打我呀。(紫)你姐姐是誰。(傻)就是幾人姐姐。(紫)你叫甚麼名字。(傻)我叫傻大姐兒。(紫笑介白)你姐姐爲甚麼打你。你說錯了甚麼話了。(傻)爲甚麼呢。就爲了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紫)呀。呀。退介。靠太湖石山介定神介。(白)寶二爺娶寶姑娘。你姐姐爲何打你。(傻)我們老太太合二奶奶商量了。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就趕着同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頭一宗給寶二爺冲甚麼喜。第二宗(笑介)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我又不不知他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噪鬧。怕寶姑娘聽見。我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怎麼叫呢。誰知幾人姐姐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頓。還要回明上頭。攔我出去。我并不知上頭爲甚麼不許言語。他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哭介。紫玉呆介)。(傻大姐止哭。看呆介。紫)你。你不許混說。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傻吐舌下)。(紫發怔介。拭淚白)呵。呀。唱。從前錯認真情。我拿住情根。死不鬆。今日恍然醒大夢。呵。呀。呀。五年心事一場空。(紫悶持巾急上)姑娘。救我好找。原來在這裏。姑娘你怎麼走回來了。是要往那裏去。(紫)我問問寶玉去。(急走介紫)姑娘慢走。小心跌倒了。(紫玉遙下紫)咳。可憐我的姑娘呀。(掩淚下)

第三場

(幾人扶寶玉上唱)虛飄飄蝶夢香沈不醒。這身軀好似一似踏霧臨雲。(寶玉向幾人笑介)我的小姐宗。爲甚麼只管傻笑。(寶玉點頭介)你叫我不笑做甚麼。(王熙鳳上)寶兄弟恭喜你。老爺擇了日子。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呢。(寶笑介。點頭介)老爺

帶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呢。好不好？（寶大笑介）老爺說你病好了。才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樣。便不給你娶了。（寶）我不傻。才傻呢。（立起介）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娶過來。他到底是我見我不見。（鳳）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生氣不願見你了。（寶）你那裏知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替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我如何不好呢。（鳳）你不要多講了。你睡罷。（扶寶睡介）（鳳）襲人好生伺候他。（下寶坐起笑介白）好了好了。林妹妹過來。我便有了心了。（唱）林妹妹他與我心相印。到今朝才成就。木石前盟。哈哈。哈哈。（黛玉上。紫鵲隨上。襲人迎介。紫鵲向襲人做手勢介。黛玉笑介）（寶笑介。黛玉點頭笑介。寶點頭笑介。黛玉坐下介白）寶玉你爲甚麼病了。（寶）我爲林妹妹病了。（紫鵲襲人對做手勢。寶笑介。黛玉笑介。襲人）姑娘回去罷。（黛玉起介。黛玉向寶點頭笑介。襲人）姑娘回去。你且聽。就是回去的時候了。（遞下。紫鵲追下。寶）林姑娘那裏去了。（襲人）林姑娘回去了。（寶）要去大家同去。（起立欲行介。襲人扶住介）你且聽。聽再去。（寶笑介）這回我有了心了。（下）

第四場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詞略

第五場

（紫鵲內白）姑娘慢走。（黛玉急上。紫鵲追上。白）阿彌陀佛。可到家了。（黛玉）我那裏有家。（嘔血介。紫鵲扶介。黛玉暈介。紫鵲叫介）姑娘醒來。（雪雁出同扶介。黛玉醒介）苦哇。倒板。一縷魂從空墜。悠悠轉轉。轉搖板。十七載浮生夢。多少業冤。可憐我沒娘兒。寄人鮑肆。我的娘呀。到今朝大解脫。快快生天。（紫鵲扶黛玉入房。登榻介。黛玉）雪雁。你二人爲何淚淚滿面。（紫鵲）姑娘剛才暈倒。我們沒了主意。因此啼哭。（黛玉）傻丫頭。我要能夠早死。倒是好事。只是我那裏能夠就死。（咳嗽伏案介。王熙鳳上）怎麼林妹妹又病了。老太太太過來瞧你。（黛玉）眼微笑介）買母王夫人上買白。好孩子。你覺得怎麼樣了。（黛玉）嗽介）吐血介）（睜眼看買母介白）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買）好孩子。你靜靜的養着罷。風丫頭快叫人請大夫來瞧瞧。（黛玉微笑介）老太太不必費心。我而今不久。便可以見着最親愛的母親。我心裏是最快樂的了。（咳嗽介）（買）好孩子。你不要胡思亂想。還是靜養爲是。紫鵲你們要好好的伺候他。（起介出同介）咳。

辜到如今。我也只好叫他聽天由命的了。(下)(王夫人鳳姐同下)(紫鹃送下捧藥上)姑娘請用藥。(黛)咳。紫鹃妹妹。這些草根樹皮那裏醫得我心頭之苦。你何必再救我苦口。(輪下介)(紫拭淚介)白。姑娘。紫鹃伺候姑娘。如今好幾年了。姑娘的心事。紫鹃也都知道。現在寶二爺病得十分糊塗。那裏會有娶親之事。姑娘何必聽信謠言。作踐自家的身體。(黛微笑介)(咳嗽介)白。雪雁。籠上火盆。我身上有些寒冷。(雪)是。(黛)紫鹃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人。雖然是老太太派你來伏伺我。這幾年。我拿你總當作我的親妹妹看待。(咳介)喘介。紫鹃。一手替黛摩胸。一手拭淚介。白。姑娘。何必說這樣的傷心話。叫紫鹃的心都粉碎了。(哭介)雪。拿火盆上。(黛)紫鹃妹妹。我聽着不受用。你扶我起來坐坐。(黛)姑娘還是躺着養養罷。(黛)我渾身疼痛。輪着很難受啊。(紫扶黛玉坐介)雪雁疊被塞黛背後介。紫。攏扶住黛介。黛低頭呼痛介。黛。白。雪雁。你把火盆拿上前來。(紫)姑娘。只怕當不住那火氣。還是多加件衣。(黛恨介)白。你拿上前來。(雪。拿火盆上前介。黛)再上來些。(雪。移火盆近黛玉介。黛閉目介。少頃)白。我的詩本子。(雪雁找出詩稿與黛介。黛點頭介。眼望小箱子介。雪雁呆介。黛咳嗽介。吐血介。雪雁倒水與黛漱口介。紫。攏用手帕拭黛玉口介。黛拿紫。攏手帕。指箱子介。紫)姑娘。輪着罷。(黛玉搖頭介。紫)雪雁妹妹。你把那箱子打開。想是姑娘要用手帕。(雪。開箱取白手帕。出交與黛。黛去過一邊介。白)有字的。(雪雁尋出。照詩舊帕介。紫)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黛。接取手帕介。看介。咳介。雪雁倒水黛飲介。雪雁虛下。黛又看手帕介。黛玉。呼黛玉。你好不糊塗也。想當初。俺一片癡心。爲他憔悴。又誰知。薄倖的人兒。口是心非。到今日。拋撇下我。成就他的金玉良緣。咳。但願他二人。百年偕老就好。(撕帕介。撕不動。恨介。紫)姑娘。何苦自己又要生氣。(黛。點頭介。咳嗽介。吐血介。紫。攏扶介。黛將手帕擦入火盆介。紫)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坐起喘息介。白)掌燈上來。(紫)雪雁。妹妹。點上燈來。(雪。點燈上。黛取詩稿稿介。紫)姑娘。何必又費神思。(黛)我心裏覺得虛空。倒想吃點粥水。雪雁。你去替我弄來。(雪。下。黛。繙詩稿介。白)一生心血。如此消磨盡了。好不悽傷人也。(唱)林黛玉。哀詩稿。中心悽愴。五年来。憑借你。訴我衷腸。可憐我。幼年。間。枯萱凋喪。走京師。依外家。影隻形單。春寫愁。秋寫怨。綉綉。縮縮。恍。好。似。登。自。磨。磨。情。磨。香。到。今。朝。息。慳。慳。難。保。早。晚。倒。不。如。斷。情。根。都。付。消。亡。(白)咳。罷了。罷了。(焚稿介。紫。急介。呼介)雪雁。妹妹。快來。(雪雁上。搶詩稿。放地下。亂撲介。黛。往後。仰。壓。住。紫。攏介。紫。攏。雪雁。扶黛。以下介。紫。背。白)姑娘。病情。十分危急。不免請一位。寡奶奶。前來。作

主。咳。他們正忙着喜事。那裏有工夫來理這靈死之人。(哭介)哦。有了。我想大奶奶乃是寡居之人。他們結親。一定是要避避。雪雁妹妹。你去請大奶奶過來。(雪雁)是。(下)(紫鵲撫問黛玉。黛玉不應。紫鵲掩泣介)(探春上)別院沸笙歌。病人中奈何。奴家探春。聞說黛玉姊妹病危。急忙前來省視。(入門介。紫鵲驚起介)白。三姑娘。你看看林姑娘的樣兒。(痛哭介。探春黛玉手介)白。林姐姐。林姐姐。黛玉不應。探春哭介。(李執雪雁急上)(李急入門介)林妹妹怎麼樣了。(紫鵲咽不成聲介。指牀上介)李看黛玉。與探春點頭介。各掩泣介。林之孝家的。平兒同(上)平。前堂奉了奶奶命。(林)要叫紫鵲扶新人。(入門介)原來大奶奶在此。二奶奶剛才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要用紫鵲姑娘去使喚使喚呢。(紫拭淚介)林奶奶這裏的人。還沒有死呢。等他死了。我們自然都是要出去的。我們當奴才的人。自然是要聽主子的使喚。只是我伺候林姑娘一輩子。現在林姑娘也只捱得一天半天的時候了。求你做個好事。讓我送了他的終。再去從新巴結別人罷。(紫唱)林姑娘他待我恩德不淺。主和婢眼見得永別人天。你你你。你看他喘如絲。風刀將斷。這忍心抱琵琶。便過別船。(大哭介)林之孝家的冷笑介)白。紫鵲姑娘這些話。倒說得好。只是我怎麼去回二奶奶。(平兒白)不要緊。就要雪雁妹妹去罷。(平攜雪雁手介)好妹妹。你去一趟罷。(向李執)這裏的事。都費大奶奶的心了。(携雁下)林之孝家的同下。李執撫紫鵲介)好孩子。你別哭了。這是甚麼時候。你林姑娘的衣裳。還不替安頓。難道他一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赤身露體。情着來光着去麼。(紫鵲大哭介)探哭介。李且哭且白)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黛玉)嗚呀。紫鵲妹妹在那裏。(紫拭淚介)在(黛玉)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黛玉)妹妹我這裏並沒有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求他們。送我回去。(黛玉抬頭看李執探春介)點頭介)白。嗚呀。苦呀(唱)十七年苦生涯。將我活怕到今朝。風和雨斷送名花。萬種憂千種愁。一齊放下。本來我清淨身。白玉無瑕。(叫頭)寶玉。寶玉。你……好(死介下)紫鵲叫介)姑娘。姑娘。呵呀(唱)一見姑娘喪了命。不由紫鵲痛傷心。叫一聲姑娘。黃泉路等姑娘呀(碰頭介)(李探扯住介)等我賤了靈一路同行(哭介)呵呀(同哭)下幕(完)

孫菊仙哭靈牌

(塵因)

京耗傳來譚鑫培已去矣。南北周郎未有不聞之憤。然者從此梨花零落，菊部蕭條。接韻之踵，算有貴俊卿王又宸輩，或為喉音所限，或為做工所拘，僅能拾其唾餘，而不克傳其神趣也。誠哉曲傳天上不在人間，余生也晚，奮余能辨別皮簧時聆，發生之唱工最優者，祇汪大頭、孫菊仙與譚鑫培三人。他若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雖不過聽得長者之傳贊耳，即以汪譚孫三者而言，一時藝如鼎足後之學者，恆以三派稱之。平心而論，三者之音調，汪工於高，譚工於韻，孫工於闕，各有所長，各皆不克兼其所長而後進者，罕超脫三子範圍之外也。大頭蛻化已久，叫天今又長眠，魯殿靈光，巍然獨存者，祇菊老一人。然白髮龜年，亦是殘陽晚景矣。今獲斯耗，想其撫今追昔，哀悼老友之情，必過於常人。爰是譜此一曲，為菊老寫盛慨，菊老當與我表同情也。塵因自誌。

二 家院引生上（生引）粉墨登場七十載，歷盡滄桑（詩）此生事業舞臺中，鐵板銅琶氣似虹。笑煞干侯誰勝我，一聲高唱大江東。（白）老夫孫菊仙自幼酷嗜音律，中年遙跡梨園五十年來，狂歌酣舞，市人笑我安癡，我還笑市人做夢。南北歌壇，俺也曾獨樹一幟。同時能與俺相頡者，只有汪桂芬、譚鑫培二人。不幸桂芬蛻化，今存俺與鑫培二人。北斗南星，皆入老境，同說當時同輩的老友。廣求生且淨丑之中，生死存亡大半星散，後進諸子不多能傳衣鉢之真。日對歌音，怎不與江河日下之歎也。（唱西皮原板）歎梨園都好似夕陽晚景，看此後亂流中砥柱誰撐。王鳳卿唱幾句乾澀不潤，劉鴻聲歌一段吞吐欠神。時慧寶雙克亭，能高難韻，賈洪林貴俊卿，有字聲。王又宸，昨花旦真不安分。呂月樵唱鬚生咬字不清，馮德成陳子田工夫欠穩。瑞德寶、楊瑞亭，只能做武生看，走來無完璧。難哉後進龍科班，怎不嘆菊部凋零。（丑上引）報大事不好了。（生白）何事驚慌？（丑白）譚大王已駕崩京國。（生白）你在怎講？（丑白）譚大王已駕崩京國。（生白）哎呀不好了。（羣倒介）（丑換介）（白）孫大老醒板來。（生唱西皮倒板）聽說叫天喪了命（搖板）三分鼎足又少一人（哭頭）我哭一聲譚大王，我叫一聲譚貝勒。我的老盟兄呀，想必是慈航來聘，請你忍心棄我獨自行。（丑白）譚大王他已登仙，界大老板也不必悲傷。保重精神要緊。（生白）你們那裏知道，想我與他乃是結拜的弟兄，技藝之交，又親密加人。一等我今正思念大頭心中十分懊惱，誰知他也大去了。如今只剩我一人，對着那些零落的梨花，怎不教我心痛啊。管包人何在？（丑白）有（生白）你快去，到舊舞臺上招呼，照應場面之人，安設靈堂，供奉汪譚兩大老板靈位，準備白酒兩斗，清香兩束，待我一祭新舊的故友啊。（丑白）遵命。（下）

生白) 喂。兄弟呀。(下)

(二丑上安設靈堂)(吹牌子)(二丑同白) 有請孫大老板上祭。(生內唱西皮倒板) 弔古懷今心如擲。(上場哭板) 叫天兄大頭弟我的好兄弟呀。(原板) 可歎我傷雨漸蕭條。回想當年結義好。三分鼎足各稱豪。今不幸二君先去了。丟下老夫你天上逍遙。濁酒一杯隨風弔。(反板) 哭一聲。叫天淚如潮。你曾得大王美徽號。滿清貝勒。可自豪。雲遮月。嘆音連用妙。你連唱帶打技藝超。高樓林宴的鞋兒。覺得好。生平傑作賣黃驃。空城計三探成絕調。于佐斷臂最靈活。是跳毛裘風苦雨。奇冤報眉飛色舞。鳳曹操武家坡上善。賈笑珠廉賽前舞。大刀羣英會魯肅做工巧。大戰太平腔調高。定軍山文武是全套。刺繡廟拿手者。褚彪武生戲能演。這環套翠屏山石秀。更單刀聖靈牌。反認人難敘。節義廉頗做法高。你崑崙京譚兼漢。調白虎堂。洪羊洞托兆。碰碑折曹放曹。黑水國那都算得你。絕世的孤標。南陽關善扮伍。美召五老聚會金眼鵝。念做雙全把宗卷盜無底洞。裏八戒降妖討魚稅。唱備皆入妙清風亭上冷雨蕭蕭。你拿手的如虎手。影不了。從此古譜入九霄。北望燕塵我高聲。叫我的老盟兄。呀。白雲深處弔故交。(丑白) 孫大老板不必過於悲傷。如今歌舞前途十分冷淡。大老板還要珍重精神。鼓勵後進。纔是。(生白) 喂。(唱搖板) 我非是哭他。乃自悼。歲寒松柏也。將凋哭罷了。叫天。我。把大頭。叫我的老盟弟呀。(反板) 撫今追昔。痛失風毛。你不幸短命。死得早。十數年來。我視夢為勞。你生來性情。特孤傲。看破了榮華。把木魚敲。高山流水。知音少。一領袈裟。你游海道。遙我愛你。腦後音。用得好。行腔咬字。愛拔高氣。連中和宏。而峭一聲。鶴唳鳴。九皋。取成都。你的劉璋。稱絕調。子胥投吳。真演到吹簫。殊志勸人行善。遺舉鼎鼎。觀畫調。醉蛟漁陽三棍。庶曹操中牟。紅裏捉放。曹四郎。探母。把台盜。康茂才。擋亮江。東橋取飯。印你拿手。是秦叔寶。翠英會的。魯肅。可稱豪。二進寒宮。把國保。帶劍投唐。戀舊交。御碑亭。偷妻。你糊塗。得好大。回荆州。你的豔福。高五家。坡戲妻。把坡跑。定軍山。也能舞。大刀。臨潼關。前大門。寶樊城。長亭別。故交。還能演。雪盃。圓莫成。把僕。弔。奪取。南。那你的氣。字高。前眉。鳳眼。能扮。關壯。纓。華容道。戰長沙。一音一字。你都可自豪。唱老旦。最好。是張。讀得。寶日。連救。母。太君。辭朝。行路。哭。靈。代。托。兆。斷。后。望。兒。徐。母。罵。曹。這。都。是。你。一。人。熟。獨。到。佳。事。只。哭。得。我。舌。敝。唇。質。指。望。百。年。春。不。老。又。誰。知。你。二。人。棄。世。先。逃。撇。下。我。一。人。彈。獨。闖。我的老盟弟呀。引商。刻羽。賦大招。(丑白) 孫大老板。可以休息。休息罷。死者已死。再哭也哭不返魂了。(生白) 生別。依依。死。

別。惻。惻。想。我。三。人。乃。五。音。六。律。之。交。數。十。年。來。心。心。相。印。如。今。只。剩。老。夫。一。人。教。我。怎。不。傷。感。從。此。以。後。我。只。好。拋。却。鼓。板。笑。傲。烟。霞。再。也。不。忍。彈。舊。調。了。正。是。鐵。板。銅。琶。懷。故。友。高。山。流。水。弔。斯。人。嘆。老。了。(下)

(完)

復讐 割辦代首

(馬二先生)

(說明)某報載張勳遭劉文揆向女優劉喜奎求婚喜奎要以去辦而張不允乃割從者之辦以代此真復讐夢中之絕好劇料因附會其說而編此戲

戲中之要角自然是張勳與劉喜奎至於劉文揆不過是一個重要配角所謂硬裏子是也

張勳紅頂花翎蟒箭衣黃馬褂是一個架子花臉劉喜奎時裝花衫

劉文揆則祇好屈爲小丑(或曰宜用小生然其身分殊不配也)

(丑扮劉文揆上白)嗶呼復讐(數板)大清居然又復讐忠勇親王手擎天全仗聖人來輔弼那管四方起義軍都中權且稱皇帝區區

兩淮鹽運使也從龍來附驥來附驥(坐白)定武軍中呼可長相府門內列東牀官居兩淮鹽運使人稱雅號劉姑娘下官劉文揆自

幼生來性格溫柔投効定武軍中多蒙大帥見愛保授兩淮鹽運之職這且不在話下祇因日前大帥來京實行復讐昏爵忠勇親王對

下官說道他生平有三件大願一要帶辦終身二要恢復清室三要得娶北京女優劉喜奎爲妾前兩件俱已辦到只是這第三件要交

在你的身上那時下官在王爺駕前跨下海口說包管成功開聽人言那劉喜奎避居六國飯店也曾命劉升前去打探還未見回報正

是男兒要學拍馬屁下官專管扯皮條(小丑扮劉升上白)忙將打探事報與大人知參見大人(劉白)劉升回來了命你打探之事如何(升白)啊哈哈大人哪小的奉了大人之命前去打探那劉喜奎的下落出得門去直奔六國飯店誰知到了門首只見一個黑臉虬

髯大漢小的方欲開言他就是這喇(沖頭)喇拉拉一掌將小的打了回來看此情形那劉喜奎是不肯見客的了(劉白)你待怎講(

升白)他是不肯見客的了(劉白)哎呀這道這道便如好是好(升白)大人不必着急小的倒有一計在此(劉白)快些講來(升白)

升白)他是不肯見客的了(劉白)哎呀這道這道便如好是好(升白)大人不必着急小的倒有一計在此(劉白)快些講來(升白)

大人用一個同宗帖兒。前去拜訪那劉喜奎。他感大人的禮貌。便不飽不見了。(劉白)好却好。祇是這帖兒如何寫法。(升白)祇寫同宗小弟。(劉白)呸。那劉喜奎乃是一個唱戲的婊子。我若與他聯宗稱弟。豈不成了一個輩個了。(裝忘八介)如何使得。(升白)大人休要如此。那劉喜奎指日就要做王爺的妃子。大人若認他作個姐姐。豈不便是王爺小舅子了嗎。(劉白)這奴才的話雖不大中聽。却也有理。就此帶馬前往。(升白)是。(劉唱西皮搖板)劉喜奎他那裏裝腔不見倒叫我同宗弟左右為難。無奈何親身去六國飯店。這皮條拉成功在此一番。(同下)

(旦扮劉喜奎內白)苦呀。(唱西皮倒板)人生不幸女兒身。(上唱搖板)好比那萍和梗一樣飄零。恨張賊他無端入都尋數。俱復辟害國家。垂涎奴身。可歎我卸舞衫。潛蹤息影。紅顏多薄命。難擺兇鋒。(坐白)奴家劉喜奎。在這北京城中。賣藝為伶。博得金錢。奉養老母。倒也逍遙自在。不想新近來了一個什麼張大帥。他羨慕奴家的名。要強娶作妾。我想那張動初愛小毛子。繼龍王克琴。以致小毛子活活氣死。似這等淫凶負義。豈忍相從。因此遷居六國飯店。閉聽那賊逆。餘方張。正不知何日天下方歸太平也。(唱西皮慢板)劉喜奎坐戶房。獨自思忖。想起了終身事。好不傷心。我也曾顛倒過王孫公子。論姿容。真個是一顧傾城。早嫁得金龜婿。赤繩繫定。那怕他今日裏逆賊張動。到如今滿城中。愁雲遍佈。更何人願化身。護花金鈴。(劉內白)馬來。(劉升劉文授同上唱快板)為拉皮條。一片心打馬來。訪同宗人。劉升帶路向前進。已到六國飯店門。(白)劉升。向前通關。(升白)吹裏面有人麼。與我滾一個出來。(雜扮印度看門人上作殿介)。(升白)救命救命。(侍者上叱印人介)還不下去。(印人下)。(劉叱升介)不會說話。站開了。(升下)。(劉白)煩勞通稟。就說兩淮鹽運使劉文授。拜訪劉喜奎姑娘。(侍者白)候着。(劉白)是。(侍者白)啓稟姑娘。兩淮鹽運使劉文授求見。有名帖在此。(旦白)呈上來。(侍者白)是。(旦看介)喚他進來。(侍者白)姑娘喚你。須要小心。(劉白)是。劉文授參見姑娘。(叩首請安介)。(旦白)罷了。我且問你。你不同候張動前來做甚。(劉白)特來與姑娘賀喜。(旦白)想我避難此地。有何可喜。(劉白)王爺平日對於姑娘十分羨慕。特遣文授前來作媒。姑娘指日便作王妃。豈不是一喜。(旦白)那個是王爺。(劉白)便是那張大帥。如今晉位王爺了。(旦白)敢是那張動。(劉白)正是。忠勇親王。(旦白)住了。(唱搖板)聽一言不由我心。頭火進罵一聲。劉文授無恥小人。賊張動亂國。祀神人共憤。城都城唱復辟。蓋

底游魂你若願作殘生。速離此境。再咬舌。我。你。臉。面。難。存。狗。仗。人。勢。你。還。不。扶。滾。
 快說得有理。文探豈敢分辯。祇是目今北京全境。俱在王爺掌握之內。許多將軍統領。尚且不敢公然反對。姑娘一人。竟敢然相拒。只怕事到其間。由不得姑娘作主了罷。
 將一計哄他人。依你之見。怎樣方好。這纔是羽翼之下。無完卵。舉世皆濁。難獨清。低下頭來。自思付。有了。你為難。也罷。我允是允了。祇是張勳也要依我三個條件。多謝姑娘開恩。但不知那三個條件。第一件。須要明媒正娶。
 劉白：這個自然。且第二件。要他當面將辦子割下。劉白：這個須待王爺同意。且第三條。俟天下太平。方可成婚。劉白：這
 個文探不敢作主。且你去速報張勳。他依了三個條件。還則罷了。若有一件不依。我是誓死也不肯嫁他的。劉白：遵命。辭別
 姑娘。出店門。看來這事兒總難成。正是。張勳哪張勳。我。你。聞。香。不。到。口。哈。蟬。想。天。鵝。下。
 淨扮張勳。內唱西皮倒板。手扶宣統。想喜奎。四衛卒引張上。唱快。龍旗大辦。逞雄威。自從徐州會議。會咱老子。主張復辟。竟有個同
 志。聖人康有為。聯絡督軍。散國會。藉口調停。好機會。一夜成功。復帝位。可恨那各省督軍。臨時變卦。大起義軍。來討賊兵。敗身亡。我不悔
 只恨未得劉喜奎。將身坐在後堂內。且等幼文把話回。白。咱老子張勳。隻手回天。居然復辟。可恨芝泉老兒。號召各路義軍。前來作對。
 咱老子數日以來。心驚肉跳。也不知有何吉兆。有意娶第一女優劉喜奎為妻。且壓驚。巨奈那妮子。他躲避不見。也曾命我乾兒劉文
 探。前去打探。還未見回報。來。辛應介。張白。伺候了。劉上白。走。哇。生平作走狗。慣技是吹牛。參見父王。張白。罷了。那劉喜奎可曾
 找到。劉白。現在六國飯店。張白。為何不同前來見我。劉白。父王休要小看。那妮子。他心高氣傲。執意不肯前來。張白。難道
 說咱老子的威名。他還不知道麼。劉白。孩兒也曾連哄帶嚇。說了半日。他纔答應了。張白。噲。劉白。但是他還有要求三個條件。
 張白。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咱老子焉有辦不到之理。劉白。第一件。要明媒正娶。張白。這個自然。劉白。第二件。要父王割去辦
 兒。張白。啊。這個如何使得。也罷。來呀。辛白。有。張白。咱志子。要你首級一用。辛白。王爺開恩。叩頭介。張白。也罷。死罪既免。速
 將辦子割下。保全你的狗頭。辛白。文探將這辦兒。送給喜奎去看。就說咱老子。為他犧牲了這半世英名。劉白。父王且

敲你的竹槓。你若是接不住。立刻罵你娘。如今晚。姑娘們。全有柔媚的手。你怎比。獨占花魁賣油郎。他怎比。那玉堂春。當年陳三兩。他怎比。杜十娘。怒沉了百寶箱。我勸你早回頭。別上他們的當。似這等風流事。無有好收場。我中國。現在是。內憂外患。說將出來。令人心傷。有一年正月十四。遭了兵亂。轟轟的天津衛。滿目淒涼。六月裏。閩水災。人民遭難。眼睜睜。田舍生靈。付與汪洋。一場雨。直下得。三天三夜。可憐那。男合女。無處躲藏。只少得。浦口漢口。桃花口。接連到宜興。還有北倉。高堤上。搭席棚。神情殞喪。上頭淋。下頭濕。終日無糧。有許多老弱的。魚腹埋藏。有許多壯的。逃奔四方。說不盡流離人。種種慘狀。多虧了義賑局。發下乾糧。你未見。街上難民。那般可憐。上面有兩桿旗。底下有個木箱。到如今。俄庫協約。邊省大亂。可恨那。全國人。喪心病狂。有一班愛國健兒。強要主戰。組織了敢死隊。效命在疆。場。大總統。下令勒令解散。恐惹起國際交涉。政府難當。特派那。外交部。陸軍總長。見天見。與俄使。反覆磋商。自從那。庚子年。拳匪作亂。拘惹起。八國聯軍。各霸一方。傾覆咱社稷。蕩搖咱邊疆。現時。下德人。要佔咱的青島。法人。割據咱的南洋。英人。要吞片馬西藏。美人。要霸咱的長江。日人。要侵遠東南滿。俄人。要奪滿洲。以北。伊犁。新疆。似這等。國勢衰危。不堪設想。爲甚麼。迷戀在。風流陣中。溫柔鄉。也不想。陸軍上將。中少將。也不想。頭等二等。嘉禾章。也不想。各部總長。與次長。也不想。各省去。把督軍當。也不想。掌兵符。師長旅長。也不想。征蒙匪。殺賊擒王。一派的。瞎胡鬧。不想正幹。惟恐怕。當奴隸。國破家亡。我句句。唱的是。實在景况。望才子。編就了。大家改良。

崑曲

楊貴妃舞盤

小生上丑隨

奉時春 山靜風微晝漏長映殿角火雲千丈紫氣東來瑤池西

望翩翩青鳥庭前降白朕同妃子避暑驪山今當六月朔日乃是妃子誕辰特

設宴在長生殿中與他稱慶並奏霓裳新曲高力士丑有小生傳旨後宮宣娘娘上殿

丑領旨後宮宣娘娘上殿內領旨旦上

唐多令

日影耀椒房花枝弄綺

崑曲



窓細吹旦臣妾楊玉環見駕願吾皇萬歲萬歲小生妃子平身旦萬萬歲吹住小生

紫雲深處發光明旦帶露靈桃倚日榮老旦歲歲花前人不老丑合長生殿裏慶長生

小生妃子今日初度寡人特設長生之宴同為克日之歡旦薄命生辰荷蒙天寵願為

陛下進千秋之觴小生與妃子同之看酒丑酒到旦萬歲吹住丑上宴小生旦全唱

八仙會蓬萊

風薰日朗看一葉階臺搖動炎光華筵初啟南

山遙映霞觴果合歡桃生千歲花並蒂蓮開十丈宜歡賞恰好殿

號長生境齊蓬閣

內監捧表上手捧金花紅榜子齊來寶殿祝千秋啟萬歲爺娘

娘國舅楊丞相全韓執秦三位夫人獻上壽禮賀箋在外朝賀小生生受他們丞相免

行禮回朝辦事三國夫人候朕全娘娘回宮筵宴監領旨淨捧荔枝上正蓬瑤圃千秋

宴進到炎州十八娘啟萬歲爺涪州海南貢進鮮荔枝在此小生取上來且領旨小生

妃子朕因你愛食此果特勅地方飛馳進貢今日壽宴初開佳果適至當為妃子再進

一觴且萬歲小生宮娥們進酒老占領旨全唱傾孟序盈筐佳果香幸

崑曲

三

黃封遠勅來川廣愛他濃染紅綃薄裏晶丸入手清芬沁齒甘涼

接响

便火棗交梨應讓只合來萬歲臺前千秋筵上伴瑤池阿母

進瓊漿

小生 高力士 丑 有小生傳旨李龜年押梨園子弟上殿承應 丑 領旨萬歲爺

有旨傳李龜年押梨園子弟上殿承應 生引外淨付丑全上 領旨外 紅牙待拍筭排柱

淨 催着紅羅上舞筵 付 換戴柘枝新帽子 丑 隨班行到御階前 生 衆 樂工李龜年押領

梨園子弟叩見萬歲爺娘娘千歲 小生 李龜年 生 應 小生 霓裳散序昨已奏過羽衣第

二疊可曾演熟生演熟了小生你用心去奏生領旨下旦妾製有翠盤一面請試舞其

上以博天顏一笑小生妃子妙舞寡人從未得見永新念奴老占應小生可宣同鄭觀

音謝阿蠻伏侍娘娘上翠盤來者老占領旨旦整頓衣裝重結束一身飛上翠盤中下

小生高力士丑有小生傳旨李龜年領梨園子弟按譜奏樂朕親以羯鼓節之丑領旨

萬歲命有旨李龜年領梨園子弟按譜奏樂內衆領旨細吹住老占襟全唱旦更衣上

畫眉序 羅綺合花光 一朵紅雲自空漾 皂羅袍 看霓旌

四繞亂落天香

醉太平

安詳徐開扇影露明妝

白練序

渾一似天仙月中飛降

合頭

輕颺彩袖張向翡翠盤中顯技

長 恁時明近

飄然來又往宛迎風菡萏

雙赤子

翩翩叶

上舉袂向空如欲去乍迴身側度無方

接吹打大鼓

畫眉序 盤

旋跌蕩花枝招颺柳枝揚風影高騫鸞影翔

拗芝麻

體態嬌

娃狀天風吹起眾樂繽紛響

小桃紅

冰絃玉柱聲嘹唳鸞笙

象管音飄蕩小生擊鼓介 花約欄 恰合着羯鼓低昂按新腔度

新腔 怕春歸 裊金裙齊作留仙想小生住鼓介 右輪台 舞

住歛霓裳重低顙山呼萬歲拜君王小生妙哉舞也逸態橫生濃姿百出

宛若翻風迴雪恍如飛燕游龍真獨擅千秋矣且邯鄲學步自愧不及驚鴻也小生哈

哈霓裳既舞驚鴻豈復有光宮娥們老占應小生看酒來待朕與妃子把杯且萬歲小

生唱 千秋歲 把金觴含笑微微向請一點點檀口輕嘗休得

留殘酬謝你舞怯腰肢勞攘舞霓裳旦萬歲親頒玉醞恩波光惟慚

庸劣怎承當小生俺仔細看他模樣只這持杯處有萬種風流帶

人筋小生朕有死央萬金錦十匹麗水紫磨金步搖一事聊作纏頭還有自佩瑞龍

腦八寶錦囊一枚解來助卿舞珮旦萬歲小生唱 尾 霓裳妙舞千秋賞合

助千秋祝未央旦微倖殺親沐君恩透體香小生長生秘殿倚青蒼旦

玉醴還分獻壽觴小生宴罷更憐雙袖舞旦滿身新帶五雲香下

黛玉葵花

旦肩花鋤攜羽帚佩紗囊上

新水令

小工

甚韶華如許易飄零冷惺忪梨雲夢醒蘭風吹袂舉

香牒踏莎輕池水盈盈照見我病根苗愁形影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

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我林黛玉自進芳園居停湘館三千

翠鳳長繞粧台萬片綠雲平侵眉秀撫茲勝地愜我幽懷只是草號寄生花名獨活雖

則羅帷繡幕同稱掌上之珍無如瑤想瓊思恐作風中之絮六時悵悵百感茫茫

鳥窗前每彈別鶴青鸞鏡裡難展修蛾適當春序將闌落紅滿地悼他花劫觸緒增悲

痛愛護之無人難漂流於何底為此備下羽帶盡數掃來貯在紗囊埋之淨土庶不負

了東皇長養南國芳華你看揉香搓粉豈是可憐人也 綿搭絮 抵多少彩

雲紅雨暗長亭一味價碎錦殘綃似墜樓人受逼凌夢蘅蕪魂斷

蝶煙消紫玉霧散瑤瑛艷質芳姿一例的苦蒂危根了此生且

行向沁芳園去

前腔

攜了這荆荏小小繞隄行休認做聞踏天

門御仙風翠鳳翎這紗囊呵也算是殢瑤姬雲母留形嘆珠襦玉匣

一樣沈冥塵劫茫茫羨殺他不老仙春碧海瀛早間紫鵲說寶哥哥到

東府去了且繞過這怡紅院者

黑蜨令

步過這鳧汀鶴汀收拾了那

些殘英敗英呀

小薔薇抓著香纓怕聽這綠陰中鶯聲燕聲只當

做哀猿嘯聲啼鵲泣聲那里是綺榭芳庭只似那愁城夜城怡喜

地香殘紅紗囊將滿好築花塚了揮鋤作葬介

八寶妝

金梧桐 首至四

消磨却三

生綺陌天領受了半晌陽和境一霎風光做一霎淒涼景四塊金 七至八可

憐他謫下蓬山移來繡嶺五更轉 四至五本來是孤苗悴葉懨懨損禁他雨

雨風風釀就了紅顏薄命琥珀貓兒 墜第四句空留這護花幡拂護花鈴三台令 第三句

尚兀是送丁丁隔院聲山坡羊 六至七雖則是一杯瘠壤臘脂冷較勝了落

溷飄藩逐浪萍綠欄衫 第二句這不是惺惺從古惜惺惺駝甲馬 四至末要曉得我異

鄉孤另影說不盡那羅綺叢中悽楚情

梧桐墜五更

梧桐樹
首至六

暉午乍亭芳樹陰初正一現優曇便是蛾眉的小影雖沒有白楊

數樹蕭疏映也須得寒食清明哭幾聲五更轉
合至末我只待把蠶絲燭淚

都担領猛地酸辛溫淚介啼珠交迸葬花已畢不免以哀歌弔之吟介懷今葬

花人笑痴他年葵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落花落人亡兩不知 前腔 謁幾

句淒淒腸斷聲唱一套黯黯傷心令碎韻零章也抵得半統殘碑

賸想起當日呵香車細碾雷塘徑咳這便是小玉鈎斜宮女瑩只少

點三更鬼火星星影一樣的痊玉深深埋香暝暝時已過午不免回

去罷 尾聲 迴避了盡牆陰苔蘚青拭褪了鮫綃紅冷則留下

一點越梅酸閣住在小心窩終夜哽 下

漁家樂題詩

聞庭院自伶仃恍惚無言倚畫屏
白 昨宵幾醉發花風吹入孤幃夢已窮

欲知無限傷心事盡在銅壺刻漏中
奴家馬氏小字瑤草年方二八未結婚期父親馬

融現為御史母親亡過六年奴家隨任三載但父親在梁府門下百般附勢凡有官員

不從梁府行事即行劾奏那梁冀即便嬌旨非貶即誅想古來大奸大詐後來無不冰

消瓦解萬一梁府勢敗爪牙豈能獨存為此日夜苦勸爹爹他只是不聽這兩日拿下

許多官員今日同法司在刑部衙門勘問那有不加刑之理吓爹爹你如此行止日後

孩兒身首不知葬在何處且到文書房看昨日這些本章所奏何事倘有忠良諫諍枉

法誅戮不免向爹爹處苦諫一番吓乳娘內應正倘爹爹回時先來說一聲內應正你

看庭外呵唱

桂枝香

看輕桃佳杏我也無心觀景為爹行作事週唱

彰不由人胸懷哽咽這是昨日發下來

本章不知何衙門所奏何事待我看來

尚書省杜喬一本為元惡倡亂事奉旨道杜喬侮弄幼主擅彈國老着殿前校尉拿下

付廷尉監禁呀我想杜公三朝元老諸王師傳所言未必是謬怎就赴獄這又是梁冀

的矯旨陷害忠良好不恨也唱歎山顏棟折歎山顏棟折怎攪亂朝廷法何

令須別奸忠邪正待我再看來左拾遺臣李固一本為觸亂朝綱事奉旨導李何

固聚謀結黨蠱惑君心著殿前校尉拿付廷尉司獄咳想李公助國輔主贊襄大典舉

朝無不稱為輔弼重臣今日亦在一網之中豈不痛惜我想這此忠臣義士徒掙口舌

反遭蜂蠆之毒今日爹爹下法司去審這兩庄公案自然受梁府囑託杜李二公決無

生路爹爹吓你做下這些殘虐之事猶如蠶兒一般自縛自纏咳想我瑤草少不得也

有此難吓不免題詩一首在壁上以記今日之言題介居官何苦自昏昏祿位從來可

害身我欲生時我欲死須知由命不由人唱我玩詩情可知萬事由天命莫

待臨時奇禍生付引當權自有山岳令鐵骨銅筋也受煎義皆虛

罵忠言付海潮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窄下官馬融蒙梁府提攜官居都御史威行言

路權壓百僚如今滿朝大臣無不在此梁府門下惟張陵杜喬李固等餉不怕死出言

無狀擅彈國老昨日先將杜喬李固拿下法司今早命下官勘問他二人欺君罔上侮

弄幼主等罪他二人不惟不肯自認反吐罵梁府不已連下官也傷觸在內好生可恨
方才即去回覆太師他便冷笑一聲說你自回衙我自有處置這一句不知又做出什

麼事來正是且聽雷霆施號令未知笑裡可藏刀

差官上白

紫詔來密旨馬府去傳宣

衆梁府差官進差奉千歲鈞旨有密札一封請御史施行付又有何事發下拆看介我

知道了差官請回我明日回覆便了差事情重大須要小心付這個自然掩門

衆唱退

堂鼓四記衆差下付了不得了不得今日回覆他便冷笑一聲這二人決無生路矣不

道有此密札逼勒他二人自裁就是風雷也不過如此迅速不免到文書房去寫下奉
旨一牌傳到廷尉司去便了吓壁上寫着什麼待我看來居官何苦自昏昏祿位從來

可害身我欲生時我欲死須知由命不由人好笑我女兒自幼頗知文墨年已二八未

有佳偶只因他母親亡後隨我宦遊如今見我在梁府門下行事每每苦勸我想如今

做清官輕則降謫重則誅戮為人何苦將性命來換個名兒他是閨中女子那里曉得

諂媚二字皆是為官的捷徑我且寫牌到廷尉司去再作道理正旦上要知心腹事但

聽口中言爹爹萬福付罷了正爹爹在此做什麼付抄寫各官奏啟正為何見了孩兒

就藏過了付你是女兒家看不得的正莫非又順梁府行事付咳你今日也說梁府明

日也說梁府為父的若不順從梁府怎做得獬豸魚頭你女兒家只管閨中之事別樣

不要你管正爹爹我想自古及今多少趨炎附勢的多不能善終于後爹爹及早回頭

猶恐居鯨之腹履虎之尾恐禍到臨頭悔之晚矣付你是女兒家怎知為官的權變如

今勢有所迫事有可恨若不順從行事你我富貴何來反把言語來觸忤我是何道理

正 非是孩兒敢來傷觸爹爹大凡人生由命莫要強求但愿爹爹保身為重付你壁上

道由命不由人如今的事多是由人不由命你那里知道正 何為由人不由命付你聽

我道唱

前腔

操持權柄俱是人謀捷徑

正介

這是違天邀福能保後來

無事麼

說甚麼富貴違天落得个眼前歡慶

正接

我思宗念祖我

思宗念祖只怕馨香不應家聲不幸

付住了你只管說由命你身上穿的

綾羅頭上戴的珠翠是那裏來的你爹爹多謀了一个好官才有今日可不是由人不由

命正 嗷正 那正 个正 要穿什麼綾羅插什麼珠翠吓 唱 我自甘貧閉庭空有花枝艷

只怕風狂雨又傾吓 呵呀娘吓 正哭下付 這賤人我做爹爹的抬舉了你反在此

作怪我如今偏要把由人不由命丑 个字做與你看書童那里丑 上來哉方才吃了飯

又聽叫書童老爺有唵吩咐付 你可曉得這里左近可有窮秀才丑 个是要到點心店

浪去尋个付 怎麼要到店上去尋丑 个星窮秀才常拉店裡吃餛飩付 呸只要最窮又

無妻室的更好丑 讓我想想看吓 亦要嚇得家主婆亦要來得窮付 快想來丑 吓吓吓

有一个拉篤赤無家主婆付在那里姓甚名誰丑他姓簡名人同住篤灰堆橋垵下付

窮也喫得再窮付哉付怎樣窮法丑他家茅草為屋豬圈為房風爐是俚付行灶蘆席

是俚付困場身上着一件另另碎碎付海青千補百衲露出子肩架灘開子胸膛一頂

破方巾遮子額角露出子腦鑿子一雙鞋子踏倒子根也喫面標常到鄉鄰人家去借

長借短人家見子俚闌門下闌三日喫飯四日喫粥餓得螞蟻瘠瘦即日要見閻王哉

付好道才是真窮丑老爺那為假窮付有田產為活這便是假窮了丑俚拿百家姓

神童書賣脫子吃拉肚里了哉有啥田產付我正要尋這樣一個人丑阿是施口棺材

俚困困付不是我把小姐配與他丑我去哉付那里去丑我去吃飯哉付狗才我與你

講話怎說去了丑老爺勿是說話直腳拉 放屁付呸你那曉得我的心事丑吓老爺

有心事拿小姐出氣付小姐終日與我抄鬧丑阿是想家主公了付他道我順從梁府

官居不久竟到文房中題詩在壁上丑寫了啥付念前詩丑寫得勿差付我道如今的

事情凡事由人假如我老爺掌了這了生殺之權要他死就死要他生就生可不是由

人丑老翁說得也勿差付可是不差如今小姐受享富貴可不是由人他口口聲聲說

是由命我如今尋一個窮秀才嫁與他待他去吃沒得吃穿沒得穿可不是由人因此

我老翁偏要辯別一個由人丑倘小姐勿肯沒那付這就是不由命了快到簡家去說

一聲明日送小姐來成親丑老翁既然由人不由命何勿嫁子我書童付呸胡說丑老

翁了了事體勿是兒戲了我若去說子勿能悔了篤付難道我老翁肯將小姐作要不

成快去正是富貴與荒涼皆由我主張丑老翁由人不由命阿要再商量付沒有商量

快去丑我想老爺改子衙門哉付改了什麼衙門丑改子春官哉付什麼講究丑懷懷

春官圖哉付胡說快去丑應下白獨想升官連親生杜細也弗顧憐个哉話巴話巴

新劇



絳士譯編

不如歸

● 說明書

陸軍中將康毅有二子一女。長女幗英。前室所生。不見愛於後母。後母幼居歐洲。深染其俗。至是一家都染之。幗英長其姨母王夫人。爲作伐。嫁海軍少校趙金城。姑守舊以媳之染歐風也。疾之。幗英幼孀弱多愁。善病在家。既失繼母。歡及嫁。復不得姑憐。夫婿長征。不能久相處。雖恩愛。寫而別恨。難勝。佇苦。停辛。竟成癆瘵。乃養病於別墅。姑以其病疾之益甚。先是有貢福助者。欲以其女順兒。妻金城。不果。遂謀所以離間。幗英者。乃奇女趙家。令習禮於金城之母。以博其歡。然後痛論癆瘵之害。以間之。金城之表弟易保。儉更從旁鼓吹之。易亦軍人中之無賴。嘗以書自媒於幗英。不成。遂恨金城。又嘗竊金城之印章。置債券事。洩金城之見。絕憾益甚。乃助貢福。助遂慝金城母。出嫌。以快其私仇。母乃乘金城遠出。遣幗英大歸。金城返知之。悲憤欲絕。適有戰事。復奉令出征。戰畢。負重傷。養病於海軍病院。幗英聞之。憂憤真可如何。製衣服密寄之用。微肥瘦。及金城傷愈。而幗英病劇。亟往視。則黃土一環。長埋千古矣。幗英瀕死。發遺書及勳。囑王夫人轉致幗英。至是。隨風雪涕物在人亡。憤恨悲傷。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矣。嗚呼。恨海難填。情天莫補。望夫化石。願兒女之私出婦。無名徒短英雄之氣。孤冢還征人之淚。何以爲情。中宵聽杜宇之聲。不如歸去。聽人問極母也。天只竟構家庭之窟。足傷刺客之心矣。

第一幕 郊外踏青

(佈景) 桃林 (地點) (北京城內) (時候) (三月上旬)

(登場人物) 富商賈福助(五十四歲) 妻何氏(四十五歲)

女順兒(十二歲) 海軍少校趙金城(二十五歲) 妻康福英(十九歲) 乳母劉氏(五十歲) 婢阿珍(十八歲) 陸軍上校馬

保倫(二十八歲) 趙家賬房田奇(五十六歲) 谷阿根(三十一歲) 農人某

賈福助同其妻女登場

(福) 你看這個地方的景緻好看不好看。就是畫家畫他不出來呢。

(順) 誰願意看這些景緻。我因為在這兒。我出來的畫著金城。到底在什麼地方。你怎樣不領我去找呢。我真等得不耐煩了。

(福) 若是到旅館去。恐怕他早都出來了。我想大概他總在近處玩兒。我們再望前邊走幾步看看。若是不在那兒。我們拜了觀音菩薩。

再回到旅館。知我想到那個時候。金城也必定回來了。

(順) 爹爹你真不爽快。簡直的不同我去找。我真懊惱不該來的。

(福) 甚麼叫懊惱。我一點兒也不懂。父親被你弄得真沒有法子。兒女的事情。簡直的我是看不透的。(順兒同福助下。阿珍與乳

娘同上)

(乳娘) 阿珍這個地方真不錯。我們把毯子鋪在這個石頭凳上。等姑奶奶他們來了也好坐坐。

(阿珍) 好的。我們就鋪在這兒罷。

金城夫婦攜手

(金) 這個地方看遠景很好看的。囑英你坐坐。

(囑) 你也坐坐。這地方真軟活極了好熱好熱。

(乳) 小姐：啊呀我又忘記了。現在姑奶奶臉上的顏色很好。

(幺) 姑老爺走得很快。我趕也趕不上。真把我累得不得了。

(金) 累了嗎。若是不受累。還看不到這樣的景緻。那女人家這一點事情。都經不起。我前天登那一座山。那才真叫難走。但是上去之後。是比底下的景緻好看的多。幺英。我知道你也狠願意看罷。一邊是茫茫平原。一邊是河水長流。真所謂遠山波濤。這個景緻。真妙不可言。幺英你說好不好。哈哈。

(幺) 有這樣的好景緻嗎。我也想去看看。

(金) 算了。——這樣平坦的路上。還想上山嗎。要是你爬得上去。我給你一個頭等嘉禾章。你要知道這座山非常的危險。上下都要拉着鐵繩子走的。想我這樣鐵打的身體。到還不要緊。想你連體操都沒有學過的人。如何能做成功哪。

(幺) 你不要說這些。我在學堂也學過體操。

(金) 學過體操。哈哈。你們女學堂的體操。不過就是那麼一回子事罷。有一回我到你們女學堂裏去參觀。所見那邊琴聲叮叮咚咚。響。那邊還在唱歌。但是都拿着扇子在那兒擺。我以為是揀習跳舞哪。即曉得那就叫作體操。哈哈。

(幺) 你的嘴壞極了。我不給你說了。

(金) 那個時候你同賈家的順兒。都打着辮子穿着很好看衣服。都在那兒跳舞。

(幺) 賈家的順兒。

(乳) 小姐姑奶奶作的。嘴不要輸給姑奶奶。他說你也說他。

(幺) 但是我總贏了姑老爺怎麼樣好呢。

(金) 那是自然。你還贏得了我嗎。就是捉蝴蝶兒。也是我捉的快。你看一捉就是一對。

(乳) 姑老爺你捉的都是小蝴蝶兒。若是捉着那個五彩的大蝴蝶兒。才可以算得本事哪。

(珍) 哼。一點也不錯。

(金) 胡說八道。就是小的也不容易捉。

(懶) 你把少爺捉的拿來看看。到底是大的。還是小的。

(金) 好的好的。你們拿去看罷。不要弄死了他。

(乳) 這個還不小嗎。阿珍。你也捉了一只蝴蝶。比姑少爺還大哪。

(珍) 這一個怎麼樣。

(金) 那是你的運氣好。偶然遇着的。

(珍) 少爺你的運氣還不好嗎。有這樣體面的少奶奶。恐怕就是有再好的蝴蝶兒。也不敢爭先奪了。

(金) 唉。失敗失敗。總算我輸給你們了。哈哈。

(懶) 你要討饒嗎。

(金) 懶英今天真快樂極了。今天天氣又非常之好。

(懶) 天上真是好看極了。碧綠的顏色。一點雲也沒有。要是拿他下來。做件衣服。倒很妙的。(半空中只聽小鳥叫)

(金) 但是我想拿下來。給水兵做衣服到很好。

(懶) 怎麼這地方很香的大概是草花香罷。(指道) 你聽天上小鳥叫呢。

(金) 蜜蜂兒。蜜蜂兒。蜜蜂兒。懶英。蜜蜂兒飛來了。乳娘你們同來看。

(乳娘) 阿珍我們再玩一會兒去罷。

(阿珍) 好的。

(乳娘) 少奶奶。你們在這兒再玩一時。我們就先回去了。

(綱)你們真高興。

(金)你們回去有什麼好花兒替我採一點帶回去罷。

(乳娘)少爺。你把你那心愛的花兒找點兒帶回去。不要被風兒吹了。

(金城)好有趣兒的一張老嘴。真沒法子。

(乳娘同阿珍走上首進去了)

(金)(看着乳娘的後影說道)但是這個老婆婆好極了。

(綱英)我小時候他就同我親熱。他跟着我。我父親倒很放心的。

(金)今天我們多玩玩回去好不好。看那邊是山。那邊是塔。要是把千里鏡帶來。看得遠呢。(身保倫上)

(保)金城君 金城君

(金)吓保倫兄。你爲什麼來了。

保走至綱英面前

(保)剛才我忽然叫了一聲。你們受驚了罷。但是昨天我有事在天津住了一夜。早起到這裏來的。我因爲有要緊的事來託你。我跑到你們住的旅館裏去。他們說你們出來遊山了。我問了半天路才找到這裏來的。

(金)吓：原來如此。那麼我們再在這兒玩玩回去。

(保)甚麼……我明天就要回去的。你怎麼支吾。我是不行的。

(金)胡說……有什麼要緊的事來託我。

(保)(看着綱英)這個地方不大方便。

(金)那麼……你歇一時再到我旅館裏來罷。

(保)我昨天來的時候。我就到你府上去過的。姑母甚好。叫你們新婚旅行。不要時間太長了。趕快回家去。(對欄英)你們府上也看過的好。(乳母又上)

(乳)保倫少爺你也來了嗎。

(金)……一百萬娘子軍。

(保)你們真快樂逍遙極了。

(金)我被他們女人家把我說得大敗。簡直一些法子也沒有了。

(保)你們不必說了。等明天我回去之後。你們再來快活罷。

(乳)保倫少爺來了。我回去做活去了。

(欄)那麼我們一塊兒回去罷。

(金)欄英。你也要回去嗎。就在這裏。你的幫手走了。你也要回去。不要緊。我不說你就是了。

(乳)阿。你把毯子拿着。我們先回去罷。

(念)我要同保倫少爺回去吃飯。你快回去。多弄一些菜。

(乳娘)是了。

(保倫)不知道此處有名勝的地方沒有。

(金)有的。一會兒我領你去罷。欄英。我們慢慢的回去罷。哎呀。棍子呢。欄英乳娘。把我的棍子拿回去了嗎。

(欄)沒有拿回去。

(金)糟了。糟了。一定是在方才休息的地方了。保倫兄。你等一等我去拿了來。

(保)一支棍子算不了什麼東西。

(懶)要是你要去拿。我們一回去罷。

(金)你就在這兒等一等。我就跑了去。趕快拿了來。這根棍子。是一個朋友送給我的紀念品。掉了很可惜的。你們等一等。我就來的。

(保)一根棍子算得了是什麼東西。

(金下)(金城仍走原來的路跑回去了。懶英同易保倫都望着金城的後影。少時易保倫叫懶英道。)

(保)懶英姑娘。

(懶英不答)

(保)嫂嫂……

(懶英抬起頭來)

(保)恭喜恭喜。

(懶英仍不語)

(保)恭喜真真恭喜。你可知道沒福氣的人兒。在什麼地方。(冷笑介)哈哈……(懶英仍不語)

(保)嫂嫂。

(懶)有什麼事。

(保)男爵的金錢。真是好東西。(冷笑)哈哈。真是恭喜恭喜。

(懶)你說些甚麼。

(保)(冷笑介)哈哈。有錢的人家。無論怎麼樣。都肯嫁給他的。若是沒有錢。就是向來見面的好人。連理都不理了。那是自然。現在是男爵夫人。(冷笑)哈哈。但是懶英決沒有這種事情的。

(懶英)(噙着嘴望着保倫)你說的什麼話。

(保)你把從前的東西還我。

(懶)什麼。

(保)那封信。

(保)沒有了。

(保)你可是給了金城。

(囑)沒有。

(保)給了中將。

(囑)那種東西我沒有臉給人家看。

(保)(怒容道)囑英。我們的事也說到此為止。只爲以前的事情。都是很秘密的。若是你要向着你父母金城說了。那個時候你不要後悔(拔刀)。

(囑)怎麼樣。

(保)你們快活的日子還長得很吶。(保冷笑)

金城回

(金)怎麼樣。怎麼樣。

(保)跑回來了。嫂嫂因爲你去得太久。恐怕你迷路。代你着急得了不得呢。哈哈。

田上(田)現在有要緊的事來商量。

(金)有什麼要緊的事。

(田)是秘密的事情。

(金)那麼到旅館法說罷。

(金)(想介)我因真很快見着少主人。把這事說說。我到旅館據說少主人來遊山。所以我等都等不及趕緊到這裏來的。
(金)你是這裏也不好說。那麼怎樣辦。囑英同保倫兄先回去罷。(囑英同保倫都很遲疑不決的樣子)

(綱) 那個那個。

(保) 我還有話給你說。那麼我到那邊走走。等等再給你說罷。

(綱) 那麼我先回去罷。

(金) (向着乳娘) 我託你扶着姑奶奶回去。(向着綱) 我就回來的。

(綱) 請你快一點回來。田先生說完了話。到旅館來坐坐。(綱) 說完同着乳娘回去了。

(保) 我也到那邊去走走。你說完之後。等等我。我真有話給你說哪。

(金) 是是。(保) 亦亦去了……金城剛坐在草上。就聽得雷聲。

(金) 是是。

(金) 你坐在這裏來罷。你剛說要緊的事。究竟是什麼事情。

(田) 少主人說起這件事情。真奇怪極了。

(金) 真是一些也不懂。你慢慢說罷。

(田) 並不是別的事情。就是保倫少爺借錢的事情。是不是少主人蓋印作的保。

(金) 甚麼。易保倫借的錢。是我作的保。胡說霸道。那裏有這種事情。

(田) 那自然沒有的事情。就是那三千塊錢借券的印。我田奇也是一些不知道的。不過前天李根泰忽然跑到府裏來。說保倫少爺借的三千塊錢。是少主人作的保。期已經過了。保倫少爺還不去還。跑去找他。他又搬了家。到參謀部去。他又出來旅行了。找了幾次。

也沒有遇着。所以他才到府裏來請。快把他的債務了清罷。

(金) 真怪極了。易保倫借錢不借錢。我那裏知道。我何曾給他作保。決沒有的事情。

(田) 何曾是真的呢。

(金)什麼不假。

(田)不是有少主人的印在上面嗎。

(金)更奇怪了。知都不知道。這麼印會打在上面。有這個道理嗎。若是真的。非要告他偽造印信不可。

(田)那是自然的。

(金)易保倫作這種欺詐取財的事情。還了得。

(田)那一方面也不是賴糶糊糊肯了的。我大約看起來總要認真辦理才好。

(金)你看見那證書沒有。

(田)證書也看見的。並且保倫少爺給他契約。簡直一點可疑的地方也沒有。(金城作憤恨不堪的樣子。走去走來。田奇跟在後面。)

(田)無論如何。他那邊總要等着少爺回去。這件事才能了。若是今天不把這錢還給他。一定要打官司的。

(金)若是打起官司來。不是把我們趙家的臉全丟了嗎。

(田)那是一定的。但是少爺說私造圖章。豈不是保倫少爺罪不小嗎。

(金)大約也是他逼急了。才幹出這種事來的。

(田)保倫少爺幹出這種壞事。無論怎樣。都是應該的。不過有些對不住老太太。今天老太太聽見這種事。非常的着急。想寫信也不好。打電報也不好。所以我帶了三千塊錢。到這個地方來。與少爺商量。放賬的人。我也把他帶來了。(說完從皮包內取出三千塊

錢鈔票交與金城)

(金)田奇放賬的也在棧房裏麼。

(田)不。他已在那邊等着。少爺要會他嗎。

(金)可以的叫他來罷。(田奇進去。就把放賬的同出來。)

(田)少爺就是他。

(金)你借錢給易保倫嗎。

(谷阿根)是的……我看他困難急了。我才借錢給他的。但是限期前一個月就滿了。

(金)這些話我都不願聽了。你且把證書拿出來給我看看。到底有我的印在上面。還是沒有。

(谷)(在皮包內取出證書。交金城看。)這是少爺的保證。

(金)好。(看了證書。把鈔票交與阿根。)這個義務。算我盡完了。

(谷)三千塊……中華民國銀行……少爺實在對不住。

(金)(把證書放在袋內。)你回去罷。沒有你的事了。

(谷)是。(對田奇說)費你的心。我回去了。

(田)請回去罷。阿根下。

(田)(對金城說)這件事情。妥妥當當的辦完了。老太太那邊也很歡喜的。

(金)你到棧裏去。息去罷。你明天再回去。我與易保倫還有話說呢。

(田)是。但是少爺見着保倫。少爺不要……

(金)你不要耽心。我不與他為難的。

(田)那麼我先回去了。(田奇下。保倫同貢福助同上。)

(貢福勳)少爺。

(保)剛才我在那兒散步。遇着福助君。我把他同到這兒來。(金城作不答狀。)

(保)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求你答應我。現在經濟困難。得了不得。本來打算你回來。我再與你說的。因為得候來不及。所以我特意跑到

此地來要求的。

(金)借錢的事情……

(保)本來我不好意思給你說。不過我們好像兄弟似的。所以我才來要求你的。但是我借了有三千塊錢。我請賈君做個證人。請你借給我。不然我簡直的過不去。

(金城)三千塊錢……好曉得了。

(保倫)謝謝你。(對賈福勳說)金城君答應了。先說的那件事情。就托你了。

(賈福勳)是的。既然如此。我決無有不可的。那麼我們快回棧房去。把圖章打個印罷。

(保倫)(對賈福勳取出證書。給金城看)這個諸賈福勳君打個圖章……那個錢的事。剛才田奇請你回去的話說了罷。

(金城)錢已經拿來了。

(保倫)三千塊錢拿來了嗎。

(保倫)唉……拿來了。(從懷內把從前的證書取出來。給保倫看)三千塊錢我纔付了。

(保倫)(把證書搶過來)吓……這個證書。

(金城)你自己的罪知道不知道。

(保倫)(作不答狀)。

(金城)易保倫……我也沒有什麼話給說。我們這個親戚。就是這個樣子。但你私造圖章。我決計不給你打官司。六千塊錢。我已經給你還了。但是放賬的人。恐怕到你參謀本部去過了罷。

(保倫)(拿手巾直揩冷汗)你不要這樣子說了。我狠慚愧。

(金城)你實在沒有法子。難道你要做這件壞事。你連那法律都不顧了嗎。你已經成了一個罪人。你曉得不曉得。你要錢有這樣要緊。

的嗎。

（保倫）請你不要說了。我實在是逼迫得沒有法子。想要去借錢。又沒有地方。若是你在家裏。我還可以與你商量商量。但是你又在海船上。我想給姑母說又不好。偏偏我又非常有急的事情。實在對你不住。

（福勳）少爺不要躁。無論甚麼都可以說得明白的。不過兩三千塊錢的事情。況且你們還是親戚。何必這個樣子。這個實在是保倫少爺的錯處。你若是鬧出來。保倫少爺還可以在世上做人嗎。

（金城）不過三千塊錢的事情。我何至於給他打官司啊。

（福勳）總而言之。請你不必再說了。

（金城）我們兩個從今天起。絕了交罷。

（保倫）絕交……也沒有甚麼要緊的。

（金城）絕交……不要緊的。剛才你爲甚麼要問我借錢呢……混蛋東西。

（保倫）甚麼……

（金城）你說甚麼……

（福勳）（很驚的樣子）請不要鬧。（把金城擋住）

（金城）易保倫。我現在也沒有甚麼給你說。我與你兩人從小一起長大的。我拿你當作我的哥哥。我們同心協力的。在社會上辦事。情殊不知你違背道德。把我們都賣了。你幹了這些不正經的事。花了許多的金錢。把軍士的資格都喪失了。像你這種人。本不足道。不過是我自己保護自己的名譽。所以我把件事了。你自己想想。你這個人有廉恥沒有。（金城下）

（福勳）哈哈。還是個小孩子。三千塊錢的絕交費。真好賺頭。（易保倫去把證書拿來撕碎了。這個時候。實福勳的妻女。從此上走下來。）

(順兒)父親……金城君的事情怎麼樣了。

(福勳)他還不是那個小孩子樣子嗎。哈哈。

第二幕 (書房)

佈景 中國式書房

康欄英與乳娘劉氏閑談開幕(丫頭阿珍上)

(阿珍)少奶奶醫生已經請過了。說馬上就來的。

(欄英)知道了。你到我屋子裏去打掃乾淨。把窗戶撐起來。

(阿珍)是(阿珍下)

(乳娘)姑奶奶這間書房裏真和暖。在這兒看看書倒怪好的。

(欄英)是的。不過我想起上回去踏青的地方。還比這兒好多。又清淨。空氣又好。我還想去。

(乳娘)那個地方是真好不過。唉——不知道怎麼你打那兒回來之後。沒有多少日子就病了。

(欄英)我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打那兒回來之後就病了。好像這幾天咳嗽更利害了。

(乳娘)姑奶奶這點小病。有什麼要緊。只要好好保養。就會好的。

(欄英)乳娘。真比醫生還好。甚麼事情多曉得的。

(乳娘)姑奶奶從小是我撫養的。姑奶奶的事情。比我的事情。還清楚得多呢。

(欄英)唉——不知道爲甚麼嫁過來。沒有多少日子。身子就弱得這樣了。

(乳娘)這也是心坎不好的緣故。這裏老太太的脾氣又古怪。事事又不如意。要是姑奶奶的親娘在世。也就好了。(泣介)

(欄英)你不要說這些話了。不過這少爺的脾氣是很好的。但是時常總不在家。稍有點不大舒服。(說至此處欄英大咳嗽乳娘在旁)

大驚金城母親易氏從旁門上

(易氏) 懶英。你怎麼樣了。

(懶英) (立起說) 今天身體很好的。不過有一點兒咳嗽。

(易氏) 咳嗽病。你不要把他看輕了。總要好生保養纔好呢。

(懶英) 不過一天到晚。總想睡覺。其實也並沒有甚麼大病。

(易氏) 你有病就說有病。沒病就說沒病。實在沒有法子。你就換一塊地方養養病罷。

(懶英) 是。但是不過……

(易氏) 換個地方養病。於身體很有益的。借此可以運動運動。難道一天睡到晚。就能把病睡好了不成。你要曉得金城年紀甚輕。他

又不是醫生。你不換個地方。你這病如何會好。像我們從小的時候。無論肚子怎麼痛。總沒有睡過的。就是我產後。連十天都沒有睡過。現在世界上的人。我看越發柔弱了。

(乳娘) 老太太不錯的。

(易氏) 這個地方。不是你說話的地方。(對着懶英說) 懶英。我有一句話要給你說。

(懶英) 老太太有甚麼吩咐。

(易氏) 乳娘。我想叫他回去。(懶英與乳娘作大驚狀)

(懶英) 乳娘有甚麼錯處。我一點也不知道。若是有不好的地方。叫他給你老人家陪個不是。請您寬恕他一次罷。

(易氏) 寬恕他。——剛纔他說的話。你沒有聽見麼。主人說話。他可以接嘴的麼。現在他這個樣子。將來他不要管起我來了麼。這是怎麼一回事。真可恨。真可恨。

(懶英) 這個……

(易氏)你門家裏可以容他。我這裏決不能容他的。今天一定要叫他回去就是了。

(欄英)乳娘。你既做錯了事情。就該求求太太。

(易氏)你求我也不行的。欄英。你難道不聽我的話麼。我要開消他。他走就完了。

(欄英)並不是我不聽你老人家的話。請你老人家等金城回來。再叫他回去罷。

(易氏)金城懂得甚麼。金城懂得甚麼。家裏的事情。由我主張。我們家裏。不比你們家裏。那式闊式。已給人家當媳婦的人。還要用乳娘。

我們家裏。沒有別人家的做。來得容易。不管金城回來不回來。一定要叫他回去。(欄英低頭介乳娘哭介此時趙家帳房田

奇上)

(田奇)少奶奶。醫生已經來了。

(欄英)請他在書房裏坐坐。

(田奇)他在客廳等着呢。

(易氏)先生。請叫他等等。田奇。田奇。我這給你說一件事呢。今天我已經把乳娘開消了。

(田奇)爲甚麼事情呢。

(易氏)你不要管甚麼事情。總而言之。他要破壞我們家規。

(田奇)等少爺回來了。把這個事情對少爺說說。再叫他回去罷。

(易氏)金城回來。就說我叫他回去的。難道你還不聽我話嗎。

(田奇)並不是不聽老太太的話。

(欄英)田奇。我曉得。你把他領回去罷。

(乳娘)(哭介)少奶奶。我走了。你好好保養身子罷。

(暢英) 你快回去罷。誰叫你不小心的。

(乳娘) 是……

(暢英) 你先不要回家去。在五太太那兒住幾天再說罷。

(易氏) 隨你便。我不曉得。

(暢英) 你趕快回去罷。

(乳娘) 那麼我回去了。(說完下)

(易氏與暢英默坐介)

(易氏) 今天金城到甚麼地方去了。現在還不回來。(暢英未及答出咳嗽不已。好半天氣方轉介)

(暢英) 他大概到我家裏去了。

(易氏) 又到你家裏去。啊。(暢英此時咳得很利害)

(易氏) 暢英。暢英。你怎麼樣了。你這咳得很利害。須要好好醫治。啊。(喚阿珍介)(丫頭阿珍上)

(易氏) 快去把醫生請來。(丫頭下。隨同醫生上。走在病人面前診視。)

(暢英) 呀。難過……

(醫生) 但是在這個地方兒總不好。還是把他弄到病房裏去才好。(丫頭把暢英扶起。暢英口中吐出兩口血來)

(醫生) 吐血了。(這個時候都作大驚狀。暢英就暈倒了。醫生叫人把暢英擡下去。易氏非常的驚怕。就跑了下去。賈福勛同姑娘顧兒

上。

(阿珍) 老太太請你們等一等。(說完即下)

(順兒)(拉父親衣袖介) 金城君沒有在家嗎。

(賈福勳)父親爲着你們。甚麼苦都吃過了。現在把你弄到這裏來。等老太太出來。你總得好生應酬。應酬他才是。不然。父親以後。就不管你的事了。

(順兒)那是自然。你看能我總要叫金城歡喜我。爹爹才算我的本事。

(賈福勳)單是金城歡喜你。也不行的。總要叫老太太喜歡才是呢。(四面一望介)這個地方的老太太脾氣最不好。你還沒有聽見說。過麼。

(順兒)他的脾氣雖不好。我總有法子。使得他見着我歡喜就是了。

(福勳)你有甚麼法子。真是頑皮東西。(正說至此。易氏上場。福勳眼光射注順兒道)這就是老太太。

(易氏)福勳。你久等了。福勳。你久等了……

(福勳)那兒的話。那兒的話……

(順兒)老太太好呀……(叩頭介)

(易氏)順兒。你好許多日子沒有來了。

(福勳)老太太。今天因爲順兒的事情。來請老太太示的。

(易氏)順兒的事……甚麼事。

(福勳)不是別的事。現在順兒已經二十歲了。要是有了好地方。還得替他找個人家才好。不過……

(順兒)(引福勳之袖下)。

(福勳)(向順兒說)好。我知道。(向易氏說道)太太。這小孩子簡直是我嬌養慣的。還不大懂人事。要請老太太指教指教。

(易氏)那也不然。很好的。一個姑娘。

(福勳)不敢當。不敢當。不過有這一件事。想給你老人家說。但是我又不說。

（易氏）你只管說罷。（福勳向易氏說介）我想把小孩子寄在你這兒學學禮節。不知道老太太答應不答應。

（易氏）（得意介）果然囉。實君你想得實在不錯。現在這些女人也太那了。只知道說甚麼學問甚麼妝扮。其餘只在丈夫面前放嘯。

至於禮節規矩。簡直不放在心上。像那樣的女人我是很不喜歡的。

（福勳）唉……實在是老太太的話一點不錯。就說我們順兒。以前進學堂。就時常教導他。別的科學。差一點兒都不要緊。惟女人家第

一要緊的是手工修身。要是這兩科學問都不曉得。這能算是個好女人嗎。今天聽見老太太的話。剛剛給我的意思相合。所以

今天帶他來。領老太太的教才好。

（易氏）知道了。不過你們這位姑娘。能般受得這樣苦囉。

（福勳）是是……就是我們的順兒。自己也願意的。（同順兒）順兒是不是。

（順兒）老太太。我只要能在這裏。那就……

（福勳）（快接口道）不錯不錯。

（易氏）你們姑娘真可佩服。我倒要靠他了。這個樣子是很好的事情……怎麼樣呢。英現在又病了。

（福勳）唉。老太太是很執心的。

（易氏）金城叫他換個養病處。弄得家裏一個人都沒有。其實你們姑娘在這裏。也很能幫我。就叫他住在這裏罷。

（福勳）老太太答應得這樣爽快。實在感激之至。順兒趕快道謝呀。

（順兒）老太太。多謝你看得起。（叩介）

（福勳）少奶奶又病了。倒是很困難的事情。

（易氏）真是急人哪。說他是肺病。

（福勳）肺病是很可怕的。若使自己一個人病。是沒有甚麼要緊。不過這種病。有傳染的性質。要是……總而言之。很不容易好的病。

就是了。

(易氏)我也是爲這樁事情。卻是很耽心的(想介)

(福勳)老太太。我還有一件事情求你啊。

(易氏)唔……

(福勳)前天也給老太太提過一次的。就是保倫的事情。

(易氏)啊……保倫的事情。不必說他也罷了。那是不能答應的。

(福勳)老太太的話說得不錯。實在保倫君也太荒唐了。不過保倫君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說起來總在九死一生的。

(易氏)這個事情已經聽你說過了。我又何嘗不曉得。我只有這樣一個外甥。所以不想離開他。不過一半爲着金城。

(福勳)老太太這也難怪。不過保倫君也沒有別的親戚。說良心話。他只有你一個舅母。他又不能見面。他自己也無味得很。心裏真是後悔不及。

(易氏)他果能後悔。是最好的事情。但是他說那種沒志氣的話。簡直不像個軍人了。

(福勳)他能做這樣子也很好的。我也沒有常見他。不過這會兒。只帶他到老太太這兒來。等老太太管教管教他就是。

(易氏)唉。實在你也有心。你既然這個樣子說情。那我就看你的面子。管教他也可以。不過……

(福勳)老太太要見他嗎。

(易氏)要是金城曉得可不好。等金城不在家的時候。叫他來罷。

(福勳)啊……金城君不在家的時候。那麼今天如何咧。

(易氏)今天好。保倫得開嗎。

(福勳)實在對老太太說明罷。今天保倫君已經同來了。

(易氏) (驚介) 現在在那兒。

(福勛) 我們說話的時候。他站在大門外等着呢。

(易氏) 原來如此。那就叫他進來罷。阿珍阿珍。(阿珍上) 到門外邊去請外甥少爺進來。(阿珍下)

(福勛) 老太太。保倫君也一定有很多的話。給你老人家說。我同順兒去到你花園裏玩一遭兒再來罷。

(易氏) 那麼也好。

(福勛) 我們順兒。若是不把路徑認熟。將來會走錯了的哈……(順兒叩介)

(順兒) 去。就去來伺候你老人家。(父女下)(保倫上)

(易氏) 保倫。很久沒有看見你了。你這一向在那裏作甚麼事情。

(保倫) 舅母。(作惶愧狀) 我是實在無話可說。我是實在不敢見你老人家的面了。

(易氏) 那些話也無庸說了。只要你好好的改過。從今以後。你好好作人。那已過的事情。也沒有甚麼說頭了。(保倫拭汗介)

(保倫) 聽了你老人家這樣慈悲的話。益發使我慚愧得無地可容了。

(易氏) 這件事。兩下就這麼完了。你現在還有別的話說嗎。

(保倫) 別的話……說起來也是實君聽見的。說是嫂嫂病得很沉重。你老人家也是實在操心。

(易氏) 可不是嗎。二月一直病到三月。只是花費錢。又弄得人耽心。簡直一晌時都沒有安靜。像這樣的光景。也要有個親人商量才好。

金城又是一個小孩子脾氣。

(保倫) 說得是。說得是。我想嫂嫂的病。金城決不敢說的那金城既不說。我實不能不多一句嘴了。

(易氏) 啾啾。

(保倫) 說起來。也是趙家一件大事情。肺癆病。是很可怕的你老人總該知道。妻子的病。最易染到丈夫。若傳染起來。必弄得一家沒有。

好結果。那個時候家庭中就難了。

(易氏)是的不錯。

(保倫)所以我很替金城哥耽心。總要老人家留意一點才好。

(易氏)這個樣子我也很怕的。一直忍耐着保倫。你曉得今天軀金又吐很多的血。

(保倫)吐血嗎。這是漸漸到了危險的地步呀……金城哥是怎麼個主意咧。

(易氏)他還是那個傻裏傻氣的樣子。一天到晚就是什麼醫生。什麼頑裏。鬧個不了。危險事情簡直不理。但知坐在女人旁邊。看守住。他說說笑笑。唉。

(保倫)舅母。這也難怪。他們夫婦是好過了頭。不過看見嫂嫂那個樣子的病。恐怕金城哥也要成病。那就不好了。

(易氏)他說起來。決沒有因着自己女人的病。就不孝順自己父母的。

(保倫)唉……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好容易金城哥討了個嫂嫂。你老人家萬事如意。那知道就弄成這個樣子。簡直就關係趙家生死存亡咧。

(易氏)有甚麼話。他娘家那種古古怪怪的。想軀英病到如今。他不過送了一點禮。說些不相干的話。從王家裏經過了這兒幾輪。嗣後連音信都不通了。

(保倫)到了這個時候。娘家本來是不要緊的。把一個有病的姑娘。放在人家。自己好像沒有事的。想現在的世界。這種利己主意。很是流行的。

(易氏)你說得不錯。

(保倫)這也不必說他。不過替金城哥想想。最要緊的是金城哥的身體。萬一有甚麼意外事情。趙家不就這麼完了麼。若說現在沒有傳染。就不管他。吾恐日長時久。總有點兒靠不住罷。

(易氏) 是呀。要是金城成了肺病。這家裏豈不絕了後代嗎。

(保倫) 說是這麼說。不過你老人家要隔斷他們的夫婦。那也是不行的。

(易氏) 就是。

(保倫) 不過就是這個樣子。讓他去。趙家又危險。要是……

(易氏) 是呀。(疑神介)(保倫窺其動靜)

(保倫) 這點關目。是很要思想的。雖兒子的事情。不全要父母管教。但有時候。在表面上看起來。謂父母是深恨兒子的。實是愛惜兒子的。彼年輕的人。一時誤會了。就變了他的本性。也是有的。若將父母的苦心。細細體驗。自然知道了。

(易氏) 你這一番話。真是不錯。

(保倫) 只要稍為姑息一點。就不能挽回家裏頭的大事了。(易氏頷介) 要是生了兒子。那是又當別論。

(易氏) 實在說起來。我的心已經撕了。但家裏的人。痛痒相關。又不得視同陌路。只得慢慢和金城商量。他現在是個甚麼意思。我還不知道呢。

(保倫) 其餘的話。我也不必說了。不過從中利害。是亘古至今不變的。

(易氏) 我是已經解決了。等我回來給金城……(阿珍上)

(阿珍) 老太太少爺回來了。

(保倫) 金城哥嗎。這怎麼好。現在要是在這兒見着他。實在是不便得很。

(易氏) 那麼你到後邊去罷。

(保倫) 唉……(保倫下)

(易氏)(對阿珍道) 你去給少爺說。我在這兒等他。叫他來。不要說保倫少爺在此。

(阿珍)是曉得了。(阿珍下)(老太太下)(隱聞琴聲。金城喪氣上)

(金城)少奶奶。怎麼樣很不好麼。

(阿珍)是醫生剛在這兒看過了。(金城行將往病室。阿珍止之。易氏上)

(易氏)你回來了嗎。(金城坐介)

(金城)我剛纔回來。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

(易氏)這個今天……孩子媳婦吐了血。肺病到吐了血。是個不好的結果啊。(金城不語)

金城。這個事情據醫生說。幗英的娘。也是害肺病死的。是不是。(金城仍然不語)這個病。是從他父母傳染到他身上的。你說是不是。

(金城)雖然是這樣說。不過幗英是從寒氣起的。現在正在調養。或說是有遺傳性。據我看。還不至於怎樣。現在幗英的老人家。不是很康健的麼。就是他妹雲秋。也沒有傳染。我們這些人。又不是紙做的。怎好像醫生說得那麼不中用呢。哈哈……

(易氏)孩子。這不是好笑的事情。這種病。要算是最可怕的。想你也應該知道。那個劉知事。他一家人就是因為傳染肺病。簡直把一家人都死絕了。這樣的事情。還不是他一家呢。實在我跟著我們家裏耽心的。幸而這個時候。還不要緊。給你商量商量。趕快想個法子。

(金城)唔……怎麼樣。

(易氏)我們總要想個法子。理治理治才好。

(金城)理治……怎麼樣理治。

(易氏)罷罷。娘家……

(金城)要他娘家去養病嗎。我今天已到過丈人家了。我同丈人家商量。打算將幗英換個地方養病。丈人也很贊成。所以回來給媽商

讓。既然如此。那麼就叫懶英到葛枯海岸去養病就是了。

(易氏) 你還裝糊塗嗎。我簡直給你說罷。叫他回娘家去就是了。

(金城) 叫他回娘家去。這不是說的離婚的話麼。

(易氏) 你不要那麼大聲嚷。(低聲介) 正是離婚。

(金城) 爲甚麼呢。

(易氏) 剛才不曾給你說過嗎。他的病。是很可怕的你爲甚麼一定要將他死在我們家裏呢。

(金城) 因爲他病得危險。所以要我給懶英離婚嗎。

(易氏) 是的。本來是意外的事情。也難怪你吃驚。但我爲這樁事情。也想了好幾晚了。也不是說懶英怎麼樣不好。不過與你極有關係。據醫生說。得了這種肺病。能醫好的。十無一二。就說懶英的病。現在沒有到十分不好的地步。倘若是要傳染了你。將來你生了兒子。都是有遺傳的性質。豈不閉家都弄得害起肺病來麼。你想了你家父親當日。費了多少心血。造成一個大門戶。你忍心在你手上。敗壞了嗎。說起來。懶英也很可憐。你也不忍心丟掉他。惟往深處一想。懶英雖屬可憐。不能將你的身子與懶英碰。更不能將閉家人與懶英碰。要把利害輕重。分別清楚。你不要在我面前。假裝糊塗罷。

(金城) 媽。我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做這樣事情的。

(易氏) 爲甚麼。

(金城) 媽。媽。要是現在做出這樣事情來。懶英便不死。反是我們逼死懶英了。

(易氏) 死不死。那是不知道的孩子。我是可惜你的性命。我才這麼說的。

(金城) 知道了。媽。既然看得起我的身子。那不如請媽隨隨我的心罷。我是萬不能做這種事情的。懶英到我家裏。還沒有大憤。或有些不到之處。也未可知。但是伺候你老人家。也很算得謹慎。對於我也算得很和順。可云沒有甚麼錯過。現今因他有病。就要給他

離婚。這個我無論怎樣是不行的。媽若說他病在危險，叫兒子不常給他在一塊兒，可以就想法子防避他也可以。兒子總知道自己身體是要緊的，決不叫媽就心就是了。惟離婚這件事，要求母親取消才好。

(易氏) 你只顧自己老婆的事，你簡直就不怕死麼？你願意我家絕後麼？

(金城) 身體固然要緊，要是做這樣無情無義的事，就是富貴壽考，又有甚麼趣味？況將情理兩字反背起來，決不是我們家裏的好事。難道我與趙家從此……

(易氏) (怒介) 是……不要這樣着急。我也老了，礙我甚麼事？你倒是細細想想，你年紀甚輕，還不會懂甚事。我說個喻，給你聽聽。此叫做殺小蟲補大蟲……懶英就是小蟲，你同我們便是大蟲。你曉得他這個病，是種甚麼病？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家裏頭，豈不又添一層煩惱麼？你怎麼這樣不明白？哼，還說不情不義的話，豈知這種事情，自然這種辦法，都是世界上所通行的。

(金城) 世界上就通行，我斷不能跟他們去學。妻子一病，就要離婚，應該如此麼？別說世界上不通行，縱然通行，我還要掃除這種惡習才好。

(易氏) 你在那裏說甚麼廢話？你怎樣如此糊塗？他有這樣利害病，他娘家人應早早將他接回，他娘家既然裝糊塗，我們這裏送他回去，沒有甚麼對不住他的地理。

(金城) 媽有這樣的道理嗎？他們家裏嫁個姑娘到我們這兒來，今因為病，就接他回去，于道理上說得過去麼？……媽也得替懶英想想，他回去有甚面目見他的娘？比方我有時病，試問他們家裏，恐怕傳染了懶英，就接懶英回去……媽，你能受得下這口氣麼？

(易氏) 不然，你弄錯了。男子同女子是不能一樣比例的。

(金城) 同是一樣的人，就在人情說起來，也是一樣的。剛才聽說懶英已經吐血，要在這個當兒裏，做這個絕情的事，那是要替他添病了。更是催促他早死了。哼，此種事情，在別人尚不肯如此殘忍，難道媽……你……我……就忍心如此，怎麼說得過去。

(金城哭介。母從神龕上。取下一個牌位。放在金城面前。)

(易氏)你看得你的媳婦重。把我當甚麼好好。你在你父親面前。及你祖宗牌位面前。講講看。不孝的東西。(目注金城以烟袋擊桌介)

金城亦含怒介。

(金城)怎麼不孝

(易氏)沒有甚麼怎麼。你只知道有媳婦。不知有母親。難道算得孝麼。把父母所授的身軀。不打緊。把祖宗所遺的家私。不當數。你細細想想。算得孝嗎。不孝的東西。真是不孝的東西。

(金城)是然而人情……

(易氏)還在那裏說甚麼人情。你對着父母就不說人情。媳婦兒難道比父母還要緊些嗎。你開口閉口。總是懶英。我知你心意中只有媳婦懶英而已。這種不孝的東西。惟有一起趕了出去就完了。

(金城)媽。這個話似嫌過當了。

(易氏)有甚麼過當不過當。

(金城)我決沒有這種糊塗的思想。難道母親不能稍體會點麼。

(易氏)那麼你爲甚麼不聽我的話。爲甚麼不與懶英離婚呢。

(金城)然而這個……

(易氏)不要這個那個。我來問你。到底是媳婦兒要緊。是家庭要緊。爲甚麼不直截了當的答應。全無男子漢的資格了。(此時丫頭阿

珍立于門側偷看被易氏瞥見)

(易氏)那個站在這兒。

(阿珍)是我。

(易氏)幹甚麼。

(阿珍)有電報來了。

(金城)電報……(金城急取讀介。此時易氏命阿珍出去。)

(易氏)阿珍。你到那邊去。(阿珍下。)(便問何處來的電報。)

(金城)海軍司令部來的。叫我就去。母親。兒子就要出去了。約一月後。即行歸來。這一月之中。請母親將這事攔起不必提及。

(易氏)你不必三心兩意的。你現在該得給我一個準信才好。

(金城)總而言之。等兒子回來再說。……求母親等一等罷。

(易氏)等呀。怎麼等。

(金城)是呀。雖然母親不願意。只得求母親。(易氏領介)那麼我去。去不久就回來。

(易氏)好。你去罷。我的腿痛。不能跟着你走。你不要常在病人房裏。

(金城)是……(金城下。)(易保倫上。)

(保倫)這叫做揮淚斬馬謖。做人家父母的。也很不容易呀。哈哈。

(第二幕閉)

第三幕 葛沽海岸

舞臺上佈成一海岸景。海岸旁有一小破廟。有一株很老的松樹。好似一把大傘。將破廟籠罩。石頭上繫了一隻小船。此時正際

深秋。月色頗好。

閉幕

金城着海軍上尉衣服。帽英亦着華麗衣服。頸項圍小白巾。二人均坐在石頭上。乳母侍立。

(乳娘)姑老爺。這個地方的景緻。真好極了。

(金城)本來此處景緻是特色的。就是畫師也恐描摹不出。

(欄英)這地方。若逢下雪的天氣。更要好看。今天夜裏月色。這樣的清明。覺心上異常爽快。

(乳娘)是。今天晚間風浪甚是平靜。想起昨晚的事情。是狠駭怕的。

(金城)昨晚甚麼事。

(乳娘)昨晚大風大雨。我們別莊的房子。都吹倒了。我同姑奶奶兩個人。嚇得了不得。我嘴裏頭只顧囉哩咕嚕的念高王經。(笑介)

(欄英)真是寂寞得很。若是在家。我就不駭怕了。偏偏你又不在家。所以我膽子更小了。

(乳娘)若是姑老爺在家。姑奶奶是一定不會駭怕的。

(欄英)昨天晚上。我看海邊上有人坐在一隻船上。我心裏都是替他駭怕的。

(金城)咳……昨晚有這樣的大風麼。我卻睡着了。一點兒都不知道。但是內地的風。總沒有海裏風大。我坐船到黃海的時候。連着

兩三天的狂風暴雨。我坐了好幾千噸的軍艦。在那海中間。好像一葉在風中飄來飄去。浪頭打在船身。汨汨的響。船上的煙白。

嗚嗚的叫。實在有趣極了。但是過後想起來。那種滋味兒。究竟很難受的。哈哈。

(乳娘)接連三四天在軍艦上。站都站不起。身體不疲倦麼。我聽見都有些駭的。(此時金城從袋中取出紙烟來。乳娘恐欄英觸了烟

味。咳嗽。意甚不安。金城見此情形。遂將烟忙藏入袋內。)

(金城)我又忘記了。

(欄英)不要緊。你只管吃罷。(忍住咳嗽)

(金城)我現在不想吃。從今以後。定個規則。離了這裏。才准吃烟呢。

(欄英)你不吃烟。不覺得難過麼。我不要緊的。你只管吃。

(金城)我委實是不想吃。不知怎樣弄慣了手。一摸便摸着了。這個倒成了習慣自然了。你看今天這麼好的月。這麼好的花。頑還頑不

戲那裏有工夫吃煙。

(乳娘)不錯不錯。姑老爺說的好月好花。(回頭一望)吓月倒是有的。花在那兒呢。

(金城)有這麼好的花。你不知道嗎。

(乳娘)我沒有看見花。

(金城)上頭有月。底下有花。你都不懂麼。(手指欄英)這不是一朵解語花嗎。

(乳娘)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欄英)你提起花。我們別莊裏不是有許多菊花麼。乳娘因為我最愛白菊花。昨天搬了兩三盆。放在我房裏。其餘都被昨天風雨打脫。

我想菊花姿質。能耐霜雪。不料遇着無情風雨。也就不能久長了。(說至此。聲帶悲音)陶淵明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你

想南山和菊花。豈不是很有關係的嗎。當菊花盛開的時候。總以為可與南山共終始。那知道風雨來的時候。雖有南山。終不能

做菊花的屏障。也是無可奈何的。

(金城)嗚嗚……欄英。我們只管評花賞月。不必說那些傷感的話。夫騷人詞客。每多比興。又何必拿他的詩來自取煩惱。我是武人。歌

賦詩詞。非我所愛。倒是花好月圓人壽。我很願意諷誦諷誦呢……欄英。花好月圓人壽。哈哈……

(乳娘)真有趣極了。姑奶奶姑老爺。倒是一對才子。

(金城)(微笑)乳娘倒考取我們來了。

(欄英)真巧極了。(眼瞧着金城)噯。我現在很想看看梅花。

(金城)甚麼。

(欄英)想起來已經過了一年了。

(金城)真快。已經過了一年。

(癩英) 那個時候的事情。想起來很可笑。我還記得很清楚的。有一天坐着馬車從家裏出來。不知行經什麼地方。天已黑了。彼時涼月極好。山坡上梅花盛開。香味直透過馬車窗戶裏來。弄得我渾身的香氣。我現在想起那邊一種寒香撲鼻的馥味。真個快樂。

(金城) 日子過得真快。那個時候。你是個新嫁娘。一動都不肯動。現在想起那種樣子。真是可笑的哈哈。

(癩英) 你那時裝着少爺的樣子。現在還不是那個樣子囉。

(全城) 我看起來。你少奶奶的架子。也擺得十分了。

(癩英) 你那時。端着一杯酒。手裏直發抖。哈哈。

(乳娘) 姑少爺同姑奶奶。真親熱極了。

(癩英) 乳娘。看我今天。不像個有病的樣子罷。

(乳娘) 一點兒也看不出。姑少爺你看像不像。

(金城) 一點兒也不像。今天有個醫生在這裏。甚麼病都不怕的。

(乳娘) (作驚訝狀) 呀。醫生在那裏。

(金城) 你真糊塗。(指着自) 我不是個醫生嗎。

(乳娘) 是姑少爺這個醫生。比吃甚麼藥還效驗得多呢。

金城在月下取出時計來一看。

(金城) 已經八點餘鐘。我須回船去。乳娘。你把船夫叫來。

(乳娘) 是呀。

(癩英) 你就要回去嗎。

(金城) 時間已不早了。

(欄英) 你不到別莊去了嗎。

(金城) 太遠不去也罷。

(欄英) 乳娘怎麼樣了。

(乳娘) 甚麼。

(欄英) 那一日我不是做了一雙襪子的麼。雖做得不好。你且去與我取來。

(金城) 欄英……你與我做了一雙襪子嗎。但是你手裏做的襪子。與我穿在腳上。是很可惜的。我非把他頂在頭上不可。哈哈哈哈哈。

(欄英) (與乳娘說) 我在房內櫃裏。快去給我取來。

(金城) 姑奶奶。特意給我做的。你別弄錯了。(乳娘下。此時聽得水聲滔滔。又遠遠聽得絲竹之聲。欄英站起。側耳一聽。)

(欄英) 你試聽了。是甚麼人在那兒吹唱呢。

(金城) 那兒是誰的別莊。(欄英站在石頭上。便用手作指點狀。就在我們莊子後邊。(金城哦哦作點首狀。)

(欄英) 他們夫妻真愛極了。

(金城) 你我豈輸給他們嗎。你也會歌唱。我也會吹彈。我們且試演習一番。包管不輸給他們。(欄英此時大有所感。寂寂坐在石頭上。)

(金城) (用手拍欄英肩背。低頭垂頭。你又有點不舒服嗎。)

(欄英) 我害了這樣的病。母親狠討厭我的。(金城聽了此話。面帶愁容。便隨時假裝一副笑臉。)

(金城) 你何必又想這些事情。母親說的話。全是外面的謠言。你不要聽信。況且母親現在很記念你的。還叫我關心你的好。並且還要和

你去看花呢。這些無味的事情。你何必挂在心懷呢。

(欄英) 母親同我去看花。我也是很願意的。但不知道這個病。能好不能好呢。

(金城) 甚麼甚麼。

(幗英)我的病……

(金城)不要說這些隨口話罷。我一定可以給你治好的。

(幗英)大概不要緊罷。但我的母親他是這個病死的。

(金城)真糟了。你又說這些話。你母親是個病死的不錯。但你的年紀尚輕。況初起此病。怎能比例。你可知道我有親戚張姓。他的肺簡直爛了一半。他還治好了。一個害病的人。總要想得好才是。我總望你的病早點好。我們造就一個團圓家庭。我說治得好。就一定治得好。你不必胡思亂想了。(此時絲竹聲已寂然。只聞得滔滔的水聲。)

(幗英)當真治得好麼。但世界上的這種病。為何總要死。我狠想活千年萬年。不死呢。要是死。兩個人一齊死。你說對不對呀。哈哈。(金城)幗英要是你死了。我也是不能活的。

(幗英)哇……真的嗎。但是你又有母親。又是做官的人。恐怕你做不到罷。果然如此。那麼我先到九泉下等你。雖然死了。究竟還是你的妻子。大概你是要常常想念我的罷。(說至此處。指着金城的袖子。作大哭狀。)

(金城)算了。算了。不要再往下再說了。我們這交情深得很呢。哈哈。(乳娘將包袱交與幗英船夥隨上。)

(乳母)姑奶奶。你看對不對。

(幗英)(接了包袱交與金城)本來做得不大好的。你拿去將就穿罷。

(金城)給我看看。做得好極了。乳娘我把姑奶奶交給你。你好好服侍他的病。並伴着他時常運動運動。我回來定有賞給。不然我回來是要罵你的。(對幗英說)幗英。你也須得好好保養保養。

(幗英)是……你這會甚麼時候回來。

(金城)大概半年的光景……我總趕快回來就是了。

(幗英)怎麼許久吓。

(金城)馬上就回來的。我回來時。能望你的病好了來接我。我歡喜極了。你好好保養罷。

(欄英)是我把病養好了等你。

(金城)最要緊的。你不可把病在心裏盤算。我回來給你帶許多的東西。你看好不好。(就衣袋內掏出一戒指來。打算給欄英帶。見欄英手指瘦得那個樣子。作大驚狀。)

(金城)我拿錯了。我拿錯了。

(欄英)就是這個好。(接過來交與乳娘。金城穿上外套。)

(金城)我此時要上船去了。乳娘乳娘。我將姑奶奶交給你。

(欄英)你快去快回呀。

(金城)就回來的。(斯時金城走上船去。當即解纜。)

(欄英)你快去快回。(斯時欄英抓着手中倚着松樹金城在船頭抓着帽子船夫搖撈唱歌行去)(閉幕)

第四幕 康家後花園

舞臺上佈成一美麗花園。中置白鐵椅四張。當中安一圓桌。開幕時。康中將最愛的兒子康義。慢慢的跑。出。竄在桌子底下。

(康義)瘋好了。(他妹妹寶貞跑出來。看見他在桌子底下。)

(寶貞)哥哥。我看見你了。

(康義)(從桌底下鑽出來)這該我找你了。你快去藏罷。

(寶貞)你到那兒去。看見不行的。

(康義)你到那兒去藏。我不來的。(康義又伸頸作看狀。)

(寶貞)你不藏罷。

〔康義〕你老說我看我不來了。

〔寶貞〕再等一會兒。寶貞就樹背後作掩藏狀。

〔康義作偷看狀〕

〔康義〕藏好沒有。

〔寶貞〕（作掩鼻低聲介）藏好了。

〔康義〕呀……看見了。

〔寶貞〕你狡猾極了。你不是偷看的嗎。

〔康義〕你胡說。我幾時偷看的。

〔寶貞〕我看見你在旁邊兒偷看的。

〔康義〕我不會偷看。我不會偷看。你還說我狡猾。你才狡猾呢。

〔即打寶貞兩個耳光子寶貞大哭雲秋出〕

〔雲秋〕寶貞你爲什麼哭。

〔寶貞〕（一面哭一面說）哥哥呀。哥哥呀……

〔雲秋〕康義你爲何欺他。你這小孩子。真個會淘氣。

〔康義〕他總是對我擺架子。姊姊。你總有點幫着他。我不怕。我告訴父親去……

〔雲秋〕好好妹妹。我們告訴媽去。

〔斯時雲秋撫慰寶貞下。康中將從外歸。坐於中間椅上。出書讀之。一會兒。康義由上首上。寶貞由下首上行近父之左右。全場叫爹爹互相表情介。〕

(康中將)唔……來了嗎。今天學堂裏的小試驗。怎麼樣。題目答出來沒有。

(康義)我的算學取了第一。爹爹呀。

(康義將)果然嗎。

(寶貞)爹爹呀。今天我做的鍼線很好。先生極獎賞我。(從袖中取出幼稚科中製作品介)

(康中將)唔……這個做得實在不錯。

(康義)爹爹呀。我的國文取在第二。其餘功課。俱是第三。我敗了。

(康中將)哈哈。敗了。以後趕緊好好用功。那一定就勝了。今天修身課。先生講授些什麼。

(康義)今天先生說的是什麼。拿破崙。又是甚麼。葛崙布。爹爹呀。你說那一個是英雄。

(康中將)兩個都是英雄。

(康義)爹爹呀。我還是喜歡葛崙布。是個英雄。他是個海軍。我父親是個陸軍。所以我最喜歡他的。

(康中將)哈哈。你拜你姊丈做師父好了。

(康義)不對。姊丈是少校。我是要當中將的。

(康中將)爲什麼不當上將呢。

(康義)爹爹是中將。中將的本領。比少校好得多呢。

(寶貞)爹呀。(插父膝介)我今天聽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一個兔子。給烏龜說的話。我說給你聽。好不好。(中將夫人出。寶貞接說)媽來了。

(康夫人)老爺回來了。(對康義道)你們又在這兒和父親瞎纏了。

(康中將)我正在這兒問他們學堂裏的成績。

(康夫人)(向小兒說)你們頑頑去罷。(賈貞康跪下夫人向中將說)無論怎麼他們只是和你賭纏

(康中將)也沒有什麼賭纏。小孩子到很有趣的。

(康夫人)俗所謂嚴父慈母。現在小孩兒專門喜歡你。弄成慈父嚴母了。我是不怕人罵的。簡直大花臉是我一個人唱的了。

(康中將)也不必這麼比例了。哈哈。(夫人坐介)

(康夫人)剛才欄英來了一封信。(懷中取出信介中將開封讀信介)

(康中將)唔唔。欄英的病已漸好了。……金城也要回來了。(交信與夫人讀介)

(康夫人)金城回來了。欄英也應該喜歡的。(雲秋出介)

(雲秋)姨媽來了。

(康夫人)呵呵。他來了嗎。(向中將說)我到客廳裏去。你穿件馬褂兒罷。

(康中將)穿件馬褂。並不費事。就請他到這兒來亦好。

(康夫人)也好。雲秋。請姨媽這兒來。(雲秋下。引王夫人上)

(王夫人)好久不來問安了。

(康夫人)請坐。請坐。近來怎麼不走走。姊丈的事情很忙罷。

(王夫人)他是一天到晚。背着鋤頭不放。哈哈。園裏的菊花。近已盛開。幾時還要請姊丈過去頑頑呢。哈哈。(向康夫人說介)康姨賈貞

那兒去了。(從懷中取出果子介)這是我給他們兩人的。他們還在學校裏沒有回來麼。

(康夫人)在那邊兒頑呢。

(王夫人)(拿出紙包介)這是給雲秋的。

(康夫人)還要一個一個的費事嗎。真是太客氣了。他們要看見。又不知道要怎樣歡喜呢。(侍女春兒上)

〔阿春〕太太有一個紅十字會的人要見太太。

〔康夫人〕是了。叫他等一會兒。〔春下〕那麼我去見見他就來。請姊姊在這兒多頑一會兒去。對不住。

〔王夫人〕不要緊。大家不客氣。〔康夫人下〕

〔康中將〕妹妹。我們爲軫英的病。忧心已到極頂了。今天接到他一封信。說是好些。你聽見一定也很喜歡的。

〔王夫人〕怎不是呢。我也接到他的信。今天到這兒來。也爲着軫英的事。

〔康中將〕軫英怎麼樣。

〔王夫人〕這也是意外的事。

〔康中將〕甚麼事情。

〔王夫人〕昨天他們家裏老太太。忽然上我們家裏來。真是奇怪。

〔康中將〕唔唔。

〔王夫人〕自從軫英到了他家裏。他只到我們家裏回了一個步。以後簡直連人都沒有差遣。昨天忽然他老人家自己來了。

我不知道甚麼原因。他就說起……〔中將燃烟介〕你聽着不要動氣。他竟說是什麼軫英的病。已經成功了。想康家處置處

置。把軫英接回來。我聽了便嚇了一大跳。要想回答。那問答不出了。以後我問了他很多的話。他也說不出甚麼理由。不過說

他病得危險。恐傳染到金城。絕了他家的後嗣。所以要軫英大歸。並說了許多沒理的話。

〔康中將〕那你聽他這般無理的話。也很爲難了罷。

〔王夫人〕正在爲難的地方。我簡直動了氣。軫英這孩兒。我看他給我同母女一般。我想他實在是很苦的。我並替他說了許多的話。

奈他那邊。只知有己。還說只要我替他那些話。傳到康家。做媒人的責任。不就完了嗎。我想這話也虧他說得出口。至於我

從前替兩家做媒。結成軫英金城一段姻緣。我何得現在又離散他們的婚姻嗎。這種無道理的事情。我決計不行。已經老實

回覆過他了。

(廉中將) 是呀。是呀。他爲顧英有點肺病。就要叫他大歸嚮。

(王夫人) 本來那位老太太是不體會人情的。

(廉中將) 金城只怕不知道罷。

(王夫人) 金城現在外邊。看他平常待顧英的情義。那麼好。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的。但他們老太太這種意見。我已拒絕了。或不至唐突。將顧英送原來罷。我爲只件事。很躊躇的。今天特先給個信兒與你。

(廉中將) 不錯。我很感激你。

(王夫人) 這也沒有什麼。實在是意外之變。若金城能早點回來。那是極好的了。(視案上書信介) 唉。顧英他還一點兒未知道呢。

(中將不語介。侍女持名片上。)

(阿春) 老爺來了這個樣子一個人。想見見老爺呢。

(廉中將) (持名片作目視狀) 賈福助這個名字。我不知道。

(王夫人) 賈福助這個人是個買辦。不是時常在趙家出入的嚮。

(廉中將) 這個人我與他沒有關係。可以不必見他。就說我不在家是了。

(阿春) 是。(回身要走。王夫人將他喚住。)

(王夫人) (對中將言) 賈福助此番大概爲趙家的事情來的。

(廉中將) 哦。也未可知。不管怎樣。且見他一面再說。(對春言) 你把他叫進來再說。(春下)

(王夫人) 那麼我先到裏面坐坐。等這邊話說完了。我們再談罷。

(廉中將) 好好。我們還要譚譚。請到裏面坐一坐。

(王夫人)是了是了。(夫人入中將起身作相送狀。貢福助上。)

(康中將)閣下就是貢福助嗎。請坐請坐。

(貢福助)我們是初次會晤。以後還要望中將提拔。

(康中將)今天閣下來有什麼事情。

(貢福助)無甚別事。只爲趙府上的事情。

(康中將)啊啊。

(貢福助)本來趙家太太要親自過來的。因爲身體欠安。所以令我來的。

(中將康)原來如此。

(貢福助)那個(一面說一面拭汗介)已經請王夫人來過了。恐他不大方便。所以我今天才來的。

(康中將)那個。我已經知道了。還有別事嗎。

(貢福助)那個少奶奶事情。真是不好說的。

(康中將)吓……

(貢福助)少奶的這種病勢。恐中將該是知道。趙家同我們都非常耽心的。近來稍好了一點。真是恭喜極了。

(康中將)(默默不語介)

(貢福助)我今天專爲這件事來的。趙家因爲家族的關係。恐少奶奶傳染到金城身上。那就不得了。所以叫我來。打算請府上給欄英

小姐想個最妙的法子。不過對欄英分上有點……

(康中將)知道了。是不是欄英病甚危險。叫這裏把他接回來嗎。懂了。懂了。

(貢福助)是呀。這乃是趙家一點苦心。出於萬不得已……但趙家也沒有甚麼別的不好。

(康中將)金城君回來不會。

(貢福助)(作驚訝狀)還沒有回來。此事他也知道的。

(康中將)好(站立介)你有令兒女沒有。

(貢福助)我只有有一個女兒。還望中將看顧看顧呢。

(康中將)想合禮是很愛情的。

(貢福助)是(作驚訝狀)。

(康中將)你回去對趙老太太講。欄英從今日起。我接他回來就是了。請他放心罷。勞動你了。(中將說完即進去了。貢福助望着中將)

作拭汗狀。(閉幕)

第五幕

舞臺上佈滿酒別莊。正面玻璃窗。由窗中一望。水天一色。有三小島。疎峙其中。慧珠方爲欄英上賓介。

(慧珠)這個簪子真好看。表哥真是會替你選花樣呢。

(欄英)表哥是會選花樣。將來妹妹選花樣的人。恐怕比你表哥還能幹些呢。

(慧珠)我不曉得。

(欄英)那自然不曉得。總有曉得的一天就是了。

(慧珠)表嫂怎麼回事。總喜歡說這些話。真是討厭極了。

(欄英)(笑介)我固然討厭。難道你梳一輩子的辮子嗎。我總想你梳起頭來。我看看才痛快呢。

(慧珠)我永世也不梳頭。

(欄英)你不要硬嘴。等你梳起頭的時候。我才看笑話呢。

(慧珠)表嫂不要老說這些話。一會兒又要不舒服的。(作要笑不笑的神情介)囑英收拾粧臺介。

(囑英)今天我很好過。不要緊的。

(慧珠)表嫂。我想世界上的事。總不能如人所想。(一面擦面介)陳家妹妹。他還比以先還要不了。

(囑英)就是嫁王元濟先生那一位嗎。

(慧珠)就是他。聽說他昨天。不知道爲甚麼事。兩個已離了婚了。

(囑英)爲甚麼事。

(慧珠)他倒很得翁姑的歡喜呢。

(囑英)他沒有生兒子麼。

(慧珠)他生了一個兒子。但雖然有個兒子。那王元濟先生總不喜歡他。還要到外頭討姨太太。幹這些無道理的事。陳妹妹的父親聽

見了大怒。就把他接回去了。

(囑英)唉……真是可憐。

(慧珠)這種事情。真是令人不平。世界上的人。那有十全十美的。你看翁姑歡喜了。偏偏丈夫又不歡喜。凡作了一個女人。遇到這種事

情。實在是不幸得很。

(囑英)(含愁介)被丈夫嫌棄。固然不幸。不能得婆婆的歡喜。也是一樣的不幸……妹妹。我們從前同一個學校。現在一個個東西

散。不曉得到那裏去了。惟你我倆人無論什麼時候。都在一起。感情愈弄愈厚了。萬望妹妹兩相幫助呢。

(慧)我們兩個總得那麼樣子才好呢。

(囑英)妹妹。我一個人沒有事的時候。想起種種的事情。呵呵。(慧珠微笑介)你別笑我。我才說的那幾年之後。我們中國和外國交戰。

我們若打勝了。妹妹的功勞。做了外交總長。給外國講和之後。我們海軍做了司令官。帶了幾十艘軍艦。都在港內停泊。那個時

候哈哈……

(慧珠)舅舅不是司令官嗎。我爹爹不是貴族院職員嗎。若是用起軍來我爹爹可以議決的。

(欄英)那麼我們幾個人去當看護婦去好不好。

(慧珠)但恐怕姊姊的身體更受不住這個苦罷。阿阿。(兩人正笑得高興的時候。欄英隨即大咳起來了。)

(慧珠)怎麼又咳起來了。心上痛不痛。

(欄英)時常咳嗽。真討厭極了。妹妹。請你給我一碗茶罷。

(慧珠)是……(慧珠把茶給與欄英。介)(乳娘上)

(乳娘)姑奶奶。王太太。來看你病了。

(慧珠)媽來了嗎。(此時王夫人上)

(欄英)姨媽。

(王夫人)姑娘。你好點了嗎。

(慧珠)媽。姊姊今天好得多了。

(王夫人)沒有別的不好罷。

(欄英)今天很好……姨媽。為甚麼你臉上顏色很不好看。

(王夫人)因為火車搖得很了。稍為有些頭痛。不知金城這幾時有信來沒有。

(欄英)前天有信來。他說過兩天就要回來的。

(王夫人)現在大概有兩點鐘了罷。拿錶來看一看。

(欄英)為甚麼這般着急。多頑一會兒罷。(乳娘捧茶上)乳娘給王太太弄些點心來。

(乳娘)是……(王夫人止住道)

(王夫人)乳娘。我不要吃點心。我今天來接姑奶奶的。

(欄英)有甚麼事(大驚介)

(慧珠)媽媽……爲什麼。

(王夫人)因爲你病的事情。醫生和你們老人家還有話說呢。要你回去談談。

(欄英)談甚麼話。

(王夫人)因爲你父親好些日子沒有看見你了。想你回去談叙談叙。沒有別的事情。

(欄英)那麼我們明天去好不好。

(王夫人)這輛火車去好。

(慧珠)爲什麼這樣着急。

(王夫人)你們舅舅還在家裏等你們兩個呢。

(乳母)呵呵。

(王夫人)你要知道你們老爺是個性急的人。

(欄英)乳娘那麼咱們就走罷。

(乳母)是……(王夫人收拾東西介)(掉過臉來擦淚介)(欄英見之問介)。

(欄英)姨母爲甚麼。

(王夫人)沒有甚麼。你快換件衣裳罷。

(欄英)就穿這個衣服。也不妨事的。乳娘你代我去拿條裙子來就算了。

(乳娘)王太太。你聽聽姑奶奶有點病。連衣服都不高興換了。呵呵……

(欄英)那麼乳娘你去給我拿一件衣服來換罷。姨母我不日就回的。看護婦可以不帶去罷。

(王夫人)還是帶去的好。

(慧珠)真是還是帶去的好。

(欄英)乳娘你叫看護婦收拾收拾東西。

(乳母)是。

(王夫人)你叫四輪東洋車來。

(乳娘)是……(乳娘下)

(慧珠)衣服我給你去取罷。(看護婦與慧珠取衣出與欄英上)

(看護婦)少奶奶要到北京去嗎。(乳母上)

(乳娘)東洋車叫好了。(欄英在前與慧珠同行介)(王夫人在後拭淚介) 第五幕完

(第六幕)

舞臺上佈一華麗客堂。僕人高元與阿青掃地。(開幕)

(阿青)你快的掃罷。一會太太看見要挨罵的。

(高元)我管我的。你管你的。我挨罵干你甚麼事。要你說我做甚麼。

(阿青)那自然不干我甚麼事。難道我爲好也爲錯了嗎。

(高元)誰說你爲錯了。

(阿青)不錯就完了。

(高元)阿青姊。聽說我們大小姐要回來了。還是趙家休他回來的。有這件事嗎。

(阿青)誰說沒有。那天王太太也說過的。並且我昨天聽見太太給老爺說。要王太太今天去接小姐回來。大約不是今天。定是明天。就要回來了。

(高元)阿青姊。啊啊。你看我們大小姐這麼好。爲甚麼那邊老太太就如此的利害。因爲有點病。就硬要叫他回來。我聽着心裏很不舒服的。

(阿青)真是可憐。(康夫人上)

(康夫人)打掃乾淨了嗎。

(高元)打掃乾淨了。(二人同時說介)

(康夫人)今天大小姐要回來了。他們挑東西來的時候。把小箱子就拿進來。粗東西暫爲放在門房裏再說罷。

(高元)是。(康義同雲秋上)

(康義)姐姐要回來了嗎。媽媽。

(雲秋)媽媽。

(康夫人)你們別鬧罷。(高元同挑夫甲乙上)

(挑夫甲)行李來了。

(高元)留心點兒別碰壞了。

(挑夫乙)還有那幾件大的不拿進來麼。

(高元)放在門房裏好了。

(挑夫)太太賞我們幾個酒錢罷了。

(康夫人)高元。你領他們到外邊帳房裏拿罷。別在這兒嚷了。

(高元)是。(對挑夫說)到外邊去拿。在這兒嚷甚麼。

(挑夫)是是。(挑夫甲乙同高元下)

(康義)姊姊。這一來好了。姊姊要回來了。媽媽姊姊回來。要帶多少頑意見給我們頑呢。

(康夫人)你們兩姊妹乖乖的。姊姊帶回來的東西。我全給你們頑。要是不聽話。一樣都不給你們的。

(雲秋)媽媽。姊姊是同趙家老婆子吵回來的。不是。

(康義)我非打那老傢伙。給我姊姊報仇不可。

(康夫人)你們兩姊妹愈過愈轉來了。趙家姻伯母都不會叫。甚麼老婆子。老傢伙。阿義。你更不帖服了。每回姨媽來的時候。總是被人來瘋。一點兒規矩都不學。若姊姊回來。你更不得了。房子上都可以找出你的脚印子來的。要再不管你。豈不要上天去取星宿麼。你也這麼大了。爹爹也沒有功夫來管你。你自己也該要知道點兒趣。也裝點人樣兒給你姊姊看看。也給我爭口氣。我來的時候。你們姊姊纔幾歲。成天的規規矩矩坐着。我說一句。他聽一句。那像你們沒王法的樣子……阿義。你點點年紀。有多大的本事。開口要打人。閉口要打人。你嗣後再這個樣子。仔細你的皮。(打康義介)

(康義)我們中將家裏的人。爲什麼姊姊被人家欺負呢。我就要打他。

(康夫人)阿義。你再說。(此時高元在門外喊介)小姐回來了。(王夫人同看護婦扶幃英上)

(幃英)媽媽。(行李)

(康夫人)幃英你回來了。

(幃英)回來了。(康義雲秋俱跑至幃英前笑說介)

(康義)姊姊此次回來。大約不去了麼。

(欄英)我今天住一夜。明天早晨就要回去的。

(雲秋)姊姊不要回去了。你的嫁裝都回來吶。(康夫人王夫人)作丟眼色狀。并作阻止狀。小孩子不准亂講。(欄英聽說大驚。隨

時大哭介。

(王夫人)你別聽小孩子的話。

(康夫人)欄英你的爹爹添了。(欄英見着父親。滿腹悲苦。不作聲介。

(欄英)爹爹。(卽跑至中將前跪下介。

(康中將)欄英……

(欄英)爹爹。

(康中將)爹爹害了你了。(父女痛哭介)(康夫人王夫人拭淚介) 閉幕

第七幕 豐臺火車站

場離京城很近。上首望見山。近處有高低不一的小坡。坡上竹林甚茂。臺上佈成一停車場景。聞火車氣笛聲。

開幕 鄉下人阮平夫婦上。

(鄉下人)火車幾點鐘開呀。

(停車場役夫)到保定府的十二點鐘。到北京的十二點二十五分。

(鄉下人)我現在打算上保定府去。你看坐那一條路車呢。

(役夫甲)到保定府的車。是那一邊兒。十二點還早吶。

(鄉下人)現在正十一點鐘。時間甚長。很難等的。(望其妻何氏言道。你說對不對。)

(何氏)要等一點多鐘麼。

(鄉下人)是呀。你累了沒有。我們就在這兒等等。好不好。

(何氏)怎麼樣吶。

(鄉下人)沒有別的法子。只好等等罷。

(何氏)我來的時候。看見那個地方。有很大的餅。我此時倒很想吃幾個呢。

(鄉下人)大餅呀。那麼我們去吃罷。等一會兒再來。我們夫婦兩個到處遊玩。看看風景。還來得及呢。

(何氏)使得。我想夫婦兩個。無論到什麼地方頑頑。都是有興頭的。(鄉下人夫婦異常親愛的樣子。康中將同女嬸英、乳娘旅館招待

全上)

(中將)你去問時候還有多少工夫。

(招待)是。(回身向票房走問介)給中將回還有四十分。

(康中將)還有四十分鐘才開。時間還早吶。

(乳娘)我們多在這休息一休息罷。(中將啣着紙烟抽吸介)

(康中將)哎。這幾年真過得快。嬸英。你還記得麼。你從小的時候。我把你背起來。站在腿上。這樣頑意兒。好象不過幾年的光景。乳娘。你說。是不是。

(乳母)是的那個時候。大人把小姐常領到外邊頑去。不過轉眼間一點工夫兒。

嬸英此時作出極戀苦的狀態。微笑一兩聲。

(康中將)我們回家。給菊兒多帶些東西回去。若說起此地風景。他們必定都想來的。

(乳娘)是的呀。……若是二小姐來了。更當熱鬧了。就是我活到這麼大的歲數。這樣的景色。也是頭一會聽見呢。

此時旅館送客者。將行李裏拿來。

(送客者)行李已經給過票了。

(康中將)難爲了你。

(送客者)還有別的事情沒有。(乳娘給送客者洋兩元送客者下)

(乳娘)那一條支路。不是到天津去的嗎。那西山上出的煤礦。不是很有名的麼。

(康中將)哈哈。乳娘真是一個學者。樣樣事情。他都知道。但是世界上事情。真是一個錢沒有。簡直走了一天夜。現在想起那個時候。真

是困苦極了。

(乳娘)那個時候。大人起來真是苦極也。真是可笑極了。小姐你說是不是。

(康中將)那個時候。簡直一點也不可笑。但是我經驗此種危險。方才有今天的快樂。想起來真個同春夢一般。我們到這個地方來。已經有二個禮拜不曾。(回顧軻英介)軻英。你此時覺得什麼。難道又有點不舒服嗎。

(軻英)不不……

(康中將)在這個地方很難等的。我們還是到那個地方去罷。(驛夫甲上)

(驛夫甲)到漢口的車就要來了。

(康中將)我到北京去的。

(驛夫甲)那邊有一會兒。

(康中將)漢口車到來。人多得狠。討厭極了。我們且到那邊去稍停一會兒罷。(中將同軻英乳娘走至下首。海軍少尉趙金城同史石

陶靜上)

(史石)你們有什麼事情。這般要緊。須知道我們學海軍的人。跑到岸上來。是走不動的。

(陶靜)你真是弱極了。船上岸上。不是一樣的路嗎。

(史石)別說這些話罷。(看金城介)金城君你幹什麼。

(陶靜)時間不早了。我們快走罷。

(史石)不錯不錯。時候已經不早了。

(陶靜)若是把這班火車放過。今天又走不成了。

(此時驛夫搖份)金城呆立。狠有心思的樣子。

(史石)金城君你想什麼。

(金城)不想什麼。

(此時許多客人下車。到漢口的車就停在碼頭上。)

(驛夫甲)良鄉縣。良鄉縣。(鑼鈴愈搖愈緊。陶靜慌忙買票來了。)

(陶靜)買票子買來了。(二人就攜金城登車。汽笛聲鳴。車就開行。斯時軛英從下首跑來。)

(軛英)啊。金城君。(金城慌忙從火車窗洞探首一望介。)

(乳娘)姑奶奶。很危險的。

(金城)(作很遠的聲音叫軛英介。)

(軛英)(作悲苦的聲音叫金城介。)

(此時軛英咳嗽大作。以巾掩口吐血污染巾上。中將即扶着軛英作悲痛狀。)

(閉幕)

第八幕 赤十字病院

臺舞上佈成醫院中設病床。左陳一小桌。藥瓶數種。雜列其上。趙金城負傷臥於床上。開幕時。友人史石。海軍少尉入來。
(史石)金城。這幾天怎麼樣。瘡口好一些兒沒有。

(金城) 瘡口好一些了。你請坐罷。我正想你來談談。你就來了。

(史石) 昨天我們軍艦剛到港。今天無論什麼地方。我都未曾去。先來看你的。你這個樣子。看起來是不要緊了。

(金城) 瘡口總快好了。不過還有些兒痛。但我在此處久睡。聞這些石炭酸水的臭味。真是不舒服極了。昨天我到花園裏走走。被醫生看見。說了我許多閒話。我想早出一天。就好好自由一天了。

(史石) 何必性急。你早些將病養好了。快回艦來。

(金城) 我心上很想到軍艦上去。與俄羅斯的北海艦隊再決一死戰。不料戰雖平復。忽患瘡痛。現一個人住在病院內。把從前許多的事情都牢騷起來了。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并且夢見你了。

(史石) 你夢見了我嗎。不是我罷。是那一個罷。哈哈。

(金城) 病人的夢是很多。不過記得從良鄉上火車的光景嗎。這幾天我常夢見。

(史石) 那個光景……也難怪你……金城君。我這幾夜也頻頻做夢。一合眼就看見敵人的軍艦。我們兩人心境不同。所以夢境也不同。哈哈。現在李君已經出了病院。你一人自然是很寂寞的。因為這個緣故。心事也多起來了。但我很望你早好。早給國家辦事。庶不負我們當軍人的職務。哈哈……

(金城) 我心裏又何曾不是這樣想。無奈這創口一時不能全愈。弄得我心裏非常焦灼。反覺瘡口很難好的。

(史石) 這是一定的道理。有病的人總得要把各樣事情丟開才好。

(金城) 我又何嘗想什麼心事呢。不過到了晚上。不由自主的。就到了夢魔裏頭去了。

(史石) 這還是心事過多的毛病。千萬要將心事丟開才好。今天我還有點事情。改天再來看你罷。

(金城) 許多日子沒有看見你。今天你來了。一定是要多說些時候才好。

(史石) 我去把事做完了。再好來。我的艦要在這兒停泊一禮拜。我閒暇的時候。天天可以來陪你談的。

(金城)那麼你辦事去罷。但有閒時一定要來的。

(史石)你放心罷。我一定來就是了。(史下。金獨坐想心事。看護婦上。)

(看護婦)有個性田的來看你。

(金城)姓田的。你沒有問他那兒來的。

(看護婦)他說北京來的。(看下。田上。)

(田)許多的日子。沒有見着少爺。少爺這幾天好點罷。

(金城)家裏老太太他們都好嗎。

(田)都好都好。家裏老太太聽見少爺負了傷。很不甘心。所以叫我來看看少爺的。

(金城)不要緊的。我現在已經好了。

(田)少爺現在這個樣子。我也放心了。不過老太太總想少爺的病好了。回家去走一驢。(取菓送上。)

(金城)(皺眉)嘆：無論如何。我都不想回去。我病好了。即回船去。回去結老太太說。請太太放心就是了。

(田)少爺不過爲少奶奶的事情。就這麼樣子。據我看。對於老太太未免太過分了。老太太雖沒有道理。難道少爺連家也都不要了嗎。
我看總得回去才好。

(金城)曉得了。從前我不過一時之氣。現在想起來。對於母親也是很很不孝的。但是我自從病後。好像換了一個人。這腦筋都變了。(泣)
介)想起從前來。非常懊惱。現在欄英想不能存在世上的了。

(田)是……

(金城)我現在想起從前的事情。我也不恨母親。但是此番無論如何。我是不回去的。

(田)那麼少爺甚麼時候回去。難道永遠不回去嗎。

(金城)也不能說永久不回去。若是我不戰死外邊。終有回去的日子呀。你知道身保倫少爺嗎。他不是已經戰死了嗎。我還看見他的呢。

(田)噫……保倫少爺戰死了嗎。怪可憐的。總想少爺回去。一輪體貼老太太的心才好呢。

(金城)你叫我體貼老太太的心好。怎麼老太太不肯體貼我的心呢。

(田)少爺此次回去。不但是老太太想少爺。還有別的話和少爺商量。

(金城)商量的話。昨天已經有信來過。我已經知道了。就是爲買福助姑娘的事情。你回去給老太太說。要因爲這了事情。我是決計不回来的。(作病痛狀。不耐煩介)

(田奇)……不語。

(金城)你的棧房找在何處。休息一天。好生回去罷。

(田)是……(田奇給金蓋毯子。看又上)

(看甲)金城君。睡覺了嗎。郵政局送得一個包袱來了。

(金城)(作擡頭顧問狀)打那裏來的。

(看甲)從北京周家來的。

(金城)你真非弄錯了嗎。

(看甲)上頭寫着你的名字。

(金城)既寫着我的名字。不管他。且打開來看看。

(看甲)是是。(乙)打包袱介。內裝袜子帶子小褂。還有一小木盒。內裝水菓。都是金城素喜食的。

(看甲)你看你看。很多的東西。(此時金城作真名其妙的樣子。一件一件取出審看介)

(金城)裏邊有信沒有。

(看甲)(在包袱內搜尋介)沒有沒有。

(金城)這就怪極了。把油紙給我看。(乙將油紙給金城介)(金城看紙作恍然省悟狀)。

(金城)呀。囑英。(看乙在旁作大驚狀)。

(看甲)呃……

(金城)吓。(金城此時將衣服襪帶等物羅列面前。放聲大哭囑英介)。

(閉幕)

第九幕 囑英臨珍

舞臺上佈成美麗洋房。中置鐵床一座。囑英病臥於上。康中將及夫人立視於側。開幕時。醫生診脈。作驚慌狀。乳娘作拭淚狀。

(醫生)小姐的病。實在是難極。要是在一點鐘內。沒有轉機。就趕緊預備後事罷。

(中將)是知道了……乳娘你送醫生到書房裏坐坐。(醫下)

(王夫人)咳。很好一個姑娘。那裏曉得有今天的。現在金城還在煙臺。一時又趕不到。怎麼樣辦法呢。

(中將)姨母。他命該如此。也沒有法子可使。只怪我的命薄。一個好女兒都搗受不起。

(王夫人)這樣年紀輕的。壽命就不長。真真可憐極了。(囑英咳嗽介)

(囑英)姨母姨母。(王夫人起近床前)我要起來。

(王夫人中將)(同白)好好的養息養息。不要起來罷。

(囑英)我要起來。(王夫人扶起囑英)姨媽你爲我的事費了心。

(王夫人)你不要說這些話罷。

(囑英)姨媽我還想見他一面。

(王夫人)他現在已經到了煙臺。等兩天就到家了。

(福英)(欲向枕上取物介)姨媽。我枕底下有一個戒指。是我在海邊上送金城的。行他給我的。請姨媽取出。給我帶上。我還要帶到棺材裏頭去呢。(王夫人從枕下取出戒指。與福英帶上介)

(王夫人)是個道不是。

(康福英)還有一封信。等金城回來的時候。請姨媽親手交給與他。(向枕下取信。文與王夫人介)。

(王夫人)知道了。

(康福英)姨媽。福英的事情。費姨媽的心了。(呻吟介)。(咳嗽聲)姨媽。我難過得很。(泣介)我但願來生來世。再不變女人就好了。(吐血介)。(衆人慌亂介)

(康中將)乳娘。快請醫生來。

(乳娘)是(下介)。(隨同醫生入來。醫生走近床前診脈介)。

(醫生)無法可救了。(隨下衆人痛哭介)

(康福英)(作傲起狀。兩眼含淚。出悲聲介)爹爹媽媽。女兒不孝……再不能侍奉你們兩位老人家了。

(康中將)福英。爹爹在這兒。你還有什麼話。儘可告懇爹爹呀。(飲泣介)

(康福英)弟弟妹妹。咱

(康夫人)姐姐。叫你們呢。快過來。快過來。(康福英到床前介)。

(康福英)弟弟妹妹。你們兩姊妹年紀還小。總要聽父母的話。孝順父母。(喘氣介)你姐姐在九泉之下。也就感激你們了。

(乳娘)(笑介)小姐。你不必煩惱了。好好睡着罷。(此時福英直聲直氣的叫了金城兩聲。又叫了爹爹兩聲。連吐血數口。就咽了氣了)。

(康夫人)大哭介(一時叫聲哭聲。紛亂張呈介)。

(康中將)這個時候單哭有何用處。(喚乳母介)乳娘趕快給小姐選治理治罷。

此時乳娘便將襪子與帽英穿上。將白手絹蓋了帽英的臉了。頭將香燭點好。紙鏢焚化。康中將把幼子康義。三女雲秋。拉在一旁站着。凝視半晌。放聲大哭。

(閉幕)

第十幕

舞臺上佈成墓地。碑上寫着趙夫人康氏墓。開幕時烏鴉亂飛。荒草寸長。康中將及康夫人攜着子女婢僕等登場。

(康中將)我們纔幾天沒有來。那墓上草。竟漸漸生長出來了。(歎息介)乳娘。你將香燭先點起來。

(乳娘)是。(點香燭介)

(康夫人)你們兩姊妹過來。給姊姊磕個頭罷。

(康中將)你們兩姊妹應該多給姊姊磕幾個頭才是。你姊姊在日是很喜歡你們的。他輕輕年紀。就丟着爹媽去了。咳。真是可憐。

(康夫人)咳……真是萬萬想不到的。

(康中將)咳。我們也不必追想了。且揀個有頑意見地方去散散罷。

(康夫人)也是。阿義。我們到邊兒去頑頑罷。(中將及夫人攜着子女婢僕等下)(趙金城上。凝視)

(金城)懶英懶英……我來了。你知道嗎。我的船未到岸時。還指望你來接我。那知道。你已沈埋黃土壟中麼。你給我的信。我拆開細看。

真是我對不起你。懶英懶英。你爲甚麼不答應我麼。(說至此放聲大哭介)(康中將及夫人等上)

(康中將)金城(含悲聲)你回來嗎。

(金城)丈人女婿回來了。

(康中將)金城。懶英雖然死了。(含悲聲)你還是我女婿。我還是你的丈人。將且悲泣事丟開。我們還來談談戰爭的事情罷。(說完)

笑登時又抱頭大哭

第十幕(完)

大鼓書

劉寶全之活捉三郎



天堂地獄兩般虛。要講人的行為是非曲直。凡事都離不開因果二字。就讀他。說書唱戲。講今比古也無非是懲戒人心。分別善惡。可真的要你老信以為實。早年闖在梨園中。排出一支戲。平板二黃。後一段是西皮。戲名兒叫烏龍院。是梁山的故事。內裏頭情由甚出奇。有一人姓宋名江。別號叫及時雨。他在那山東鄆城縣的科房。代理民詞。結交一個情人。閻氏女。蓋花閉月。落雁沉魚。他們二人長來長往。別提多麼親密。這佳人喜新厭故。不守規矩。鬧她水性楊花。有了外遇。相認了三郎文遠。是宋江的徒弟。因此上街談巷議。人言嘖嘖。此事却被那宋江知道。這一日。宋三爺偶然到烏龍院去。因拍櫃纒怒惱。匆忙把文書失。婆媳下床忙檢起。故意的借書換制。把宋江逼。只嚇得三爺魂不附體。上樓去好言好語把事提。又誰知婆媳要害三爺一死。這纒惱惹了英雄動殺機。光閃閃把裁紙刀子忙舉起。惡狠狠的照定了婆媳。只聽得撲吱吱連連的幾下。登時氣閉。好宋江他挺身到案去打官司。且不言宋三爺當了官如何的處治。再表那婆媳的陰魂把身離。恍惚忽玉碎珠沉。辭了陽世。蕩幽形跡蕭風。見滿天星斗。杜鵑啼。黑暗暗望前行。也辨不出多遠的地。渺茫茫見一座大廟在路西。鬧婆媳一陣陰風的溜溜的刮進去。見殿上金壁輝煌。甚威儀。近面的扁額有八個大字。上寫着仁聖大帝東嶽天齊。金鼎爐香。氤氳起。玉盤羅列四神。玉小鬼。醉吟令人可懼。冷森森手持刀槍。錘棒等不一。一個個怪眼圓睜。面分青藍紫綠。有判官手。掌人間生死簿。不差半毫釐。鬧他按他的陰魂。跑在了流平地。口尊上帝我死的屈。驚動了案上的神。觀仔細。見階下跪着一位女花枝。忙問道你

家住那裏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因何死的屈這佳人才把那被殺的情由說了幾句。怒惱了案上的那位神新。叫判官你查一查。張三郎應當多早晚死。判官說他的陽壽就在今日。今時忙遣殿下當方的土地。你領他前去冥遲。土地領命朝前去。佳人的陰魂在後邊跟着移。來到了張三郎的門首。小佳人又把身立。有土地稟報了門神。這才放進了婆媳。且不言佳人的陰魂在院中遊。再把那三郎文遠提一提。他白天在衙門中聽說是婆媳死。疼的他頓足捶胸。短嘆長吁。想當初我二人。在烏龍院朝雲暮雨。在紅羅帳內。鸞鳳交棲。好難捨小模樣兒。如花似玉。好難捨身體嬌柔。弱不勝衣。好難捨小蠻腰兒。楊柳細好難捨。李小金蓮。二寸七實指。望地久。天長。恩情到底。又誰知水流花謝。中道分離。張三郎想想念念。又氣又惜。到時。聞斗轉星移。花陰滿地。萬籟無聲。三更鼓兒。滴靜悄悄。孤身寂寞。幽聲四壁。光閃閃。一輪明月。照到屋裏。一陣陣涼風。吹人體。一莊莊眼。前怪事。甚希奇。撲撲。敲頂上。灰塵撲撲。地叮嚀。嗚茶籠籠。響聲。急拍噠。噠。院中。以有瓶兒。至陰慘慘。燈半暗。令人。寢嘩拉。拉。牆上。字畫飄然。起的溜溜。桌凳。無人。自轉。移。悽切。切。明明。似有。悲聲。泣。咕。碌。碌。盆花。亂動。分東西。格打。打。牙。關。緊。咬。身。難。立。道。叫。我。神。思。涼。汗。淋漓。心。害怕。毛。髮。立。又。一。想。既。讀。詩。書。知。禮。義。怪。力。亂。神。子。不。語。我。本。是。堂堂。的一。個。大。丈。夫。難。道。說。我。怕。鬼。迷。張。三。郎。嘖。嘖。嗽。了。一。聲。伸。伸。氣。又。聽。得。燕。語。鶯。聲。似。人。悲。啼。他。把。那。三。郎。叫。了。幾。句。你。害。得。奴。好。不。悽。悽。三。郎。說。你。是。何。物。來。至。此。真。非。是。魘。魅。纏。纏。放。我。來。欺。婆。媳。說。你。明。知。故。問。豈。有。此。理。忘。了。當。初。咱。們。兩。人。好。夫。妻。奴。是。閻。氏。媳。奴。身。為。你。死。被。宋。江。用。刀。殺。害。血。染。香。腮。因。此。上。臨。孤。魂。身。無。倚。特。意。找。你。會。佳。期。三。郎。說。既。是。我。師。傳。害。的。你。為。什。麼。找。我。不。饒。又。不。依。婆。媳。說。若。非。與。你。有。私。意。因。何。我。命。死。的。屈。埋。怨。三。郎。你。無。意。撇。的。奴。孤。單。單。冷。悽。悽。茶。不。想。飯。不。思。飲。怯。怯。疲。腰。枝。被。你。帥。傳。查。出。了。形。跡。刀。對。胸。腔。將。我。刺。因。此。奴。命。死。的。屈。(轉緊板)三郎說盡聽見說話。為什麼。瞧不見你婆媳。一陣笑。嬉。嬉。利。時。間。現。形。迹。燈。影。後。走。出。一。位。美。貌。女。花。枝。黑。鬢。黃。鳥。雲。巧。挽。盤。龍。髻。端。正。正。的。黑。髮。一。般。青。額。靦。靦。耳。鬢。斜。抽。晚。香。至。黃。澄。澄。滿。頭。插。戴。真。珠。與。首。飾。一。灣。灣。兩。道。柳。眉。細。水。淋。淋。的。杏。花。眼。相。稱。懸。膽。鼻。一。點。點。櫻。桃。小。口。含。碎。玉。鮮。彩。彩。身。穿。一。件。藕。色。衣。風。飄。飄。百。褶。湘。裙。蓮。步。舉。小。蠻。蠻。風。頭。弓。鞋。繡。花。枝。真。乃。是。萬。種。的。態。態。享。享。玉。立。張。文。遠。不。顧。害。怕。又。想。起。他。的。舊。相。思。婆。媳。說。你。既。離。奴。家。不。是。妖。異。何。不。同。我。到。陰。司。三。郎。擺。手。說。我。不。去。判。時。間。無。人。色。心。發。迷。婆。媳。一。見。有。了。氣。趕。上。前。去。餓。虎。撲。食。三。郎。抽。身。忙。躲。避。婆。媳。起。聲。趕。得。急。他。二。人。囑。

定八仙。桌子來回擠張三。郎咕咚一聲栽倒地。婆媳解下裙帶。硬望三郎。額子上記只聽得。啾的一聲。小命兒。斃。西利時間。兩個旋風。颯然起。最可歎。家中還有年邁二老。與嬌妻勸語。君不結子的鮮花。休介意。露水夫妻。莫真情。癡福善禍淫。君須記。別叫那慾海情天。四字把人迷。

劉寶全之長板坡

古道荒山苦相爭。黎民塗炭血。飛紅燈照黃砂地。暗這塵迷星斗。是鬼哭。聲忠義名標千古。重壯哉身死。一毛輕在長板坡前。滴血汗。使壞了將軍。那位趙子龍。這位劉玄德。他投奔江陵。夔夔養銳。不提防在那當陽路上。遇追兵戰重圍。刀槍林內。君臣們失散。路荒郊。在喊殺聲裏。世子飄零。糜氏夫人懷揣着阿斗。身隨夜色。淚洒秋風。被箭傷從半夜昏絕在荒草地。只有那呼吸氣一絲兒。未斷。直到了天明。夫人死去。唉。他重又甦醒。嬌娜的身軀。冷似水。狂聽得身傍秋蟲聲。語喚方覺得。腿上的箭瘡。陣陣疼。疼昏昏。眼只見那流螢兒亂舞。凝酥胸。纔知道阿斗在懷中。落葉兒推滿了。渾身上。冰涼的露水。渺茫茫。見那殘星兒未散。月影兒斜明。軟軟住。身軀亂戰。夫人坐起。見寒烟壓地。衰草橫空。鹿埋翠袖。香裙冷血。染弓鞋。透襪紅。伸手向懷中。摸了一摸。公子呀。怎麼着他。紋絲兒不動。閉口無聲。這夫人驚慌。變色。低頭看原來。是小阿斗。他自己。哭之自己。睡淚。這夫人面對着嬌兒。說你醒來罷。見公子小手兒。輕揉眼。慢睜着人。把眉頭兒一縷。嘴唇兒一咧。小臉兒。懷中亂拱。攪酥胸。夫人痛道。心肝你醒。我的兒。你是要乳吃。嚇小肚兒。空嘆。只嘆苦命的冤家。挨上。缺也。不知你那。甘氏親娘。在何處。飄零。這夫人緊攬公子。心懷慘切。小阿斗像癩麵。一聲也不呼。霎時間。輕烟薄霧。天將曉。樹梢山頂。日已紅。血水溝邊。烏鴉亂叫。在死人堆內。斷箭折弓。破帳房。纛旗堆滿地。有幾匹無鞍的戰馬。亂跳嘶鳴。這夫人眼望着沙場。心肝痛碎。看光景。難保。皇叔他的死。共生大約。甘氏夫人沒有他的命。也不見糜竺。糜芳和簡雍。三弟張飛。無有音信。莫非說在那亂軍中。戰死了。常山將軍。那位趙子龍。倘若他們君臣。都喪曹賊手。剩下一婦人。無有立錐之地。撫養孤兒。只怕是不能。這夫人他想到其間。無非是一死。臨了。臨懷中的阿斗。淚盈盈。歎他父半世飄零。唯此子一點骨血。未成了。我今日要全節兒。他必死。到黃泉。叫我怎對劉門中的祖。共宗。夫。

人正是為難低頭落淚呀遙望見那些曹兵草地行事急難顧傷痕重咬緊銀牙手扶着墳頭站起了身見路旁一所民房被曹賊燒毀只剩下半堵土牆可以遮形抱孩兒一步一暈的扎着走欺夫人為撫孤的誠意忍着疼來只在黃土牆邊井台上兩面見脚踪兒血染蓬蒿滿地紅傷痕作痛鑽心透骨嗚呼呀氣短難接腹內空歎嬌聲汗流粉面秋波碧低玉頸釵墮黃金雲鬢鬆恍惚眼中似有旌旗影亂紛紛耳內猶聞戰鼓鳴身危力盡達了絕地忽聽得一聲喊原來在此處隱身形只見他寶劍神槍帶血腥玉鏡銀甲被土蒙放開兩眼乾坤展一點丹心天地明糜氏夫人身藏枯井畔猛回頭見趙雲的馬到了土牆東見夫人懷抱阿斗低頭坐真乃是蓬頭垢面減去了花容趙子龍走近跟前丟槍捨馬撩袍跪倒把禮行連連叩首說主母受驚公子無恙這都是趙雲之罪下將無能糜氏夫人悲喜交加說皇叔在否趙雲說圍出重圍殺奔了正東夫人說國家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又問誰同去子龍叩稟翼德相從這夫人點點頭兒說將軍少禮趙雲站起把身躬說請夫人屈尊貴體騎臣的馬千萬關陣時把公子攬緊莫心驚夫人說將軍你步戰麼子龍說正是但慙臣一腔熱血半點愚忠這夫人一聲長歎雙垂淚說到今朝方信兒夫見識明可喜他一雙俊眼識人物趙將軍真與兒夫勝臂同歌怯怯四肢無力夫人跪倒說此一拜非拜將軍拜上你的忠趙子龍大驚跪倒將頭碰地夫人聲音悽慘血淚飄淋悲切切手指着懷中眼瞧着虎將說可憐這驢懂無知小幼童他的父半世無下無兩個我今日把千斤重担托付公他小命兒生死存亡全都在你望將軍半幸忠義半精降功威宏恩豈但皇叔一人而已我們劉門祖宗在黃泉下也感你的盛情趙子龍痛哭雄心喉頓首見夫人站起身形把綉襖從懷中把阿斗取出托在掌上美蓉面緊對着嬌兒心內疼說我的兒今朝母子緣分滿從此後也別想你那親娘也別認生我的兒若把你的天倫見你就說為娘的全節赴義兩甘心向忠良說今日把阿斗交付與你大約將軍不必我細叮嚀但是那馬撞人冲刀槍無要留神風公子的性命保護自己的身我的兒氣脈微薄筋骨嫩你那掩心甲不可勒緊也不可太鬆子龍說快請夫人速速上馬臣方好單槍獨步踏賊營夫人正色說將軍差矣我受傷且重怎麼能够同行况且我不能乘騎將軍又用馬一杆槍難道在百萬軍中跑去戰爭趙將軍你救一個阿斗勝似千百個糜氏我今朝生死存亡已說明你與我多多拜上皇叔的勸你叫他時時念念在芥生三尺劍掃盡狼烟把國賊滅一雙手高托紅日把炎漢與趙將軍切記於心抱兒去罷好趙雲不好接公子苦勸主母一同行這

夫人將哭啼的嬰兒很心放下轉香軀身投枯井魂斷幽冥賢烈夫人既然取義歸天去葬蛾眉瀟瀟的流水冷清的清風良玉精金言行並美齊天白日忠義雙明趙子龍用槍推倒土牆把井口蓋上到後來關重圍救阿斗與劉備相逢。

劉寶全之南陽關

隋煬帝無道亂朝網弑父奪權理不當鳩兄圖嫂倫理喪欺娘姝敗壞綱常朝出奸黨宇文化吉與楊素專行殺伐黎民遭殃那許多老忠良全都辭了王的勳他們一個個退歸林下僻地去隱藏這昏王恐怕壓不住了黎民怨他纔選了來僕射的老先生名字就叫伍建章他命老先生把草詔頒行天下那位老先生在金殿龍樓罵昏王楊帝一怒將他綁在了雲陽市口被刀傷老先生一死民皆怨還連累那滿門家小盡皆亡逃走伍保小家將南陽關送信一路苦奔忙不言伍保在路途上再被朝中說端詳宇文化吉上金殿尊聲吾主有道王啓奏不為別的事有一件大事不敢慢藏伍建章他有個鬼狠兒名字叫伍雲召老王爺欽封鎮守在南陽論文才滿腹經綸胸藏學問論武藝神出鬼入令人難防上了陣全憑跨下馬還有那鬼慘神愁一桿鎗在南陽若知曉他的父母把命喪必定要帶領人馬叛反朝堂到了那時節將至濠邊兵臨城下少不得損兵折將耗費爺的錢糧趁此不除終須是後患依臣奏趁着萌芽未出土給他個一掃光昏王准了議臣本立時差派勇忠良韓擒虎挂了招討元帥印麻叔謀正印先鋒將勇兵強宇文成都押糧運草浩浩蕩蕩旌旗招展殺奔南陽却不言大軍路途上再表南陽說端詳伍雲召帥府亭前閒悶倦一心打圍到太行在太行山結交一位好漢雄闊海這個人力大無窮二虎降他父從前作過總管皆因為奸臣當道告老還鄉家運不濟遭天火二老雙親火內亡無奈的英雄落草爲了寇殺賊官除逆叛剪惡安良一路上並不劫客旅與經商雲召愛他是好漢二人結拜在山崗賢弟在高山山暫把兄等等候恩兄回轉南陽急忙修本奏明聖上保你爲官把兄辭別了好漢雄闊海伍雲召帶領人馬轉回南陽進城連環三聲砲衆將迎接結立在兩傍帥府庭前下了馬有從人接過了馬絲轡邁動虎步朝後走賈氏夫人迎接到了二堂夫妻對坐閑談論提起了打圍在太行太行山結拜位好友雄闊海稱得起是擊天白玉柱擎海紫金樑賈氏聞聽心歡暢吩咐從人擺酒築酒過三巡來過五上房之內秉燈光吩咐候

女早散去元帥勞乏要安康懷抱着伍登兒父子就在床榻睡真乃是人得喜事樂非常一更三點床榻鼓打二更夢黃梁夢見來在大堂上並不見大小三軍來站堂耳聽得一陣狂風響亮見一人黑咕嚕咚走上堂未曾開言淚如雨降雲召吾兒聽端詳休把吾當作妖魔從天降吾是兒的父伍建章老主爺遭不幸龍歸海葬次子楊廣亂綱常他命為父把草詔頒往為父的在金陵龍樓罵昏王皆王一怒把我綁綁在了靈陽市口被刀傷為父一死還在情理上決不該連累上滿門家眷盡皆亡逃走伍保一家將南陽關殺信苦奔忙韓擒虎挂了招討元帥印麻叔謀正印先鋒將勇兵強宇文成都無敵大將他若是到此少不得立戰場吾兒若聽為父講棄走南陽奔他鄉吾兒若不聽為父勸怕得是絕了伍門後代香雲召夢中要答話見一位年邁媽媽走上堂連叫吾兒伍雲召吾是兒的養身娘快給為娘把仇報不枉為娘養兒你一場廬簷下站定許多無頭鬼報仇二字亂嚷嚷雲召心中似刀絞醒來時萬籟無聲一片寂荒伍雲召在南陽得了一場凶惡夢宇文成都來到此少不得擺下戰場

白雲鵬之鳳媒

孟春歲轉豔陽天甘雨和風大有年銀簫綵勝迎人日火樹星橋慶上元芳園草木媚春色賞花燈人月慶雙圓冷清清的梅花只在孤山內不像那野草閒花好比妍薄命的紅顏林黛玉他本是絳珠仙子下臨凡坐在那靈河岸上無人管多虧了神瑛侍者用心專每日把甘露瓊漿親灌纔能殼修煉成形成做女仙只因為侍者深恩未曾答報兒心中耿耿難忘這段緣恰遇着神瑛侍者該出世托生在賈府作了兒男絳珠仙女虛心動早來到警幻仙宮法座前說我受了侍者洪恩天樣重恩托生美女去填還要叫我常流不斷的痴心淚補報他甘露滋培這幾年托生林府做了小姐與寶玉姻親骨肉連自小兒替資早喪無依靠寄居在母舅家中到也相安賈母心痛外孫女愛惜如珠在掌上端叫他與表兄寶玉同居住他兩個寸步不離在一處頑後又來了薛氏寶釵諸姊妹再添上史湘雲與那鮑烟運本家迎春姊妹人三個又有那李紋李綺隨着李執自從那寶玉搬去花園住衆人各佔了一所好庭軒蒼天有意憐才女把一羣國色天香都聚在大觀園興起了海棠詩社輪流會美景良辰樂事全這寶玉女孩兒隊裏偏和氣就是在僕女羣中也香甜他睡與

衆人得意好和黛玉相敬相親，史相憐，但只是天生癡情，終難改。一會兒多病，一會兒難癒，那黛玉性又孤高而又冷心，又多疑話又尖，背地裏不知流了多少淚，漸漸的形容瘦損，病懨懨，這寶玉只爲失了通靈玉，自言自語，好像是瘋癲，買母又把他搬到上房去，要爲他冲喜，除灾，把婚事完，想黛玉雖然有才，又有貌，只怕他福分輕微，身子單不及寶釵，行事好向姨媽當面求親，禮數全，選定了良辰大吉，日佳期不遠，就在眼前，花氏襲人是寶玉的妾，心坎兒明白見解兒，寬見寶玉定下了這親事，老大的耽驚心裏，爲難，沒奈何才向王氏夫人稟求，太太恕我狂愚，才敢進言，太太看寶玉到底與誰好，薛姑娘，林姑娘，誰合他有緣，夫人笑說我那裏知道，襲人說事到如今，也不敢瞞他，與林姑娘不是尋常好，他兩個同心合意，這幾年口裏不說，心裏都有是自己定就的姻緣，並帶連我是他貼身服侍的，家生女，有甚麼猜不透的巧機關，那寶玉事不隨心，添了病，天大的干係，叫其怎麼耽王夫人當下沒主意，回明了買母，更心煩，忙請了當家鳳姐來商議，到底是巧變靈機，不費難定下了一條換斗移星計，趁寶玉病體癡迷，正好瞞此時，只說是要林黛玉到臨時，蓋頭遮住，美紅顏照常拜堂，與合巹，還要借林妹妹的頭，小索調，教他把新人，纔扶定二爺，認得是他屋裏的大丫環，只要一將他，哄過扶入羅帳，兩團圓，不見銷金帳，裏變了卦，鴛鴦枕上又起波瀾，况薛姨不在林妹妹下，他兩個向來情意也纏綿，他再要往死裏追求這件事，只說是老爺定下姻親，誰敢阻攔，看來只有這條計兒，穩管教他好事完成，不能翻買母點頭，說是狠好，鳳丫頭說計可瞞天，就依他方法兒辦了去罷，但只是不可洩漏這機關，快吩咐各房侍女丫環，叫他們薛字休提，要謹言安排，去把公子，哄主僕們設計，就把他瞞

白雲鵬之哭玉

季秋霜重，雁聲哀，病綻東籬，稱雅懷，滿城風雨，重圍近一種幽香小園，栽不是，淵明偏愛，此都只爲此花開，後少花開，到梗來，枝了，疎影橫牆上，恍惚是瓊瑰，魂從月下，來瀟湘，館病倒了，林黛玉門兒，寂靜，掩蒼苔，買母在那邊料理迎親事，各樣張羅，忙不開，這一日，聞聽黛玉病到垂危，候老人家放心，不下來，瞧他的外孫女孩，只見他氣息，慟慟身不動，說你，一病，因何這等，哀這黛玉，右舉，微睡定了一定，勉強支持，略把頭，抬低聲說，老太太，你可白痛了我，我死後，千萬休將我，掛懷，兩句話，未完，氣又咽住，心兒中，萬語千言，總說不上來，買母

說兒呀你好好的養着罷想人生那個沒有那病和灾老人家痛急傷心忍不住撲簌簌淚滾珍珠落滿腮叫衆人好勸歹勸纔回房吩咐把後事快安排姊妹們大夥都來探望那黛玉眼也不睜口也不開只等到枝靜夜深人都散才向那紫鵲妹妹訴情懷說你我相隨這幾載同心合意兩無猜自從我得了冤孽病時時相守未離開難為你知輕知重得人意難為你軟語柔情解悶懷難為你問訊問飽隨着手兒轉難為你早起遲眠耐着性兒挨眼皮兒終夜何曾合眉頭兒終朝展不開萬種的溫存千般體態就是我骨肉的親人也趕你不上來不幸今朝和你分了手我死後你也不必太傷哀想人生離合悲歡都是數各有前程各寬懷只要你安身立命得好處我在那九泉之下也笑顏開從今後勇性兒休要使心兒要細來嘴兒還要乖倒不知將來派你到何房去只怕別的姑娘你服侍不上來林黛玉說到了傷心處紫鵲珠淚滾香腮說姑娘昔日何等恩待我盡心伺候也應該你若身子有個好和歹叫我這一腔熱血向誰歸天地深恩不能報就是那結草啣環也不稱心懷我勸你把閑愁閑悶都擱起安心調養少悲哀萬一蒼天可憐見豈不是木石重生花又開再和你手摸圓鏡觀香粉再和你代挽盤龍整玉釵再和你簪花小徑持羅扇再和你並坐紗窗刺綉鞋再和你春朝早起摘花朵再和你寒夜挑燈鬥骨牌再和你添香侍立觀書畫再和你步月同行踏翠苔那才是奴命的真造化我紫鵲情願意永許長齋若叫我重新伺候他人去別說是羞臉難抬頭心上也不下不來黛玉說幾句頭你是真妄想你看我這副孽形骸還有一言相囑吩我本是江南籍貫住秦淮將來還要送我南邊去把我這幾根枯骨向故鄉埋紫鵲說道奴謹記斷不叫你環珞空歸冷夜台但只是姑娘的心事奴知道總只爲一專關心起了禍胎實二爺何等相親近也指望配合成雙風鸞諧休聽旁人胡言語這個長那個短混胡編排黛玉說是那裏的說紫鵲說這又何妨我還看不出來黛玉正要把話講一陣昏迷痰往上來喉中哽噎說好寶玉三個字之外就聽不明白香魂詭譎飄然去這時候正是寶玉委實斂一邊拜堂一邊絕氣一處熱鬧一處悲哀這壁廂愁雲下雨遮陰那壁廂朝雲暮雨鎖陽台這壁廂陰房鬼火三更冷那壁廂洞房喜氣一天開衆人忍不住悲聲氣把一個小紫鵲哭的死去活來寶玉委實親犯了瘋病昏憤顛狂勢更加不茶不飯人懶見行哭行笑性難拿賈母耽心添驚怕王夫人背地淚滴搭多謀的鳳姐沒了主意會勸的襲人也少了方法惟有寶釵心細深明理暗想道他此病原爲那個人發到不如打開鼻子說道這亮話才能斃死心塌地好收斂儘着性子叫他哭了殺叫他

把愛悶全消才去了病芽冷笑道你這幾日精神亂想來要見你林妹妹他實告訴你說罷前日我過來那一晚他已一命染黃沙寶玉聞着驚破胆說果然真的嗎真要哄我寶釵說我豈肯撒謊將他咒現如今守孝停靈還在家這寶玉或啞一聲栽倒在地半晌還魂強掙扎立刻要到瀟湘館學一個宋玉招魂把怨氣發進門來那裏還像當初景由不得百淚中來淚如麻但只見竹梢滴露垂清淚松影濃陰帶晚霞庭前空種相思豆砌邊都是斷腸花老樹無情飄落葉幽林有恨啼鴉欄杆十二依然在倚欄的人兒在那一搭進門來見黛玉的靈柩當中放白布靈幃兩邊搭香焚玉爐燃素蠟案列金瓶插紙花有幾個孝落子琪將孝守有幾個龍鍾老婦也被麻那一種淒涼景况真難看也悶不得燒香與奠茶叫聲妹妹你往何方去哭一聲佳人在那一搭想來都是我誤你把我一條小命枉這場我生平只看上你人一個任憑誰傾國傾城我也不誇細思量豈是人間有此種你豈是王母宮中綠萼華我許你高節空心同竹韻我重你暗香疎影似梅花我羨你千伶百俐見識兒快我知你心高志大把人壓我愛你骨格清奇無俗態我喜你性情高雅厭華華我愛你嬌面如花花有媿我賞你風神似玉玉無瑕我畏你八斗才高行七步我服你五車書有守八又我聽你綠窗人靜棋聲響我樂你流水高山琴韻佳我哭你結草早喪誰靠我痛你斷梗飄蓬那裏是家只因你似有如無含羞趨我只得半吞半吐種情芽滿望着恩情美滿成佳偶只因爲父母之命不敢爭差也祇是命中造定無緣分恨當初月老星君不向一處牽問紫鵲姑娘詩稿今何在給於我淨手焚香細評拔紫鵲說姑娘已自焚化了寶玉說可惜一片好精華雕龍綉虎成灰炭憂玉敲金作泥沙他只爲知音不把鍾子期遇因此上發恨揮琴仿的伯牙苦只苦自到臨終未見面恨只恨滿懷心事未能達到今日萬語千言你見否妹妹呀你在九泉之下也細細查從今後我也快到夢中夢看破無非是鏡中花不久的夜臺見面重相聚好和你地下成雙勝似家這段情直到地老天荒後我的那怨種愁根永未放只哭的月暗西廂沒了氣色雲愁雨泣也掩了光華恰便是顏唐一痛悲秦火抵多少腸斷三聲過楚峽(完)

燈下勸夫

月朗風清夜未央。銅壺玉漏恨更長。佳人悶坐深閨裏。獨對孤燈心暗傷。這一位女子是雜新派。他本是個女學生。留學過東洋。自從舉

業回國轉配。夫本是富豪郎，過門未到二年半。夫妻時常鬧饑荒。這位大爺他本是執符子弟，不懂的三綱并五常。倚仗他祖上遺留遺產，不務農，不做工，又不經商。他外面衆朋友，具是一樣，都是花天酒地，晝夜瞎忙。這一日半夜里，大爺回轉，驚動了佳人女紅妝，寬衣落坐。烟茶忙奉上，夫妻們對坐叙家常。奴今天有許多的心事，當面要講。口尊聲大爺，細聽良言。咱夫妻乃是自由結婚，何等的美滿。只望你功名成就，耀祖增光。不想你浪蕩逍遙，養成習慣。吃喝嫖賭，在外荒唐。穿衣服分四季，俱是綾羅緞，不是那敦慶隆。就是瑞祿祥。你愛抽三砲台的烟卷，茉莉花把他熏上。週身上用點子花露水，老遠里聞着香。金剛石手溜子，通明透亮。戴一付洋眼鏡，你說是對光。美國的紫金錶，推把開響。皮靴掖存鈔票十元一張。這個年月，大烟未斷。那一天都得一兩。美華鑫學士靴，幾日一雙。出門時，坐包車，脚場鈴響。最討厭，跑在人羣裏，隨的釘釘鏢鏢。每日裏，三不管，要去一蹶，說甚麼有應酬。總得到場，在家中，嫌悶，倦身體不爽。邀請了幾位朋友，去到那集賢球房，打一盤累的你，通身是汗。贏了球，輸了錢，得意洋洋。打完球，請朋友前去吃飯。去到那聚和成，頂間的飯莊。來到門前，抬頭觀看，有許多的電燈，照耀輝煌。進門來，跑堂的高聲喊，請大爺上座。雅樓上有閒房，慢慢的上梯來，仔細觀望。迎面上寫的是醉月飛觴。剛入坐，龍井茶，急忙與你獻上。這一個打手巾，那一個接衣裳。不多時，擺上了上等的酒飯。酒已足，飯已飽。滿面紅光，吃完了飯，不給錢。三節算帳，叫伙計到華賓去定包箱。你到說，如今晚落子館。到比大戲還強上。許多的闊大爺，客位滿堂。又有男，又有女。一場一換，有時調和大鼓，像聲雙簧。你愛聽韓亭斌，老鳳關牌。裝模作樣，雙簧的廣東戲。又把猴來裝。高六順大鼓，游湖信傘。又來了黑姑娘，唱了一回，鑼大鉦，楊黛玉滑油山。唱的本是前後段。七月七，綉荷包。還有盼情郎。宋二榮，妓女上墳，外帶十想。最拿手大出賽。中間那段二簧，周銀福單刀會。男子賞駝。有一段二簧借燈光。大玉環丑末，演出不長不短。頂好的有一段大西廂。大寶翠掉鏡架，嘆音洪亮。會時調會大鼓。這會二簧，你愛聽吳金鳳，山泉九自歎。陳來鳳的熱客後悔。有調有腔。王喜鈴借獄叉杆。上台一幌，招惹的台底下，叫聲好伙。像熱鬧非常。萬人迷張麻子，說笑鬧唱。許多的新名詞，句句都是改良。白雲鵬唱大鼓，戲迷代說講。廣小川唱快書。趙雲截江，說不盡。生意人，種種花樣。還有那，變戲法的孫羅劉。王天到了十二點，遊興未散。一心要打茶圍。挑上個姑娘，走到了大興里。東瞧又西望。這院內，有個人，名叫金香。挑上了這姑娘。一天一蹶，擺飯局。打麻雀。總得要淨場。拿班的拿你當花錢的老桿。拘串那姑娘糊糯米湯。逢年與節。

慢。他會說過。要父王當面割下。方纔算數。(張白)呵呵。他倒預防我叫人槍替。你且說這第三件。(劉白)天下太平。方可成婚。(張白)這
道乃是。他娘的一個緩兵之策。來呀。(卒應介)傳令。攻打六國飯店。(劉白)且慢。父王攻打六國飯店。所為何事。(張白)槍奪劉喜奎。
(劉白)豈非師出無名。(張白)難道罷了不成。(劉白)先退段祺瑞。後槍劉喜奎。(張白)吾見言之有理。就此傳令出兵。(衆卒應介)
(吹打同下)(完)

執苑選萃

瘦公署



司公相照芳匯

本公司開設跑馬廳接通新世界地位
寬敞裝璜典麗佈景新奇攝影精良日
間可在新世界全部真景拍照晚上有
電光攝影舉凡需用之服裝器具無不
應有盡有誠海上獨一無二之照相館
也由新世界進門游資不取照費滿洋
一元者特贈游券一張以示優待多則
類推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本公司謹啓

院醫杏春

號七十四百一路門廈海上

本院診例

送診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號金一角
門診 下午一時至四時 診金一元
出診 下午四時以後 診金五元
貧病不計 急症隨請隨到到症面議

醫治科目

內科 婦科 小兒科 皮膚科 耳鼻喉科 眼科
外科 產科 兒科 膚科 鼻科 咽喉科 眼科

花柳病科 專門戒烟 善種牛痘
解救服毒 急救難產

六零六及最新九百十四並種新藥注射

住院療病另有詳章

楊鍾甫醫生謹贈

豁公霄文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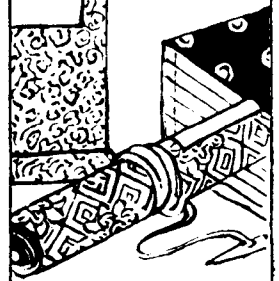
劉子谿公桐城名下士也其為文根底龍門
言中有物年來著作等身常閱書報者類能
道之各書報館欲得豁公著作輒向予等
詢潤例予等不勝口舌之煩特商於豁公為
定潤例於下一小說筆記雜著每千字三元
二諧文劇本傳奇彈詞評註等每千字四元
三序跋祝辭答辭每篇十元至五十元長壽序墓序哀
啓行狀等自十元至五十元減半五古七古照
為斷律詩每首一元絕句減半五古七古照
序跋例六代撰各種告白二元至二十元
以長短繁簡為斷七喜壽賀聯及輓對十字
以內者每付一元十字以上加倍廿字以上
再加倍餘以類推代書另加潤資定稿預付
半價由經理人擊與收條為憑限期取稿不
誤經理人上海九江路生美術公司孫
雪泥君四馬路第一樓對面中國圖書集成
公司方東亮君葛羅路四十號報界聯合會
潘毅華君

葉小風 華亭野
王鏡根 天虛我
李定夷 苦海餘

鄭曼陀 沈卓吾
周劍雲 蔣雪超
李次山 孫雪泥
張慕蘭 吳小坡

同訂

藝苑選萃



紅豆館主之五言聯

有節秋竹竿

無波古井水

雖銜橋統眷英華控玉許龍馬派
車陸離控陰鄧而不以富貴驕人
必以謹盡業已故堯門識泉塞
步知歸戎德如風物應如響弱冠
以外儀今望除秘書朗僚駢閣而
來儀瞻石渠而式跋 高懸碑

時

嶽嶽長瀾巖巖峻趾就日成德聚
星効社家風未沫世祿不已於穆
夫君一日千里昂昂風氣烈烈霜
威進退有度信義無違行高州里
聲滿邦畿抗乏高鶩理陶鷹飛素
麾執鐸南臨北極 劉懿碑

慧

寶

動靜無滯方圓有折舉直平心連
從掉古獨悲魏禪終存漢節駿發
克昌申甫貞祥作鎮憂國隼集鷹
揚遷都尊主地輔龍驥誕厥今胤
戎章重館侯服再盛端儲率拔掌
庫司金五曹遍愆 隋藏孝慈碑

之

隸

書

以延昌中出身除奉朝請優遊文
省躬儕慕其雅尚朝廷以君蔭如
此德宣以熙平之年除魯郡太守
治民以禮移風以樂如傷之痛無
怠控夙宵若子之愛 張猛龍之碑

屏

惠翁先生教之 告而於其言新 智叟時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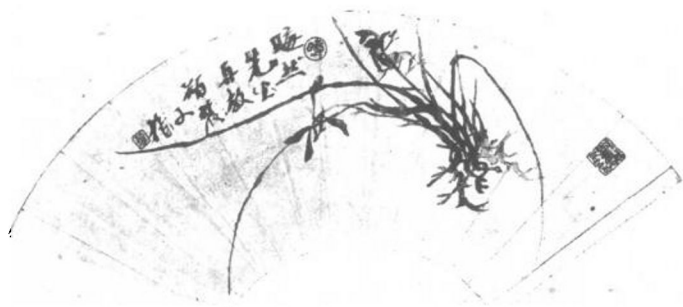
時慧寶之七言聯

抉石怒猊評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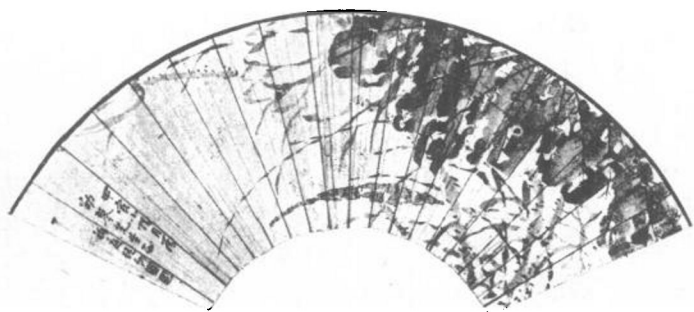
念詒先生方家正之。

朝陽鳴鳳喻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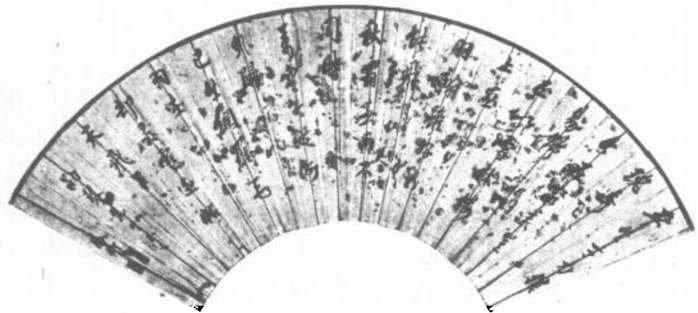
智農時慧題



花 蘭 畫 指 之 農 智 時



荷 殘 畫 之 卿 瑤 王



書 之 卿 鳳 王

新劇家徐若僑之五言聯

錫增紅瓦法宮有道即希巨蹟

楚山晴靄碧

湘水暮流深

右唐藥子以道性書之

劍雲先生閣下

書久稽教益有眾相克當擇必付者加旣口以字
了亦藏有數琴懶雅善書表不區中即得

歐

公介於 名入當北面以聆情素惟恨下里巴人久清聞
比徐之盪游不以接玄微內子自佛向來僕天和常感大
海當敬瑞 蒲岳愛隱園桃李花未離亂之世偷暇以嬉

陽

幸不為 賢者所笑即此敬請
又安不一弟予備報奇賀

予

劍雲先生之下滄江贖水碣石我出勝
境歸來情意酣暢以詩奉寄協裝
慨聲用博

倩

吟壇一聚開即此敬候

道祺

弟予備言

之

蕭岳東遊之清談龍筆長成兩看畫批花
石樹嫩寒再暖炊江甯

詩

四月初二偕內子遊忘儂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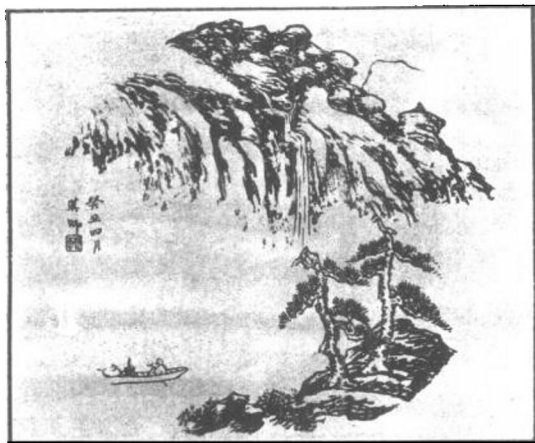
清遊何似坐人問百歲能偷幾日間無語小橋風軟
綠水拚然披綠上春山

又過徐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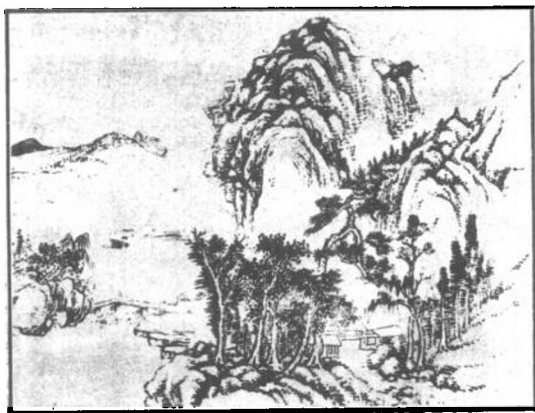
梅仁翁破日初斜小語丁寧堪忘花輕暖醉人詩意

贈

擬弄肩扶上玉容車



水 山 畫 之 雲 碧 賈



水 山 畫 之 齋 溥 孟



錢化佛畫觀音

女 新 劇 家 蕭 天 競 之 畫 花 開 虫 魚



駘人雅韻

徐枕石題



錢病鶴先生畫潤

中國畫 膠料宜紙點 摹款絹同例

堂軸

山水 淺絳水墨每尺二元
青綠每尺三元
人物仕女 每尺一元五角
花
卉鳥獸蟲魚 每尺一元
立軸橫披 同上
扇冊 每件五角
點品 每幅一元
加倍餘件另議

水彩畫

中外 風景 名人 歷史 動植物 每尺三元
元 遠尺 照加

油畫 每尺照水彩畫加倍計算惟照像底布劇場背景不在此例

肖像 中西畫法 五彩月份牌 商標 面議
不同另議 新開畫 有石印木刻簡單複雜之別均須臨時面議

滑稽畫 小說畫 之別均須臨時面議

潤筆先惠 取件

收件上海各大箋扇號 敵廣法界大世界西有慶里十二號

錢化佛人物仕女畫潤

堂幅 三尺五寸 八寸 六寸 三寸 八寸 十二寸 元 尺 三十八元 屏條 每

幅照堂減半另議

執摺扇 每件元半泥
金加倍冷金加半帳
銜十元 冊手卷 每尺方兩
元大筆寫意六折以
及佛像羅漢觀音等
照上加倍並磁青金
畫五彩大色臨摹仿
古及極工細者均面
議 絹紙自備 潤筆先惠約
期取件 丙辰九秋重
訂 弄新重慶路慶餘重二



瑤臺小詠序

京洛紛紛之地。假童婉孌之場。爭妍取憐。精雕華燭。區其品彙。厥有數端。公子。褐裘。佳人。修竹。玉。同。色。智。珠。孕。胸。琪。花。照。世。樂。芳。曾。歇。桃。李。成。蹊。不。言。自。馨。此。一。流。也。清。詞。霽。屑。吹。氣。勝。關。鳴。琴。在。床。踏。波。生。指。桓。伊。三。弄。柳。公。雙。鎖。文。欺。響。答。時。出。疏。籬。更。或。寫。黃。荅。之。折。枝。靜。女。分。香。葦。澗。之。筆。法。仙。娥。顧。影。此。一。流。也。廉。顏。膩。肌。粉。凝。脂。望。若。璧。人。宛。如。處。子。夷。垢。自。喜。映。麗。可。鑿。溜。瀦。春。柳。深。色。蕩。魂。媚。娟。秋。荷。微。波。適。款。此。一。流。也。奏。陽。阿。發。激。楚。唱。曹。子。於。兜。鈴。效。少。年。為。拍。彈。薛。仿。之。聲。瀟。氣。內。轉。韓。娥。之。謳。餘。音。處。梁。不。抗。不。幽。亦。發。亦。鄭。此。一。流。也。英。姿。颯。爽。對。酒。當。歌。星。眸。善。舞。風。氣。日。上。作。皮。裏。之。春。秋。笑。日。論。之。下。士。羞。同。兒。女。徒。解。工。觀。別。具。肝。膽。兼。知。援。手。又。一。流。也。惜。吹。噓。以。生。翅。經。呵。眇。而。成。飾。麥。則。加。隊。口。所。偏。肥。美。容。鏡。下。居。然。及。第。櫻。桃。宴。中。推。為。上。賓。傳。觀。千。佛。之。經。歷。例。羣。芳。之。譜。喜。覽。裝。之。同。奏。異。名。紙。之。生。毛。又。一。流。也。至。如。柔。曼。傾。意。尋。梁。契。集。搗。來。城。北。偷。嫁。汝。南。靈。狸。之。體。惆。悵。東。平。共。枕。之。斷。託。生。上。界。風。斯。下。矣。亦。一。流。也。當。夫。游。子。離。鄉。才。人。不。偶。落。紅。成。陣。無。計。留。春。舉。白。浮。樽。相。聚。大。唱。廣。亭。畫。壁。唱。黃。河。遠。上。之。篇。鐵。板。銅。琶。歌。鳥。臨。無。依。之。曲。清。尊。香。置。童。冠。借。茶。鞠。臨。前。假。肩。而。坐。飛。燕。交。錯。過。與。蓮。飛。招。手。成。令。善。心。為。婦。人。來。日。邊。警。敏。無。匹。語。妙。天。下。忍。俊。不。禁。難。以。伊。踏。恣。其。

歡。離。滑。稽。多。辯。標。弄。百。端。彪。倉。庚。之。瘵。妬。怕。鷓。鴒。之。多。言。齒。喜。梅。酸。性。忘。桂。揀。即。看。鋪。歡。亦。自。風。流。大。有。牢。愁。都。堪。陶。寫。華。酌。瓊。漿。何。減。
蕙。池。之。鱗。網。軒。涼。吹。幾。疑。化。人。之。居。時。復。刻。燭。題。詩。本。茶。說。餅。一。秤。坐。隱。五。絃。手。揮。撫。膝。王。妖。蝶。之。圖。仿。逸。少。驚。鴻。之。格。抑。亦。雅。人。之。深。
致。達。士。之。閒。情。矣。泊。乎。酒。闌。燈。焰。月。落。參。橫。良。會。不。常。離。懷。斯。趁。迴。風。送。遠。三。疊。關。關。珍。重。臨。歧。一。聲。河。滿。因。而。吮。毫。潘。墨。鍾。月。裁。雲。詠。
周。生。之。圖。願。儘。定。子。之。睚。臉。山。水。相。悅。澹。蘭。有。思。白。眼。窮。途。猶。勝。老。兵。共。飲。紫。微。仙。吏。僞。爲。杜。秋。寫。愁。以。抑。塞。磊。落。之。才。成。哀。感。頑。豔。之。
什。柯。亭。之。笛。聲。欲。裂。漁。陽。之。鼓。搥。如。聞。閨。心。期。以。誰。親。推。骨。體。而。不。媚。此。雙。鸞。軒。主。瑤。臺。小。詠。之。所。爲。作。也。若。乃。謂。其。流。連。賞。其。采。藻。叩。
然。見。日。買。樓。遺。珠。是。不。知。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而。作。此。規。磨。之。說。徒。爲。混。沌。膏。眉。也。世。多。恨。人。尙。無。皮。相。
尚。未。暮。秋。非。覺。非。覺。生。序。於。淞。陰。假。息。軒。

瑤臺小詠竟自題七絕六首

萬。千。俊。語。寫。風。塵。喚。醒。迷。離。酒。國。春。會。得。冷。絃。外。意。不。同。無。益。費。精。神。
若。有。人。兮。在。瑤。闕。朝。眞。百。輩。曳。霞。裾。是。風。不。管。鸞。驂。弱。吹。墮。紅。雲。十。丈。餘。
幾。回。辛。苦。覓。丹。砂。東。望。蓬。瀛。未。有。涯。誰。料。空。山。鑪。爆。後。碧。天。如。雨。散。奇。花。
相。逢。同。惜。有。情。儂。檢。與。神。方。教。壯。容。願。得。碧。城。攜。手。住。三。春。親。種。玉。芙蓉。
翠。羽。啁。啾。夢。裏。春。梅。花。消。息。隔。紅。塵。多。情。輸。與。如。輪。蝶。日。向。羅。浮。繞。數。週。
三。生。休。訝。遇。仙。還。地。老。天。荒。亦。不。辭。欲。向。星。娥。乞。靈。輻。車。乾。海。水。洗。相。思。

六詩俱極蒼涼如讀曹唐新詠

瑤臺小詠殘稿

秀春主人題書見

(雙鸞軒主遺著)

李。玉。仙。吳。人。庚。辰。花。榜。第。一。執。質。蕙。心。溫。原。比。玉。花。城。酒。國。泛。豈。隨。波。處。華。綉。而。瀾。厭。風。塵。工。吐。屬。而。不。靡。文。字。我。行。天。下。儘。見。此。

人。

花史出瑤臺奇光耀碧魂情多憎蝶媚語巧任鶯猶蘭莖三湘賦蒲桃百合杯春明門外騎爲爾久低徊

安華主人王福兒

字儀仙與壽兒同爲時小福弟子清標玉立神彩照人王恭之春柳臨風謝覽之芳蘭竟體無以過也庚辰亦魁花榜蓋環肥燕瘦各具專長而慮後王前難商位置愛仿郊祁之例並賜狀頭庶壓人心亦彰公道

嶺山筆鶴渺千春玉雪亭亭見此身一代英雄盡心折太原公子本天人

韻春主人孫春臺

字梅英小名順兒京師人色藝俱勝性敏慧善伺意旨纏綿往復常使人有去後思以彼其才陪之仕宦諒亦飛黃之上選蒼白所掄揚矣

天與溫柔一段春當鑑疑魂宰官身相逢草草都成憶小語喁喁解昵人供以幽花知有韻凍將名鏡更無塵真靈別籍誰刊定祗恐文章累洛神

感事述懷寄梅英三十三韻

人生治意氣晨夕相留連中道忽乖忤倏如秋扇捐親疏出反掌不解何因緣久乃各省悟有物相繫牽蔽以不得見阻以弗使前一心去慳感外物何能遷渙然遂冰釋雅意仍山堅華堂列衆寶瓊環開瓊筵相見惜相闕執手致纏綿憐我久病困教我謹食眠知我有歸志索我雲錦篇我錢到手馨戒我宜節宜我別難再留問我何時旋流水日在壑白雲日在天蒼茫雲水外何者相達年所以古君子臨別彌拳拳肯分客且散我心殊惘然明發去草園有夢仍幽燕南中氣味別厚薄皆因鏡豈無昔相曠百靜罕一憐久且引而避弗納言便便慰語亦無望卻立空俄延天猶此日月地猶此山川性情猶此厚人物猶此妍何以士夫輩轉讓優伶賢將毋運偶整見嫉有必先永懷素心子獨撫朱絲絃一彈氣憤慨再彈思嫵媚三彈意俱化萬象空澄鮮起卽所歷境一一書之箋遇亦無蹇蹇心亦無憂煎歲寒

互相保理必避天全新韶後至眼浩浩春無邊

題梅雲小影

宜笑復宜羣花原競喜神樓臺燕市月中扇永和春以我棲遲久逢君氣味醇相思如可嘆寤寐有斯人

忠華王蓉

字晚雲崑山人歌喉冠一部天懷卓犖雅意纏綿非可求之於儷伶中者後以痘廢惜哉

晚雲之生情所鍾有意無意如雲漢長風吹空浩無極有時還掩青芙蓉

我愛晚雲非以姿獨憐伉爽異羣兒踏書美女簪花格為賦幽并雜事詩(雜事一作俠士)

觀雲主人陳祿兒

字兼雲吳人年十三風儀華美無小家氣師鄭秀蘭一時名譽起久而不衰殆能卓立於儷輩中者

藉其金鬢頂上人多生慧福列羣真藍橋女伴間相問猶有雲英未嫁身

氣自清華韻自嬌天生真重似瓊瑤塗脂百輩齊變語風味誰知近六朝

復春主人陸喜兒

字華英亦秀蘭弟子襟懷俊爽偶儷不羣亦個中之翹楚也

竟有英雄自立時當年深慨美人遲因君轉悟窮通理不向人間賦感知

豪飲狂歌得幾人相逢落落健兒身却憐綺席難迴避猶自香車碾細塵

春林主人陳杏雲

字文仙小名七兒色藝頗佳而性情孤潔與俗多乖故年已十七八猶未能鴻飛冥冥云

以候還幽寄意深碧雲無際影沈沈朱顏久惜臨鸞鏡青眼誰輸市駿金霜月妍花爭炫影高山流水自彈琴風塵知己今誰是我為孤

吟感不禁

景蘇鄭應

字麗芬一名黠雲師梅巧玲近已脫藉別居抱質雅素冲懷自芳工寫蘭書以一枝見贈
秀骨如蘭媚天然寫一枝我將空谷隱爲爾賦新詩近水年當惜孤芳世豈知娟娟風露底獨繫楚臣思

景春少主人朱榮貴

字穉芬吳人蓮芬之子其評語云紆徐爲妍雅篤有節可以知其人矣

蓮落滿西風蓮花非昔紅蓮房結蓮子憐子復憐儂亭亭十六七情如春草生含情問春草無雨更多晴纏綿復纏綿飲子碧筍酒將驚
連理花持荷得成藕團團匣中鏡中有古時春照出如花意依依獨語人

松筠主人陳瑾驊

字璧人又字稚芬小名狗兒甫十歲卽有聲菊部近隸春臺日演一劇是真能自樹立者

性巧珠同慧神清玉作姿天生好標格當此妙齡時我已嗟淪落君休及惹遲母如薛車子但繫轉喉思

嘉穎少主人李官保

字小研順天人研農之子年甫垂髫色藝俱絕儀表端貴望之如神仙中人

絕藝還須讓後生詞場小李又知名淵源畢竟尊家學遮莫忽忽唱渭城
風流如見舊烏衣標格真宜玉帶圍我向花中論氣魄等閒裙履似君稀

穎春主人朱貴元

字藕芬儀靜體閑宛然有鏡郝風範歌聲清婉足退行雲後移家內城不復作此中生活矣

楚楚腰支弱不禁輕羅小扇出花陰倦來學作銀屏倚微露纖纖約指金

抗。塵。悠。揚。出。若。辛。全。從。幽。觀。見。精。神。余。生。紫。雲。善。病。琴。香。小。福。老。樂。府。分。明。有。替。人。

景蘇二主人梅凌雲

字。肖。芬。小。名。二。鎖。廣。陵。人。名。優。梅。巧。玲。之。子。明。慧。白。皙。雅。度。恂。恂。誠。可。謂。支。公。神。駿。

不。有。詩。畫。氣。何。緣。意。度。溫。清。標。殊。俗。卉。雅。志。擬。芳。孫。巾。影。銷。脂。豔。香。烟。淡。墨。痕。故。家。零。落。盡。法。曲。題。君。存。

詠春主人李寶順

字。詠。華。貌。極。清。弱。以。能。歌。著。稱。

莫。向。東。風。感。歲。華。能。通。一。藝。即。名。家。南。皮。高。會。如。重。續。定。有。人。驚。醉。仿。車。

無。言。默。賦。倚。金。波。倩。影。分。明。怯。袖。羅。一。種。閑。情。誰。省。識。露。桃。枝。上。晚。涼。多。

頽秀主人吳順林

字。籬。仙。蕪。產。也。貌。僅。中。人。而。唱。青。衫。甚。苦。工。

未。敢。倚。君。轉。念。君。亦。莊。亦。雅。亦。溫。文。天。風。夜。半。吹。瑤。瑟。葉。葉。羅。衣。欲。化。雲。

法。曲。飄。零。漫。引。商。詞。場。老。童。漸。淪。亡。新。聲。微。到。青。衫。子。讓。與。吳。郎。一。團。狂。

照春孫治雲

字。芷。青。小。名。群。兒。端。麗。溫。柔。珠。喉。圓。潤。與。人。酬。酢。尤。能。於。談。笑。中。見。真。性。情。

琴。柱。數。華。年。依。依。共。綺。筵。興。來。非。有。忤。小。極。倍。生。憐。逸。性。宜。畫。畫。難。昔。泥。管。絃。相。逢。頗。擲。果。芳。思。落。誰。邊。

咏秀主人朱潔

本。名。素。雲。字。雅。仙。小。名。四。姪。吳。人。習。崑。腔。其。度。溫。明。如。表。叔。則。一。流。人。物。

生。本。華。羣。十。種。仙。茫。茫。抱。月。又。飄。飄。最。無。聊。賴。是。情。天。應。有。雄。心。憤。怨。抑。已。成。瘦。骨。奈。愁。底。願。君。珍。重。過。韶。年。關。香。淡。溪。沙。

春霞少主人鄭翰雲

字杏衫小名三兒高情朗韻有辭車子之聲慧舌靈心擅黃旛綽之辯京洛雅材此其冠矣

鍊盡精華有此人休言造物賦才貧豪情欲嘆三冬日妙語能生四海春似爾與名馳綺歲驚人餘技動梁塵不旬挾策紛紛者可有其冠得比倫

穎蘇主人李麗蕪

小名官兒性聰慧所演雜劇頗多惟妙惟肖龍跳虎臥鶯嬌蝶芳吾於斯人見之矣

水樣溫柔配弱齡亦能狡獪亦娉婷金樽酒滿常延月銀漢槎通早渡星顧影自憐垂柳舞傷春愁損瘦花銘蝶鶯龍虎真奇喻誰向無形證有形

安義郭春元

字梅仙白晳善歌近以病魔

巾扇風流又此時華燈明月照相思難忘十五登登候高唱黃河遠上詞

雲酥桃麗蕪

字美初小名元兒天津人性情閑婉每會飲拇戰甚豪而歌喉亦不弱於儕輩

依約湘君舊姓姚手扶雲氣下丹霄衆中不敢多言說繪著秋波意也消美人如玉劍如虹入塵泱泱津大風拇戰直贏三百盞漫言優孟不英雄

韻秀鄭二奎

字盼僊飽雲之弟也花氣溫靡琴心靜遠某太史以狀方月之聲譽滿日下

費盡燕支畫牡丹何如本色任人看花王自有真風格只是人間品藻難

略似韶年鄭麗芬心香意藥共氣氣相逢為誰令原句知有寒溫聚雁羣

韻秀沈瑣兒

字藥香沈芷秋之子靡顏膩理嬌鳥依人洵所謂不豎箕裘者

定是紅紅定采春清歌三日撲梁塵當筵一種清高氣江左風流有替人

韻秀夏福兒

字秀芬夏福保之孫綺齡弱質柔婉可念一串珠喉如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句洵可兒也

去來蹤跡似驚鴻一曲陽阿閱結風好是夜涼人定後嫩黃楊柳月初中

德厚朱桂秋

小名八兒吳人朱蓮芬之子藝工齒雅歌聲遏雲其安雅之度異乎以妖冶為入時者

袁冶非無子東南固有人偉哉天地力鏗鏘到伶倫筵月頻相照園花取次新元音終不沫記取綺年身

德春少主人楊小翠

字春官楊桂雲之子丰姿玉映顧影無儔優而柔之定是後來之秀

新月初生素影寒分明絳樹出雕闌綠衣年少非凡品寄語東風著意看

景善張寶蘭

字湘華善演小劇風神韶秀居然慘綠少年

倩影娉婷號拒霜秋風流怨滿沉湘誰知萬古騷人意不采奇花只采香

照春陸賦雲

小字連環工崑曲姿態灑灑粹麗班氏名姝盧家少婦無以過也玩賞不足為詩以張之

斌媚由天賦。宜笑亦宜衣。香飄碎。鏡影。歷琉璃。碎步提。輕際。濃歌。卻隊時。移情剛。一瞥消息到今疑。

梨花新月

(塵因)

緒言

歌舞臺榭。寫五千年之泡影。曇花樂府。教坊。譜九萬里之屐樓。海市。蓮花。舞舞。象現。菩提。鐵笛。聲香。踏大。樂合。五音。六律。之度。藉絃管。以陶情。步七。樂八。僧之。章定。干羽。以。重。典。揚。袍。振。袖。五。敲。之。響。鼓。誇。雍。搏。鞀。叩。飯。李。斯。之。悲。歌。絕。世。是。故。許。劭。之。言。悉。證。諸。吳。歛。越。調。班。固。之。策。可。譜。入。桓。笛。蕩。箏。括。甘。四。史。之。興。亡。賞。心。悅。目。覆。五。大。洲。之。湖。汐。粉。善。鱗。好。此。戲。劇。有。功。於。世。道。者。也。且。而。浮。生。若。夢。胡。莫。非。遊。戲。之。場。過。客。如。雲。大。抵。是。歌。舞。之。地。春。風。桃。李。警。世。警。人。秋。雨。梧。桐。可。歌。可。泣。琵琶。板。板。感。人。則。藉。以。抒。懷。裂。石。驚。波。俠。士。則。聞。之。動。魄。此。歌。之。所。於。溫。柔。鄉。裏。拈。紅。豆。以。配。相。思。寄。恨。於。薔。板。橋。透。吊。落。花。以。寓。愁。緒。銅。琶。鐵。板。感。人。則。藉。以。抒。懷。裂。石。驚。波。俠。士。則。聞。之。動。魄。此。歌。之。所。以。動。人。也。驚。鴻。落。雁。窈。娘。之。素。襖。連。開。長。袖。細。腰。麗。娟。之。羅。衣。花。簇。折。腰。如。柳。繞。身。若。環。假。地。爲。花。亞。形。作。字。美。人。香。草。墨。客。閒。情。燕。語。鶯。歌。玉。燕。韻。華。第。俊。傷。登。場。乃。醒。世。之。木。鐸。俳。優。出。幕。亦。長。夜。之。明。燈。此。舞。之。所。以。動。人。也。夫。人。之。生。焉。不。諧。往。事。不。足。以。證。今。非。不。鑑。今。時。不。足。以。戒。後。世。雖。爾。是。戲。中。做。戲。亦。從。其。裏。求。真。邇。來。菊。都。蕭。條。梨。花。零。落。譚。汪。已。往。後。起。無。人。程。余。云。亡。諷。成。絕。嚮。禰。正。平。絕。鼓。帳。下。終。未。復。見。於。近。時。趙。文。華。抹。粉。鏡。前。竟。有。化。身。於。今。日。木。猴。跳。舞。多。效。風。鸞。龍。翔。越。女。調。箏。敢。和。陽。春。白。雪。固。儂。俗。之。衰。弱。亦。戲。劇。之。顛。危。僕。有。感。於。茲。提。倡。夏。舞。廣。韶。挽。狂。瀾。於。既。倒。吸。取。歐。風。美。雨。建。砥。柱。於。中。流。此。梨。花。新。月。所。由。而。作。也。點。點。梨。花。膏。泥。金。於。海。曲。彎。彎。新。月。照。粉。黛。於。關。東。一。花。一。影。繪。色。繪。聲。一。傳。一。詩。寫。情。寫。技。莫。謂。窮。鄉。僻。壤。而。芳。草。可。栖。海。角。邊。陲。而。奇。葩。或。見。也。知。我。者。當。在。高。山。流。水。之。間。不。知。我。者。亦。勿。作。越。女。巴。人。之。語。云。爾。

筱金鳳

小金鳳。小字碧梧。燕。念四年。華生。本小。家。碧。玉。因。貧。不。能。養。觀。老。遂。自。鬻。於。許。氏。許。無。恆。業。類。年。浪。跡。日。換。管。絃。湖。口。金。鳳。性。慧。許。介。

其習俳優十五登場名噪於市萬綠叢中一捺紅壓倒一時粉黛時與小三寶連翩歌舞會往遺於津奉間春羅紅粉璧合珠聯人咸目之爲姊妹花許則供之若璧璧矣金鳳喜豔粧工小花且戲人恆嗜之金鳳笑曰斯非知我者我既陷身於地歎矣又何必與魑魅魍魎較奸嫖夫人之所貴志耳我業固微我志則藉微以說法又何患由是嗤之者僉服之其串戲萬舉止動作纖毫不苟一顰一笑罔弗出自天真許氏子弟咸名其儂金鳳豈優哉而金鳳之妙即在是古語云難得糊塗余謂金鳳曰難得其優若是乃可見其爛漫天真鳳兮鳳兮可兒可兒聞去皮黃青衣花且啼紅之杜宇春睡之海棠無往而不入妙其係關東名伶李振馨之高足新劇曾經木鐸指導頗有心得咸以關東毛韻珂目之久爲願曲者所嘉許云

霓裳一曲影婆娑滴翠凝脂漲愛河態自嬌媚情脈脈似從月裏笑嫦娥舞鏡啼雪繞碧相恍如花影隔簾櫳生來爛漫天真態不啻閒愁與落紅玉潤珠圓字字奇一顰一笑總相宜桃花春水香無骨畢竟紅兒是可兒點額慙然學蕭陽清歌妙舞作燕航琪花本是瑤臺種今占人間第一香

筱三寶

筱三寶與金鳳生同里居同門長金鳳一齡年十六僭金鳳熱於津之某茶園狹綵翩跹雙飛雙舞市人羨之曰此許家兩株搖錢樹也三寶工綉子青衣間去小生花且戲鬚鬚孤舟子規夜月清歌一曲哀婉動人其亦列李氏門牆與金鳳異曲同工一則旖旎一則澆澆優伶政府彼曾列爲亞魁嗣爲多難更組列爲王黛玉之副車時三寶病在床褥藥爐茶灶間突得驚兒之報啼噓而嘆曰天胡酷我而使爾蒲柳之質奄奄待死猶受人顛倒黑白耶言已嘔血數升可憐一幅靈妃影點點梨花帶血痕由是三寶病益劇矣輟演三月始痊初愈登場幾有弱不勝衣之態然愈顯其嫵媚也惜其工愁善病不宜躡粧故較金鳳少遜云

脈脈芳情一笑中身輕如燕氣如虹看他緊袖嫵舞恍似迷離入漢宮玉骨冰肌淺淡粧丰姿姣態雪衣娘生來三寸蓮花舌一轉珠喉一斷腸

海棠帶醉技猶憐。蠟炬成灰淚若絲。秋雨瀟瀟春水皺。個中底事阿誰知。
落雁驚鴻子夜歌。穿雲裂石撼春波。翻翻一度霓裳曲。恨比昭陽殿裏多。

小菊處

小菊處直隸保定人。良家子也。少孤貧無所恃。淪落風塵。以俳優爲業。性敏慧。精於南北曲。工花衫。尤工鬚生戲。文武兼備。粉墨衣冠。引爲恥。故隱其名。人莫知其爲何氏子。年十二。卽獻技於津埠。新燕雛鶯。嬌啼綺語。誠有一顧傾城。再顧傾國之概。十六。倍異。姓姊小滿堂。申小生。聯翩出塞。紅袖青衫。紫簫玉瑤。錯雜於羌笛胡笳之間。尤顯出色。其去武生。宗旨。瑞鬢生。宗笑儂。而花旦。爲其生平之絕技。合王克琴。金玉蘭之長。而括之。頻年遊奉吉。安遼一帶。登壇。奏技。靡弗車馬盈門。坐爲之塞。其師目彼姊妹。爲雙璧。雖連城不易。其年已度二十四。番風月圓花好。睹之猶似荔枝初綻時也。高歌一曲。神韻纏綿。其音可穿雲色可落雁。桃花扇底燕子箋。傳恍似李香君之妙舞。清歌蘇崑山之大刀關斧矣。

嚶嚶清歌百囀嬌。廣寒宮裏舞雲翹。嫦娥因羨春光滿。飛渡揚州念四橋。
猩紅衫子襯羅袍。嬈場中舞寶刀。高唱入雲低蝶蝶。一般清潯似春潮。
態度輕盈骨格柔。阿儂生小最關愁。悽涼一曲關山月。驚囀鸞翔莫與儔。
露冷風融月一痕。鸞鸞倩影笑天孫。素娥新畫眉尖窄。不妬花魂妬蝶魂。

小滿堂

小滿堂原姓謝。年二十有六。直隸保定人。幼遭顛沛。無所依。流落塵市。間托身於菊部。與菊處同業。一師。誓齡。奏技。藝名同。囀於津市。楚楚。享雙鸞。駢美有可合而不可離之概。其飾文小生。京調。秦腔。各得其妙。冠儒巾於粉黛。視羅襪於烏靴。色妬蓮花。不讓六郎。專美也。其去雉尾。生頗有素雲。娟如之意味。去扇子。生亦有大家風。長裾廣袖。散幘斜簪。江左夷吾。張豔。轍於邊戍。吾恐王家燕子不復南飛矣。日與菊處配戲。強半對繡鴛鴦。錦卸鞋。則稱姊妹花。一時傳爲梨園佳話。其擅長者。如樓會。詳夢。送釵。掛畫。新安驛。鴻鸞禧。等。而白門。

樓鳳儀亭射戟托兆亦常演也。

褪却臙肢善淡粧畫眉不願覓張郎青執暗透春消息冉冉吹來翰墨香

海棠春困香無骨楊柳秋深恨近腰妝卸紅羅歌白紵遇雲延露入凌霄

宋玉招來湘水塊翩翩綺麗飾王孫春鏡燕子題紅葉不辨脂痕與墨痕

萬頃情波一綫通素綾三尺寫英雄虎牙大羸鳴刁斗公瑾江東氣似虹

小雲卿

小雲卿大宛人生小狗偷飄然有出塵之態雲卿性嗜管弦輒自調弄其毋厭之不少佳後母憤令其習歌舞年十五即登場矣其奏

技焉若點水蜻蜓穿花蝶翩翩亂舞津市中咸稱之曰章臺柳步非烟也邯鄲道上往來罕不知雲卿二字者明珠三百粒粒粒舞金

熬雲卿每一獻技則明珠盈斛年十七隸慶昇茶園適一僦姓卽武生小月樓也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彼一對小兒女時

為疾病所困雲卿原去柳子青衣嗣因多病喉音失潤遂改去花衫其表情傳神等處頗與金鳳相似間飾招賢鎮拾玉鐺金鐘罩之彩

旦情致丰韻別有趣味年十九色猶十五六也

耿耿銀河月一鈎依稀雲裏笑牽牛蛾眉沒掃青如柳半繫閑情半繫愁

窈窕花間踏軟紅為傷春事不禁風纖纖慢撥湘靈瑟無限風光冷淡中

嬌嬌身衣薄薄羅隔溪低唱采蓮歌疎幢蓋香如海一葉輕搖似素娥

膩粉籠香飾翠翹纒腰素口官娘嬌可人一對蓮花瓣風點蜻蜓自在搖

小五朵雲

小五朵雲北地胭脂也幼時業於名伶五朵雲門下故自號曰小五朵雲年二十去柳子青衣花旦類年往還於奉吉營哈一帶遼東塞

北咸稱其為關外靈芝草其去柳子青衣與小三寶月明珠較之則同工異曲小三寶以蒼涼勝月明珠以哀怨勝而斯伶則以消麗勝

猩紅。頸甲。櫻羅。鐵馬。金戈。妬木。蘭燕。影媚。媚如。舞氣。月光。暖陣。劍光。寒
堂。落落。氣氣。氣氣。擊節。悲歌。響人。雲翠。袖自。慚么。風舞。始知。糖。是。將軍。

明月英

明月英。玉姓吳。江人。荔枝。年。紀。玉鏡。初。圓。暫。虧。俱。失。估。特。孤。若。伶。仃。盤。盤。無。倚。遂。托。身。於。趙。氏。與。九。齡。童。同。受。業。趙。鵬。飛。門。下。鵬。飛。四。十
無。兒。女。即。視。明。月。英。九。齡。童。為。螟。蛉。子。九。齡。童。遂。呼。明。月。英。為。姊。月。英。性。靈。敏。鵬。飛。愛。之。如。掌。上。珍。賢。香。流。麗。金。鼎。玉。盤。其。於。賦。類。之。中
時。露。有。豔。靨。瑤。瑛。之。概。趙。氏。令。其。習。韻。生。蓋。合。其。丰。度。故。耳。十。四。登。場。獻。技。於。皖。之。蕪。江。頗。獲。豔。名。嗣。經。海。上。華。國。敦。聘。尤。為。歌。曲。者
所。贊。許。而。與。翁。梅。情。花。曼。卿。小。金。鋪。諸。伶。齊。名。後。殺。鄂。之。情。園。其。名。大。鳴。如。伶。中。小。爾。英。恩。曉。峯。壘。相。埒。莫。弗。美。其。為。後。起。之。秀。其。曠
音。清。潤。細。膩。不。慣。於。長。江。大。河。奉。仿。笑。僂。饒。有。神。味。市。人。恆。譽。其。曠。音。過。細。然。其。精。神。趣。味。正。在。此。也。其。氣。軒。昂。態。度。瀟。灑。皆。得。笑。僂。之
格。調。坤。伶。中。宗。笑。僂。者。罔。無。與。倫。今。隸。保。善。園。以。皮。黃。韻。生。論。之。則。首。屈。一。指。矣。聞。月。英。暢。解。漢。學。嫻。習。英。文。亦。坤。伶。中。之。特。色。也。

抱。笏。揚。袍。綺。麗。容。豔。妙。格。錦。羅。胸。輕。盈。一。度。留。春。令。泣。鬼。搜。神。似。笑。僂。
海。角。梨。花。一。風。毛。彩。雲。綵。月。輪。高。女。兒。怕。學。織。腰。舞。不。着。霓。裳。看。錦。袍。
羶。珠。懷。璞。可。誇。奇。縷。玉。雕。金。別。所。思。不。吊。殘。紅。惹。逝。水。而。今。巾。幘。有。鬚。眉。
喉。啞。鶯。聲。唱。大。韶。玲。瓏。玉。首。舞。紅。綃。潏。潏。流。水。圓。圓。月。柔。柔。芝。香。淡。淡。姣。

李鳳雲

李鳳雲。與。趙。雲。雲。姊。妹。同。是。名。伶。李。吉。瑞。之。高。足。順。天。人。年。十。六。實。髮。如。雪。明。眸。似。水。清。妍。姿。首。不。待。調。粉。勻。脂。而。膩。媚。出。衆。也。去。武。生
尤。精。於。短。裝。戲。邯。鄲。道。上。豔。幟。高。張。匹。馬。橫。刀。狂。歌。高。唱。恍。如。白。馬。將。軍。來。從。天。上。而。無。纖。毫。脂。粉。氣。味。單。止。激。昂。不。慣。作。唱。唱。兒。女。態
前。游。藝。於。奉。吉。間。今。則。久。駐。京。華。人。咸。贊。其。駕。於。桂。雲。峯。之。上。而。少。遜。於。蔣。連。奎。然。其。他。女。伶。中。武。生。括。關。外。率。百。長。哈。而。論。當。推。鳳。雲
為。巨。擘。余。觀。其。惡。虎。村。獨。木。關。等。戲。則。楊。小。樓。夜。走。荒。郊。李。吉。瑞。古。廟。欺。月。之。妙。彼。可。兼。而。有。之。皆。得。神。趣。或。謂。其。與。吉。瑞。同。宗。乃。吉。瑞。

之姪女衣鉢真傳一脈所繫無怪其身段手眼以及工架說白唱工武藝等技術皆神似吉瑞洵非一般柳腰蓮步者所可喻也
灼灼英姿淡淡神瑤珞爲骨玉爲身高歌一曲龍蛇走細柳旣旣甲帳春
毀壁斬蛟董子羽叱雷收索陸昭符女兒生就英雄概莫謂閨中無丈夫
緩帶輕裘蹙出場江東儒雅羨周郎紅牙玉瑄梅花笛婉轉雅音繞畫樓
拍浪驚濤氣貫虹揮戈舞劍態玲瓏紅氍毹上三絕鼓不啻咸陽唱大風

劉翠英

劉翠英工梆子青衣戲花旦間亦去之年將花訊視之若十八九也余不知其何里人亦真知其受業於何者由芝罘而隸連之保善茶
園市匝月名噪一時人咸目之曰含三寶金娃外無有出其右者翠英之色淡壯灑抹均稱得體其去青衣焉從清冷之中似著有豔麗
之態其去花旦焉又從嬌娜之間而厲有淒涼之概眉梢眼角嫵媚橫生細味之洵足令人銷魂失魄矣唱工則長於宏大細膩少遜之
吐字真圓纖毫不苟嗩音嘹亮係宗北京舊時之五月仙溜溜且等派故於崔靈芝玻璃翠之腔調音韻迥乎不同近人聆梆子戲者多
數趨重於崔靈芝玻璃翠之腔調而五月仙溜溜且一派幾如廣陵散要知丹葩綠葉白石清瀾各有精妙是在戲情之如何用之當與
不當之區別耳所以翠英演大登殿龍鳳配忠孝牌等戲較佳於三疑計汾河灣走雪山也

芳草叢中驚醉蝶綠陰深處動春雷淋漓歌罷翩舞寸寸柔腸寸寸灰
女兒生小善歌舞塞上琵琶漢殿第一味清涼香入骨市人何處識飛卿
雲髻花翅最妙年海棠春醉月初圓紅氍毹上纖腰舞一跋凌波一朵蓮
鸛鳴鳥啼碧漢秋妙聲清韻唱梁州關懷却似吳宮月照盡人間女兒愁

殘夢樓坤伶雜詠

(茂苑小唐)

十三日

十三日劉姓字昭容以善花旦聞譽腰樊口螺黛秋波為其容哀絲柔竹清歌曼舞為其技而倩以為巧盼以為美更令人色授魂與滯梅龍鐘於風姐情態處處以惑入妙歌喉如簧舌初調尤有纏梁音韻有時演新劇則玉立亭亭輕盈巧妙其表情言論無不恰如分際沈太伴先生至目為南中旦角第一人余何間然

一笑傾城况老夫濃粧淡抹總濟耀名花合當書生拜裙下低頭我已輸

王克琴

溫存俊俏窈窕風流巧笑淺顰微噴薄怒莫不各臻神妙在花衫中可謂橫絕前人者也不幸為沙叱利所劫恆令人有秋水伊人之感花是精神玉是肌膚名常愛口親呼風流不是傅家寶嫁個郎君作狗屠

金蓮花

金蓮花且也既非燕瘦又不環肥傅粉似嫌太白施朱則覺過赤嫣然一笑可惑陽城而迷下蔡珠喉乍嚙公瑾入魔檀板初敲龜年傾倒其表情則盡致極妍其武功則純熟精到故雖前輩名伶望之亦退避三舍焉每於紅氍毹上一現色相輒傾動市城而聆其一曲者靡不擊節稱賞嘆為觀止新安驛一劇尤為空前絕後之作雖月家姑娘亦有不逮焉

廣寒宮闕是兒家嬌小玲瓏舞袖斜玉潤珠圓人第一不知誰種上陽花

趙美玉

美玉初殺申江馳名頗噪一時羨之者皆謂不知誰家有福邸以十斛明珠藏歸金屋轉瞬數載不覺青春垂暮聲容笑貌都非時昔若不以色選而以藝取則跌撲工夫猶可為櫻花第一枝也

現身不愧化儂伶歷盡繁華眼獨青一夢未殘還入夢劇儂花事半凋零

孫桂秋

豐觀。仰木芍藥嬌艷。比秋海棠。回眸一笑。六宮無色。工秦腔。能創新聲。其聲清以脆。其氣脆以和。所歌多悲涼之音。聞之輒令人酸鼻。演算精。一劇聆者莫不神往。

張文魁

宛轉。歌喉。喚奈何。知卿心事。遂流波。開來拍盡鴛鴦譜。十萬金鈴。護惜多。得媚娘之媚。賺娘之昧。卓文君之放誕。袁寶兒之嬌憨。其歌喉。渾如新鶯。鶯簧才藝亦高超。流輩演花衫戲。舉滿一時。胭脂虎。紡棉花。尤推絕。唱惟飾青衣。每失之妖。漢余友公。踰後裔。謂爲微瑕。白璧良然。

新聲一串。脆如鶯消。受秋波。兩點橫。最是動人情。切處可兒。從小自聰明。

陸菊芬

菊芬。張姓。字耐秋。丰姿。翩翩。慧中。秀外。春塢。顧時生。委演。新劇。尤負盛名。以故。烏衣子弟。之拜。倒石榴裙。下者。不知凡幾。而浙前。某老。尤賞識之。惜不能守身如玉。而乎。藝盡善矣。品則未盡善也。

我我。卿卿。幾世。修白頭。都督亦風流。祇今身價。應尊重。消盡西湖一角愁。

月裏紅

月氏之眉。雙橫新月。月氏之目。盈盈善睐。其最足醉心。薄魄者。則嬌媚。情語。纏綿。故每一登塢。輒傾座人。嘗見其演新安驛時。而紅。此怒。礫時。而娉娉。婷婷。英雄兒女。判若兩人。誠神乎其技矣。遺翠花之翠。香風。儀亭之貂蟬。亦佳。蓋以風騷占勝者。

時樣。娥眉。畫不成。柳腰。嫩娜。許飛瓊。自從。寬裳舞步。蓮花。貼地。輕。

月桂紅

桂紅之貌。亦楚楚。動人憐。其聲。度曲。聲調。清和。每至宛轉。曲折處。一聲。數轉。餘音。悠揚。有時若抑。而忽揚。則高澈。雲表。響可。過雲。而多才。多藝。宜。宜且。尤可。傾人心。胸。其演。且也。莫娜。娉。芳。非妖。媚。生。則風流。蘊藉。亦又。亦雅。歌行。路。哭。靈。一。如。讀。三。章。河。女。之。辭。雖。巫。覡。

啼。映。絳。緯。悲。秋。不。足。方。其。幽。怨。酸。楚。也。而。老。態。龍。鍾。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風。儀。亭。之。呂。布。楚。王。宮。之。劉。抗。燕。四。郎。探。母。之。楊。延。輝。皆。其。得。意。之。作。

啼笑悲歡處處宜。憤懣顛倒寄相思。清歌妙舞都無恙。猶帶賺人一種癡。

小桂紅

姓汪氏年十七八。霧鬢雲鬟。眉目如畫。至於眼波之浮動。體態之婀娜。時蓋罕其匹矣。扮花衫。舞劇。頗兼一時之妙。惜所演皆淫佚之戲。韻浪嫵媚。如陳秘戲市井小夫。乃樂觀之。

花到飄零總可傷。風流賈叢又登場。淫聲浪諠真無賴。空惹游絲過粉牆。

小金鈴

金鈴名花衫也。宛冶多姿。才藝罕儔。使作掌上舞。當不數趙家飛燕。度曲作新聲。傾其儕輩。演虹霓。關陰陽。河工坤伶。刀馬旦。中金鈴。堪屈一指焉。

鸞鴛燕總憨。嬌緒住春光。不肯饒。脚是飛花儂。是絮一般。淪落兩魂消。

草上仙

姿色不逾中人。而體態溫柔。別具風流瀟灑之致。翠屏山。紅梅閣。諸劇。皆擅一時之妙。

落花飛絮太無端。高揭簾幃着意看。擅板吳。臨渾如昨。一般無奈住長安。

草上飛

姓唐氏。容貌瑰偉。長於綠林雜劇。名馳江浙間。

女兒大抵亦英雄。提劍居然唱大風。生小自夸身手健。一聲叱咤氣如虹。

小蓮英

蓮英。雖係中人姿。而楚腰妙舞。吳歛舌。柔殊可令人心醉。爲花衫。以太守繡墨。不能投時所好。飾脂粉。生旖旎。風流無一不臻。精妙遺。花之生。尤爲時所推許。

色不驚人。蕊足誇自憐。一點玉無瑕。鬢眉巾帽。應如此說。與周郎顧曲家。

夜明珠

出塵娟秀。徹骨清癯。自是風塵外物。演蝴蝶夢極工。

身價應知重。一時消魂真個是情癡。明珠小字呼來慣。十斛價卿屬阿誰。

翁梅倩

梅倩固二十年前。迷香洞裏之翹楚也。其所居曰一樹梅花館。蓋梅倩爲常熟翁方綱舊婢。以積憾故。竟以主人齋額標作香巢。轍中。年色衰。門庭冷落。遂遷而爲伶。演桑園寄子。取郭伯道掃墓一場。唱來字字悲愴。足令江州可馬淚濕青衫。而白口做工。亦復真切。老到黃鸝樓。碌碌桑園會。諸劇亦頗擅時譽。

歷盡滄桑。誠盡春梅花獨倚。暗傷神侯門。一個知心婢。來現歌場。優孟身。

玻璃翠

蛾眉。雙首輕盈。飄逸卽無仙骨。是亦尤物。演遺翠花一劇。朱顏粉頸。柔情密意。足令李郎情死。而一種羞澀之致。時於眉梢。眼角。傳出。娟娟。此豸。向可兒也。瘦石生愛之深。推爲後起名花。誠非溢譽。

吳苑荒涼。舊夢溫青衫。紅袖染啼痕。名花總怕風姨妬。鷓鴣聲欲斷魂。

吳子和

人比花嬌。音如簧。歌崑曲。悉造其妙。演思凡。諸劇。少有其比。琵琶門巷。識吳娃。十里山坡。好住家。不許東皇爲護惜。花如人貌。貌如花。

吳子仙

子仙脂粉生也。隨風玉樹天然。白晢不須傅粉。已是張緒丰神。吐屬舉止落落大方。間或串青衫。亦能稱職云。
擲破金錢。敲斷釵。亭亭玉立。有誰借知。卿不是人間種。香夢寧教埋下花。

小鳳英

嬌態綽約。弱不勝衣。明眸斜睨。亦足動人。演豔情劇。意態濃遠。情文深至。取小放牛之姑娘。尤饒天真爛漫之趣。明月珠遺翠花。亦能傾動一時。

兩字傷心。不敢題憐。脚蹯覺翠眉低。飛花生怕春光老。屬付流鶯莫亂啼。

小榮貴 小富貴

小榮貴名優。仕長海女也。長海青年頗著盛名。以漁色故。敗其嘆。遂退為樂師。榮貴淵源家學。雖髮未燥。即已知名。見者咸謂此韓家雛鳳也。爲花衫。束裝登場。幽情苦緒。曲曲傳神。足令三河少年顛倒失志。其演小放牛也。憨跳嬉戲。如十三四女郎。鬪草光景。而嚙嚙聲。應弦赴節。勢搖聆天上紫雲。迥也。妹富貴年纔十四。脂粉生中稱表表焉。
幸嘉山下是兒家歌扇。輪翻姊妹花。一樣傷心談不得。曼聲和淚濕琵琶。

東方亮

東方亮燕北人。年纔及笄。姿容娟麗。濯濯如出水芙蓉。鼻鼻如臨風楊柳。秦腔花衫也。惟不似文豔輩之妖媚。惹人於時。寡合故。言終希不爲時所推重焉。

聆聲辨色似無聊。別有丰標異樣飄飄。我是河陽閨合尹。野花亦覺一般嬌。

花鳳英

鎮江人。十三五之幼。媳也。中身常貌而慈。則過之演紅梅。開鎖雲。陰陽河。諸劇。趙美玉外一人而已。

色藝由來不並誇亦能擅長柳腰斜祇憐未得人爭賞野草閑花一例除

飛來鳳

姿容絕麗其秀在骨爲武且於表面上觀之似嬌弱不勝者孰知其武藝之純熟乃大足驚人蓋其舞刀弄鎗雖宛若游龍翻若驚鴻不足喻其手腕之敏捷而靈活也求諸今日坤伶中罕與爲儔

嫵媚秀骨亦驚人妙舞輕盈掌上身玉樣精神花樣媚醉心一派是天眞

陳飛珠

飛珠夫婿陳姓名丑也觀其劇如讀十五王昌之句輒令人忍俊不禁云

信口雌黃本搵才生張熟魏費疑猜聚花妙舌如鸞鸞能令愁人笑暫開

金海棠

海棠與金蓮花爲姊妹行年二十從假母姓劉氏亦後來之秀也演風儀亭取溫侯其神情態度妙出天然所演雜劇如新安驛虹霓關皆有可觀惟與桂紅較則又不得不讓一頭地耳

冷露無聲着海棠可憐身世可憐粧拾頭乍見團圓月自恨京風少主張

贈程艷秋六首有序

(瘦公)

程郎艷秋京旗人父榮某國變後冠漢姓父歿寄養伶人榮蟬仙家延師教藝習青衫三年始出塵技今十六歲矣余屢聞人譽艷秋未之奇也一日觀梅郎劇龍楊子程生盛道艷秋聲色之美遂借聽曲一見驚其慧麗聆其音宛轉妥貼有先正之風異日相於伶官鏡家溫婉約容光四照並世無與爲比與之語溫雅有度搗來菊部顏靡有乏才之嘆方恐他日無繼梅郎者今艷秋晚出風華相映他時繼軌余艷秋其誰能軫方道當仁不讓局之以詩昔賦贈程郎連喜詩長應老人有詩相調今見此詩又當忍俊不禁也

目下新聲漸寂寒梅郎才調本天驕誰知後輩風華甚聽澈清歌意也消

除却梅郎無此才。城東車馬爲君來。笑余計日忙何事。看罷秋花又看梅。
協律陳生最自豪。臨絃終絕不輕操。肯陪日暮歌臺倒。珍重延年一語褒。
小李將軍意氣橫。散花奔月製新聲。平生難得垂青眼。許爾他年繼老成。
稱後起之秀。

風雅何人作。總持老夫無。日不開眉紛紛。子弟皆相識。祇覺程郎是可兒。
紫稼當年絕代人。梅村藜豆並相親。而今合待樊山老。評爾筵前一曲新。

小雲詞

(張治如)

能向懸瓊具。束篋將詩字。字換歌喉。幅巾瀟酒。眞儒士不費先生築。終樓
方朔侏儒各化身。瑤池風露感前塵。偷來王母桃花種。纔歷人間二十春。
衆香隊裏門芳菲。第一台前第一枝。自得瓊花來照影。牡丹未敢買胭脂。

(在第一舞台唱虹霓關劇。與白牡丹配。白素衣縞袂。郎綠衣

珠翠。丰神雙絕)

仙緣初註鴛鴦春。臆意仍含豈。蓮梢却恐秦娥苦。相值朱唇吹破。隔年簫。
門前初倚七香車。白灼同隱。畫不知。白灼同隱。皆樂人名。出无微之詩。不有龍陽遺事。在多歎梅(蘭芳)買(碧雲)泣前魚(哭庵贈

郎句。本來菊部無雙品。屈作梅郎第二人。去年菊選。郎居重份第一。尙在俗界大王梅蘭芳之下。故云。

細認樊樓夾道塵。原來紫稼屬詩人。朱門枉擲黃金價。不買佳人一寸心。
與文士結約可云雅事。

自憐身世如萍碎。知汝情懷似水柔。不管可動腸。欲斷紫雲歌罷。一回眸。

心照靈犀一點依。魂隨歌響九天飛。下方太史占星象。道是天狐犯少微。

讚佛歌（爲李痴佛作）

（天天）

三十三天。蒼蒼十二萬春。春茫茫。天涯春色。夢夢。夢天外。春夢長。長春。春影幻。色界法相。紛建。諸天。幢就中。一佛。乍出世。瓊瑤寶
 垂。蓋珠璫。自兜率。天降。曠部。應化。忍土。爲慈航。無相之相。無不相化。身。憶。北京。煉強。一。身。出一。舌。覺。豐。積。針。膏。旨。最。可。憐。惻。只。情
 種。現。女。子。身。臨。情。場。有。時。臨。風。飛。舞。天。人。散。花。飄。霞。袋。有。時。擲。肩。悄。然。立。龍。女。髻。珠。騰。奇。光。有。時。掩。袂。忽。牽。絕。耶。輸。負。屈。凝。啼。故。有。時
 低。眉。飄。然。笑。摩。登。合。什。飯。空。王。時。敷。寶。座。說。大。法。萬。山。頑。石。頭。低。昂。時。鳴。天。樂。發。覺。唱。曼。華。葉。紛。飛。騰。時。入。禪。定。默。不。語。結。跏。趺。坐。青
 眉。長。時。舉。棒。喝。作。獅。吼。四。衆。失。色。羣。魔。惶。時。弘。正。法。御。龍。象。時。作。游。戲。騎。鸞。鳳。時。來。時。逝。泯。迹。本。時。隱。時。現。迷。陰。陽。如。一。點。星。破。黑。闇。如
 千。輪。日。生。光。芒。如。優。曇。鉢。現。佛。士。如。芬。陀。利。飄。天。香。如。摩。尼。珠。照。燦。燦。如。頻。伽。鳥。鳴。洋。洋。千。江。明。月。靈。犀。寸。四。大。海。水。青。髓。雙。恆。沙。衆。生
 光。中。攝。微。塵。法。界。毫。端。藏。吾。昔。斷。癡。癡。轉。甚。墮。落。癡。海。空。傍。徨。吾。昔。學。佛。佛。莫。變。甚。深。佛。法。難。操。量。不。圖。一。旦。見。癡。佛。忽。有。所。悟。心。開。張
 卽。佛。亦。癡。破。法。我。卽。癡。是。佛。齊。斷。常。一。一。癡。人。一。一。佛。索。阿。按。趾。成。蓮。邦。佛。之。法。圖。有。龜。氏。對。花。含。笑。言。詮。忘。佛。之。上。足。有。鴛。子。架。裝。花
 片。粘。芬。芳。無。明。有。愛。如。來。種。從。空。入。假。天。台。網。不。取。斷。滅。是。真。諦。不。息。妄。想。斯。覺。王。矧。我。癡。佛。尚。希。有。人。天。魔。衆。同。稱。揚。三。十二。相。淨。而
 滿。八。十。種。好。嚴。以。莊。兩。足。之。尊。福。慧。具。一。面。却。住。雲。誠。將。而。說。偈。言。讚。我。佛。頭。面。禮。足。於。心。香。能。禮。所。禮。生。佛。契。能。說。所。說。甚。馳。亡。誠。實
 言。嘆。佛。之。德。廣。長。舌。吐。胸。所。藏。作。是。偈。已。佛。微。笑。授。我。懸。記。垂。慈。光。言。經。百。千。億。劫。後。妙。覺。果。海。同。徇。徇。

豔菊歌（爲女伶富菊友作）

（楓林客）

宜春苑（唐時女樂在宜春部）是胭脂坡（都門女伶皆北豔）解語名花此處多。花皆有豔豔各別。豔豔因之。成愛。河。易。愛。芝。鮮。美
 樊。兒。愛。竹。作。湘。娥。素。梅。豔。似。董。小。宛。梅。兒。爲。作。董。逃。歌（陳梅生丈爲董素梅作婉女謠）采蘋韓豔冷。冰雪霜楓片。長雨愛他。愛楊花着
 張秋柳（謂楊玉樓）愛榴愛葵。癡公羅（謂劉喜奎）愛紅杜。關黃衫客（謂杜雲紅）邵與。同愛杏。婀娜（邵胎鶴爲張小仙刊集）吳時秋
 爲徵詩）天因魯。陳愛仙桂（天因贈金桂芬詩）白首魯亞。鶴陳益公。擬刊集。請愛蘭。美豔愛荷（謝公爲金蘭英徵詩）靈公爲小荷。毫
 徵詩）我非陶。酒愛豔菊。菊。花之豔豔。如何我愛豔菊。天然豔不似梅。花弄治豔我愛豔菊。他家豔不似芙蓉。猶凡豔我愛豔菊。上林豔

(菊本宗室)不似馬纓等野豔我愛豔菊豔在神小桃惜無奕奕神我愛豔菊豔在骨牡丹却少珊瑚竹豔菊之豔豔且芳豔而不笑秋娘豔菊之豔豔且莊豔而不莊羞粉郎(以上七項於時俗各有所指)菊豔豔於杜蘭香菊豔豔於寒寒菊豔豔於蕙蕙成菊豔豔於蕙蕙飛瓊菊豔豔於花木蘭菊豔豔於河陽潘(菊友每夫小生)豔而有韻秦弄玉豔而含情霍小玉豔而工愁林黛玉豔菊宜種種豔之東豔菊足樹楓林紅自慚楓落吳江冷空對菊花豔一叢兒曹交訂周公瑾愛向秋江采芙蓉(小兒霸公與周恕齋為程豔秋微詩)芙蓉那有菊花豔名貴高華絕世羅弟蒼簞客愛菊姊每和尹郭聽懷儂(舍弟蒼簞客與郭澤史擬為菊姊竹友刊集)尹夢曉為菊友微詩)姊妹花中數菊豔菊豔不與兼芳同月芬惹芬我亦愛(金月分小惹芬皆可人)不如愛菊愛質濃我借豔菊開豔社錦囊滿貯皆詩筒當為豔菊刊豔集直致秋圃生春風春開豔菊豔何有請看仙俗富菊友

碧梧曲 (為小金風作)

(漱紅)

綠陰門巷女兒居雲鬢風鬢美婕好娉婷生小良家子綽約丰姿畫不如女兒家住津沽北不與芳菲爭豔色嫵嫵一點綺羅香生長蓬門人未識結草披榛樂守貧椿萱凋謝苦沉淪可憐紅葉青萍影逐浪隨波自鬻身浪子買春如轉軸委婉固辭淚盈掬碧玉原來住小家阿嬌不願藏金屋娥腰肢年十五翠袖翩翩學歌舞楊柳流漾嬰武洲雁聲鳴咽瀟湘浦托身鞠部豔燕都金鳳題紅字碧梧蓮花妙舌低低唱一曲霓裳一斛珠梨花從此入凌烟燕市爭呼吳絳仙秋水盈盈情脈脈婀娜嬾熊明鞵綉袍清彩迷香處映日波波光灩灩點點招來逐浪花亭亭不惹沾泥絮一聲羌笛出玉門馬上琵琶帶血痕芳草迷離春已去夕陽古道銷魂我是塞外雲遊客小住青泥尋香跡霜天月夜聽清音鶯囀歌如裂石輕盈妙格一塵無精衛聲聲泣世愁江畔誰人識西子陌頭我自羨羅敷黃沙白草悲蕭索孤雁流鶯零落花靚已輕廿四番填河猶恨無靈鶴君不見青衫紅袖兩流離兩地相思兩地知同是風塵紅豆子慳慳能不淚沾衣春到窗簾又將別未聞歌車轉轍遼西高築鳳凰台關東已解相思結桃花潭水淡烟籠雲天悵望待征鴻隱隱青山人不見落紅無語怨東風

女伶鮮艷芝曲

(中路)

精。華。天。地。統。神。奇。秀。媚。山。川。靈。異。姿。磅。礴。瀟。瀟。且。久。一。朝。吐。洩。乃。無。遺。其。間。名。世。偏。沈。寂。伊。呂。不。生。王。者。帥。獨。有。裙。釵。靈。氣。稟。亭。亭。玉。立。顯。英。雌。紅。氍。毹。上。華。鬢。現。萬。目。爭。看。好。女。兒。大。好。女。兒。更。有。誰。名。伶。爭。說。鮮。靈。芝。吾。聞。芝。草。本。無。根。佳。種。何。須。擇。地。生。自。是。小。家。多。碧。玉。寧。論。門。窗。幾。料。櫻。香。閣。自。幼。爛。歌。舞。早。歲。梨。園。浪。得。名。展。轉。名。花。移。帝。國。一。時。佳。話。遍。春。明。從。來。都。下。盛。筵。歌。滿。種。櫻。桃。萬。樹。多。風。氣。年。來。忽。一。轉。菊。州。領。袖。屬。嬌。娥。前。茅。劉。喜。奎。喜。奎。之。色。令。人。迷。後。勤。金。玉。蘭。玉。蘭。之。色。亦。可。餐。復。有。靈。芝。之。色。更。鮮。居。然。橫。亘。作。中。樞。丁。靈。芝。色。原。嬌。好。傳。粉。何。郎。年。已。老。崔。靈。芝。之。色。爭。稱。道。善。歌。綿。駒。嘯。亦。倒。津。沽。近。歲。品。羣。芳。此。豈。娟。娟。獨。擅。場。非。特。容。顏。誇。秀。麗。歌。喉。亦。自。嘯。笙。簧。譬。如。隔。葉。聽。黃。鸝。又。似。流。鶯。枝。上。啼。譬。如。曉。日。映。芙。蓉。又。似。海。棠。著。雨。濃。三。字。芳。名。真。的。當。寶。華。燦。爛。光。明。亮。登。場。服。飾。翻。新。樣。臨。去。秋。波。更。蕩。漾。不。惜。纏。頭。買。笑。資。都。爲。來。看。鮮。靈。芝。東。漢。靈。芝。池。太。液。分。香。和。露。滋。後。魏。靈。芝。臺。上。林。發。秀。倚。雲。栽。傳。說。靈。芝。產。絳。珠。再。投。人。世。作。名。姝。前。身。卿。是。瀟。湘。主。夙。具。靈。根。與。俗。殊。偶。向。舞。臺。呈。色。相。花。容。月。貌。雪。肌。膚。龍。陽。曾。作。劉。伶。曲。如。我。不。才。亦。步。趨。唐。笑。美。人。慚。未。免。復。萌。態。笑。狂。奴。效。顰。仿。孟。堅。賦。欲。把。靈。芝。獻。瑞。圖。願。美。人。今。長。歡。娛。延。壽。命。今。光。此。都。

集定庵句贈劉喜奎七絕十首

(中路)

江。湖。俠。骨。恐。無。多。甘。隸。妝。臺。伺。眼。波。誰。分。蒼。涼。歸。櫂。後。側。身。天。地。我。蹉。跎。美。人。才。調。信。縱。橫。難。遣。鶯。筵。遍。暮。情。鶯。罷。心。香。屢。回。顧。隨。儂。五。里。霧。中。行。門。外。閒。停。油。碧。車。吟。鞭。京。指。卽。天。涯。棹。通。碧。漢。無。多。路。無。分。同。探。聞。苑。花。中。年。才。子。耽。絲。竹。擬。策。孤。筇。避。治。胥。史。他。年。煩。點。染。文。人。珠。玉。女。兒。嘆。珠。簾。揭。處。佩。環。搖。塵。切。成。塵。感。不。銷。絕。似。琵琶。天。寶。後。萬。千。衷。曲。是。明。朝。雲。英。未。嫁。捐。華。年。金。屋。能。容。十。種。仙。此。事。千。秋。無。我。席。金。缸。花。燼。月。如。煙。可。香。燕。姁。略。知。文。不。是。逢。人。苦。譽。君。何。處。復。求。龍。象。力。商。量。出。處。到。紅。裙。歌。泣。無。端。寫。字。真。蘭。姨。瑣。姊。各。當。巾。神。光。照。見。黃。金。字。恐。是。優。曇。不。現。身。

越女輕盈蹀躞麗情還比牡丹香願移北地燕支社此是宜南掌故花
粟園羹本稟誰修儉腹高譚我用憂此外若容添一語人間無地暑無愁

觀杜雲紅劇有贈

(中路)

蕊。朵。紅。雲。現。碧。遠。廣。寒。步。出。月。中。仙。霓。裳。一。曲。應。天。上。何。事。人。間。奏。管。絃。
春。風。一。曲。杜。豈。娘。欲。斷。當。年。刺。史。腸。那。料。蕊。宮。歸。去。後。人。間。重。復。見。蘭。香。
畢。竟。蕪。砧。是。武。夫。漫。將。卓。女。比。羅。敷。可。憐。弱。質。閨。中。嬌。幾。作。樓。頭。壓。綠。珠。
荷。裊。裊。衣。無。限。羞。巡。方。轉。案。訴。怨。愁。美。人。長。塊。難。消。受。事。我。紅。裙。拜。石。榴。
畫。圖。有。詭。春。風。面。無。限。丰。神。無。限。情。若。使。留。仙。編。續。志。也。將。小。傳。列。事。嬰。
信。教。人。生。本。自。由。香。花。供。奉。久。依。劉。却。從。雲。散。風。流。後。幸。得。相。逢。杜。采。秋。
此。豸。娟。娟。獨。擅。場。容。華。絕。代。觀。羣。芳。坊。間。刊。有。雲。紅。集。萬。本。抄。傳。貴。洛。陽。
瑤。台。曾。獻。靈。芝。曲。離。下。黃。花。賦。菊。仙。獨。有。紫。莢。風。韻。好。遺。珠。忍。令。棄。雲。川。

贈小楊月樓十絕

(梅癡)

霓。裳。舊。部。小。游。仙。往。日。鬢。眉。在。眼。前。覺。後。黃。梁。難。再。續。又。尊。似。利。一。重。天。
入。宮。難。怪。妬。承。恩。士。且。耽。耽。嫉。入。門。多。謝。靈。丹。能。換。骨。人。間。從。此。豈。春。痕。
雲。霧。聲。裏。觀。雲。翹。淺。笑。輕。嚬。步。步。嬌。柱。下。也。應。停。史。筆。為。回。青。眼。慰。無。聊。
貞。淫。正。變。認。雙。眸。一。點。靈。犀。萬。斛。愁。優。孟。本。來。能。譎。諫。兩。行。紅。粉。盡。低。頭。
白。雲。蒼。狗。變。重。重。游。戲。登。場。到。處。逢。太。息。詭。隨。好。男。子。幽。嫺。不。及。可。憐。儂。
蓮。花。步。出。小。青。衫。啼。笑。題。扇。總。不。凡。波。折。無。窮。迷。世。路。前。途。行。矣。慎。風。帆。

台前文武改衣冠。恩澤新承到女官。(時洪憲設女官)可惜。卿。卿。假。假。雌。伏。瓊。瓊。聲。隔。五。雲。端。
風流檢討愛雲郎。捧硯可書翰。墨香倘許爲容悅。已窺圍人盼過東牆。
天生麗質強支持。瓜字初分二八時。他日唱隨成好事。迦陵點筆有新詞。
從無兒女不英雄。秦日欽。遲。拜。下。風。萬。事。隨。烟。都。是。幻。豔。輪。終。古。有。情。紅。

與老鄉談汪劉二令近狀

劉郎前度入天台。(觀鴻聲上天台劇)譚水汪倫去復回。乃禁。孫。登。發。舒。嘯。春。申。江。上。一。聲。雷。

弓刀小隊消豪氣。袍笏登場現化身。李暮不來麻。結。死。白。頭。淪。落。老。鄉。親。(滬人無不識老鄉親者)
縮衣曾現宰官身。等是登台斷人輪。與兩齋。諸。供。俸。天。顏。咫尺最相親。
八十衰翁猶健飯。三千選佛快登場。但看義恤兩亭長。竟有梨園老孟嘗。

題汪笑儂哭祖廟脚本

(豁公)

彈指風雲換漢唐。龜年老去又登場。傷心多少愛時淚。豈爲當歌哭故王。
滿天歌吹夜沉沉。滿宮商變徵音世界滄。桑還老在幾人掩。秋聽劉謫。
益都片瓦已無存。蜀道誰尋杜宇魂。付與當筵作歌哭。可知優孟亦王孫。
嗚呼劉家蕭瑟消。早忘真午况孫曹。半山有句讓玄德。問舍求田事最高。

丙辰春夕聽露蘭春歌受禪台劇感成一絕

(石秋)

兒女興亡感歌壇。夢亦真湖山餘涕淚。不見漢宮春。
驚跡甘同莽雍容也。詔處可憐丹傳後。依樣一葫蘆。

梅畹華小影贊

有序

(菊園)

丙辰初冬。梅晚華南下獻藝。一時士夫。俱爲傾倒。頗慢乎法。曲偶到人間。嘉會不常。匝月。卽輟。予既觀其劇。退而思其人。腦球印影。遽難去懷。乃購其肖像十一幀。各疏小贊。信手拈成。不計工拙。分書既竟。什襲藏之。他日出而把玩。亦可望梅止渴矣。凡百戲迷。嘗有同感。文人結習。毋笑我癡。

其一

宜。釵。宜。弁。似。假。似。真。亦。香。亦。豔。傾。國。傾。城。

其二

綠。山。之。鶴。冠。蓋。九。洲。不。生。媚。態。何。太。風。流。

其三

豐。神。妙。曼。玉。潔。冰。清。圖。委。替。月。淡。雅。宜。人。

其四

凌。波。微。步。飄。飄。欲。僊。疑。在。天。上。非。復。人。間。

其五

雙。瞳。點。漆。膚。白。如。脂。一。笑。百。媚。粲。然。露。齒。

其六

惜。花。葬。花。情。致。纏。綿。瀟。湘。心。事。如。爾。代。言。

其七

月。宮。仙。子。偶。謫。凡。塵。香。風。飄。拂。足。下。生。雲。

其八

驚鴻情影妙舞翩翩慧中秀外我見猶憐

其九

龐兒俊俏腰兒苗條迥異凡卉顧盼清高

其十

既工絕調復擅丹青技術文藝萃於一身

十一

支頤獨坐倦眼乍舒柔若無骨豐若有餘

非復轉事

心者起



丁悚百美圖外集

●用中國上等連史紙精印
●精裝一厚冊
●縱八英寸橫十英寸
●定價大洋七角

丁悚先生為海上畫家之一平生寫作精切畫理尤長仕女名滿大江南北前曾有百美圖之輯不脛走天下旋主任神州畫報畫術益進茲徇本館之請求應社會之需要特選最精妙最工細之仕女畫百幅用中國上等連史紙精印每圖縱八英寸橫十英寸筆香墨媚不同凡俗讀此畫者如見美人無數婷婷嬈嬈紛現於前不習畫者可供賞覽習畫者可作範本且圖端題詩均出文學名家手筆如(天虛我生)(張丹斧)(天台山農)(臧飯牛)(奚燕子)(聞野鶴)(張桐花)(陳小蝶)(陳小翠)(朱天目)諸君皆為當代士夫素所欣賞文明進化好美術兼好文學者益多當以丁悚百美圖外集為恩物也

笑林千種

衛生家言
謂人能常
笑補脾助
胃益八身
莫可言喻
笑話小說
一種有引
人發笑之
功用既可
消遣衛生
是書為唐
真如先生
所輯選輯
中外笑史
足一千則
篇幅能使
人開口大
笑破涕為
歡上下兩
編都二十
萬言精裝
二厚冊定
價八角



陳藩司與何九家族之關係

(脈脈)

何九父名喜福唱花旦色藝均一時之選爲女界所崇拜人人欲得而夫之當在魯省搭某園時藩司陳某家有豔婢年十九日至某園觀戲與喜福目成心許乃效紅拂之私奔尋爲藩司所悉以顏面攸關未便捉懲一日藩司觴賓招致某園全體入署堂會陳藩司對於喜福大加賞重戲罷乘間詢以授室未曰有又詢以有子否曰無陳藩司曰是女身長膚骨端重不愧有宜男相爾可將歸他日不患無子也喜福驟聞此言如獲至寶當即挈以俱返其實此婢早與藩司有染孕已兩月而喜福大婦適生何九未及八月而婢居然生子矣(爲何九之弟佚其名)陳藩司年過無兒雖姬妾滿前而枯楊不能生梯固無可如何事也某老僕固素悉陳方伯與婢有秘密關係婢適喜福所生子亦確有來歷屢欲請陳將婢與子收回然未便明言一日陳苦岑寂僕乘間進詞曰胡不招喜福來演劇藉道長壽陳聞言頗有所觸令速呼至有頃喜福來陳詢以近狀何如答以久未搭班日用無所出奈何陳即命移居署內於是何九及婢與幼子俱來陳詢何九何人喜福曰內姪也無所歸故收撫之陳不之疑居數年頗愛何九收爲義兒何九年未弱冠好馳馬試劍性

情浮蕩。陳漸生厭棄。亦兼及喜福。擬俱遣去。老僕請留其幼子。陳諾之。愛以千金。給喜福。與何九遣之。去而留婢。與幼子。語喜福曰。是兒其聰慧。暫留此。俟渠成人。再領回。此婢爲夫人所鍾愛。亦暫留此。喜福唯唯。而出。其時何九已十八歲矣。學戲於保定。齊苑縣全慶班。班主以其嚙近黑頭。令習淨角。有劉大頭。其人者。爲淨界先遣。以不知書。借何九代錄脚本。何九在山東陳蕩處受學五六載。國文略有根底。尤善蠅頭小楷。以是人。廁身梨園。猶之鶴立雞羣。故目不識丁之俗人。奉若神明。遇有稿件。悉請繕寫。劉大頭所有脚本。均其代抄。各戲詞句。默識無遺。復經大頭指授。進步之速。幾於一日千里。入都。隸三慶班。班主程長庚。與其師汪正士。同門。長庚行輩於何九。爲師叔。何九對於長庚。亦執弟子禮。長庚頗器重之。遇有酬益。長庚知無不言。於是。何九藝愈精。而名益著。初搭三慶。每年包銀京錢三千串。二百千文。每日車錢六串。六百文。長庚歿。改隸嵩祝。每年包銀一萬串。實則一千吊。每日車錢二十吊。實則二千文。外串一次。紋銀十兩。此清同治十年事也。老伶工楊文玉。既與同門。又與同班。故言之甚詳。至其假弟。經陳蕩領回。爲捐大八。成知縣。分省河南。尋擢升道員。而何九庶母。喜福之妾。陳蕩之婢。居然一品夫人矣。喜福本唱花旦。以年邁。變改老旦。拿手戲爲守門殺監。明代事。去王承恩。新舞臺之明末遺恨。卽淵源於此。其次爲對刀。屬子。漢代事。去岑彭。母維妙。維肖。又善演彩旦。戲王嬰。屬鷄。其所擅長也。郡人士迄今猶能道之。曾於清同治六年。來上海。搭老丹桂。專演老旦。戲楊長喜。楊壽長。尙未來申也。

孫春恆與大奎官

(民良)

孫春恆爲老張勝奎之徒。天津人。小名六兒。滿科後。在京嵩祝。長唱零碎老生。初次來申。隸劉維忠所開之丹桂。無藉藉名。鬱鬱去殆。二次重來。仍隸丹桂時。已爲杜蝶雲所開。則顯正牌。而享盛名矣。能倒串丑角。趣語風生。風波亭。請宋靈等。劇成。其手編者。每日持申報。一紙。細細讀之。自首至尾。并廣告。商情不遺一字。翌日登台。卽將新聞。插入科白。海派鬚生之說。滑頭話。實作備於孫也。當其十六歲。在京唱零碎時。一夕。余三勝與大奎官。唱中牟縣。余因有要事。臨期請假。管事遂以孫代。春恆自知後輩。特趨至大奎官前。致禮曰。劉大爺。侄兒。伺候大爺唱。這個戲。大奎官適鈞臉。聆語。回睇。孫勃然曰。你是誰也。配同我唱戲。言已。卽洗臉拂袖。去春恆。大奎未幾。去津。後十年。春恆重隸丹桂。大奎官亦在是。而名已不如前。春恆則方凌霄而上。第一夕。登台。孫卽指名。演中牟縣。帶落店。大奎官之曹。嫌孫飾陳宮。

同春奎之品。伯者。是夕春。復分外加勁。幾無句不有彩聲。而大奎官。幾致失措。戲完之後。大奎官。即問春。恆頭一天何故。即如此。撰我春恆笑。答曰。劉大爺。恆兒。若不好好唱去。恐怕大爺又要洗臉。大奎官。恍然曰。那一回在京。就是你虧你十年前的事。還記得。清。但是你。今天這樣。逼人。你可曉得。老頭子。當場。下不去。春恆對曰。劉大爺。那回在京。許多大老班。同在後台。大爺洗臉。一走。真令人尋死。嫌。運較。今天更下不去。大奎官。默然。未幾。大奎官。他去孫之名。日。登一日。惜乎。嗜好甚深。烟酒。色。三字。兼全。晏起。遲眠。喉音。遂沙。一日。逢星期日。鐘鳴。三下。猶高臥不起。曹包者。催促。再四。始興。已不及。盪。忽忽。至後台。一面上。裝一面。塗。擦。牙。出。台。時。吸。高。梁。一。杯。然後。奉。唱。未。及。半。酒。性。上。湧。容。光。奕。奕。神。采。煥。然。較。他。伶。之。以。脂。粉。塗。面。者。高。出。多。多。孫。鞠。仙。見。之。自。歎。不。如。私。語。人。曰。孫。小。六。真。會。頑。然。恐。於。壽。命。有。關。未。幾。果。驗。蓋。孫。究。以。邊。幅。不。修。戎。賊。其。身。死。於。天。仙。間。壁。之。馬。棚。弄。年。僅。三。十。八。時。清。光。緒。十。年。甲。申。夏。也。

雲鶴館主與時慧寶

(夫翁)

乙巳三月赴檀太史遊皖之約。厲吾鄉雲鶴館主署中小樓。春兩幅話生平。長夜挑燈更。風月迥雲鶴館主似有無限感慨者。予異而詢之。館主曰。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限悲感。身世負我故人。予意以爲必係列卿御史。尙書郎也。館主曰。不然。蓋綺春少主人時慧寶也。予願聞其詳。館主曰。弱冠時赴試。北闈遊近。慧寶一見。即以春航見。貺追秋。聞報。罷。慧藉百端。贈金解。一往情深。後復說項於周文勳家。教讀。次年南旋。隨行握手曰。來歲春。明北風起時。我放懸字風箏。君若得見。可扳附北來。以慰殷勤。風塵中有此解人。有此俠人。彼滯伶官。我沉宦海。那不教人一回首一腸斷也。翌日出。慧寶所書屏條。則帖法。漢魏骨秀。神清。余曰。此殆天地靈氣之所鍾耳。他日北遊。願一見之。此曩時閒話。早成陳迹。辛亥以還。避居歌浦。而天涯海角三五故人。猶復聚散無常。不料館主亦就聘海上。日前過訪。見案頭有贈慧寶詩四章。曰。回憶京華聽鳳聲。何威鳳君贈慧寶聯。有條林且聽鳳皇叫。語。廿餘年事等前生。臨歧解。此。現。今。猶。保。存。重。持。贈。記。否。都。門。送。別。情。我。滯。京。華。汝。狀。元。卿。得。狀。元。三。年。即。予。再。柱。秋。闈。三。年。狀。元。府。竟。作。桃。源。甲。午。秋。闈。報。罷。卿。父。子。給。予。至。揚。柳。樓。梧。桐。台。庭。院。中。相。處。四。閱。月。次。年。仍。由。乃。翁。薦。往。周。文。勳。公。家。教。讀。始。移。往。結。交。似。汝。賢。喬。梓。世。上。黃。金。未。足。論。頻。年。北。望。費。猶。詳。慈。字。風。箏。放。未。齊。海。上。重。逢。但。歡。笑。管。他。世。界。幾。滄。桑。卿。像。冰。霜。爽。爽。姿。卿。少。時。雖。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是。時。士。夫。頗。有。稱。卿。

為俠俗者。年來紙上見鬚眉。別後共收過像片三次。相逢。睜大昏花眼。肯否當年問字時。相處四閱月中。卿無日不以臨帖講書等相問難也。讀竟為之欣然。曰聞慧寶已來海上。泥金大字。張遍屋角。牆頭。予一生絲竹無緣。今當破四十年老例。一賞故人之知己也。此好事亦實事也。更可以勉薄俗也。予愧無生花之筆。不能寫此絕妙之文。謹投之菊部叢刊。俾世之識大惠小慧者。當時都門士夫有大惠小慧之稱。大惠即雲鶴館主。小慧即慧寶也。各紆佳著。雅播風詩。是有厚望焉。

湯螯仙與陸菊芬

(劍雲)

南通張齋庵先生。傾心梅蘭芳。備至蘭蕩。共浴千里。寄詩情。書繩頭之。楚劇感。嫦娥之心。一時。艷吏。傳播南北。不謂名士。風流無獨有偶。江浙一水之隔。乃有遙遙相對之一人。蓋山陰湯螯仙也。賞識陸菊芬。正不讓齋老。專美於前也。今螯老撒手西去。不知陸菊芬作何感。想撮其略。實我軼事。

陸菊芬字耐秋。原名吳二寶。曾操神女生涯。於吳王臺畔。善辭令。鋒利毒人。略識之。無能作。簪花小楷。貌肥體。喉音甚潤。既為伶。蜚聲有年。演劇以治蕩風。騷擅勝。急色兒見而魂消。七年前在女丹桂演翠屏山。以穢褻被罰。其人概可想見。去歲入杭。隸鳳舞台。聲譽隆甚。與張文艷同為杭人士所拜倒。張文艷亦為前之皖江某督所鍾愛。某夕演刁劉氏描摩春情。窮形盡妙。湯螯仙適在座。見而擊節。為之大聲叫好。自是以後。無夕不往。觀劇。菊芬得。其情不知。以何因緣。得認螯仙為乾父。往返既。每當夕陽影裏。一舸雙漿。浮沉碧波。青山間。見者。詫為范大夫。裁得西施歸也。小唐君作。夢樓俗話。有詩云。我我。卿卿。幾世。修白頭。都督亦風流。祇今。身價。應尊。重。消。盡。西湖一角。慙。裏。即。指。此。

菊芬寓杭州。豐旅館七號。某夕。來一少年。丰采。麗都。翩翩自得。與菊芬。僅一板之隔。惟行蹤。詭秘。日必更易姓名。杭警。檢查。索嚴。見狀。大疑。以為是。必黨人。可以邀功。少年遂被。捕。少年自供。因觀菊芬。劇。感其色。藝。薰。效。韓。翁。偷。香。一。親。芳。澤。倘。克。償。所。慾。雖。死。無。恨。隨。長。疑。有別情。提。菊芳。對。質。卒。又於房中。搜得。便帽。一頂。呈。案。廳。長。問。帽。何。從。來。少年。相。識。否。菊芬。供。帽。為。男。裝。時。所。戴。與。少年。素。昧。半。生。菊芬。平日。雅。善。撫。竊。且。喜。於。言。談。之。間。夾。雜。一。二。新。名。詞。至。是。大。發。雌。威。要。求。贖。價。名。譽。損。失。及。摺。入。居。室。拘。捕。之。罪。一。面。見。打。通。話。語。詰。詰。

老。作。主。既。而。門。丁。持。湯。先。生。片。手。廳。長。婉。婉。言。認。過。送。之。歸。少。年。押。一。星。期。以。備。此。事。外。間。知。者。尚。鮮。唐。君。范。孫。爲。予。言。之。不。僅。湯。老。之。軼。史。亦。梨。園。之。佳。話。也。

易哭庵與黃潤卿

(天聲)

黃潤卿本京師某校學生幼好皮簧課餘之暇寄聲歌唱久之遂荒學業賦性穎慧學戲輒能曲肖初玩票則有聲於時易哭庵之女公子年及笄矣一見鐘情白之於父哭庵故名士風流倜儻能不爲舊俗所拘企潤卿英敏文秀不忍拂愛女之心亦微露坦腹東牀意遣人言於潤卿勸其照常讀書他日卒業玩耍可遷入伶界則不可女公子以爲好事克諧矣不料潤卿浮浪性成不慣約束心方爲戲所迷寧可失此名門閨秀而戲則不可不唱哭庵慍慍遂作罷論未幾潤卿果入伶界拜路三寶爲師專習花旦而出而售藝以色佳名大噪達官貴人頗有招之侑酒者人言嘖嘖其行乃不可問戊午正月南下隸滬上第一臺復爲合肥鉅公李某所眷其友張某形影不離亦有曖昧不明關係吾友叔鸞云伶界多一花旦卽中國少一男子趙醉梅與黃潤卿皆足爲票友之玷可謂慨乎言之今潤卿已與某氏女締結婚約不知易女公子心中作何感想也

名伶與富商

(天聲)

滬上著名花衫走肖君其顏如玉初由黑頭改武生性好漁色有勝學專家之號繼學花旦節取馮梅賈之藝一爐而冶遂有南方第二梅郎之目乃父笑蓮恐其爲色所誤實行黑籍冤魂故事假芙蓉城主之力纒之走肖果樂此不疲然而容光煥發卒未能掩其美見者羨之謂何物老嫗生此孽馨兒而走肖之貌又何以絕不似乃父不知走肖與笑蓮特名義上之父子耳卽其母亦非走肖生母此中蓋有絕大之黑幕也

上海淫風其熾妓女不妍戲子不足以稱時髦戲子不狎妓女不足以成名伶三十年前花界著名人物爲四大金剛陸蘭芬其一也陸與銳康顏料主人奚某兩情甚篤一面又與笑蓮私笑蓮武生好勇鬥狠本不解憐香惜玉而奚某之待陸則溫馨甜蜜從無疾言厲色書愛情詞如此至於經濟方面奚本富商素喜揮霍對於蘭芬供應無少吝而笑蓮之狎妓固注重倒貼主義者色之觀念質居其次蘭

芬以一身週旋兩情人之間尹邢避面不勝其煩遂由比較上感奚某之情惡奚連之奸贊私邸於六馬路某里雙飛雙宿儼然以身相許矣奚連知蘭芬之冷淡必其情敵奚某作梗乃履武行打英雄數人俟於某里見奚出起毆之而致命之傷尤在奚連之當胸一踢奚本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歸寓即咯血旬日即天亡奚連乃為蘭芬除招牌迫其改嫁新時蘭芬已懷孕畏其暴力飲泣相從翌年遂誕走肖又期年以病死此事走肖知之奚子鶴殿知之鶴殿美如冠玉與走肖貌相同二人見面相喻無言吾友春浪與鶴殿友善為子言之如此

周大升與康黑兒

(睦公)

昔年上海梨園有武旦康黑兒韓桂喜二人康以武技勝身段賤工尤推第一韓亦以武技擅長嗓音清脆兼唱梆子青衣如三世修三疑計等劇凡武旦皆有一合手武二花臉為對換(彼中以同場撲跌者謂之對換)康有周大升韓有劉福義對換時確能得心應手毫無破綻而周之技藝實較劉為優韓回京不逾年又來滬一次後在京被自養之狗咬傷手指斃命人以爲宿怨也康周二伶歷年所有積蓄在申開詠覽園因有班無館即擊全都往專波野唱(即江湖班)一夜在甬郡某鄉唱高樞戲(專紹夜戲)例須唱到天明周大升業已塗面忽內急見臺上殿碼尙早不致誤場遂起如廁直至武劇上場仍未回同人久候不至互相詫異緣周既係是班主幹平時向未誤公於是遣人四處蹤跡突見周橫臥田埂上羣以爲倦極而眠喚之不應以燈照之已伏維尚嚮矣有謂爲野鬼所戕者有謂爲冤鬼索命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同班中均惜之而以黑兒爲尤甚查與周搭班數十年交契已深不免與冤死狐悲之痛未幾獨力難支班底解散康思周甚切不禁老景日增境遇日嗟每登樓既無對手武技日漸生疎乃改唱刀馬旦嚮昔久爲班主一呼百諾今則依人肘下動輒得咎大有書空咄咄之態人皆謂其有神經病未及三年遂逝其子唱二路武生前數年搭班鶴鳴園因姦新開某姓妾捲逃被控至今不敢來滬矣

譚鑫培與探母

(天受)

探母一劇爲鬚生唱做最重之戲老譚得大老板之真傳參以余派中年最受歡迎雖曰老譚唱做之佳而石頭瑤卿俱在壯年爲其配

角所謂牡丹雖好須仗綠葉扶持也不意晚年於此劇竟遭挫折琴師孫佐臣曾爲我述其事壬子秋老譚演此劇於北京某園坐宮西皮甫開唱忽然喉間黍稷唾音大沙幾不成音草草下場(見德)(過關)臨時具以賈洪林且公主爲大鼻子孫怡云罷足絨色雖是日聽戲者未肯報以倒好然均播興而返老譚懼必重演以復名譽未幾應滬上新新舞臺周秋雲之聘登臺未久又囑周貼探母公主仍是怕云其時劉鴻慶適在第一臺以此劇爲拿手活人既聽劉之唾音高亢遂厭老譚唾音之低弱於是老譚依然不得意返京時路過天津百代公司挽其唱片公司本訂西皮劇爲空城計而老譚自請改唱探母坐宮以示不屬於此劇返京後即遊石頭莊脚賣云復演探母大賣氣力卒得陸譽足見老輩之於劇絲毫不肯草率也

賈璧雲與宋志普

(天受)

璧雲本一梆子花旦碌碌無特長祇面首尙佳壬子年爲大舞臺聘請來滬繼小樓之後居然大紅亦賈之始料所不及也賈在河南演唱最久包銀不過三百元以內予曾得其小影一幅即在河南所演時二黃戲尙未能演與牡丹花同班即現在第一臺之宋志普彼時志普尙未敗(捧打)(沉箱)等劇頗受河南人士歡迎(宋爲常子和之徒與春航同師)賈梆子劇本不多常常倒套乃私自購教於宋指示二黃各戲俾兼演之非能演正工戲也而來滬打泡戲中竟列二黃劇固然(上海人懂戲者少亦因北京名角尙未南下且有亡國大夫斗方名士爲之捧揚言論鼓吹代其作樂搖旗吶喊倡爲黨爭竟敢與根基甚固之梅馮二黨對壘情無真實技藝終歸於敗今滬人有深惡志普而醉心璧雲者不知賈之藝固學自宋也

紫雲芝作科長

(劍雲)

紫雲芝董姓名茂卿小字大領子魯人幼崇七金子爲師習梆子花旦且以貌瘦名不彰藝亦平常僅長跌撲而工又不穩健光緒中素在京戲技打砲戲爲新安驛繡帶一揭盜裝此髮而出臺下捧場者銳聲喝彩雲芝偶一不慎一驚而跌看客爲之哄堂次日即去燕都後來滬上亦不爲人所重鬱鬱返魯時有濟東秦武隨道李宗岱之少公子號道源者具斷袖癖見該伶悅之與之臨渴誠供應務得該伶歡心而後快探探達數萬金竟致破產雲芝乃以白眼相加新黨鄙棄道源痴心不死反居勸機合河環寶以博其愛何空寶者小

字黛卿本坤甸名武生性淫蕩人盡可夫初妍秦腔老生魏連陞（即元元紅）會魏下獄始為靈芝所得何父待其女為生見翠寶淫蕩無度不重嚮歸咎於李公子之多事遂控之於審判廳山東齊魯日報曾載其事李公子遁之他鄉靈芝竟與之絕人謂妓女無情不謂像姑之無義亦復相類焉今靈芝與袁項城之某公子設飯館於天津租界營業甚發達又為山東鹽運使署科長私蓄南三萬俵從如雲招搖過市不知者幾以縉紳目之又孰知其忘恩負義本一卑陋無恥之賤優哉或言靈芝原丐人子姊氏四兒素為娼母不不知有情義特怪李公子之咎由自取云斯言也予甚聽之

蕭孝廉之孽緣

（劍雲）

陳瑞麟混名大狗子幼為像姑美而醜雅為士大夫賞識芳名噪一時擅長青衣派宗余紫雲藝不在石頭瑤卿下雲南蕭少孝廉好男風感其色纏綿情深有如伉儷所作贈陳詩多至成帙憶其七律腹聯云（欄前紅豆相思樹鏡裏朱顏解語花）傾倒之意溢於言外泊乎蕭者精力就衰二人乃效顛鸞倒鳳故事蕭亦竟舍質缺道臺不做甘與陳終身厮守形影不離大有不可一日無此石之慨輒聲四播路人皆知陳妻某氏有烟癮性又奇淫以夫為蕭所縛慾不得逞因燃酸而欲宣佈二人秘密蕭雖掩耳盜鈴究以顏面收圓又恐有碍功名大懼出重金賄之始已然而欲蓋彌彰越日繁華報已以（彼婦之口）標其題揭而示人矣現蕭陳年皆半百仍寢食與借卜居魯省必有死則同穴之意天地間反氣所鍾無會不若二人者豈我佛所謂宿世之孽緣歟

汪笑儂之家庭

（劍雲）

汪笑儂名倅字舜人號仰天原名德不妄又名德克金而據穆詩樵君言實名德潤田滿人世幾子爵由拔貢得縣令性情疏懶沉湎詩酒以清狂革職隱於伶別署伶隱善編劇二十年來頗有聲於梨園友人叔鸞評為舊劇界之維新派新劇界之國粹家尤確論笑儂之妻聞為濟良所人物不詳其底蘊有悍名初議納娶長子某誓死力諫笑儂不聽遂仰藥卒年方而立也次子某亦為後母所不容流離在外未卜存亡笑儂懦弱乾綱不振妻黨之權大張搭班唱戲唯妻是從得資亦奉之於妻括其生平不備為登場之傀儡即在家庭亦屬穿線之木人笑儂酷嗜阿芙蓉與年俱進每夕破曉始眠俾晝作夜一至旁晚八時家人環聚場前遞聲呼喚不醒則以烟噴之四

肢漸動略一轉側又復酣然入夢則以烟槍塞其口移火就之人不醒而烟自吸呼呼盡三五通始能起坐披衣又三五通始能下床行步再三五通始能盥沐進膳復三五通始能上絨帛喉時間一到忽忽進劇場挾烟具俱去下裝回廬則一場橫陳雙管齊下大吸特吸不知東方之既白死之年烟費已達二十八元一日聞之寧不可駭吾嘗謂笑儂實一類精如以五光鏡照之必能見滿腹烟蟲蠕蠕而動也新劇家王鐘聲之妻乃笑儂小姨自其夫故即與笑儂家妻舅某亦蟻據其宅貪婪無厭時向笑儂索賚暗幕中權力絕巨苟邀笑儂不與其商彼必運動阿姊作梗務達其慾而後已戊午暮春綠丹桂第一臺噪音失調啞不成聲又以居滬久漸失號招能力前後臺感情咸不愜老境頹唐時演時輟中懷抑鬱自是多病六月某富商堂會煩笑儂演空城計來遲誤場座客譁散某日到園又誤場翌日第一台遂不排其戲七月往祝浙督楊樹棠壽為警廳所捕旋旋即釋放而已憤極難堪歸即大病延至八月十九夜寅時逝世時春秋六十一也死之日其妻猶私扣烟膏不能盡其量身後蕭條草草入殮一代名伶如此下場亦可哀已

孫菊仙之僻見

(劍雲)

孫菊仙以武舉子玩票入伶界天賦歌喉真氣內充其為唱開闔抗墜任意所之或沛若江河或細如一髮盛世元音足使玩靡儒立齋處處以結實見長非同他人以纖巧取勝者清季見賞於慈禧后供奉內庭二十年頗深知遇之感庚子遭變家業蕩然襍被來滬初亦賣力繼見滬人顧曲程度太淺往往往於其精微奧妙處瞠目不解而於平淡無奇處反大聲銳呼心殊厭惡後此登台隨意敷衍專以碼詞偷腔為務欲聆其佳唱不在紅氍毹上管求之於盃酒晤對之間一日演空城計座有愴楚陸喝倒采菊仙遂改(我面前缺少個知音的人)句為(我面前少知音對牛彈琴)觀者默然自是感情益惡其玩世不恭如此菊仙為人任俠仗義有古君子風對於後進票友獎掖甚力某夕於味齋園值錢朗如演烏盆記菊仙去張別古出場除報名外所述皆其個人歷史知其倦念故君深矣菊仙生平以兩事自誓一面容不入照相館二聲音不入留聲機故春秋七十有九而攝影不過兩次其戲片外間亦有兩張菊仙曾登報否認至索其像片印入書中雖屬至親好友亦必斬而不與或詢其故菊仙曰吾無論如何佳將來必有滯銷之日一經過時隨手亂拋甚或斷成單張包頭銷帶豈非糟蹋人即不然以子臉子賣錢亦不願也話匣不玩具之一悶損無聊藉以取樂今則菓子店亦有之矣隨開隨

唱與沿街乞兒何異予非供人玩弄者故予之唱雖出重金不入話匣也據其所言亦有片面理由述之以見此老之孤僻

楊俞換子

(劇雲)

楊月樓繼程長庚掌三慶後與俞菊笙友善兩氏內眷亦頗親密時皆懷孕臨盆有日菊笙謂月樓曰吾符交可劍頸情逾手足母使兩姓舊醜及身而斷趁此時機聯一世好弟婦與樓氏所生如係一男一女則指腹為婚由異姓骨肉進為兒女親家如同屬男或同屬女當互相交換以永情悽月樓諾之及期則皆男也果如約小樓既長穎悟異常兒振廷則黠傲不馴如劣馬之不易駕御菊笙漸有悔意然以馴不及舌不能自食前言而天倫至親究難忽然於是盡出其技以授小樓對振廷則不免冷淡故菊笙武劇小樓得十之七八振廷僅得十之二三不知者猶謂振廷頑劣不能得父憐愛小樓雅馴始能盡其垂青豈知俞氏私心未除顯分厚薄此中有換子之關係哉某遺老為予言之如此得之傳聞殊難證實然以其為常情所有尚非離奇突兀之談故樂得而載之至於是否確有其事還當質之兩姓之家族

蓋叫天一毆之功

(民哀)

蓋叫天老五為武旦兼旋風之弟雲中燕之徒未滿師即私遁後三麻子開玉仙始與時慧實同時出臺第一夜打泡白水灘第二夜花蝴蝶第三夜惡虎村第四夜天堂州彼時牌名曰小白旋風三麻子嫌其不雅特為改名蓋叫天然所演之劇悉學李春來謂之蓋叫天名實不符屢有童伶曰蓋春來余曾於其舞台見之藝無可取若蓋老五大可謂之蓋春來偏曰蓋叫天何耶老五好漁色與妓笑春樓林笑春葵青雲金牡丹老七等往來幾無人不不知(時尚在春仙與老鄉親汪笑儀高福安等同班)近年稍稍斂跡實有所憚友人告余光復前一年蓋叫天在漢上某舞臺因演花蝴蝶傷臂遂返滬治傷繼至無錫聚奎班唱壓軸臂傷新痊而自負孔武多力有某女郎愛其魁梧日暇包廂中以目送情蓋亦時顧盼之一夕蓋在某橋下之饅飽肆中兀坐不去目注對門其目的物即包廂中之女郎也一則微露半面一則垂涎三尺大足惹人觸目適有寶某過此觀狀大忿叱蓋曰此地乾淨土現有寶某在豈容汝淫伶玷污吾鄉蓋大吼飛一足踢其腹未中寶乘勢勾其股復助以雙拳蓋遂仰跌寶數其罪而痛毆之經好事者之勸始已蓋含羞臉跟連翌日即輟演返滬自

是以後不特好色之心少殺其矜矜之度亦自斂不少今日而能得保令名者實某一暇之功也

劉永春怕看影戲

(菊園)

劉永春幼年與金秀山同業影戲所謂影戲者設布幔燃紅燭使人於暗中作歌燈前爲傀儡之舞移影於廳合而成劇乃濠州影非歐洲之電影也及長以唱淨得名自以爲恥口不提影戲二字人有言之者亦掉首不顧聞究不知何所忌諱也永春有徒姚某乃姚福李(即蓋俊卿)之兄某年師徒在蘇搭班姚某頑鈍好嬉日常以所得資購麵人對舞爲戲偶爲永春所見必怒形於色擊其頭顯碎其麵人口中作申申之言其徒初不解舉以詢人或告之曰汝師出身影戲在梨園爲賤業今見汝手持麵人對舞適觸其隱以爲有意嘲故怒撻之非惡麵人惡其有類於影戲姚始恍然自是對其師不敢玩麵人並不敢說影戲

小喜鳳冲犯九龍口

(菊園)

伶界忌諱最多且角一行尤須自慎稍一大意即成衆怨之臺台上較度座位名九龍口未開鑼戲他人如私自落坐或私動飾器演戲一有差錯必將歸咎其人彼輩借奉既篤有時亦竟靈驗李春茶與鳳桂臺合開春桂時有花旦小喜鳳者名爲桂馨張子實則乃其弄兒恃寵而驕不守梨園規則某夕時甫黃昏尚未開唱小喜鳳跳躍上台傲然自得有點者給之曰小老板汝敢坐九龍口否喜鳳曰他人不敢予何懼點者更激之曰坐九龍口不奇敢動鑼鼓否喜鳳亦取而敲之既而天色已暮上燈啓演觀者寥寥及得探子回報(梨園同行每晚均派人調查各家營業以資比較)果賣末塊牌春來不悅問有人冲犯九龍口否點者以實告春來怒責之喜鳳反唇相戰復撒嬌撒癡哭訴於桂馨李應二人幾致失和殊可怪也

楊廷輝發羊癲瘋

(菊園)

羅小寶自隸丹桂第一台後學譚有得頗蒙滬人嘉許惟爲後台排戲者所抑往往將其戲碼移前乳臭未除之石月明反居其上譚者多爭鳴不平小寶性文靜少生動沉默寡言不善交際其受同行傾軋之因端在於此戊午四月初二日報上忽登羅小寶留別紀念廣告人以小寶將離滬觀者大集是晚小寶唱四盤山本排壓軸子臨時仍與石月明之碰碑對易出關演起至見第一場一句西皮失音

番邦十五春春字甫唱完容色驟變口流白涎連人帶椅向後仰跌配六郎者為吳桂芬大翁只得啊呀一聲右手扶頭左手亂揮匆進場而此發羊癲瘋之楊延輝亦由值場者四人抬入後台了事觀者大為掃興紛紛猜測多謂改換戲碼變而至此而據小寶自言則謂幼時即有此疾云

諸葛亮翻筋斗

(切膚)

鬚生孫春復扮相儒雅舉止雍容諸葛亮戲舊日伶界中推孫為第一是時上海諷調尚未盛行而空城以孫為絕唱津人伶四在滿庭芳開設金桂軒孫亦與焉一夜排演空城計其下一齣即軋蜡廟孫上場為時已遲武行經理囑孫馬前孫允之然上場後彩聲雷動孫意與頓豪乃振起精神高唱入雲狀甚間適後台武行早已扮齊大為焦躁去費德公之趙德虎尤怒不可遏運奔孫之後面使盡十二分氣力擲以一掌孫即從台上一個倒錘子直墮城下矣一時台上下及看客始而大駭繼而不禁大嘩值場人將孫扶入後台而軋蜡廟乃出場孫大恚雖園主竭力調停當夜先勸孫回寓翌午偕趙德虎暨武行經理等同至孫寓燃香點燭且備盛筵為之服禮一時皆傳為笑柄云

金錢豹丁內艱

(切膚)

武生高福安性至孝前隸某園時曾奉母來滬迎養其妹居天津高母以思女故因而成疾勢甚危險迨女由天津來滬母心稍慰病亦稍瘳時福安亦以足疾辭假同時足疾告痊遂銷假登台其第二夕排演金錢豹方與孫悟空交接第一場又忽然中輟連環套接踵上場矣是時譚叫天同隸一園觀者以為時間迫促以致草率終場預為叫天演唱地步不知高母在寓忽焉逝世其家人奔赴園中囑福安速回福安聞信急忙至家其母死已久矣福安悲痛幾不欲生生平嘗以此抱恨終天云

想九霄被劫

(切膚)

甬人劉維忠第二次在湖北路開新丹桂(即今第一台地)所選角色如小叫天大奎官周風林想九霄余玉珍等皆極一時之選南市各會館每逢秋間例唱廟戲一日某會館邀請新丹桂各伶會申想九霄演舉藍藍呢轎返寓(其時尙無馬車)將至十六浦橋突來匪

徒多人不聞情由將轎擁至江邊聲言魏珍老板請田老板曉登飛渡浦東少時園主得信趕即詔人渡浦與魏珍商議願魏送洋兩百元始將想九宵贖回自此南市之高樓戲無人顧問均視為畏途矣按魏珍向在北市租界一帶橫行無忌專事拆梢自李金鯨羅至較魏尤凶悍魏即退至浦東勾結監梟私販黨羽既衆聲勢極大以較李之動以白刃從事者微有不同云時光緒十年九月也。

黃月山得名之原因

(脈脈)

月山爲短打武生中泰斗海上伶人凡演盜御馬落馬湖水灘等戲無不惟黃是法黃亦人傑矣哉雖然當黃之初來海上也其戲極少技亦尋常茲特撮其二爲戲迷家談助黃本天津某鄉人不習正業好勇鬥很北人謂之混七兒黃與上海流氓同拳棒亦路有門徑專喜與武伶友善二路武戲如白水灘中押解青面虎之武員花蝴蝶中之展昭獨木關中火頭軍亦能扮演偶爾登台尙不失男兒好身手然戲不多故不搭班前清光緒某年上海某園震其虛名聘之南下第一日排八蜡廟第二日伐子都第三日白水灘第四日無戲可排以其所能演者僅僅在是園主無可奈何祇得令請病假藉以竄拙然既聘其來滬登台僅三日即畢事此心終覺不甘乃延某伶听夕教授就其性之所近者教之始則花蝴蝶蝶緣其平日鐵條工夫最好既則教以溪皇莊一枝桃四杰村盜御馬等戲月山性極聰明研究月餘而技術已斐然可觀登台演唱居然叫座園主於是奉若神明然其月修終年所入不過千二百金彼時北里中有名妓李巧林者心焉慕之黃登台必往觀焉目成心許歷有月餘由某媪居間介紹目的始達李富於資籌其所蓄爲置衣飾黃月山三字大名益既傳於上海。

天娥且得名之原因

(睡公)

天娥且佚其姓津人也初在燕京搭班一尋常之梆子青衣耳昔年武榮泰開天福聘其來滬聞該伶初唱花旦貌不揚行頭晦舊乃改青衣離京時該伶師祖諄囑之曰汝所擅長之技難合滬人心理此去決難遊美滿之譽我爲汝計不得不另籌對付之方今有一戲與汝聲調行腔不謀而合惟我一時不及記憶汝到滬後倘不得意可訪伶界前輩某君爲汝師叔行可以我言告之求其出舊竊秘本戲情如何申法如何是何戲名憑其不吝教誨倘能到手汝必可因此得名若彼新而不與必須下苦求務償所願而後已切記毋忘天

戲且謹授教到申登樓滬上各班向例新人物初到必須先演三夜以資應之多寡而定包銀之鉅額奈僅唱兩夜生意大為減色該伶窘甚乃告園主曰第三夜身須再唱候我新戲辦成擇日登樓看情形如何再定包銀行止於是遵其繩墨之囑往訪其人違本意某卿令其試唱一闕謂之曰汝之音韻須唱幾骨計最為合宜既係某君命汝來此我何所吝即檢此戲脚本與之並授以唱法演法該伶如獲至寶當約同班應配角色不分晝夜照本排成內中以丑角馬飛珠去店東揮日懸牌大書特書連權正本燒骨計此劇滬上從未演過莫知其名率以為奇至期果然看客雲集七點鐘已座無餘隙天娥且名譽騰起聲價陡增某又授以池戲一名水生三官早生一佛即倒廳門一名拾萬金該伶即以此三劇輪流串演園主固利市三倍該伶亦名利雙收後又重來兩次亦頗得意直至李春來主持春仙遺該伶演唱觀者數見不鮮方覺平淡無奇此後不知其蹤跡所在矣

老奸巨猾之王洪壽

(陸公)

王洪壽於十數年前在滬上開玉仙戲園(即今孟淵旅社舊址)虧累甚鉅以赴津遊人為名一去不返玉仙則由李春利暫行代理未幾即歇洪壽在津適臥雪公督直因運籌被委為編輯新劇首領袁去繼任者為四知亦戲迷中人洪壽又得以蟬聯楊死洪壽遂滯津沽本埠湖北路春桂戲園(即今樂園新劇社舊址)初為李春來所開後以專事讓與趙春廷擬邀洪壽回申又恐彼負債太多難以料理其時按目中有名大魁者顯出為理處洪壽欠項接業中最多(接業者即按目行業)即由大魁疎通以洪壽遠在天津此款一時決難償與其顯為宕賬易若俟其返滬隨時披還雖不能全數歸清亦可得尺寸之效各按目僉以為然然後由春桂給發川資派大魁去津往迎洪壽本有返滬之念苦無機會又以滬欠不追難得有人來接遂偕魁到滬進春桂趙春庭乃擋下把出身李春來開春桂時武二花臉人才缺乏故武戲正角皆以趙春庭承之趙與春來配戲最為合手甚為春來所賞鑒遂招為女婿春來自遣返後園中各事皆由春庭經理起居服飾登時闊綽異常終日花天酒地置園事於不顧致各項角色包銀不能應期付洪壽見衆心已散大施其籠絡手段結納諸名角使之附已一面到西牢見春來將春庭近日行為過甚其詞以勸之春來本一直人驟聞其語大驚雷怒當春來涉

應之初即延某大律師保護今聽洪壽一面之言即由其律師出面令趙春庭將春桂賬目理清所有前後台均歸王洪壽主持此固趙春庭引虎自衛然亦胡作非為授人口實以致遭此挫跌春桂自歸洪壽趙春庭小子和濟唱一月並不虧折而月終報告曾有稿無益秋後關閉復由趙春庭糾實再開改名春貴其時洪壽已結數專人編劇芝創建法界新劇場按目大魁自春桂歇業即進實善街之同春（即今丹桂魁兒戲園舊址）將近冬臘例有打野雞之舉有桂芝閣主人朱老四者在同春三夜野雞外申有洪壽在內因王洪壽會欠票不知其數係朱老四中保此票已歸朱手朱即將此票還趙洪壽言此項欠款不必還矣當為我帶忙三夜彼此有益計賣千數百元大魁見錢心喜以洪壽由我得返派有此情願決無不可商之於王一口應承然後再向同春包戲練古城相會人加三角當夜生意傳好楊潤芝前見洪壽在同春外申心滋不悅即向王洪壽云新劇場將次落成年內必須開幕所定各角一概不許外申汝為總經理理應知之洪壽唯唯大魁與洪壽相約之夜潤芝已將洪壽約往伊之住宅商議大舉遲延時刻由夜飯而吸煙總不放其出門時逾十點鐘大魁異常焦急洪壽當用電話告同春言被楊東所絆不克自由時已過宴不及唱古城相會宜改演打戲當煩董長清（即董三確之子）去應嵩可也逾過十一點鐘仍不見到座客大譁拋椅擲碗人聲擾攘園東俱極力拿大魁之類又教賬房諸人毆打頭破血淋叩頭乞命適新捕房西捕經過查悉情由令後日美公堂對質越日上堂各人據情稟白洪壽供謂並未允其外申矢口不移於是中外長官責該園主與按目不應野雞騙錢各罰洋二千元完案洪壽出向人言實為楊潤芝所誤至於公堂萬不能承認云云究竟楊是否欺洪壽外人不得而知然洪壽何妨直言稟告其咎在楊決無罰園主大魁之理乃洪壽竟忍心害理移禍江東昔日若非大魁搭救何能來滬是則大魁之求榮反辱王洪壽之以怨報德趙春庭之開門揖客應厚各由自取其不平孰甚焉後三年新劇場南洋第一台歌舞台皆請洪壽為總管三家皆一敗塗地王麻向人言其貧窘而上海格致書院東首既新置住宅一所又添辦全副行頭乎內積蓄不聞可知果誰欺欺天乎

馮春航之豪興

春航姓馮名子和受業於牛氏之門復為夏月璣弟子人因名之曰小牛十餘年前發聲海濱海大且角之牛耳紅藍冠上貫靜幽

（續前）

輕靈淺笑。令人之意也。消早經人刊印。專集行世。年來身軀日肥。扮相臍腫。致爲杭人所笑。返滬搭第一台。千六包銀。遂一跌而爲八百。唱做亦大。不如前。懶惰敷衍。甚至醉酒銜杯。半途落地。後入新舞台。稍肯用力。與夏月珊演梅龍鎮。陰陽河等劇。尙有可取。扮就是我之皮。冰仍不足觀。與毛韻珂較。判若天壤。滬上劇界。因名之曰千六頭面。孔然其豪爽之處。頗有足資談助者。當在鄂省漢大舞台演劇時。班中人戲以宴飲爲請。勸之再四。毅然曰。諾。遂命一跟包往某番菜館。囑其暫遲收市。劇場散後。有人來此宴客。劇畢。自班主至。打共雄及煽茶者一行百餘人。共往就餐。達旦。席散。計費銀七百餘兩。在新舞台時。嘗有一龍套戲。謂同伴曰。天寒矣。皮衣尙在長生庫中。其將何以度日。春航笑曰。若苟父。我尙有何憂。曰。戲乎。曰。誰與汝戲。因朗聲曰。父春航。正色應之。命少俟。隨與其跟包者。耳語跟包者。去未幾。負一大包至。並發票一紙。交與龍套視之。則石路某衣莊二十六元之皮補褂一套也。又所吸香煙。必最上等者。火燕即棄之。每日所費。不可僕指。計後台雜役者。千人。每人必得十餘支實價。焦其端耳。或且可以售人。其所爲大率類此。亦云豪矣。今春航至蘇。搭春仙館。一較前略瘦。頓覺改觀。演劇亦稍認真。余初以爲春航在蘇得名最早。所以認真者。欲保其名耳。一夜觀其演賣身投募。飾倪鳳姐。媒婆買麵歸來。彼竟圍登桌上。媒婆詰之。支吾以對。笑不可仰。余始疑之後。悉與一程。姓女目成。程僅母姊二人。觀劇必與姊偕。年正二九。既已挑之。俟於馬路口。即晚便偕往某菜館。聚飲翌日。得至其家。遂宿焉。僞言月入四千元。只二十四向程母求婚。母惑其言。許之。越數日。行婚禮於某旅社。成伉儷焉。

小寶義之艷史

(脈脈)

小寶義學藝於京師。而蜚聲於東三省。吉林一隅。大名卓著。津妓某氏。旅吉有年。忽生崇拜英雄之心。視寶義如李靖。已則願效紅拂。之所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己非一次。妓豪於賈。纏頭費非惟不索。分文而寶義之衣服裘馬。悉其代置。網羅締結。匪伊朝夕。盟誓碧落。誓訂白頭。特某妓雖非羅敷。而寶義實已有婦。惟未行親迎之禮耳。乃風聲所播。此段佳話。傳至天津。爲其父兄暨其老丈所悉。擬赴吉林。加以監督。正欲首途適上海第一台往聘。此民國元年事。愛寶義返津。門某妓躡蹤而至。偵悉寶義已膺麗聘。趨賈寶義。知不可留。乃涕泣而道曰。情郎兩去。妾身雖未隨。以俱去。妾心已隨。郎俱去矣。今妾擬析其積資之半。在津購置田產屋宇。專俟郎歸。爲他日償贖。

之所長途跋涉請自珍重勿以妾爲念寶壽茹淚登舟酸楚萬狀第一台期滿北上將與某妓履行婚約惟與某氏女訂聘在先媒灼乃其姊丈見某妓之與寶義已成不解緣其將何以處某氏女商諸寶義之父父莞爾曰似此區區問題何難解決他日兩妹進門不問資格而計年齡時長時爲姊姊幼時爲妹其裕達而滑稽如此寶義觀此意外佳遇洵足令人豔羨第自與某妓晉接技藝退步幾如江河日下來滬三日卒不得志甚矣女色之不可近也

周蕙芳之穢史

(菊園)

周蕙芳名廣緒吳人父爲八股老朽辛苦半生未青一袴以耕讀終其身蕙芳幼失恃及長面目娟秀姣美如處子惟賸骨天生頑劣成性好從村兒遊而畏讀書如蛇蝎未終篇即棄席而逃雖有嚴父監督無效也父不能耐痛責之淚痕未乾笑靨已承頰父知孺子非讀書種子攜赴刊江學鏡業而蕙芳黠傲不馴頑鈍如故管事者無如之何也時寶鳳戲園有武丑飛飛飛者本江湖賣藝人善走繩索以三上吊一劇鳴於時蕙芳見而羨之手攀足隨躍躍欲試飛飛飛誑其美誘之曰汝愛此乎以汝之色何必屈身習此果有志於戲易拜吾爲師從事花旦必可大紅汝其有意乎蕙芳大喜頓首受教飛飛飛遂意外率之歸實則彼除三上吊外皆不足觀焉能教授花旦劇彼蓋居心巨測欲效禽獸之行耳蕙芳年方十四不解鬼蜮伎倆竟業正當職業誤從匪人迫一入虎狼之口遂無由擺脫矣飛飛飛雖收蕙芳爲徒並不行拜跪禮稱以繼父作爲螟蛉延聘名入教授花旦應有之技蕙芳敏而慧舉凡響笑嬌啼癡癩趨謔要點悉能參透個中三昧兩年盡成飛飛飛視之曰可矣命名小桃紅初至湖南常備搭班玲瓏活潑頗能哄動一時遶廊曲者之贊賞乃蕙芳恬不知恥假假與其師弟小順通又未幾見愛於巡警局書吏陳某祖此禁鬱人盡可嘗無分貴賤有求必應小桃紅遂成爛襖子綽號如此其穢可知有老生諸書者與蕙芳同隸一園見其姿麗質慧將來必可出人頭地又知蕙芳與飛飛飛不過名義上之師徒暗賤蕙芳曹師潛逃蕙芳惑焉某日隨龍壽通事爲小順所知中道追回蕙芳直奔巡警局求救於陳師爺堂訊時謂飛飛飛奸幼童強迫認父拜師之舉實非所願局長大怒仗責飛飛飛肉飛血濺幾殞於死並監禁龍壽三月此事始寢蕙芳運此變故恐飛飛飛欲得而甘心資夜至滬投奔李春來搭春仙茶園班演唱一月聲譽平平再赴鎮江改名一來香與老妓老三姘相偕入長沙搭蓋金紅班老三則命

其討人仍操皮肉生涯一倡一優亦頗相得。詎知蕙芳本性浮薄，忽棄老三而與湘妓花素芳結不解緣，而蓋金紅之猶子小余三勝又與老三之討人有染。老三顧此失彼，旋回鑪江。蕙芳則與素芳至滬，卜居於瑞家園餘慶里，始改今名。此民國前談伶之軼史也。自是而後，不知蕙芳萍踪何往。民國四年忽出現於京師，以其字新不舊之榻乃武新茶花等劇，號招劇者與林翠蘭同爲京人所重。一時身價之隆，幾欲壓倒王蕙芳并肩梅蘭芳。後以姦案被逐，燕都遂無其立足地。今又不知流落何所矣。

張文艷之汚史

(菊園)

張文艷，鎮江人。幼失怙，其母私於張錫麟，卽以爲父。錫麟皖人，業成衣匠，自是棄買習伶。撫文艷如己出。文艷有姊芳名，文奎綺年玉貌，聲韻都歷，有年所終，樹雙鶯不知傾倒。雙許烏衣子弟，時文艷年而幼演劇，亦稚弱處阿姊肘腋之下。如小鳥之依人，人以其爲太璞天真，嬌憨多趣，則亦以愛文奎之心愛之。未幾文奎爲法華銀行某君所賞，劫以重金，購諸金屋。文艷亦輟演，蓋二人演劇如手臂之相聯，不可須臾離也。某君既得文奎，其慾遂逐，復思甘心於文艷。屢誘之不爲，動終未能達一箭雙鵰之願。時滬上拆白黨之名始發現，黨中有范某者，湘人，綽號范和尚，美姿容，號屬後進，未立寸效，不能得津貼，衣衫襤褸，鬱鬱無聊。文艷方屆破瓜年紀，出落如春日牡丹，纔絕倫而守貞自範，頗不易致。黨中人提議曰：小范自負多能，願入黨無功，未詎見信。今文艷天生尤物，而文範拒人，苟能誘而汚之，則黨中公敵，姦汝取用，彼方亦無須倒貼。果能小試牛刀，將來自不難身臨大敵也。范雀躍起於是，傳粉黛，鑲錦衣，華服日伺。文艷之十日果奏凱一嘗，而文艷之腹膨脹，懼爲外人議，私服打胎藥，母知之已不及防，只可假作痲痺，聽其自由。文艷自是以往，大闢方便之門，好之者皆可一親香澤。一朶鮮花，任人攀折，癡情人頗爲之惋惜也。范某大功告成，遂與文艷絕，仍操其拆白生涯。文艷則轉轍入杭，浙人爭以一見爲榮。軍政兩界中人，曠之頗兼，有湘人歐陽某某者，本省省長私人，恃其換授得補，警廳警正其人，素好狎，優老而不改。廳長夏超惡之，將有特而未發。適文艷二十初度好事者爲之稱觴，祝嘏歌騶，亦具禮往賀。事爲夏所聞，密告齊意，以有玷官箴，撤差浙人無不傳爲笑柄。今文艷應繼出局，夜度有價公然以坤伶作私媵。某鉅公之姪，視爲禁錮，揚督軍且納爲寄女，以視乃姊，蕙芳白實，不可犯其一清一濁爲何如也。嗚呼文奎死而有知，必痛罵阿妹之不肯。

雲林飛之怪史

(菊園)

雲林飛姓甘名從喜魯人短小精悍臂力過人兩臂紅筋暴露色黝而黑擅開口跳所至有聲某年在鄂搭班印人某觀其衣服麗都面目姣好遂以指觸其臂從喜不拒脫之以目越數日再至其地印人復來以從喜有意於己也出穢語挑之從喜領首向僻靜處行印人大喜以爲可達目的隨之去至曠野四望無人迹躬身下伏印人方舉足陡見寒光一閃生殭器已墮地矣印人大嘩聲如宰豕倒地亂墜而死從喜從容歸以石灰塵之運示諸伶謂今日取得肉手槍一枝肉子彈兩粒可以陳列博物院中任人觀覽也其惡作劇如此雲林飛嗜蛇成癖生平所食不下數百條每行郊外遇有蛇洞即駐足不前俯身下視雙目炯炯耀然生光蛇見之俯伏不敢動渠則去其首尾隨意取而食之唇齒模糊血腥觸鼻令人望而却步某日於石鏡中見雙頭蛇一條喜甚以爲生平食蛇雖多尙未遇此異品食之當有無窮美味即亦不暇詳察生吞而下詎知首甫落地忽猛噬其趾深入寸許拔而拋之麻木如非已足歸後醫藥罔效遍體腫爛而死此其食蛇之報乎

混混串戲之笑史

(鴻麟)

十餘年前天津有混混甲乙丙三人在某戲園客串空城計甲去孔明乙去司馬懿丙乃以琴員自僱台窻一啓甲甫登場彩聲四起甲徐行至台口於末念引子之先對看客言曰咱還沒有開口你們叫些甚麼再來好咱就不唱了觀客及捧場者皆默然迨發令舉馬觀已復傳入帳孔明開唱在即兩邊如廁未來該園琴員某恐其誤場預備代承其乏坐甫定而已至一見即置其多事某不敢辯抱頭鼠竄而逃此時甲已叫板曰亮有一言將軍聽了鑼聲一住應緊接胡琴歷許久丙之絃音不能扣準則遲疑於鼓吏謂其鑼鼓聲浪有碍胡琴和音令止之鼓吏不敢違拗即停止以待甲羽鑼鼓驟停不審何意回首怒向鼓吏曰咱唱戲你竟敢冷場嗎鼓吏勢處兩難權面遁而怒曰是咱叫你不要打的你怪他這不是陳咱的皮麼甲不待詞畢遽前攬拳二人遂互擊正在扭作一團忽後台跑出一頭未加冠口未掛粉扮面白袍者手執大棍猛撲二人曰你這兩個鬼崽子如此搗亂難道成心不叫咱漏臉嗎此人爲誰查即去司馬懿之某乙也於看是客爲之哄堂

票友演劇之趣史

周君海上數十年老票友也。串武生。能舞。真刀。翠屏山。爲其擊手。某日在張園演唱。行頭本向某俗假定。臨時竟未送到。只得在大箱中覓一襲褶子。尙可將就。靴則敝敗已甚。周君穿之。上台正與潘巧雲爭吵。時用力過足。而右足之靴帶竟與靴底脫離。觀者大笑。周君狼狽下台。一時有破靴石秀。蹙脚石秀之號。

此事後數年。浦左某君學淨角。票界甚推重之。初次登台。演草橋關進宮。面君之詞句亦竟忘却。飄然下場。票友責之。某君曰。所貴爲票友者。興來而唱。興罷而輟。非若伶人之唱戲。必以規矩繩之也。衆聞其言。無不捧腹。近則某君學已高深。執海上票友淨角之牛耳矣。

某日某票房在味菴園會串戲。碼中有草橋關四郎探母等戲。而草橋關之光武四郎探母之六郎均無人扮演。畫家某君亦票友也。遂自告奮勇。以一人承之。衆怪其素未習此。某君力謂必不辱命。及登台後。白口尙能對付。唱句則全屬吃螺螄人。皆笑不可仰。而某君自若也。戲終有問之者。則以聽者本不懂戲。何必明言爲辭。於是衆尊之曰。吃螺螄專家。

甬人某君唱做工。鬚生曾串四進士。盜信時其妻出喚。照例須將燭吹滅。而某君未曾戴帽。口面竟屢吹不滅。觀者譁笑。某君窘而燭益不能滅。後除去口面。始能滅。燭然已費時三分鐘矣。

某君身材魁梧。戲又極博。惜無一能。精某日在中舞台串獨木關。初則將盔跌落。繼則將轅脫手。一時有仿李陵碑之詞句。嘲之曰。台是中舞台。關是獨木關。口來到此去。權又丟盔。

做工鬚生票友某君。在票界頗負盛名。衆亦承認其爲上海票界巨子。曾演徐策跑城。出場兩個身段。頭向左一點。左首帽翅脫落。向右一點。亦如之一頂紗帽變成一領頭巾。幸某君老練。毫不介意。始能終場。

譚派鬚生某君。係名琴師陳君之得意弟子。某日在法租界共舞台唱全本瓊林宴。閣府時。頭巾墜地。紫綉脫落。一縷假髮。以致蓬鬆。場面置之不顧。某君無奈。只得一手掩頭。一手作勢。雖能勉強對付。精采已全非矣。

七年前因某項善舉。南洋公學學生演劇於大舞台。壓座爲吳越行刺五大臣新戲。以扮演不及。臨時加一烏盆計。以此劇無身段。容易

對付也。然飾劉世昌者，亦須舉手數次，如張別古往左，以左手擋之，往右以右手擋之，亦不能差誤。飾張別古者，為廖連卿往左走，則某君舉其右手，連卿見有誤，即改往右，而某君亦以差誤，垂右手而舉左手，以致一誤再誤。觀者譁然，某君終不自安，幾至不能終場。

(知非)

宣統三年，管海棠包大舞台，日戲籌款，銷票得力，竟賣滿座。是日除該台原有脚色外，特請票友數人，客串中有陶某之盜御馬，正演拜山一場，打坐已畢，說至（若有綠林豪傑能將此馬盜來，方可算得天下第一條英雄好漢）念詞未畢，花羅帽忽下，墜值場者急與重結，久未扣住，陶匆匆下戲房，資爾墩揪髻大呼（好馬吓好馬）回顧天籟，已不知何往，獨脚戲如何可演，窘甚只得改口曰（喂，囉們天籟那裏去了）此劇遂草草終場。次為晴川小類之彩樓配場，面已拉倒板，覓其人不得，管無奈代唱一句打長鏡，仍不出，既而得之於大衣箱，管促其出，小類曰吾倒板尚未唱也，於是又唱一句倒板，管止之已不及一齣，彩樓配遂唱兩句倒板，又次為梅鶴軒主之魚鱗劇，第二場遇姬光千爺叫板後應唱（富貴窮通不由己）一段，二六彼忽忘詞，苦思不得，反身逃往後台，管告之令再出，堅不肯連說（阿拉吃不消）（按梅鶴軒主兩人音宏而促，台下看客咸聞之，笑聲震屋瓦，此後梅鶴軒主遂不敢唱戲，蓋深知其難也）（菊園）
翠友蘇某曾與芙蓉草合演梅龍鎮於新新舞台，蘇飾正德，咬音越唱越，小做則越做越，亂倒彩不已，大糟特糟，適正德有追趕鳳姐插海棠花一節，蘇某乃趁插花之便，一進不復出，說者謂李鳳姐已被正德帝邀入小房子去矣（舍予）

新劇家現形記

(菊園)

任天知原名文儀，長白山人，新劇界之唯一法螺家。初至滬，在光緒末年，自言為孝欽，后那拿氏私生子，天演貴冑，滿儲革命思想，擬假新劇以自見。時新舞台藝員，羅月樵、夏月珊、兩氏急公好義，為其甘言所惑，以為此志士也，不可無以助之，奉以鉅金，執贊於其門。伶界若熊文通等皆受其累。某年赴白門，擬施敲詐於端午橋，技不得逞，則伴言蹈海，死不一月，又復活，回滬，繼入日籍名藤堂，調梅歲庚戌，創進化團，廣收門徒，號天知派，游於長江一帶，勢力頗厚，惟是進銳則退速，不久即蹶如萍，浮水上，隨風飄蕩，任其所之。天知烟癮甚深。

本一老滑頭素恃無本錢營業爲生今其門人汪優遊王無恐顧無爲王幻身等皆不受羈勒自領一班天知反滾傾窮途無人過問見以利相結者金盡則散不足與言義也乙卯夏天知在鄂一手而辦新劇舞台三思以冤桶之資本吸鄂人之血汗無如時運不濟身發難收營業清淡岌岌危殆天知赤手空拳無法可施而數十人又倚之衣食窮極無聊竟以新劇淫伶黃鵬聲與某姨太太舊劇淫伶劉禹臣與某妓女兩對野鴛鴦合演四雙插會藉以驅餓而活命其寡廉鮮恥老悻昏聩實堪痛恨亡何愛民舞台將停演債務紛集會唯天知是問天知危坐後臺垂頭喪氣重圍難出情兩智生咳嗽一聲痰落於袖呼僕人取手巾是時孔方未到號令不行無一應者渠乃裝腔作態連風混帳東西豈有此理諸君請坐我自取之索債者待久不至知己避入俄國領事館於是諸人大怒羣集俄領之門騁俟其出痛毆之以泄憤後爲馬車一輛至門內呼送客一蟻髮此髮者登車去天購黑俄領始詢衆何爲曰待任先生曰任去已久諸君何不迫乘不信搜之果查乃知適間之客即任小施神通化粧以遁者也此事蔣有若無爲余言之足見天知之狡狴矣

青年社社員俞再世年逾知非于思滿領隨人作怪徧喜自命風流民國元年作客滬上每出遊頭戴方巾身穿黑綢效南樓傅王文裝束徜徉於馬路之上同輩呼爲許仙見者詫爲怪物某晚寄宿某棧見樓下有荷台者觀之不耐取冷茶灌之人疑爲鼠屎一場好事遂被驚散某年往嘉興演劇厲某旅館一夕爲孟所擾苦不成寐聞間壁秘密戲聲愈難安枕披衣起自板縫窺之正在得意不期用力過猛板質脆薄轟然一聲橫跌而過連人帶板直撲床沿此一對無媒自合之野鴛鴦大驚而起見此怪物真所謂氣又不是笑又不是也翌日述其事聞者無不絕倒

晚清末年新劇不甚發達顧靜鶴等往蘇州梨里演劇因新劇無人過問思假京劇以號招於是逼發市招大書淮演空城計至期觀者應集座無隙地豈知後臺未帶班底一切行頭均無着落彼等異想天開諸葛亮往借道士墨衣(墨衣中繡寶塔)以代八卦衣用道士巾以代給巾無靴則着便鞋無羽扇則借湖州人扇烟之灰鴉毛扇無黑三則以丑三代之二琴重則借道姑子帽女尼背心二老軍則則借保甲扇勇字馬甲足套兩靴棉花作鬚可馬髻無帥盔借城隍之冠無蟒袍借照相館戲衣師昭二字不用四龍套則借警察之黃衣東拼西湊居然板鼓登場此一齣空城計既不像道士作法又不像尼姑念經不是警察出巡又不是城隍出會聞者試其目一

尚復成何景象。

新劇大家劉蕪舟高足夜未央。出身姓氏不可考。自言姓鍾。有時又姓葉。詢其楮實。則錢而續。錢而續。而燕。曾無定所。其人實一無賴。二次革命。劉以黨籍被捕。其妻孫氏本破落戶中人。楊花水性。不安於室。夜未央。挾以來。酒桃源里。內野鶯雙棲。居然代行師職。孫氏有女香林。年及笄矣。不善其母所為。夜未央。則追而汚之一載。以還。用資各解。計無所出。勢將待斃。乃囑之於伶人鄭某。已則淪為鷄鳴狗盜之雄。今且由梁上君子降為卑田院長矣。香林鬻歌於共舞臺。為香衣花旦。聞蕪舟恢復自由後。仍將孫氏贖回。置夜未央於不答。蕪舟之雅量。誠不可及。乃徒之本領。尤不可及。人稱新劇人為社會教育家。若夜未央之行。為殆能實施社會主義者矣。

老生溫亞瑛。本一塾師。不耐坐三家村冷板凳。投身新劇界。學識平常。人尤粗蠢。喜發議論。如蕪舟無為之文。不對題。常自編一歌。每至一處。必背誦一遍。詞句俚俗。不倫不類。中有兩句。溫自以為得意之作。詞為「中國同胞四萬萬。二萬萬男來。二萬萬女。」人見其大聲疾呼。必掩口葫蘆。兩人尤惡之。此與市僧口頭禪。特別改良。維新文明。同一可憎也。

有蜀人寄恨生者。姓劉。名載。夙以醉心新劇。崇蕪舟為師。時新劇方盛。願以盜名欺世。創劇學館。寄恨生不察。貿然從之。隨者謂自入願門。死兆已伏。後之效。屈盡均隨。三閩大夫游其禍。根實踴於此日也。劉既習新劇。其心彌熱。自立大同社於滬上。謀得利原址。地盤所限。一月而閉。乃走吳門。會飛虹社。勢不支。羣新劇無賴。鼓其如簧之舌。甘言誘惑。劉為所動。貸三百金。繼之授其權。於陳無我。陳亦奸宄。若流。憐他人之慨。盡取而揮霍之。金盡勢迫。則改隸他社。置劉於不顧。劉資飛電。其師願無為求。援願亦袖手不救。於是索道者日逼。其價前之甘言誘惑者。復揚聲辱之。劉不能堪。覺四面楚歌。實無生路。於某夕投甬江。死於戲願陳之肉。寧足食乎。新劇家之罪惡。可勝誅乎。

女新劇家誌

(菊園)

歷來歌場名伶。向以旦角最佔勢力。且角之要素。含色。不為功。而色與藝。又覺色勝於藝。藝不敵色。色也者。天然之美。質有生。以

俱來乘天地靈秀之氣，奪造化小兒之工，非若戲之可以習學而得，歷練而成也。

雖然，且角重色固矣，吾以爲且角演舊戲，不如演新戲之自然。男子飾且角，尤不如女子之自然。蓋舊劇且角，珠翠滿頭，鑽飾蔽體，衣裝之厚，踴工之高，在在近僞俗，而不雅天然。美質反爲所掩，色相光彩，未免暗淡，而女兒心事，細微柔密，又非男子所能體貼得到。更非男子所能代言，是則不如其自演之工，而切予嘗謂女子演劇，生丑兩門，自不足望男子，項背而且角當然視男子爲優也。

上海自新劇中興，甲寅而後始有女子單獨演新劇，初上臺，扭捏作態，步履生硬，甚或舉止失措，嚙嚙不能出一語，習之久，稍可寓目，觀者漸集，卒能一轍，獨標另闢，殖民地人見其爲投機生業，事半功倍，一時紛紛繼起，達數百人之多。惟新劇家最初發起，猶多學界中人，而女新劇家自始即無大家閨秀流品之難，身價之卑，亦可與坤伶等量齊觀矣。其不過藉演劇作特別商標，暗中究操何業，則不可究詰矣。今新劇已失敗地盤完全，爲舊劇所佔，而女新劇家反得分據各游藝場，稱雄舍三五佳麗，色藝可觀，餘亦不足道也。

林如心爲七閩沈氏之女，姊氏大林，曾設碰和樓（滬上私娼之一）於老坎橋，其女倚爲錢樹子，如心貌不驚人，消癯露骨，天生寡婦相，無望於皮肉生涯，起而演新劇，工悲且愁，緒苦情彌足動人，悲且多屬烈婦結果，必死如心於將死前，先有一番表述，聲情激楚，字字哀涼，頗能深入人心，得人感嘆，以是享盛名，儕輩無其匹。惟閩人操滬語，舌根終木強，第論言詞，殊不逮梁一嘯，既而與顧無爲、妍識一以第一老生自命，一以第一悲旦自許，男子新劇家門當戶對，頗自以爲美滿姻緣，將該嫁娶矣，乃如心之母，鵠兒愛鈔，以無爲有，乞兒相將來，必餓死吾女，貴人焉能效王寶川爲化郎妻，必不自量，復以萬圓爲質，不則母妄想無爲本，妻人子終年所獲，不過兩千金，安從得鉅資，祇得商請讓步，由無爲供如心衣食住權，作臨時夫人，而如心每月進款，則歸其母執掌，二人乃至愛儷，團雙登臺，演同命鴛鴦劇，以爲息壤，一載而後，携手赴鄂，居然大書願，無爲君之夫人，女新劇家之泰斗，可謂顏之厚矣。聞無爲自納如心，處境益窮，窮所入恆不足供如心一人之用，不知此野鷺雙棲，將來果能爲同命否也。

李痴佛不知何許人，聞爲林氏養女，天生尤物，賦媚入骨，芳齡已過二十四番花信，遠望之猶若十七八好女子，初隨大林應客，繼借如心登臺，嬌態柔媚，動人盡在不言中，雖有木雕美人之號，猶足以迷陽城而惑下蔡，或謂痴佛若即若離，故意引人入彀，爲其傾囊耗費。

者頗不乏人。兄某有賦性公然。效齊襄文姜故事。南山獻符之詩。可爲彼誦之矣。

梁一嘯爲某宦下堂妾。貌僅中姿。雅善作態。其爲旦。能兼閨門悲哀風騷潑悍之長。雖極平淡之劇。一經彼演。皆可點鐵成金。化腐朽爲神奇。吳儂軟語。妙舌天生。念來朵朵蓮花。能移人之情。於不覺。演藝程度。堪以首屈一指。隸民與社一輩。致人魔力。頗巨。初與王幻身有染。繼又重墮烟花。爲某君量珠聘去。

蘇一鳴。吳人。原名滌民。姿容灼美。身材合度。與徐若僑有婚約。鸚鵡鱗鱗。兩情頗洽。始至漢泉演劇。嬌小玲瓏。巧言如簧。極受鄂人憐愛。返滬後。私於王幻身。乃與若僑絕。以待徐之情。待王亦有皓首偕老之願。呂月樵開共舞臺。一鳴入局。又與小阿四苟合。既而聲譽漸隆。爲天津某園以二百元月俸聘去。某富商一見鍾情。有金屋藏嬌之意。一鳴乃以對徐之手段。對王哀此墮溜之花。他日不知飄泊何所也。

謝桐影。爲彈詞名家。謝少泉之弱息。本演小生。義與如心。配戲有一對璧人之譽。因意見分手。專演悲旦。貌映麗。性類慧。他人所能。渠無不能。某輪船買蘇曾納爲燈室。後歸蘇石痴。

蕭天競。毗陵人。佚其姓。小家碧玉。薄有才名。工繪事。花卉蟲魚。皆有根底。見本書藝苑選萃。夫億。懶家貧。不事生產。天競求離異。來滬習新劇。爲小生。能操京語。翻關風度。不減張籍當年兼演。且本來面目。做工表情。均擅勝場。現歸蕭天呆。

曠天吾。梁溪人。爲某氏童養媳。不聽任惡姑虐。逃之滬入A.D.戲園。初習丑。專演頑童。一路戲。女子飾男兒。總不能純任自然。獨天吾可混鬚眉。出言吐語。尤多風趣。後改旦。過於癡肥。不甚可觀。現歸張冷兒。

葉文英。爲女新劇家。後進演悲旦。認題甚真。出以全力。務使己身與劇中人化而爲一。以故精采飽滿。常得觀者贊美。貌雖不妍。而東裝登場。別有風光。倘能狂進不懈。不無奪林如心之席也。現歸商人王某。

董天嘯。小字蓮碧。吳人。曾在上海開明女校肄業。略具普通程度。由史某作伐子。歸董天涯。適其夫辦中華女子新劇社。天嘯亦從事於斯。兩年出臺。雖能頭頭是道。藝事尙淺。弱好自爲之。他日不墮出人頭地也。

高枕石本姓王父某曾攝浙江烏程當湖等處縣篆清鼎既革棄官來滬家遼中落枕石幼字滿清貴胃重某統裕習深不務正業烟賭
嫖吃無一不能揮金如泥沙不數年竟破產分飛勞燕各自東西枕石難自給倡坤一女子新劇社爲小生繼改老生藝甚平常其人善
射虎工詩詞頗具巧思演劇之暇懷李義山集以自娛亦天涯淪落人也友人施君與彼有舊以其原作見示端陽有感云賣花天氣雨
蕭蕭旅邸思親別夢遙佳節已從愁裏過癡鬼偏在客中銷半生淪落詩情薄十載飄零壯志消杜宇聲聲歸未得他鄉風景趨無聊秋
閨云（翻寄一剪梅）陣陣西風入畫欄花也摧殘葉也摧殘小樓深處不勝寒雨也潺潺漏也潺潺此中滋味話猶難見也心酸別也
必酸天涯咫尺隔雲烟身在蓬山夢斷巫山

沈儂影本一下等滴牌其爲且泣有笑容喜帶悲音醜人作怪偏好搔首弄姿大似男新劇家張雙宜愈賣力愈使人肌膚起粟夙爲吳
晉所奪初猶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今則一榻橫陳終日吞雲吐霧雙飛雙宿儂然抗實矣

繪 圖 九 尾 狐 集 全

九尾狐者爲三十年前海上最著名妓女胡寶玉之綽號也而一妓女別其號曰九尾狐其媚術之功其手段之高其軼事之千奇百怪不言可知故是書內容關於數十年來海上花界中如四大金剛十二花神種種不可思議之趣史笑話以及嫖客之豪舉優伶之秘密社會之狀態市面之盛衰歷歷如畫描摩殆盡全書四十萬言情節奇妙前後貫串尤爲難得欲知個中掌故者不可不讀洋裝華麗六厚冊外加錦匣定價三元

郵費外加

特價大洋八元



全書三十六冊
外加錦匣一只
定價二十元

品菊餘話



尊譚室戲言

(小隱)

譚調悠悠在調高亢然審於登聲精於韻字殊途同歸初無二致孫氏嗓音雖好尾腔除去呀哦即不能成調梅雨田曠其為滿嘴鴨鴨(伊呀呀三字諧音)殊非奇論近如時慧寶以高亮之嗓音醉心孫氏專於重濁求之至為曠者所擯而南北並俗為之師者非數以孫氏之重濁即授以海上之花腔小小朵為名伶楊桂雲之孫楊小朵之子以俗界之世家所習老生亦尚未能免俗吳鐵菴有神童之目其祖父皆開票房家學淵源兼承有自譽之者稱為譚鑿培第二台身段確有似處惟唱則亦專尚花腔不但非譚且並不守規矩論者謂今之劇曲家知音有難若必循規蹈矩板板唱去必不能為普通社會所歡迎欲博台下彩聲非使花腔不可是明知其非亦不得不然行之既久遂流於滑此劇界後生之所以無人才也

溪泉莊在昔亦為譚鑿培名劇光緒中業譚專致力文戲此劇遂屬黃月山矣全劇以褚彪送飯一場為精華黃氏唱(來來來隨我把我棚來上)一句一手挽定彭公走兩圍圈至將彭公推入馬棚雙手將門關好一口氣方纔用完真可謂聲容兼到者也猶憶乙未中秋日在北京廣德樓觀黃月山此劇以夏月恆飾尹亮以劉來保飾蔣旺以張黑飾賈亮以李金茂飾花德雷以李吉瑞飾徐勝以候春蘭飾張耀宗以楊英玉飾蔡慶以飛來鳳飾蔡金花角色齊整冠絕一時今滬上演此劇多減去送飯一場李吉瑞親炙黃氏未得皮毛

殊愧爲名師之徒也。

梅蘭華之女起解玉堂春二劇爲兩田所親授稍存紫雲遺規此外宇宙獨二本紅霓裳等戲亦尚可取但美人姿態最重在眼腕華目光過鈍而無神采且眼胞亦似欲腫而舉世盛稱其色實非予之所敢知其唱僅能與胡素仙較短長方以吳彩霞盛時尙似稍遜做工雖受業於路玉珊實欲追步王瑤卿聰明則有之惜無實任工夫可自排演黛玉葬花嫦娥奔月春香鬧學等戲後一般自命風雅之士與夫好新喜異之徒爭相贊美他姑勿論卽化粧已甚離奇要知今之戲裝卽古裝之代表也舍戲裝而別求古裝實覺標奇過甚况紅樓夢一書出自清代林黛玉亦不應着古代服裝是尤無足取也葬花看西廂記時默無一語弦鼓皆停有似新劇則又不合於戲劇舉而問牡丹亭曲時只能如空城計之閉琴魚鱗劍之聽簫須用排子合乎樂奏略一點綴便足達意若必由幕內唱一正折崑曲扮黛玉者呆立台上至數分鐘之久似嫌關節不其緊湊且亦無味之甚也此等戲雖爲方家所不取然頗足以欺外行今南北謬心梅氏新劇者固大有人在也曾見譚鑫培演四郎探母梅飾公主譚氏緊板非常之快唱至五鼓天明卽回還梅竟接不上去又梅氏常演此元盆之蜘蛛精遇刺落水高四保去公子杜影梅氏忘却詞句由四保代爲含糊過去高下台語人曰蘭芳以若大名角竟至忘詞然台下無一人叫好臉子關係誠不淺哉。

天雷報一劇做工最易過火昔謂奎官雖以是戲著名以較譚鑫培未免有雅俗之分譚唱此劇調尙簡深腕還本音全劇固以說白作工爲重譚氏一味率真行其自然而真情如繪能令觀者咨嗟息忘其所以幾若身歷其境其入人之深卽在無絲毫火氣譚氏之後惟票友沈厚齋規學步可稱十得八九此劇類以不似余叔廉雖不及厚齋亦尙可觀餘若賈洪林劉然然孟小茹等但能搖頭打眼殊覺討厭之至而滬上趙如泉夏月珊麒麟童等野狐禪更何足論張爐一角爲羅壽山之絕作以配譚氏端稱合璧叫天百歲之大雷報在三十年前卽已名重一時譚固非羅不演羅亦非譚不配竟是生成一對老夫婦民國以來羅病不能勝乃以蕭長華或王長林代之蕭近俗王近粗均去羅遠甚矣。

戲因人而傳非人得以戲名也如賣馬實一毫無意味之戲譚鑫培演之遂稱絕唱金鏡豹不過一短打小武戲俞菊笙演來便名震一

時太行山爲開台之前三齣何桂山李順亭亦精采異常足見無論何戲應手爲之便自不同且演戲之道亦猶讀書必由淺見以進高深由板滯以進活潑在昔童伶登台老生戲必爲橋亮二道宮天水關等武生戲必爲八門金鎖陣城嶽嶺等從未見有執十餘齣童子而唱破陣洪羊洞長板坡挑華車也現時劇界見陳鑫培演連營寨則亦排連營寨見劉鴻聲演斬黃袍則亦唱斬黃袍等而下之卽汪笑儂之哭祖廟馬前澗水亦復有人效顰要知伶人各有心得享名亦非偶然若徒拾他人之名不求他人之實此汪笑儂演珠簾寨之所以貽笑大方也

賈璧雲自民國元年來滬爲海派所軟化藝實遠遜於前然相貌姣好身段玲瓏固猶高於榜大腰圓之毛韻珂也毛技在當年固然不如璧雲在今日亦尚不足與璧雲比倫然安分守己唱梆子花旦尚不十分討厭自有多才多藝之徵號出於是老生也小生也武生也老旦也大明特唱好高騖等之心理亦猶之乎小達子耳其唱由余瞎子所授予雖爲素雲之子實厥大耳其技藝只有效顰兒戲之資格毛以唱梆子達音之左咳復經魁兒戲大家余伯琴之指教此種二黃尙堪聽耶

小達子不得志於津沽以滬地尙大有可爲有恃無恐到滬後各評劇家交相指摘魔力僅及於下等社會然尙恃宏碧綠爲後勁未肯輕於一試比及毛韻珂辨宏碧綠實虛極盛小達子至是萬不能不演以與之競爭於是排三本宏碧綠實虛亦甚寥寥且羣稱毛韻珂雖不佳較小達子高出萬倍足見看客非盡盲瞽比較的自然公允也以最得意之地點演最得意之好戲而不賣座小達子於是乎如臨風之技窮矣

黃月山之死在庚子之前去今將近二十年現時劇界雖尙有黃派之名詞在實則黃氏之學已隨其人而俱逝矣如李吉瑞瑞德寶皆親炙黃氏者李略稍負時名但於黃氏之學去其精華拾其糟粕似是而非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也德寶頗能循規蹈矩不似李氏之胆大安爲十餘年來每與譚氏配戲益有進步然其技藝雖有可觀亦尙非純粹黃派李玉奎爲玉成班之坐科弟子亦爲黃派之嫡傳於黃戲所能甚備奈其本質太壞甚至毫無是處其餘號稱黃派者固尙大有人在亦不過僅欲適於李吉瑞一流耳學黃者不得實之精神亦猶學譚者僅存譚之皮相黃派在今日僅以李吉瑞爲個中健將黃氏有知事當痛哭矣有白玉崑者亦稱黃派演反五關

鳳皇山等戲。皆為黃氏得意之作。而李吉瑞之所不演者。顧其人名不甚顯。未之前聞。玉成弟子。皆以玉字排行。意者其亦系出黃氏歟。其人條短。適中。扮相尚不難看。但喉音已失。寬而不敞。洪而不亮。比諸黃氏。失之遠矣。而念白有似背書。無甚片段。急言速色。且似近火。台步。武工。雖欲力進於規矩。從容處。則欠穩。練。匆遽處。又鮮尺繩。其技固能勝於小達子。與湯瑞亭可一較。短長。而台風。則儼於瑞亭也。若云黃派。則月山之唱。以抑揚宛轉。勝而念白。起承轉合。層次井然。使人聆之。覺得入情。入理。白氏雖欲學步。固尚未見其似也。

唱戲之道。譬之讀書。須由淺而深。童子入塾。必先授千字文。百家姓。此舊日之教法也。即現時學堂。教科亦均編定年級。尤不能好高。躐等。學戲亦然。童伶習唱。應由搖亮金馬門。二進宮。大水關等戲。入手。諱。諱培年在三十以前。從未唱過。碰碑。天資。雖佳。人力。猶未到也。目今童伶。登台。非空城計。便碰碑。亦猶學生入塾。教科書未讀完。便即授以經史。根本未固。卒至一事無成。即如羅小寶。椰子花。且。既不能復唱。妄以譚派。老生自居。然譚氏名劇。正多。奚必定欲演碰碑。連營。雖曰時尙所趨。正見其不善藏拙也。

時髦二字之名詞。出自上海。不僅指服御而言。舉凡事物。莫不有時髦。推而至於戲曲。亦有所謂時髦者。以目下而論。宏碧綠。縱公雞。連營。紫風波。亭。獨木關。空城計。斬黃袍。長板坡。李陵救母。吊。驅。逍遙。津。轅。門。斬子。戲。地圖。哭。祖。廟。皆至為時髦者也。考其時髦之故。實亦大有原因。上海為通商巨埠。京戲南來。首至此邦。名角來滬。最早而在滬。又稍久者。為周春奎。汪桂芬。諸人。故在光緒中。滬上京劇。一時風氣。尙為文昭。關天。水關。二進宮。數子。捉放。取。城。都。一類之戲。比至庚子。以後。譚。孫。孫。南。下。於是滬人。方知有。據。孤。孤。李。陵。碑。定。軍。山。賣。馬。空。城。計。逍。遙。等。戲。而。劇。場。風。氣。遂。亦。因。之。一。變。新。角。登。台。莫。不。首。張。李。陵。碑。空。城。計。報。單。一。若。非。此。不。足。以。成。其。技。術。者。劉。鴻。昇。南。來。而。斬。黃。袍。遂。風。行。一。時。龔。雲。甫。到。滬。而。吊。驅。救。母。亦。人。皆。仿。效。元。年。譚。氏。在。滬。曾。演。連。營。紫。於。是。連。營。紫。又。為。最。時。髦。之。戲。譚。氏。既。去。唱。沖。營。紫。者。多。至。不。可。勝。數。就。中。以。王。又。宸。為。最。先。效。顰。亦。實。以。又。宸。為。稍。可。勉。強。此。外。如。麒。童。童。毛。韻。珂。董。亦。均。大。唱。特。唱。老。着。而。皮。恬。不。為。怪。人。又。其。奈。他。何。李。吉。瑞。來。滬。後。獨。木。關。風。波。亭。宏。碧。綠。又。甚。風。行。小。達。子。繼。吉。瑞。而。演。宏。碧。綠。賣。座。極。盛。二。次。復。來。滬。上。值。手。韻。珂。呂。月。權。先。後。排。演。宏。碧。綠。既。不。能。為。小。達。子。一。人。專。利。而。叫。座。能。力。亦。因。而。銳。減。三。本。鐵。公。雞。當。推。何。月。山。為。首。先。挺。倡。之。人。後。之。來。者。如。樊。春。樓。小。客。串。李。蘭。亭。張。鶴。樓。等。莫。不。以。是。劇。稱。為。拿。手。考。其。實。際。不。過。用。真。刀。真。槍。拚。命。死。打。即。欲。加。以。褒。詞。亦。祇。

好恭維他如江湖賣膏而已。迨遙津爲孫大曉得意之作。一味狂喊本就不好。如好不傷悲之悲字。牙根咬碎之根字。拚命死咬。不堪入耳。雙克庭之學孫。乃更變本加厲。然譽孫者。方稱爲黃鐘大呂耳。之於聲本亦未可。獨在孫嘖。迨遙津好。姑置不論。本尙自成家數。獨怪汪笑儂以如蠅之聲。亦學孫氏之迨遙津。而小達子以尖圓字。不分之。二黃家亦妄思效顰。蓋只務名而不求實也。汪笑儂自知本領不佳。故以新戲騙人。其所演之哭祖廟。馬前灑水。亦竟風行。一時爭相排演矣。要知戲因人名。并非因人。戲名若徒取其戲。不問其人。難者以是求唱者。以是應觀於戲之時。豈使可見。晚近顧曲者之程度矣。

毛韻河之左。嗔浮而不實。稍一用力。便爾荒腔。如何能唱。老旦者。生乃不知。蘇拙時。談戲。鶴表。未免太欺。派上看客之不懂戲也。嘗見其演。平金龜。康氏上場。獨身戰抖。且將裙子繫在衣外。是於作工。扮相皆有未合。要如康氏。雖是老嫗。猶未至於請鋪。非可與天雷報之張蠟。一律形容若居家時便已。右步履維艱之態。試開行路時。尙能由孟津以至祥符。耶麒麟。畫海上之作工。老生也。其所謂作工。與潘月樵。如出一轍。或搖頭晃腦。或嬉皮笑臉。動逾軌轍之外。此種態度。頗合婦人看戲之眼光。讀者觀之。當未有不作三日。吧者。盜宗卷一。戲格。律何等。尙譚氏之外。豈尙有能演之者。麒麟。畫居。然亦敢演唱。扯超囉。囉大唱。扒字。圖形容得張者。竟似染有神經病。模樣明晃晃。剛刀嚇煞人。句麒麟。畫改爲白晃晃。白字念。飄在他尙自命。改字真令人肉麻也。

時慧寶尙可當得氣壯聲宏四字。如循規蹈矩。平平唱去。不必學譚。亦不必學孫。本尙不失中驕之材。粗自成年以後。力學老鄉親。不但滿嘴。呀。呀。且兼。搖。頭。碎。屑。渾身亂擺。雖老鄉親不如是之甚。唱詞照原本要打對折。馬前本領。要算第一。其最得意之上天。台快三眼。一段有似數說不類。唱戲雖氣力尙足。亦只能當爲說大鼓。再耳。時慧寶在滬月俸一千二。較王鳳卿所享爲少。對人時。發牢騷。其言曰。別人不能比。尙不能比。鳳卿。耶。慈云。禿子。配和尙。慈寶。禿子。也。鳳卿和尙也。子以爲和尙。竟似。髒。於。禿子。耳。

梅蘭芳近年以來。拔聲劇界。南北爭傳。可謂盛矣。評梅者。每稱其某劇。授自陳石頭。某腔。純學陳德霖。調固似矣。試問。喉音。較。陳氏。爲。何。如此。不能不。質。諸。一般。醉心。梅氏。者。也。

楊小樓之好處。不僅在武工。高超而念白。亦實有過人之處。字音之無訛。口齒之清明。皆非儕輩所能及。尙和玉之技藝。豈可與小樓並。

肩勾臉劇且似過之所不如小樓者只在念白上相形見絀耳

蓋明天之武生手脚干净功夫精深在海派中實爲翹楚方以楊小樓京和玉蓮猶不免染有江湖習氣未爲純粹之選也曾至都門曾技未數日便爾引去固幽絀術之不能立足然都人素崇譚氏遠稱爲蓋宜其人齒伶耳

四郎探母老生上引被囚幽州思老母常掛心頭此稍知戲者類能道之譚鑫培演探母引爲金井鎖梧桐常歎身隨一陣風較之老詞倍覺難念

悅來店能仁寺等戲皆爲兒女英雄傳節目之一全劇共有八本爲江都李了然先生代余玉琴所編排者也玉琴以武旦兼擅花旦故演十三妹女俠一流人物恰合身分余後王瑤卿路三寶諸人皆曾演之殊有未逮也梅蘭芳在滬演能仁寺之張金鳳曾以趙君玉去十三妹臨時湊數如何能佳九陣風曾演能仁寺之十三妹以芙蓉草去張金鳳閨難較高於趙草又遠不及梅黃潤脚觀雖麗但少英俠氣演此類戲亦似未能見長李了然所編之戲除兒女英雄傳外尚有八本十粒金丹十六本德政芳今都下亦無演全本者亦足見角色之凋零也

四喜班之五彩與循環報二劇皆有八本之多演者以孫菊仙金秀山楊桂雲德瑤如爲重要角色海上梨園喜演本戲情鮮佳構此類老本何不一注意及之耶

汪笑儂之空城計自知難與人較勝遂將斬馬謖一段改二六板而城上之西皮亦竄改詞句非復我本是臥龍崗散濤的人之舊標新立異以爲人即難論其非可謂狡矣近年於斬謖復加入蔣琬求情以爲可補老本之缺要知空城計一事不見正史排戲者無非取材於演蔣琬求情不求情於劇則既無甚出入於藝術更無關優劣若譚鑫培之空城計即無蔣琬求情亦復耐八尋味若汪笑儂之空城計便有蔣琬求情仍然未見佳妙女伶恩曉絲近亦效之尤無足道也

楊瑞亭演安會吾方責其膽大妄爲而何月山復敢演戰太平又將其奈他何嗚呼亂世搗竿王候自位若汪笑儂之演珠簾寨麒麟贊之演營寨潘月樵之演寄子小達子之演逍遙津蘆花蕩皆爲無恥之尤耳

程連喜之小生。曠無子音。前幾年做工。却是不錯。近來年長。鬆懈非常。一掃邊之材料耳。乃擇者尙大有其人。或習其醉翁之意者。吳鵬。應重作工。前幾年登台。却是不佳。近年學譚之舉。止動作頗有似處。但唱工上。則無絲毫可取。諺云。女大十八變。童伶習藝。亦復相若也。

高慶奎。向充裏子。聲譽甚佳。近年喉音變亮。際此伶界乏才。遂亦得占老生中一席之地。乃唱腔趨於劉賊子。一途。頗爲譏曲者所不取。奚桂仙之大面。爲李穉子之一派。十餘年來。以琴師供奉清廷。時與譚氏絃絃久未登台。技近又出現於北京舞台。實大面中完全人材。爲現時劇界所不多見也。

近年以來。梨園老成凋謝。後起人材。以且角爲盛。如梅蘭芳。王蕙芳。尙小雲。黃潤卿。程靈秋。其尤著者。他如梆子花旦中之芙蓉。草白。牡丹等。亦爲難得之選。芙蓉。草學崔靈芝。一舉一笑。皆能神似。雖嗟百稱。差然作戲之細膩。實已不讓靈芝。吾友陳君謂芙蓉。草演戲。閉寮可稱知論。前線海上第一台。以演紅蝴蝶。蝶名著一時。及至芙蓉。草脫離該台。而紅蝴蝶。尙爲該台叫座之戲。其實第一台之紅蝴蝶。蝶除芙蓉。草外。無一可取之材耳。

劍雲前說三本走麥城。命名之非某君與之大起筆舌之爭。雖然劍雲所論固甚有理。由也海上第一台。排二本許田射鹿。內容如打鼓罵曹。屯士山贈袍。賜馬。白馬坡等戲。皆包括其中。不過稍有增補。以期聯貫而已。情節至此。去許田射鹿。已還命名之失。得毋與三本走麥城同若。由此三本。四本接濟下去。恐至走麥城時。猶可名曰若干本許田射鹿。即不然。亦必將一部三國演義。分爲若干本許田射鹿。與若干本走麥城耳。名不副實。莫此爲甚。周王二人。皆屬俗伶。原不足責。獨汪伶。隱以文學大家自命。不爲糾正。反甘同流。此則甚不可解者也。

大面一角三年前。何(桂山)金(秀山)均尙未死。以技論。何之聲。若漢鍾允。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蓋譚鑫培之老生。在前尙有一程長庚。若何之大面。固當與長庚同其品格耳。十年以來。知音漸稀。社會所重。專在花腔。致金秀山。應時而起。桂山竟爲所抑。戲界之無公道。不自今日始。秀山雖享盛名。究爲譚者。不取一時有傷。風花臉之稱。蓋譚其喜用鼻音也。今之淨角多病。傷風。則首秀山。所傳染。自何

金相繼物化後淨角只劉春之老成尚在然江湖舊技不知留落何方且年老氣衰非復當年於是有淨角無人之嘆殊不知都下固尚有一不亞於劉之裘桂仙在也桂仙爲私坊出身習大面師小稔得其神韻童伶時代負盛名嗣入兩府充當教習遂不復現身舞台桂仙且善胡琴昔譚鑫培供奉清廷遇梅雨田未至輒由桂仙庖代數十年來爲鑫培琴師者除梅雨田孫佐臣外以桂仙爲最人扣何金既死桂仙又出售技豈亦鑑於劇界之凋零思欲有以維持耶

都下某評劇家謂混元盒一劇當年俞菊生在福壽班排演出名考福壽堂主余玉琴自與玉成分析後乃立福壽班事在光緒丁酉年時俞已歸老林泉不復以舊技生活由玉琴再三相邀方允出而幫忙菊生之外如黃潤甫劉永春趙仙舫高四保賈洪林許蔭棠陳德霖華雲大狗小芥采菱遲喜喜二麗二領皆爲余所羅致頗極一時之盛某評劇家論混元盒斷自福壽時代不知有承慶遺論春台乎

反串至無味之事設使所串果佳偶一爲之示賢者無所不能示爲不可如譚鑫培之串五人義周三元盜魂鈴塔八戒王楞仙串翠屏石秀長板坡趙雲俞菊生串翠屏山海虞黎慶頂珠教師劉趕三串教子薛保李順亭串鐵籠山姜維昔有獨到之處雖專門名家每愧弗如候俊山串黃鶴樓唐瑜田際雲串取城郡劉璋已多可譽之處然侯田出以游戲不致列爲正劇今社會好奇往往以反串爲樂而伶人迎合前會心理亦以反串爲能如毛韻珂於老生戲無所不唱此外尙演吊金龜之老旦白門樓之小生獨木關之武生近則愈出愈奇與白玉崑合演盜御馬二人互相更迭而爲寶二墩黃天霸彼方炫其技術之博吾甚佩其面皮之厚又如何月山之唱老旦呂月禮之唱青衣自命不凡殊爲識者齒冷也

滬人觀劇向有牛角重嘜且角重貌之說有時亦竟大謬不然果使生角必須重嘜則汪笑儂何以容於第一台且角必須重貌則歐陽千情何以能進新舞臺若謂生角不重嘜乎貴俊卿已見擯於海上且角不重貌乎侯俊山曾見笑於滬人有幸有不幸此中蓋亦關乎各伶之命運耳

汪笑儂演四郎探母之老旦唱不出衆作不驚人惟於倒板之前加一段說白彼似甚爲得意實則無味已極俗驟之改良戲曲大半類

是。

海上武戲之用真刀真槍以蓋叫天之鐵公確年幾幾爲最著一時風氣所尚如何。月山張鶴樓樊春樓李蘭亭輩均應運而出。武劇排場於不願專以真刀真槍相炫耀。即其技至精熟能令觀者拍案叫絕。亦不過一少林會之江湖尙藝者而已。稍一不慎且不堪設想。甚無足取也。津門有武生薛鳳池者武健絕倫。亦以赤身與白刃相搏。擅長東京某日報謂之爲中國武十道薛原唱老生因喉敗改習武行。其爲技以短打見長。近於李春來一派。氣力不亞何月山。初來海上時而規矩則過之且嫻音樂。能拉胡琴。有魏某者具戲癖。學汪大頭。每唱以一起。起碼日在酒館情風池。揆茲自朝至於日中。戾手不停。揮非鳳池之精於武術。恐腦力必早已疲憊。魏固日以爲常。薛亦終始不懈。亦歌場中之佳話也。

路玉珊。噩耗類傳。均非事實。今果死矣。楊笑亭會謂予曰。現在花旦田桐秋既不登台。只予（笑亭自謂）與三寶耳。此言出自笑亭之口。似近自負。然按之事實。確屬實情。今路已死。楊氏當爲二黃花旦中第一流人物。惟近今南北顧曲家。雖均注重花旦。然多偏於色。而忽於藝。譬之器具。專喜舶來品。爲求美觀。若楊之年長色減。近於骨董。雖擅絕技。自非考古家不足供其欣賞也。

民國初元。都門小科班有二。一爲正樂社。一爲富連成。童伶唱且角者。正樂社方面有尙小雲。芙蓉草。白牡丹。高月霞。富連成方面有小翠花。小荷花。一時白社尙黨翠花。黨儼如國民共和進步之各立門戶。予既未入黨於小雲。翠花。芙蓉草。許爲有可造就。今小雲果有追躡梅氏之勢。而芙蓉草亦能傳崔靈芝之技。惟小翠花身長喉啞。光彩既遜於前。作戲似亦鬆懈。是以翠黨人物早已消聲匿跡。白牡丹亦半翠花之病。惟面色不滅。當年且唱椰子。具於瘋拙。故較翠花爲優。高月霞以不敵小雲力下苦工。致摺略血。今竟不能奏技。立志誠可嘉。而結局則可悲矣。

王靈珠。繼芙蓉草而入上海第一台。論扮相。可稱瑜亮。論技術。則似草勝於珠。自黃潤。柳南來。與靈珠同在一台。一時評劇家對於王黃頗有軒輊。揚此抑彼。要亦各善其善耳。然在實際上。黃似已下於王。以北京著名票友。且爲花旦巨擘。路玉珊氏之高足。而見抑於關外。初來之無名小卒。又何怪譁曲者之爭鳴不平。雖然。自主專爲營業計。只須前台見重。自主便奉若神明。吾友劍雲曾有俗王雅黃之論。

可稱知言王既俗於潤脚矣。則普通社會之存。亦在黃亦固其實也。

評劇應先知其角屬於何派。某派在劇界立於何等地位。然後再就其所存之藝。以觀審之。方能實為評論。譬如評譚鑫培。不能謂其勝過郭寶臣。評郭寶臣。亦不能謂其不如譚鑫培。蓋一屬徽班。一屬秦腔。派別不同。殊未可相提並論也。

今欲評黃王之優劣。應先知黃潤脚為二黃花旦。王靈珠為柳子花旦。或者曰黃潤脚為二黃花旦。自不待言。王靈珠徽秦並習。即以五堂春一劇而論。唱柳子亦儘二黃。今意斷定王為柳子花旦。且毋乃不妥。不知柳子二黃。若水火之不相容。自有亂彈以來。從未有一人習徽秦。而並享盛名者。柳子而有徽音。謂之不地道。二黃而帶秦腔。則又謂之怯口。此猶專指音韻而言。他如身段。表情。亦均迥不相侔。二黃改柳子。以尙具柳子。改二黃。則兩難。此難易之點。即柳子二黃雅俗之所由分也。

柳子花旦。自以侯俊山為個中之聖。偶演黃鶴樓之周瑜。八大鍾之陸文龍。亦不過游戲文章。其享盛名。初非因此。而觀劇者。必仍目其為秦腔花旦。且不能認其為二黃小生也。田際雲之秦腔花旦。且說白。純用京韻。在京人聆之。似較候為入耳。然秦人觀之。則多譏其不地道。而且能金馬門。文昭關等戲。亦不能認其為二黃老生。近如賈璧美。蓉草。又何嘗不演二黃戲。彼等固仍屬柳子花旦。且毛韻珂。雖并老生。武生。老旦。大面。小生。無所不唱。胆大妄為人。固真奈他何。然在評劇家。亦只能認其為柳子花旦。且蓋優劣姑置。不論須臾。其學業有成之門類。以為定歸其務。博不精之。近於游戲者。只能嗤之以鼻。不當輕為認可也。韻珂演二黃戲。唱既不能脫盡秦腔之之音。韻作亦不能脫去秦腔之態度。恹然為之多見。其不知量自應認其為柳子花旦也。

黃潤脚習藝未久。便臻此境。實有過人之聰明。固未能遺情梅氏之列。然演戲開聲。唱工雖為喉所限。而作工實未可厚非。口齒清朗。字韻地道。固一純粹之二黃花旦也。

劍氣凌雲廬劇話

(劍雲)

年來評劇界人才輩出。迥非前數年。岑寂狀況。然試於字裏行間。察其命意所在。則捧角者多。而真能評劇者。少。吾嘗讀都中某報之捧角家現形記。深有慨於吾國青年品德之墮落。不聞此風。今已傳染。至於上海評劇一道。廣濶言之。不過道真辨悶之作。狹義言之。非有

異知卓識足以促戲劇之進化。管俳優之過失者。則其言等於不言。甚或揚波助瀾。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而無論如何終不可效。宋人論學。助生門戶之見。示人以胸襟。不廣。哀今之人。不能辨戲之滋味。別俗之美惡。無聊萬狀。則趨於捧角。一途。捧角亦非具言也。生淨丑末唱作。表白各有其獨得之秘。非淺嘗之徒所能窺。其後賸唯且角之色。則人人能識之。人人能口述而筆書之。於是黨派之見生。而黨爭之風起矣。吾嘗推測。捧且者之居心。不外三種。(一)自知其名不彰。妄思附庸風雅。借重且角之名。以自見也。(二)志僅在看白戲也。(三)居心叵測。將有不利於自己者。也。嗚呼。捧且者之心理。不出吾所料。夫復何言。若其不然。則又何樂於捧且哉。

桂芬久逝。鑫塔亦往。三分鼎足已折其二。老成凋謝。後起無人。白髮龜年。祇一菊仙矣。此老年已七十有八。久居海上。厭憎風塵。鑿鑿精神猶飽。於歌台舞榭。發黃鐘大呂之音。奏白雪陽春之曲。可謂觀者之耳福矣。菊仙方面大耳。儀表甚都。飾屬楊廣之伍。建章完壁。歸趙之蘭相。如珠砂。瑤之鑄。員外上天台之漢光武。高視闊步。局度堂皇。出身稟友。台步不能以舊律相繩。正以其不為舊律所拘。乃彌覺其落落大方。彼唱三娘。教子大吼一聲。三娘猶有石破天驚。震撼屋瓦之概。洵無第二人可及。七十餘老翁。尚能作一鳴驚人。之舉。馬伏波不能專美於前矣。迨滄津本菊仙絕唱(好不傷悲)之悲字。何等力量。(牙根咬碎)之碎字。何等雄壯。(莫道三杯)之杯字。何等沉着。十餘句。歇聲人句。各不同。無一重複。聆此再聆。覺其唱便覺有仙凡之別。降至今日。小蓬子張瀛洲輩。以放氣。噴噴橫天。左喚任情狂。嗷聲如野。鷗鳥之鳴。亦復大唱特唱。不為菊仙稍留餘地。郵聲亂雅。可發一嘆矣。菊仙之李陵。碎除倒板。插板外。全齣詞句。與他人絕然不同。門帘一揭。劈頭三句。即唱(內無糧。外無草。好不憂愁。令人陡然一驚)七郎兒之兒字。堅實有力。(身帶離劍)一句。氣魄極厚。六郎上馬之後。應有之叫頭。菊仙僅以兒吓了之反板(大宋扶保)之保字。轉折甚佳。以下詞句。悉經故覆。既不贅贅。且有未是處(六七郎)聯用。尤覺不妥。七郎托兆。明明已死。六郎探信未卜。存亡當然兩層。表白安能混為一談。(可嘆我一家人。為國家。乘忠心。食君祿。報皇恩。東征西殺。兩伐北剿。到於今。只落得。無有下梢)句句緊接。如放連珠。總以字作勢。總度。自然。此段唱法。尚佳。(饑餓了)之前多唱(老軍門。因何故)數句。此又其異點也。菊仙為劇。純以氣魄。聲音。取勝。反觀。不相宜。每遇行腔。處。如我的兒吓(四子瘦了)(萬歲爺)等句。皆改詞。避去。又不帶。確。確。足見此劇。非其拿手。吾謂老鄉。親自有老鄉。親。唱此劇。仍當屬之。鑫塔不然。大

頭何以不演賣馬叫天何以不唱逍遙津耶

汪笑儂唱逍遙津詞句多已改動增唱十幾個敷衍人有佳者亦有不妥者如（好一似任人擺弄不能自由的登場傀儡）及（好一似虎困平川不能夠抖威）似較原詞爲佳（好一似趙武靈王俄死在沙邱宮內）及（好一似秦帝胡亥穩坐金殿形同雙膽）似乎不妥其晚聽笑儂此劇嘆音較平時稍勝一大段快三眼首尾銜接一氣聲嘶乾澀低細而腔調蒼老頗有嗚咽幽悶悽涼悲憤之慨第此劇爲孫菊仙絕唱笑儂殊不必妄思效顰實與唱謳派珠麗奏劉派斬黃袍同一爲人詬病笑儂而非名伶猶可言也既爲名伶適忘伶界舊道德貴能護賢不敢掠美之意乎此劇定名大費索解內中破綻亦不一端明明曹操逼宮也而曰逍遙津穩順乃一忠實閹官非無謀之入身膺使命出宮頒兵實任何等重大事機何等危險一身成敗漢室興亡獻帝父子之生命繫之血帶認藏在髮髻之內其心細可知對曹操操借藥罵賊其胆大更可知二次絆跌未搜得證據不可謂非托天之幸乃竟以手自指其法一若未被搜得自鳴得意者嗚呼穩順果真如此昏聩是直自洩秘密於奸人之前萬死不足以蔽辜天下有如此荒謬之事耶歷觀演者不知改正故特表而出之

八大鐘爲武小生正工戲陸文龍一角極不易演雖英年勇武究竟童心未除故朱仙鎮一役力戰嚴正芳何元慶岳雲狄雷四將雙槍敵八鐘每戰一人必有種種架式而冠上雉尾尤須與槍同一進退乃見孺子天生神勇洋洋自得之態彼蓋視岳營諸將不足當其一盼而以交松爲兒戲也其後聆王佐說書全係一文采以流雅氣未脫之公子哥兒非從天真爛漫上剗對不足以狀陸文龍善演此角者前有徐小香王楞仙今有楊小樓程繼先老十三且以秦腔花旦反串予未克觀不知究竟九陣風以武旦反串彼擅長打出手玩弄雙槍固宜僚弄丸花樣層出不窮然間有與武旦相混處未脫本來面目聽說評話岳雲做工頗能體貼入愜惜年華老大扮相殊不稱耳此外兩七歲紅亦常排演以小七歲紅較優甚至俗劣如姚俊卿亦時爲之楊瑞亭固無戲不唱者於此劇亦自負拿手以彼長而噓之扮相已與文龍身份不合朱仙鎮之戰架式不見優美不過賣弄腰腿耳然腿已不如昔年之堅硬有力王佐一角亦此劇硬裏子恥於尸位素餐思假一事自見觀岳元帥行軍不利欲以苦肉計立功鑑於要離斷臂刺慶忌遂斷臂詐降金邦卒說陸文龍來歸亦

一血性丈夫也。曾見譚鑫培飾此角。有聲有色。神情不凡。說評書一段。匪人可及。嘆爲觀止。貴俊卿雖遠不如。譚亦有可取處。麒麟童又如。貴至修遇成。嘆音生。毛畚隘。臺出台步搖擺。太甚。舉時。怒竇汪笑。儼之。遠處一身兼之。此君可謂善學人短。不能說評話而敢演。斷臂。吾尤服其顏厚也。

戊午春隨黃潤卿南下之小生金仲仁。前清皇族人。世襲奉恩將軍。曾在陸軍貴胄學堂及貴胄法政學堂肄業。遜位。閣下。遂入票房。習劇。專攻小生。仲仁人本聰明。進步甚速。未越一載。所能之戲。已有二十齣之多。歷在京師各處堂會。頗邀識者贊許。又與教育部職員梁錫光君組織戲劇研究社於都門。琉璃胡同該社宗旨注重改良舊劇。編演新劇。以期實施社會教育。懷抱遠大。非流俗可及。亦足見仲仁才具不凡也。仲仁此次來滬。意在調查滬上梨園狀況。以冀借助他山。故首與宗旨相同之少年宜講團滬演息遊社聯絡。蓋不可以尋常伶人目之也。吾嘗數觀其劇。僅面目蒼老不合小生扮相。唱工念白。架子身段。均洒脫大方。平正少疵。以稟界人物而場面做派。能交代乾淨。無一毫羊氣。非研究有得者。不辦。雖不足與牙素雲程繼先德珺如相抗較之大阿福之陳嘉祥野狐禪之李慶棠不唯不雄之姚俊卿有色無聲之趙雲卿則優勝有餘也。

紅樓夢爲專門之學。曰紅學。曹雪芹鉤心鬥角成此一書。惹得無量數才子佳人。沉迷其中。感喟咏歎。替古人擔憂而讀書之士。尤窮年累月。嘔心絞腦。以鑿之。或謂寓言八九。或謂穩射滿清。聚訟紛紜。言無定論。演爲戲劇。更豈易言。然北之梅蘭芳南之歐陽予倩。固皆以演紅樓夢而得名。於是趙君玉見。獅心喜亦起。而學步矣。予以爲戲劇之第一要事。須先問扮演人之性格與劇中人之身份。是否相合。則不求工而自工。不合則逾求工。亦愈拙。演紅樓夢尤當於此。層三致意。方不至唐突書中人。方不致褻瀆曹雪芹化工之筆。今試合南北日角降格論之。嚴格論。紅樓夢直無人可演。馮春航性情冷僻。近於黛玉。而軀體病肥。又自甘墜落。與顰顰好勝之心。大相懸殊。不得已。勉擬寶琴。梅蘭芳品貌才情。高人一等。擬林姑娘。固無第二人可奪。其席寶璧。雲有憨趣。近乎香菱。然彼又擅長嫵術。善以姿色惑人。曾假此立黨與春航爲敵。亦猶不善讀紅樓夢者。曰吾愛寶釵。不愛黛玉也。於是擬寶釵。毛韻珂豪情爽。善博人歡。介於梅馮賈之間。而能別以技能見長。可擬湘雲。歐陽予倩於紅樓一書。無人不取。無劇不演。究其實。則臨鳳。最似此。亦合於性情者也。其他則王鵬

芳可擬那岫烟黃潤脚可擬晴雲朱幼芬可擬探春程豔秋可擬侍書尙小靈可擬紫鸞王靈珠可擬可卿小楊月樓可擬月然則趙君玉擬何人乎曰君玉心高志大處處欲與蘭芳爭勝一入識者之目終覺不免婢學夫人頗似費人治梅鶴毛之戲於一爐一身兼兼人之長取精用宏多才多藝頗似芳官專論其才與色又似平兒是在其人自爲之而已若夫黛玉我不敢贊一詞也陳嘉祥腰大十圍痴肥可憎胆敢貿然取寶玉是不僅踣躅曹雪芹直可視爲紅樓夢之浩劫因評君玉偶一及之

年來國人重色者多且角遂爲投時之利器一躍而居梨園首位雖以鬚生之尊亦且屈居其下仰其鼻息此其故則金錢美人有連聯之關係而且角之自身又常爲美人寫照贏得癡男怨女施施而來金錢亦即隨之以至蓋且角除演劇之能力外尙具有勢力魔力也梅蘭芳七絃之間聲名已洋溢乎中外其人伶界世家聰明絕頂即論色藝雖不能超過前人而在後起之中比較已如鳳毛麟角未見有人能出其右矧其正當妙年勤學不倦今已亂亂兼擅歌舞並作以梅之質質突飛猛進他日成就至可量哉

寶琳送酒爲賦陽子倩手戲之一其飾寶琳直將狡獪女子之心事抽蕉刺繡曲曲傳出言語所弗克達者助之以表情表情之不克盡者助之以身段作工以眉語以目態以意淫以身就旁敲斜擊遠兜近攻如此體貼入微真可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使人意馬心猿陡起慾念不啻看了一齣秦腔遺翠花離柳下惠處此亦難逃其網罟脫其掌握不謂薛二爺竟心如止水古井不波畏如蛇蝎避之若浼斯真天下第一等齣子矣予倩具如許才藝獨情天不予以美觀使以慧芳君玉月樓壁云幼芬潤卿小靈秋雲珠諸人美麗之臉子擇一以與予倩行見整聲南北足與蘭芳頡頏矣查天影配辭頗做得甚好特詳納之人品與天影之性格恰恰相反而天影乃能勉爲其難亦難爲他矣

曹佑安乃孫酒卿之徒年纔十三藝兼兼生老且所能之戲甚備不拘一格不限一派登臺以來頗受滬人青眼此子嗓音清亮衷氣充足字眼亦尚乾淨喜拖長腔有如時慧寶濫使花腔力學幼年之小楊月樓吃疽腔之多(一書略嗟腔)又與吳錫菴相伯仲此固童伶痼病亦滬人所好者予觀其劇覺得唱生不如唱老且以其步太濶故作過火不若唱老且之精細縝密也今日之佑安大有昔年小楊月樓盛時景况雖然小楊月樓今何如矣予對於童伶輒有一比譬語初開之花花固可愛使養之盆中善加調護則香氣濃郁

瀟瀟有戒之心。意曲曲表出。可謂善於傳神。如起虎城之力。殺四門下馬。後兩手連揉。其威亦係。表視苦戰。多時精疲力盡之意。如虎惡村之對。漢武二家。層層駁詰。理直氣壯。面上神情。隨時改變。蓋叫天於此等處。總是一副面目。如馬三保之則。去四肢。成一。人。鏡。翻。一。吊。毛。得。機。得。勢。全。身。抖。戰。厥。形。其。慘。歷。十。餘。分。鐘。無。時。或。息。蓋。人。至。別。去。手。足。已。痛。澈。膺。肺。非。死。不。可。此。則。純。以。做。工。見。長。矣。念。白。學。楊。小。樓。不。成。片。段。瑕。瑜。互。見。嗟。音。假。多。真。少。唱。工。殊。鮮。可。聽。脚。力。不。如。何。月。山。初。來。滬。時。之。硬。亦。不。似。何。之。好。實。弄。翻。屢。不。如。楊。瑞。亭。第。一。次。到。滬。之。觀。反。五。關。楊。家。將。不。過。兩。兩。風。波。亭。請。宋。靈。獨。木。關。落。馬。樹。等。劇。不。如。李。吉。瑞。拿。高。登。水。簾。洞。金。錢。豹。等。劇。又。不。如。筱。菊。笙。此。人。演。戲。好。在。不。忙。不。亂。全。從。鎮。靜。中。下。工。夫。雖。難。上。假。楊。小。樓。尙。和。玉。亦。可。與。康。喜。壽。韓。長。寶。並。肩。而。行。也。

秦腔與皮黃絕對不能相混。人無萬能。未有精於秦腔復嫻於皮黃者。兩者兼唱。每致舛難。不純無一。可聽美其名曰。多才多藝。按其真則。恬不知恥。譚鑫培皮黃之聖。郭寶臣秦腔之宗。兩不相犯。故能兩臻絕詣。小蓮子之受人攻擊。一敗墮地。非因其以秦腔口音唱皮黃乎。王靈珠來自關外。善於化裝。貼片子。後模樣兒尙可觀。使專於秦腔。未始不足以成名。偏要兼唱二黃。嗚呼。亢而狹。任唱何戲。始終一個腔。入耳三句。便更趨人入睡。鄉。竟敢唱玉堂春二本。虹霓。幽識者方惜其用違其長。乃有爲其曲加辯護。譽其二黃。各劇好至極。點足以驚乎梅蘭芳黃潤卿之上者。殆具有嗜痂之癖。也是可異矣。

天蟾舞臺曾演豁公所編之恢復共和支配角色。未能恰當。劇之精采。遂滅。林樹勳飾廉。有爲念四句坐場詩。別字竟有四字之多。詩爲(忽洒龍際。麟太陰。紫微昏暗。帝星沉。小臣辜負傳衣詔。碧海青天夜夜心)。(紫)字念作(釐)字。(傳)字念作(傳)字。(夜夜心)念作(好傷心)非唯念別直。固大錯。台下一客云。我替你傷心。樹勳自知其誤。一時大爲徬促。不安。予意樹勳雖識字不多。決不至不識夜字。波蓋不明(夜夜心)作何解。乃強作解人。改爲(好傷心)以爲足以代表廉有爲之愚忠。而使聽者之聆悟也。不料適以貽識者之譏。今之胸無點墨。自負聰明者。其以樹勳爲鑑矣。

第一台之許田射鹿。以麒麟童三麻子馮志奎飾劉關張。南方梨園總算差強人意。李春利飾曹操。已難。廣目最精者。無過李慶棠飾呂布。王蘭芳飾貂蟬。一則大類拆白黨。一則形以小野鷄。慶棠於戲。無所不能。而無一可看。飾雉尾生。尤屬不堪。遍身俗骨。一臉皮扮相。

似陳嘉祥而無其大方唱腔若姚俊卿而無其嘹亮陳之扮相姚之唱工已不合小生材料今李乃並陳姚而不如亦竟厚顏登場大胆唱白門樓又何怪戰戰而斷截見貂蟬而唱不成聲哉

何月山初到上海一鳴驚人戲運之紅一時無兩振新垂危之局開滬地尙武之風不可謂非一時人傑雖武藝駁雜不純然棄短打言長聲略唱工談靶子縱未盡善而身手魄力究非盡無工夫如小達子者特人各有能有不能月山過於賣弄其能而不善藏其不能

斯爲方家所詬議耳月山天生左喉唱武生已是勉強更何論夫老旦乃每演雙齣必欲一試遂令小達子楊瑞亭同起效尤甚至雜伶小花樓亦中其毒真屬毫無意味月山在後樓裝扮已畢引吭而唱必先咳嗽數聲出樓後亦然總之彼實每唱必咳咳時或有痰或無痰初無一定予嘗願謂友人曰此人恐有肺癆症長此不治必有一日兩年以來由滬而杭而甬而鄂得意忘形納妾兩三人外

傷於戲彼演戲奮不顧身之內戕於色人非銅筋鐵骨羅漢金身識者早知其外強中乾徒具一副空架子矣去歲隸天蟾舞臺嗓音完全倒閉嘶聲極喊迨非昔時三本鐵公鷄長板滬人司空見慣對於月山視若可有可無而年羹羹又爲蓋叫天所著撫今思昔愧儻

無窮遂患咯血症奄奄一息勢將待斃幸遇良醫得以不死然壽則無可觀矣月山以新新(卽天蟾)爲發祥地亦以天蟾爲失敗所伐樹歸根殆已戲運告終耶吾記月山吾不僅爲月山惜竊望世之偶一得意者毋居安忘危以致我賊其天年也奈何白玉蟬又步其後塵

修遇成本漢軍旗人原名春格號隆軒乃祖乙漢曾爲魯之藩司父壽某享先人餘蔭以故袴詔其子弟名體格觀華堂俱不務正業幼從白子真學戲白爲山東龍壽班中堅份子陳查衡華陽道人皆其同志作之硃砂痣柔團寄子審刺客三劇據華陽自言乃其所授初

出幕於山東名文曉樓工夫淺薄不爲人所重乃走河南以事下獄時汪笑儂在豫頗有聲望救之出遂從汪爲師學汪之戲往湘鄂等處演劇署名修雨成仍不能紅今來滬上隸天蟾舞臺又改名遇成記者曾往聆其哭祖廟適以時宴未及哭反二簧遂不唱僅聆幾句

散板一段二六雖窺豹一斑彼之本領已可概見嗓音寬而不亮毫無韻味宛如小達子字眼多傍音或久居山東之故勉強學汪不啻削足就履蓋汪之嗓音幽悶而老辣遇沈鬱不展時轉入哇字畫情一放不如此其音不能宏也亦如大面之用鼻音文字之有偏鋒修

少。學。汪。祇。知。注。重。於。此。多。聽。殊。覺。生。戲。唱。戲。之。喉。嚨。而。如。汪。笑。儂。可。謂。苦。極。悶。極。今。修。乃。取。法。乎。下。而。不。能。似。幾。步。臺。步。蹣。跚。直。類。老。母。鴨。此。亦。學。汪。之。結。果。

上海演關公戲最擅長者無過於王洪壽（即三麻子）其次則王福運（即蓋天紅）又矣。則林樹森若小孟七之侏儒關公夏月潤之木雕關公趙如泉之流氓關公蘇斯下表（北方李鑫甫亦善演關公戲今死矣）三麻子生平崇奉壯健最篤每於演劇之先對其像焚香膜拜然後化妝既登臺一似壯繆之美靈附托彼躬令彼為代表者故專心致志一絲不苟乃能神與古會不武而威而其眼風之有神尤無第二人可及。祇惜唱工不佳耳吾人觀其鬚眉風目鬚顏美髯巍巍乎若天神由玉殿而降塵埃不由不肅然起敬無怪粵人稱其影而頂禮供奉信為雲長重生也甲寅春九畝地新舞臺擬合三麻子演夜走麥城不料未及啓演該臺已付之一炬壽亭侯未下降祝融氏先光臨三麻子大駭却走遁而之津從此不敢演此戲乃以夏月潤承乏左右居民謂其冲犯關公慘遭此報蓋以三麻子生平所演之關戲均其功勳彪炳忠義奮發之事此劇獨寫其驕以取禍以是觸其怒而命祝融氏放丙丁火以示威也然今三麻子屢演此劇於第一臺祝融氏既未光臨關壯繆亦未顯聖居民之首豈可信戲惟走麥城為關公恨史而洪壽必欲揭之實發敬之乎。演之乎。吾欲一問洪壽矣。

伶人不學無術絕不考究戲情詞句之鄙俚且在其次甚至唱與做不求合一劃然分為兩道者如子胥投吳之流水板（行過東街又轉西墜目無親獨自慳英雄落魄如蝶蟻只落得吹簫討飯吃）口內雖唱吹簫而手中明明握笛將錯就錯熱視無睹前見其容串亦復如是此豈先正典型一定不易之格律耶是可異已。

上海戲館由茶館一變而為舞臺構造精美悉改舊觀形式上不得不謂之進步然其名稱有令人索解不得者如今之笑舞臺本名小舞臺以其容稱不大故與大舞臺對時名實兩符適稱其分其後忽改笑舞臺並於其上冠中華二字殊不審其命義何在將謂其劇足以供人軒渠耶則劇有悲喜之分初非專演喜劇可以舉事即以新劇中之滑稽劇論每多牽強硬澆之處其有不背劇情而能引人發笑者其妙然則所謂笑者豈自表其程度幼稚所演之劇每多淺陋可笑乎。

亦舞臺之定名。大約隱寓角色。曲雖不如人而所登之臺。究係新式舞臺。而非舊式茶園。故亦可算舞臺。此蓋有自知之明也。最不可解者。無過於呂月樵所辦之滬江。共舞臺。或謂前既有滬杭。共舞臺。今亦不妨有滬江。共舞臺。不知前之滬杭。共舞臺。係杭人李谷香。其時李氏尙辦西湖新舞臺。與上海王金榮。合開而後。舞臺員。亦可滬可杭。不拘一地。謂滬杭。伶人共一舞臺。可謂滬杭。老松共一舞臺。亦無不可。呂月樵。安可不開。內情。貿然效顰。貽譏者。以不通之談耶。

髦兒戲不能過癡。殆成顯曲家定評。吾則無此成見。天下之大。何地無才。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草坤角。非無可看者。吾特畏髦兒戲館之狗。十分可惡。往往敗人消興。不敷而散。髦兒戲館。安得有狗。乃看客中之登徒子。極形怪狀。醜態。可憎。不知嗚采之法。有意取厭於人。每見一角。伸長其頸。預提高其喉。囓信。猖狂。有類於狗也。豈惟似狗。直不如狗。狗之咬人。但有惡聲。狗之病人。但搖尾。吧乃髦兒戲館之登徒子。對於女伶。竟有大呼。好媽媽。好娘。者。按諸女伶。人盡可狎之。通義。則登徒子。直以處兒。自居人之無恥。一至於此。狗豈屑為乎。破壤劇場之秩序。擾亂看客之視聽。狗之狂吠。猶須擇人。登徒子之舉動。上流看客。無不惡之。其秉性之頑劣。請在狗下。實非過分。登徒子。倘不甘受狗之惡名。則今後舉動。宜革面洗心。步趨文明。毋以人所惡者。加諸人。此亦尊重人格之道也。

坤角花旦。俯拾即是。正工青衣。秦腔不計。幾乎絕響。十年前之柴子。雲天賦。佳。曠如出谷黃鶯。異常清曠。惜不善運用行腔。太花。每一字。眼轉至十餘折。或數十折。幾與楊四立之唱。老生同一可厭。千篇一律。無字不轉。聽者不能辨為何字。以是不為聽者所取。陳彩霞。一開口。即黃腔。板槽。亦不穩。降格求之。唯有己故之張文奎。張文龍。胞姊。偶一反串。實不失為青衣。正宗。短中取長。僅此一人。新世界之景玉峯。為湯雙鳳之女。張德福之女。弟子。友人頗有稱許之者。梅笙。柯煙。兩先生。尤為傾倒。予曾聆其母女會機房。調浣紗。計數劇。覺其嗓音。雖曉然。過於高。抗有剛。無柔。甚非青衣所宜。行腔。斧鑿痕。太重。轉折。遂不自然。且花樣太少。往往前後重腔。咬字。亦欠研究。多模糊。不消非全璧也。雖然。玉峯。坤角也。烏可以聽。男伶之眼光。衝之。故在今日。上海。坤角。人才。凋乏之秋。吾亦不得不聽。玉峯。為青衣之佼佼。者。矧其藝。本。超過。陳彩霞。耶。

坤角花旦。富有吸人之魔力。不足奇。老旦。能唱。魔。力。較。花。旦。尤。偉。則。大。奇。其。人。為。誰。苗。金。登。是。舞。臺。舞。臺。引。得。真。狂。兒。歸。迷。蝶。

戀丹桂園中無夕不有此曹足迹門窗揭處露茹緩步而出衆隊爭鳴聲巨如雷一吐字一叫板一瞬目一舉手無不有彩聲隨之唱更
靡論矣露茹貌如滿月固有幾分媚態然却並非殊色唱學與處復善用膠音行腔咬字駕乎尚俊卿之上任唱何戲韻味俱佳惟念白
小有疵病然已不可謂非女伶人才丁巳暮春曾有人願出番佛五百尊一觀露澤竟未如願於此可見其身價矣某夕聆其徐母罵曹
說白有(豈有啊豈有)一語殊覺離奇特兀難以索解又唱哭祖廟第五段反調(三分帝鼎一隅的江山)(偶)字念成(偶)字此或
教者之過也

鳳曉峯自視爲女伶中之叫天包銀漲至一千五百金蘇杭往返道大莫容滬上丹桂茶園亦祇敢挽其出演一星期訂長合尙待躊躇
蓋髮兒戲園能力有限平常惠顧之看客中下等人居多售價一昂羣皆莫足故一切開銷不得不再三儉省以期久立不敗對於演員
之薪水必視其入叫座之能力與所出之代價是否合算方敢延聘此亦慎重之意然即富於叫座能方如苗鑫茹張文艷金蓮花其包
銀均不過三四百金再高則出入不能相抵恩氏雖坤角之魁其一人之力斷無苗金張三人之廣而包銀之巨則合苗金張三人猶不
足以敵之如果添聘恩氏每夕能多增五十番進款否識者知其未必於是恩氏寤矣

恩氏調門極高喉音極尖惟不若前之圓潤時有嘶裂之病大名雖成藝已較前退化此蓋生育過多以致之唱腔雖非情輩可及究
係女音前以四郎探母斬黃袍轅門斬子爲最妙其價值不亞於劉鴻聲近則喜趨時髦沽染汪壽常演笑僕之戲聲嘶則不盡以笑價
爲法每一出臺高視闊步浮燥飛揚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場面悉自備板鼓胡索畫襯托之能事頗有何月山借助鑼鼓之意恩氏非武
生何必爾爾恩氏喜以張松獻地圖爲打砲戲又以此劇有五字也乃加道遙津爲威震道遙津加空城計爲新法空城計三國演義乃
張遼威震道遙津以逼孫權非曹操威震道遙津至於空城計而曰新法除非諸葛武侯卸去羽扇給巾而服洋裝草履不唱西皮二六
而說自由平等而後可畫蛇添足莫此爲甚不知若個聰明人代其定此好名稱也

徐策跑城爲三麻子傑作彼以年逾花甲之人去老邁類唐之徐策以徵班人物唱徽調無須做作恰合身份跑城一場能於急促匆遽
之中腿既舞跛脚步不亂表出心有餘力不足之狀仍不失其龍鱗之態可取即在斯蓋以徐策之年行路尙且需人扶持更何能跑

不過。嫌。閒。僻。家。反。唐。氣。力。陡。增。此。殆。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耳。豈。真。返。老。還。童。哉。三。麻。子。之。外。小。孟。七。林。樹。森。演。此。劇。尚。能。循。規。蹈。矩。不。作。題。外。之。文。惟。跑。城。之。足。力。總。嫌。稍。健。至。前。之。小。楊。月。樓。以。童。份。而。飾。老。翁。直。如。女。裝。男。扮。無。一。是。處。而。最。不。堪。寓。目。者。尤。無。過。於。趙。如。泉。孟。鴻。羣。二。伶。二。伶。火。氣。一。團。俗。不。可。耐。而。趙。伶。跑。得。高。興。時。竟。大。翻。其。筋。斗。猛。揮。其。弔。毛。尤。覺。荒。謬。絕。倫。離。題。萬。丈。與。其。觀。此。不。如。看。豬。猴。出。把。戲。也。予。對。於。此。劇。所。唱。之。高。鉢。子。詞。中。有。《你的父姓甚》一。句。殊。覺。不。妥。徐。寶。無。論。如。何。聲。語。均。不。應。問。此。一。語。良。以。薛。蛟。非。旗。族。斷。無。父。子。異。姓。之。理。曷。若。改。為。《你的父名甚》。你的母姓甚。庶。與。劇。情。不。背。而。鞦。韆。亦。應。合。也。

吾國地廣民多。素有南北之見。如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軍北軍。皆以南北兩字區別。其不同之點於戲亦分。南派北派。今日論武生。北派當推楊小樓。尙和玉。南派允稱李春來。蓋。天。南。派。所。長。曰。骨。節。柔。軟。曰。身。材。短。瘦。曰。手。脚。乾。淨。曰。對。打。緊。密。有。此。諸。技。乃。善。於。睡。鐵。條。翻。燕。子。跳。掉。子。裁。筋。斗。炫。服。裝。其。佳。者。直。有。捷。如。猿。猴。輕。如。飛。燕。之。妙。花。蝴蝶。白。水。灘。四。杰。村。界。牌。關。等。戲。是。其。拿。手。而。一。味。蠻。打。不。守。秩。序。亂。換。行。頭。不。顧。戲。情。則。其。壞。處。張。順。來。張。德。俊。常。春。恆。應。寶。連。沈。月。來。查。春。來。七。歲。紅。等。屬。為。北。派。所。長。曰。架。子。穩。重。曰。念。白。清。楚。曰。氣。度。威。嚴。曰。軀。幹。魁。梧。具。此。諸。技。乃。能。于。金。鼓。齊。鳴。之。中。冲。陣。交。鋒。之。時。而。器。械。步。履。手。法。眼。風。一。絲。不。亂。與。鑼。鼓。聲。合。長。板。坡。挑。滑。車。鐵。籠。山。冀。州。城。諸。劇。為。其。傑。作。而。過。於。自。持。形。近。呆。板。太。為。莊。重。覺。懈。無。力。則。其。弱。點。俞。振。庭。楊。瑞。亭。周。瑞。安。筱。菊。筵。康。喜。善。韓。長。寶。小。寶。義。等。屬。為。總。之。北。派。工。盜。竊。南。派。工。短。打。北。派。丰。采。朗。照。氣。概。軒。昂。穩。穩。皇。皇。可。為。古。大。將。寫。照。南。派。短。小。精。悍。勇。猛。絕。塵。能。為。梁。上。君。子。草。澤。英。雄。繪。影。兩。派。雖。各。有。所。長。而。論。品。格。南。派。稍。有。不。逮。然。此。亦。不。過。強。為。區。別。明。其。大。概。實。則。今。之。武。生。不。出。俞。黃。兩。派。合。李。吉。瑞。小。達。子。二。人。外。皆。無。所。不。能。特。有。高。下。之。不。同。而。已。

春雨梨花館劇話

(塵因)

連環套一戲。觀者恆重。顧黃天霸曰。天霸乃一好漢子。余雅不以是說為然也。按天霸之作。為並無十分驚人處。觀其左右於施使能之。側卑躬曲節。儼然一施姓之家奴。早失却綠林豪客面目。其所以然者。不過一總領頭銜耳。然感恩知己。乃英雄之本色。祇要在職務上。不負其托足。何必將大人施德。卑職感恩。諸字。揀喃誦之。若口頭禪。故反失去英雄之氣節。今從是戲論之。其不虛也。處甚夥。如得。

盜馬之後神色倉皇迫與彼家族有關係舉措尤其紊亂語言尤其悽惻彷彿其功名及家族已陷於湯火之間不可拯救者矣噫大英雄陷重圍而不懼臨大敵而不悲矧區區一盜馬乎哉即云與其家族有累然尙是懸崖鼻皆不能避一言決者天霸卽若是害怕何嘗是一個英雄後見彭朋演出種種醜態宛似一個小老爺又何嘗見纓毫英雄氣概迨至下山之後聞朱光祖私取腰牌寶刀不辭面去卽疑其反奸以患難相共之老友猶若是疑心豈是英雄氣最後聞朱光祖道其盜鈎之際並以雙鈎爲據轉又泥首陪罪終以此事自炫於寶二墩前切實論之渠何嘗有英雄氣節有英雄作爲有英雄胆識耶幸於寨中與寶二墩舌戰之際敢以身當其衝尙有好漢模樣否則不值半文錢矣余最愛賸連套之寶二墩其盜馬焉乃報黃三三二十年前一鏢之怨英雄愛名如寶則寶二墩雖不免於盜而氣概甚大及與天霸破顏之後反排隊殄其下出又非英雄氣概不能如是豪爽終而雙鈎失去陣前被朱光祖調侃一場卽慨然自首眞所謂恩怨分明說做便做語休便休斬釘截鐵的是一條好漢子也次如朱光祖見天霸非寶二墩敵手遂冒險重圍暗盜雙鈎爲友之助亦是綠林中好義之友尤難得者彼不居名全是爲天霸撐架子有禍躬受獲名則讓於友此種舉動非快而何余不知當場其調侃寶二墩時天霸聞之可刺耳否余於是謂天霸雖獲勝然不足爲榮三三太有知當於地下誓不肯子

惡虎村一劇亦是黃天霸之一大污點綠林貴義氣豪士俠客亦恆輕榮尙義者義之一字是爲古今英雄豪傑所應守之義也天霸趕至惡虎村搭救施使能非不當也施使能既推心待天霸天霸當然效忠於使能要知潘天鵬武天虬亦天霸之異姓兄弟也天霸固宜救使能然亦應爲天鵬天虬開一生路乃是好義男子而天霸既救施使能脫難矣不應再與異姓兄弟惡戰果其不良以善言勸之可也勸之不信退避亦可也何必置兩兄於死地既死兩兄又何必再死兩嫂更何必焚其莊院不留尺寸餘地耶迨見嫂既死莊院已焚之後便乾嘍幾聲兄嫂直不啻狸奴哭鼠義何有也由是推之彼之所以親使能者非因知己感恩之報蓋因榮華利祿之圖耳余最惡賸黃天霸戲尤惡賸黃天霸之惡虎村

烏盆計一戲有聲有色情節亦頗曲折大可感觸人心惜乎烏盆顯靈一段事太荒渺余時默想趙大見財起意害死劉世昌此意中華必欲探成肉酥和泥燒盆古今無此忍人要知道趙大所以謀害劉世昌者不過個其阿堵物耳萍水相逢本無夙怨圖財害命卽所謂利

令智昏一時之愚後來未嘗不悔更何忍心燥成肉酥和燒瓦盆哉或曰彼非此不足掩其跡諺云一不做二不休惡人本可下此揀手余又默想一身之肉珠若酥更加泥和之必不止燒一盆而趙大則送却此盆卽以爲脫禍安見所剩泥土凡有劉世昌肉汁者所做之器不作怪耶卽如劉世昌一身之肉酥僅作成一盆而對世昌之軀壳早化矣其一縷冤魂何處不可作案必欲附此盆間將謂靈魂必藉形骸乃能作案則尋常之冤魂應當左右於荒墳古墓間而常人家庭中見神見鬼事屬荒渺矣總之有鬼無鬼當是一種懸案而趙大竟見神見鬼以爲送出烏盆卽是脫禍不料送出烏盆反是縱虎歸林足以兆禍余謂趙大還不算見神見鬼者妙在烏盆出趙家之後卽能說話卽能求張別古代其伸冤余若是張別古必碎碎烏盆則冤魂自解而張別古竟代其一再伸冤且因其吃小班子而無憾斯已怪矣更若鐵面無私之包老爺竟聽一個小小烏盆鬼腔鬼調呼幾句卽爲之雪冤懲辦兇手宜乎古之大宰相應當燹理陰陽而一縣之大可廢去刑訊矣雖此戲編者之用意未嘗不是勸善彈惡然藉鬼神演之反加增暗者一重魔障余不取也

今日談偵探學者咸稱福爾摩師爲聖手而不知吾國宋仁宗時包龍圖偵探冤案又非福爾摩師所可及者不觀夫探陰山一戲乎包老爺居然頂着一條黑紗帶領王朝馬漢跑到陰山去了非獨爲屈鬼伸冤且偵探判官作弊神乎技矣包拯俗謂其係神仙入世所以他一霎之間忽陰忽陽比較今日渡重洋赴歐美洲者尤易而王朝馬漢乃一凡夫也能隨入夢中馳驅包拯左右真所謂造化不淺可惜包拯心在偵探冤魂冤魂不暇播弄筆墨否則記其遊歷之風景必較康靈人歐洲十一國遊記分外熱鬧也孰云不跳出世界之外而別開天地哉

宋季潘美正史所載非極端壞人而舞臺上演之則如秦檜嚴嵩之流亞橋業亦非極端好人且非名將而舞臺上演之赫赫老令公儼然如郭子儀李光弼輩古人亦有幸有不幸也

馮子和演戲以表情最佳其表情尤以孤冷哀怨爲佳如演血淚碑馮小青孟姜女等戲的是傑作非他伶所可及者至於梅龍鎮花田錯胭脂虎等戲苦爲色衰體弱所累不能稱曰專美第其表情間有獨到處細心領會仍覺可人惟子和私心最得意之薄漢命一戲余絕對不敢贊一辭凡一戲之價值高尙者首重情節曲折歐美所謂寫真戲也其演戲人一齣一齣必合戲中人之身分一言一語必合

戲中人之口吻使觀者如身歷其境不知爲戲斯爲上品即以吾國舊戲而云雖尙(唱)(念)(做)等技然聲色神態乃無形之表情舉止動作乃有形容之表情皆以從情節中領會得來者爲貴可見吾國舊戲非不重在情節也薄演命情節太鬆劇本編得亦不其精密統觀全局似初學譯文之手編者結構穿插處在模糊影響中也若謂其是完金西洋劇則除子和而外餘者忽而京白忽而蘇白(子和說白亦是中國話)南腔北調一場糊塗若謂其戲已譯成中國派者則場面上全用西樂子和之歌舞純是西式美其名曰中西合璧實則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不新不舊一場雜會而已推編者心理想是重在一場跳舞自炫奇能余又嘆其自費心血猶如懷韓冬郎李玉谿之豔體詩遍誦於西洋人聽誦者自覺香豔有味奈觀者不解何此所謂吃力不討好也將謂以奇召人吾恐觀客之知音者必不能佔多數即其知音者彼可直向外國戲院或影戲院矣又何必往觀爾之曇花一現哉凡百戲劇須先求人解爲佳苟演來令人不解雖其至佳絕妙而觀者瞠目以對若似手捉一塊雞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也余亦不解其妙者曾聆子和演之不致贊其妙亦不敢批其不妙彷彿周身三百六十骨節中又酸又麻又疼又癢都是不其痛快之滋味想與我同情者必夥寄語子和爾既醉心西劇何妨諄編本有情節者演之未始不可與觀者擴充眼界若是徒墮觀者於五里霧中反加增一重魔障矣

舊戲出場自己報名新劇中人多嘗之曰荒謬設凡一人居一室之中非狂非癩無端自道姓名者斯乃按諸寫真性質而言確有至理舊戲中人起而與辨曰舊戲乃傀儡登場與今日之寫真派迥異所以出場須報名者蓋表示演戲人代表戲中之意由是於未報名之先有數句引子或四句詩以表示戲中人之身分報名而後有一段說白表示戲中人之歷史或事實意在使觀者先知戲中人之爲何如人然後觀其所演之事實易於明瞭此說非絕無理由然則有時戲中人登場只報一姓或下賚一(某)字(如關羽則曰關某既不報真名而以某虛字代此等報名等於不報也將謂其尊重武聖故避羽字之諱以某字代之則岳武穆亦是武聖何不曰岳某而直呼岳飛耶尤怪者關羽與敵人對戰時敵人口大罵而罵到稱名道姓時仍呼之曰關公關某不已不敢呼一羽字事告既敢罵人而不敢呼人名字者洵古今未有之奇談百思而不可解釋余揣此諷點之源想是染清季專制之流毒曷故因清季尊關羽爲武聖嘗以羽字避諱故俗亦因之不敢直道真名矣在他時確有理可原在今日乃是大笑話此類一字之改良何妨更見更易

舊戲中有許多不可思議而為各戲中所慣見者如在下者犯罪在上者傳觀之當犯者匍匐階前之際距離案前不滿三尺地上明知其為犯者仍伴詢之曰(下跪何人)下答姓名上曰(為何不抬起頭來)下答(有罪不敢抬頭)上曰(恕你無罪)下答(多謝多謝)甫揚首上復怒目橫睨而叱之(嗚)下者復俯首貼地此類應答已成刻板文章凡戲中有此類事則千篇一律甚至居下者行罰見在上之禮或在上者召見其屬僚或居下者控訴人以及所獲之答冤枉或未曾獲等事亦引用此類應答誠使余大惑不解姑從最初一條而論請閱者細味其應答之語意大可增我輩之曠料譬如乙者犯罪甲者傳訊當傳之初其知乙者姓名必矣何待乙者到案之後仍問其曰下跪何人此已足引人發矇迨甲白為何不抬起頭來妙在乙嘗有罪不敢抬頭不知此罪字根據何律而發生者雖然一人違法在判者口吻中可云有罪而在判者口吻中於未判之前必不能自謂有罪苟自認之豈非知法犯法而何尤妙者甲一字未訊並不知乙者身犯何罪即糊裏糊塗而答曰恕你無罪此又是不知何云既恕其罪矣乙者揚首之後當然不能叱之而甲者竟叱之乙者居然仍俯首伏地頭之倒之皆出乎情理之外而舊戲中引之為玉律金科藉此一端則舊戲之價值胡怪為觀者鄙視哉

九更天一戲余終不視為齣本如馬義滾釘板時馬義鬚鬚白描之若五旬以上人矣可憐捧上四個如狼似虎之狗頭差橫拖豎拽把一個白髮鬚未接狀之前先令馬義滾釘板時馬義鬚鬚白描之若五旬以上人矣可憐捧上四個如狼似虎之狗頭差橫拖豎拽把一個白髮老兒剝的袒背覆腹既架入虎頭鋼口又捺在釘板上亂滾一場餉要一口氣喘不來則白透了一條老命堂堂太師爾何苦贖贖小百姓之者此哉或辨曰彼所以如此者蓋威嚇馬義以試其心之真偽也余曰斯言大謬蓋觀者之心真偽或其所識之事是冤屈是好詐是良是秀皆在聽訟者耳聽目明代其分判也判其果是好詐逐之可懲辦亦可何必如此威嚇以試其決心天下事恐未必有將人命官司當作要挾戲者若此等威嚇用在定案之時尚有一二分情理何故恐冤枉好人也彼乃不分青白當頭擊此一棒野蠻極矣嗚呼果直斯事則專制淫威之下欲死一個小百姓誠如指下死一蟻不過舉手之勞耳尤妙者事白之後飛遞公文非次日天明投到不可否則冤者戮首矣但一夜之間極短促計程難離投到不待不加增四更一夜展成兩夜之久謂是上天之助分外荒唐扭轉陰陽混亂日月宜乎封神榜時代之戲矣余戲之曰可惜此事發現於聞太師案下害得兩公差跑了九更脫此事發現於姜太公案下余決其必

遺紅孩兒駕起風火輪而往否則遺土行孫一遁而去何必我偌大手續直跑了九夏天戲總而言之此類鬼伏神等戲在今日觀之雖是勸人為仁爲義畢竟加增閱者一層魔障終不足爲法也

鴻鸞禧全本取材於今古奇觀之棒打無情郎其間悲歡離合結構極精且其意旨亦有關於世道人心者也如莫稽不得意時金玉奴不以冷眼相待事事憐其貧困事事真心去照拂劉畫小家碧玉天真爛漫之神態入徹入妙編者從此處重寫之確有絕大用意蓋寫金玉奴慇懃愈足使富且貴者悲忍可見真心待人貧賤人之心猶厚於富貴人之心一等也且莫稽貧時金玉奴待之愈厚則繼紀貴時待金玉奴之薄愈顯文人薄倖大多從功名勢利場中發現此真積入仕之後墮金玉奴於江中一場寫得刻薄至極乃岳受盡苦辛余以爲應得爲故蓋其貪戀一秀才女婿而以女妻之也最後團圓洞房一場捧打猶是作者忠厚之筆余意科韻莫稽太寬總之此等戲劇不妨提倡常演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其美中不足之點在出文曲星兩場耳

劇本爲劇情之範圍演劇人爲此範圍所限制語言行動斯有趨向果能以己之知識運化之自易於劇情中生妙即使知識少差亦不過平談而已必不至拋却劇情於九萬里之外亦不致於臺上亂喊亂跳妄說蕪句新名詞即自命爲新劇大家也

余前謂演劇人藝術多未合劇中情態者即指無劇本演排之病曠觀海上劇團所謂新劇大家者多於鱗鱗每排演一劇翌年特敦行提綱一張幕表迨出幕焉口利者則如懸河而口鈍者難默不一語同是一劇甲社演之與乙社演來迥異甚至同社劇員易人演之亦復有異更至於使一人接演兩次相同之劇而其言語舉動亦有不同者烏怪其所演之劇情與社中所刊之說明書不相應合也宜乎勸業場大世界中之無恥女流氓亦大胆敢演新劇也

某謂余曰觀新劇者不可目新劇爲娛樂品而新劇多屬於社會教育者也余曰豈僅新劇戲舊劇亦未常不足爲社會教育僅孟衣冠諷刺世人者固非淺鮮無如近時演者之品學知識日趨遂流於賞心娛目事業矣然如汪笑儂演戲人多爲所感觸不盡目其爲娛樂品可見戲在人爲新劇苟長此不振恐不免一敗塗地也

新劇劇員士人之號也俗界名之曰文明戲實則以東文名之曰寫真戲爲至當所爾新者蓋因舊戲之名而名佛家云現身說法故新

劇當從身字研究乃能寫真求社會之真相勸善懲惡趨入妙境決非純粹胭脂粉黛滑稽打情罵趣鬧得一塌糊塗以補教育之不足也
春柳社演劇用意極深使觀者如食橄欖嚼蘆有意味其所以佳即以有劇本故其所以不合一般社會之眼光即失之過於高故
觀者謂之太冷余以為演寫真戲當迎合社會心理而糾正之為宜若珍珠塔雙珠鳳才劉氏珍珠衫隋煬皇帝看蓮花等劇則似乎失
却社會教育之本義以一方面觀之大好為白相大小胡蘭先生之教授法而一般紅男綠女趨之若鶩個中心理余不敢言余亦不釋
言也。

嘯虹軒劇話

(馬一先生)

服善與大膽二者凡治學術者不可不知其在研究戲劇者尤當度德量力玩味其旨也

舊時伶界恆各執拿手之戲演之其為他人演而稱道一時者輒不復演非不能也凡事固不當作第二人想人各有所長何必舍己之
長而從人之後以蹈施耐庵先生咬人矢標不是好狗之誚耶

且也學然後知不足藝高而後服界真彼三家村之塾師自視固與程朱諸前輩不相上下者然而豈可以此便稱道之抑亦不必以此
便噴怪之蓋天下自有此一程并蛙之輩欲導之周知世界殆為絕對不可能之事也

是故滬上有舞臺有演戲之伶人有觀戲者戲之諸客有評戲之文人則自成為一種海派的戲之社會其演也異於都中其看也聽也
評也亦不能以都中之眼光及範圍而概括之

海派之演戲也人演何戲我亦隨之而演不問其所演者之較人為如何也此之謂服大

胆大之尤者乃生淨且丑無所不演文武新舊戲各無所不能彼其意蓋曰戲豈某某所能專演者耶而於其優劣之點則絕不加察焉
此之謂不能服善

具此二種特性於是譚鑫培之絕作如空城計碰碑哭靈牌乃無人不演而珠簾秀武關亦居然有敢於一試等而下之若劉鴻聲之
斬袍斬子楊小樓之安天會長坂坡俞振庭之金銀豹則更大演特演矣然此猶可曰叫天已死小樓未奉山中無大樹剝草且稱草不

妨一試也更有與老鄉親對演逍遙津與汪笑儂對演馬前潑水者此直自獻其醜恬不知羞而已謂其不能服善猶惡詞也

其在旦角則梅蘭芳去後居然有演春香鬧學者有演天女散花者而二本紅霓闌則演者更多且亦居然有稱譽之者此種戲自經若輩一演之後便可令其價值驟然墮落千丈譬之執村學究而使之講解經文訓話其不致割裂句讀杜撰意義令人捧腹不止也然在一般鄉愚信父則方稱之爲學問淵博發人所未發云今之滬地劇界現狀蓋如是而已

丑角多念京白或蘇白然有時須仍上韻不可念土白者如鈞金龜之張義斬黃袍之韓龍烏龍院之張文遠等角是也

挑華車一戲固以武工爲重然其中吹腔牌子唱詞亦多特今時武生多含混過去微特此種唱詞爲近時顧曲家所不注意即在文戲若孝義節正旦及空城計花臉之點將唇亦多略而不念聽戲者亦無以此至加以倒影者然在清唱反不能免蓋舞臺上場廣人乘有鑼鼓喇叭相助但求其姿勢做到人孰辨其念與不念者若清唱則無詞便將貽笑矣故戲有登場反易於清唱者此類是已

滬上舞臺多有輕重倒置者人孰不知楊瑞亭勝於小達子而其排戲小達子每居楊上又孰不知維小寶優逾石月明百倍者而石月明戲碼偏較羅爲後豈後臺排戲者之程度遠不及前臺聽戲者之明瞭抑此中更有難言之隱衷也

友人某君謂石月明之唱工無一是處不特非汪非劉抑且亦絕不是笑儂質而言之即全未歸工也至做派念句更無可取以視高百歲且遠弗如也不知第一臺何取於彼豈以其能演馬前潑水張松戲地圖耶然現時之坤伶雖小月紅輩亦皆能之矣是豈希有而可貴者哉

近時滬上舞臺喜演本戲又不喜演老本而必求其新人多不解其故蓋舊時本戲曾經先輩名人演過其台詞做派多有一定之規矩若稍有不到之處必有而指摘者且學習亦非易易故不如另行編排自我作俑人不得而非之且又可以初次新編等語誇耀於廣告之中縱然情節支離唇不對馬嘴却已騙一般婦女及不曉戲之看客不少矣一舉而數善備是以爭排新本戲也

統而名之曰猥生抑猥生之種類亦多矣而其自壞爲某派者不與焉

猥生當以尊重唱工演王帽戲者爲正宗若金水橋迴龍閣上天喜逍遙津等戲是也

有涼把鬚生若定軍山南陽關戰太平等戲是也。

有專重念白者如十道本審頭刺湯完壁歸趙等戲是也。

有專重做工者如打混出箱賣馬打姪上墳寶蓮燈烏龍院坐樓殺媳等戲是也。

築城長亭之伍子胥與昭關魚藏劍之子胥則大異前者是涼把鬚生性質優者專重唱工也。

大概當時鬚生以王帽為尚故所謂鬚生者必碩大聲宏若能兼長做工念白之戲尤為上選自程長庚以及盧臺子楊月樓張二奎孫菊仙等莫不皆然余三勝則專重做工一傳至於叫天則專演做工戲擲把戲而王帽戲則不常演且不以此見長三勝余不及見若

譚氏則其演王帽戲時絕少迨及今日所謂譚派鬚生者祇演空城計礮聲耳若所謂王帽戲者已置萬關絕不之習矣

鬚生戲近時最流行者莫過於所謂三斬一探礮聲滾蛋此種歌訣實為劉鴻昇而發蓋劉氏初改鬚生時祇有此五齣戲也然論其實際唯斬黃袍為劉氏拿手之作餘則擅長者正自有人劉氏固不能專美也

斬鬚是老牌絕作即空城計亦非劉所及此劇曲家所同聽也擊鼓升帳時之步法絕無儼作氣而情態迥異他人學之者則類削圓之

方竹轉不若本來之為愈矣劉氏既一足做工上當然不能見長故即使其唱工能與譚氏頡頏已落第二乘矧其不能耶

斬子是鬚生重頭戲其難等於武戲中之鐵籠山蓋鐵籠山之姜伯約以一身先戰番王次戰司馬師而女番魏將等輪戰不已須能應

付自如游刃有餘斬子之楊延昭則自出場斥宗保起即須用高腔使喚調次則對太君一段對八賢王一段皆先慢後快而末後對穆

桂英一段尤為難能快板中與無贊問答稍有不慎即拖泥帶水內行謂此戲乃老旦(太君)鬚生(八賢王)青衣(穆桂英)小生(宗

保)花面(焦老)聯軍以伐一鬚生(六郎)故演此戲者須有真資本領方能勝任愉快鴻昇噴音高而亮氣復充盈清來自是出人頭

地然若比諸老譚則嫌其少從容悠遠之致其比例殆如愈五與小樓之演鐵籠山也若近今灑上諸輩伶之演此戲則具體而已對付

而已如學生之擬窗課供方家之一笑而已(然其間亦有好壞之分如高百歲其較好者也而賽三勝石月明則風斯下矣)斬黃袍

是鴻昇第一拿手戲然此戲全無慢板原板除(孤王)酒醉桃花宮)六句外全是快板搖板是以歷來名角皆輕視此戲不以為見長之

作劉氏則利用其喉銳氣盛遂以得名云

黃潤卿在都時與票友蔣子安（開刻已下海）俱以學梅得名。蔣學其唱而潤卿乃專學其做派也。昨聞某君言潤卿演虹霓閣之槍法極肖梅郎。即其出臺時之步法姿勢亦復彷彿。惟鼻梁較高然而雙蛾傲態乃有過無不及也。述之以待一般辨梅者之往而實證其說。王靈珠上裝後頗不成然卸裝後則大相逕庭。其故因眉眼位置全在臉之中間一部而左右兩頰特寬闊。上裝時以片子貼去兩頰頓覺改觀。故化裝不可不講而畫上美人下臺後未必仍能如在臺上也。

趙麟梅頗留意於化裝。然而上裝後頗不見佳者。則以臉瘦露骨片子貼後益覺其狹小一條嘴亦覺大反如其未上裝時之丰致可人也。

既上海之聽戲者之程度不足必以北京之聽戲者程度為歸。此近時評戲家之常談而按之實際殊非篤論也。

夫聽戲者較之唱戲者如何。唱戲者莫不自標為京都名角內廷供奉誠以戲為北京之出產物故直以遺地之方家為有價值也。若夫聽戲者則不然。二十二行省中鮮不有人游翔於首善之地則其不能不聽戲也必矣。聽之愈多則其程度必自然進步。初不必為北京人氏而後其程度乃始高也。

且也聽戲者未必行蹤一定不移。北京願曲家安見其不來上海而北京之戲館中又安見其無南方願曲家。溯述其間也耶。是故交通便利而後聽戲者之程度益不當以京滬而分界限。

客有自北京來者道及京中近自民國以來聽戲程度大非昔比。大多數之豪客多為全不懂戲之南方老爺。而當日內務府之一般專講究聽戲之人物已退隱不出。董朝代既更生計頓異於昔日加之戲實陸漲比之往昔增至數倍。故不敢領教也。而老輩名伶又相繼凋謝。以故談及願曲多有曾經滄海之歎。更就北京報紙研究之則近日之聽戲羣衆聲而言色且專捧梅蘭芳夫梅發生於都中都人士初未十分見重。自初次由滬返京遂乃大紅幾至與譚氏同其聲價。其意殆亦曰此上海人之所重也。故另加青眼焉。若所謂尙小雲等者雖來滬上初未見重於人而都中亦居然有黨之捧之者。由此可見北京願曲家之眼孔亦不過如此。較滬為高之說昔日或然。

今則殆不遺伯仲之間矣。

滬上顧曲不乏方家。而其所以黑白混淆好惡不分者。由於大多數顧曲者之無戲學常識。故必先為灌輸。一較社會戲學之常識。然後乃能期好惡之有公評。

凡看戲必先分清(一)戲之種類(二)戲之性質(三)角色之種類(四)角色之性質。

所謂戲之種類者。某戲為鬚生戲。某戲為武生戲。某戲為青衣戲。或某戲為鬚生青衣合演。某戲為鬚生青衣淨角合演之類。其要在辨別戲中之主要人物為何種角色。例如(一)進宮為鬚生青衣淨角合演之戲。(武家坡)為鬚生青衣合演之戲。(洪羊洞)為鬚生鬚演之戲。餘可類推。

所謂戲之性質者。某戲為唱工戲。某戲為做工戲。某戲重武工。某戲重說白。某戲重架子。某戲以滑稽見長。某戲以神情見巧。是也。例如(上天臺)(二進宮)唱工戲也。(草船借箭)(打嚴嵩)做工戲也。(三叉口)(二本戲公鷄)武工戲也。(鐘籠山)(長板坡)武工兼架子戲也。(連環套)(落馬湖)說白兼架子戲也。由此類推。難於枚舉。

所謂角色之種類者。何者為做工鬚生。何者為王帽鬚生。何者為靠把鬚生。何者為青衣。何者為花衫。何者為油面。武生何者為長靠。武生何者為短打。武生何者為刀馬。且何者為頑笑。且之類是也。

所謂角色之性質者。某角色宜以何藝見長。宜演何戲是也。陳德霖何以與王孫卿不同。孫菊仙何以與譚鑫培不同。又如武家坡之旦角與汾河灣之旦角何以不同。(連環套)(刺巴杰)之武生與(惡虎村)(英雄義)之武生何以不同。同一淨角。架子花臉與銅錘花臉之不同。安在。凡此種種。皆須研究而熟知者。此皆戲學常識也。

小生與武生不同。小生之戲以唱做為重。而武生之戲以武工念白為重。小生唱。喉嚨而武生則否。現時武生之人材輩出。而小生則人才日就寥落。非關於小生難而武生易也。蓋小生須於唱念神情上見長。今昔未嘗有異。而晚近武生則純以真刀真槍。打狂跳為能。事故羣趨於江湖賣藝之流。派於是武生乃多至不可勝紀矣。

戲中之武工與賣藝截然不同賣藝者貴有其工夫而戲中之武工則全重姿勢閉令界人言學小生至難演（紅鸞禧）（彩樓配）（打姪上墳）等則為貧生須有窮酸氣演（舉鼎）（岳家莊）等則須有豪貴氣且時時表出羅子天條而（飛虎山）（探莊）等更須武工精熟姿勢敏妙若演三國中周公瑾猶須有大將丰度談笑風流才氣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非胸羅數卷者絕不足以出人頭地徐若（雅觀樓）（叫畫）等更須兼通昆曲故小香桂官之徒小生全材已稱絕響素雲僅稱上中蓋其武工不足道也近則年逾不惑喉音已敗都中惟程繼仙尙負時譽然亦上中而已

小生有時演武生之戲如（金鎖陣）（翠屏山）是也近時蓋叫天獨演（岳家莊）是又以武生賣藝濟小生戲者也

年來到上海之武生肩背相望然其中好者未必能立足而稱道一時者乃未必可取內行所謂運氣是也以余所見當以餘長寶姜鑫坪為不無可取蓋轉之戲四年八穩精彩雖遜派頭自屬正大美則票友出身武工少弱而拿白神情專舉小樣頗有酷似處以視一般專演（鐵公雞）（拿康八）之活羅盜者較得戲之意味也

（八大錫）之陸文龍亦小生與武生並演之戲故素雲小樓皆嘗演之而侯俊山乃以花旦反串近時上海之毛韻珂則以小生資格演之蓋叫天以武生資格演之小樓月樓則以青衣反串小生演之觀者須就其資格之不區而加以分別不可專責其武工之不夠亦不可專論其神情蓋演者乃各有其特長之點在未可膠執一例以相評論也

評劇不可難以感情然却未有能免者蓋評劇者必皆嗜劇則其平日必與俗界人物及票友接近夫如是則其友誼酬酢之疎密每足以生愛惡之深淺也雖然劇者游戲之事與其嚴也母軍蓋故年來余之評劇文字實不免日趨於寬濫貶少而褒多苟非惡劣不堪遂於極點者罔不節取其長以資風勸也

然而節取所長云者要必有一二可觀聽之處決不能無中生有亂為裝點捧場也且即以捧場論亦當擇其稍有取處而為之揄揚數語固不能一概稱好面以見好於所捧之人也更為被捧者計於其受言過其實之譽詞而關心足以汗顏猶無辜得較輕之指摘誠足以驚進多而自附於中材耳

識者一晒前年小樓被滬登臺後藝者不敵毀者之多究之上海真能容小樓者不佳者百無一二嗚呼上海人觀戲程度一言以蔽之曰真真不獨

叫天子所崇拜者也菊仙亦予所崇拜者然聽味天似不若聽菊仙之痛快昨持最貴賈爾某君某日二人術藝悉臻神化之境一啓口一動作如誠著之從容中道無絲毫之勉强若劉鴻聲黃俊卿張廷璽等為門健舞者雙處時懸寶福處章久峯雖為羅氏宵徒無其唱工則皆如學之者擇善固執未足語神化兩字此孫譚之所由為孫譚也顧其中猶有辨譚之唱工其始遜即從巧妙字入手孫之唱工其始基乃從堅實兩字入手堅實遺乎其極斯巧妙生焉故其巧妙即其堅實之至處此孫之巧妙較譚之巧妙較譚之巧妙尤為艱難也俱其巧妙只可為知者言不足為竟能修子進仙則今日觀老各埠唱戲生者屢不能觀是法無論倫界兼伶界凡略諳一二句皮黃者一開口即曰吾固譚派也今日舊劇界幾成一譚迷世界孫派勢力薄弱達極點前錄第一臺于每往觀菊仙皆以全副精神對付到底不似從前忽略予則屏息靜聽覺其所唱無一字無精采無一字無神味彼雙處時懸寶等學老孫嘆音非不尋高可低也然而高而低總不如孫之自然嘆音非不有寬有窄也然而由寬而窄總不能如孫之毫無牽強嘆音非不有剛有柔也然由剛而柔總不能如老孫之毫無倣作氣大哉孫調神哉孫調吾將驚起一孫教主大會奪力提倡孫調老孫倘有不諱孫派將來不致成爲絕學先生亦素齒情乎予曰蘇齋筆誌此爲提倡孫派之先導焉

戲則小道實隨風氣爲轉移而轉移之原動力則名角實主之羣昔京師之唱工戲程長庚專唱取帥印文昭關魚劍取城都一路戲此正二黃也王九齡素以反二黃見長者則僅唱放羊卷鳥盆計至李陵碑則偶一爲之而不視爲重要叫天個起力燻前人所爲以示異乃專唱李陵碑空城計洪羊洞等戲不及數年於是伶界乃靡然從風羣趨重於李陵碑空城計等戲之一途矣

伶人嘆音忌服鹹水海水不宜井水尤不宜北直之水惟放順水淡而可食餘則皆鹹鹹尤鹹海鹹亦然伶人初到該兩地嘆音必大變僅有橫音而無直音若南直各省水性水味最宜於嘆音者莫如蘇州之水服蘇州水數日則嘆音既高且亮至上海自來水初服之則嘆音爲之少斂以水中有藥故也服有旬日嘆音亦高亮遠恆是乃老伶工某屢試不爽而舉以告予者愛錄之以供伶界之取則

歌曲雖小道學之者不可掉以輕心尤不可少存偏見伶界大王如老譚袍笏登場儘有滿洞願觀者每為所欺逢劇必配之播遷老生無名英雄儘有片長足錄是在人之善擇耳

落馬湖一劇京調純係二黃改唱西皮自黃月山始月山為帶子專家帶子屬純屬橫音西皮亦然二黃則純係豎音月山之改西皮者就一已之嗓音而運用之也伶界沿襲迄今大江南北凡演落馬湖者幾無復知二黃為是劇唱工之正軌也茲特表而出之

劉永春黑頭唱西皮專頂板唱無所謂開口須在中眼也然必具有永春之氣力嗓音以及板槽嫻熟方能為此否則黃腔走板在所不免矣

花旦一行非特取其容貌並須觀其舉止態度能否適合戲情一劇有一劇之情形即一劇之神氣恰到好處即是名角不必一味妖嬈也今觀趙君玉所演各劇頗能如題而止其演貴妃醉酒也則舞態翩翩極盡夷猶胎薄之致其演妻黨同惡報也則一字一淚不勝悲愴悽惻之情其演杜十娘也則自傷命薄儼然一遇人不淑之女郎其演花魁女也則頤指氣使儼然一舉止闊綽之紅信人其演龍鳳呈祥也則端莊嚴肅儼然一襄理山河之母近演再生緣飾孟麗君易釵而弁於風流倜儻之中仍寓斌嫻秀麗之氣使人一見而知為女扮男裝者洵聰明絕頂人也

王又宸曠子高孫菊仙屢勸其學注而不贊成其學譚去冬又宸進京拜老譚門執弟子禮請益譚之閱宗明義即教又宸嗣後唱工一律走低音又宸唯唯迨出京菊仙詢以貴老師譚言矣似當有特別教法又宸以實告菊仙大不謂然近與人談及猶謂又宸唱工有退無進實老譚宜走低音一言誤之也

老伶工邵寄舟為鬚生老輩中之碩果人所能演者彼則皆能彼所能者竟有泰半為人所不能者如老戲中之三字經播幽迨白袍清官冊六部大審等戲時人均不甚注意大審清官冊迨白袍人或知之而能演之三字經播幽兩戲若舉以詰現今伶人竟有瞠目莫知辨對者某票房會友前擬請邵伯教以上各戲是亦保存戲粹之一法惜乎仰氏死矣

險鼻此調乃始於長庚。長庚唱此句行腔使調渾合。靡間幽咽。悲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桂芬唱此句力摹長庚。即不免猶擬。遺作有斧鑿痕。其聲音之道。微說微說。所可哂者。近今伶人及籍隸勾閱者。唱此句亦力摹大頭。非哭非笑。聲如鷓鴣。是亦不可以已。沈韻秋爲老任七之婿。其演漢皇莊義旗令等戲。做派全做老岳。故白鬚子戲。推滬上獨步。有曹二官者。亦武生也。與任七同時。技藝在任七上。惜全係老派。不及任七時髦。藝亦不爲觀者歡迎。旋即返京。接任七與二官派別之不同。老伶工類能言之。其最顯而易見者。如演武劃手足須作姿勢。他人右手向內轉。右足即不能向外轉。左手然左足亦然。任七每去惡虎村中之黃天霸。右手如向內轉。右足必向外轉。左手如向外轉。左足必向內轉。似此舉動。道破一文不值。而未經熟習者。恐當場不能指揮如意。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也。

學者須先從顏柳歐蘇入門。而溯源於鐘王。學古文者須先從唐宋八大家入門。而溯源於班馬。學京調者須先知汪譚孫之派別。然後可以語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王(九齡)四大家之源流。汪譚孫書家之顏柳歐蘇也。古文中之唐宋八大家也。程余張書家之鐘王而古文家之班馬也。後之學京腔者。歌喉縱屬天賦。腔調縱極嫻耳。千變萬化。總不能越汪譚孫範圍以外。更安論程余張王四大家。程余張王聲調爲京戲中之極軌。汪譚孫聲調京戲中之正宗也。頃聞某某伶欲於程余張王汪譚孫數家外別張一轍。以示卓異。所謂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技則未也。

伶人嗓音有宜於二黃有宜於西皮。伶界老輩如孫菊仙譚叫天之唱。工人曹錕加評。隨譚之聲門宜西皮。不宜二黃。孫之囑門宜二黃。不宜西皮。都中持此論者甚多。記者乃門外漢。不敢遽下斷語。然孫唱七星燈。砂痣誠爲絕唱。唱空城計似不適聽。是固彰彰可考者。譚唱空城計連營寨亦係絕唱。而砂痣一劇較孫似有遜色。至七星燈一劇。前年來滬從未見其演過。茲特約略誌之。以待取決於海內顧曲大家。

唱戲雖小道。而聲音必以中州爲衡。長庚桂芬而後。近僅老譚一人。老譚於音學研究功深。無論平上去入在所必分。即陰陽平尖圓字亦必割斷清楚。不使有毫釐之相混。叫天而外。知此者鮮矣。蓋他人唱工雖極佳。一劇之中難免三數字倒音。(倒音者字音不明之謂)

也。往往一字出口非不知此音唱錯乃明知其錯而不得不將錯就錯直錯到底良以臨時知其音錯而欲強為不錯此句將不能唱出口或出口而必致黃腔所謂不得不將錯就錯也然此猶就程度高者而言甚致有將字音唱錯不知其錯而自以為是此近今伶界如此類者幾於觸目皆是也。

齊庵劇話

(義華)

崑劇劇柯山之潑水崔氏一角以正旦飾之服裝與牧羊卷之趙景棠無二按此劇崔氏唱句極多與朱買臣同一重要花旦萬難稱厥故以正旦飾之實則崔氏之身分完全一個花旦決不能混入正旦也汪笑儂編為京劇於崔氏一角雖改正為花旦然精采已全非可見編劇之難。

老旦一項素為劇中配角絕鮮知名而全班角色亦以老旦為最少崑劇老旦有不敷之處率以副淨充數本屬權宜之計以後竟視為當然即如天雷報之老旦談劇者每以為丑角戲余以為當初亦不過以丑湊數蓋此角之身分絕非丑角安能斷定其為丑角戲及其原與副淨之飾老旦事同一律不能視為當然也。

趙雲之戲自一將難求至鳳鳴關一生均穿白靠從未更易他色而取城都中之趙雲則獨穿紅靠蓋此劇穿靠者有五人嚴顏黃忠魏延張飛馬岱綠靠趙雲馬超均屬白靠角色而當初班中行頭不甚齊備馬超又為此劇中較重要者故白靠歸馬超而趙雲只得將就穿紅靠矣在當初不過暫時之計而習久相沿以為定律不可變更今則行頭雖多仍襲舊法不肯起而改正也。

白水灘一劇在崑劇名通天原不知何所取意以戲中角色推之似在拿高登之後向為武生正戲而武淨較為吃力武生除舞棍外只須匝搭純熟便可稱職武淨則須拚命去幹也後半有對槍一場頭不見好近年演者皆將此段刪去武生舞兩場棍武淨甩三個滾了便算了草草殊甚較之前難易何止十倍。

戲班中之正本戲即使遊班子處亦必在無難那一朝中請出一位帝皇或硬拉幾個知名人物作為保山以證明此事出於何時而全

都紅鬃烈馬連此種手續亦竟廢置不用戲中重要人物如薛平貴王寶川代戰公主蘇龍魏虎等說來均無人知曉即王允較爲知名而又絕非連環計之王司徒故此劇實爲戲劇中最荒唐者而戲中主人薛平貴竟統一中外身登大寶竟爲國壽爲何年雖爲何亦未說出真所謂胡說八道荒唐之至矣

額年以來取材於英雄以編劇者頗多然英雄何如水滸水滸人物英雄莫若武松精細莫若林冲其事又皆可歌可泣俾諸梨園自屬善本而京秦戲劇中之武松戲除獅子樓十字坡鴛鴦樓等數齣小武戲外其餘若戲叔別弟挑簾裁衣等均付闕如取其糟粕遺其菁華爲之一歎而林冲之遭遇較武松尤苦情節愈爲曲折乃不思傳之戲劇青年第一臺曾有豹子頭林冲一劇編排既不合法演唱又非其人僅演一次即束諸高閣絕妙戲劇爲之玷污以後便無人過問惜哉

楊貴妃事跡情節既極悲感離合之致且文武兼備生旦並重崑劇之長生殿全本何等膾炙人口而京劇則無人編演乃由第一臺之俗伶爲之先鞭情節支離緊要處全無精采令人一見即便棄去俗人偏好事真莫如之何也

戲中之有暗上暗下實爲編戲者之妙筆於無可刪減之中省却許多手續而觀者又絕無模糊不辨之憾非聰明人不能有此妙想也如道翠花一劇翠香往來於書房繡閣之間只由小姐與書生暗上暗下翠香在臺上走來走去觀者便知翠香僞而至繡閣雖往來頻繁而繡閣是一場若令俗手編之翠香到書房是一場到繡閣是一場再到書房又是一場再到繡閣又是一場演者上下奔波而觀者亦神疲意倦此編戲者不可不知也今人編劇每以場數之多誇示於人動輒曰前後有三四十場之多此等人於編劇之精神已失矣能實其有好戲哉

劇名中有曰十回者人多不知所本按十回之名實起於唱書者昔年唱書者某善水滸傳其演薛智深林冲宋江武松石秀之事每演十日而始畢一人之事十日者十四書也故當時有魯十四回林十四回宋十四回武十四回石十四回等名稱及編入戲劇藉取其名而亂彈中向缺魯十四回林十四回兩種且石十四回僅限於翠屏山宋十四回僅限於烏龍院武十四回僅限於獅子樓則範圍較狹一說謂有伶人名十回演此等劇最著名故有是種恐非其真矣

俗傳秦以范杞梁築長城其妻孟姜遠逐衣至城下聞夫死一慟而長城崩世以其事編萬里長城一劇事屬荒誕知者不道然言者說之殊有據一說引春秋齊人杞梁倅於莒孟軻又有杞梁妻善哭其夫之語以其齊人故傳其妻爲孟姜又以嬴政之暴遂附會其事曰萬里長城一說則根據唐釋賈休禪月集之詩以爲據其詩曰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連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鳥鳥詩中所言又與俗傳相吻合一說謂漢書卷北有范夫人城云夫人之本漢將築城而死夫人率餘衆完之因以名焉好事者附會其說曰萬里長城此三說雖各有據然以第二說爲近是而揆之情理則又萬不致有此等事也吾亦祇能付之疑問而已

中國戲劇無論如何總偏在哀感一方面喜劇百不得一無他喜劇編演之難十倍於哀劇也蓋喜劇之作用與哀劇相等然哀入人較易且可由做作而來喜劇則平鋪直叙全出自然與誠懇不可少事假借妙在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而生感動之心若亦如喜劇之刻意做作則刻鵠不成而類畫勢必貽笑大方至喜劇有其獨立之真精神既非滑稽之作又非艶情之作若流入淫蕩肆爲邪僻談仙說道搬神弄鬼尤爲喜劇之大忌所謂獨立之精神者即自然與誠懇而已

哀梨室劇話

(豁公)

董開蒙竹哀絲本中古怡情之具繁絃急管亦東方盛世之音唐天寶曲譜覽身先優孟周公瑾引商刻羽儒雅風流自有梨園總稱絕調從無名士不悅笙歌是以孔子在陳絃歌之聲不絕周室既屋韶舞之樂猶存余小子少歷幽燕飽耳關春白雪壯游黔閩備聆下里巴人萬里歸來一身如寄與之所至聊復云云然而劇學淵深個中人猶難造極尋聲按拍門外漢敢爾知音不過藉彼梨花道我閒情而已班門弄斧小子何辭月旦羣優則吾豈敢

生且淨丑梨園之四大行也每一行中必有數種角色茲按其次序略述於左

生行之大別有四一外二末三老生四小生老生與小生各有文武兩種文小生更分雉尾生扇扇子生兩種而紅生鬚子生等尙不在其列

旦行之大別有六一老且二青衣三武且四刀馬且五閨門且六花旦而貼旦丑且尙不在其列
淨有正副更分文武而唱梆子者則別派也

丑有三種一大丑二小丑三武丑茲按其派別分述如左

白髯者外(如李陵碑之令公)而參白者則末也(參白髯即花白髯如七星燈之孔明)黑髯者老生(如蓮林宴之范仲禹)而無髯者則小生也(如黃鶴樓之周豫)之四者聲調類似而實異蓋外宜耆老末宜悲壯老生宜清脫小生宜尖銳也近來外末之戲多由老生兼之(近人但知老生不知外末即以此故甚且演釣金龜游六殿探母(節令變)徐母罵曹等戲則並老且而亦兼之矣此等不生不且亦外亦末之怪物幾於觸處皆是吾恨不為精忠廟郎中(管理伶人者)執此輩而蔽其睛也紅鬃子廬師爺徐春(徐本鬚匪)而於戲無所不能故人以此稱之)書云大老板(即程長庚)無戲不為總綱(凡於一劇中各種角色之唱詞做派無所不精者謂之總綱)然在梨園數十年所唱皆老生戲未嘗旁及其他間因特別事故(缺角之類)偶一演他行戲亦只敷衍場面決非本心乃近來海派伶人如吾上文所云以老生兼為外末老且者猶為稍知自愛之人其以多才多藝自許者則幾欲將四大行所有角色之戲劇一一取而演之小達子呂月樵等即其例也

呂月樵唱青衣戲咬字發音有獨到處雖不能比美陳石頭(即陳德霖)青衣之秦斗也然較諸小梅(蘭芳)王琢卿實有過之無不及(劍警按此說太過)彼乃舍此不為而為老生及老且有時高興且為軋蜡廟之稽極(武老生戲)墓虎村之黃天霸羅成叫關之羅成岳家莊之岳雲(小生戲)戲雖各各不同聽其音調觀其動作則仍一青衣以余嘗嘲以詩云亂嘈新聲入七弦靡靡小喉韻悠然生行唱出青衫味如此名優不值錢(生角不唱且角腔裂圓之定例也)余偶至其舞台見呂演黑驢告狀戲迷倦目連救母等戲概不辨為之肉麻夫演戲所以悅人耳目今若此直令座客難受矣

老生一行自譚鑫培謝世後顧茫茫殆無嗣響侷厚齋(即溥侗)戲學固深然上天忌才竟不與以好喉且彼為勝清黃族(宜統族兄)亦決不肯受聘登台余叔岩(即小余三勝)唱做之佳較諸老譚實不多讓然警戲倒感迄今仍未復原且始終盤伏津門足述

未○至○他○處○如○是○各○處○人○士○亦○遠○不○知○有○此○人○海○上○叢○生○自○孫○菊○仙○俊○脚○相○繼○演○傳○香○已○兩○年○不○知○戲○味○跋○足○劉○鴻○聲○來○余○始○稍○聽○戲○之○念○然○有○一○苦○處○即○不○能○睜○眼○是○也○閱○者○至○此○必○且○異○名○其○妙○須○知○劉○鴻○聲○變○音○之○佳○固○為○國○人○所○公○認○然○因○極○力○摹○仿○譚○老○板○遂○不○能○盡○其○變○音○之○所○長○且○譚○鄂○人○所○唱○為○湖○廣○調○劉○以○京○人○為○之○發○音○微○覺○不○純○咬○字○亦○欠○清○晰○設○有○老○譚○當○前○則○劉○之○唱○工○只○可○列○入○次○等○森○幸○老○譚○已○死○後○起○無○人○如○是○跋○劉○唱○工○遂○厥○倒○情○實○矣○然○尊○足○既○跋○彼○派○自○無○足○製○加○以○隨○便○擊○衍○事○事○不○循○規○矩○甚○混○第○三○日○演○空○城○計○竟○將○髯○口○掛○於○唇○前○則○不○特○不○合○規○矩○並○於○理○亦○不○通○矣○故○吾○謂○至○大○舞○臺○不○宜○睜○眼○看○戲○良○以○此○耳○

時○慧○報○名○伶○時○小○福○子○也○小○福○為○青○衣○陳○德○霖○且○居○其○下○他○更○無○謂○矣○今○智○儂○(即○慧○寶)之○為○叢○生○雖○未○能○比○美○汪○(桂○芬)譚○(鑫○培)然○在○今○日○劇○界○除○劉○鴻○聲○一○人○外○實○無○足○與○之○抗○衡○者○彼○妄○稱○蓋○世○無○雙○文○武○老○生○之○某○伶○固○未○能○望○其○肩○背○也○智○儂○變○音○之○佳○不○在○劉○鴻○聲○下○唱○時○發○音○咬○字○行○腔○用○調○多○有○獨○到○之○處○設○再○加○以○鍛鍊○實○不○難○自○成○一○家○近○因○摹○仿○孫○菊○仙○反○掩○其○固○有○之○長○處○予○甚○惜○之○然○彼○聰○敏○絕○頂○學○輒○有○成○設○以○智○儂○之○留○聲○唱○片○令○孫○菊○仙○聽○之○固○不○能○辨○其○為○時○為○己○也○智○儂○演○上○天○臺○能○將○「叫○一○聲○姚○皇○兄○姚○子○况○伴○駕○王○孤○的○愛○卿○你○那○裏○休○流○淚○免○悲○傷○放○寬○心○大○着○膽○一○步○一○步○隨○定○了○孤○王」十○一○句○聯○續○唱○下○一○句○緊○接○一○句○末○句○王○字○翻○高○使○一○長○腔○真○有○長○江○大○河○一○洩○千○里○之○勢○假○令○小○蓮○子○為○之○有○不○開○花○拉○矢○者○吾○不○信○也○

棒○推○(伶○人○之○呆○笨○無○做○工○者○謂○之○棒○推)叢○生○石○月○明○唱○戲○頗○肯○賣○力○惜○有○變○而○不○會○用○無○論○何○戲○一○唱○必○碰○所○謂○棉○花○腔○者○無○於○無○句○不○在○理○應○據○諧○梨○園○之○外○願○彼○伴○好○(謂○王○靈○珠○也)王○與○石○有○密○切○關○係○留○必○俱○留○去○必○同○去○第○一○臺○欲○以○靈○珠○為○棧○柱○自○不○得○不○棒○棒○推○矣)運○氣○佳○兼○有○一○副○象○皮○臉○不○戲○同○情○呱○呱○亂○叫○狀○如○小○兒○學○語○而○一○般○似○懂○不○懂○之○看○客○或○尙○獎○以○采○聲○是○真○不○可○以○常○理○論○至○其○做○工○則○吾○有○一○絕○妙○之○比○喻○凡○傀○儡○戲○之○木○偶○所○能○為○者○石○棒○推○亦○能○為○之○蓋○必○有○人○一○牽○線○纜○始○一○動○其○手○足○實○則○感○電○之○具○俱○能○抱○物○而○止○耳○

海○上○做○工○老○生○有○二○人○一○即○俊○貴○脚○一○即○番○月○樵○也○貴○俊○脚○去○月○樵○為○無○敵○矣○月○樵○固○富○有○思○想○者○演○戲○一○本○劇○情○體○貼○之○真○表○情○之○切○一○一○背○入○骨○裏○至○演○新○戲○則○尤○為○獨○到○處○(用○信○芳○孟○春○帆○等)皆○私○敵○月○樵○做○工○有○得○者○然○使○同○班○演○戲○則○如○小○巫○見○太○巫○矣○聞○唱○幾○段○

橋板或原板亦頗尾尾鬪聽舌頭雖大未爲病也

上海梨園最精者無過於第一臺其所倚爲臺柱之大角十九皆是飯糞惟黃潤卿王靈珠閻嵐秋等(卽九陣風)差強人意乃觀其戲碼恆在中軸以前而周信芳(卽麒麟童)王洪春(卽三麻子)張翰樓則常壓大軸此等辦法真令吾人費解吾友知非子常云(三麻子與麒麟童可往外洋演影戲而不可在滬唱戲)言外之意卽謂周王儂工佳唱的不是味也吾意殊不謂然須知三麻子一生無他長惟能以老爺戲(卽公戲也)賺人但觀彼上場一飛相下場一騎馬做工誠不無可取然而履歷爲之遠覺殊同噫嘻嘗見其演困土山古城會等戲上山也隨馬下山也隨馬進城也隨馬出城也隨馬乃而升堂入室皆騎馬是直表示雲長公爲一溜馬瘋漢矣外國影戲中何嘗有此不經之事哉而麒麟童之做派則尤匪夷所思曩予見彼演某戲(似是紅蝴蝶)飾一少年武弁臥後聞妻將就戮食皇躍起覓衣履故將有劍之大帽前後倒置衣則左衽靴則但着一隻餘一隻負於肩上繞場飛跑狀如狂具在麒麟童之意以爲真實力矣乃不知愈賣力愈見其精諳者視之殊不值一笑須知人於睡夢之中驟聞意外之變固無不驚惶失措者然在狂戲之餘猶知尋覓冠服可知其方寸主宰猶未致亂既未致亂又何至反穿官衣倒戴大帽負着靴兒瞎跳哉總上所記觀之可知王周二伶之做工不過爾爾評劇家小隱謂某伶根本上已無唱戲之資格居然在第一臺月賺千數百元之包銀可算是賺對了吾於王周二伶之做工不過畫眉傅粉青年少婦之事也乃一般鬚生除任譚孫數人外其餘諸伶任扮何種人物必畫兩道亮眉塗一臉指粉妖冶之態無異四馬路中之嫖妓不特模實古人無此怪狀卽近來男鹹肉莊拆白黨亦未必如此之善善矣伶人之不學而鄙也

人髮之長無逾尺者乃伶人所掛髻口無論黑白滿口三綃必長至二三尺不特過髻且可抵膝恐被稱美髮之關公亦將相形見絀他更無論矣

冠服一項尤多荒謬李吉瑞小達子等之武生巾珍珠佈滿乍視若夫子茲麒麟童演木蘭之包頭巾後有披風扮鄭艾之帥盔後有倒縷身穿軟靠外加半披類飛雲浦武松所着之囚衣裝春樓取連營寨之趙雲滿面俱塗黑炭試思劉備自火中逃出而有燒痕宜矣彼趙雲遠道而來未陷火陣又何至焦頭爛額最奇者高百歲演雙獅圖四府時鑿定連戲大投袖自以爲做工周到乃不思人在興

中弊冠理鬚已屬做作而又大投袖豈不感兩手碰痛那又演子有投吳吹簫乞食時手上戒指金彩輝煌尤與戲情不合維俗無知
不足責奈何名角客串亦復比比皆然耶

秋雨梧桐室劇話

(秋星)

陳石頭以七十老翁飾破瓜佳麗已足令人驚佩而其發音之清脆輕圓吐字之鏗鏘準確京中且角如林莫能望其項背在音樂會
串游園驚夢飾杜麗娘姚玉美配演春香兩兩相較恰如鳳鳴之於鸚鵡其間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玉美至後幾不成聲而石頭愈唱愈
佳真可謂老當益壯即其舞工之妙亦非小梅天女散花所可企及至其扮相之不佳則為年齒所限不必曲為之諱也

袁二公子克文(別號寒雲)委馬京華主持風雅與其門客趙子敬(別字逸叟常州人)精心研究復從峨班前輩遊初次登臺奏曲紅
豆館主備西園贈以扮相絕佳四字溫上諸友人見此評語以為西園有意調羹調許扮相則其唱作之不妙意在言外矣及余兄自
京來述及音樂會之會串寒雲之驚瑟琴挑二齣均極壓人意不僅扮相大方即唱作亦恰合規矩瀟灑出塵確有觀生資格殊非諸友
人之所逆料也

淨角之出色者以劉氏為多如劉鴻聲劉永春劉壽峯皆是鴻聲今以曠生名時下不復理其舊業識者頗多惜之以其亢亢之嗷音潤
潤之聲調唱淨實較宜於唱生雖不得以做工見長即其唱工亦不讓秀山水春嗷音宏亮哀氣純厚唱口念白均綽綽有餘工架尤多
神致氣宇發皇神情週到在今日自可稱雄一世壽峯故清宮內監國故後隸海上第一臺數年常為小楊月樓三客串劉榮昇之配角
有時竟排在前三齣蓋第一臺之倒置人材混淆黑白已非自今日始然壽峯安守素分絕無怨色演劇時貫注精神始終不懈願曲者
由是佳之其嗷音純出自丹田無絲毫假借運用鼻音尤能流轉自然沉着有味其時節轉山亦同在一臺合演草橋關之姚馬穆柯賽
之焦孟一唱一和聲容並茂今俱已相繼代謝令我作才難之歎矣

張靚櫻來自關外其藝術初無家數可言師承可說所持者一身蠻力及能打真刀真鎗而已凌霄漢閣主有言武生者彘武與生而言

也。非僅亂打亂跳狂翻鷄子。即得謂畫武生之能事。必也神情遇密。白口清晰。工架穩。輕始可與言武生二字。今張有一於此乎。長板坡之稍雲。當主上顛沛之日。敵軍壓陣之時。應何等防範。戒備。觀小樓此劇。戎裝倚馬中夜。傍徨忽而撫馬。忽而長歎。忽而四望野色。擯舉當日流離之狀。層層如繪。鶴樓則不然。酣然高臥。天明始提目起身。實屬荒謬。不成事體。四杰村之余。千赤心救主義氣。千雲戰至夜半。心力交瘁。乃鶴樓於交陣之時。猶四顧譚笑。謂為神情遇密。可乎。至其白口。尤令人聞之作嘔。聲如敗竹一字不清。念白時全無表情。含糊過去。自無清斷可言。其工架。滯人類多稱之。以其能金鷄獨立。殊不知工架二字。並非專指雙腿賣力。乃其姿勢與身段耳。無論何戲。必須精力。圖象。散神於骨。金錢豹則妖氣迷漫。凜然一怪。挑華車則捨死忘身。人馬俱疲。拿高登之上馬。及夜戰尤難。能楊小樓。尙和玉演此等劇。其一姿勢。一身段。皆足表出劇中人心事。言外傳神。所謂之戲。余非以橫尙輩比較。鶴樓然規矩。準繩。隨處皆在。鶴樓既以戲為業。必由此路弗能倖免。且彼除舉腿外。殆無他長拖泥術。水絕不乾淨。與之配戲者。每每被其挑去。益斷槍。幾乎不為其刺死也。更有進者。鶴樓自以為善。真刀真槍。以余觀之。祇有兇猛可言。不及何月山之精悍。蓋叫天之峭。張德俊之鎮靜。乃岸然。標榜曰極頂武生。實則江湖賣藝之流而已。海上武生林立。長線有楊瑞亭。白玉崑。小寶。義短打有蓋叫天。李春來。如鶴樓之材。不若去賣賣藥尙較為稱職也。

芙蓉草與玉靈珠同是柳子花。且靈珠所能之戲。芙蓉草無不能之。而芙蓉草之擅長。戲如拾玉鑰。紡棉花。三僧奇緣等。靈珠絕未演過。論唱工。二人各有所長。芙蓉草纏綿悱惻。玉靈珠柔細輕揚。論做工。靈珠以細膩勝。芙蓉草更細膩。大巫小巫相形見絀。且靈珠於兼腔外。兼唱皮黃青衣。大胆欺人。芙蓉草所不為。但芙蓉草亦喜銜奇時串演。三娘教子之薛保。吊金龜之廉氏。落馬潮之黃天。猶不過就召座客之一計。非吾所取自伐。本元卒致。喉敗可鑒也。

戲生中稱譚派者。頗多。賈洪林。張鏡廷。乃入室弟子。不幸相繼凋謝。在今之日。嘗然以余叔巖及侗西園為巨擘。叔巖別名小小。余三。勝華。做叫天具體。而做情。喉音。微弱。不克以唱工。副勝。西園之於譚學。固已深。遺而其於小生。花臉。武生。丑角。亦入神入化。無所不精。王又宸。雖對於譚門。受其薰炙。然說合神。離不為方家所推重。其餘如貴。俊。錦。羅。小寶。尙能得譚之餘韻。然貴。羅二人。各自不同。貴。私。激。叫。

天得其中。年精彩。處頗多。二黃。平常。西皮。跌宕。風神。有流水。行雲之妙。做派。火氣。全無。說白。尤一時。無兩。羅係晚。學。天適當。其暮年。如學。少陵。晚年。之詩。雖氣味。高人一等。終嫌。太頹唐。做工。火候。未到。失之。衰弱。故貴。得冷雋之妙。雖具。閑適之趣。此其。不同。點也。然羅。演。戲。殊。純粹。始終。不討。厭。貴。則。染。得。海上。惡習。每。使人。不怡。此。貴。不及。羅。之。點。也。

馮志奎之架子花臉。南方殆無與抗。衝其勾臉之精妙。氣宇之磅礴。顧盼飛揚。英姿奕奕。奇偉。男兒。與絕代。佳人。同一。媚媚。可愛。飾曹操。能於。陰險。之中。舉出。豪傑。本色。將奸。雄。二字。暢發。無遺。飾翼。德。能於。魯直。之外。露出。精細。之處。此。皆。其。獨到。之。點。非。他人。所。可。及。與。王。洪。壽。配。演。三。國。戲。一。唱。一。和。殊。有。聲。於。海上。也。

花旦之色。如朝露之榮曇花之現。剎那之間。已成羅刹。故花旦之榮名。最不可恃。惟學有根抵者。色雖衰而藝尚在。偶一登台。尚足供好古家之欣賞。如田桂鳳。侯山是也。毛韻珂以秦腔入手。兼唱皮黃。尤善演西裝時裝。且居然名噪一時。曩日買黨馮黨之外。別有毛黨。以成鼎足。究其盛時之盛。不過中中。至今體日益肥。曠日益壞。自知珠黃人老。已非碧玉。年華長此以往。斷難叫座。乃另學戲生。以爲他日老去地步。計固善也。當此之時。宜投贊明師。專攻一藝。及學成。應世一鳴。驚人。豈不大妙。韻珂計不出此。擇師得一余伯清。可謂冤極。學得發狠狂喊。濫用花腔。且好勝之心。太重。欲將戲中角色。備諸一人。之身。於是。忽而小生。忽而花旦。忽而花臉。忽而老旦。忽而武生。忽而老生。甚至一夕之間。弁釵數易。彼自命多才多藝。以余觀之。祇見其斷僅精力而已。

半椽屋劇話

(續)

予讀閱微草堂筆記。載京師有某伶。藝冠。傳聲。名。一時。某御史。與之。曠。嘗謂曰。汝本。男子。何。以上。粧。後。不加。作。造。即。似。好。女子。果。操。何。術。以致。此。邪。伶。答曰。吾。曹。以。身。爲。女。必。併。化。其。心。爲。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如。男。心。一。棧。猶。存。則。有。一。棧。不。似。女。矣。若。夫。登。場。演。劇。爲。真。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不。失。其。真。爲。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爲。貴。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尚。存。爲。賤。女。則。欽。仰。其。心。雖。盛。妝。而。賤。態。在。爲。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遜。色。爲。悍。女。則。劫。戾。其。心。雖。理。詘。無。異。詞。其。他。喜。怒。哀。樂。恩。怨。愛。憎。一。一。設。身。處。

地不以爲戲而以爲真人視之則如真矣云云予願近日新舊劇界之扮女角者奉此語爲金針其有不如其格之名諱一時者必其未能體貼入微身入戲中耳

票友工胡索聲譽著者當推陳查衡每蒞申訪者趨之若鶩其魔力之大亦可想見其次如張投脚張漢臣陳道安周梓章諸子亦爲一般胡迷者所津津樂道不意此數人外復有以善胡索稱者則李子蓋臣也李子性嗜絲竹幾至廢寢忘食尤喜胡琴研究垂廿年其指法均勻腕上純熟迥非常人所能及至于包腔墊句快慢疾徐尤能合度小牌子知道亦多以工夫論實不在查衡諸君下也且精於收拾胡琴棗桶子最稱拿手去

黃潤甫著名架子花臉也飾曹操爲最拿手故都中有活阿瞞之稱搭俞五班俞奮予以月脩九十番又常推故不足其數黃受之不與較有代作不平鳴者謂黃曰汝若肯搭別家班子包銀月增一二百金乃意中事何不與其分手多賺幾文也好爲子孫稍留地步黃曰予非不知俞五待我薄惟有數種原因故不忍捨之而去(一)老俞與予交最厚若錘鍊較重則傷情義殊覺愧對亡友(二)近來包銀已較程大老板生前所定爲優若再多次未免貪得無厭(三)兒孫自有兒孫福莫代兒孫作馬牛雖屬偶言頗合至理予雅不欲爲兒孫作馬牛也嗚呼黃三一人耳胸襟懷抱且如此世之見利忘義者對之不亦愧乎

小織簾館劇話

(陸公)

京師各飯莊酒館叫條子一如南方妓女之叫局此中雜俗甚多然老年華亦應召而至猜拳對酌盡興方休生且淨丑色色俱全名曰私坊聽人自擇特看各人交情阿如耳若門首無堂名招貼及琉璃燈者則非是都中昔年有四大名班多崑崙一曰四喜二曰三慶三曰春臺四曰嵩祝餘皆梆子班約有十餘處稱爲小班凡客叫梆子中條子如爲四大班人所見即微不爲禮以爲下作而梆子班中人見若輩至亦若拘促不安(如上海么二信人之見長三者然)直至近二十年來母際響擊玉成班晉京全部皆梆子加一十三且(即侯俊山)聲譽日增名馳遐邇通身價之高幾欲睨視一切經此二人撐持場面小班遂一躍而與大班相並四大班乃不敢輕視小班

人物矣。嗣田際雲被舉爲廟首（即梨園公所值年）大小班漸至平等。宣統初年上海夏氏昆仲發起函商田際雲又復經孫菊仙入京多方勸導繼用全力壓制始將京津應條子侑酒一事永遠鏟除始恢復人格不致受人鄙視。

京友張敬侯君來函云自奎德社坤班借廣德樓開演夜戲以來營業頗佳其中臺柱僅有鮮靈芝張小仙趙紫雲數人新排一念差一劇都中人士亦頗傾嚮之接是劇乃前清廣東有候補葉中誠者頗垂涎於海關道遣門客劉某入京運動某日適葉道壽辰府縣以下各官俱來拜壽劉某歸述有李道預先圖謀得缺葉道急問計於至友王某設法挽回王本機警小人暗審李道到任未久歷以私通革黨將李道抄擊入獄所遺之缺果以葉道補授心願既遂樂極生悲葉道之子性好嫖賭身染梅毒而死葉道自害李道之後捫心自愧又兼喪子積悔成病始如狂魔遂決迎李道一家周濟銀錢藉贖前愆李之妻兒方以無端受惠固辭不受李道又在獄中屈死葉道於是痛恨前非執鎗持信晚間往叩李家之門遇王某追蹤而至葉道遂將王某打死並反手自擊其顛而死葉家寡妻弱女無依無歸乃遺信中遺囑移居一處壁人佳偶竟結朱陳之好焉。

沙橋餞別又名沙河餞別即崑曲北餞先出四功臣爲杜如晦殷開山徐茂公程知節殿以蔚連敬德本大面獨角之戲今襲雲甫老且反串飾唐僧陳立裝按北餞五人於開國元勳奉旨代帝祖餞唐僧往往五印度取三藏真經臨行時唐僧詢尉遲普年功績尉遲歷舉以對以豹伐太重拜求神僧到西天爲其懺悔唐僧允之五人遂皈依佛教此北餞緣由也而襲伶演來頗覺新穎爲歷來所罕見者信乎名下無虛也惟沙河河字尙待查攷西遊記唐僧西行至八百里流沙河收伏沙僧爲徒又西遊記陳立裝之母乃殷開山之女倒廳門亦爲殷氏殷開山乃唐僧外祖雖奉王命決無以尊餞卑之理應請迴避勢所必然此編北餞者之疏忽未加研究耳。

戲園後臺角色名目繁多約類爲十一角兒二裏子三掃邊四零碎五開場六龍套七青袍八宮女九上手（即戴老虎帽者）十下手（即與上手打武所謂跳蟲者）惟角兒最尊包銀所入最鉅每夜僅唱一齣所排地位悉中軸或大軸裏子較角兒稍次一等皆同角兒配戲如星期日則唱正戲其最繁最苦者莫如掃邊唱開場者要胸羅富有無戲不能無戲不能惟包銀極小甚至齣齣有分容碎者專爲零碎角色及院子（扮老人家者）等龍套必須有一首領當前引導其餘皆隨之而行按步跑台青袍者龍套下一等也手下較零碎

尤易如扮龍虎形及法場賭博諸角宮女間有出而唱三等青衣者全在平時用心偷學爾目及唱做耳近來裏子固少而掃邊亦不多開場尤難如大舞臺之景德泉卽景四寶之子天蟾之諸連奎卽諸壽卿之子包銀亦在中等角色之列活擒孟覺海卽雅觀樓後場爲北曲中最有名之劇近時除朱素雲程繼先金仲仁外能演者甚鮮滬上雅歌集要友沈景麟君尙能演之曾記去歲在紗業公所申過一次飾李存孝唱作取法素雲尙不勉強存孝所用之器械名混唐杵

瘦影樓劇話

(半狂)

伶人賣藝糊口情實可憐吾人執筆評劇實含獎掖之意故一得之長亦宜爲之表揚若伶人見有譽之者卽傲然自得高視闊步則真不可致矣更有藝甚惡劣濫竽梨園居高位餽厚俸致異才爲其湮沒吾人亦宜起而逐之非好爲苛論及漫罵也忠恕之道人有同心苟其人不混淆劇界若是其甚亦不願深責之也

邇來捧角家欲捧已之目的物必力詆與其相埒之角色不願衆論獨逞謬說有識者早嗤之以鼻而彼輩於其反對者更必多方辱罵招來是非反令其被捧之角爲他人力攻其短於是被捧者不特不感之謝之反怨之愈之余嘗親聞之於某旦矣爲此輩計大不值也前黃王同隸第一台有以匿名信致王靈珠者百般醜詆令無餘地而推重於黃潤卿此舉太無意識黃王優劣早有公論亦未必靈珠無長處也何必作此無理舉動况潤卿與靈珠初並未嘗有衝突事第一台管事者亦未敢顯分軒輊潤卿靈珠性均和純叱君作此函何意者幸靈珠性氣平並嘗佩服潤卿否則必且謂此舉出之潤卿之授意矣設因此靈珠不洽於潤卿而袒靈珠之同夥(指同台者)更從而贊之此君將何以對潤卿耶更聞此信聞於麒麟童乃辱罵潤卿事誠可怪然信芳伶人心思自不能周至此不能不深責彼發信者之荒謬彼直欲於黃王間挑弄是非耳其心實不堪問更有妄猜此信出自潤卿之意者其腦經之簡單亦可笑矣余對於雅伶不喜吹求苟有可取必爲贊揚亦獎掖後進之微意也願童伶之能成大器者頗鮮偶得微名卽染油滑慣喜濫使花腔買弄聰明且不肯虛心受教目空一世是愛之適以害之矣僅一高百歲尙能自知策勵石月明天賦尙好工夫又深本可造之才乃來申後做工稍佳唱白日惡降至今日油腔益多幾難卒聽劍雲謂其大病爲拖泥帶水太不乾淨信然信然實則石之唱白亦不無可取處

苟能免去拖泥帶水之病唱來乾乾淨淨勿儘以喻喻咕咕之腔調自勝白口力從簡老說去尚有可望否則將不可救藥矣
 千生百旦難得一淨誠哉淨之難得也即就滬上觀之亦殊少惟第一臺之增長勝本錢頗足可望遠造或可爲金郎（秀山德山）之繼
 （請他不要用鼻音規規矩矩的用功唱或者可以造就）

近日申濱之小生竟無一足觀者姚俊卿余尤厭恨之能奈平常自謂不凡僅架子可以看看丰度亦平常唱白則惡劣甚不堪入耳不
 知如何渾得虛名前觀劉跋戲聆其白門樓最主要之一段二六平平而過略去其半聲音調門無一可聽尚不如碎梅反串尙有一二
 可取處若較趙君玉不如多多如此角色藝既平常品又不堪實俗界之敗類乃月取五百之包銀真正不值若然則朱素雲殆非二三
 千金一月不可

與黃潤卿一同南下之金仲仁於小生一道研究有素唱白架子均有珞如素雲之彷彿較姚俊卿高了不知許多惟扮相略嫌蒼老耳
 金君爲北京票友長輪藝精音律此度因潤卿之請來申搭班數往領教無任心折後與潤卿略因小節不睦現已返京恐不復登臺於
 滬上矣

小達子出天蟾後却憤到共舞臺去男女合演其情亦大可憐然究其實亦不過呂月樵之身分耳惟小達子之身價却比呂份高場面
 自帶行頭全新一上臺電光全亮無奈這副尊容總照不出光彩來這位脚色總唱不出好戲來可以聽聽之秦腔偏搭豆腐架子不肯
 唱今天蟾重組又請他去不知少卿是何居心也

有謂楊瑞亭得小樓之神者若然則小樓之藝實平常矣惟因瑞亭之遠不能望小樓此小樓之所以可貴也

麒麟童對於後臺諸務一齊不管即排成新劇後配置佈景諸事亦不過問惟研究自己角色之出風頭年紀既輕孩子氣重偏喜收舞
 臺上的豔妻初排紅蝴蝶自己做到進生更番有芙蓉草王靈珠扮他老梁連一個王蘭芳也不肯讓人飾他的小老婆所謂一網打盡
 矣其後潤卿來又想出白牡丹的三二本來在三本中自己算洞賓轉世的一個少年儒將王黃二人都算他的夫人可謂善占便宜矣
 又想出什麼風流天子來自己做了唐明皇黃王二人一個梅妃一個楊妃都是他的妃子此劇未得潤卿同意故潤卿行後以王蘭芳

飾梅妃總之搬來搬去他總是丈夫最可笑者潤卿子倩演擲扇葬花寶玉一角他又來承乏未免太不自量矣
男女合演余絕對的不贊成亟宜取締儼然以舞臺作淫場竟有不堪入目者凡能自持之角色咸不願入其中一般女角尤為淫
惡種種詭語浪態無所不為血氣未定之青年情竇方啓之淑女偶爾觸目必起肉慾之感而種種傷風敗俗之生矣故余謂觀法界
之男女合演其害甚於看淫畫讀淫書奈何有可竟不之禁耶

男女合演之戲場如無錫惠山泥佛舖中私賣之活春像就中有數種關係可發生一則同輩男女伶之結合斯為最著凡男女合演無
不私相結合而於配戲之角尤甚蓋當演劇之際氣息相聞形影相憊慾念一起關係乃生斯未有慳免者小金鈴之演劇其小生為乃
妹所配似可斷絕他人關係矣奈何仍不能免於小寶義小桂元也小桂紅之于蔡紫紅亦必難保清白又如前係桂秋之於小寶義有
彭瑞林在側亦不能禁又如小元配某坤伶之打櫻桃忽動淫念踞坐不能起白呂布前以一人承乏其舞臺之小生旁乏過度病叢
不起凡此皆因合演而生之關係也二則班中人與觀劇者生關係禮上既係男女合演形容盡致歎者慾心躍躍遂生釣蚌之意雌雄
相求因此墮落者不知凡幾其他男女青年莫不藉此等場所成爲淫惡之淵藪風化所關人道所存是不能不亟加取締焉

孤燈聆雁樓劇話

(續盧)

京劇而欲圖存於今後非從根本上改良不可字句之矛盾不通者做法之不合事理者一加以揣摩令其恰如其分情節惡劣及有
傷風化者屏而勿演編排一種有益社會有唱有做之時裝劇或歷史劇取新劇京劇之優點治之於一爐美具難并乃得於社會上占
一極大地位我情主張此說者編輯劇本時尤須加註必不可少之做法使讀者一目了然心領神會演之舞臺能得觀者(有道)三
字之評語足矣

余之主張此派戲劇並非絕無根據者當光復之初曾與貝秋野君以此等劇與陸鎮若輩角勝於蘇地今某雜誌又斥京劇爲絕無美
稱上文學上之價值以余觀之謂之缺乏則可謂之絕無則不可故亟宜設法以求革新勿爲人所藉口也

伶人以九重天一劇得名者頗不乏人然歷觀演者大率失之過火出場時之面目神情幾若一精神矍鑠老當益壯能征慣戰久歷沙場之老將苟使連演一齣定軍山恐黃忠反弱於馬義也最可笑者見女已自刎由坐椅上起立翻一蕩空勛斗落於尸側內行謂之跳繩兒人人如是劇界幾視為必不可少竊嘗詢之吾師則謂初時無有也按諸事理實欠妥洽年邁爾許之老人何能爲此哉

小達子之惡劣稍有劇學知識者皆知之矣所以走紅全恃幕下外行吃耳是誠無法可想居然亦有一二評劇者捧之不遺餘力前者演四進士戲單標明(全本節義廉明)下注(從柳林告狀起至公堂發配止)余戲謂半狂余所學之四進士只有柳林寫狀所謂柳林告狀者想必小達子之秦腔四進士耳

謝月亭爲前十年有名之老生當我蘇青陽地盛時正謝出足風頭之日時名九齡童面自姣好若女子背有某校書愛其貌目挑之謝師監察頗嚴不敢應校書情不自禁守於戲園門首某說部曾載其事今則不堪問矣嗟音已暗貌亦衰做工尤不堪入目舉步輕浮搖擺不定唱不成聲還要偷懶偶串小生與春航配則提尖沙啞啞音硬做小生語調聞之欲嘔乃又時吃螺螄則見其演鬧院所唱尙係老調大老爺後截去那一日一段一言怒惱宋公明一段入門並不揀衣探望誠不知其心目中是否以爲觀者皆外行耶

麒麟童進步之速儻輩中實不多觀甲寅夏末觀其演清風亭一團火氣毫無足取喉音沙啞尤難入耳不謂年來日見進境一躍而居諸伶之上漸有爐火純青之概演劇賣力而不火氣揣摩劇中人態度入情入理恰到好處初不若小達子之亂叫亂跳潘月樵之老不長進也

小花樓伶活潑柔若無骨動作隨心舉止如意軟腰旋子尤爲出色真械對打亦不讓人能戲頗多較七歲紅爲勝曾與蓋春來雙演四杰村小花樓存心爭勝處處以全力赴之蓋春來相形見絀卒爲所敗然長靠戲則不如蓋春來

北人重色無所不至其種種笑柄不一而足竟有出奇制勝以逗梅郎一笑爲榮幸者一日梅郎出場忽聞末廂中有聲甚巨聆之辨爲小兒微翅粉頸報以一笑座客大奇咸注目而視見喝采之小兒受寵若驚手足無措視其座側之少婦則方含笑四顧誇示榮幸也

座客始恍然

梅蘭芳前隸天蟾。膏有致。函該臺經理。嫌弄花之小生不佳。要求趙君玉串演。寶玉許少。聊商之。君玉未獲許。可趙氏本以南方第一旦。角自許未肯。自貶身價。與梅配戲。余以是頗重之。孰知小達子搭天蟾。趙竟無戲不與之配。有時且加二討好。反遭達子白眼。何前倨而後恭哉。

年來各舞臺所排珍珠塔。馮小青等劇。病在編者無學術。製不良。唱白鄙。但多隨意雜湊。蓋彼輩吃戲做者。其腹中所儲無非陳言俗語。信口開河。自亦莫明其妙。前見詹潤泉去珍珠塔之陳夫人。引曰：（牛吃草來馬吃穀。老爺做官吾享福）又馮小青中之大娘棒打小青時。唱搖板曰：（僚個人來真放屁。糊裏糊塗嫁子。但今朝吾要打死。但氣得吾拉裏發肝氣）詹固不足音。而舊班新劇之價值。則可見矣。

呂月樵由武生而鬚生。以戲迷傳得名。善全本目蓮救母。又能齊衣小生。於倒甲時。花旦亦偶一爲之。自視頗高人。則許之曰：胆大妄爲。其實呂小有聰明。能效他人聲調。遂自編戲。演傳其中。聚諸劇之精華。諸伶之聲調。竟能維肖。又能以一人唱二進宮。三角且唱。且做。絲毫亂。惟呂不知自愛。浮慾無度。卒至不振。今已到處不能立足矣。嘗聞吾師言。伶人於三十六歲後。倒嗓。卽不能再復。準是以言月樵休矣。

界牌關破腹後之跌撲。伐子都之金殿。花蝴蝶之水戰。余當日之爲三難。界牌關表示腹破腸出之痛苦。憂國憂家。復慮敵人來襲。種種做作。須使人忘其爲戲。伐子都金殿一場。若爲無意識之舉動。而其舉動又因於冥冥中。他人不得見之。穎考叔是爲有來歷之瘋癲。花蝴蝶水擒花。冲明明在戲臺上。要做得觀者知爲水戰。難在毫無着力處。全爲空手。脚戰字上又多一層水也。常伶往往忘其爲水戰。此三劇俱難。在後半。演者至此。往往氣力不夠。敷衍了事。前見張德祿演界牌關。蓋叫天演伐子都。始終不懈。實爲難能。花蝴蝶擅長者。雖多。未見特出之才。跳過五只樁。穿過一層紙。不足爲是。劇生色也。

毛珣珂人稱多才多藝。以其能鬚生。花旦。小生等角也。次則輪着趙君玉。惟年來趙四太不自愛。藝雖駘駘。日上海却與日俱深。厥病三曰喜。戴鑽戒。不論何角不問。戲片刻不去。曰喜看女人。門簾掀開。眼光橫溜。口中念曰。目光四射。曰喜吃。雅片一撮。橫陳樂此不倦。烟

燦日深窺容日瘦此三項皆有連帶關係戴鑽戒所以示人以名且因鑽光之力吸引妖姬鮑妻之目光相與電語因敷衍妖姬鮑妻遂不得不惜重阿芙蓉藉以振作其精神惜乎余爲愛趨之一人鑒於四之入迷途而不悟不得已爲此警告非毀之也

滬上角色最堅定者惟新舞臺凡演正角之人大率有股儀若昆仲人因名之曰弟兄班蓋夏氏弟兄之藝除聚一處外斷雖各個獨立也若輩亦自知其短以新劇爭勝前歲春末觀者寥寥開支不敷營業實難支持有股劇人相約不取包銀勉強敷衍幸就是我排就假賢添製佈景用具營業類以不敗就是我演畢知觀客心理趨重偵探劇遂續排看勿出好手段等孰知觀客喜新厭舊誰愛看此換湯不換藥之影戲而滬上各舞臺見新舞臺偵探戲得法急起直追競相仿效然已落後於時新舞臺就是我既不足號召爲抵抗計亦擬從事舊劇即延何月山搭班時論非之以爲新舞臺已以新劇稱長宜整頓新劇設欲以舊劇爭勝勢必將原有劇人換去大半非何月山一人所能爲力也既而果然忽悟計左搜羅新劇界中三名入近已一意於新劇矣

趙如泉演紅生戲俗不可耐扮相擁腫先覺討厭念白全無口勁若過五關乃處處出以滑稽甚至唱句中有(滾你媽的蛋罷)余聽此戲在數年前不知近來改去否(接近來愈趨愈下)

人謂石月明爲乳臭小兒信然青年而帶孩子音者鬚生中祇一月明耳其腔油滑無比最喜拖宕演馬前灘水形容落魄文人酸態可掬頗得神似然余以爲形容朱寶臣爲間接學汪笑儂者彼心中必以爲如是而後始合烟鬼之形容伶儻之身價哲學大家之頭銜文學鬚生之資格於何證之吾觀夫彼聞報得中之皮笑肉不笑跨馬遊街之毫不得意仍舊呆板無生氣冷氣逼人足見可傳笑儂衣鉢余嘗謂笑儂只合做烏盆計之劉世昌石月明當然亦爾耳

斧風室劇話

(舍予)

兩伶飾同一之角名曰合演創自何時何人漫不可考然不守規則終爲例外場數多之武戲恆以兩伶合演無論如何難逃一(情)字此風一開遂致文戲唱工戲花旦戲甚有三演四演八演者伶人於此歌工觀者每感不快苦無謂也

武劇。花蝴蝶之合演。皆見其瘦弱。員外家。在小姐床內。躍出。賦易其人。以致高矮。肥瘠。變化多端。不知者。或疑。姜永智。有化身術焉。邊觀。碼子和。與某伶。合演。翠屏山。共飾。潘巧雲。一角。某伶之巧雲。方在吵家。子和。忽由幕內。走出。促其讓坐。某伶。竟無言。而下。不知者。又以為楊雄。有兩位。家。主。婆。何金壽。亦嘗與何家。聲。同飾。潘老丈。一齊出。場。點頭。對話。可謂怪象。百出。惟兩個。和尙。未得。躬逢。其盛。是皆胡鬧。不足。為訓。

羅小寶。在第一臺。為園主。壓抑。特甚。埋沒。真才。識者。惜之。且常。令石月明。與其合演。如捉放。則演。宿店。如碰碑。則演。托兆。凡此。極短之劇。猶有。場數。可分。惟。轅門。斬子。祇有一場。如要。合演。則楊六郎。勢必。變成。兩何之。潘老丈。羅固。譚派。石乃。難脛。絕無。合演之。理。而第一臺。每每。排之。此第一臺。之所以。為第一臺也。

三年前。政治。潮流。中有。主張。穩健。派者。未幾。穩既。不穩。健亦。不健。今予。以穩健。二字。拉入。劇話。閱者。其毋。疑為。擬不。與倫。乎。雖然。予自有。說。穩健。二字。且淨。丑。無可。歸納。惟生。中之。武生。每難。有穩健。兼全。之材。太穩。則文。而不。武。失之。鬆。與情。太健。則染。成。野。蠻。莽。等。病。求一。真正。穩健。派者。祇一。楊小樓。其餘。穩少。健多。即摹。仿小樓。之人。亦全然。未領。會。何以為。穩之道。何以為。健之法。自命。健者。如小。客。串。張鶴。樓。何月。山。李蘭。亭。等多。似。車載。不可。勝計。惜。皆未知。穩字。耳。

吾之。所謂。穩者。即。墨守。劇情。不越。常軌。而行。動。處處。着實。狀。一大。將。必須。有其。風度。且必。納健。於穩。之中。徒。穩於。外。而又。空。健之。實力。者。不足。道也。

伶人改行瑣記

(陸公述) (劍雲評)

十數。年來。伶界。中。因。倒。咳。及。不得。志。而。改。倡。他。角。者。就。予。所。知。約。有。數。十。人。之。多。茲。將。京。滬。各。埠。現。時。登。台。演。唱。者。分。類。列。表。坤。角。及。已。歿。者。暫。付。缺。如。並。請。劍。雲。先。生。加。評。於。後。閱。者。幸。垂。鑒。焉。

生部

▲王鳳卿

王鳳卿青衣王瑤卿弟幼爲汪德聲弟子習小生因不得名乃改爲汪派鬚生戰奕城鳳鳴關文昭關等劇均有可觀硃砂悲爲其生平傑作遇兵災之災字用極高之音出之接唱妻和子無有下稍一氣貫注具見力量

按鳳卿喉啞在先本不能唱幸不畏難刻苦力學之久乃能通喉而出卒成汪派鬚生有志竟成鳳卿之謂也硃砂悲元板遇兵災之(災)字似是(荒)字之誤餘劇以昭關成都爲佳

▲劉鴻聲

劉鴻聲字子除骨操雜髮匠業戲班中皆以小刀劉呼之初蓋滬綠春仙都工黑頭名不大著乃改鬚生一切腔調均仿譚氏頗得滬人權迎於是精心研究極意求工其藝大進厥後入都奏技首在文明園演唱觀者無不首肯都人始知有鬚生劉鴻聲矣該伶氣力充足嗓音嘹亮戲無論長短無始勤終怠之病做派殊爲生硬係足疾所致非其過也

按評劇家對於劉跋有詆毀過甚者亦有推崇太高者平心而論劉跋天賦歌喉韻味俱厚環顧伶界實亦不可多得謂其繼譚氏而執鬚生牛耳固爲尊仰逾分必謂不如時慧寶王鳳卿亦似一偏之見不合於理也

▲孟小茹

孟小茹向唱花衫惟迎者鮮遂棄旦而爲鬚生常在都中天樂園與梅蘭華配演汾河灣武家坡等劇頗得觀者稱許曩年滬隸新舞臺嗓音腔調均有獨到處非孟藩齋崇鶴年所能及也

按小茹與小寶同以花衫改鬚生同學論唱小茹亦學譚有得者做派則衫子氣未能脫盡雖較藩齋鶴年爲高以視小寶終遜一籌

▲陳葵香

陳葵香幼年原學鬚生因病倒嗓乃改串小丑不二年嗓音復原仍唱鬚生腔調仿老齣頗有幾分似處近得京友函告該伶常出演於

三。慶。園。或。同。樂。園。腔。圓。聲。宏。非。從。前。可。比。矣。

按。譚。派。風。靡。天。下。嗩。音。細。而。不。者。悉。以。謂。調。為。宗。真。能。得。其。三。味。寥寥。無。幾。矣。香。雖。不。失。為。中。翹。材。以。云。學。譚。恐。相。距。尚。遠。也。

▲羅小寶

羅。小。寶。名。寶。祥。字。奕。舫。京。兆。宛。平。人。王。瑤。卿。之。高。足。原。學。花。衫。不。得。志。改。唱。鬚。生。學。宗。老。譚。唱。工。之。妙。久。為。一。般。譚。迷。所。佩。服。初。來。滬。隸。新。新。舞。臺。客。串。三。天。遠。爾。回。京。今。重。來。海。上。隸。第。一。臺。以。來。臺。下。擁。迎。者。較。在。新。新。時。有。增。無。減。迄。今。數。月。戲。碼。均。排。前。四。齣。到。價。稍。遲。即。不。獲。聆。雅。奏。且。其。所。工。之。劇。甚。多。排。戲。者。均。抑。之。不。排。事。之。不。平。莫。甚。於。此。也。

按。小。寶。學。譚。能。得。其。味。鍊。音。吐。字。均。有。工。夫。求。之。近。世。譚。派。鬚。生。不。可。謂。非。庸。佼。者。念。白。略。差。精。神。委。靡。不。振。微。嫌。暮。氣。太。深。蓋。譚。氏。暮。年。已。入。化。境。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學。養。未。到。未。可。一。蹴。而。幾。也。

▲小孟七

小。孟。七。即。昔。年。武。生。孟。鴻。榮。名。洛。寰。字。春。帆。老。孟。七。第。三。子。幼。從。王。洪。壽。習。藝。登。樞。於。老。天。仙。不。逾。年。遂。改。為。文。武。老。生。四。進。士。九。更。天。是。其。拿。手。兼。演。國。公。戲。亦。不。弱。曾。聆。其。十。八。址。劇。中。之。忠。孝。圖。去。曹。莊。妻。有。寧。波。人。哭。老。公。一。場。談。諧。處。頗。堪。發。噱。

按。小。孟。七。聲。音。重。濁。滿。面。酒。肉。氣。做。工。粗。劣。喜。作。例。外。舉。動。殊。有。愧。為。名。父。之。子。負。編。劇。名。才。具。又。不。過。爾。爾。所。演。關。戲。僅。較。趙。如。泉。略。高。評。其。技。藝。敢。曰。無。長。足。錄。

▲姜妙香

姜。妙。香。字。慧。波。姜。麗。雲。之。子。少。唱。青。衫。嗩。音。清。脆。貌。亦。俊。秀。因。患。咯。血。症。遂。改。小。生。前。年。來。滬。隸。天。蟾。部。做。唱。均。有。動。人。處。近。在。京。常。與。梅。蘭。芳。同。班。每。演。紅。樓。雜。劇。必。以。妙。香。飾。寶。玉。也。

按。妙。香。昔。年。唱。青。衣。典。型。是。守。幽。嫻。貞。靜。頗。具。大。家。風。範。自。改。小。生。得。偶。蘭。芳。舞。臺。艷。福。一。時。無。兩。然。有。色。無。聲。究。非。完。璧。宜。乎。與。哭。甚。深。致。不。請。

▲龍小雲

龍小雲名翔，即昔年唱工鬚生小龍，長勝初出，擅隸春仙部，名震海上。倒倉後，改爲小生。前年搭新舞臺演新劇，擁迎者甚衆。其弟龍瑞，擅唱武生，藝平常，無過人處。

按小雲爲青年會畢業生，長於西文，會兩度爲長江輪船買辦，演新劇小生，最爲合宜，與馮春航配戲甚久，血淚碑尤稱傑作。乃弟瑞恆庸才也。

▲李吉瑞

李吉瑞直隸新城人，出身秦腔武生，初獻藝於天津，因身手不能活潑，乃執贄於黃胖之門，改唱二黃。其爲劇以插板見長，風波亭、落馬湖、刺巴杰等劇，莫不風傳一時。

按吉瑞爲津派武生，與小樓名聲相埒，譚稱黃派巨子。其藝質不如瑞德實，馬德成遠甚。擅長之劇以薛禮、嘆月、獨木關稍能出人頭地，而以翠屏山爲最劣。字眼半屬津音，宜乎不爲京人所重。閉性純孝，然此爲人的問題，非戲的問題。

▲呂月樵

呂月樵名仲麟，北京人，初唱青衣，技藝不過爾爾。厥後因嗓子甚好，乃改演文武老生戲。迷傳一劇，頗稱傑構，有時偶扮老旦，演目連救母，唱作尙可悅耳。

按月樵武生戲，按部就班，派頭甚正，萬非亂碰亂跳之張鶴樓、李蘭亭所能及。請宋靈盜御馬等劇，又在小達子之上。唱老生純係邊音，不敢恭維。老旦則優於毛鈞珂。

▲賈大元

賈大元乳名元兒，直隸昌平人，昔唱鬚生，頗爲老譚所賞識。倒倉後，改習武生，仿小樓，頗有骨。

按大元鬚齡，即紅在童伶，鬚生中自是可兒。惜乎倒倉而後，一厥不振，吾望其及早恢復。徐圖持久之策，慎勿急功近利，糟塌有用。

之身。

▲熊文通

熊文通乃昔年著名鬚生熊金桂之子。初出臺工黑頭。以聲名不震。改唱鬚生。前隸天蟾部。乃王德全所介紹。月薪三百。金翠屏山之。楊雄是其傑作。此外以能唱新劇著。

按熊文通與周鳳文最嫺。當日幾有形影不離之概。藝錄春仙同臺演劇。雖一硬裏子。而精采甚夥。僅僅以楊雄一角。稱文通猶未深知熊氏也。

▲德珺如

德珺如。旗籍。昔唱香衫。因面貌不揚。未能受前臺之權。迨遂改為皮黃小生。叫關小顯。監酒令等劇。實駕朱素雲之上。

按德珺如與朱素雲在近代小生界自是一時瑜亮。唱鑿各有所長。而扮相做工。則德不如朱也。

▲金絲紅

金絲紅。都中某科班出身。幼年工鬚生名震一時。倒嗓後。改武生。登樓未久。因學戲不多。不敷應用。仍回班練習。至今猶未見出櫃云。

按童伶唱戲。頗似初展之花。脆弱易折。斷難經久。一遇倒嗓。終身幸福。殆盡。金絲紅可謂不幸矣。

▲麒麟童

麒麟童。周其姓。信芳其名。幼時在京。為皮黃唱工。鬚生因歌喉失調。改習做派。南天門打嚴嵩。鐵蓮花等劇。最為拿手。滬上顧曲家多有稱許者也。

按麒麟童。原籍甬江。母氏幼唱。整兒戲。故能脫盡摹波字眼。本學潛月。橫有數。廟。竟。滬。月。橫。之。上。在。南。方。數。做。工。老。生。此。子。亦。屬。中。材。矣。

▲小達子

小達子姓李名桂春吳達子紅之高足本唱鞞子老生因名著改唱二黃文武老生聆其唱全係假喉人觀其做一身江湖派雖負盛名我所不取也

按小達子秦腔本可聽傷喜唱皮黃學李吉瑞而變本加厲火氣一團齷齪字俗不可耐雖有一身牛力見之愈形憎厭野狐套禪當然不容於評劇家之筆誅

▲程連喜

程連喜富連成班弟子初學青衫因扮相不佳乃改小生惜正工戲不多耳

按連喜為富連成科班弟子本一可造之材初露頭角即為報紙所捧於是驕氣生而技藝退刻已喉音痞啞唱不成聲捧角家之害固有如是者

▲常春恆

常春恆即昔年唱工鬚生蓋申童乃常國秦次子因倒嗓改唱文武老生惟唱工雖弱而技藝亦有可觀處

按春恆文不能唱而喜叫武不能打而喜跳海派惡習沾染太深視趙如泉猶不如遠甚下駟之才吾不取也

▲楊四立

楊四立煙臺某班出身原扮武丑惜名不彰改鬚生初出滬隸迎貴都滬人莫不爭先歡迎其腔調全是嘔字余故戲曰嘔字鬚生

按四立如專唱武丑及彩旦兩行滬伶尙無出其右者奈其不自量力棄長取短大唱空城計葫蘆谷等劇滿嘴打膠膠殆辭大焉所謂亨亨調乎

▲張國斌

張國斌乃武旦秦陳風(即張英通)之子蓋叫天之姪昔年曾隸春仙都唱鬚生名張斌奎倒嗓後改唱文武老生觀其做派尙說得過去

按張國斌與張瀛洲相伯仲外江派習氣見之總覺刺目專走外碼頭不患無飯吃

▲蓋叫天

蓋叫天姓張名英傑武旦張英浦第五弟初出臺工鬚生綠玉仙部唱作頗稱一時之冠倒嗓後隨兄習武藝仿春來一派當今在滬上短打武生實堪首屈一指

按南方武生春來老去自數叫天為第一人拳足天矯手眼身法步處處顧到所惜面上無戲美中不足不然以蓋五之才擅長之劇當不僅限於三叉口十字坡也

▲劉硯芳

小梧桐現名劉硯芳乃楊小樓之東床幼時習學鬚生倒嗓後改武生然嘆子雖嚶嚶尚可觀

按人貴自立不貴依傍門戶王又宸夏月潤為諒錫培之婿然錫培自盡培王夏自王夏小梧桐技藝平常而欲倚靠丈人峯得名難矣

▲楊瑞亭

楊瑞亭又名楊四兒武旦楊德順第四子初唱秦腔鬚生無藉藉名改唱皮黃文武老生唱做俱臻佳境楊瑞亭之長靠戲雖難望小樓尚可厲目不似外江派之火氣一團間亦喜唱鬚生戲本係假嗓遂帶鬼音吃虧在臉不免長面龐之謂與小達子之矮脚虎乃成天然對偶

▲明海山

明海山原唱老旦因嗓子闊大遂改業皮黃老生觀其各劇以做派見長

按海山生成珠砂臉放汽喉演戲雖真可惜總帶三分俗氣然為掃邊則練子有餘

▲小小桂芬

小小桂芬乃薰德春之高足初出樞綠春桂都唱鬚生後因喉音失潤遂改武生花蝴蝶惡虎村等劇皆彼拿手好戲

按薰德春門下之以武生鳴者小小桂芬而外當數小王桂卿固由二人才具可造然非德春教授有方亦無如此成就伶人擇師奚可不慎

▲沈韻秋

沈韻秋初來滬唱武生所能之戲甚多除長板坡挑華車盜御馬惡虎村外尙能演獅子樓翠屏山二劇該伶在二劇中所使之單刀乃係任七所授故鋒利無匹與李春來爲配手後改爲靠把老生蓮花湖之勝英義旗令之薛金龍龔蜡廟之褚彪工架把子滬上無人能比肩者惜現在年老力衰不能如當年之矯健也

按韻秋之白鬚子生與李春來作配恰好一對工架老練起打乾淨鑾鑾此翁老當益壯同輩有以棒槌呼之者然而古調獨彈人以此益重之

▲張雲青

張雲青卽老一盞燈原唱花旦歌喉亦清越可聽近年遠不惑顏色已衰故改串小生會聆其演白門樓叫關等劇毫無勉強之態按張國秦之徒取名悉爲雙盞燈就予所見應推一盞燈爲第一其嗓音之清越唱口之圓潤作工之細膩雖七盞燈(卽毛鈞珂)有所不逮惜乎秋娘老去風韻無存難免珠黃遲暮之感矣

▲林樹森

林樹森卽昔年之小益芳初來滬爲唱工鬚生音亮調好李陵碑空城計等劇皆其所長近年來嗟予大不如前正戲全不見唱專在新劇上用工夫矣

按樹森前隸新舞臺爲夏氏昆仲所抑鬱鬱不符志實則其人藝術淵博任演何戲類皆落落大方惟有時亦染海派惡習此則大醇小疵耳

▲張錦文

張錦文即三盡燈之化身昔唱花旦隸丹桂部工演鐵公緣一劇頗能見重於時現已改小生矣

按三盡燈無論其為花旦小生皆卑不足道

▲張德祿

張德祿順來子也初唱鬚生不一年喉音失潤遂改武生扮相英俊身段靈敏嘗演鐵公鷄拿高登四杰村等劇顯曲者多贊美之金銀豹之飛又尤令人目眩

按德祿秉承家學技頗可觀惟金銀豹一劇上焉者固推小樓振廷次焉者亦數李菊笙何月山等而下之七歲紅亦在德祿之上似尙論不着德祿也

▲陸金奎

陸金奎乃陸金喜之子幼隸桂仙部工鬚生倒嗓後改文武老生兼紅生常在外埠搭班滬人久不見談伶矣

按金奎祇可在江湖班稱雄上海舞臺應無其立足地

▲張瀛洲

張瀛洲即從前之鬚生譚嘉倫乃譚月明之徒或又謂爲譚之婿嗣因敗嗓改唱文武老生扮相尙佳藝不過中劇材

按張瀛洲以橫天左嗓唱文武老生毫無繩墨殊屬太不自量

▲劉俊庭

劉俊廷係劉桂慶之子即前唱二黃花旦之紫金仙珠喉失潤改學鬚生現隸漢口某園藝不過爾爾兄俊臣工鬚生亦中等人物也
按紫金仙爲劉永春之婿演花旦平正工穩而無小家氣習自中舞臺輟演久不得其消息改鬚生恐不能出人頭地也

▲呂月來

呂月來即呂小松之化身呂小卿之子初習鬚生名不著改爲武生不過三等角色耳

按以予之眼光觀呂月來祇許他列爲五等

●目部

▲毛韻珂

毛韻珂即七蓋燈名仲林又號少珊乃張國泰之入室弟子原學老生並唱黑頭雉尾生亦簡各畫其妙不逾年而倒嗓始改花旦新安驛花田鏞等劇均其傑作有時串武生老旦皆非所長不若扮花旦之合式演新劇西裝戲派從容自然是俗界多才多藝者

按南方花旦韻珂與馮子和異曲同工所唱秦腔各劇如新安驛英節烈富春樓等柔情畫意作工細膩可觀雖腰圓體胖同於壁雲春航而玲瓏活潑殊不似賈之板滯馮之僵懶偶串雉尾生已是不守軌道唱鬚生老旦更不敢傾教演黑頭武生尤其胡鬧惟西裝且身段姿態兩皆不弱演新劇身入戲中形容盡致頗有可取由是以觀韻珂仍以唱且爲宜若云多財多藝吾則目爲駭雜不純耳

▲趙君玉

趙君玉即大奎官乳名小馬趙小廉之子幼唱鬚生兼淨角皆卓然有聲馳名菊部鹿倒嗓改習武生藝不過人不甚得志改串青衣花旦嗓音清脆所演各劇頗得臺下擁護小廉可謂有子矣

按君玉質絕頂聰明人以黑頭本質歷武生小生種種階級而改青衣花旦居然頭頭是道楚楚可觀善取人長補己之短（馮梅毛賈之技無一不爲彼所竊得）卒成南方名旦後起之秀端數此君惟藝尙未純吾望其日有進境也

▲林翠卿

林翠卿林寶恆之子幼時從武丑徐丹林習鬚生名林小芬初登臺於玉仙都未幾倒嗓重投師於張國泰之門習花旦陰陽河花田錯等劇實不在馮子和下亦且角中傑出人才也

按響卿與君玉藝皆稱自子和今皆名出其上。響卿鼻大扮相略遜其美。嗓音欠潤唱腔不甚可聽。一次入都頗爲都人所重。在滬則聲譽不逮君玉也。其人性孝乃伶界中彬彬守禮者。

▲小楊月樓

小楊月樓楊天保之子。初來滬隸第一臺。工鬚生。聲海上。倒嗓後。改花旦。姿色尙好。惜念字間不大清楚。殊爲白圭之玷。

按月樓之聰明不亞於君玉。以幼年得意太早。致倒嗓後一蹶不振。數年間青衣花旦刀馬旦色色俱工。齣齣能唱。雖無大好亦僅小疵。其青衫各劇造詣且在君玉之上。惜嗓音未能恢復。斯爲絕大憾事耳。

▲李琴仙

李琴仙卽昔年工唱黑頭之孩兒。紅初爲呂月樵之徒。後因倒嗓遂從伍月華學二黃青衣。所唱各劇頗有是處。

按琴仙久隨麒麟童作配青衣。戲尙可聽。

▲伍鳳春

伍鳳春卽武鐸臣。乃伍月華之子。初隸大舞臺。唱鬚生。不三年卽倒嗓。改爲皮黃青衣。動作生風。不悖戲情。韻調嫻熟。頗饒滋味。現隨父

隸杭州第一臺。

按武鐸臣十一二齡卽出臺。宜乎其倒倉之速。改青衣後未見其劇。

▲龔雲甫

龔雲甫本爲玉器商人。初玩票學鬚生。因喉狹不能如意。遂改老旦。當今老旦人才闕其無人。如龔雲甫者不得謂爲優等人物也。

按甫雲之老旦與孫菊仙之老生同以票友爲俗界所重。貴能別創新聲。自成宗派。不屑依人學步。卒能久享大名。惜近年嗓音爲色所敗。不若曩之可聽矣。

▲郭少蘭

郭少蘭即郭蝶仙乃當年著名青衣郭秀華之子初搭班於天仙唱武旦因名不著改串花旦紅梅閣醉酒等劇為其傑作該伶舉止輕桃淫蕩過甚在英界曾犯姦案為捕房所逐今不知何往矣

按淫伶可誅當然驅之出境

▲吳富琴

吳富琴富連成班三科弟子初習小生後改青衣其演武家坡美人計等劇早已膾炙人口

按我未見此人無從評起

▲郭仙舟

郭仙舟初到滬隸春仙園唱鬚生繼改老旦吊金龜一劇是其拿手淨角李玉海乃郭伶之高足也

按郭仙舟之老旦等於楊華庭高出富仙舫李玉海乃其子非其徒

▲元元旦

元元旦名高喜玉京都喜連成頭科弟下初學花衫未出樓喉音即變遂改為刀馬旦兼武旦娘子軍演火棍等劇身手矯捷武戲老實堪與九陣風比肩而頂工夫過之

按元元旦之刀馬旦武旦工夫精妙手脚乾淨一望而知為鍛鍊有素者貴妃醉酒一劇腰腿之佳一時無兩惟姿色晦黯喉音沙啞不為重色輕藝之滬人所賞惜哉

▲楊韻芳

楊韻芳乃京師名小生陸華雲之高足初學小生出師後改為二黃青衫漢子清亮咬字亦清楚可聽前來滬隸中筆大戲院未幾即不得志而去

按韻芳今不知何往矣

▲李素雲

李素雲津人也。襲唱梆子青衣。不得志。改二簧。青衣現錄。大舞臺月俸百元。

按素雲漢音高亢。有聲無字。百元一月。已似嫌多。

▲姚玉芙

姚玉芙乳名阿順。幼工鬚生。名不顯。改為花衫。前與蘭芳並合演五花洞。一劇觀其唱。做雖不能如蘭芳之圓滿。亦不失為中上人物也。

按玉芙與蘭芳以盟弟兄。適為師徒。質地尙佳。工夫甚淺。然為蘭芳配角。尙可充數。

▲任長海

任長海乳名海兒。暫年習鬚生。倒嗓後。改老旦。觀其做派。頗有可取。

按長海老旦派崇汪桂芬。與近世龔派迥異。其人授徒為業。劉玉琴劉慧琴坤角小富貴。小榮貴多出其門下。

▲湯雙鳳

湯雙鳳卽三十年前著名花旦。小雙鳳乃薛瑤卿之高足。初在鄂省搭班。與蘇桂喜齊名。現因年華老大。改為彩旦。與夏月珊有舊。故蘇新舞臺多年。坤角景玉峯湯桂芳皆其養女也。

接三十年前之湯雙鳳。確曾負一時盛名。惜予生晚。未獲入目。予來滬十五年。自丹桂以至新舞臺。每見其人。覺其形狀之猥瑣。聲音之怪劣。實為唯一無二之厭物。較城河浜下等烟妓尤為不堪。真要令人作十日嘔也。

▲潘海秋

潘海秋潘月樵之子。卽前之小黎。青工。鬚生。倒嗓。改為花旦。現錄。新舞臺亦花旦。中劇村也。

按海秋倚勢。為小老班。祇能唱滑頭新戲。不復能以舊劇人物相衡。

▲余瑞廷

余瑞廷。票友也。原唱鬚生。嗣因該伶面帶慈善。音出蒼老。而且身段步法均於老旦相近。故重拜羅福山為師。學老旦唱法。頗有滋味。滑油山。吊金龜等劇。最為拿手。

按瑞廷嗓音甚好。可惜不善運用。

▲何潤初

何潤初。幼拜仰寄舟為師。學鬚生。嚙子。失潤。後從任長海習老旦。仿羊長喜。頗肖。

按潤初為掃邊戲。甚博任演。何劇皆可搭配。不論椰子。二黃也。

▲楊壽長

楊壽長。本申青衫。嗣因面肖老嫗。遂改老旦。類年在滬卓絕。一時其名在羊長喜上。

按壽長久不露面矣。

▲沈飄香

沈飄香。沈韻秋之長子。初唱花旦。繼改青衫。所演皆無正工。戲常扮配角。

按飄香生成配角。材料祇合為人作下手。

●淨部

▲李壽山

李壽山。即大李七。幼唱崑。且繼改架子花臉。京中向有活張飛之目。長板坡一劇。在霸陵橋大喝一聲。驚天動地。聞者披靡。真有當年萬德鳴。斷橋檣之慨。除花臉戲外。能演武生。劇如飛叉陣之馬。據有十數。揚把子。始終不懈。亦稱傑構。

按大李七之淨。渾脫雄壯。力猛如虎。有時於鹵莽中。帶斌媚氣。或自崑且淘。戲而來。環顧京師。架子花臉。黃潤甫外。一人而已。子名。

小菊。唱武。生亦有聲於滬。

▲徐春發

徐春發。向唱掃邊。老生後改。架子花臉。身體肥碩。頗合花臉身分。徐善開臉。他人所開之臉。汗流即化。色彩模糊。惟春發不然。雖汗如雨。下臉。顏色仍不變動。是其特長。惟拿手戲不多。人多忽之。惜哉。

按春發之戲。四平八穩。不失爲中之才。海上伶人多以善開臉稱之。睦公謂其汗流不化。然則徐豈合膠加漆耶。

▲金少山

金少山。名義。燕京人。金秀山長子。昔爲銅鑼花臉。常搭班於寶勝和。以其父爲名伶。亦有推許之者。嗟音。啞後。乃專學架子花臉。黃金台之伊立法門寺之劉瑾。仿黃三。差堪稱許。惟失於自然耳。

按少山。軀幹魁碩。氣魄雄渾。道白沉着。工架穩練。學黃三。略有似處。衡其技藝。當居郎德山之次。惟少山爲秀山之子。而唱工不學乃父之鼻音。此則稍可異耳。

▲張俊奎

張俊奎。卽當年春仙武旦。張會元後改武二。花技無特色。聞大世界羣芳小班之學生。曾從其學藝者。

按俊奎。庸才俗。伶學武旦。既不佳。習淨角。又未成。今乃視然。爲人師。何其不自量宜乎。大世界小京班之武行。角色無一足以動人也。

▲倪金利

倪金利。初出棧爲扇手。生後改武淨。此次蒞滬。隸新舞台。乃張順來介紹。常與張德祿配戲。跌扑尙可入目。

按武淨。專以跌扑見長。祇可謂之拚命。不得謂之演戲。趙黑燈死於跌扑。李春利傷於跌扑。吾不願倪金利步其後塵也。

▲劉松亭

劉松亭昔年在京專唱丑角來滬後改學架子花臉扮四進士之類道穆柯寨之焦贊咸受人權迎俗界中不可多得者也

按松亭兩類瘦削扮相欠雄道白雖用力而氣不足以副之較張春海稍遜紅梅閣陰陽河之判官乃其特長非他人可及餘無足稱者

▲鐘連鳴

鐘連鳴為富連成班二科弟子原學武二花範鵬樓惡虎村等劇均甚可觀因其喉亮乃改唱銅鐘花臉與二十年前之何桂山可後先輝映矣

按何桂山為俗界空前絕後之淨角並世無與顏頑鐘連鳴不過童伶花臉中之稍能出人頭地者奚足以望何九

●丑部

▲夏月珊

夏月珊卽三十年前鬚生小庚弟初與熊文通出抬於孫菊仙所開之昇平軒唱作冠絕一時後因喉啞改為做工鬚生演陰陽河天雷等劇頗妙此外尙能兼串丑角善談諧演新劇多警世語非他伶信口開河村言俗語可比

按月珊為南方丑角之別派演新劇確有可取唱齣戲已覺不宜惟其人明白事理熱心社會公益善舉多得其助力是俗界有心人未可以尋常俳優目之也

▲小桂元

小桂元姓李名文才初在京師富連成班唱梆子青衣喉敗改為丑角初隸共舞台繼搭天蟾舞台演康小八鴻驚龍普球山等劇談諧入妙惜其不能操南方言語是可憾耳

按小桂元未嘗無可取之劇惟村言穢語街口而出與女伶合演形態尤猥瑣不堪甚至動慾念伏地不能起殊與風化有碍不敢以其談諧入妙而恕之也

▲邱治雲

邱治雲卽小保成乃邱蕊卿之子昔工黑頭卓絕一時不數年倒嗓改爲丑角演劇不循軌範突梯滑稽莊諧雜作人或厭其太野吾謂治雲天機活潑遂致自負不凡觀其舉止閑雅大方毫無瑟縮之態小磨房一劇是其所長

按治雲爲夏月珊弟子演新劇祇有拿破崙中之小馬夫醉態醜態差強人意餘劇無一可以入目舉止卑陋不待做作已知其爲下流人物睦公乃以閑雅大方稱之眞異乎吾所見矣有時唱小生尤屬恬不知恥

▲李少棠

李少棠初唱梆子老生後改爲老生兼小生不得志又改唱丑角隸第一台多年觀其所演各劇亦能談笑生風洵非易才也

按少棠演戲滿口渥語任意扯淡不顧戲情雖能博人一粲亦祇可在海派小丑中得志

▲小壽仙

小壽仙乃何家聲次子幼唱鬚生倒嗓改小丑舉止活動已極顧曲家亦有懂迎之者

按小壽仙去乃父甚遠

▲花狸貓

花狸貓乳名阿榮幼學鬚生音暗改丑插科打諢毫無意趣

按花狸貓固未能免俗以吾觀之尙在邱治雲之上

▲劉坤華

劉坤華乳名阿桂武淨劉洪喜之子初工黑頭名小劉永春昔隸老天仙頗窳蹊躑一時倒嗓後改學武丑跌仆工夫亦甚可觀雙跑馬三岔口二劇是其拿手

按坤華之開口跳誠不弱於譚永奎草上飛

▲小金奎

小金奎爲張國泰之徒。幼工黑頭。倒嗓改爲小丑。向在杭州第一台搭班。今隸天蟾舞臺。頗爲此邦人士歡迎。按小金奎在杭鋒芒不若小禿。扁在滬。又不敵何金壽。不過林樹勳之流耳。

▲王九齡

王九齡即從前著名唱工。鬚生。小九齡。乃潘月樵之妻。昔隸胡家宅天華園（即前群仙園舊址）嗓音爲色。所傷不能出聲。遂改小丑。兼老旦。唱作均無出色處。

按九齡技平而不討厭。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

▲米秀山

米秀山回教徒也。初隨何潤初之弟。隨馨學黑頭。在外埠搭班頗久。嗓閉改小丑。現隸新舞台。演新戲亦能盡情盡致。

▲小洪奎

小洪奎即幼唱黑頭之蘇洪奎。乃張國泰高足。未出師之前曾獻藝於海上。頗能名重一時。不逾年而倒嗓。遂改丑角。該伶向在外埠搭班。久未來海上。未知優劣如何。

按以上二伶均未入目。茲不贅。

▲王青雲

王青雲即新舞台之鬚生。小六子。現改小丑。言語頗滑稽。惟較邱治雲略遜一籌。按邱治雲已不足道。更何論乎王青雲。

▲廖連卿

廖連卿乃老伶工茹福官（武淨）之高足。原學黑頭。後改小丑。隸大舞台。觀其各劇不過爾爾。

按此等酒盤飯袋自然不過爾爾。

▲張文斌

張文斌名二鎖兒前唱鬚生嗣改丑角每演一戲並不刺意經營而自能傳神入妙常與王瑤卿配演探親家插科打諢大足軒渠引用新名詞亦能切當蓋能掃除俗套別開生面不落常人窠臼也。

按文斌爲京中小丑近年頗露頭角演戲誠多可取然亦有惡其濫用新名詞而病之也。

譚王憶語

(義華)

譚鑫培死能繼其後者厥惟票友溥侗伶人小余三勝溥侗字厚齋號紅豆館主以時戲傾其家造詣極深鬚生花臉小生武生武旦無不能演而鬚生尤精所不如譚者僅嗓音稍弱耳其餘白口做派身段幾與譚無二小余三勝曩曾知名一時旋以倒嗓輟演養晦多年漸復舊狀然以譚鑫培珠玉在前不願出台惟堂會偶一爲之耳今譚死或將重登歌場代譚鑫培而爲盟主至劉鴻聲雖亦可聽內行尙不認其爲鬚生之冠其餘更無論矣。

北京安齋會館落成張勳設筵宴客更佐以戲劇名伶畢至皆至張前執禮獨鑫培則張反至後台溫語慰籍是日譚唱全本捉放曹極爲出力觀者無不滿意以爲戲場中所不能見也其後鑫培在某園與何桂山合演三天戲爲捉放進宮及戰太平三劇而演捉放較之在安徽會館所演更爲出色人問其故曰何九與我俱老矣同台之時極少難得一洩敢不盡其所長不久何九死。

梅蘭芳與譚鑫培合演汾河灣至(寒密之中那有香茗只有白開水解渴)等句白字應讀作勃蘭芳念作薄鑫培怫然曰莫非白開水一字之差當場教訓可見鑫培演劇之認真。

賈璧雲在京頗負時譽鑫培觀其演紅梅閣歸曰璧雲一身都媚卽戲鬼臉時亦姿態多端我必與之配一劇也人以告璧雲且促其請命鑫培璧雲曰與譚老班配戲固屬榮幸然偶一差誤一字之貶名譽掃地終身無快復望矣終不與鑫培配戲。

鑫培著名之鬚生戲學譚派者均能演之惟珠簾寨連營寨初無敢效鑿者其後王又宸及二三票友均為之以炫異今則楊瑞亭亦竟唱演矣而珠簾寨尚不敢輕於嘗試蓋以此劇文武兼長如起壩發令對刀接箭等均甚難演故雖濃厚齣亦知難而退今歲汪笑儂獨演之於上海可謂胆大妄為矣

鑫能戲極多連續演之雖一載亦未窮其著名之戲世人類皆見之獨雪夜訪普一劇以無人能配從未演唱此劇主角為宋太祖及趙普二人譚取太祖則缺趙普譚取趙普則缺太祖客歲欲與溥厚齋合演之厚齋不欲乃罷今譚死矣此劇遂成絕響

某歲都中報載鑫培不能演斬黃袍他報非之而他報又分二派一謂鑫培演斬黃袍取宋太祖一謂取高懷德聚訟紛紜越數日譚鑫培斬黃袍之戲報出人爭觀之則固飾宋太祖也於是爭乃息(劍雲按鑫培曾飾高懷德汪桂芬飾趙匡胤)

叫天於藝譚鬚生中以賈洪林最為得意在京演戲如八義探母李陵碑斬子等均以洪林為配至貴俊卿亦頗為叫天稱道昔年隸上新新舞臺時曾在席間聞其論貴俊卿云俊卿以愛聽余戲墜其業故所得頗多余嘉其志亦不憚指導八大鏡說書前之小引俊卿本付闕如經余指示遂加入此其證也其餘學譚者雖多均無甚出色云

伶界大王歌壇牛耳數十年每演戲必壓軸二十年惟田桂鳳聲價與之頡頏曾在某處會演叫天與劉永春唱全本捉放曹排壓軸田桂鳳演雙沙河排大軸此異數也

某年在京叫天已不搭班都人渴想甚命振廷開中和園以營業不振懇叫天幫忙允之戲報出大書全本李陵碑觀者座為之滿價陡張四百及陸時出場則已改為胭脂虎劇觀者集門外大譁幾致毀園警察干涉無效迨明晚准演李陵碑決不更改之牌出觀者始散

叫天之府第實鴉片烟窟其家人無一不嗜此者故所入不敷所出其行頭時為家人付之質庫而叫天不知也有遺叫天登台者必先厚贈其家人將行頭贖出始克登台若不逼贈則多方阻其行近年叫天之登台頗不自由也

叫天無戲不能而最負氣王洪善至京演關公戲頗為觀者稱道叫天觀之大忿連夜潛辦行頭唱關公戲王洪善遂無人過問後呂月

權到京未謁叫天而登台演戲。蜡廟叫天怒亦於是日演戲。蜡廟呂月權即於明日遷及劉鴻聲在都。凌李陵碑叫天觀之謂不合身份。而人頗有稱道者。叫天途日唱李陵碑於裝扮之先登台。謂座客曰。余老矣。後來大有人在。然李陵碑固余得意之作也。今當盡力一演。請少坐以觀余之李陵碑。言畢返身入及繁東登場。唱做無不盡力。觀者大滿意。

伶界中有哲學大家汪笑儂者。聲細如蠅。在山東天津海有虛名。前年入京。鑿於叫天一配戲爲榮。叫天笑謝之。笑儂益力不得已。乃令演八義圖。叫天草草終場。歸而語人曰。笑儂唱給誰聽。

摹誦者多而瓊林宴之鞋罵曹之鼓。當錮之錮未有盡其能者。叫天亦不肯輕於傳人。惟庚子南遁時。主津人孫姓家。匝月孫姓主人素嗜戲。服侍甚有禮。叫天德之親爲指導。各戲要徑且授以當錮舞錮之解數。蓋特別酬報也。

忠告時慧寶

(塵因)

近人談戲。輒喜首先分派別。或有贊之爲小家氣。余亦以爲研究音律。原無派別之可言。嗟音乃天之所賦。寬狹巨細本諸五音。六律神韻自我心中變化之。又奚不可。誠哉斯言。第汪譚孫之所以稱派者。蓋因其剛柔濃淡之神韻。各有其妙。各皆不能互掩。其長後進者。又不克踰諸範圍之外。而特創一格。愛是三者各成一派。即談戲之筆亦多。因後進諸伶不能翻新。仍從此三派中翻覆運用。演者如此。評者亦不得不津津以三派爲繩墨。蓋不得已之苦衷也。或詰評戲何必拘定以某戲應某派。始克演更見一派演之。即不當然則派別與戲劇亦有規定而不可更易者乎。余曰。斯又從各派之長短處而區別也。如大刀關音節高亢。則宜悲歌。所以文昭關取城都等戲。非譚孫所及。而叫天長於幽韻。於是演賣黃馬連營寨等戲。又非汪孫所能。能菊仙大刀關斧長江大河古調蒼涼腔宏音壯。所以演雅涼關白逼宮榮榮口七星燈等戲。又非汪譚所克。勝者皆因各有其妙。而非某戲應某派演之。乃某派演某戲之妙。非其他所及者耳。是故譚叫天不演白逼宮孫菊仙不演賣黃馬。即是理也。智儂本錢頗富。氣魄亦磅礴。唱來不盡過惡意味。頗雄。惜其不足之處。少純厚耳。第其腔調確乎胎息菊仙而智儂必欲自謂獨創一格。似不甚當。因其抑揚頓挫之間。什之六七未嘗跳出老孫之範圍。抑之謂其摹仿孫派未

成者則可揚之謂其孫派之前調亦可謂其與孫派絕無關係則不可（智儂最諱人言其孫派）雙克亭摹仿老孫僅能獲其宏大而精細處不及智儂智儂之弱於所以克亭者宏大處則不及克亭磅礴若云渾脫二者皆未獲老孫之真神趣也某日余往聆小雲之彩樓配是夕智儂演洪羊洞自得令骨起以至身死全局如一撮散沙毫無滋味耐人咀嚼且周身火氣不似衰老待死之楊六郎也余以為此戲唱做等表情應推老譚獨步菊仙唱病中一段二黃快三眼神趣內辣味極純厚第其形容不及老譚精細而六郎之病狀菊仙未曾經意所以菊仙唱此一段時昔有詰於叫天者叫天曰菊仙唱得極好惜乎忘却病了仔細咀嚼確是不錯如菊仙演此戲猶不能稱圓滿矧智儂唱此一段二黃快三眼纏神著趣等處遠遜於菊仙者乎雖然後來居上脫智儂演得入妙未始不可使叫天退避惜乎不佳毋寧演上天台柴桑口馬鞍山等戲矣智儂果演此類戲余極贊之其腔調氣魄間有非他伶所可及者至於做工余不敢贊一辭若云風雅余尤反對要知風雅自如決非點頭擺腦指手劃腳之謂也智儂嗜金石且愛摹古碑書法超逸以指畫蘭尤秀挺余雖未睹其行文想非胸無點墨者優孟之中可誇特秀然其尋常或書或畫但從戲名上當場寫字以為與衆不同太無意味要知坐客是來聽戲並非來看寫字也余以為戲迷傳一戲已偏於油腔滑調失於大方名家多不演之再從戲中寫字尤為小樣戲名曰戲迷傳非曰字迷傳也凡事得名須從實在工夫上進取乃能持久非所巧濫得虛名者成名大家也如楊四立之唱鬚生滿嘴花腔一時姦名大噪五六年前葭海上獲與天相抗衡今則何如乎可見油滑不能長久欺人徒自損身價又智儂居然申斗牛宮之玉皇大帝端坐中央高唱一段吹調此等角色乃掃邊老生所去者而智儂竟去之則比較王又宸演紡棉花妻黨同惡報所高不過一般耳嗚呼孫譚已老罷接踵而起者寥寥余深願後起不衰以廣所觀聽然對於智儂聆其戲劇睹其書畫皆有勝人之處尤願其成一名家而不顧其以油滑自欺智儂當勿以余言為河漢或謂智儂在北京演戲極肯賣力而南來則抱敷衍主義寄語智儂名譽二字並不須人恭維而在自己之作用要知海上周郎非盡無聽戲程度者

劍雲按時慧寶之戲迷傳當場寫字弄巧成拙識者不取茲得昔辭短論一則與處因立意相同附錄於後

戲迷傳小戲也自被一般雅負聲望之角兒演之遂視為正戲矣戲因人傳非此戲之真有價值也海上以戲迷傳見長者首推呂月

惟此戲唱法不同派別各異人自爲法無律可遵時慧寶來滬打泡戲之第四五兩日均爲戲迷傳此戲爲時伶之傑作可無疑矣時慧寶演二本戲迷傳有當場寫字之特點未免畫蛇添足余實不敢恭維蓋善書能字於伶界中誠如鳳毛麟角不易多見然時伶善書詔於同業則可表異於觀客之前則不可况唱戲與寫字判然兩途絕對不能鎔爲一爐天蟾舞台戲館也非善書會也時伶登台鬻歌也非售字也觀客之來聽時伶戲亦非觀時伶字也時伶何竟背道而馳耶若以時伶大好書法無由傳揚則唱戲之餘儘可創館賣技設壇鬻字何必插入戲中取厭於人若必欲獨樹異幟示別於人則吾人跋涉而來耗費觀時伶之字殊不值得尤幸時伶於琴棋書畫祇能其一否則全本戲迷傳將畫爲彼賣弄本領之地步矣吾聞賢璧雲能畫朱素雲善書然未嘗見買朱二伶於戲中繪一圖書一字也奈何時伶不甘癡拙小觀天下人耶今聞票友中之華陽道人亦復如是豈亦見不及此耶

忠告芙蓉草

(劍雲)

芙蓉草本以花且爲宗乃因委質聰穎遂走歧路時申落馬湖翠屏山梅香節黑風帕十八扯等戲忽大而忽武生忽鬚生繼欲步毛韻珂趙君玉之後塵而博多材多藝之譽心高志大雖未可厚非然藝貴精不貴博此爲習藝者所當知以同山(其名)之才於吾人豈不知其將來追詣未可限量第同山正在青山如含苞初放之花愛花者固宜養之以清水灌之以玉露供之以華堂培之以淨土嚴戒採摘遠避烈日驟陽狂風暴雨以免爲其摧殘此愛花者之責也而花之自身天既付以出類拔萃之姿由下種而茁芽而生枝而發葉而結葩亦非一朝一夕之功則此將開未開之花苞永宜令其一瓣一展逐漸開齊然後以花蕊與人相見始可歷久不謝而愛花者亦得多得幾日之賞玩若夫不待其自開而以指刺開不俟其天然之開而以人工火烘其開是則一開之後必不致萎謝而亡花既有負妍麗之色人亦失却愛憐之心非智慧者所宜出亦非有心人所忍言也今芙蓉草之技藝猶枝葉也芙蓉草之聲音猶花朵也乃不自珍惜演兩齣注舌偏鋒輕視正業一人之精力有限經得幾許銷磨惜哉同山近來之演戲固有之技未幾清脆之音已啞趨其末而傷

其本同山將來之結與尙可問乎。夫男子與女子發音之不同聲帶之播浩異也。男子習花旦而求其音逼與女子人工之力也。今以嗚之聲聲燕語反其道而唱宏喉高抗之大面老生由窄而放寬由狹而使闊習慣成自然再要求其恢復原狀不難乎。吾有一言要聞芙蓉草及其帥兄是否將來不願再唱花旦且是否自視大面老生較勝於花旦如其非也吾願芙蓉草專攻花旦不可常唱老生大面否則有色無聲將不克久保其盛名而譽之者亦將愛莫能助他日一敗塗地時人將笑其自作之孽矣。吾觀同山梅龍鏡見其唱不成聲感而書此以當忠告抑吾更有餘意以爲芙蓉草奇真羨盡毛韻珂趙君玉之多材多藝心有不甘志在必達目的期與毛趙成鼎足之勢。吾意大可不必免蹈畫虎類犬之誦請言三人之梗概以釋其疑。(一)芙蓉草之年齡不可與毛韻珂同日而語也。(二)芙蓉草之經歷不可與趙君玉相提並論也。毛伶年逾而立身體發育已備十餘年來發音如一不致再有倒倉之虞而芙蓉草正際緊要關頭妙齡時代不善保養。頹越堪慮。允宜專心壹志不可意亂心歧。趙伶由大面而改武生改小生改青衣花旦中經無數曲折以彼之面龐。遶色彩唱黑頭本覺可惜。改花旦宜也。奈何芙蓉草反棄花旦而唱黑頭老生哉。吾爲芙蓉草告曰。藝貴專一學無止境。知所先務則近道矣。

上海梨園廣告談

(劍雲)

近來吾國人頗知注重廣告學而戲館尤甚。蓋知廣告與營業有莫大之關係。較傳單收珠途同歸之效。以是風聲所樹互相效尤。申新兩報之第三張縱橫排列不留餘隙。五花八門各顯其妙。刻字匠之生意亦倚之增進不少。但開戲館者無不抱金錢主義。含吹牛性質。一般廣告家亦自言不諱。惟其抱金錢主義。故不能不含吹牛性質。而欲達攫取金錢之目的。尤非從吹牛入手不能得其成效。雖然牛皮雖厚久吹必穿。觀客雖愚久欺必悟。開戲館者若不鞏固其根基。充滿其實力。一味以滑頭手段欺騙看客。投機心理迎合來賓。或言過其實。或名實不符。或與定名絕對相反。或與廣告背道而馳。是則一次二次三次之後。可必其信用掃地。不能發生絲毫效力。有廣告與無廣告等而招徠生意之技。亦於是乎窮。比時雖大聲疾呼告人以真誠。無偽或剽其字。如胡桃桃大自炫其陸離光怪人必吐棄不顧。

不肯再來上當有決然無疑者

作廣告須有興趣有分寸立言得體酌乎其中筆墨飛富有吸力使人一覽之餘覺有萬千美景隱約紙上恍然於其情節之如何如何然又迷離惆悵卒莫能斷定其情節之如何如何於是懸懸此心狐疑難決不敢自信其德測之是乃欲親眼目睹一證其理想是否脗合屆時雙足雖信步所之而心有所注不由不向此戲館而來此等廣告方可爲廣告中之能手方可謂有魔力之廣告試問今日新舊戲館之廣告家能如我所云者有幾人雖然此猶對於新編之戲而言若夫家喻戶曉之舊戲固已盡人皆知毋庸辭費更不必曲加描寫取厭於人乃今之演者於體技窮無聊萬分至於改變名稱自欺欺人換湯不換藥爲一夕售資計則得矣其如日久信用何顧無爲出獄紀念戲第一日演共和精神所謂應時之好戲投機之新劇也孰知乃劫後姻緣之化名袁世凱死笑舞臺皇帝死矣孰知乃咸豐皇帝非洪憲皇帝明明舞台演死得好又是愛國血之變相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新劇家之本領豈已用盡用絕乎不然何卑陋至此也笑舞台演英文豪沙士比亞之劇大書特書曰請看新劇祖宗沙翁之劇請看善演沙翁劇之祖宗笑舞台如此措詞將觀看客爲何如人其輕藐看客可謂至矣又今之新劇家混稱四千人亦猶吾國人混稱四百兆然惟吾國人無論如何大言不慚絕未敢公然倡言于衆曰我乃四萬萬中第一人也四萬萬中無有能及我者也而笑舞台如是云云矣該台每演日戲必特標名目曰優游天影一准登名並加小註曰優游天影是何等人物居然肯演日戲一若演日戲皆非好角者此等伶人惡習猶在其次吾不知優游天影究竟是何等人物優游天影而不惜破格演日戲則笑舞台演日戲諸君究竟又是何等人物

上海戲園廣告之言不顧行追原罪魁何綽號牛八小子之朱雙雲所作俑降至今日無不中其毒筆以鋪張誇大爲能事殆均領有牛皮學堂畢業文憑者何其目空一世不知社會有人也前次鳴新社謂汪優游之吹簫爲三百年間無二人發此言者非千齡不死之老龜卽異乎人類之妖魅否則何以知三百年間無二人豈中國之簫已絕傳僅汪優游一人能吹耶吾恐汪氏之吹簫不過三百步內無二人而雙雲之吹牛則或者三百年間無二人耳牛八小子每作廣告動輒引用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閱者厭之舉以詢于子曰子自不察耳彼蒼自命吹牛之學爲絕學而謂面目之厚古今中外無與抗手也生作頭銜死爲證法牛八小子足以不朽矣

笑舞台會演情天恨謂王凌到底鼻祖此言惑甚情天恨非王凌所編去張鶴亭者王无恐在任天知後張隸華一角凌儂影亦在陳大
 悲後若以藝術比較推王凌為第一未為不可何必定要用鼻祖二字豈凡演一劇毋須分其藝術精淺但以鼻祖炫人即可矜世乎果
 其如此則人人可以自編一劇自演一次以後即可昂然告人曰某為某劇鼻祖斯新劇亦太不值錢矣

大舞台前因未演宏碧線而停演小達子自視此劇為其生平傑作於是天蟾舞台為小達子作廣告曰（小達子君飾駱宏勳天然英
 俊環球無二）怪哉字典之字用以表揚小達子者多矣夥矣不曰有力如牛嗓門闊大而曰天然英俊環球無二夫以小達子之尊容
 敢當英俊二字乎抑為英俊之反面乎信斯言也小達子大可改唱花旦則上海之賤婦人或能為其魔力吸引以至也今大舞台以毛
 韻珂飾駱宏勳小達子遂失其抵抗力韻珂前未飾此角竟然後來居上可以知小達子之本領宏碧線一劇之不足道矣

鳴新社曾舉行校書會申所作廣告直可謂之語無倫次校書之申戲聲諸小兒呀呀學語雌聲粥粥有何可聽藉口為營業起見不能
 吹幾聲法螺亦須就其聲色上着筆乃該社竟謂客申梅有余三勝滋味小文仙學陳石頭一派憐愛卿學劉鴻聲於碰碑尤得其秘花
 姬媛演青衣戲梅蘭芳自欺勿如作者將以欺朦外行耶則陳義太高今人於汪桂芬且多未見豈知有余三勝陳石頭從未蒞滬知者
 亦鮮抑作者又何嘗夢見余三勝內家對於今之自命名角者且唾之不屑一顧寧有為此所動者

不問角色之優劣概登大字廣告前去一觀無有適稱其人者於是大字廣告失其效力不分戲劇之良窳概以曲筆鼓吹親住一見大
 都背道而馳者於是牛皮廣告失其作用嗚呼作偽心勞日拙徒為報館增廣告費耳大言不慚之廣告家其亦可以休矣

上海戲館之劣點

（馬二先生）

上海之戲館在中國已為第一等建築華美佈置周密者矣然而近來却家家生意墮落不如從前其故果何在歟以記者眼光衡之則
 萬事借時代而有進步唯戲館則保守一成之局不知改革人情厭故喜新遂不覺其心志之僥移而對於戲館之踴躍乃日以疎矣試
 述其原因於下

一時開太長。夜戲自七時至一時六小時之久使人枯坐。台下不能少有活動餘地。耳不絕於鑼鼓之聲。耳不斷於生旦之上。果使其戲自開鑼至終畢皆有可觀。已不覺於太覺勞神。而況其開場時必爲下等角色。敷衍時刻之戲。必須九時以後始有名角登台。則前此兩小時間之虛耗於不能聽不能看之鬧鑼戲中。豈非無謂之甚者乎。亦有九時後始入座者。然在平時則可。若遇新角登台。或新排之戲。開演或逢節期。則後至者往往不得好座。於是不得不稍早入座。而苦乃不可免矣。種種蠶蠶之來。滬記記者往觀。曾有二次不得座位。則擠於台傍。人叢中。自七時後。直時到十二時。許始獲見其顏色。綜計受罪將及五小時。而後心神乃爲之一快。其苦樂不相償。有如此者。竊以爲宜縮短時間。每夜演戲以三小時至四小時爲率。九時起演。其所謂開鑼戲敷衍時間者可刪去。爲看客計。既省目力。又省時間。而老板亦可少請幾個播透角色。少耗若干電力。豈非一舉兩得。

二座位太多。上海梨園老板之心最黑。每恨不得將全埠人士悉納入彼之戲館中。方稱大快。於是新建舞台愈大。愈妙。內容雖大而座椅却其小。使看客肩膝相磨。作密集隊伍形。於是無分於特別廂也。優等座也。皆皆腿不得伸。背不能靠。偶一舉臂。則左右相碰。偶一起身。則前後皆驚。故入座之後。直較圈禁爲尤苦。散戲之後。每每足麻腰酸。不能自主。若爲優待看客計。則凡所謂第一等座位。宜稍寬。綽。庶使看客少感痛苦。自樂於且且惠臨。

三後台太狹。不獨前台座位擁擠。後台亦復太狹。彼梨園老板。但知前台座位多。則可多賣錢。而不知後台太狹。於演戲上有莫大之不便。每逢用佈景時。或演武戲時。則後台立現一種擁擠不堪。東觸西碰之情形。人聲嘈雜。話時間而所謂戲者。乃受其影響。老板則夷然勿顧也。

四閑人太多。入門有茶房。此猶可。曰招待之人也。繼而送水果。賣糖食者。望青者。收票者。看白戲者。此去彼來。略無停趾。無片刻之安靜。竊以爲當另闢遊憩之室。以爲飲茶吸烟談話之所。而場內座中。必不許有閑人往還也。

如右所說約言之。則備置取其精。嚴營業不取寬。濫使來觀者有一種高尚精潔之美感。蓋演戲足以見國民之品性。泱泱大國之風。固應有完高尚之遊樂場所也。

新劇雜話(一)

(劍雲)

予始終認新劇之宗旨爲社會教育合於此宗旨之新派俳優方可稱新劇家而現在之悖。認新劇狂妄優人則花鼓戲之變相無業遊民之別名耳何得恬不知恥膺此榮名罩假面具自欺欺人吾友唐君散人謂演新劇者多至四千人在彼目中祇有二十人可算新劇家鄭君介慶則言新劇界僅有正秋可以算人朱君旭東云現在之所謂新劇家未下苦工未讀詩書西瓜大字不識一担提起筆來不能作書大名鼎鼎如顧無爲陳無我往往將(死有餘辜)之(辜)字念成(幸)字(居心叵測)之(叵)字念成(巨)字吾亦親聞王幻身演劇吾國共和已七年時至今日猶曰皇帝所下之命令並將將(草菅人命)之(菅)字念成(管)字(一坏黃土)之(坏)字念成(杯)字慎襄影將(鬼鬼祟祟)之(祟)字念成(崇)字韓達心將(剛復自用)之(復)字念成(復)字諸如此類之口頭陳語亦且不免亥豕魯魚之誤此輩胸中尙有何物然而若曹一錯到底自不知羞反以熱鬧幾本彈詞小說自翺滿腹經綸在吾輩吐棄不屑一顧者彼且以無本領笑人矣嗚呼新劇家之本領如果專靠幾本彈詞小說則爾曹技能猶在說書先生濼實大家宜卷朋友之下也

今之新劇人本領非常之大在昔有識者均主張讀腳本即主張自由演劇者亦須貼一幕表(舊戲謂之提綱)詳細解說一遍然後方敢出演今則不然告以三言兩語便爾匆匆上塲苟語以全劇情節反以爲太煩甚至人已出幕所飾何人已亦不知或則並幕表亦無之徒靠一張油嘴指東話西胡說八道一層厚臉賊形鬼狀擠眉弄眼碰碰跳跳即算完事是故同一劇也初次演之佳下次演之劣同一角也此人飾之佳彼人飾之劣同一幕也今日演之長明日演之短甚至原人演原角原劇而每次皆有參差特異之點直可謂爲無定律無定言無定時之隨便劇夫以如此之人演如此之劇而要故昂其值售四五角大洋叫諸良心豈不罪過

新劇者今人所謂文明戲也顧名思義其有不滿於舊劇之陳腐惡劣可知而以吾所見鳴新社居然有祖師殿香燭氳氳羅而環拜者頗不乏人此之不足復故神其說高懸(誠心則靈)扁類儒士弟子之大名多至二十餘人笑舞臺亦供奉老郎神長生牌位一若非此不克長保衣食飯碗者宜乎祖師爺鑑其忱惘歎加呵譏矣然笑舞台已入越班之手鳴新社亦爲昇平所據醜態百出猶不能瓦全其

驚。搶。地。呼。天。痛。罵。老。郎。神。無。靈。耶。嗚。呼。不。揣。其。本。而。濟。其。末。識。見。且。出。伶。人。下。新。劇。家。如。此。卑。陋。無。恥。社。會。何。必。有。新。劇。吾。儕。何。必。提。倡。新。劇。哉。

上海新劇之有男女合演始自民興社。民興社之成立創自蘇石痴。予則極端反對男女合演者。蓋以男子之演且角儘多傑出之才。無需女子之必要。更有曾受教育胸中積蘊墨水之且角。每演高尚之劇。輒能運用其聰明發揮其意見。爲劇中人抬高身份。爲編劇者增長價值。萬非智識淺陋程度幼稚之女子所能勝任。此其一。新劇爲寫意派。凡事務求率真。非若舊劇之爲格律所拘。規矩所限。一遇調情之處。訂婚之舉。舊劇所不克盡情洩洩者。每至恣意。言醜態百出。雙方既目挑心印。以假作真。於是種種醜態。不知不覺。問一一表。墨子觀者之前。在舊劇謂之浪。在新劇謂之騷。言不雅馴。精神先生難言之。况乎狀太猥褻。其流弊豈可勝言。此其二。綜此二因。男女合演。直有百害而無一利。然則資本家何以獨力經營而不悔。曰。此亦有說。民興社地處法界。商業不如英界繁盛。觀劇之人。下等社會居多。秦半胡鬧。成性醉翁之意。不在酒。劇文稍趨純正。無異對牛彈琴。不得不用四面八方窮無所歸之優人排演。惡劣不堪之戲劇。又誰知若輩之嗜尚淫靡。更不容不掛出男女合演之老招牌來。法界新舊戲館無一不男女合演。於是乎看客有目標矣。新劇社有恃無恐矣。孰知直到如今。依然無地容足。可見專一迎合下等社會心理之不足恃也。所謂男女合演者。舞台上之舉動。猶是敷衍了事。下台後之大活劇。斯真實行男女合演耳。故男女合演之新劇社。其演員大率無媒自合成。爲臨時夫婦。僧夫不察。猶欲妄冀。莫分一相情願。曰吾愛某。某吾愛某。某縱能到手。已是殘羹剩飯。無怪爲個中人所竊笑也。

予嘗謂新劇之特演員如鴛兒之對妓女。用得着則招之來用。不着則揮之去。能受俗客歡迎。雖怪物亦可升爲名角。不得台下掌聲。雖靈精亦不爲人所重。一身之進退常在不可知之間。飯碗且不能保。遑論名譽。其專恃新劇生活者。我不暇責。若夫束身自好者。猶不。急流勇退。非至身敗名裂不止矣。

曩者當世明達之士。多以社會教育之榮名。標作新劇之宗旨。降至今日。既已信用掃地。則此四字。當然付之一炬。燃爲綉灰。揚之空中。散語無際。凡事必先正名。敬告我同志。對於今後之新劇。當換一副眼光。許論萬不可再受其欺矣。

市僧奸商之經營新劇者其心術之壞利慾之重眼光之淺手段之辣行為之惡設想之險可謂達於極點無以復加豈社會教育之假面具耳文明新劇之好名詞鋒頭為幻自欺而欺人三五斯文敗類無恥小儒念其囊囊之恩俯為終身之保不惜昧天良喪盡道德為之推波助瀾文過飾非濟其奸而長其惡大香山劉香女秀英黃卷義不知為迷信劇刁劉氏雙珠鳳玉婿疑義不知為淫劇白蛇傳天河配燒骨計孰不知為舊劇彼新劇社以其可以欺婦人女子誑騙鄉愚俗客乃改頭換面法螺狂吹掠人之美以為已有大言不類曲筆自誇實則彼大腹賈以儻來物開新劇社利心炎炎慾壑滔滔亦莫如大士烏煙之獲利十倍但使有錢可賺何事不可為何戲不可演所以用盡心思對待觀者希望營業發達猶妓女狐媚狎客祈求生意興隆也妓女無愛情可言今之新劇安有社會教育足云悖而入者悖而出亦徒見其作偽心勞日拙而已否則何不用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舉新劇之精義發揚而光大之以觀人心之向背曷致遠面首俊俏之演員演滑頭胡調之戲劇以為招徠看客之資料又復急不擇言肆口狂吠貽笑柄於人間遺輿論之指摘嗚呼對盜賊而談仁義不可言而與之言是謂失言(高尙)(有價值)(社會教育)凡此最尊貴之名詞非但為市僧奸商所不知亦且為市僧奸商所不解市僧奸商之所以辦新劇蓋視新劇為投機之事業騙錢之機關也

舊劇界人物或為科班出身或為票友客串苟非痛下苦功學有根柢決不敢輕於一試新劇既無繩墨可守規矩可遵任為何人俱可混跡其間登臺獻藝其份子之複雜內容之紛亂叫囂乎東西擊突乎南北流品之卑污身家之微賤令人言之齒冷某激烈老生架子十足傲氣凌人以滿腹經綸善於編戲自詡不知彼固市井無賴既為竊賊又充巡警胸無點墨一竄不通者也盲目者贊揚於前附和者稱頌於後吠聲吠影遂使僧夫僥倖成名聲價於是乎十倍夫誰知其無處容身無地立足改名換姓隸籍此中哉他若拆白黨若流氓若馬夫若案目方以類聚無不皈依於新劇界養世間輕而易舉而實力無本領之專業不費吹灰之力不勞練習之功一上舞臺便可得新劇大家之頭銜華裝麗服招搖過市戲學雖不知勝學則其解疑假而意情發現疑假而爭鬥鬪起擾攘喧嘩社會乃無寧日吾嘗謂新劇界幸無江洋大盜否則殺人越貨之案亦不能免豈僅竊物拆箱毆人行兇而止嗚呼新劇界容納此等敗類賤賤夫又安得而不為人唾棄耶

新劇。界。既。不。拘。程。度。不。調。實。格。不。重。學。術。不。講。道。德。無。限。制。溢。收。寬。容。無。論。何。人。均。得。屬。人。大。開。方。便。之。門。廣。結。狐。鼠。之。黨。魍。魎。魘。魘。物。以。羣。分。約。而。計。之。都。凡。十。類。小。白。臉。吃。白。食。用。白。錢。蠶。蠶。奪。芳。意。圖。倒。貼。視。新。劇。為。終。南。捷。徑。而。以。引。勾。良。家。婦。女。為。目。的。此。一。類。也。童。年。失。學。壯。而。無。能。不。求。上。進。甘。趨。下。流。以。致。窮。愁。潦。倒。鵝。面。鳩。形。踽。踽。道。左。無。枝。可。棲。視。新。劇。為。衣。食。之。本。而。以。仰。賴。生。活。為。目。的。此。又。一。類。也。身。家。卑。賤。賂。之。無。策。心。險。詐。僞。充。道。學。不。能。登。大。雅。之。學。僅。足。與。俗。子。為。伍。脅。肩。諂。笑。吮。痔。吮。癩。專。恃。吹。拍。之。力。逢。迎。而。據。要。津。視。新。劇。為。發。財。之。利。源。而。以。博。取。金。錢。為。目。的。此。又。一。類。也。他。如。洋。行。之。西。恩。官。紳。之。奴。僕。蓬。髮。店。之。夥。計。汽。車。行。之。車。夫。一。經。介。紹。咸。可。加。入。不。倫。不。類。莫。此。為。甚。然。此。猶。指。男。子。而。言。至。於。女。子。或。擺。和。權。子。暗。度。陳。倉。或。做。賣。笑。生。涯。明。修。棧。道。或。為。妓。院。之。大。姐。或。為。公。館。之。女。傭。或。東。飄。西。蕩。身。無。所。屬。賣。弄。風。騷。而。頂。鬚。排。之。號。或。生。張。熟。魏。送。舊。迎。新。宜。淫。逞。而。作。臨。時。夫。人。斷。袖。分。桃。之。秘。露。水。苟。合。之。行。直。禽。獸。之。不。若。無。人。格。之。可。言。嗚。呼。此。皆。所。謂。新。劇。大。家。也。吾。述。至。此。吾。心。頭。作。惡。吾。筆。有。餘。臭。吾。實。不。欲。再。言。以。污。吾。寶。貴。之。紙。墨。矣。

如上所述。新劇之失敗。實若輩自貽伊戚於人。何尤。蓋大地生民之階級。雖萬殊。然無論其人執業若何卑賤。而對於所操之業。必勤勤懇懇。愛護之。保持之。惟恐其團體之散。期與之相終始。唯新劇家則不然。既要倚新劇為生。又絕不以餘晷研究藝術。天下斷無一无所恃之人。而可經久不敗者。今新劇將絕跡於上海矣。非俟三五年後。另起爐灶。憤毋輕談新劇。

新劇雜話(二)

(秋星)

新劇之興。終將廿載。江頭舊拍。乍聞杜宇之歌。樂府新聲。爭聽鸚鵡之語。大江南北。通商各埠。靡不有其蹤跡。聲氣所通。同類相應。蔚然欲與皮黃爭一日之雄矣。根深柢固。堅莫能拔。且人材輩出。研究彌精。於社會上。確有特殊之位。置但與論。毀譽各半。莫衷一是。黑幕與秘史。累累不可勝計。譽之者。稱為社會教育家。毀之者。以為淫棍匪徒。此二者。絕對不能相容。乃交集於新劇家之身。不亦大可異哉。竊嘗究其內幕。形形色色。非外人所能道。試為文以述之。

此篇所言不僅概論新劇兼及研究新劇之說今之言新劇者每以新劇較舊劇為難以為一恃天才一仗人力天才難得人力易成竊以為此非探本之論也舊劇之精神在乎嗓子做工聲調武工身段白口等其輔助品為鑼鼓琴板等形式雖似呆板而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非天資不能隨機應變體貼戲情非學力不能深入堂奧功藝火候畢一生之力猶或不能稱名角此其難也唯個中人知新劇之精神不過言論與表情四字即足以包括一切無武工之必要無切口之遺譏嗓子高低無準格言語遲速無板眼表情祇須合乎情理人人皆能苟多聞博覽隨地觀察各種社會演出舞台即多神似言論則視人之學力多讀書即多中肯語且新劇絕無音樂以助節奏今之人多小聰明者終日孜孜好行小慧一二月學戲數載奔波即目之為名角以此而較舊劇難易立見奚暇為之辨哉

余素主張有脚本之新劇以為此係命脈所關不可或缺今之新劇家皆廢棄脚本從事幕表知余之言為然而不能用之試詢其理由則亦振振有辭以為死讀脚本毋乃太苦且一用脚本即不能隨機應變多加生動一人遺忘衆人受累種種困難勢難實行實則不肯讀脚本只貪懶二字足以包括一切隱衷不然何以春柳之新劇在在高人一等耶即姑退一步今日之新劇果可稱為生動多精彩乎其少數新劇巨子如正秋予倩饒游鳴鶴無恐悲世劍魂等粉墨登場觀者色舞奸者奸賢者賢莫不愜會戲情入乎神化固在例外至其浪得虛名或濫等充數之輩以新劇場為胡調之地本不知其宗旨何在草率上台只能說幾句俏皮話博得滿堂彩聲岸然自得持以驕人此後台上非作此不能出色台下非見此不表歡迎如此現象即可為無脚本之生動耶有時正角未到戲幕開幕只得隨意拉數人置之台上以延宕時間等候角色此後相習成風引以為例正角非遲到不足見其排場大故前數幕任意延長文不對題至緊要處反因時間不及忽忽了事如此現象亦可謂為無脚本之精彩耶舊戲館中排一本戲其脚本雖多妄誕不通然必排至數次使各人了然於胸自有把握然後敢登之廣告開始演唱即有謬誤答在脚本而不在演者至新劇則不然編劇主任偶閱某小說似有興味即登廣告曰某某者編劇名手也今編某劇本歷時半載煞費苦心已與諸演員排練純熟今夜開演試考其實則編者未着一字演者未知已將作何角且并不知此劇何事及是夜趣劇開幕諸大新劇家施施從外來相聚一談即開幕登台胡亂試演諸君決非盡皆天資聰明不假思索而能了了者故其結果則戲為戲我為我各行其素不相關屬甚至漏洞百出破綻疊見臺上人如是臺下人亦然無味

昏昏然思賦歸去來矣。

果報錄一戲劇刻淫聲浪感窮形極相非自好者之所爲王文以優游爲最佳玉蘭以天吾爲極詣真所謂有色有聲無羞無恥爲社會上造絕大罪惡然劇場上喜演之觀劇者歡迎之競藉口於其結果以爲戒淫勸善立意極極嗚呼人之無恥曷至於此看客中注目於結果者有幾人注目於導淫者有幾人青年男女血氣未定春心如浮絲絲遇物卽感見此等海淫之劇其有不目眩心蕩者乎新劇罪惡至此社會教育於何有勸孝勸善於何有吾有不忍言者正秋在笑舞臺開幕三夕均係其傑作悲劇而觀者寥寥無幾第四夕演果報錄座爲之滿於是宋君櫻紅喟然歎知新劇之不可爲也後正秋捨去笑舞臺入主樂風自持臺務看客不甚多後臺勸正秋排果報錄正秋曰我演三天果報錄所盈不過數百元而所犧牲者爲我一已之名譽及朋友之信用從此樂風亦不必再做下去出入太相懸殊豈非自殺若正秋者可謂能識義利之分矣。

新劇界中有兩惡習一曰資格二曰傾軋在昔清季官場士之升沉以資格深淺爲率無論藝有特長才堪應世苟使膺重任必懸乎衆望而其尸位肉食者擁大纛握虎符比比皆是也不圖此輩新劇家他非所長而官場習氣則學之維肖其奔走江湖多年者卽爲名角無行寡學弗顧也其新進之徒雖學品高人一等而資格不及卽不得與先進抗衡事之不平莫甚於此不獨此也初次受包銀之劇人必經過一番大傾軋始能定其去留蓋妒忌之性婦女與小人大略相同見同業之新進者非惟不獎之掖之反恐其佔奪位置乃於申戲時故作爲難就使譏諷務求其知難而退無立足餘地苟面皮稍嫩口才稍鈍聲音欠啞卽爲彼輩壓倒不得下場昔殘梅初入民鳴絳士翠翠憐影三戰之殘梅故蘇州名旦至是噤然不聲終民鳴未飾一重角於此可見新進之難而傾軋之害也舊戲廣告不足特新劇廣告尤不足特開其端者實朱雙雲動稱空前絕後曠古軼今上下四千年所未有縱橫數萬里所未聞若演大本連臺戲則每夜皆全局最精彩處自相矛盾抑何可笑若遇客串舊戲則必謂得大頭叫天之神髓具紫雲巧玲之精華稱譽不倫使人齒冷此等謬點不可勝述新劇失其信用此亦一原因也

今之新劇家以演英國莎士比亞劇爲榮以爲陳義高尚詞意並佳余却極反對此輩蓋莎翁戲曲情節在歐美固相宜在中國則有格

格不入之慮其原文詞句鍛鍊神化不可方物。描摹社會情形如溫嶠、羅敷、敬、皆見我中國新劇家斷不能仔細推敲逐句摹擬。所能者不過取彼之情節編我之戲劇是不啻得其精粕而遺其精華。用其皮毛而棄其神理。何有於莎翁之名者。正秋之竊國賊優游之借債割肉皆堪獨絕。然不過佳在正秋優游耳。非演莎翁名著而始佳也。質之二君其以我言爲然否。

戲雖是假却要做得真。扮演此人即以此人之心爲心。設身處地。剛發推想。悲喜是真。喜言語由衷而出。表情因地而施。然後臺下精神貫注。興味油然。此非平素學養。精心研究不爲功。飾善人者固受人贊歎。敬愛而飾惡人者尤必使人切齒痛恨。方稱神乎其技。惡人愈惡。即顯出善人愈善。此所謂反面文字。烘雲托月。是也。汪儂遊之柔雲、鄧鳳鳴之畫、卓春滿江城、同樂絕、環、豈具之事。某日扮一惡人。純從正面着手。所言皆明白語。後畫怪其不類某伶。曰：我怕茶杯捧上臺來。劍雲笑曰：如果吃着茶杯。足下之靈神矣。編戲不能限於近代。說部勢必取材於一二舊小說。服式不能限於旂裝時裝。勢必遵而作古裝。然古裝之難爲今日新劇界一大問題。其衣帽是否與京劇同其姿勢。說白是否與京劇同有勁。聲不類。反遺。畫虎之譏。看客不如直至舊戲館爲妙。苟仍其舊而不學京戲。則身衣戲服。口作鄉音。舉動散漫。無標準不倫不類。更足資爲笑柄。左右皆難進退。維谷至此。不能不怪新劇根本之淺薄矣。無已。幕啟。佈景仍新劇之舊。而說白做工。則參酌舊劇而用之。新劇家更宜多置古服研究。表情白口。以奠新劇之根本。而爲長久之計也。

海嘯之西裝。且劍魂之皇后。且正秋之苦老嫗。優游之陰生。且論者推爲無上之美考。此四人確有實力工夫。名下非虛。斷非餘子可及。海嘯西裝時身段婀娜。丰姿明媚。能歌擅舞。妙造天然。尤妙在表情代言。語着語不多。而觀者已了然於戲中情節。每每台上靜悄悄。台下亦靜悄悄。精神貫注。目眩神馳。此其學力之深化爲魔力。使觀者有特殊之感。覺絕非時下新劇家以不關題目之言。空泛虛浮之議論。插入戲中。使人生厭也。臉飾皇后。且雍容富麗。儼然女王。一舉一動。皆有矜容。淫佚之氣象。新劇界中亦無第二人可以比之。正秋之苦老嫗。佳在一誠字。戲中人與正秋二而爲一體。悲哀無微不至。語語自血誠中鍛鍊而出。出乎其口。入乎人心。苟聞正秋之沉痛語。而不動者。吾誠不知其爲人爲畜。蓋凡有血氣之人。觀其悲劇。未有不淚下者也。汪儂游刻劃陰險人。繪影繪聲。鋒棱皆露。凡奸惡之人。不外乎妬。怨。恨。發乎中。而不能止。以漢優游。一飛眉一舞。皆足表出奸人心。中難言之隱。使人切齒。痛心。惡其惡。而畏其險。

至。於。此。神。矣。化。矣。安。德。因。其。行。而。掩。其。技。哉。

寶黛姻緣不必有其人不必有其事然却有此妙文因此文始重其人理想之大觀園中林妹妹與寶哥哥固歷歷如其文之妙也吾人愛其文於是梨園中安飾此二人者即目爲大不敬在舊劇中梅蘭芳色藝雙絕飾林黛玉自無異議黃潤卿歐陽予倩趙君玉王蘊芳次之然最重要之寶哥哥竟無人敢當其選朱素雲齒豁頭童蓋姜妙香年長喉敗陳嘉祥癡肥如許其他更無論矣在新劇中此病尤甚祇馬韓士能演晴雯補裘黛玉焚稿歐陽予倩查天影之歌劇純是皮黃與新劇無關吾人自不能承任至寶玉一角尤無人敢大膽嘗試李慧世出言蘊藉丰態不凡然飾寶玉尙嫌粗濁查天影表情甚細工夫甚老惜如流氓寶玉絕非吾人心目中之寶玉也且角如許之多而能飾黛玉者亦絕無其人凌憐影不過一迎春柔弱可憐鄧劍魂不過一照鳳嬪長酸辣其他益卑卑不足道更有一般新劇家摘取尤三姐鴛鴦劍及風月寶鑑事編爲劇本即自稱擅長紅樓戲大言不慚吾莫如之何也已

歐人於戲劇之服裝極爲注重國俗之不同朝代之變易罔不研究精詳服之不誤我國京戲中無論何劇皆戴紗帽衣蟒衣不知其爲唐宋抑爲秦漢新劇以逼真爲宗旨於服裝上當然宜加研究而經費不充終難如願且指導提倡者無其人是因循隨俗遺笑大方耳。

此篇之作拉雜不倫自知乖謬然其要旨不外實言於此輩不倫不類之新劇家使之自尊自治且余知此篇極得罪人然義之所在理之當然則亦言之無恐新劇之通病甚夥新劇之宜改良處亦不止此就憶得者筆述之言之權在我而行之與否固在新劇家自身也

新劇雜話(三)

(昔醉)

新劇究屬是否社會教育爲一頗有研究價值之問題疑。劍雲仲賢(即汪優游)二君曾經一度辯論不幸新劇日報中途停刊辯論俱未終結此案遂以不了了之吾儕作壁上觀者殊覺掃興也竊謂新劇本爲藝術之一種與亂彈崑曲性質初無異惟演者之宗旨及其目的各有不同故影響於社會亦不同蓋舊戲袍粉登場管弦齊奏既無亂世之文又鮮矜俗之作顯係徒求娛人耳目不顧風俗

人心而新劇則盡求實濟既無笙歌之點綴又之行頭之炫耀全恃劇情感動人心悲歡離合無非良人見識動奸誅惡盡係勸人向善宗旨究在灌輸智識謂之爲社會教育非過譽也但今日之所謂新劇家早將社會教育四字拋之九霄雲外放浪不羈無惡不作以致社會側目文人齒冷今日新劇之橫遭挫折未始非輩所賜雖然劇人氣良乃人的問題未可強爲混合一筆抹殺謂新劇絕對的非社會教育也

曩者新劇時起時滅奄奄無生氣甲寅年賴鄭正秋之力起而成中興之功一時風起雲湧新劇社佈滿申江澁澁乎有推倒舊戲之勢一般新劇家驟交好运便稱輕狂爲非作歹不值人言卒至信用全失名譽掃地新劇遂如曇花一現而重遭挫折劇人亦猶黃粱一夢而再蹈失敗非但無以對鄉子亦且貽笑於伶界說者謂新劇過於容易覺極必衰今竟不幸而言中矣自今以後欲圖再興大非易事蓋未必再有第二鄭正秋來將家產犧牲以造成新劇家之罪惡而自討苦吃也

鏡若天亡絳士失節 (絳士最反對顧無爲今竟仰其鼻息隨之搭班何異貞婦失節) 予情改演京戲我尊一志青衫而春柳劇社遂從此已矣然鏡若本可不死而鴉片膏之絳志何致屈身乃境况迫之所謂毒藥可以喪身人窮難免志短我不特爲春柳社哀且爲馬陸二君惜也

恨海一劇爲新劇最通行之戲陳伯和初蒞滬漢驀得橫財於是藏嬌金屋失足黑籍卒至身纏重病死醫院春申江上類此之事正復不少豈獨伯和一人惟張隸華之爲人實屬不可多得蓋伯和不過其未婚夫乃既贈衫於顛連之時又復喂藥於垂死之頃迨伯和不起即祝髮空門矢志守節求之今之女子見夫家道稍困而求離異夫病在床預謀再醮者直不可同年而語矣嗟乎世風澆薄人心不古貞節儉樸視爲迂談三姘四嫁看作常事若張隸華之貞節可風洵不易得也

肉券一劇爲英國文豪沙士比亞(Shakespeare)所編原名The Merchant of Venice情節離奇發人深省雖借債割肉未必具有其事翻侃財奴不可無此一戲若今之放印子錢者存心之毒狎恨不能要人之命直無異歇洛克(Shylock)第一亦安得一鮑梯(Portia)起而主張公道稍舉此輩之貪心若安東尼(Antonio)之仗義輕生甘爲友死尤爲不可多得也

相傾軋而原因僅在吃戲醋尙易調和惟老生一門則兩雄並立每易發生暗潮而其目的則全在後臺經理或編演主任也。新劇界之悲劇且以大悲絳士憐影三人爲最負時譽就戲論戲各有短長未可強爲軒輊大悲善悲絳士宜哭憐影工愁至於身份大悲宜演大家閨秀絳士近於學界女士憐影最好伶仃苦婦若論做工言論大悲巧言如簧能言善辯做工亦甚細膩惟有時稍嫌過份然尙瑕不掩瑜不過大醇小疵耳絳士詞鋒銳利言語簡而切當與大悲有異曲同工之妙做工亦不節不離尙見遇到惟舉止欠風韻是誠美中不足憐影口才亦不差然有時表白不甚透闢做工亦微嫌呆鈍斯亦白玉之瑕耳若論扮相喉音則大悲貌非絕美喉音清脆可聽絳士貌傳中姿聲如破竹且角無貌無喉吃虧非淺渠不受普通人之歡迎職是故也憐影風致嫣然楚楚動人喉音本亮今則稍見退步矣若論學問大悲嫻英文絳士通日文憐影根底較淺僅相通中文惟尙好學不倦近正致力於書法也今聞大悲見新劇之不可爲急流勇退已重入商界新劇人材未免又去一人其所見正與不佞相同甚佩其目光遠大也。角角一門悲且同風難演而風騷且亦非易爲描摹風騷女子別有派別過於挑撻則易流入淫蕩稍持穩重不免近於拘束所謂風騷者於賣弄風騷適可而止俗不傷雅樂不涉淫態度宜於輕盈而不可過於浮滑出言須有妙趣而不可涉於粗俗眼波流情尤當漫爛天真調笑作耍亦須不涉淫褻其一種脈脈含情撒嬌送媚之神情尤非率爾登臺者所能描寫其萬一是項人材今日劇界實難其選也。

戲提調

(馬二先生)

堂會戲必有戲提調一職北京堂會獨多所謂戲提調者竟成爲一種專門之人才以余所知江都李鏡如君其一也。凡爲戲提調必具有下列之種種資格方能勝任愉快。

(一)熟悉戲班之習慣 如後台應如何招待名角應如何招待苟有問題發生應如何對付點戲如何辦法與票友配戲如何辦法務使措置得當不爲個中人所藉口亦不致受其欺騙。

(二) 熟悉票友之情形 某人宜用何種方法邀約有何嗜好申戲宜用何人為配等等

(三) 熟悉台界之交游 某班以某某為主要人物其身體之大小如何以何戲為拿手等等

(四) 熟悉戲劇之源流 某戲宜用某人支配某戲宜演於某時則臺下人不致先散某戲演於某時則臺下人不致生厭

(五) 熟悉看客之心理 某戲為臺下所愛觀某俗為觀客所歡迎某人必演某戲始足饜人之望

(六) 熟悉應變之辦法 戲碼不夠宜如何辦法某人不到宜如何對付或如何抵制某戲缺配角宜如何改動或如何商量補救某人缺應用之件如行頭場面之類應如何速為挪借某戲必不能演如何設詞使看客不致生噴見怪

(七) 熟悉世俗之忌諱 某戲與某姓有關礙某戲與某事有關礙壽誕不宜某戲婚筵不宜演某戲皆不可不知也

種種之資格備矣又須富於經驗胸中先例成案極多伶人一見即知其為某某曾在某某處為提調者則凡事均有先例可不煩言而解決對於主人方面又必知其交游者為何種人物來賓以何人為重要凡遇點戲應以何人之意旨為主是故戲提調者始儼然一種司令官及外交家之合體的職務其事務極繁難復非任人可為者也故都中凡有堂會主人必先期厚禮先容請人担任戲提調提調得人則戲必佳而前後臺均歡欣鼓舞各滿其志不得人則戲固不足觀而種種之轆轤怨謗皆叢之矣可不慎哉

票友說

(小隱)

戲曲雖小道但屬一種專門學問幼而習之長未必佳况率爾操觚乎徧觀台界數十年來享大名者有幾人而庸才則比比皆是也在俗人以戲為業技即未善亦不能不藉以謀生甘於獻醜非不得已也若票友既非以俗為業如其藝果可觀不妨登臺一試否則寧可藏拙為妙也若生來之身材體態音皆與戲不相近而必欲玩票已似自討苦吃既入票房學藝未精又必欲登臺則是自找罪受登台之後大鬧笑話又是自取其辱既鬧笑話聞有評議者又欲尋人辯論何事不可作而必如以上所云不亦冤哉枉也乎昔都門有孫春山者以甲榜部曹執青衣之牛耳雖紫雲小福時時問業焉今之漕西園以消室之貴胃為台界之山斗雖譚氏且嘆弗

及焉。按溽於譚學已入堂奧。且能羣英會周瑜金山寺白蛇蘆花蕩張飛。皆爲譚所不能。二君之爲票友。斯無俾色矣。蓋必有出人頭地之技能。而又非金錢所能致。斯票友之足貴矣。若技甚平常。且不般三等角材料。吾寧到小戲園觀之。戲可也。又何取乎。定要傾效票友。到小戲園聽之。戲雖不好。規模尙在看了。可不担心票友之戲唱則怕他走板。作則怕他失場。雖台上怡然自得。而臺下則代他提了一把汗。且戲園之戲出了毛病。可以叫他一個倒好。票友戲顧全面子。叫倒好。還有些不好意思。就是作爲評戲的材料。譬如小達子。我聽得雖不如意。我罵得倒還痛快。要是票友只能諒之而已。

說喝彩

(馬二先生)

喝彩俗謂之叫好。蓋看客對演戲人一種欽佩之表示也。故演戲者對於台下叫好者。有無多寡。至爲關心。叫好者多。則是其藝術爲台下看客所歡迎。而前台老板必且引以爲重。合同必須繼續訂定期。諸久遠包銀。必可要求增加。不敢稍吝。而後臺同輩亦必互相推重。雖有反對者。而既經見重於戲下看客。則無可如何也。

是故吾人於戲場中一字之褒揚。竟有如許之關係。則叫好不可不慎也。嘗叫好而不叫好。則好者不能見重於臺下。即不能見重於老板。是曰屈才。不當叫好而濫行叫好。則膽大妄爲者必存僥倖之心。而前臺老板或爲所蔽。是曰濫進。然而今之滬上各戲館之看客。叫好者未必知此義也。其叫好大約不出於下列各端。

一、唱句使長腔時。

二、使噱調時。

三、唱句末尾拚命一放時。

四、武戲於亮相前多跳幾下。

五、甩葉子至廿個以上。

六滿台亂跑時（如徐策跑城泥馬渡康王之極譏）

七佈景用電光現陰雨之狀（如御碑亭就是我）

八生旦作目成心許等褻獵之狀

九小丑作村穢語

十大面用鼻音（不開鼻假）

試問右舉之各端長腔豈能使得必好嘍調豈足奇拚命一放內行謂之福槍（讀如杭）多跳者失之野用葉子多者又何異於筋斗蟲滿台亂跑豈足為訓電光佈景乃機械作用更豈得謂之難能八九兩端之叫好者多非上流人物大面之用假鼻音至為可厭（李長勝最甚）由此可知滬上之叫好者多叫於不當叫之處於是乃大開僥倖之門何月山以多跳見長小連子以亂跑見長石月明每腔五分鐘新舞臺等實佈景之戲（如就是我勿出等）是故滬上非無善聽戲者而大多數之看客無戲中之常識又強作解人亂行捧場於是是非淆亂好壞不分矣記者嘗謂國民無常識則不能得良政府若此者亦可謂為看客無常識遂無由有好戲聽矣大小雖殊其理一也都中伶人登場多不敢任意胡唱者無他以看客多具有戲中常識監督甚嚴故耳更有所謂叫倒好者則所以表示不滿意與叫好之作用相反然其不可不慎重尤甚於叫好蓋一味叫好雖曰無當猶不失於忠厚之旨若亂叫倒好則毀人名譽妨人生計使人嗚恨無窮苟弄真知灼見萬不可輕於一試也因論叫好並及之以為一般願曲家告

男女合演

（馬一先生）

近數年來戲劇中忽發生男女合演問題在北則津沽間盛行男女合演而北京則禁止在南則禁與不禁隨地而異上海一隅華界英界皆禁止惟法界獨有若其舞臺鳴新社是也自戲理上言之男女合演為東西各國通例是其事本屬可行初無禁止之必要自習憤上言之男女合演既已行於津行於滬則當然可推之他處不至認為新奇之舉授反對者以口實更自風化上言之則伶界男女初不

拘拘於禮法即不男女合演而彼輩往來交際亦甚親密是平時男女合演之事實正多何至獨於演戲乃從而禁之乎若口所謂風化者乃社會之風化而初非伶界之風化則其實亦不盡然滬上淫靡之風最盛豈由於男女合演而來即以有男女合演之法律與禁男女合演之英界華界比亦未見其風化之差為何若也惟有一事爲主張男女合演者所不可不知則男女合演必男女爲且而男爲生是也蓋男裝女或女裝男皆有一種不自然之狀態即間有一二善巫摹擬女能肖男(如恩曉峯趙紫雲或男能肖女(如梅蘭芳馮子和)然是爲例外且不知其費去若干時之研究始能臻此則何如以男爲生女爲且庶可免去一層困苦者去若若干時之光陰乎乃今之男女合演者則不盡然其舞台之秀艷一風固爲且角而唱青衣者仍是男角鳴新社則儼影天吾而外幻身映戲者演且角此則真不知其何取於男女合演也或謂男女合演則觀者易於警召初不必拘拘於演爲生而演爲且若然則所謂男女合演者其問題乃不在戲是又何必於劇場中觀之哉且亦非吾所應論者也

伶界生活之今昔

(詩樵)

余在京師與伶界接近之時爲有清光緒中葉正汪孫譚三派鼎立最盛之際也維時京師生活程度除親貴外尙多儉約者伶界生活亦復相若鼎鼎大名之角色每月包銀極大不過三四百金如普通角月計所入亦纔二三十金耳雖遇親貴喜善之堂戲賞賜極豐然均抱保守主義無浪費者其居室衣服飲食適可而止不似海上各伶服之不衷金錢且浪擲無藝也就中僅剩仙笑儂稍存老輩之模範儉亦自好此外則南北大多數競趨於奢華時髦者更無論矣安得個中有心人合羣力而矯正之

說琴師

(豁公)

胡琴之於皮篋有左右唱工之能力故不貴多拉花點而以隨腔保調爲第一要素猶諸崑曲之笛之須合拍也凡善拉胡琴者不但高下應節舒卷自如而絃索按字亦能隨心所欲別開生面補唱者之不足且使聽者神爲之馳心爲之暢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

繞梁不絕如縷者胡琴有焉統觀南北擅長此技者寥寥殆如晨星舊推梅郎世父大鎖爲巨擘大鎖老諱之琴師也老諱唱戲無一不之腔朝如此而夕如彼令人無從捉摸（余嘗聽老諱演空城計六次用腔之處逐次翻新無一同者）故非有過人技藝絕頂聰明如大鎖者決不能爲老諱拉胡大鎖死老諱去一臂矣疇昔大鎖以琴托腔至是老諱以腔就琴是其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也係老元（佐臣）盛名遠不如大鎖而技則伯仲間耳余在京師嘗於友人處見彼拉慢板二簧一段平平穩穩殊無異於常人心念老元按止此耶忽一人信口亂唱如度山歌老元以琴托之頓覺清脆動聽設非余親耳所聞幾疑談者故甚其說矣近來海上琴師陳十二（彥衡）首屈一指單澤普次之若余麻子（伯琴）某客申專以花點騙外行真所謂野狐禪耳

劍雲按上海琴師以余所知查衡佐臣而外若張翰臣張遠卿陳道菴李蘊臣周梓章諸君剛柔相濟托音純正技不在單澤普下陳十二外未可卽數單氏也俗公以爲何如

說胡琴

（脈脈）

京師琴員數十年來惟孫（老元）梅（雨田）對峙孫梅同出賈（洪林父）門迨學成分道揚鑿各樹一幟遂成爲今日之孫派梅派梅之胡琴佳妙處在於善聯孫之胡琴佳妙處在於善斷現能傳梅之衣鉢者京師只一陳彥衡而能傳孫之衣鉢者迄無其人

名角登臺必自帶琴員期其手與口應無絲毫之抵觸耳譚鑫培自梅雨田病歿琴員屢易卒無當意者前兩次來滬雖擊有裘某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陳彥衡身列仕途非若雨田之公然以胡琴爲業者鑫培生前屢欲收爲已助終難達到目的諺亦無如之何也

京師琴員服務於名角之前所以汪桂芬譚鑫培爲最難因應自如汪之琴員極注意文昭關一劇諱之琴員極注意李陵碑一劇此兩劇如能手口相應餘劇迎刃而解矣此就鬚生一方面言也青衣之難服務者以老陳德琳爲最德琳戲之難拉則首推祭江一劇蓋鬚生胡琴手法貴疏密得宜着重在一勻字青衣胡琴手法貴完全無缺着重在一滿字能明乎此思過半矣

胡琴淺說

考

(舍予)

癩部場面上有鼓吏琴師兩名目可見胡琴實為扶助唱者之功。唱雖佳苟無良好之琴為其配則其長處不得而彰。考琴學較唱為難。略舉之有(托)(襯)(隨)(補)四要素而過門及牌子尚不與焉。試分述之。

(托)此一字為琴學第一要義。蓋托者即托住唱者之行腔不致使離是也不善托則唱之腔未完而琴即中變。越出唱音之外而作異聲則唱者窘矣。

(襯)襯之三者即蕭從調之變化(如小過門之長短)此中精微有失以毫厘差之千里之勢能恰恰好處便覺佳妙。

(隨)扶助意也。琴能隨唱唱不能隨琴自然之理。學琴先當學腔。苟能隨機應變自是好手。

(補)往往有落中眼不落板或落中眼拖到板者。西皮與二黃之青衫腔多如是。毫髮之間最易疏忽。拉接過門便須補腔。否則有走失之慮。

上述四要素係淺而言之。至指音要潤而響。手功要圓而穩。是在學者善自揣摩。予研究此道稍有心得。然多從意會而來。非言傳所能達也。

梅雨田之與譚英秀可謂第一知音。譚之新腔梅手上無一不有。故梅故而譚臂以失。後來聽譚之唱而不能得梅之琴音耳。竊不韋在譚亦嘆不能得左右逢源之趣矣。

總之唱之與琴實有相聯而不能相離之關係。所謂牡丹雖好還仗綠葉扶持也。

滬伶新謔

(小隱)

小。達。子。唱。作。均。扮。命。賣。力。氣。可。惜。本。事。太。壞。還。是。不。好。

楊。琴。亭。腰。腿。雖。好。可。惜。扮。相。總。覺。得。不。甚。好。看。

趙君玉唱作均尙可取可惜比梅蘭芳還是差得多。

三麻子紅生戲猴出名可惜只能在上海出風頭。

白玉崑唱的全是黃派戲可惜本體滿不是黃派。

毛韻珂把台上的角幾乎叫他一個人給唱完了可惜全都不好。

趙醉梅的青衣真會唱可惜嗓子完了。

趙如泉能文能武可惜不文不武。

潘月樵稱伶界偉人可惜非擅唱戲而言。

何月山在天津時真能捧可惜現在不如從前了。

夏月恆武戲狠不錯可惜他不唱了。

麒麟童也算是個名角可惜上臺只能唱調底。

陳嘉祥的小生好壞不管他可惜像個大阿福。

姚俊卿的小生好壞且不說可惜像個老太婆。

石月明嗓音甚好可惜花腔太多。

高百歲唱的真穩可惜學劉鴻聲連鼓子都給學得來了。

陳嘉壽狼好的裏子角可惜跟着毛韻珂配戲。

孫慶芬腦袋狠好可惜技藝不佳。

呂月樵關門真高可惜鑽天左嘍上去就下不來。

小孟七演作工老生狠像劉景然可惜討壓勁比劉還利害。

修。遇。成。是。汪。笑。儂。的。徒。弟。可。惜。嗩。子。大。了。不。像。他。師。父。

李。金。茂。當。年。是。黃。月。山。對。手。可。惜。現。在。跟。三。麻。子。配。戲。

馮。子。和。前。幾。年。狠。出。名。可。惜。身。體。近。來。太。發。福。了。

湯。雙。鳳。有。人。說。他。像。胡。家。宅。野。雞。可。惜。近。來。竟。變。成。好。婆。了。

張。桂。芬。硬。要。唱。正。工。老。生。戲。可。惜。嗩。子。還。是。不。肯。幫。忙。

劉。蕙。琴。臉。子。真。不。錯。可。惜。本。領。平。

林。樹。森。文。武。唱。打。均。比。小。達。子。高。可。惜。前。後。臺。均。重。小。達。子。

樊。春。樓。工。夫。真。有。可。惜。是。江。湖。班。子。出。身。又。帶。點。切。口。

何。金。壽。丑。角。真。不。錯。可。惜。只。能。蘇。白。說。京。話。便。覺。得。不。甚。高。明。

夏。月。珊。丑。角。頗。好。可。惜。塊。頭。大。些。

王。永。利。武。工。真。好。可。惜。不。能。唱。了。

王。益。芳。把。子。不。錯。可。惜。是。個。啞。吧。

應。寶。蓮。學。呂。月。樞。也。要。以。武。生。兼。唱。老。生。可。惜。他。的。本。領。還。不。如。月。樞。

常。春。恆。文。武。全。唱。可。惜。也。不。過。又。是。一。個。趙。如。泉。

水。上。飄。前。幾。年。也。是。好。角。可。惜。現。在。登。台。便。像。小。東。門。的。人。物。

小。桂。元。的。丑。角。也。掛。金。字。招。牌。可。惜。比。何。金。壽。何。家。聲。差。得。多。了。

陳。玉。梅。名。字。甚。香。豔。可。惜。見。面。不。如。聞。名。

王。靈。珠。色。尚。可。取。論。藝。可。惜。火。氣。未。退。又。是。柳。子。二。黃。混。唱。

武林觀劇談

(劍雲)

杭人觀劇之程度可分四種。真知顯曲者佔十分之二。一稍解皮毛者佔十分之三。二專門胡調者佔十分之四。三全然不懂者佔十分之五。看戲喝采須有人引誘導火線。一燃則連珠鞭砲旬然震響。愈引愈多。越喊越盛。戲之好壞。盲然不知。隨聲附和。強作解人。若無人提倡。則全場寂然。終夕不聞一句叫好。雖有一二人欲贊其佳。然居吻翁張仍畏怯不敢出口。蓋恐冒昧。貽譏大雅也。故杭州戲園叫好聲浪之盛。衰視提倡者之多寡。爲斷。雖有名伶無能爲力。

杭人觀劇好取前人比較。如新舞臺之何月山。則取前之小達子比較。第一臺之高福安。則取前之李吉瑞比較。不論黃派俞派。不分京把短打。不論唱工。武藝。指鹿爲馬。李戴。張冠。聞其品評之言。令人失笑。

杭人多不知戲詞。故叢生戲。視爲冷戲。非有孫菊仙時。慧寶。呂月樵。雙處之大。嚙子。關喉。曬。高腔。調。萬難立足。貴俊。卿去。三天包。倒竈。王。又宸。往。匝。月。淮。下。臺。即使老譚。出。馬。也要抹一鼻。冰。其。鶴。年。輩。自然不能久安於位矣。

杭州戲館。僅有兩家。形若冰炭。勢成水火。第一。登。台。報。章。所。刊。之。名。字。縱。橫。逾。尺。傳。單。濫。發。雪。片。紛。飛。所。作。頭。銜。尤。屬。胡。說。亂。道。非。寰。球。歡。迎。卽。天。下。第。一。或。歐。亞。聞。名。一。般。戲。子。如。各。練。一。黨。互。相。詆。毀。而。社。會。上。對。於。名。伶。之。來。街。談。巷。議。作。種。種。揣。測。之。詞。較。督。軍。省。長。授。職。更。爲。注。意。

杭人喜看武戲。如能打得落花流水。奮不顧身。連跑帶跳。手脚不停。再加甩。葉子。摔。壳子。蟠。鏢。條。打。飛。腿。擲。背。翻。筋。斗。無。人。不。鼓。掌。贊。美。至於。架。子。如。何。穩。步。如。何。與。鑼。鼓。是。否。合。得。上。靴。子。是。否。一。絲。不。亂。做。工。是。否。不。悖。情。理。皆。不。考。究。故。常。春。恆。受。歡。迎。李。春。來。不。佩。服。甚。有。謂。高。福。安。不。及。小。福。安。者。楊。小。樓。若。應。聘。到。杭。一。定。不。能。得。意。

杭人尤愛觀花旦。如果面孔好。眼睛俏。身子勻。發首。嬌。年。輕。小。卽。可。選。一。般。人。士。垂。青。毛。龍。珂。鴛。子。和。美。蓉。草。沙。香。玉。筱。桂。和。劉。玉。琴。粉。菊花。劉。慧。霞。等。皆。爲。中。選。人。物。梅。蘭。芳。賈。璧。雲。趙。丹。玉。三。人。一。到。當。然。萬。人。空。巷。矣。

杭人看戲最惡翻頭如名伶登台一月三十日無一齣雷同則佩其戲多如一星期後即將其拿手好戲重行排演則嗤其本領有限相率裹足不前與上海適成一反比例此因上海為通商大埠各省僑民可以輪流易觀杭州俱是本地老主顧一年四季無甚出入也杭滬相距咫尺朝發夕至然往申邀角其包銀之巨至少須加一二成甚至照原價增加一倍開銷極大能否叫座尙未可知杭人曰香杭銀錢咸被戲子騙去了誠實言也

杭州報紙雖多劇評甚少惟全浙公報展庵佩絃兩君所作戲談經驗學識兼而有之甚有見地非人云亦云者可比

怪劇談

(舍予)

小達子演逍遙津唱(漢獻帝在宮中)云云自稱證法

劉鴻聲演黃金台關燈時適當跛足乃以手代之

石月明演哭廟廟說白中有(荒誕之辭)云云乃將誕字念作延字

明海山演恢復共和報名有(合肥縣人)念作(合肥縣人)

孟小茹唱洪羊洞戲片末句硬扯李陵碑(猛抬頭又只見七郎校生)一句是以六郎而以七郎為校生矣

翠屏山潘巧雲被楊雄打一耳光而場面發喇叭聲巧雲之頰為樂器的耶

孟良焦贊之輪輿甫從稔科案燒短而于轅門斬子時又長長矣

武生趙月來演花蝴蝶從四只檯跳下其所着之厚靴底竟與靴宣告脫離關係

說戲味

(鷓鴣)

戲迷論劇首重滋味夫味有甜酸苦辣之分若孫譚等輩其味究屬何種尙未有人言及長夏無聊戲為說之

輝○鑫○培○似○耶○耳○梨○味○甜○而○爽○
 孫○菊○仙○似○川○椒○未○辣○可○愈○病○
 貴○俊○卿○似○鎮○江○醋○點○滴○皆○酸○
 王○鳳○卿○似○黃○連○其○味○甚○苦○
 怪○笑○儂○似○苦○瓜○既○苦○且○澀○
 時○慧○寶○似○青○椒○辣○中○略○帶○甜○味○
 王○又○宸○似○青○梅○甜○少○酸○多○
 劉○鴻○慶○似○甘○草○雖○甜○亦○苦○
 馬○晉○成○似○紅○菓○亦○甜○亦○酸○
 雙○克○庭○似○泡○菜○又○鹹○又○辣○
 李○智○瑞○似○白○煨○東○瓜○味○雖○不○佳○尙○屬○適○口○
 瑞○德○寶○似○空○心○蘿○卜○其○味○雖○甜○未○免○太○酸○

新劇之辨味

(秋星)

文○可○辨○味○咸○亦○可○辨○味○京○劇○可○辨○味○新○劇○亦○可○辨○味○
 鄭○正○秋○如○橄○欖○既○苦○且○澀○而○其○回○味○劇○甜○
 汪○優○游○如○山○西○醋○尖○酸○絕○頂○
 歐○陽○予○倩○如○天○津○梨○甜○中○帶○澀○
 文○可○辨○味○咸○亦○可○辨○味○京○劇○可○辨○味○新○劇○亦○可○辨○味○
 鳴○鶴○君○列○著○名○叢○生○為○一○表○而○分○其○味○既○切○且○詳○予○乃○效○顰○而○有○此○作○

馬絳士如苦瓜到底皆苦無處不苦

查天影如桃子甜則甜矣其如爛何

鄭鷓鴣如四川辣椒既辣且爽

王無恐如明礬而且澀

風情影如筑江醋其酸味亞於山西醋有時作悲且即若以醋作醬油吃也

凌嶠影如山芋其味淡薄然不失為食中正品

鄭劍魂如一碗酸辣湯雖不耐看然尚可口

李悲世如苦橘甜苦相間恰如其分

鷓鴣子如南豐橘子質小而味甜

顧無為味似辣惜帶些腥增氣

傅秋聲味似酸惜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伶名對

(鷓鴣)

(高百歲)

(李吉璫)

(龔雲甫)

(毛韻珂)

(路三寶)

(李玉海)

(海榮齋)

(李壽峯)

(馮二狗)

(芙蓉草)

(馮春航)

(鷓鴣子)

(查天影)

(李悲世)

(吳惠仁)

(錢化佛)

(顧靜鶴)

(董天厄)

(霍小朵)

(王明玉)

(傅秋聲)

(胡依仁)

(郭詠香)

(鄭鷓鴣)

(李祥麟)

(謝月奎)

(馮小朵)

(馮飛珠)

(徐春發)

(鮑順義)

(沈詠香)

(金蝴蝶)

滑稽計聞

(鷓鴣)

老譚逝世後一般譚迷莫不同聲惋惜交口咨嗟尙有非譚迷者茶餘酒後亦借此資料以佐清譚舉國若狂恟非虛語可憐最形忙碌者則評劇家也哀詞誄文日載報端十色五光耀人眼目余亦評劇一份子觀之心癢難禁也想話三千出出風頭苦於江淹才盡援筆不能成語若果不着一字則又割捨不下這個極新鮮極時髦的題目所以厚着面皮戲擬計聞一則就寬應個甚麼呵呵

不像鴻聲脚轉頭重禍延

戲考前清貝勒民國策封大王第一絕後鬚生盡培國君痛於民國六年某月未登台日病終幸值不搭班都門乃得親視含殮遵例出缺擇吉扶柩回籍安葬屆期倘蒙

捧場存歿均頂板還腔之至叨在

誼哀此計

老腔戲學

跛子鴻聲泣血蹠脚

復刻溪釣者書

(小隱)

辱手書以鄙人之評劇多未能當尊意殷殷垂教所論雖如隔靴搔癢然不可謂非有心人也日來評劇苦無資料茲就來書略加解釋幸垂察焉(小隱白)

(前略)余每明尊作大抵痛罵瀝地名伶而哀悼已故譚氏目光如電大有旁若無人之概

按瀝地所謂名伶者實非鄙人所敢許可指非摘露時所不免然從未加以痛罵蓋評劇應就其藝術上立論既與演者無仇無恨

又何必屈而後快。若僅論其藝術之不佳似亦不得。即指爲痛罵也。譚氏既逝戲曲云亡。凡屬知音同深惋惜。固不獨鄙人已也。而且於舉大王一項對於尙劉梅痛加辨駁。謂爲以色取人。非以藝取人。洵正論也。至於以路玉珊陳德霖之比較。歸咎於梅蘭芳。則非余所贊成也。

按以色取人非以藝取人。既承許爲正論。則路陳藝也。梅氏色也。論色今日之路陳烏足以方梅氏論藝。目下之梅氏尙遜於路陳。何爲又不贊成。得勿矛盾耶。

夫見人之惡不憚改。見人之善效行之。不獨伶界爲然也。

按善惡二字不知意果何指。合以上下文語氣似指路陳而言。路陳之惡在何處。路陳之善在何處。豈梅氏學得者便爲路陳之善。未學得者便爲路陳之惡乎。

同一劇也。首演者未必盡善。繼演者未必不善。卽毛韻珂之駱宏勳。人皆謂勝於小達子。此其明證也。

按繼續演者未必不善。誠哉是言。且尙有勝於前人者。然非所以語梅氏之於路陳也。小達子未有路陳之技能。後之勝小達子者。固尙不止一毛韻珂。以此例彼。未免擬不於倫。

樊江關等劇。路陳演之不得爲新奇。蘭芳演之亦非舊套。扮相態度有幾分神似。斯可矣。

按鄙人所論是藝術優劣問題。非演劇新舊問題。梅氏不如路陳。係本其演劇程度而言。非必梅氏扮相態度與路陳一般無二。卽得謂之爲路陳。也使梅氏之唱作果佳。雖無絲毫似路陳可矣。若梅氏唱作平庸。便有幾分似路陳。豈得便與路陳頡頏乎。（鄙人原論尙有王瑤卿。茲依來書從闕）

逢場作戲。原爲金錢計。

按此語似代伶人立言。在伶人。舊技原爲金錢計。然亦須藝術佳妙。看客歡迎。而後金錢方有得來。所謂有了人緣。方有飯緣是也。吾輩評劇者。但能就藝術論。似無所謂金錢計爲此言者。誠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也。

假使以麻臉歪鼻五官不正之人而扮爲嫦娥貴妃吾恐有周郎癖者不待出聲已一閃而散矣色固不能表情然色藝二字未可偏廢也。

按鄙人於戲偏重藝術固不必定求觀美如梅氏者亦未嘗主張以五官不正之人扮嫦娥貴妃彼路陳者在二十年前其勝况且過梅氏惜君未之見也今雖年長色衰而藝術固猶昔耳以色論昔日之路陳卽爲今日之梅氏十年後之梅氏便是今日之路陳以藝論則今日之梅氏無論如何說法斷斷不及路陳色藝固不可偏廢其如二者不可得兼何君亦知有杜鰲鬚劇鬚演戲之事乎夫且角而至留鬚之年其色之不堪承教可知矣嚙曲者不以色衰爲病且欲令其去鬚獻技豈當時伶界便無後生且角實以杜技爲陽春白雪非人所能及耳豈班名且多屬於白髮老翁蓋一技之成非至如是年華火候猶有未到足見前輩觀劇所重在藝耳

嫦娥貴妃古美人也非美貌者演之不能有其萬一色固不可以不重也。

按嫦娥貴妃美至如何程度後人既未目睹何能妄加臆斷必謂梅蘭芳之美爲有嫦娥貴妃萬分之一相隔數千年不知果何據以爲評量且環肥燕瘦美人之風度亦非一致若必求演劇人與劇中人相合恐梅蘭芳合乎嫦娥必不合乎貴妃合乎貴妃又必不能合乎嫦娥矣色固不可不重但梅氏之色則可不重耳

况蘭芳未必有色而無藝也。

按伶界以色著者以鄙人所見當無能逾田桂鳳者餘如一汪水李荊秋秦五九諸人亦皆一時之選梅氏非無色也但無桂鳳之色耳梅氏非無藝也但無路陳之藝耳觀於海者難爲水實非鄙人所取也

劉喜奎一女伶耳色重於藝自然之理。

按選色徵歌當分爲二事如在北里色選則應以色爲重如在舞臺徵歌似當以藝爲重喜奎委首雖尙不惡不能便爲傾國之貌求之北里中似覺車戰斗量即置諸舞臺上亦未必一時無兩以京都而論前之小翠喜金玉蘭今之鮮靈芝張小仙爲所顛倒者亦均大有人在蓋捧女角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女伶之負盛名者又非僅恃登臺之色藝此中黑幕鄙不足道真所謂色重於藝耳

苟得西施王嬙。一現舞臺。雖是啞口。必有動人之處。

按此說。是看美人與鶉戲二字。無關若猶云。戲以五官不正之人。飾嫦娥貴妃人固一閨而散。以啞吧美人唱奔月。醉酒除君。為其所動。或當留連。吾知其餘看客。必亦一閨而散矣。

尙小雲一雅伶耳。其色藝未可以為後日之定論。

按小雲年已弱冠。喉音既無。倒倉學業。亦與日並進。將來能否成名。雖未可以為定論。獨不可以為期許乎。

謂為長大來必駕梅蘭芳而上之。雖為意中事。然亦未可迷信。

按十年前之梅氏。尙不如今日之小雲。安知十年後之小雲。非即今日之梅氏。或且駕而上之。雖未可迷信。當亦為意中事也。

彼小楊月樓非鼎鼎大名之雅伶乎。曾幾何時。而流為三等角色。

按小楊月樓唱老生時。油腔滑調。毫無足取。不過恃童子音。饒倖一時耳。如在今日。則高百歲石月明等。雅伶皆較當年之小楊月樓為佳。慢云小楊月樓已喉敗。改行。即使猶如當年。亦必歸於淘汰之列。是其底子本壞。遂亦不堪造就。尙小雲根本之固。學業之勤。皆非小楊月樓可比也。

尙氏能循規蹈距。何患不出人頭地。苟復蹈小樓覆轍。則亦三等角色而已矣。

按氏將來固未可還信。為能駕梅蘭芳之上。似亦不能斷定。必如小楊月樓之流。為三等角色也。

他如趙君玉雙搖會。何月山弔金龜。麒麟童連營寨。潘月樵桑園寄子等劇。據云一觀劇報。當作三日。嘔則又過矣。上列諸伶。為滬人士所歡迎。

按鄙人原論。為趙君玉之奇。雙會非雙搖會也。奇雙會又名販馬記。即所謂三拉者也。君玉去崑曲小生身段。既非字眼。尤謬是劇。王榜仙之後。惟陸小芬演來。尙似不差。朱素雲且為識者所不取。况一再改造者乎。何月山以傍大之假嗓。張開血盆大口。引吭狂號。唱老旦何者。為尖團字。何者。為清濁音。一概真名。其妙月山不足貴。獨怪台下尙復有人贊成。實為海上願曲者之羞也。以麒麟童之

學知識者所公認。非鄙人有所阿好也。

程長庚爲伶界偉人。藝出譚鑫培上。前人見程氏之死也。亦必謂世無復續生之可言。不料幾年後。又有人皆贊成之。譚大王出。而君尤譚之知音也。安知譚氏之後。必無出類拔萃之伶乎。

按清同光之間。大亂初平。海內晏安。歌詠昇平。人材輩出。如程長庚。余三勝。徐小香。胡喜祿。盧臺子。張二奎。王九齡。何桂山。錢寶峯。慶四。黃三。楊三。劉趕三。俞菊生。楊月樓。譚鑫培。汪桂芬。王桂官。時小福。余紫雲。梅巧玲。楊桂雲。陳德霖。田桂風。張子仙。羅壽山等。皆先後生。於是時。降至光緒末葉。時局日非。而伶界所出人材。如賈洪林。時慧寶。王鳳卿。王瑤卿。劉鴻聲。楊小樓。梅蘭芳。龔雲甫等。以視昔日。判若天淵。論者方歎戲中人材消長。爲有關於運會。以前名伶相繼凋謝。獨譚鑫培壽享古稀。至去年方始逝世。十餘年來。如魯靈光之孑然。獨存。故崇之如麟鳳。之不可世出。考譚在三慶班時代。每有長庚不登臺之日。所定戲碼。即以鑫培代演。如狀元。禮。桑園。寄子之類。聽者得鑫培亦無異言。足見長庚在日。便已不凡。長庚之死。代其主三慶者。雖爲楊月樓。能傳程氏之學者。厥惟譚鑫培。是在當日。死一長庚。尙有一譚鑫培。繼之不能謂鬚生無人。今日死一鑫培。試問能繼譚者。果屬何人。以今日劇學之喪亡。劇規之紊亂。不僅繼起者難得其人。恐皮黃且將爲廣陵散矣。

(下略)綜觀以上所論。似於北京順天時報之舉大王一事。極端贊成。然對於梅劉雖竭力揄揚。而於尙小雲則又肆口詆毀。足見其於梅劉亦不過震於其名。遂亦隨聲附和。并非果能知梅劉之佳處也。一則曰。趙君玉等皆爲滬上之名伶。再則曰。申地名伶未必不如京都三等角色。其觀劇之眼。光固未能出上海。既對於趙君玉。潘月樵諸人尙奉之爲名角。無怪乎視梅蘭芳。遂如天人也。演戲者必須積數十年之功夫。成其技術。聽戲者亦必須積數十年之功。且須多看好戲。始能得其真詮。評戲之道。譬之評論畫畫。必須多看名人手蹟。然後鑒別。方能精當。鄙人幼年嗜戲。二十餘年來。雖未敢云深得其奧。但於優劣美惡。尙可辨識。以目所親睹者。生角全材。自當以譚鑫培爲首選。汪桂芬次之。孫菊仙不足道也。淨角以何桂山爲空前絕後。後人才黃潤甫亦爲上選。餘若李程子。金秀山。劉永春。均其次也。且角以余紫雲。陳德霖爲上選。時小福。張子仙。且不免疵病之處。後起人才。只一王瑤卿。若顧林。彩霞。怡雲。素仙。幼芬。皆碌碌不足爲奇。

貼以田桂鳳爲個中魁楚餘如楊采仙之讚一汪水之瀟以及李劫秋金玉琴路三寶屏寶琴亦皆一時之選小朵頗有父風五九貌極
濃艷王蕙芳則作成稍嫌板滯餘如梅二瑣張彩菱姚佩秋輩則皆下驥之材耳玉角以劉趕三羅壽山麻德子爲最佳餘若趙仙舫王
長林輩雖亦略負時名然以視劉羅若小巫見大巫矣小生自王楞仙死後卽已無人必不得已崑生陸小芬尙不大謬窮生陸杏林亦
頗可取華貴屬諸陸華雲套莽屬諸程繼仙若德珩如朱素雲張寶崑等則均徒負虛名耳武生俞菊生死後自當推楊小樓爲第一流
人物尙和玉次之張長保錢金福雖爲武劇配角然以技術論實爲武行中之陽春白雪未可輕視也鄙人對於劇界取舍之端茲已略
見大概此中理由非詳言不足以盡其解容後論之自知陳義過高不合流俗實以皮黃至今日每况愈下良用慨然述古證今冀可稍
見挽回若夫但以適情爲樂不以引商爲能則吾又奚言哉

評戲雜說

(馬二先生)

偶讀新青年雜誌第四卷第六號通信欄有櫻子君與該雜誌編輯諸君論戲各節雖思想自由主張容難一致然其中頗多全無理由
悍然自是之論調因就所及一加討論非敢黨同亦聊以抒發我之自由言論耳

總子函中之要點有五

- 一 高腔卽戈陽腔與崑曲同一命運從未聞有起而代崑曲之事
 - 二 廢唱而歸於說白乃絕對的不可能
 - 三 中國之舊劇不止於一人獨唱二人對唱
 - 四 中國之舊劇打把子皆有一定的打法決不如劉半儂所云多人亂打也
 - 五 中國舊劇之臉譜皆有一定隱寓褒貶未可如錢玄同目爲離奇一筆抹煞
- 雜誌編輯諸君分條答復其要點如下

(一) 胡適謂其所謂高腔並非指戈陽腔乃四川之高腔與徽調京調同爲俗劇

(二) 錢玄同謂臉而有譜且又一定實在覺得離奇得很而隱寓褒貶尤爲可笑

(三) 劉半儂謂其二人對唱一語乃指多數通行脚本之大體言之不可以嚴格批評當放鬆了活看

(四) 劉半儂謂多人亂打云者非不知其有一定的打法而以個人經驗言之以爲討厭戲劇爲美術之一苟詎諸美術原理而不知即無一定的打法亦決不能謂之亂否則即使極規則極整齊似亦終不能謂之不亂也

(五) 獨秀謂鑒于論中國劇根本謬點乃在純然囿於方隅未能曠觀域外

(六) 獨秀謂中國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衆之中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

(七) 獨秀謂打臉打把子與美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雖有定鑑定法絕無文學上美術上之價值

(八) 獨秀謂演劇與歌曲本是二事

現今就右列兩方面之所辯論而評判之如下

(一) 普通所指高腔而其上並未冠以他字當然乃指戈陽腔而言所謂四川之高腔云者限於方隅絕非可與徽調京調並論者若欲全舉則粵調漢調何反遺略然則胡適之答案其爲通飾可知

(二) 中國舊戲之臉譜錢玄同以爲離奇得很不知戲中之臉譜至爲平淺易明且不知中國之舊劇爲然特玄同未及知耳夫演戲欲以今人扮古人苟非以化裝術出之將何從而求其能似然無論何種化裝方法要不能不有一定之塗飾(曩在春柳觀不如歸之山水兵造必禿頂而猛回頭之金剛必頰面詢之鏡若則曰坪內逍遙所傳如是即他人演之亦必如是蓋脚本之所規定也)然則臉之有譜豈非至普通之事特惟京班乃有此臉譜之名詞耳而玄同乃詫爲離奇得很意者玄同乃不解戲劇須有化裝術耶夫臉譜固化裝術之一種僅有方法優劣精粗之討論斷不能以離奇二字一筆抹去而不許其有也

(三) 劉半儂之符籙子愚直不知其理由何在。二人對唱。二乃數字。豈可活看果能活看。則凡作二月者可看作三月。四月而二萬與二里。又皆可看作三五萬與四五里矣。豈其然乎。

(四) 其云(多人亂打云者。非不知其有一定的法)此非不知三字。臉皮之厚直如十重鐵甲。試問彼既目爲亂打矣。及人告以是有定法者。乃曰我非不知。苟非儒林外史之匡超人。牛浦郎輩。斷不能作此語也。其訴諸美術原理云云(見前)爲亂字作一新話。所惜者。彼於發表其多人亂打之妙論時。乃未嘗以此新話注入令人殊不能無憾耳。

(五) 籙子所論。乃中國之舊劇而獨秀乃謂其謬點在未能曠觀域外。果如獨秀之論。豈譚鑫培梅蘭芳之輩。昔嘗遊歷歐美耶。抑玄同半儂獨秀諸君之研究中國舊劇。自以爲能超於譚鑫培梅蘭芳之上耶。夫聲樂因地而異。我燕人也不能解粵。則中國人何須觀外國劇。且即以外國劇論。亦豈無重唱工者。乃獨秀等之議論。必欲人以外國劇繩中國劇。且必不許唱而其理由乃絕未一言。僅責人之限於方隅。豈非可怪之事。

(六) 中國之舊劇亦多矣。而獨秀乃指摘珍珠衫。城苑城殺子報戰蒲團。九更天等劇。爲助長淫殺果其爾爾。則刪除此數齣可也。何至因噎廢食。而遽一筆抹煞。且以中國之習俗而言。是否有此種事實。如其有也。則此種劇亦是一種寫實派。不思革其習。而但欲廢其劇。毋亦本末倒置乎。又云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此文明國人四字。不知何所指。歐美日本人士耶。則我國之劇。何必求得彼輩之來觀。更何必求得彼輩之同意。將謂獨秀自謂耶。則獨秀固與演是等劇者。同爲中國人。果生獨秀之中國。爲文明者。則生此演珍珠衫等劇者之中國。亦豈得遂目爲野蠻。蓋無論中國之爲文明與野蠻。而獨秀與彼演珍珠衫等劇者。實同在一水平線下。則其感想。當不至大相殊異。

(七) 打臉與打把子。獨秀既以爲與美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矣。則試問外國劇中。有無化妝術。而其化妝之法。是否以彩色塗面。獨秀亦以爲與美術立於相反地位。否。藉曰不然。則中國劇之打臉。固即是一種化妝術。祇能就方法上而判別。其精粗。又安能遂一筆抹倒。譬諸作畫。上自蘇苑珍品。下及世俗花紙。雖精粗相懸。然不能謂其不是美術。打把子者。舞之一種也。舞既

不背於美術則把子亦當然不致與美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又安得武斷之曰絕無文學上及美術上之價值耶

(八) 演劇與歌曲本爲二事此就外國劇言之也而中國之劇則多能並括此二事而一之蓋中國之舊劇既非純用唱工亦非純用做工有兼重有側重其體例甚爲複雜故學子以爲廢去唱工乃不可能之事蓋以歌曲感人之深較之說白不啻倍蓰胡適乃云廢去唱工此事實上之萬辦不到者天下事物祇有自然淘汰萬無可以人力廢止者譬諸飛行器具雖發明而船舶汽車決不能卸棄而不用也况替代唱工舊劇之新劇今尙在未出現之時乎

總之凡論一事必先虛心加以研究然後乃能無所偏蔽今觀劉胡錢諸君之說皆似與中國劇絕少研究既不深悉其內容輒敢悍然詆毀之宜其言多失當也

● 周亞父演征鴻淚救亡一幕之演說詞 (飾孫次雲)

次雲論資格是一介平民論職務是一個學生既無學問又無口才萬萬不敢演說但是記得顧亭林先生有一句話說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俗語也說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那時閉關時代海禁尙未通閉我們先賢已經有這句話現在是世界大同萬國交通凡是人類都有責任可知天下之事匹夫尙且不容袖手何況一國的事何況民立憲國的事次雲想到這一層就顧不得自己沒有學問沒有口才還覺得自己兩有演說的資格因爲國民是國家主人翁國民不問國事難道要別人代問不成况且今天開的是救亡大會不是慶祝大會用不着生花之筆榮達之舌比賽本事只要各抒己見共救危亡語須說得透澈意須用得深遠大家拿出自己良心來討論國事說得到辦得到坐而言起而行方是今天開會的本官方是我們救國的真心

諸位近三個月奔走呼號變色相告的不是因爲亞西亞洲有一野心國要併吞我們土地奴隸我們人民拿待朝鮮的手段待我們中華民國嗎這一國是什麼國無論男女老少智愚賢不肖都曉得是貪慾無厭的太陽國爲甚麼叫他太陽國因爲他在世界上土地最小如同地球裏太陽一般但是夏天太陽雖然可畏冬天却甚可愛惟有他這太陽國是不分春夏秋冬總是可畏的又可以叫他陰險

國因爲他國裏人個個好刁巧，狡狴詭譎，所幹的事情，所做的勾當，无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用暗箭傷人，從來沒有正大光明過。居心叵測，陰謀多端，一不小心，便上他的當，又可以叫他賣淫。國諸位聽見這三個字，必定說我噴太刻薄，其實仔細一想，都不錯。因爲他國內出產甚少，人口也少，做的東西，全是滑頭貨，沒有一樣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起初尚可以騙人家幾個錢，後來紙老虎戰穿了，進款就慢慢的少起來。他曉得我國中好色的人多，挑選妾，好看看的女太陽人，送到中國來，做皮肉生涯，肚裏有了孕，馬上回國產過再來，既得了錢，又傳了種，真是一舉兩得的事。這宗淫賤行爲，別人萬不肯做，惟有他，只要與他有益，還顧什麼廉恥？你罵他，不要臉，他對你笑笑，說我只要錢多，謝你照應我，諸位想想看，賣淫國三個字，送給他做綽號，對不對？再有一層，我們中國同太陽國不是同文同種，其實太陽國的種本，是中國造出來的，因爲秦始皇既滅六國，定萬世一系之制，恐怕一旦殞天帝王安富尊榮的福，不能享到底，一時異想天開，要求神仙不死之藥，達到萬歲萬壽的目的，於是派徐福去辦。徐福是個走方郎，中明知捕風捉影，辦不到的事，但是皇帝諭旨怎好違拗？只得帶領了五百名童男童女，往蓬瀛孤島而去。就是現在太陽國的老巢，徐福自知不得神仙不死之藥，不能回國，遂將五百名童男童女，配爲夫婦，身體未曾發育完全，強他結婚，自然不會再長，慢慢的就造成一個倭人國。那時服制未定，大家看徐福着衣服，同道士一樣，都照他製造，現在太陽國人脚下，踏着木屐子，身上披着無紐衣，就是這個緣故。他的種族，既是中國傳過去的，他的文字，更不用說這種私生野合，未受教育的倭子，知道什麼是文。總算他有點見識，派人到中國來，偷得少許皮毛，再加上點咕咕噠噠，怪腔，纔成了一种太陽文。諸位看他寫起字來，撇兩撇，勾幾勾，中間嵌幾個中國字，同鬼畫符一般。可知他這一國，還沒有開化完全呢。可笑他祖宗徐福，因爲辦不到神仙不死之藥，不敢回國，他却胆大妄爲，造出點假藥，什麼清快完啦，忍丹啦，靈薄丹啦，日月死啦，中將精啦，來騙中國人的錢，還要說能起死回生，這樣大言欺人，中國人偏會上當，豈不可嘆。望諸位再不要拿有用的金錢，買無用的東西。要緊要緊，照關係講，中國是太陽國，祖國照情理講，中國是太陽國，恩人太陽國，沒中國提攜他，開導他，生活他，保護他，培植他，怎會有今天太陽國人若有良心，應該感恩圖報，赤心內向，盡小輩職分，永遠擁戴父母之邦，才是道理。不料這班倭種，忘恩負義，公然恩將仇報，起來，咳，早知今日，當初將他轟殺乾淨，免得今天留下孽種，養虎傷身，豈不甚好可惜？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一味寬宏大度，仁慈爲

懷一次。一次的聽他猖狂聽他無理。但知優柔寡斷。委曲求全。割地與他。賠款與他。他還是貪心不足。得步進步。世界各國以為太陽國是中國子侄之國。尚且如此。怕他看得眼睛通紅。大家都拿利益均霑的大帽子壓我中國人。怕多事。望和平。即有幾個熱血漢。主張拒絕的。無奈政府官吏。抱定有求必應。曹賄友邦的宗旨。漠視民意。自由行動。把一座錦繡山河。割得四分五裂。不知二十世紀。是武裝和平的世界。武裝和平的世界。是以和平為前驅。以武力為後盾。不是空言和平。可以折衝樽俎的。中國三十年來的外交。沒有一次不失敗。失敗一次。國即屬弱。一分土地。越過越少。人民越過越窮。可憐中國。雖大。經得幾次割割。到今天。有國同無國一樣。處處受人虐待。推源禍首。豈不是喪心病狂的官吏。甘作亡國大夫。種下的禍根嗎。人說強國無公理。強權即公理。弱國無外交。民氣即外交。這兩句話。真是一點不錯。從前專制時代。君主就是國家。所謂朕即國家。不容百姓開口。尚不足責。現在的政體。是共和。立意了庶政。公諸輿論。自由本於法律。是共和精義。當局諸公。應該一秉大公。重視民意。才是道理。誰知政府所作。所為。腐敗專橫。較前清更甚。這樣驚波駭浪。風雨飄飄的時候。戰戰兢兢。力圖挽救。尚恐不及。誰知他也不訓練兵備。也不普及教育。也不籌劃實業。也不整頓官常。却是醉生夢死。糊裏糊塗。今天。給這個文虎章嘉禾章。勳位。明天。授那個中卿下大夫。上將。一班官僚。只知搜括民脂。民膏。仰承上意。又又十萬塊的麻雀。打打五萬元的撲克。推推幾千金的牌九。八大衙門裏。跑跑。鬚兒。戲園裏。聽聽。好像我們小百姓。不會做官。不會揮霍。要抽筋剝皮的。供養這一班大人先生似的。他們平常談國殃民。不問國事。一旦遇着棘手。交涉。無法對付。只會做一篇官樣文章。欺人命。合說是亂黨暴民。鬧的亂子。咳。中國人以主人翁資格。顧問國事。便是亂黨難道。聽你們貴國預備作亡國奴。才是好人。麼。國家養的軍人。原是對外的。不料我國軍人。只能平內亂。全國六十萬眾。歲費佔三分之一。每逢危急存亡的時候。竟不能一戰假使中國也墮入歐戰旋渦。只好束手待斃。連比利時塞爾維亞。都夠不上。豈不可悲。可痛。可羞。可恥。中太交涉發生以來。已經四個月。政府始終代人嚴守秘密。不肯宣佈內容。外國報紙。尚抱不平。我們同胞。怎能隱忍。即如今天。開的救亡大會。就是我們人民一片心血。不忍亡國的表見。須知政府既不足代表民意。我們人民。就該自救。才是。然空言不能救國。必須出力。諸位須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既滅亡。家於何有。救國就是救家。亡國必定滅種。諸位有錢的。捐錢。有力的。出力。有才幹的。想法。子。有學問的。上上條條。陳大家同心協力。一致對外。犧牲生命。

犧牲財產認定太陽國爲不共戴天之仇不要看他的戲不要嫌他的妓不要坐他的船不要買他的貨一定要打退太陽人方肯罷手不然就不能算是中國人

弱國非一戰不能強非背城借一不能圖存你若因爲國勢薄弱一概承認把福建山東南滿內蒙送給他可知世界不是太陽一國大家都來學他試問中國二十二省還夠送碼豈不是只有瓜分淪胥的日子沒有興盛富強的時候此時再不動手難道等亡國之後再謀恢復不成況且中國打太陽國名正言順譬如父兄打子弟一般非且鄰國不能干涉還要贊許中國有胆量有決心有毅力有氣節不愧大國人民無慚黃帝子孫就算戰敗受辱也比坐而待亡的好況且天下事未可預料坐而待亡必亡無疑背城一戰或可不亡戰勝之后不獨倭奴喪胆從此傾心拜伏不敢再存奢望中國累次所失的土地所剝的主權皆可以收回去雲無狀敢說可勝的理由有第四一人多中國有四萬萬人大太陽國只有五千萬人八個打一個拚死也拚得過他第二餉足太陽國生活本靠中國接濟一旦開戰他的貨色自然停止銷路進款既絕又要拿出軍費來應用不到五年叫他叫苦連天窮餓而死中國尚未提出戰費已有救國儲金團五千萬華僑聯合會四千萬一般大腹買富家翁官僚黨尙在觀望不前未拔一毛中國雖然是窮總比他充實些第三理直此次中外交涉世界各國都曉得太陽人趁火打劫毫無理由直要獨吞中國連各國在華的權利都被他一網打盡此種行爲比強盜還要可惡第四氣壯太陽人自從戰勝俄羅斯後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以爲他的兵是無敵大將他的人有三頭六臂專橫驕傲盛氣凌人人家看他狠個個說他利害其實外強中乾身不滿五尺的倭奴有什麼大了不待的本事這一次對於中國更加兇惡好像吃得下人似的國交尙未破裂他已自由進兵可憐山東南滿的同胞已經遭他蹂躪所以稍有血氣的一聞此言個個怒髮冲冠憤願同他一戰古人說驕極必敗刺極必復又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因獸猶鬥太陽人迫我已極再不回手真不如禽獸了況且從前太俄大戰俄國何等強太區何等弱當時都說太陽國要敗誰知他偏會打勝試問不打怎能勝不勝怎能強假使也學中國畏意不前和平賣國恐怕太陽國人早變成奴隸牛馬了次雲說到這裏話也完了嘴也乾了唇也焦了舌也敝了政府不知利用民氣利用軍心便是甘心亡國無論他如何和平允許我們總是死不承認我情願毀家助餉捨身救國盡我國民的天職盡我學生的責任只要死少數人可以保全多數人死

現。在。的。人。可。以。保。全。將。來。的。人。方。對。得。住。歷。代。戰。死。的。豪。傑。革。命。喪。身。的。英。雄。已。死。的。祖。宗。未。生。的。子。孫。自。己。的。良。心。

此。稿。撰。於。乙。卯。孟。夏。比。時。袁。世。凱。正。在。陰。謀。帝。制。以。二。十。一。條。款。為。酬。報。以。冀。交。歡。鄰。國。成。其。好。事。人。民。憚。其。專。制。淫。威。舉。無。一。人。敢。批。逆。鱗。鳳。君。昔。醉。以。造。作。投。贈。某。報。某。報。亦。僅。揭。載。其。半。邊。爾。中。止。足。見。言。論。自。由。束。縛。盡。矣。今。者。共。和。再。造。日。月。重。光。回。首。前。塵。猶。有。餘。痛。五。月。九。日。之。大。恥。吾。恐。國。人。大。半。置。之。腦。後。而。喪。權。辱。國。之。外。交。史。且。接。踵。以。起。也。嗟。夫。吾。其。奈。此。健。妄。之。同。胞。何。吾。其。奈。此。賣。國。之。官。吏。何。（著者附誌）

張跋

冥飛少年時藝事無所不好涉獵所及皆略窺門徑而止而獨於音樂則格格不相入嘗學吹笛兼旬不能成一調又學崑曲則隨拍而隨忘繼又學琴爲朋儕所激專心壹志者三閱月僅乃知吟揉彈注諸法勉力可成陋室銘一操然亦不轉瞬而忘之矣故對於音樂之觀念非常淺薄嗣遠游至天津旅次無事輒與朋儕游戲徵逐偶一涉足劇場於其影事及表情合於情理者以爲佳非然者則惡之其戲詞及道白之爽利明白者以爲佳含糊拖沓者則惡之朋儕中之嗜劇者咸以爲笑甚至舉冥飛談劇四字爲強不知以爲知之代名詞冥飛則始終自以爲是未嘗以門外漢爲歎亦不欲廁身門內與嗜劇者競短長故冥飛之觀劇觀念亦猶之音樂也比年流寓海上賣文自活始稍作爲劇本思以擴充營業祇以門外漢故於伶人心理觀劇者心理均不能合於是冥飛所作劇本又若炫嫁之鍾離春百計不得售也遂絕口不復道戲劇今年秋友人周子劍雲有菊部叢刊之輯論著者皆一時知名之士既卒業冥飛受而讀之恍然若有所得醇醞乎其有餘味也蓋冥飛爲觀劇門外漢者二十年乃今而有入門之希望甚矣其能移我情也因述之以爲跋

民國七年十月長沙張冥飛

戚跋

竊歎古今一戲場。世界一舞臺。袍笏衣冠。擗旗打傘。爲名爲利。到底爲誰忙也。彼孝子忠臣義男烈女。不過作淨末生旦之資料而已。吾友周子劍雲。手編菊部叢談。專爲梨園潤色。某也能歌某也善舞。一經品題。十倍聲價。卷首諸家詠句。亦復如陳迦陵之梅花百絕。字字生香。牧己入中年。屏除絲竹。今讀劍雲是輯。不禁雙袖郎當。欲作筵前鮑老。深恐紅氍毹上不許我破沙喉高唱。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雅歌豔舞。還讓伶官。

戊午秋八月飯牛戚牧

范跋

吾友周子劍雲。文學家也。於新舊劇學。研究頗深。惟不肯輕以色相示人。國人遂無由瞻其丰采。比出其近著菊部叢刊見示。內容豐富。洵足空前。評劇名家如小隱塵因。正秋義華諸氏之著作。咸萃于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古人所謂「記事提要。纂言鉤元」者。周子有焉。余因之有感矣。戲劇爲文學的藝術的。綜合物。其影響於社會之風化。絕巨。故先進各國皆視爲施行社會教育之天機。吾國徒以辦理不善。不免貽人口實。然劇之眞價值。決不因之稍減。苟有人焉。爲之操微索隱。以詔世人。斯其發揮光大。直可操券。周子其筭路。濫褭中之大功臣哉。余與周子相知有素。故敢略誌數語於卷末。他日吾國社會教育勃興之時。必有稱頌周子者。此固質於百世而不惑也。

大中華民國七年秋九月金山范肇基叔寒謹跋於滬西復旦大學